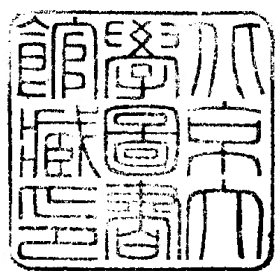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虬峯文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李驎撰
清康熙刻本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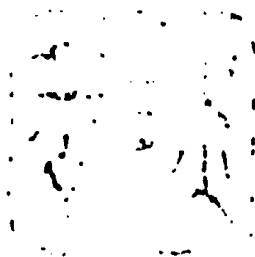
虬峯文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李驎撰

清康熙刻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蚋峯文集



白敘

予髮未燥時即不喜讀制科

歐諸家朝夕咏之玩之而不置

爲之然亦止自寫其胸懷所欲吐初未嘗規規有

所摹擬也至於詩文之外若書若畫若琴雅人韻

士皆以寄情而予概不留意焉非謂其小技不足

學也蓋以海內寧謐承平無事而薦紳先生相率

矜尚浮慕大抵不越於此苟於此而精其一即有

所挾以遊大人而成其名於天下矣予惟專其好

於詩文而詩文之外一無所長則生平所爲諒若

文即或有可名世者無他藝以爲之介紹得達於

薦紳先生之前篋而藏焉天下烏得而知之則名

不其逃矣乎然予非惡名而逃之也且名亦不必

惡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則名亦何必惡

獨求之則不可益名者實之實也無實而求名此

君子所深惡也况求名而名未必即得也昔魯穆

叔謂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

今之汲汲於名者上之不能立德次之不能立功

遂皆競趨於立言之途以冀倖其不朽予嘗謂

功與言皆必藉德以不朽苟無其德則功雖駿偉

言雖卓犖其中可憾可議者必多而何足以不朽

仰如陶杜之詩韓歐之文垂千百年而不朽俾古

今人士讀之無不心折者非止折於其言也折於

其德也所謂德者何忠孝是也言不本於忠孝而

其言尚得立乎哉嗟乎予生所際既大遠於文忠

即視少陵昌黎亦有不可同日語者大約與靖節

相近耳靖節能貞其志而予志不克堅於成童浮

沈流俗抑鬱終身其於立言之本既失之矣尚奚

詩文爲也然少時之所嗜好在此習既深不能

自除歲積月累篇章日夥亦不忍弃因稍刪而錄

之聊以娛老云爾若謂藉此以求名則非予志所

取出也已康熙庚辰新秋虬峯山人李麟書

介金谷
米頭第
三十三



虬峯文集 總目

淮南李驎西駿著

卷一 賦

卷二 樂府

卷三 四言古

卷四 五言古

卷五 七言古

卷六 五言律一

卷七 五言律二

卷八 七言律一

卷九 七言律二

卷十 五言排律

卷十一 五言絕句

卷十二 六言絕句

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卷十四 史論

卷十五 序

卷十六 傳

虬峯文集 總目

卷十七 書

卷十八 雜著

卷十九 書後跋

卷二十 誌銘行狀祭文

虬峯文集 總目

自述 二十五則

詩賦箴銘有韻之文也序論傳記無韻之文也此昭明統名之爲文選也予倣其例合生平所著詩賦雜文刻之而統名之曰虬峯文集

鍾伯敬爲譚友夏刻詩而友夏戒其勿乞名人一字爲序今人刻集往往序多於詩予甚鄙之故止自作一序槩不乞諸它人

先賦次詩次雜文亦倣文選也初擬每一體爲一卷惟五七言律以詩多各分爲二卷嗣後五七言

古及七言絕亦漸日多而卷目已定不得已仍之各體俱依所作歲月分先後其有補遺者偶忘而檢出補之也

史論一卷先後各以代敘序一卷先詩文次贈送次字序次族譜次代作而終之以詩序其初次第如此厥後因所作日益多隨作隨刊遂錯出不一壽序代作二種什伯中止存一二傳一卷先忠烈次孝義高隱次節婦間有孝義列節婦後者亦以作在後也燕公冰壺二傳雖有寓意而近於滑稽

則以之殿焉蓋棺論定生傳槩不入集間有人者

亦是方外高流書尺牘雖同一卷然微有別故先書而尺牘次之其有書次於尺牘者作在後也卷內有與古人書二首偶倣張芭山先生爲之中元日祭告 先大人書則不孝驂推事亡如存之義而創爲之雜著一卷先議次辨次解次記次書事類詩箴銘雜文其諸體中有作在後者亦卽次於後隨作隨入不拘拘於分體至於記二十二首自可獨列一卷以初定時記止四首故亦入雜著中

書後跋亦微有別先書後次跋別之也而書後有次於跋者亦以目先刻成而作在後耳俱用補遺二字別之誌銘行狀祭文哀辭一卷存其要者餘入外集諸卷內有葉數過百者亦以卷目先定不得已仍之也

汪君止菴識字耕田夫徐孝子三傳次於燕公冰壺二傳者以刻已成而作在後也識字耕田夫與子交未深偶因其請而爲之傳然亦方山子傳之類故雖生傳不削

自敘成於壬戌刊於壬申其中有痛惡時流拜門
生認同宗一段語過蘊直程子退夫力勸去之且
出貲爲予重刊其後書庚辰新秋者乃退夫所書
實重刊歲月非作敘歲月也

王承恩碑文出自 章皇帝御製 思陵碑文乃
太傅金之俊奉 勅撰撰於先朝 帝俱擡頭坊
間刻書或否非 本朝追崇至意茲依唐人例
本朝失朝俱空一字此見之王華陰山志者予故
倣而爲之

見集文集

卷三

三

祖宗 父 母俱空一字例雖屬創而心之所敬
不敢不然也

天與同生氣不絕所藉忠孝節義而已而忠孝節
義之傳尤賴文章予每喜記其事傳其人

詩文實有關係集中表微闡幽及訂正是非者固
多至於書 懿安皇后事三篇所闡尤大 賢后
千秋名節繫此有明一代家法亦繫此敢祈海內
同學留意細閱無負七十老人苦心

書 懿安皇后事刊成後晤真州茅劭客爲予述

會稽鄭克生語可以作證又卽書之附於十八卷
末

無名氏欲爲任氏諱不知不可諱也諱任氏則
懿安后卽冤千載矣然亦不必諱也趙宋家法極
嚴崇恩太后劉氏以不謹聞而史卽以有罪自殺
書之何嘗恐玷太祖太宗而爲之諱耶予故反覆
曉以大義具見復無名氏書亦祈海內同學留意
細閱

集中先生之稱各自不同古人則以德親戚則以

見集文集

卷四

四

分交游則以齒然齒與分之中亦或有兼德者善
別之可也

文有止稱某翁某子某生而隱其名號者或爲友
人代作或轉託題跋未識其人或其人始然而終
不然有玷於吾文故皆隱而不稱

予自有知識卽慕昌黎而力不逮遜之遠矣壬申
前惟沉酣於歐王中後始寢食於曾故自敘中止
言韓歐而不及曾其時所作卽有類曾者亦手筆
近之非有意學曾也

歐公稱蘇子美古文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始終自守不牽於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子雖不敢以特立自居賦宗文選詩宗漢魏盛唐文宗歐曾問出昌黎柳王則始終如一不因世俗好尚而趨舍異轍也

文章自出機軸何取乎同譚竟陵謂陶澹謝朓其佳處不同元輕白俗其累處亦不同知言哉漢魏詩及陶杜集左傳史記及韓柳歐曾王五人家文予日玩味尋繹不去手至於爲詩爲文則自抒心

此舉文集

卷首

五

所欲言而已永嘗摹擬前人一字也

舒錫石謂古詩在今日七言未亡五言耳亡友西齋王氏深喜予五言而於讀易諸篇尤贊不置口意者予尚能存五言於將亡乎知已之感生死以之

五十以前心血半耗於制義五十以後棄置制義不事始肆力於詩歌古文詞集所存出自衰年者什居其八惟史論一卷俱屬少作

予幼作詩每一篇成必就正家壺菴伯而作文則

自從六經左國秦漢文及唐宋大家中求之未嘗問津時賢雷艾陵先生雖父執實未質以一文億乙巳秋孫檢討鳳山以詩屬予序兼請爲其尊人作丹泉記而先生憫予以予日求知予作古文詞也雷氏刻傳心錄乃以予廁及門匪特欺人不可恐亦難對先生敢不辨乎

謝茂秦詩半部縉紳吳賓賢詩一卷冰雪雅俗之分也詩品日汚津津諛貴巧活盡人四溟矣予不敏竊以陋軒自勉卽冰雪非所敢矜而半部縉紳

此舉文集

卷首

六

之詩自不得我加焉

永叔序廖氏集嘗自言其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也予爲詩賦古文亦然予嘗從多口公是公非在百年固嘗自言之矣

典論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有將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一者必至之常則未若文章之無窮此予矻矻忘老不憚饑寒於目前而存聲稱於千載也是集刊貲出於同人所助者什之二出於賣文所得者什之七蔬水自甘緇袍弗耻猶

錄所積盡供剞劂或有不足需書幣書亦所弗恤
古人無子而詩文傳者如漢蔡中郎唐元微之自
樂天及近代鍾伯敬吾邑宗考功爵位通顯無論
已卽孟襄陽終身布衣譚友夏僅舉乙榜皆得以
傳吾何愛焉

貧莫甚於子隘亦莫甚於子耻事干求與世寡合
著述雖多一時不能付梓是集成於陸續字樣肥
瘦大小往往參差不齊閱者傷予之貧卽爲知己
若徒苛論紙版恐非大雅識見

札集文集

卷首

七

子有讀易讀左讀史及論學論禮雜述六卷原擬
附諸集末嗣因弓帙太厚分爲十一卷名曰虬峯
雜述別刊問世

七十三老人驕自識於潛虬室時

丙戌花朝前一日

淮南李麟西駿著

淮南李麟西駿著

賦

文選樓賦

瓊花賦

愁賦

歸途阻雨賦

燈花賦

白燕賦

遊蕪城賦

文會堂賦

賦

文選樓賦

淮南李麟西駿著

維飛樓之嵯峨兮突兀乎蕪城之東下壓崑崙之
青岡兮上千斗牛之紫宮棟昭嶠而棲雲兮梁婉
凝以盤龍屈戌橫波而回錯兮采恩却月而玲瓏
崇嶺北峙而落霞兮長橋南臥而垂虹西睇玉鈞
之鹽冶兮東問瓊臺之鬱葱憑軒檻而四望兮盡
羅列乎指顧之中洵廣陵之勝地兮緊帝子之遺
蹤憶天監之受命兮先國本之是謀惟元服之既
加兮聿子職之克修念坐起之西嚮兮何敬慎而
鮮尤侯機務之代省兮更寬和而寡仇慮失入之
殘民今日平反之是求屏聲伎而弗御兮進俊彥
以共游覽喜愾而靡形兮早群望之能收毫五經
之編誦兮兼十行之並睇問年未及就傳兮時能
匹其風慧既揆藻於鏤管兮更搜奇於金匱句鏡
絢於卿喬兮字裏香於菡萏獵春苑之菁華兮開

宮體之綺麗慨作者之蔚興今垂金石而難泯思
乘輶以並傳兮後起而任乎斯文引學士以參校
今居茲樓以討論爰上溯乎哀姬兮半述及於先
秦涉西京之渾噩兮哀東都之典醇顧宋齊之新
黠兮挹晉魏之清芬繁騷賦之並收兮亦詩歌之
靡遺既論序之旁採兮更銘贊之兼披惟諸體之
悉備兮實衆美之所歸或軒翥而威以翔兮或神
變而潛虬飛或雍和而新鶯鳴兮或哀激而斷續
悲或芊綿而草春華兮或蒼老而木秋垂或震蕩
而江屢波兮或矗立而山不移驚采絕艷淵廣
思辭掃宿霧意抽新絲譬樂縣乎兩階兮等車攻
乎九達既韶濩之偕作兮亦騁駟之交馳聿煥著
於當時兮用垂示乎來茲洵藝苑之球琳兮允詞
林之鼓吹觀斯樓之猶存兮嗟彼美其何適俯俎
櫛而惆悵兮瞻遺像而惻惻風瑟瑟而動幄兮塵
泠泠而盈席躡白日之蒼鼠兮下青冥之逸翮飛
空庭之榆莢兮秀頽垣之燕麥幾展眺而慨傷兮
屢低徊而太息覲姿容而若笑兮何咨詢而終懸

徒填膺而難通兮欲陳辭而不得情眷眷而忘歸
兮頻徙倚而日昃思依依而弗見兮聊寤歎以終

瓊花賦

維蕃釐之建觀肇漢成之元延祠后土於南裔配
典禮於封禪時瓊葩之靈株揚清芬於春妍獨托
根於紫府疑降種於碧天葉扶疎而翠凝葉散亂
而珠聯香何逸而馥馥色微黃而僊僊宛瑤枝之
承露儼瑤樹之飛烟遭萬壽以著異冠群芳以爲
傳彼八僊與玉藥祗御輪以執鞭繫廣陵之一本
獨擅奇於坤乾占盛衰於華萼卜淮楚之有年逮
隋后之南游駕百丈之龍舟起歌聲於殿脚駐江
都而忘憂憐朝華之嬌豔似欲笑而含羞譙口設
而情戀卮頻進而睇留越皇唐而聖宋遊廬陵之
風流爰作牧於茲土建芳亭於玉勾錫嘉號曰無
雙覆名花以繡幃邀賓侶而賦詩美綵毫其頻抽
維仁廟之在御微奇卉於邦溝馳千里而入汴凌
上苑其誰仇暨壽皇之倦勤將內禪而迓遊樂春
光於禁籞復倦飽之是求慨孤潔其違心頓萎瘁
以生愁返故丘而敷榮洵幽貞之鮮倚羌金亮之
淫亂繪立馬於吳山誇投鞭兮南渡俄與尸兮北

還揭斯花兮隨征遽凋謝兮無顏誰知已兮憑弔
管烈女兮身捐維騷客之多情爰題句而汎瀾歎
槎蘂之再生藉培護於黃冠熏晴暉而暢茂舞春
風而翩跹匪花神之有靈胡旣摧而更鮮儵流光
之過隙歷至正之紀元忽自枯而永絕委草莽而
弗存恂天意之有在傷陽運之中屯瞻紺殿兮如
故覩絳閣兮日新嗟瓊蘂兮何往徒想像兮芳辰
薜華不再覩兮歎息琪草竟終泯兮悲辛步荒苔
兮掩淚立空庭兮斷魂於是授琴爲瓊花之歌招
而弔之曰花兮花兮爾豈無神明月作漿兮清風
爲蘋呼爾酌爾兮邦江之濱歌將歇漏漸轉臺畔
有光如璧如霰含琴而作仰視久之冀與花遇而
終不可見

愁賦

愁無已時何時最劇在天維秋在人維客客之爲
心也悽愴秋之爲氣也蕭索秋役客而愁客之爲
感秋而愁轉積際蔞收之戒序忽商調之入琴涼
吹生而蒼山寂寒蟬叫而白日陰感時物之代謝
悲盛衰之靡諶心忤忤若有動淚潸潸其莫集若
乃游雲斂而歸岫皎月流而縣空殘霞散彩於天
末霽星倒景於池中橫銀河之燦燦疑玉露之震
震聽孤鴻之唳夜驚墜葉之從風登危樓兮徒
望故鄉兮朦朧隔河兮忽遙嗟音書兮未通擁
衾歎兮竟夕傷如何兮途窮腸斷兮成析夢忽
驚兮寺鐘至夫義和掩其日馭屏翳馳其雨旗或
滂沱而傾如盆或霏微而纖若絲急溜懸欄而搖
恨輕颺帶霧而吹衣溪上之紅蕖失豔籬邊之黃
菊紛披悵積陰之淡句欲適征而無期念高堂之
日邁歎游子之未歸每明發而不寐咏吧帖而增
思愁結而不可解兮常涕洟之交垂或乃蟲啾啾
而吟暮鴈嗷嗷而驚寒結流霰於四壁送哀音於

斷雲坐空齋而惆悵燈焚燹而欲殘賦新詩以抒
情更吟詠而心酸思楚澤兮水漠漠睇楚山兮路
漫漫親念兒兮不歸日倚閨而盼歡寒情誰以溫
簾兮饑特誰以加餐子罪其莫追兮徒悲行路之
多艱至如空閨之砧響鳴怨寒林之笛吹流哀聲
寥亮而難聽意慘惻而多憤動孤客之襟抱何獨
彼北塞之征人西樓之寡婦逢秋日之搖落無不
心傷乎別離非怨淡角枕之孤冷即情殷錦瑟之
風聲淚珠之零落
七
倡隨嗟示願攜思來襄更憲定省之多違
向日登堂私昵之可比縱宋生之善寫憂江郎之
工賦恨安能給予心之傷悲罄子懷之煩悶于是
仰天而呼長歌當哭爲之歌曰客心如秋兮懷懷
惻惻搖若飄風兮紛如落木恍惚猿啼兮聲悽林
谷幽獨自傷兮此情誰告歌木畢牀側蟋蟀哀吟
始助予悲重爲之歌曰子吟爾和今中夜妻其
吟子相今涕泗漣漣而歸曰歸兮歲暮爲期天
長情令難若馬嘶我舟兮鼓棹棹不辭滯

歸途阻雨賦

歲次屠維秋窮戌月風扇不扇音變集射李子進
步西征返我鄉邑悼帆檣之不通求輪蹄而未獲
孳髫童以自隨擔輕囊而遠邁遙修岸而踰危果
履荒畦而超曲澮怪長河之枯涸思洪濤之澎湃
溯水旱之頻仍敗耄艾於蒿薶念一枝之借棲
七載之久客既衡望而宇對亦主醕而賓酢登
煥銀鱗之璀璨入筋紛玉肌之皓潔鯽鯢凝脂
如珪如璧垂鬚今若綬箬葉僊游而比目石首
來而應候膾鱗蟻以調羹烹吹沙而悅口詎魴鱖
之足仇曾鱸鱖之堪偶矧自然之嘉蔬紛幻茁於
叢苞尋香菌於雷夕拾聖菜於雨朝蒔藝不假乎
圃人舊脆奚謝夫溪毛洵美兮非吾土所思兮在
故交憐楚材之若林悉秀氣之成雲或解頤而說
風雅或折角而辯典墳或研玄而探柱下或鑿空
而問漆園或發七而懷枚叟或歌九而弔靈均或
聯吟而追柏梁或權史而徵龍門逢令節選芳辰
招友生集弟昆攜綠檻藉碧茵揮謝塵漉陶中三

三五五或笑或嘔遇花發而解佩對月明而傾
伊吾黨之可樂盍適歸乎滄津足已疲而思前日
未哺而慮晚眺望色之蒼茫聽熊歌之近遠白鴈
驚霜而聲悽蒼鶻逆風而翩健黃葉欲墜而復颺
清砧將斷而轉抗日縱無際景非一狀紛萬象之
起滅咸森來而予睨嗟愁雲之密播驚商飈之驟
吹烟霏霏而封樹雨瀟瀟而灑衣初猶浹微而若
絳頃卽傾注而如灑撼喬木而飛聲壯溜枯箬而
送響哀隴昏而魑魅見楚曠而行旅稀屬陷淖而

風峯文集

卷一

十

燈花賦

天下未有無本而華者也無本而華者惟燈花而
已紺房絳蒨碧葉紅葩爛兮若星煥兮如霞駢花
並萼合跗交枝幻出火城舒光弄姿不假雨露天
然紛披珊瑚失豔玳瑁奪輝爾其始也似海月之
初上輪半缺而漸圓及其落也如江虹之欲降光
幾斷而還連遠而望之若明若滅珠鈿與翠帶而
重牽迫而察之非烟非霧火齊偕赤瑛而爭妍含
丹葩而磊落蕩金絲而葳蕤侯紫英之燦燦羌朱
實之離離象崖窻之綴樹儼池荷之出陂不晝開
而夜合亦旁挺而側垂縣黎結綠金粟玉蟲形非
一狀影必數重膏沃今生采風吹兮搖紅想像今
火鳳髣髴今燭龍豈金鳧之璀璨抑芳苒之玲瓏
何流光而曜景宛漢殿與唐宮異哉乎其爲花也
固伯翳所未及識亦爾雅所未及收昔悲美女剪
綃良工銘鏤亦不足與之仇也嗟乎實乖非秋藥
綻非春儵開儵落夜夜生新花幻於燈情幻於人
悲喜殊戚厥各有因若乃徽軫初調驪駒乍賦君

風峯文集

卷一

十一

千里今遠遊妾一室今獨處惜韶華之易逝恐朱
顏之難駐反側空牀今靡寧恍惚中夜今有遇城
烏號兮夢回窗燈暈兮華吐神我告兮叮嚀郎其
旋今日暮疑與喜而交集心忤忤其達曙至如箭
傳鴈塞馬度龍庭徵兵內郡防秋邊城隴山峻絕
隴水無情控弦枕戈飲血臥冰傷征人之艱苦歎
賤妾之伶仃衣誰送兮絕域霜早寒兮清砧宵何
長兮沈沈花何喜兮熒熒忽遐思兮甘陳黃大壻
今齊名絨雙鯉兮繫孤鴈因風逝兮將遙心若飛
結組燕趙鳴珂吳越弃細君今空閨倡孤影今明
月錦文織兮宛轉白頭吟兮悽切君醉眠兮何樓
妾愁歎兮永夕壁鳴蛩兮榮落花助予悲兮夜厭
厭乃有黛蛾失寵金屋辭恩悲吟團扇寂臥長門
聽銀漏兮斷續望翠華兮幸臨繁欄馬之丁丁宛
和鸞之嶙嶙遽整髻而起迎兮惟蟾影之在軒步
瑤堦兮心惻倚玉戶兮意煩朱熣兮空輞相對兮
無言更有獻賦不收對策屢擯抱璞握珠悲莫自
禁際綠棘之重開欣青雲之有徑試都省而竣事

李郎舍以詞信觀銀鉅之月映快金翅之霞烝神
飛揚而跋扈輒浮白以自慶至夫馮唐不遇顏驥
已老長沈郎署久滯下僚豈腕中之有鬼致心曲
之苦持彼一歲而九遷何仕宦之獨巧諒遇合之
有時寧草木之同槁睇嬋熾而葩垂頓憂驅而愁
掃是以花緣燈生情因心變不必鳳腦螭膏之生
絢百華九光之滋豔無不色動神移流連縱橫豈
非天下之境皆幻而斯人之情易眩乎

白燕賦

驂雁水患避地沙渚不幸萱堂捐弃屬續作土
葬期既及歸卜塋域風雨驟來徒步艱阻有六
白燕或上或下追隨驂之前後左右歷二十二
里送至水汭啾啾唧唧如有所語驂感之而作
賦焉其辭曰

夫何六白燕兮飛上下而悲鳴若憫棘人之失路
今羣導余以前征鍾少昊之商氣兮體昂昂之金
精質外曜而環潔兮性內蘊而瑤清弄晴姿之盈

十四

盈今振素翰之英英皎如晶屏之映月兮瑩若玉
壺之凝水露合烟交繁無影之在地兮雨還風去
嗟何聲之感人呢呢喃喃宛秦箏之促柱兮凄凄
切切疑并剪之裂繪音艱澁而多恨兮意幽怨而
未明乍頌兮乍頌若送兮若迎豈鮮民之是哀兮
何依依而有情白鵲交飛而鳴庭兮秋孝思而不
置秋果白鳩羣啄而巢樹兮張孺慕而能張曲
白兔游墓而躑躅兮儲負土而傾頓方白鹿拾食
而悽愴兮頌進膳而獻歡唐白鶴何為而迴翔兮

潘三年而常淚潘應白狼何為而馴擾兮程十旬

而弗寐程哀皆真誠之上格兮宜頑祥之存至暖

小子之多譽兮返諸已而自愧采輝徒慕乎彥昭

兮崔彥察色空懷夫叔異叔異嘔血遠遜乎孝智兮

劉別股仰慙夫澄粹何澄對銀令而旗滋惡兮顧

謝姜公而心難慰姜公學文強而未能兮黃追士

宗而靡逮阮孝生既缺乎甘旨兮歿復艱夫衾殮

歎負疚之莫追兮何積行之能貸繁爾燕之通靈

今白冥感之不忒曾巢楸於殷廬兮殷亮特解解

數年有白亦營棲於馬室馬樞隱山有山有聞孝子

之哀號兮每率類而鳴吧用成何今日之昧昧

今迺罪人之是臚吾用舉首而爾詰兮爾豈捫古

而吾默連聲而若欲語兮奮翼而對以臆孝固天

地之大經兮實惟人子之恒職或菽水而承歡兮

或鐘鼎而列食盡分之所當盡兮竭力之所能竭

縱祇載而靡懈兮仍問心而多慙嗟劬勞之未報

兮傷我恃之忽失入靡至而血灑兮出衿恤而腸

結斷有情而莫告兮我無知而能測何形孤而影

單兮乃體瘠而面皴，櫛箕風之颼颼兮，淋畢雨之
霑霑。行曠野而無人兮，擔空囊其奚適？恐匱於
嶮嶮兮，故翼汝於傾仄。吾將抒直而規正兮，汝尚
察邇而聽卑。彼擁鎌而帶索兮，丘吾何哭之悲欲
養而親不待兮，烏禁乎其涕淚哀。李路之南游兮，
徒死事而盡思，冀負米而莫再兮，何樂乎其
毛色動於郡檄兮，喜將母之有資費。辭堅於廷名
兮，痛憫我之已摧。費冠維往牒之具載兮，盍前哲
之是師。祿養亦既未及兮，富貴夫何所期。緊聖賢
之顯揚兮，詎衰馬之輕肥。苟余身之能守兮，乃子
道之無虧。燕語未畢，吾淚滋垂。旣抱恨於終天兮，
尚何希乎逢時？不必詹尹之問兮，早已決而奚疑。

魏峯文集

卷一

十六

遊蕪城賦

惟炎漢之受命爰錫土而啟疆，溯吳淠之建國蕃
屏翰於維揚。飛百雉之層城，枕九龍之崇岡。結堯
翠於遙嶺，汜遐清於大江。逮安東之南渡，樹重鎮
於茲邦。惟僕射之建旄，爰增城而浚湟。左捍海堰
右挾濠梁，包金甌而連鐵甕。跨赤岸而帶白洋，雄
哉壯乎其爲郡也。固乃南朔之嚆噤，江淮之保障。
至夫甘泉七峯而絡秀，蘭亭九曲而環流。瀑澗蓮
花名而雪落露垂，春草宮而珠浮駉馳。躊躇於北
嶺，鳳凰軒翥於南樓。維山川之奇麗，曾益都之足
仇。稽風物之繁華，繫大業其惟最當。錦纜之南游，
鑿汴水以通渭。植楊柳而護堤，披綠影之交翠。於
是築臨江以表關，疏揚子以爲池。於宮則有回流，
光汾於殿則有成象。凝睇其亭，縣鏡澄川。其臺戲
馬，岡羅環黃衫之紫髯。侍紅袖之黛眉，爰卜書而
卜夜。樂笙歌以忘疲，散流螢於芳草。若幽星之意，
微除晨鳥於上苑。報玉漏其遲遲，乃若佳人拾翠。
公子浮觴采采，馬鞍泛泛。鴛塘牽芍藥之朱華，攬

魏峯文集

卷一

七

茱萸之紫房佩瓊葉於夕豔流薇露於朝芳陶永
日而弗倦樂良夜其未央詎人俗之過浮抑世運
之允康慨治亂今靡諶迭盛衰今如環倏悲纏而
欣散忽候更而代遷惆悵琴臺徘徊與浦野莽蕩
而無人沙激石而騰霧鵲啼樹而霜寒鷄叫夜而
月苦蘂榛榛之杞棘生離離之禾黍隋高原而遐
矚辨故宮於何處歎參軍之不作懷枚叟而莫置
聊登陟以摠愁爰超超而停轡謁董祠於城東傷
道大而弗試繫漢武之棄賢豈公孫之能忌夢蛟
龍之入懷若繁露以明志化江都之驕倨於德威
其奚愧允漢室之醇儒宜椒漿乎萬祀羌北征而
展眺何塚墓之叢叢弔俠骨於馬嶺景文舉之英
風逢天步之多艱寧正直以秉躬伊文若之屈辱
譬丘垤於崢嶸循蜀岡而西巡聽泉聲之淙淙伊
玉鈎之埋香拾斷釵於耕農悲商風以落木宛環
珮之玲瓏下涼煙兮孤鳥度墜雲兮疎鐘日遐曷
今渺渺情遠移兮忪忪歷亂山而大野觀盤古於
荒陵駕蜚羊以首出負龍蛇之異形匪神靈以開

龍峯文集

卷一

七

雄兮共丘墓

龍峯文集

卷一

九

關嶠地平而天成爰南游以問渡駐邗上而逍遙
緬齊祖之側陋棲龐氏之園焦旣赤蛇以蟠牀更
青衣而拔刀驚鬼神之微異表廢宅於江皋石
近兮冥叢苞沒兮寂寥復回轅而東指問蕭梁
之遺踪登危樓而徙倚紛四壁之鳴蛩樹弄影而
窺人髣髴帝子之予通鴉栖枝而夕噪景馳光而
西沉微騎還兮山鬼嘯笳音亂兮城陰陰客心抑
鬱俯仰情淡取琴以歌爰比之音系曰風蕭蕭兮
城上樹草茸茸兮城傍路繫繁華兮能幾時慨英

文會堂賦

粵若稽古謝客夢草東甌有遺規焉仕斐沅花西
蜀有故基焉斯堂之昭昭攸垂者矣他如光碧鑒
空審雨誌怪何足譏哉乃若渠父掉頭於竹溪樂
天醉吟於匡嶽月湖逸老於賀監涪陵釣渚於程
叔牧之情移乎碧瀾文忠心賞夫絳雪汝陰繼踵
而聚星池上樂志而醉白大雅音振於三巴名世
像圖乎八哲儋耳載酒以訪友新淦戲魚而摹帖
以及梅花吏隱冰玉清容夢歸綠野秋華松風丹

鳳峯文彙

卷一

三

遠平山六一堅自有美扶疎象柑虎柏或踞湖山
之勝或擅竹木之幽或表文藻之麗或篤聲氣之
求或侈宴游之樂或紀雲物之奇或遂嘉遯之志
或澹懷古之思類皆巧奪僊般高窮吳蒼修棟龍
蟠飛甍鳳翔亦或編茅樹屏支松成宇瀟灑名高
嘯傲古處其雅者非不娛暢歲時而陋者祇徒炫
耀藻繪苟以語乎成百年之人材正一方之士習
則莫如吾邑文會之爲最矣滄浪之上南郭之旁
肇自文正爰建斯堂琴鳴海縣澤被遐方栽培桃

李栖止鸞鳳遺詩未湮久而彌芳歷宋迄明風清
韻長故址雖遷盛德詎忘錢塘凌公來尹我邦斯
文自任卜地辟疆輪奐重啟盤桓生光儒行載振
文教丕揚年逾四百賢牧相望慨際陽九裨將分
符文翁絃歌之室鄭公講誦之廬徒列矛戟弓矢
不覩琴瑟詩書驚風落日暮雨陰雲笳角互動笙
鏞不聞積久而圯惟餘敗垣荒葛延礎亂難塞門
槐市何存鸞旂焉在紫氣不生黃埃四起馬隊校
讐難招辛企鹿場揖讓豈來黃綺廢之匪難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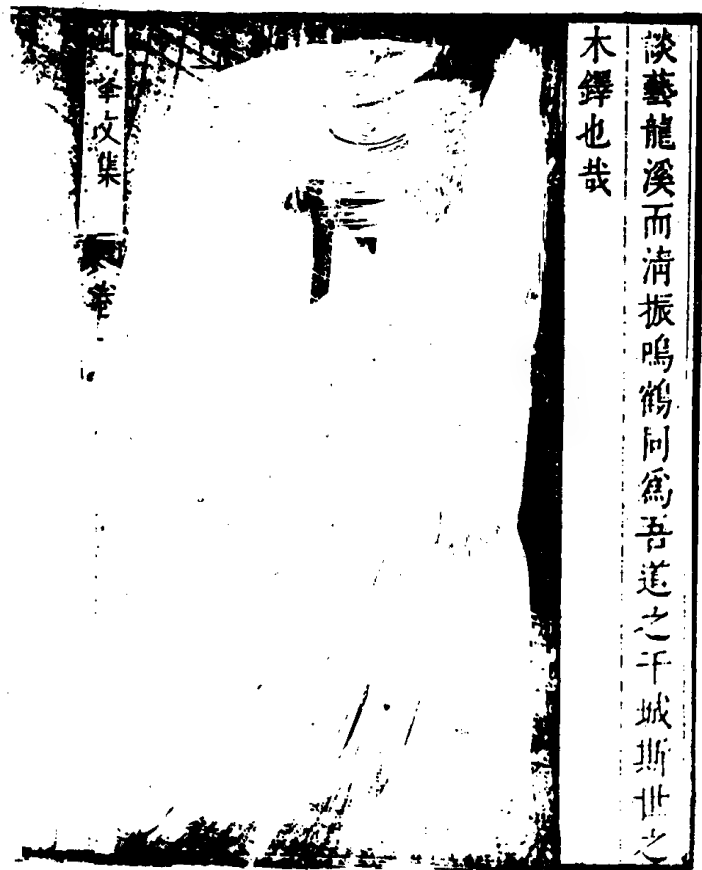
鳳峯文彙

卷一

三

安侯乃有緯江陸君族望吳會世系甫里宏君瑤
之淵量秀子春之風采長才克紹乎伯言博學不
愧乎公紀司訓來此慨然仰止爰鳩工師撰辰珪
理繩直版縮梓材用庀不煩公帑而風雨除不勞
民力而鳥鼠驅燕雀乍賀乎翠幕龍螭曲鏤於金
鋪春牖東開而導晨曉秋窓西豁而實新月條風
杏含清露桂發庭除送霽俯仰滋悅于是設樂几
列藜牀出毛穎召石鄉拭魚腹解豹囊經則漆書
石經魯壁汲冢之畢陳史則龍門蘭臺裴畧沈書

之悉辨子則繁露說苑法言論衡之分計集則
 華瑤英鳳首龍編之備展枕九丘而席八索左三
 墳而右五典道法刑名非聖之書黜之惟恐不遠
 圖識術數惑人之學屏之常慮或晚發宮之鐘鼓
 復振泮水之荇藻載新多士濟濟懷我好音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相與沿流溯源參同考異發微析
 疑振滯啟蔽既從事於經史更游心於文藝一倡
 百和圖巧競慧時含毫而凝騷時授簡而作賦時
 並坐而聯吟時分體而覓句時辨難而著論時祖
 範
 龍而草序時酒酒而書練時軍軍而揮麈共詫雕
 龍各矜繡虎雖多超乘豈無守株嶽嶽司訓用指
 迷塗短駕而藉以神駿儉腹而沃以華腴俾來學
 皆分元愷之武庫繫先生夙富陸澄之書厨匪獨
 蛟騰鳳起文章耀雲霞之炳蔚抑且玉璞金渾德
 量茹江海之澎湃先行誼而獎忠孝重道德而體
 明誠猶皆變荃理盡化麟林無不香之草苑絕不
 仁之獸移易之術神乎甄陶之功懋矣後之君子
 瞻斯堂也不與楊公講學閩鄉而德召銜鱣李令



談藝龍溪而清振鳴鶴同爲吾道之干城斯世之
 木鐸也哉

樂府

淮南李驎西陵著

樂府

枯桑篇

白氣行

猛虎行

苦寒行

廣陵兒

傷兒歌

麋鹿歎

枯魚過河泣

北風歎

棟梁歎

蔡烈女

築河隄

湖水吟

秋夜歌

江南曲

三洲歌

歡聞歌

子夜歌 二首

子夜變歌 二首

懊儂歌

團扇郎

東風行

楊白花

鳴鳳行

狐裘歌

卞和

鶴乘軒

孟諸之麋

晉文公

戰于鹹

子公指

岩款鬼

朱共姬

鹿祁宮

王蟬

陸循郎

王經

何都尉

雉裘引

桃符座

華林閣

皇孫遠

壬午兵

義陽蠻

沈揚武

太白入井

白鵲巢

烏巢獄

哀民

雲梯關歌

禽言

園人歌

大水歌

溪上虎

當東西門行

冬月雷

颶風操

白氣謠

北固峰

後禽言

禪除操

月夜操

造盾

咄咄歌

孟城龍

九月雹

火龍歌

雨菽謠

白氣謠

獨渡篇

空園雀

折楊柳行 二十首

民謠

雜詩 二首

日宵明

太白見西南行

狼入市

屈星鳴

徐氏鼠

沙丘宮

阮長平

博浪沙

栗太子

條侯

梁王

霸陵亭

堯母問

侍芝郎

服留鳥

管玉劍

武安傭

石牛鳴

宋趙鼎

升樹鳴歌 二首

終天哭

屈星鳴

城西墳

無兒親

牀下水

城上春

粥薪怨

土竈費

哀溺

賑穀謠

洪水歎

寒夜哭

咩天歌

地裂謠

哀憐城

靈謠

旋表樂

招魂

河從謠

傷興謠

七

總興五首

米麥謠

皇有暇

妖婦辭

星火行

雜歌

病歌 八首

子夜四時歌

樂府

五言古詩

樂府

樂府

枯桑篇

淒淒百卉腴蕭蕭零霜垂枯桑寒陌上烈烈北風

吹憶昔青陽月與君初結情客豔若桃李耀光燭

羅衣兩情共纏綿猶憶機中絲一經復一緯

無盡時青青陌上桑桑葉何參差春風吹桑茂次

風吹桑葉落日以我桑者日以稀賤妾行見之

歎息腸為摧妾心比磐石終身無轉移君情比秋

雲飄飄任東西恩愛中道絕賤妾亦何為雙雙為

鴛枕粲粲翡翠幃華耀如昨日俛仰內傷悲涕泗

出門去雨雪何霏霏秋風吹桑枯春風吹桑肥桑

枯有榮時妾去無還期逝流不西歸去鴈不南飛

但願新人好與君永不離

白氣行

歲乙未春正月白虹亘天李子見之而作

有白者氣氣北極在未之歲月正六日策曰符

集 131-24

徵主水主兵主疫疔甚矣憊誰作之孽我民惟其極

猛虎行

南有猛虎北有狡兔奚去奚從躑躅岐路解一無畏

虎猛狡兔是親河流活活可以溺人解二涉彼太行

山高險且人心之險太行弗如解三展矣君子保身

明哲獨寤嘯歌用全吾拙解四

苦寒行

維歲欲暮天寒多風湖深水濶浮浪蹴空客子怨

世錄文集

卷二

二

苦維舟嵒村之東解一暮欲泊兮橋折柁敗舟在浪

中曉欲開兮風惡波險舟不敢東解二蒼蒼大北維

吾故鄉一羣可航誰云阻長解三父念兒不歸

今腸日九迴吾母念兒不歸兮中心為摧解四欲

歸將父舟子弗渡招招舟子胡弗我渡解五欲歸

將母北風我阻嗟嗟北風胡獨我阻解六

廣陵兒

廣陵茱萸灣有童子十數人前後商舶踴臂而

歌李子舟過其處倚櫂聽之其辭俚其音蕩慨

然作曰是非所以慎童習也口占廣陵兒一

呼而授之羣兒欣然若喻不移聲盡能歌焉

南風吹楊柳隄襄陽估白接離飲美酒烹甘肥河

之潛歌者誰廣陵兒髮覆眉一兒歌草兒隨

乾腹爲饑河之水深漣漪我欲飲之無瓶匱汝不

我貽待阿誰瓶匱雖微物我今持之歸父兄列上

坐酌水祝期願貧賤亦足樂何待富貴爲

傭兒歌

朔風吹雨雪飛朝春暮汲心傷悲命薄何敢思輕

世錄文集

卷二

三

肥但願子母常相依寒有短襦晨有炊朝春暮汲

復何悲

麋鹿歎

麋鹿厨下泣不飲亦不食性命懸庖丁雖悔嗟何

及仰視黃鵠摩天飛恨不頃刻生羽翼

枯魚過河泣

鮓魚笑鯉魚食餌喪厥軀鯉魚未登俎鮓魚已入

眾笑人一何智自謀一何愚

北風歎

北風烈烈原野爲昏貪士苦饑雨雪盈門東鄰者
子坐擁重席一食萬錢意猶弗懌范丹不如倚頓
伯夷不如盜跖

棟梁歎

浮雲西北起陽春黯無色狂飈夾迅雷中夜寒以
冽撼屋屋爲傾擊石石爲裂棟梁擲道旁日久塵
沙積斷養告主人願以炊朝食棟梁暗心驚相對
仰天泣行行適過之彷彿聞人語四顧寂無見徬
徨不知處側耳細諦聽乃是梁與棟忼慨不成聲
亂學文集 卷二 四

蔡烈女

蔡烈女者天長譚氏婦也年十九歸譚氏夫病
未成婚而死烈女殉李子聞其事曰烈女死義
也而情深矣於是作歌弔之

塘上雙鴛鴦雄病雌徬徨本是並棲翼夜夜不成
匹嗟彼蔡氏女十九歸譚郎譚郎病瀕危蔡女裂

中腸琴瑟未及調湯藥日躬親雖作譚家婦猶是
女兒身五月譚郎死七日蔡女殉魂魄相追隨雙
棺中堂殯先是譚郎死蔡女晨夕哭是日忽發哭
從容脫衰經開鏡整容儀著我嫁時裳手持香羅
帶羅帶六尺長自經繡幃裏頃刻黃泉逝生無仇
儼歎地下成仇儼旣得死同穴何必生同余共姜
賦柏舟不及此情深

築河隄

築河隄河隄潰淮水自西來黃河萬里滙奔流東
亂學文集 卷二 五

下疾如弩何以堰之一畚土

築河隄河隄決高堰崩上流周橋不可閉二十六
湖白浩浩何以障之一束藁

尚書來尚書來赫如神震如雷後擁劍戟前旌旗
百里辟易不敢窺長吏側足趨道旁捧觴上壽炙
牛羊楚兒歌齊兒舞聲大礮伐大鼓揚威乎河之
南

湖水吟

湖水何浩浩乃生聖與堯堯堯海中錯今穴湖之

涯皇天告汝汝不速移滄海西徙汝煙汝基
湖水何蕩蕩乃產鱗與鱖鱖江中族今戲湖之
滑皇天告汝汝不速離大江北滙汝鱖汝鱖
我聞昔人有言愚悔事後智灼幾先斯土不可久
居我豈不欲速遷誰備糗糧誰具車船嗟嗟皇天
嗟嗟皇天

秋夜歌

秋夜陰晦天不得曙中心抑鬱擁衾而歌

于嗟乎羲和御何緩今夜漫漫今我心懣今

亂學文集

卷一

六

于嗟乎望舒遵何道今夜冥冥今我心懣今

日有明叶今自東方兮照八荒今民悅康今我想

孔長今夜未央今

江南曲

漢陽城北漢江渚綠烟如織花如雨黃鸝曉曉紫

燕語紫燕語春風吹游冶女維袖垂

漢舉游女七香車羅裾飄颻逐風斜日日江頭折

桃花折桃花將誰貽低頭語有所思

漢江江上酒家胡憤禪滌器女當壚玻璃寶瑤白

玉壺白玉壺蒲桃酒醉春風歌折柳

三洲歌

烏啼天欲曙相送峴山頭雙淚落江水隨郎千里
遊

歡聞歌

郎愛芙蓉花引湖入屋裏屋裏無雪霜四時結蓮

子

子夜歌

流蘇七彩帳團團繡鴛鴦明珠垂四角雙照儂與

亂學文集

卷一

七

郎

郎來月已殘郎去露未薄披衣起送郎風吹梧花
落

子夜變歌

月缺有圓時花謝有開日薄倖誰似郎一去無消
息

淚如漏屋痕十年不會滅心如轉水車一時不曾
歇

懊儂歌

疑郎有兩意邀郎結同心郎莫怪儂如不如情不
深

團扇郎

團扇復團扇長搔郎手裏不辭夏日勞只畏秋風
起

東風行

東風情不常習習吹林薄曉吹吹花開晚吹吹花
落

楊白花

楊根不離土楊花撲天飛一去不復返飄蕩何所
之但願一朝春風起吹花還入故園裏

鳴鴈行

歲秋九月浮雲西馳鳴鴈嗷嗷我欲射之抽矢復
停念子孤飛天氣凜冽海風暮吹遙望一城湖水
瀾瀾中有散廬是我所居惟我二人白髮倚閭載
弄子託爲我文辭終日不食游子苦饑終夜不寢
游子念歸

狐裘歌

狐裘千金貴敝袴五尺布狐裘雖溫莫弃敝袴新
不如故

卞和

疇謂卞和智銜玉而毀足疇謂卞和賢賤足而貴
玉

鶴乘軒

鶴乘軒翔且舞爵大夫馳公府解翟人來衛人介
公使鶴鶴乘軒二戰榮澤者鶴耶民耶死社稷者
公耶鶴耶三解

孟諸之麋

瓊弁玉纓不我昇孟諸之麋不爾賜連殺酬爾明
與縶

晉文公

左執鞭弭右繫鍵死猶不忘恨不能言一日縱敵
數世受厲兵秣馬無優游極出絳大夫拜命聲如
牛

戰于鹹

戰于鹹殪僑如長九畝橫其軀肩見軾首載輿埋

門外魯子駒無恃力佚宕余彼鄭驕爾前車

子公指

子公指指動何為爾異味必嘗鼎染指君臣無戲君臣戲一齷肉食何靳為君臣之禍皆繇此

若敖鬼

若敖之鬼不其餒而若敖之鬼竟不餒而餒也滅宗克也保宗子文有後箴尹之忠

宋其姬

請請出出火圍其室出出請請火上其耳下堂

亂絳文集

卷二

十

而避吾全吾生不避而死吾守吾貞請請出出

誰則叫只惟天哀只叫于廟只女而不婦誰則

謂只雖則謂只豈不慨只

虎祁宮

石言于晉鬼其馮築愁築怨虎祁成

王蠋

臨淄王蠋天下士不食君祿為君死

陞楯郎

陞楯郎陞楯郎殿下立雨踉蹌殿上飲酒樂未央

酒酣上壽吹笙簧陛下萬歲臣獻觴殿下立者陞

楯郎

王經

忠臣人所敬賊臣人所攻寧為王經死莫為王沈封

何都尉

將軍不可為百縑市一大纓縑錢十千金鈎紫紱辨上獻不敢遲捕免供御膳誰效忠勤何都尉特

恩賜爵列侯貴

亂絳文集

卷二

十

雉裘引

太極殿前焚雉裘錦綺黠澹天孫愁承魏之敝儉以先咸寧之君何其賢鹽汁灑地竹挿戶羊車夜

遊明月午吳姬侍宴笑陸陸太極殿前火未滅

桃符座

桃符座桃符不坐阿兄坐阿兄坐桃符死此座可惜坐驤子為官為私其戈起馬化為牛渡江水

華林園

華林園蝦蟆鳴生子癡了官事官事不了蝦蟆鳴

式乾殿上太子出銅駝門外荆棘生

皇孫通

誰謂皇孫通明慧小時了了大憤憤暮夜既知備
非常一飲三升胡弗戒片紙通言字不成國本早
爲辱后傾酒中無惡物書中皆逆言悍后無良何
溪怪草書乃是潘黃門

壬午兵

六師用命賞罰平督責嚴急士離心勦寇致寇壬
午兵

義陽蠻

義陽蠻絳帽馬尾髯挑刀走戟鋒莫當屯據江夏
掠荆揚誰敢干戈不可敵王歆爲政嚴且急

沈揚武

烈烈揚武視死如歸生豈不樂我獨惡之匪我好
異我心酸悲解一樂人所惡趨人所避我非昧昧士
各有志家耻未雪敢惜一死解二格日生之度日殺
之生匪我願死豈我悲酬我平生致命在茲解三誰
則知我惟王胡之不得其死何以酬之而今而後

可以酬之四解

太白入井

太白何渴入東井大魚食蒲生不醒

白鵲巢

白鵲巢寢殿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帝止之縱鵲
毀巢空今古鷹犬非好實在賢臂上佳鵲來何處

烏巢獄

烏巢獄獄囚空開元之年天下豐九州萬國奏刑
措太子二王戮禁中

哀饑民

路逢一饑民似類故鄉人停步問饑民汝爲何方
人饑民未及答言淚下不能止哽咽答言本是農
家子故鄉有田有里憶去年時四月插秧五月鋤
草六月抽油禾苗長半緒釀酒擊鼓築場河隄潰
水湯湯田廬漂沒雞犬流亡倉皇負老母望妻孥
奔走流離道旁我告饑民汝來此方何不歸身富
家室操版築牧牛羊饑民哽咽答言烏巢故巢人
戀故鄉安得繫我身鬱鬱久此方我聽長者言何

顚故鄉人何亦來此方彼言未畢我淚沾裳欲語還止中心悲傷

雲梯關歌

雲梯關者黃河合淮入海之道也閉塞以來隄歲隕吾鄉罹其害者十載餘矣間有議開之令幸流亡之得復慶子遺之更生喜而作歌

雲梯閉兮黃河決雲梯開兮黃河泄水浩浩兮循故道有所歸兮夷其禁上流平兮下流寧隄不隕兮民以生策我牆兮葺我屋園種瓜兮田樹穀秋

東坡文集

卷二

五

禾登兮酒盈觴骨月聚兮還故鄉

禽言

行不得也哥哥太行之山何差幾渟沲無風水生波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婦子聚處敢芋啖瓠

布穀布穀水澗田出率我黃犢歸去布穀

提壺盧提壺盧招吾徒飲醍醐吹笙竽歌鳴鳴將君發勸君引一盃且開君懷共歡娛何如他鄉受

苦茶

圃人歌

擔水灌圃拔韭栽瓠瓠熟累累愧我親故凶年獨租豐年輸賦不願蠲租只願輸賦

大水歌

水潺潺衝我門俯舞支祈仰嘯龜水活活圍我楊左蟠毒蛇右蹲獺奈何許雙足不折脛不得下牀步奈何許出門不由戶入市不著屨

溪上虎

溪上虎溪上虎不知來自何來自北視耽耽蹲大路我行逢之手無利矛刺虎不得虎咆哮我欲想天殛虎天門萬里高高虎有爪牙俚爲之先可以殺我我不懼我命在天

當東西門行

丈夫志四方安肯戀故鄉拔劍出門去千里不累糧回頭視深閨妻帑無完裳口中雖不言可心暗自傷躑躅強前征道路阻且長

冬月雷

填填其雷震冬之月誰助其威北風凜冽

填填其雷震冬之夕鳥喧于巢龍驚其蟄

德則宜之害則辟之陰陽激薄震惟其時非時而

震誰則召之曰休曰咎我不敢知

颶風操

颶風起拔大木揚沙石震陵谷摧我牆覆我屋牆
摧猶可屋覆殺我我死不足惜吾母未葬死不
得

白氣謠

西北有氣芒灼灼亘天而南射河角夜午不沒月
避其顰顰即顰即天可度耶

北固峰

楊文襄遊北固山見羣蜂擁一王出遇鷲鳥殺
之羣蜂環守不去盡死焉文襄奉之表其封曰
義峰塚

北固峰千折草擁其王遊江濱何者鷲鳥攫殺之
羣蜂不啻環守之渴不飲饑不餐三日枕藉死江
灘微細小蟲知死忠相國瘞之長其封南望江山

東田島義蜂之家草茸茸

後禽言

灼山看火灼山看火早起晏眠莫貪游惰游惰廢
日織不成匹歲晏風寒啾啾唧唧

家家扒僕家家扒僕辛苦養蠶絲未上袖朝餉不
得日餐一粥租吏到門追呼督促家家扒僕家家
扒僕

無偷花果無偷花果昭昭不改真真不墮無日不
見誰不視我

羞羞羞低眉側足事王侯狐假虎威凌其儔鮮衣
怒馬都市遊羞羞羞

鳳凰不如我鳳凰不如我我不求人知人亦不知
我將將我與我周旋誰能禍我

禪除操

母死不幸而在異鄉子之罪也既禪哀慕不已
作此代哭

兒依 母兮 母依兒弃兒去今何所之機兮寒
今兒不知血淚絕今肝腸摧

月夜操

母死服除越兩月矣秋夕獨立中庭恍惚若有
所見哀不自已因作此操

黯黯者燈在帷耶凄凄者月在扉耶隱隱而前者
母來歸耶

造精

造精欲堅不欲銳予以攻人盾自衛

咄咄歌

咄咄誰令水有舟入漿載客下江洲咄咄誰令陸

觀峰文錄

卷二

大

有馬四蹄駢客走朔野

孟城龍

孟城之龍游于葢風雨乘之逐且闕紺其腹蒼其
首鱗如鏡晴如斗三人共濟一見之錯愕失色語
其友語未畢舟已覆二人死一人生風止雨收不
見龍舟覆日午屍浮西

九月雹

斯日何日雷霆震怒水雹挾之偃禾拔樹噫嗟嗟
遭爾肆其威吾民焉訴

斯夕何夕風雨驟逝水雹乘之牛殪犬斃噫嗟嗟
電吾民何辜爾作之厲

五月無雨禾枯種救救長水至拔救種種晚禾被
畝望歲孔迫噫嗟嗟電爾則奪之吾民何育

火龍歌

已巳歲秋九月火龍見于天李子仰而作歌

曄曄明星燄吐南方其長百丈赤角而芒仰而視
之一龍昂昂鱗爪蜿蜒抱氏而翔光燭于野江水

沸湯解一純陰之月萬象慘澹陽何赫然光昭于漢

觀峰文錄

卷二

九

或曰主火或曰主旱或曰主癘或曰主亂天道茫
茫誰其能探解二惟天漸明惟光漸微日出于卯龍

入于蒿化為白氣隨星而西夷湯胡氏匪陰胡蒿

陽不勝陰我心孔悲解三

雨菽謹

已巳歲大旱九月十九日蕪城吳陵之境天雨

菽作雨菽謹

陰土司權肆威毒貴陰賤陽陽陽佛鬱地不生禾天

雨菽

白氣謠

已巳歲冬十有一月白氣又見李子作謠

噫白氣兮顛東南趾西北芒垂垂兮千只白只乳
不見泰階平景星出噫白氣兮胡歲見而噤噤金

獨漉篇

獨漉獨漉汎清汰濁汰濁何多汎清不足有女懷
潔陶嬰比躡金夫一見不有其躬藉虎寢蛟嘲來
不測燕雀嘻嘻危幕自得梟鳴于野何不之弓

張復弛有鶴隨飛鉏萊傷蘭伐構連桂爾胡不思

自即于戾益泉莫飲惡木勿棲迷陽塞路我心悽

悽

空園雀

啾啾空園雀紛紛梅上啄啄朝復啄暮驅之不肯
去斯須梅為盡蕭瑟空園冷幽人無所好見梅開
懷抱幽雀盡食之風來弄空枝幽人長歎息兀坐
無顏色案為召伯憇南國勿翦敗韓宣舉嘉樹封
殖自季武習禮偶植下伐之何為者愛憎從古紛
微細何足論

折楊柳行

日月同其度掩蝕驚當宁救之置五應充陽

鼓一恒星夜不見既午隕如雨大水旋以應天變

豈無故二六鷁而退飛風烈為之送隕石與雨參

何皆見于宋三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于冬得無威

不振天道警其窮四石言晉魏榆無乃民聽濫子

野善于規或亦由政亂五冬日無愆陽夏日無伏

陰災沴于何有變理得其人六

有星孛于辰有龍闕于清天遠何樂為僑也執其

是

解實沈王參墟臺盼官汾水君身豈所及何事

勤祝史二國祀不越望河詎崇楚昭順命受其正

雲鳥任為妖三陰陽自天道吉凶非所生內史豈

無見君子謹乎人四卓哉申繻言喙可折奸異物

妖由人妖嬈嬈生于忌五石隕非人為蛇圖豈神

崇鐘鼓祀爰居臧孫何不智六

楚虔執鞭出乾谿夕雨雪翠被秦復陶皮冠豹作

鳥一如玉復如金美哉若王度鍼秘飾以圭騎淫

侈服御二背梁投車下二女殉申氏為時會幾何

身殞廟不祀解三祿也死史狎罷敵一時強自傷殺

人多愛子能無及解四昔也畏君王今也叛君王聞

諫不能克受禍良可傷解五吾戒後之人慎勿肆其

心祈招益日誦庶以箴厥淫解六

崇臺落章華楚汰王以縊新宮賀號祁晉侈侯以

貳解一儉者德之其侈自為身累厚斂以彫牆桃圖

卒見弑解二築臺怨斯築逐禽身必逐田車近不祥

宜早去其穀解三公徒敗阿澤衛獻何出走皮冠見

大夫射鴻于其圃解四曹伯好田弋白鴈獻公孫妖

夢竟以踐叔鐸祀歟淪解五思壯忘國恤魏絳誦虞

箴悼公田以時三駕楚莫爭解六

異下而良上厥象風落山蠱惑易喪志制之良為

艱解一齊桓多內寵尸蠱七日殯驪姬嬖獻公二五

幾傾晉解二人妻汝奪之汝驅人殺之蕭蕭申池竹

乃藏懿公尸解三拊楹何為歌棠姜入于室甲與死

干掇玉體不自恤解四陳侯通夏姬戲朝衷和服蔑

耻而宜淫死射天豈酷解五色荒忘其身豈惟君不

祿穆子宿庚宗餒死禍已伏解六

象何焚其身有齒為之招不貪以為寶子罕識何

高解一善富敬何害淫富驕自殃車澤可以鑑慶氏

藏朱方解二裘馬止兩君貪故楚囊瓦苟寅何效尤

奔齊早召禍解三何為嬖大夫卿車陳于庭駟秦富

而侈誨殺促其生解四汰矣何能久伯有門生券富

室飲未央羊肆已橫首解五垢貴孰能貧能貧可後

亡持之以敬戒服膺鄭伯張解六

紀鳥分鳴厄誰則能知之郊子祖少皞尼父以為

師解一伯鷹司晉籍孫談介于周數典忘其祖王誦

何能訓解二孔張適縣問客笑非其位世守而失諸

立朝能無愧解三吾聞學乃殖不學則將落原氏何

先亡惟其不說學解四禮為人之幹定位先學禮何

忌師達人補過惟位解五濁世佳公子翩翩耀裘

馬為歡日不遑解六餘詩自假

聲和休斯兆器乖禍滋延一心應萬物州鳩知其

然解一無射錡景王鐘愾猶召疾何況臣奸君大夫

舞八佾解二編樂享子類樂禍禍必及豈惟失厥時

非分干天物解三金作鸞溫季既登還復出大名猶

忍淫何有縣地室解四舞師題旌夏晉侯退入房疾

卜桑林見斯心猶未亡解五湛露不答賦守禮有寧

俞疑爲工所肆誰能及其愚解六

治世有大德小惠不可爲惡人幸以免數赦豈所

宜解一刑小固爲虐宥大亦豈仁無偏乃王政寬嚴

自有倫解二正月肆大青見譏于聖人况乃金以贖

煩冤鬱良民解三梗陽獄何上魏戊恐失情善諫全

獻子賄聞損令名解四世輕非奪貨世重詎繁刑苟

范不足咎國子何敢爭解五吾聞火象刑刑繁必召

火弃禮而徵書無乃作計左解六

賢哉豹與嵇庶幾社稷臣藩身不以貨恃我爲國

心解一請帶帶其福請冠冠已盡不爲死所懼強鄰

其何逞解二意如惟無君乃爲鮒也怵逃命竟先歸

國體焉知恤解三華逸略半入城者誰于思弃國吏

衡父無識亦可哀解四師簡封豕致死心無二壯

哉知瑩言楚子氣爲奪解五臨難不苟免義以成其

仁惡顏媼餘息雖生亦陳人解六

杏每忌桃豔狠尤妬虎猛國情勿輕輸恐爲敵所

謂解一齊晉昔季世回天豈無道何不力惜君傾乃

私相悼解二玉藥爾則歌庚癸我則諸臣無境外交

首山何濁器解三無壯臣于蕭何祇號一已弱窮篤

友朋申椒自足美解四秦吳勢已成沼越言不聽屬

子全宗祔心悽難告人解五欺人非君子登牀告以

情華元善平國虞詐兩不生解六

此日吾覆楚彼日吾與楚良友兩不欺爲君與爲

父解一君討誰敢譽郎序言自正倒行而逆施員也

情不禁解二七日哭秦廷勾飲不入口至誠能感天

師出惟恐後解三貪禍以爲功哀季多如此誰其能

矯之進實有傑士解四逃實意如何君辱臣之咎免

誅患已多功伐于何有解五晉定介以隱越霸范斯

舉爲君非爲身何如申包胥解六

爾謙惟天道自滿罔不覆屈瑕狃蒲騷小羅縊荒

谷解一違衆獨濟師先殺何剛復奔亡各紛紛舟中

指可拘解二謠逆猶有毒國小豈無人卑都不設備

魯肯縣魚門解三庸何滅其國七遇楚七北螳螂斃

于輪無知粉厥力解四桑本繫乘車賈勇狗齊豎未

朝敗革泉築石能無餒五誰能臨事懼六侯戰城

漢言必先敬戒敵強何予六

朋友縱一身何如我宗盟雖或六小忿焉可廢六

親一葛藟庇本根奈何縱尋斧不聽樂豫言宋昭

忘其二祖三同聚殲公族去富先諸游會不懼外侮

獻惑士為謀四城杞合諸侯不恤宗周闕夏肆獨

是屏君子譏離德四桐門賤其宗宗賤身亦賤無

禮知必亡見謂于魯彥五親親德之大百世同本

支努六力崇明德無忘角弓詩六

風華文集 卷二 五

叔向雖云直叔魚雖云詐既有賢父兄何詐不可

化一歸季鮒也能季歸鮒也罪朋友且不可乃施

于昆弟二彼惡我成之不隱何云義戮死忍已甚

失教能無悔三鄭人鑄刑書忠告亦何切豈于恤

與能不可疑其閭四誰知累和留食我亦受戮龍

蛇未禍汝豺狼早滅族五吾告今之人慎勿自賢

哲逆視其同生藉口于羊舌六

悽絕重悽絕為善吾已矣子產慟何深知我惟夫

子一夷吾天下才落拓不得志惟叔能知之知之

亦不忌二庸人何不容才人偏相妬殺之惟恐遲

能不令我懼三悠悠何足問惻惻轉自深肝膽變

須臾所怪我同心四先蔑何適奉使之懼起若潛

師禦令孤負友如此甚五昨日膠與漆今日商與

參道喪越千載慰心賴古人六

盛腦非不凶城濮乃以提何復勝七鄆陵言為射

月一味何加于南尾何加于桐夢美知必直以化

怪昭公二首隊戴之走梗陽見巫臯逞齊志以遂

傷死夢豈妖三瓊瑰何為食三年不敢言言朝含

風華文集 卷二 五

即暮歸乎歌濟洹四童子贏而歌夢茲胡日食六

年吳入郢曷又占史墨五長夜何時旦舉世不得

覺幻夢如可憑豈牛胡禍豹六

神降豈無徵監德亦觀惡六月居于莘德涼竟亡

郭一赫赫正且直行必依乎民不民而神聽淫昏

何自興二土田神我賜我日虐我民神豈亦變古

禍善而禍淫三下陽既已滅桑田何又提不懼而

易晉天其益之疾四焞焞月在桀龍尾伏于辰請

命曾幾稔公奔丙之晨五觀德知必亡何土之能

得史過與史歸灼然乘先識六解

何來貝丘家人立啼于田寬魄知不遠彭生馮之

前解瓜生昆吾墟有人叫無辜美惡死已氏折股

報良夫二解大厲何入夢拊膺而被髮不義殺爾孫

無乃同與括三解怪哉共世子狐突遇曲沃請帝言

非虛恍惚使登僕四解亢回何老人見書夢復夜致

此豈無因從治德本大五解鬼神行衰世威福莫之

迓名義不知懼天以助王教六解

古解龍神物出入風雨隨董父何人斯龍乃多歸

之解孔甲何格帝帝乃賜以乘河漢各雌雄陰陽

類相應二解易象遠取物不及麟與鳳乃知龍可參

蹄跡其伯仲三解今人何不習有龍莫能擾水官亦

既弃解豈橫大造四解安得有劉累為我役生龍叱

咤起雷運驅水歸于東五解生龍不可得祥麟孰為

來猛虎冠而翼嬉游正九垓六解

民謹

爾來前爾來前爾有冤我與爾平彼何者人部之

富民

爾何言爾何言爾有罪我肯爾貸彼何者人哀哀貧民

雜諺

種樹莫種棘種棘無完衣交友莫交險交險無靜時

食膾畏膾美膾美口不節聽言畏言甘言甘心不測

日宵明

鴉火之歲余之月兔輪皎皎猶未缺烏突兌方圓

而赤陰不堪陽蛇乘龍光有曜今宵正中雄而雌

今卑其崇

太白見西南行

嗟乾之歲越艮之月日中見星煌煌太白曰哉生

陽陰胡不伏而乃侵陵微陽誰信曰兌曰金曰離

日火火烈金殺誰其召禍肆爾降格殃我下民我

不敢知上帝好生惟德斯禳在于一人王省惟歲

疇啟 聖明

獮入市

復入市犬嗥嗥巷閉其門兒驚女號白其頰銳其
頭崇前廣後山中獸誰令爾三五五白晝都市
遊攫我羊噉我豕恣爾饕餮無噉休我往告泰山
君君怒謂我不仁惟月方春豈羅網畢翳餒獸
之藥毋出九門爾豈不聞嗟嗟鳴不可以爲鳳鏡
不可以爲麟胡庇猛獸殘我民人周公驅虎豹伯
翳烈山澤豈皆不仁胡不張我弓挾我矢驅狼出
市返彼山林

巨星鳴

壬申歲九月九日有巨星鳴于天越十日又鳴
其時皆子之夜而出入之度則不同也

巨星鳴聲錚錚其形如蓋衆星從之自北而南入
鬼出危火燄燄沒于坻聲如鼓夜之午

巨星鳴聲錚錚其形如盤衆星隨之自東而西出
氏入觜芒灼灼陷于泥聲如鏞宵之中

月剝日奇氣于何感儻升儻隕于離于坎坎水離
火火陽水陰陰滅于陽我心欣欣

三之爲甚見何斯再儻乘儻退于震于兌兌金震

宋木德金刑刑勝乎德我心忤忤

謂曰休徵我不敢知謂曰咎徵我不敢知天道遠
兮人道邇德回天兮 天之子

徐氏鼠

沙上徐氏鼠食猫李子聞之曰此五行之怪異
也作歌三章紀之

徐氏鼠猛如虎阻牆爲穴七百其旅猫來捕之不
懼而怒群奮攫之而枕其股厥憂匪細奴戕其主
徐氏鼠狡如狙倚柱爲壘用率其徒宵圍三匝維

猫其伴群爭噬之而拔其鬚厥咎匪小婦謀其夫

徐氏鼠銳如豹前馳後奔維衆成師一猫先殪八
猫繼之強肉弱食而寢其皮我心孔懼陰盛陽衰

沙丘宮

美人美人若其容爲樂幾何凶以終主父餓死沙
丘宮

阮長平

偏髮乘龍墜高堂有氣無實憂其崇上黨未入長
平阮無故之利禍豈輕

博浪沙

祖龍不死烈士憂身未宜韓報韓警博浪沙邊風
颼颼

栗太子

栗太子廢不以罪民流涕軸折車敗慷慨當以慨民
憐之父殺之殺叶

栗太子死不以罪民流涕土銜藍田群飛蔽天父
殺之燕憐之

條侯

太歲不置櫓老臣不知故吳楚破平繁誰功條侯

俄死蓋侯封

梁王

梁王來萬騎從出同車入同輦往來游獵上林中
梁王來兩騎從伏斧鑕謝闕下出趨入營不得同
太后哀天子喜牛足出背獵良山六月六日梁王
死

霸陵亭

霸陵亭月黑無星故李將軍不得夜行異張左右

射雕生禽禪王弩殪自負其能乃為醉尉呵止

亭下非不能自殺死不肯輕過座起漢用兵今將
軍請尉與俱斬之右北平富貴失意部戢樂布死
灰復然溺者恐懼趣之就官笑曰無慮彼何人韓
良為

堯母門

堯母何名門青宮有太子小臣窺其微巫蠱絲茲
起履霜之漸堅冰至蟻穴不塞長隄潰

侍芝郎

吳孫皓時鬼曰榮生工人黃考家買榮生工人
吳平家東觀案圖名鬼曰作芝草買榮作平慮
草遂以考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銀章青綬何者郎侍芝平慮齊趙陰鬼曰買榮天
降殃東觀案圖妖作祥

服雷鳥

服雷鳥來亦不知處去亦不知處宮西素衣何小
兒乃識此鳥能言之持戟前導身戍衣洗爵執蓋
無不為父老聚觀泣歎歎服劉之兆徵於茲乾坤

翻覆日星昏目瘡伏誅豈所論

管王劍

管王神劍赤玉室御除衆毒光五色何頓何德眷
其裔童子跪獻趙皇帝

武安備

武安備石世龍遊軍囚之來老父厄脫辟鹿中州
至百年陸沈豈不惜皇天無私厭篡逆

石牛鳴

冠幘皂衣何者鼠突如其來立庭廡大呼周南曰

中死周南不死鼠自死至今人說周南智妖欲祟

之不能祟怪彼石牛鳴洛水聲聞於野四十里

龍季龍石汝姓鳴爲振象汝何病擊落其耳及其
尾祥轉爲妖豈無以

朱連曲

蓮花豔臨蓮葉肥蓮子青青羅衣攏聲驚起鴛
鴦飛鴛鴦飛不離水愁殺人游宮子

子夜變歌

歡情近來變言語無一真強歡入神廟撞鐘盟海

神

誰知人事假神像亦無真明明鬼柳木盡道是香
身

終天哭

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則非大功而三年
之喪其於禮不可誦明矣而況於賦然情不能
已也仰天而號不得於心充充瞿瞿子小子其
窮矣乎

天乎子慈胡爲乎妻子悲心痛形摧子有罪天子

怒胡不災子而災子父

天乎子纓胡爲乎繩子悲志慙氣盈子有罪天子

怒胡不禍子而禍子父

天乎子履胡爲乎菅子悲肺焦肝乾子有罪天子

怒胡不殞子而殞子父

匱在堂

父匱在堂兄何往縱教水高高沒項匱沈兒沈兒
奚辭日日抱匱泣且悲乾土可遷非不願何忍舍
父圖安便無論朝夕缺靈供香燈不然塵積封

倘然飄蕩不可覓見卽寸磔悔何及

城西墳

城西西去路三里 大父 大母葬於此十七年
前歲庚申黃淮交匯奔湖城風怒濤立相搏擊墳
潰柳圻一棺出隨波北流疾於弩小舟追尋冒風
雨積旬匝月乃得之吾 父吾叔日兒啼昨聞洪
水又西來肝腸碎裂夜徘徊寒箋叮嚀守墳者市
列須審防傾墮吾 母之墓在金匱江漲海溢水
不至

無兒狀

鳥生八九子長成尚且各自飛餓則依人飽颺去
自古皆然我何疑歎彼螟蛉子螺贏負何爲徒爾
勞教誨式穀豈伯之一語不平怒目相爭子弟且
然况彼諸甥洪水入屋無斗粟不辭而去莫我
肯顧垂白老子閉門出入扶持使何人嗟嗟我
生已如此無兒之苦豈待死

牀下水

淮水何濇濇河水何滔滔交流入我屋我牀失其

高險於江上流危於江上月何待帆檣破大風起
石尤反側眠不安牀下卽奔湍月黑夜無火殺身
良不難

勞人牀上憂澤水牀下流流水日以長天地日以
秋秋氣薄枕簟不寐頻輾轉溼寢幾於顛腰疾豈
能免菌毒不一暑椿蕩亦千古卑溼與高燥所托
異其土

一 城上春

城中無乾地城頭安確磴青稻撈波底夜春槳帶

水一斗粟糠五升柴濕火不熱旋斫老枯藤夜黑
無月持火照釜泣漱漱落如雨兒哭女啼待以充
饑嗟嗟皇天嗟我苦悲

粥薪怨

高梁決清河沒何以寒之薪與石督催郡縣令旗
四馳朝不待夕城南城北薪積如阜我往粥之舟
子搖手答言奉檄封船我聞疾走有客告我城下
折屋爾速往粥錢二十薪一束屋老薪朽炊不得
熱嗟嗟河伯爾何酷毒

土竈爨

烟射老眼淚如雨土竈溼柴炊日午

家溺

洪水湯湯中流有牀隨波顛覆黑漆金銀翠走放
權釣致於船揭帷視之愕而吐舌死屍枕藉繩連
其手東西縱橫厥數維九堂下嗟歎堂上酣呼大
令放衙飲酒樂胥

洪水濤濤中流有筏編蒿成之瓮繩密結颶風四
起天色如鐵波擊濤衝筏散繩絕援溺無舟人皆

汨沒屍浮於河烏啄其骨堂下嗟傷堂上歌舞大
令納女飲酒燕胥

賑穀謡

官賑民穀民乃頻頤花戶七升里胥十斛 官賑
民穀民乃怨滿寡婦無糧里長百斛 何薄花戶
里長是飽押差如虎堂上點卯 點卯伊何計口
納錢口一錢十里凡十千 錢六十萬里長是徵
名曰料理督催縱橫 穀散於民錢入於官遲則
官怒汝撻汝鞭

洪水歎

洪水滔滔浸百井不殺蔓草殺荃蕙

寒夜哭

父歿月正六日迄今日周三百矣寒夜追思伏
枕哀號氣塞胸隔一慟幾絕

血淚竭肝腸裂

叫天歌

天乎吾 父未葬吾死未能嗟我無兄

天乎吾 父未葬吾死不易嗟我無弟

天乎吾 父未葬吾未可死嗟我無子

地裂謡

客有來自平陽者爲李子述乙亥地裂事李子
傷而作歌

四月六日歲在亥地震河東城郭壞旋裂旋合人
民死黑如鴉翎一泓水

哀泗城

水懷岳猶淮泗滙流一僧抱木鼓沈沈浮但見其
首不見其尻截之自腰波銳如刀維僧有友見之

而悲欲下其手俯鈎厥屍俾飄風吹墮於水身
南首北其流如駛維天好仁愛育萬民乃縱川后
肆暴殺人

水醫東楚浩浩莫禦高陵成川民無居處架木於
城蓋之以蔭其狹如咫濶不踰尺弗戒於火男負
女牽垂足堞外繩繫兩肩火猛繩焚墮水而漂千
百其屍飽食蒼蠅哀哉泗民文命不逢禍烈玄冥
重之祝融

童謠

荆桂並覆慶雲不別種稂俱落甘雨不擇
朝過夕改君子不諱昔非今是賢者不弃

故衣歌

衣切莫厭故故衣戀貧主衣切莫喜新新衣附貴
人

招魂

丁丑六日小祥之日也招魂以酒哀不能已繼
之以辭用寫激慟血與淚并而霜髭凝升矣
哀哉吾父今日之日兮父歸來兮哀哉吾

父兮夕之夕兮父歸來兮酌酒於堂求吾父
兮不見父兮酌酒於寢求吾父兮不見父
兮已矣吾父終不見兮哀曷其有極兮已矣吾
父終不見兮哀曷其有極兮

河徙謠

濁河南徙水灌城重樓覆閣與沙平聚斂肥瘦飽
蛟鯨千骸萬骨共一壘智灼未然光已形避地早
去全餘生

饑民謠

皇賑饑稻米麥饑民口六升縣官二千石

紀異三首

閒居無營偶憶近聞各以數語紀之以俟後之
作史者

李生黃瓜 元民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

家歲甲戌通州瀕海江氏家李樹生黃

瓜六子蓋開之崔生云

李生黃瓜民無家予吟此謠常歎嗟承平之世乃
見此鼎鼎大瓜垂苦李禍兮福兮我不知變化不

測神所爲

驢妖 南沙符氏驢產一子二首六蹄此

戊辰冬月事也予攷從信錄天啓癸亥

冬月沅陵縣民家牯牛生犢亦有一目

二頭三尾之異

南沙符氏產一驢二首六蹄共一軀我昔曾聞沅

陵犢三尾二頭橫獨目今之驢妖無乃同休咎各

殊豈夢夢遠三十年近十年但徵人事莫問天

雞異 丙子五月五日午時邑諸生王絃

家雄雞生卵亦異事也

雄雞生卵陽夷於陰厥屬爲酉厥象爲金太歲在

丙金亂其行兵玩火烈不戢自焚矧月日時咸位

於陽陰而乘之禍何可量

米麥謠

朝賑饑暮賑饑白米大鵬歸里胥笑嘻嘻

朝賑饑暮賑饑黑麥不供炊饑民哭啼啼

匪饑民薄匪里胥厚里胥輸官錢饑民只空手

皇有賑

皇有賑爲葉氏子作也葉氏子說邑令核饑民籍饑民怒輒毀其家李子聞之作歌以激無知者

皇有賑寧鴻母嗇哀我民之沈溺彼何人所乃率

我 后之德

皇有賑寧鴻母遲哀我民之仇離彼何人所乃率

我 后之德

衆指必獲果祖必云自取其敗爲謀不臧

妖婦謠

妖婦毒心終於蛇彼夫不智自毀其家

妖婦殺夫口利於劍彼夫不聰自毀其室

人不禍汝汝自取譴淫殺身天毒汝

星火行

丁丑冬十一月晦前二夕大星流於天有尾亦

于火李子作歌紀之

有星流空自西徂東巨如毬尾如鬣于我心乎恍

恍

有星流夕東沒西出大於月赤於日于我心乎惕

楊

星耶火耶我實不知機耶履耶我孔惑而

雜歌

迴黃轉綠說夫之口愛變為憎嘉禾而莠

蟻虱縱橫去之未能官我肘腋我心怛怛

葛生綿綿被千畝過時不采根株朽良材賤弃誰

之咎

大造何私時命弗均譬彼草木華不盡春富貴可

強何有賤貧與彼榮競樂我蕭辰

病歌

我病無兒誰為指使白首號咷呻吟在地六氣閉

塞煩躁曷泄暴吐如崩肝碎肺裂忽焉寒作忽焉

熱攻四日不食憂心若春

我病無僕誰為奔走交游跡絕門何自晝變生呼

吸病骨誰收朋友道喪窮子生愁方內缺如庶幾

方外越置日辰浮公乃至

我友程子溫溫恭人我初來止一見斯親解不

衣我推食食我我有妻喪匍匐救我附身衣食我

則未備助我治之佩子高義

我友張子一朗朗哲人慕我交我久而彌親有衣

亦解有食亦推交深肝鬲三載於茲學以問一進

志惟誠子疑我質靡晦靡明

程也東游欲前復却中懷怫鬱疾為之作肝受厥

傷血設自口緊貧為之匪神汝咎言將往省病矣

我侵眼穩也未實程札有不

亢腸過驕執如今夏程札有不甚使焚坐人大治等收司

今餘威猶灼張也程札有不何乃受瘥薄言爾詢歸旋

佚程札有不

程親藥苦劇之程札有不以友憂乃瘼謀慈不滋凉老人慎

疾何敢輕嘗拜子程札有不若飲藥量平生不欺敢欺

吾友敬以直告程札有不不我備

張聞我病憂而不寐既知其減弗進以倍補固不

可攻亦非空丁寧寄語屬子慎之以上皆張朋友

之情見於斯矣嗟今之人弃如遺矣

子夜四時歌

待歡歡不至徘徊梅樹邊花落滿頭髮歡見定儂

詩

螢飛照羅帳
流光一何大
聞歌入房來
故改轉身臥

去秋歡與儂
月明墻下戲
今夕儂憶歡
雙影宛在地

獨夜步空庭
望望凍月白
不畏朔風寒
但避霜上跡

卷二

吳

四言古詩

淮南李麟西駁著

高山

華嶽

避渚

維江

孤鴈

茫茫中原

于役

春日載暄

采艾

素冠

孤松

煌煌靈芝

有美

噫嘻

聚聚之序

四言古詩

淮南李麟西駁著

高山

高山述祖德也

巍巍高山江流溱洄肅肅我祖肇迹孔微維我

樂易實始北移 樸菴是繼克大其基

穆穆 永懷陰善以施孝友勤儉載箴載規

垂戒 天昇昌熾育祿用貽佑茲純德眷予 太師

猗與 太師維國之楨 帝心克簡用冠雉英出

入 帝庭秉 帝絲綸秩宗是命惟寅惟清

帝曰汝咨朕懋乃績汝宅百揆作輔王室惟 公

在位竭誠啟沃 帝心用臧寵命載錫曰汝頌德

作我後人弼

作弼 肅皇爰及 莊皇惟日贊贊風夜不遑

公之德能征惟 公之德能服惟 公之績惟

公在朝休休有容惟 公在野謙謙可風

天錫純嘏壽考維祺二人用康 公實燕喜既孝

且友懿德孔彰天降之祥厥後克昌

維我後人尚懋乃脩觀揚前光無貽烈祖羞

華嶽

華嶽勵志也

巖我華嶽峻極玄霄風雨載興雲生其腰載言仰

之瞻不謂高抔土不讓乃成其高

汎汎滄海大莫與京日月載浴蛟龍浮沈載言測

之瞻不謂深細流不擇乃成其深

積水成川積土成陵學之所積德邵業弘高繁卑

基大

卷三

二

基大滙小成日征月邁道岸斯登

勿謂寸陰聖人是惜雖有淑姿弗學何益良材弗

斲曷成我室良玉弗琢曷珍我席

言封岱宗云亭伊始言溯河源崑崙攸白無躁厥

初凌序奚歧無怠厥終自晝登智

遵清

遵清擇友也

遵彼北渚言采其芷彼阡覆畝迷陽藹藹刈之艾

之爰咨蘿氏母教滋蔓習我步履

遵彼北渚言釣其鮒趨趨鳴蛙其羣億只驅之投

之爰咨蠋氏母教滋喧紛我聽視

采采幽蘭言顧其英其英無多佩之斯馨履走則

顛至蚤是資疇成我德求我良師

維江

維江送友也

維江導岷潯潯沆沆游子西征通流以上瀝源維

門矢激弩迅百丈攸牽垂堂其慎

蜀產維錯超粵轅閩叩杖蒟醬巴賁攸珍厥醴維

何醴

卷三

三

何醴醴是餉厥簞維何挑笙是賦

靄靄白雲蜿蜒西陲胡然而龍胡然而蛇劍門阻

隘天險莫踰誰教面縛炎社丘墟

昧昧我思有漢一人偉哉諸葛羽扇綸巾訪彼故

址詢彼遺書懷古情淡澆酒賦詩

孤鴈

孤鴈送舅氏也歲丙辰冬十月舅氏徐七醒菴

過沙上省姊吾母畱之歡聚六日而別於其

歸也送之以詩

孤鴈于飛朔風其吹我餒舅氏置酒河湄雖無嘉
肴有螯堪持雖無旨酒汎汎盈卮 母曰飲只舅
曰既醉匪酒之故離衷如醉相慰無期未語先淚
孤鴈于飛載翔載翔我送舅氏至於寒塘估桑號
風衰柳搖霜州荒野濶四顧淒涼人擊汰曰曷
行止予曰遲遲舅曰行矣關河阻長悲曷能已
噫嘻河伯爾何不仁沈我黍稷殃我民人蛟穴於
庭魚游於閭流離莫適嗟我所親瞻我故鄉潯湧
波騰丘壘莫保哀曷其勝蒼天蒼天胡不我矜

范范中原

癸亥冬十二月故廷尉公卒於家作此哭之
狀狀中原白草其宅不改其柯惟有松柏霜雪交
零挺茲勁節一老天留卓矣吾伯
黃冠野服匿影海東柴車以老上室自封淚零祖
臘心慘遺弓誰知我悲明月寒蛩
維春之莫曰旁生魄歲屆茲辰雨洒漣血鵲啼空
山麥秀荒闕悽其曷勝中夜鳴咽
憶在梧掖憂心如焚鈞黨方熾邪正莫分公爾忘

私抗疏直陳薪徙曲突實若罔聞

烽連於楚寇訖於秦不勦而撫臂火積薪誰握中

權誰秉國鈞忠言勿聽神州陸沈

蒲輪載徵厥志不屈流涕在牀夢寐孔憶誰作其

仇昔惟辛謫矢死靡他忠貞抱一

窮海一紀節禿孤臣爰騎箕尾往依 思陵遺老

云徂誰不悼心矧惟從子能禁涕零

一于役

于役營壘也丁卯歲冬十月往營 母墓而作

建亥之月三日戊申肅告吾 母于役蕪城于役

維何營 母之墓往卜厥兆于山之午

金匱之石厥惟墨食圖山之左厥惟墨食有鳳振

羽其光熊熊厥夢協吉七星在東 先是 母示夢 家人曰鳳振其

先是 母示夢 家人曰鳳振其

銀塘曲注蜿蜒伏龍松柏斯樹鬱鬱蔥蔥蔥鬱

鬱實維佳城馬鞍北對文峰南迎

我貧窶得之維難惟 母之德動天匪難克昌

厥後綿綿延延錫我景福孫子萬年

揚機伊始颺風斯作汎汎孤舟莫知所泊同舟之
旅亦孔之愕我命在天危坐白若
鞠我育我 母也勤只教我誨我 母也殷只勤
勞未報敢辭馳驅儻淹淺土子罪奚誅

春日載暄

春日載暄言華其侶汎汎輕刀采采煙消言張我
網言垂我緝嘉魚既獲爰樂我羣

綠水潏潏連我茂林楊柳載垂舟繫其陰景與心
會情以道敦永言同好古誼攸存

卷三

六

衣裳楚楚進反逡巡噫嘻勞矣喪我天真惟爾戴
笠惟我荷鋤耦耕可樂何問乘車
有酒斯斟有詩斯賡黃鳥于鳴貽我好音無得何
喪無榮何辱載泳載游春波潏潏

采艾

采艾誌異也南沙高園艾生於庭五日采之一
本七實二本六實三本三實小如詩大倍之七
實青實復葉綴其葉蒨蒨瓶旬有五日矣芽
復吐於其實李子異之爰賦采艾

采采艾兮其實三兮其實三兮宜我男兮誰則謂
兮 大父謂兮

采采艾兮其實六兮其實六兮繫我育兮誰則謂
兮 太母謂兮

采采艾兮其實七兮其實七兮昌我適兮誰則謂
兮 母則謂兮

艾兮艾兮鼎鼎垂垂艾兮艾兮垂垂鼎鼎帝其謂
兮孫子蕃滋曰介壽兮我 父期頤

采采于何于我之宇辛未其歲于月之午載言蕭

卷三

七

之侯旬有五芽則茁矣其青縷縷我德何堪天錫
斯祐歸告我 父載獻我 祖

素冠

守禮遭憎自傷也

墨縷滿室素冠在隅人顧我歎謂我何愚
墨縷成道素冠獨行人顧我笑謂我何狂
墨縷縱縱素冠煢煢人皆側目謂我不情

孤松明志也

孤松明志也

北風烈烈何草不撓維彼孤松挺然荒郊
朔雪紛紛何樹不白維彼孤松青青如昔
一步一趨君子不苟寧違時好母喪所守

煌煌靈芝

太守左公芝生於庭詩以頌之

煌煌靈芝茁於階墀樂只君子善政其施
靈芝煌煌榮於堂皇樂只君子庇我一方
維牧之職萬民是親帝眷南顧用簡臺臣
淮海名邦匪寶莫治曰汝御史其往蒞之

卷三

八

公蒞茲土寧靜宜民我父我母愷悌仁人
天鑒厥德錫以禎祥朱柯紫蓋續紛其光
惟鳳與芝允爲嘉瑞芝旣生庭鳳其治至
粵稽弱翁亦越大公咸自斯邦高第登庸
天庥有徵百祿孔厚麟也作頌爲君子壽
有美

有美爲眞州魏顥將盟題小影也

有美一士修髯絕倫獨立於野聞其無人
厥頂何覆蕉笠其馨厥趾何著芒屨其青

爾豈浮丘何衣六銖爾豈子高何執一鋤
但叟非叟爾年方壯侶僧非僧爾志莫量
誰謂青巖可泥其轍誰謂白雲可匿其跡

噫嘻

噫嘻拜八大山人像而題之也

噫嘻中尉高皇之孫以倫以序神廟弟第

天遣一老翁我輩思生不獲見歿乃拜之

朝冠不冠朝服不朝服乃知斯物子心曲

學高中墨才美博得生不逢辰鳳陽龍

卷三

九

自稱山人心傷無那不名不氏惟曰八大

大書於門託瘖不語獨深其身無辱皇祖

彼趙孟頫遊魂若在邂逅九京豈不塊悔

祭祭之子

祭祭之子爲飲舉振郊賦也郊爲吾父囑谷生

生于前侍郎贈中丞公孫以從戎圖乞題不美

而規用效古道云爾

祭祭之子曰曾而長貌侶留侯服則舞陽

膺燕頤爾豈班生飛而食肉乃志干城

軍旅未學尼父不對儒家之子長劍何佩
公侯之後必復其始維昔有然今豈殊際
赫赫中丞曾筦戎機祖武時乎



五言古詩

擬古

詠史

西莊懷穎

微沽

正月十三日雨雪既霽見月

春日懷穎

曼園餞別丹陽賀四公輔

雜詩二首

述懷詩

湖亭納涼

遊僊詩

古意二首

秋夜有歎

九月晚樹登高

雜詩成

雜詩二首

讀杜少陵贈蘇侍御詩作

五賢詠 五首

秋夜感懷

旅悲

偶然作二首

古意

僕獨

佛佛

詠史

怨詩

古意

已未歲十月發南沙留別從遊諸子

感懷

詠史二首

觀河洛圖作

際草

際草

春日田園作

登蘭花臺眺覽作

山中寄行

自鳩塔營至盤城二十里茂林層巒下甚愛

之因而有作

贈周方山

壬戌五日拱極亭譙集卽席賦

古意二首

送別

效顰

諺稱二春未江上曾別

夢過園林看梅

雜感五首

自督

讀十洲記

偶慨二首

詠史二十首

登馬鞍山絕頂同黎慢亭史焦飲

旅嶺山

張天潤溪邀過嶽廟野飲醉後觀蘭素公房

登四靜山復邀至橋東書屋飲賦

白雲歌

花朝前一日雪蔡太半嘯招飲賦

己巳九月徐大招同半嘯諸子野步因過鱗

松別墅飲作

歲暮思歸

得家書

詠史十六首

文樂

有韻二首

雜詩二首

今年予五十有七矣塵機盡息遐志益深偶

閱何曾遺事其年正與予符慕其高邁作

此以志嚮往

病起有作因示從游諸子

日中見太白作

讀易六十八首

朱三丈懶翁以述懷詩爲予書扇兼索和賦

此贈之

遷居感懷

癸酉歲九月晦日蔡大携酒過飲

讀桃花源記

哭咸參謀大咸

詠史 六首

雜詩 十五首

遣悶 五首

雜感 十首

龍峰文集 卷四

五

建意 九首

贈王氏 三首

兩子小至

雪夜

除夕

有箴

贈五十八叔祖峒石

訂丑歲正月二十五日作

遣愁

舟錄

哭王三表叔西齋

贈重表叔徐爾英

此舟

程二載錫招飲湖上醉歸得大村書作

自箴

雜詩 六首

與雜詩 六首

雜詩 六首

雜詩 六首

姚樛巢新齋成吳石亭索贈

雨中朱自觀程朗亭汪博亭同過潛此室飯

罷雨止登平山堂同飲西園卽送朗亭入

京分得塗字

贈程退夫

寄臺

辛巳夏日蕙友燕同方次張携蓮月岡過我

索題率爾應之

七月十三日黃仲賓初度十四日張印宜初

度兩賢皆今之正人且知予者也詩以贈

之

喜水不至

鶴三至詩

夢中詩

廣陵詠古

送采藥亭歸南海

五子詩飲蕭笑錯齋賦

題笑錯子小影

孔峰文集

卷四

七

送程退夫之城武

道彌上人六十賦贈

蕭也堂四十賦贈

壽八十七叔母吳太君

題鄭破水梅花書屋圖

秋園待月圖爲卞梅溪賦

黃硯旅生日賦贈

補遺

從弟皇望索贈

直松篇

寄贈黃明府仲賓一首

詠公遠水賦謝

孔峰文集

卷四

八

淮南李驎西驛

五言古詩

擬古十歲作

少年重騎射結客遊俠場千金市駿馬萬里戍邊
陽初爲百夫長再仕羽林郎智勇冠幽燕節曲猶
且疆嚴秋八月虎符發長楊邊烽多警急當收
出朔方旌旗耀赤日鉦鼓震大荒中軍肅刁斗戰
士厲風霜乘鉞陳魚麗擁節麾龍驤黃雲勁騎合

明月角弓張追奔越絕塞奮擊縛名王勒功燕然
石捷音奏未央

詠史

彥倫棲北嶽蕭然無營象外寄遐獨中謝塵
綬志疎前哲流譽邁時英頗無爲國操安托箕
桓清山空野鶴怨人去曉篋爲啼緇改何服蒼黃
識僞情吁嗟彼都士孰能固令名

西莊穫稻

秋日多佳氣霽霽散晴雲農人過相語刈稻在茲

辰欣言鼓短楫乘風越西津鵝鳴垂楊裏犬吠溪
水濱黃茂被平時青旂揚高足婦子喜我至語笑
喧比鄰田家無珍饌醵黍供主人濁醪陶然醉牧
豎亦相親此中無禮數行止任吾真

擬古

索居感歲暮駕言出遨遊天地方肅殺河水木不
流朔風何颯颯蒼烟亦悠悠車馬絕行跡曠野多
古丘游雲散層陰鴈嗚呼其儔四顧但寂寥慨焉
生夕愁

正月十三日雨雪晚霽見月

卷四

二

飄風從北來雨雪盈重堦原妻黯無色白日昏塵
埃青帝司陽令浮陰豈難排皓魄將欲滿仰待清
光開密雲倏焉散萬象澹昭回華月升東隅縣曜
徹九垓

春日登臺作

升高望原野朝暾麗平陸冰泮水漣漪春潭萬頃
綠素鏤若乘空群游蕩澄淥園畦繡相錯芳艸滋
華縹喬木垂新枝和風鳴枯楊遲日展登眺曠覽

娛心目

曼園餞別丹陽賀四公輔 得歸字

林塘集同好言笑忘塵機散漫步石梁紫烟遊釣
磯日夕展良宴開尊面翠微竹木添容與幽芬坐
來移歡游良足適所傷生別離四座慘不樂園卉
失芳菲豈無盈觴酒對茲重歡欬行矣不可留遊
會何由期邊第咽落月仰視河宿稀揮淚一相送
故人從此遠去去征帆遠但見孤鳥飛賞心不易
得悵望未能歸

北峰文集

卷四

三

雜詩

索居忽不憚振衣登高岡高岡何所見歸鴻自南
方南方瘴厲深天路阻且長傷茲羽翼短中道以
回翔春風傷雲夢澄波浮夕陽美人渺何許江草
綠衡湘採蘋將誰貽哀歎惻中腸
寂寞臥中惟夢君江上來投贈解憂佩攜手同徘徊
徘徊徧忽不見明月照空階金波流麗彩我欲與
之偕胸息馳千里騰光入君懷

述懷詩

揚子東南流湯湯繞華麓倒射入吳淞春海湧澄

淥我祖遷維揚肇基繇勾曲尚志臣丘因力田

耕湖濱天道盈則虧吉人謙受益龍舌名鍾靈祥

柱國挺英碩弱冠舉南畿詞賦王李敵辟雍師

湛歐講學闢荆棘公師湛文簡歐陽文莊講學南雍對策闢精微

大廷賜第一貽書戒履盈奮志紹前哲維帝簡

詞臣端良作柱石名姓貯金瓶焚香告天關再拜

得一公名盈朝推碩德擢公奉嘗卿晉公學

士秩九命冢宰尊綸閣參審勿永陵嘗以金瓶貯詞臣名焚香告天

願特端良以備國事得公名維公殫厥心風

特思進秩治登內閣出異數

夜勤啟沃休休實能容謝恩拒私室憂民切病瘵

端笏揚無逸帝曰惟卿賢曾子惟卿弼顧命稱

元老夾輔安社稷德若欽天朝冠帶比屬國造膝

陳訐謨弭兵惟公力慨然陳亢悔屢疏乞骸骨蟬

玉篤承歡奉觴恒匍匐伏青第讓參軍孝友昭九族

歲枯禱復華真宰默相格公體二尊人意以所居舊第讓弟參軍公尺絲

寸帛悉無所攝時庭中封翁所手植三紫微一

株枯年餘翁禱之樹復華人謂公孝友感神

云積善祚餘慶本支蕃且灼奉嘗繼前緒翼

北峰文集

卷四

四

修厥職鳳毛膺特獎容臺賴以傍迫我 曾皇考

統稔靈英越雄文振奇藻抱璞泣屢則 王父勸

下惟苦志事帖括早齡登賢書秉鐸莅畿邑循循

如布衣膠庠稟雍肅吾 父多才藝贊典博涉獵

壯歲弃諸生耕稼聊自給著書勸同善處濁能先

覺家大人汪感應救劫陰陽諸書表儒立論勤戒諄切驕也生不辰大運邁

陽厄憶昔襁褓初綵衣戲庭側逮見 曾皇考七

十垂白髮是時泰階平金甌猶未缺六歲就外傅

端拱學拜揖 王父笑舍館珍愛坐諸膝十歲賦

良馬七步逞彩筆集中良馬歌自許良不凡上希

管與葛數奇逢時艱寇盜紛九域封豕突燕秦長

蛇吞楚蜀杲日閉重陰天地忽傾圻弓髯墜鼎湖

烟塵昏北極赤霄坐龍牀昭容紅袖泣王孫跳渡

河雙足刺芒屨留都誇冠從鐵券封降賊守江不

守淮轉眼殷社屋十七游邦閣觀詩坐江閣七發

續楚騷風流懷枚叔十八游滁陽環滁山川碧豐

樂已荒墟醉翁猶屹立西風渡大江竹波蹴天濶

乘流萬馬奔闕浪雙蛟角驪龍吐明珠月黑光亂

射鴻夷水上歌江妃夜鼓瑟烟霧儵忽收天高石

城出訪僧石城西山上拾紅葉占紉舊陳宮井水

綠堪汲攀蘿陟雨花零楓登木末白門聽啼鳥奈

淮泛皎月松風五里寒策蹇遊靈谷升丘望大肉

向夕吹簫築桂殿與芝房蕭條餘四壁昔在下第

先惟 皇朝百辟八王蟬冕趨公侯金貂列文忠

冠進賢緋袍耀旭日鐘鼓靜鳴鞭稽顙跪重譯將

山逢拱峙紫氣護閭閻鬱蔥帝王都風雨走麋鹿

俛仰感慨生隕涕雷陵柏石馬嘶山寒玉衣垂露

濕飄簷墜碧空商聲振林木悵悵不終遊去去鼓

吾楫泊舟芙蓉減沽酒雲陽郭探奇劉伶悲懷古

許渾宅季子遺塚在江流申港急肅容讀孔碑千

年字未滅英雄慨奇奴新洲曾伐荻霸圖久銷沈

憑弔空太息放艇下南徐昏黃宿水驛振衣北固

峰搔首金山塔怒濤捲天來峭壁沒千尺破浪指

瓜洲孤篷逾鳥疾繫纜焦城陰隋堤日未落嗟予

罹內咎憂愁如蝟集歲在龍與蛇湖村獲魚甲佳

節逢重九東籬吐黃菊載酒競就花而予獨不樂

幼弟年十二重泉傷永訣淒淒原傷悲
哭弟淚未乾哭妹淚相續是爲甲午秋歸
建業稚甥塔下戲牽衣索栗栗感慈重
江海竭哀楊爲我哀孤猿爲我咽頻年
空恒咄咄抒憤託新詩倡酬有吾伯吾
澹蕩顛阮簪忘形臥竹林訂交宗與陸
尋郭北樓談笑稱莫逆得句共欣賞
埋照沈醉多吞聲話胸臆知己苦難逢
最春風疎良朋閉關事幽獨素心苟勿
風峰文集 卷四 七

湖亭納涼

良辰欣多暇曠焉生游思挈植集同人野酌憩湖

清爽氣從西來煩濁忽若遺冷冷蟬鳴樹澹澹水
滿波馬飛鷗鷺多魚躍魴鯉肥芙蓉紅綽約菰蒲
綠華滋披襟受涼颺亭陰坐來移風昔葉曲曠實
心良在茲傾壺不知醉言笑共忘疲曲岸斂返照
炊烟蔽郊扉攜手循歸路天風吹葛衣

遊僊詩

辭家事遠遊采真問靈谷抗步躋天台
屋朝從雲亭嬉暮返日觀宿浮丘與美門
若木遇我九垓城授我五老籙服食鍊真形冲舉

風峰文集 卷四 八

恣游目瞬風駕赤螭追景驂白鹿俯視滄海濤揚
塵一何速

古意

靈鳳毓丹穴毛羽煥五色粲若雲霞披揚輝耀九
域根棘非所棲翔翔梧與竹攬德始來儀飛鳴猶
擇木笑彼孔翠愚乃爲虞人置身樊籠間矜忌
亦何益末流多憂虞全身貴遠識養晦古有規努
力崇明德

西山有仙禽自名曰幽鶴清姿越凡鳥皎潔淨冰

雪翻颺亦何爲乃隨勸與鵠立志胡不堅此匪以
自蟻芝蘭生糞壤行人弃弗顧女蘿附松枝百尺
參碧落清濁區以分君子慎所託

秋夜有歎

兀坐忽悵然廢書長歎息斷鴻叫孤雲空牀鳴促
織寒燈暗復明徙倚終今夕

九日曉榭登高

得下字

群遊值令辰采采菊盈把秋思忽焉深登高眺原
野蕭颯涼風吹孤鴻翔不下

乳峰文集

卷四

九

獨酌偶成

浮雲西北馳鳴鴈東南飛瑟風淒且厲園林具已
腓紫萸與黃菊凌霜偏葳蕤懷抱此時好有酒慰
酌之拂我頭上巾進我掌中卮日夕絕喧氣獨飲
無歡時

詠史

氣矜綠無識留侯古哲人圯上踞進履報韓志終
伸嗟彼吳夫差竟以驕滅身

貧士勵清操詎肯食嗟來范丹拒鄰饋釜餽正生

埃奈何淮陰侯乃受漂母哀

歲暮雜詩

陰陽迭變遷馳景速流電敷榮曾幾時嚴霜淨芳
甸羈旅多悲傷況值歲華晏中夜不成寐展轉懷
鄉縣風斷塞鴈鳴月照梁鼠竄燈寒焰不長東方
何時旦欲歸曠無期感茲淚如霰

叱牛趙至悲捧檄毛生喜古人重祿養而我缺甘

旨劬勞恩罔極欲報竟何以秉耒不能耕饑驅辭

故里溫清疎子職歲運條周紀瑟瑟北風吹堅冰

乳峰文集

卷四

十

結溪水年邁懼寒侵卒歲知安恃遠遊忘聖訓焉
用賦咕吧負米彼何人悲傷難自已

海濱有良馬遠來自月氏羣落雲覆身蹉躓風生

蹄胸息萬里逝飛電莫能追耻與驚駘侶顧影時

哀嘶夢寐遊聞聞奔騰憶瑩池負奇困鹽車汗血

徒爾爲嚴冬氣蕭索踰躅心傷悲未逢孫陽顧焉

識空群姿

秉性夙疎充黽勉倣先哲雖非百鍊剛統指所不

屑木直易見傷鋒利易致缺物理寧茫然平生耻

詭譎况彼柔媚徒豈盡無摧折當茲冰霜候重陰
天地閉昏曉尚爾昧毀譽更何恤撫躬苟無慚寧
希流俗悅

陶阮非酒徒沉酣有苦心國亡痛身存世亂憐
侵無琴不張絃寓內無知音一醉六十日借託金
天真人苟無其操安得安效擊酒人者吾惜斯語
良足箴惟口能興戎多言喪厥生欲守金人誠難
藥慎勿親章書乃洗腹德將詎至醒煌煌聖人訓
所當書諸紳

亂峰文集

卷四

七

吾愛魯仲連一笑慨秦昭慷慨不受爵千金等鴻
毛古人重意氣今人重錢刀動色爭微利誰能勵
清操睠彼天下士風節一何高鳳皇凌紫烟俯視
鴟鴞號九京如可作銓鞭豈憚勞

楚將有昭陽食采於吾邑悠悠二千年古廟留遺
跡春風吹原隰上已連寒食書舫載歌舞年年此
地集洪流忽南奔浩蕩成荒澤野殿躍魴鯉香臺
棲鵲鵲白晝絕人踪百里空蕭瑟予亦抱書史遠
作游濱客回憶昔時遊惆悵恒終日

富賈侈臺館貧士居無屋富賈厭膏粱貧士飯不
足貧富本無常天運焉可測所嗟章服尊從古錫
有德無奈俗日偷事事異疇昔優伶曳錦綺與臺
衣狐貉照耀通衢間氣勢何揮霍卑崇無以分令
我輕名爵冠履難倒置等威富有別豈無賈生書
時方尚綿袍

讀杜少陵贈蘇侍御詩作

大厝有蘇渙爲人本不平少年放白弩鄉曲恣橫
行巴渝罹其害遂有弩跡聲既壯自知非變節學

亂峰文集

卷四

七

有成參謀湖南幕官躋侍御榮陽春雖布和鷹眼
未能更性非靜者流凶逆還復萌踰嶺誘哥舒跋
扈拒天兵揭首徇泔溪身殞名隨崩杜老泊江浦
詩句偶相廋比之以龐公無乃寒過情或亦途窮
際得侶心便傾君子慎許與贈言焉可輕

五賢詠

鄒魯既已逢大道誰與守灑落周濂溪崛起千載
後圖書闡精微易繇於以剖春草生庭除霽月照
戶牖悠然悟無極浩浩空所有

卓矣程伯子道明萬世宗美玉纖瑕淨精金大冶
融純修徹內外格致功何鴻治平爲已任兵戎靡
不通包涵如溟渤百川皆爲容

伊川有特操流俗莫能移危坐渡漢水存誠險若
夷學自踐履入顛沛必於斯凭檻諫折柳正君愼
其微聖代推真儒溫公豈吾歟

吾聞張橫渠年少喜譚兵一變能至道窮源探六
經教人禮爲先關陝多躬行卑比一夕撤自謝遜
二程俗儒何涉識昧已偏紛爭

龍峰文集

卷四

三

朱子集大成迺出諸儒上儼若泰山尊群峰低相
讓功與孟氏並學排子雲妄綱目倣春秋褒貶無
不當斯道賴以明萬世知所嚮

秋夜感懷

秋氣何蕭瑟商風振林塘木葉紛以墮木寒游鱗
藏蟋蟀鳴牀側候鴈爭南翔明月暗空庭閨砧冷
清霜搖落感時序觸緒多悲傷况乃失意人坎壈
客殊方積鬱無可語撫裘自淒涼擁衾坐中夜淚
落沾衣裳

旅悲

黃鐘十一月烈烈風爲雪升丘望故鄉冰堅甌窺
絕高堂有老親兩眉垂白髮健飯今何如音問兼
旬缺歲晏雨霰多百憂心中結年少猶苦寒况乃
血氣竭

偶然作

上古葛天民淳悶以爲俗終身鮮鬭爭寧煩刑與
獄胡爲鑄凶器驅民死鋒鏃禍胎蚩尤氏騰霧戰
涿鹿五兵一以造萬載苦殺戮吾尤怪彼蒼何事

龍峰文集

卷四

古

生駭駭性乃喜干戈聞鼓斯馳逐

神農制耒耜世乃知播穀未識庖犧前烝民何以
育種種天所生厥種雜草木屆秋穗斯垂刈之堪
果腹人我本不分焉用斗與斛紛紛謹權量翻以
偷民俗緬懷擊壤初人心一何僕

古意

寶鏡久不御塵生暗無光佳人含愁思覩茲增悲
傷欲拭還復止掩涕坐空房譚詠既衆多蛾眉何
必揚丹鳳斂其翼待時以高翔

模寫

獲爲大荒獸胡乃行都市舌出長丈餘噉人等犬
豕我欲告上天舉族投黑水令我粒食民安居永
千祀

拂拂

拂拂形似人披髮走何速以人爲稻梁見則笑相
逐屠長目爲敵反遭人所戮天心本好生寧肯遂
爾欲

課史

鳳樓文集

卷四

五

食貧備嵒嗟居榮豈能樂李斯戮咸陽衛鞅車以
礮坑儒與殘民禍固自已作膺滂持正道乃亦罹
劫應吾悲宦遽人忘身殉高爵朝登巍裝宮夕墜
嗟嗟鑿鑿絕園平原淚墮華亭鶴何如謝晉縈服
初守林澤

怨詩

問君誰所思云與佳人期期之不得見中懷愴然
悲獨步澗水曲微吟采江離楊楊忽先鳴百草變
其姿盛日榮施多投贈將焉持

古意

江淮潛姬鼎土驚變中宇雷門斂其聲大野震布
鼓鍊石勞形神天缺不得補棲遯甘隄側魚鳥以
爲伍

已未歲十月發南沙留別從遊諸子

星紀窮十月嚴霜墜庭墀丹楓漸凋落黃菊猶歲
稔驪駒歌既賦悲喜萃一時還鄉良可喜離群亦
足悲念子來雒北七載久於斯從游二三子幾經
賓所聚大者纓弱冠小者髮覆眉歲月疾如駛成
鳳樓文集

卷四

六

立多岐巖追隨非不樂高堂白髮垂愛日心孔切
言旋未敢遲揚鞭驅我馬行矣從此辭風雲無定
止後會何由期欲去難爲別鳴咽不自持仰視天
邊鴈年年西北飛勗哉茂厥學遠音慰相思

感懷

吾聞鄭榮陽贈贈未官時嬰疾臥京華頗領軍人
知許公夙未識聞之怡然悲慕才忘身貴數問不
辭疲折節篤交好高義至今垂吾生後千載感涕
遘身被斯人久不作古道弃若遺

詠史

世人何太設采藥鍊金丹妄冀生羽翼升天騎鳳
鸞倘誠有其理可以駐朱顏黃帝既僊去陵胡在
橋山吾聞賢與聖不死固有端令德以爲壽常存
天地間

吾聞龍負舟禹視猶蠅蚋

叶胡爲畏

魍魎迷圖形於

九鼎無乃水土平民力所宜軫山賦分九州上下

各有等山海勞梯航遠輸實堪憫薄斂慎儉德庶

爲萬世準鑄鼎垂子孫憂心自惻惻如彼王孫言

亂筆文集

卷四

又六

浮夸良可哂豈有大聖人炫奇以自騁

觀河洛圖作

聖人垂遺經藉賢以爲譯慨自運數衰大賢不世
出圖書雖燦然糟粕等成迹風雷失其常中星行
或逆天人有至理感召誰能測

除草

惡草盈庭生蔓藤交相附臂彼衆小人勢在爭來
助孤立傷仁賢肯容挺然樹曠覽古與今感茲常
懼懼芟蕪絕其根無滋蘭蒨懼

春日田園作

村墟日夕佳平疇散輕陰野老四五人壺觴坐論
心芳杜采盈把有酒還自斟漁火望中沒暮烟生
遠村

登雨花臺眺覽作

策杖陟層臺臺高俯平楚名山環四隅變幻紛烟
雨晴秋肆遐矚黃葉高下舞山霽接湖光縹緲共
春吐亭亭六朝松涼吹生林塢躡蹻隨鹿步寂歷
聽禽語逶迤仄徑曲崎嶇崇岡俯幽尋有風約獨
步

雲氣絲柱礎

左右夾修篁

積翠冷牖戶

吟眺不能

去

去曉游日條午未末寧孤芳美人何處所懷古情
彌深遇顧久延佇

山中宵行

空巖人語歇山鬼嘯明月擔簦獨宵征踟躕心恍
惚謾說落木響颼風散林樾疑有虎與狼烟中時
時沒

自塢塔營至盤城二十里茂林層嶺予甚愛

之因而有作

峭壁插層雲攀陟未可上去路設寒嵐欲往迷所
嚮忽觀蒼藤裏一線藏碧嶂蜿蜒循石徑巉峩支
孤杖遂入幽谷深奇異不能狀石罅流山泉碧波
微蕩漾松杉響笙竽風迴清音暢幽勝協素心雙
眼從茲放挽葛縣猿接梯崖飛鳥仰心賞興彌酣
足疲神偏壯丁丁何處聲林中起樵唱沿涉未數
武洞壑頓以曠居民四五家參差宇相望徘徊展
遐眺烟霞千畝廣尚平志頗切靈運情非妄行蟻

東坡文集

卷四

六

贈周方山

吾慕補正平懷刺字常誠吾哀陳子昂碎琴情何
烈知已未易逢逸響難終闕我生感茲故蓬屋門
恒閉雖書坐牖下抗懷友叢哲季冬風蕭蕭天宇
凜且列道院偶徜徉邂逅東萊傑紛綸似大春幽
微疑駐刻上下古與今霏霏吐玉屑嗟余瘠章句
一見氣爲折贈詩託心期久要庶以結

壬戌重九與極臺譙集卽席賦

得續字

百丈巉危臺突兀俯城曲佳辰集詞人登陟散遐
矚岸柳搖輕陰澤瀉滋新綠短櫂蕩小舟來往送
離騷高譚忘爾我興來杯行促開襟受涼風清
振林木曠然懷左徒九歌繁誰續

古意

驅車遠行邁欲到湘江頭忽忽日將晚漫漫途更
修美人不可見悵望生離愁詭遇非不巧君子以
爲羞遵道自得路何事提徑求余情苟信娉遲暮
亦奚憂

東坡文集

卷四

七

僂土厄多口慨然悲不平謠詠嫉嫉眉誣之以善
淫三夫成市虎黑白詎難更信讒日齋怒莫揆予
中情威風名曰鵬喬松斥爲荆掩涕長太息溷濁
世不明

送別

聚首曾幾日復此遠別離孤舟望已遙延佇猶移
時去去渡揚子行行入武夷川陸阻且險後會無
由期相思何處深明月啼子規

訪李三森永江上餞別

憶昔歲在庚與君傾蓋初君齡踰強仕子纔二十
餘忘年訂文社交誼良不疎孰意天降戾鄉邑變
爲道學家適樂土南北各異趨予從海濱棲佔住
江上廬三載雖一晤積累難盡撫天心幸悔禍淵
田可負鋤君猶滯他縣予先返故間思君不見君
春風跨疲驢行行涉遠道不憚路崎嶇登堂敘淵
襟問舊幾長吁二子出揖我爲叩讀何書小書治
周易大者事孫吳相逢方歡笑欲別更款款握手
步太里送我登征途良朋意何厚久要能不淪視

文集

卷四

七

彼勢交者真偽情自殊

夢過園林看梅

箕踞梅花下日可賦新詩我欲植數畝參差繞疎
籬此懷久未遂悵無草堂費昨夢入園林雜藥闌
累累五樹倚石畔三樹臨水濱一樹更蟠曲墜橙
枝倒垂夕吹生冷冷香雪落霏霏徒倚不忍去低
徊忽有思美人不可遇寧芳將誰貽

雜感

仲光樓河渚學道好老易守令謁其廬託瘖不出

逆身隱焉用文奚事身赫赫病廢以全高庶不
泉石今之嘉遜者何乃大異昔著折邑宰延酬酢
貴人席笑譚稱主賓周旋無虛夕在彼雖好賢在
我殊踈踏何如返厥初山林匿吾迹

由光義至高曾不垂前史名顯附青雲感慨良有
以奈何奔競者弗喻龍門旨妄冀托薦紳海內地
姓氏先容繕詩文自鬻顏不耻士風日以汚聲聞
何足侈杜陵有蔣翁方臥蓬蒿裏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余勿誦斯詩初猶驚且

文集

卷四

七

疑寧有天屬親厚薄緣盛衰迨長歷世變備嘗艱
與危始歎人情險對面不可窺勢盛群相附勢衰
群相欺相欺猶其恒禍胎每伏斯傾貧以媿富言
之令人悲我生感茲故謝客常掩扉

懷祖絕桓氏以癡斥其子阮公薄典午一醉婚以
止權勢非不赫焉能屈高士更聞北魏時義德拒
神軌內勅亦弗受耻與嬖倖比古人識何卓今人
見何鄙匪類作好仇徒爲門族累

妾婦自靡靡丈夫自磊磊燕丹憤積深苦心成危

計刺也。雖不測身死，不少悔其願。雖未酬其志，已千載斯人。今不作壯士，竟安在我？欲借侯嬴屠肆訪朱亥。

自警

鼓積合以實，縷積幕以成。惡積身以穢，善積名以馨。小善可無勤，小惡可無懲。泰山土不讓，乃以成陵。增河海流不擇，乃以成泓深。

讀十洲記

神洲曰方丈，縹緲巨海島。僊人數十萬，耕田種芝。

鳳樓文集

卷四

五

草履勝各自分，課畝如藝稻。芝生採食之，億齡後天老。斯言倘非誕，游仙苦未早。疑不變素朱顏，可永保。

偶慨

譚嘗來何所？云白西園林。棲桐無鸞鳳，嘲蛇鼓其音。緬廣武，歎感慨頓以深。從此泥中物，蛻蛻來自東。變化匪爾能，昂首欲何從？本是蜥蜴質，願乃矜神龍。

詠史

癸亥春暮，抱疴獨臥，偶取晉鑑錄本，伏枕讀之。感事成詠。兩日之間，得詩二十。隨以他事，遂不自得，弃置敝簾。晦朔再更矣。仲夏九月，南窗檢出錄成一帙。李子曰：子於此不勝慨焉。從來論人不易，非設後人之身處前人之地，揆其時度其勢，更進而原其心，可妄肆所見以論前人哉？予一特寄中，嚙語漫取前人而短長之見者，不謂其妄也鮮矣。

鳳樓文集

卷四

五

荆楚國西門得人，誠為丞相。桓溫才雖優，其志未可。

湖形勝，莫輕假劉尹。自先識相王，何弗從竟以代。更翼事機，不豫防能勿三歎息。

烈烈辛常侍，不仕淵與勒。冉閔備禮徵，慷慨遂絕。食遺書，言諄諄，勸其歸晉室。殺身以成仁，臣節恃之植。魏興古，祖冲秉志，可相匹。周旋不憚死，何事受秦職。

深源辭徵辟，矯迹養聲譽。安石隱會稽，東山日杖屨。朝廷屢敦迫，褰裳乃相赴。去就關廢興，委任隆寵遇。逆溫軍武昌，避位殷何懼。笑語坐新亭，謝傳

自優裕度量不相同成敗亦岐路北伐敗山桑進
退茫無據泥水破符堅社稷賴以固取士不覈實
多爲虛名誤

咄咄殷揚州先後何殊情心競不相下抗桓自鐔
錚胡乃爲所廢遂希尚書榮答書慮謬誤開閉勞
經營患失一至此管葛何以名

喪亂厄未嘉河洛成丘墟逆溫何跋扈乃議遷神

都舉朝震其威忠諫莫敢據侃侃孫常侍慷慨獨
上書危言匡社稷不爲權奸驅正直能如此乃不

風華文錄

卷四

雷

愧爲儒何彼揚子雲竟作莽大夫

蕩平誠有期旋軫自中土不則遷園陵何事先鐘
虞正義折權奸偉哉王懷祖持詔毀榻而居攝因
之沮文度更敷然良不愧其父晉室得斯人持危
有哲輔

誰謂王景畧倜儻有大志既知江左國正朔于焉
寄何不隨王師內歸作晉吏乃以婆樓呼委身事
僭僞捫虱譚時務非不稱材智中外自有防胡乃
昧大義諸葛臥南陽孫曹不能致堂堂帝室門三

顧乃肯出自是神龍姿蛭螭安得儼

風流王逸少適任類不羈勸殷先協和規謝效朋
臚通識勗豫州量力諫會稽痛心悼亂危言屢
匡時所見每能大自是經世姿使得參朝權隨事
醫所施忠勤與壯烈陶祖可相期愛聽非玩物臨
池聊自怡誓墓志何堅情已見乎辭有才不復用
千古有餘悲

吾重沈東陽致命滌家耻吾鄙却臨海背父黨桓
氏定謀孽廢立晉室幾以燬出書授門生暴惡於

風華文錄

卷四

雷

既死何如抗慕容烈烈稱能子

元子帥步騎北伐逼燕鄙失利奔襄邑枋頭喪壁
壘威名頓以挫一敗深爲耻不爲百口計直書孫
奸宄毅然董狐筆孫盛自良史

吾聞古良臣處變有定識大策賴以決不動聲與
色彪之位僕射持議稱正直輕敵戒深源擾民規
安石計事審且詳所匡在社稷賊溫廢海西何不
奮笏擊權奸若獲勦喪軀亦奚恤顧乃作懦勢黨
逆以上偏材畧非不優奈何助國賊

苻秦寇江淮方欲投鞭渡太傅乃命駕圍荅將山
墅夷然恣游涉旁觀皆爲懼小兒已破賊後人疑
天助不知命將時固早籌之素弱國禦銳師少怯
勢必仆量以濟其謀臨變自不督不然堅與融等
之氣何沮

桓桓謝康樂北伐統王師黎陽方圍壘滑臺更禁
旗河南爭歸附開拓在此時奈何忘大仇困急反
苻丕分兵援其厄饋粟濟其饑恤鄰非不義救營
豈所宜亦思彼秦堅長驅逼淮泥步騎連百萬其

志欲何爲

侍中王國寶奔走日權門欲固瑯琊寵惟冀瑯琊
尊殊禮議一旦不念朝綱存一人正當陽何事此
紛紛無乃干天位逆同敦與溫稱疾名不署卓哉
車護軍

范甯嫉纓賊反爲纓賊傾一麾牧南州雖出猶自
榮王門作吠犬國寶勢何橫誰知藩鎮憤兵起指
爲名倉皇誅國寶卽所語事人阿諛亦何益身死
無人矜何如守正直承以垂令聲

昔在晉趙鞅與甲清君側後世跋扈臣常借爲口
實王恭何人斯乃敢犯宸極朝廷建百官內外有
分職奸黨益國柄諫諍所當力何得妄稱兵脅制
危社稷仲堪與共謀其志同不副殷覲及卸慨守
正自可則

寧踪而實亟無如崇學校軍興罷生徒辱國悼殷
潁孔廟宜速修給戶事麗掃叶布衣能上書當寧
竟不報五經置博士平賊弘文教拓跋有英主魏
祚自天造江左衣冠邦胡乃弃斯道

牢之乃有甥無忌酷似舅邂逅劉下邳同舟還京
口殺祖復相合英雄聚豈偶中夜窺草檄知義更
何母一戰覆舟敗再戰呼噪走乘輿既反正靈寶
早授首失道強易弱所見洵不苟

無忌戰豫章持節督將士上比蘇子卿致命早已
矢賊衆旣雲集遂自擢節死迄今千載餘忠義垂
青史誰云似其舅舅不如無忌受命討靈寶乃與
靈寶比勢去縊新洲反覆何足齒

晉室遷江左神州慟陸沈百年衣冠地不覩王師

臨廣固既以拔燕超既以擒趙復大一統始事爰
自今義節苟能布後后望乃深弔伐其謂何屑戮
快忿心

登馬鞍山絕頂同黎慢亭史蕉飲

近郭皆平原一山特孤起蒼秀鬱雲嵐突兀摩空
紫幽尋有風懷同心得二子夏日雖云烈興發何
能已曠屐入松門荆藤覓古寺叶時層岳何舉律懸

磴自遵連次第拾級上探奇自茲始樹交烟濛濛
苔點石齒齒君牢與紺樓隱見簷簷裏屢愁得幽
亂詩文集

卷四

天

趣心賞景物美膏往躋絕頂放眼狹千里翠靄九
峰浮南望三泖水輝山與虎丘西睇近在几搔首
屢叫絕坐眺日移晷徑斷飛梯縣猿引身欹倚踵
曳不得前喘定復狂喜峭壁忽矗立上干通氏背
紛然羅怪石高下錯相峙受削或如劍鮮潔或如
玳盤曲或如螭蹲伏或如兕巨細非一狀詭異難
悉紀日眩視恐遺屢顧歎觀止涼風颯然來午陰
下高柿欲去復徘徊延佇若有埃

旅歎

旅舍苦局促客顏少歡樂白鳥驅還來青蠅揮不
却暮塵紛吾前境能使心惡咲余本靜者如何久
城郭

張大潤溪邀過嶽廟野飲醉後觀蘭素公易

繆四靜山復邀至橋東古屋飲賦限屋字

張衡愛吟詩邀客踏新綠逶迤循麥畦迢遞穿灌
木鐘聲何處來晴眩度平陸行行嶽廟近古殿時
山麓墻泥蝕蒼苔庭樹巢鵲鳩展晚情以深環坐
藉芳絳碧重知客意然松溫醲醲脫帽共狂呼野
亂詩文集

卷四

天

飲無拘束折花佐擊鼓語喧杯行促半醉日已西
溪風吹春服相携詠而歸蘭氣出林竹清川何澄
澄正帶開土屋剝啄扣禪扉啜茗聊慰足繆襲與
未已言有斗酒蓄拉我過橋東燈張杯復續

白雲歌

戊辰冬夜夢一士幅巾布袍飄然入門手書白
雲二字命予作歌口占應之上微笑曰君誠白
雲侶哉異日吾當訪君於山中也

白雲棲巖谷日與我相俛我偶來城市雲亦去山

谿雲既伴我出我還送雲歸夜臥雲在枕畫吟雲
在衣相約謝塵俗長此老松扉

花朝前一日雪蔡大半嘯招飲賦

高齋啟芳讌遲日集詞英有薦海錯美酒鹿石東
清玄雲條布野素霰紛舞庭花重春華媚響雜晚
籜輕瓊柯交林樹玉羽下原鵲景幽心與會形畧
懷共假談虎軍變色說鬼姑妄聽豈惟釋騭思兼
之遠塵縈情以真率暢興由曠達生節入花朝近
風遶寒吹井綠未盈步紅合纔著華叔氣雖猶

此等文章

卷四

五

閑離眼偏自橫勸酬竟忘夜酩酊肯放醒有客發
高唱郢謠恐難賡

時座中有
先賦者

己巳九日草亭招同半嘯諸子野步因過鱗

松別墅飲作

歲華儻已晚令節復我臨寒空屢延頓獨立涼吹
侵忽來素心侶相携步疎林原萋綴餘綠澤旅提
秋陰孤阜拔地起灌木被其岑颯颯枯籜響下應
流水音眺聽情以移迂迴遊碧潯別墅開尊酒料
頭坐共斟香襲籬邊菊月冷樹下砧割譚自亭午

狂傾入夜深雖快良宵會轉切旅人吟春榮如昨
日零霜忽自今俛仰增慷慨物候一何變聚散寧
有常離懷良難任

歲莫思歸

蕭蕭林巾風皚皚地上霜迢迢故園路望望生悲
傷陸行車無轂川行舟無楫孤懷終日結零淚暗
霑裳落葉不離根游魚不離塘物理有如此我何
久他鄉

得家書

楓林文集

卷四

五

中夜懷 嚴親披衣起徬徨寒鷄不停號圭竇露
微光庭樹噪乾鵲朝旭升東方有使故鄉來持書
入中堂長跪展讀之所訓皆義方上云慎言行君
子道所將物恒垂大易閑家悔以亡下云忍有濟
汝性嫌太剛勉旃師公藝和氣自召祥遠道致叮
嚀愛子心何長敬當書諸紳斯須不敢忘

咏史

白龍困豫且魚服而輕出千金誠垂堂良以防不
測禍患不及弭往往生於溺係郎英雄姿少年能

破敵所向鋒莫當聞者魄爲失如何好游畋馳騁
日原隰恃勇疎防衛莫知慎出入不納虞祿言卒
受許容擊燬創身以驚慘之亦何及燔騎從崔琰
子桓誠有識

權表盜神器殊禮先九錫衆勸我獨沮衆拜我
揖同一籍各心豈識忠王室祥位太保尊或
藥李寧甘我買人老壽本巨測

後劉榮起下降已行之發兵以自輔義何所
疑焉馬總提更勝濟寬其微不失富家翁識聞一
風解文錄 卷四 三

至斯才非太僕僂恒範豈不知乃爲他債謀以致
三族裹足不及女子智囊奚以爲

烈烈北地王縶身死社稷哭廟情何哀天地黯無
色國亡義當殉可爲萬世則昭烈有此孫愧殺兩
漢賊

人情不忘割板刀怒斫石難在斯致命吾實欽霍
弋南幸可圖存此人必効力與觀速請軍譙周鼎
焉極

近桓周建威舉劾無所避忠直耻求名無援亦不

畏萬年閭涇陽率師作前隊六陌兵旣交血戰白
日墜斬獲雖云多茲絕無後繼受制駿與彤致命
死君事陳準早料及果然喪良帥其如言不聽于
古深爲慨

江東張季鷹秋風憶尊羹見幾不終日去危以金
身亂邦未可居濁世焉用名孫惠職戶曹忠謀猶
當陳鄭方乃處士何事言諄諄危哉將虎狼幸未
罹於刑慘死哀王豹血流銅駝深入山恐不早更
哀洵哲人

北華文集

卷四

三

竟陵朱內史秉志一何貞寧就王虞死肯赴杜曾
生妻子誰不恤有時亦所輕大義當致命吾私何
遑營至今甌山上千載有餘清

鷄鳴非惡聲祖訓其起與與枕戈寸心良自
苦大義在勸王寧就王虞死肯赴杜曾

謂誰勝已不能容直言以爲 國破後令孤致親
音刀斧小孝畢 豈何 天下士誰能禮賢推
誠結諸馬駕馭有遠畧強趙莫敢侮成早修母墳

特置守家戶祖劉雖齊名劉自不如祖逃能庇死

母現乃禍生父

高瞻渤海士力諫爲所親忠言不獲用平州勢旋
傾楚旣奔句麗膽亦歸棘城授以將軍職優陬客
禮榮護馭彼何族肯與共功名勸諭終不就身死
志彌貞河東有崔巖國士徒自矜中朝不肯留乃
爲廐所臣

寇盜固當殄彼已亦宜審不計弱與強長驅豈可
倖養威以俟時氛塵胡難靖用短而舍長心豈得
一逞乃犯兵法忌臨敵顧歸徑爲念指可掬能無

北齊文集

卷四

五

心恻恻沮光誠明哲規亮尤忠鯁謀國如蔡侯江
東誰與並

設險而禦寇所恃惟大江邾城隔在北一旦設鎮
防致寇必由此豈足固吾疆長沙自炳炳都亭何
茫茫毛寶纔北戍夔安早南行步騎連七萬鋒銳
莫可當八將一時沒士卒盡爲戍自貶豈能贖所
謀何不減

夷甫長華競立名洵非真深源宜高閣弘濟豈所
能慷慨吏南郡卓識良超人達者謹人事妖異何

用驚顧欲移西陲遠茲武昌城方嶽據要害緩急
乃堪憑社稷有長計籌畫正須深勞勞營禳避無
乃細民情

都鄉討石氏駐軍纔彭城義師爭相應指期可廓
清代阪何以敗失計在分兵偏敗大事去倉皇奔
廣陵哭聲何其多死者良可矜慙憤難自解竟以
隕厥身當其北伐始光祿憂獨深驅除豈不願才
非濟世英智勇果俱困料事何其明

中興遺老望廓清志士心豈不期光復旋軫早舊

北齊文集

卷四

五

京典雖特郊造冠運猶未平溫何忽上請北徙實
塞賊藍由灼其隱虛聲威朝廷不沮而自止所賴
國有人

虎視何耽耽禪代乃其志立嗣須處分時事誠可
慨東宮已有儲君崩自當繼漢魏久相承司馬豈
容異居攝依周公階禍原非計詔已毀侍中何事
復下制封還不聽行社稷臣何愧彪之能如此方
廢海西始當階胡不爭折溫以大義

有諷

王宮邊伯宮王圖爲國圖田奪三大夫舍與詹
父作亂由蘇氏失邑久藏怒子頌入成周王出居
鄭土瘠人以肥已從來爲怨府天子且不能何況
本儕侶

敬爲德所聚剛足禍其身陽子何足法御卿自可
循嗟我賦性拙直言不避人每犯剛之戒以此
怍怍之子壹于剛厥病與子均况復好戲謔箴規
無良朋怨毒不在大禍來誰吾矜三復寧羸語此
身當自珍

雜詩

威鳳羞雀群良驥耻駟馴緬彼葛天淳道喪于何
始漢初猶近古凌夷傷其季株送得補郎四方多
貴卿恬然不知非弁義而殉利斯人何可居乃與
一世我欲乘雲翔碧落馳六轡下視周九垓何
多魑與魅

不譚王道樵夫笑之西京焉知此我思皇古
皇古不可作世事日以非狙詐自矜智與誠每
受欺藏身若不密迹名恐或遲鹿鳴慨遺餘

彰禍機

我髮久下梳自君東海去鴻鴈日西飛不得若尺
素明月宵騰光照君知何處思君不見君淚落常
如雨申椒既不芳幽蘭亦却御登高能無哀美人
不可遇

今年子五十有七矣塵機盡息遯志益深偶
閱何曾遺事其年正與子符慕其高邁作
此以志嚮往

吾重何子季并家隱會稽嘯傲以自得悠然忘是

雜詩

卷四

五

非奉詔有司馬來山強起之堅臥不肯應白云甘
遯肥吾年五十七久已息塵機宦情于何有好爵
寧我縻不盡四斗粟計月已無饑何用煩有司錢
支五萬爲嗟哉尚志士真足後人師九京不可作
吾其誰與歸

病起有作因示從游諸子

臥病久閉門門開見秋水秋水似故鄉歸棹何時
理鴻鴈九月天水綿十月市絺衣不禁霜志悲朔
風起淒淒四野闌葉摧葭與葦栗烈已難堪發

更何似放舟擬此時浩然返我里豈不畏冰雪親
老須指使去去永相違春言二三子雕斲器未成
椅桐材本美叮嚀復叮嚀努力愛寸晷

日中見太白作

吾聞太白元華舊而布新于今論弊政帖括害最
深悔亂聖賢道雕淫童穉心鉤射沿陋習割裂任
俗情州仇固賢子接輿亦狂生顧乃述其意肆口
詆聖人本欲崇經學經學反以淪嗟士爲此銅憤
憤竟其身那識忠孝大徒貪簪紱榮傷哉煤山變
亂降文集 卷四 五
攀得曾幾臣如何命已改此弊猶因仍上天頻示
象更法待 英明

讀易六十八首

歲乾月艮陽生六日矣日小遷仰見太白千感
而讀易身正襟莊誦日以二月爲率自所得即
引書之卦各一章訟二病過剛也獨信也困
亦二惡善采也自勵也前冠後殿各一凡歷日
三十有二得詩六十有八嗟乎榮陽呂公日讀
一爻默坐沉思隨事解繫真善讀易者也予何

南莽滅裂如此得無適門而反木及入乎六丁
雷電之追可無慮矣

陽升陰當斂日中胡見星吾欲就其變易道最精
淡法象涵天地變化包古今雖言意不盡欲辨茫
無垠沈思廢寢食冀得窺天心

能乃變化物潛見各有時躍淵欲自試風雲尚未
隨御天道乃大沛然雨以施自強衰末路片盈任
所爲魚服困豫且亢悔嗟已遲

陰陽分健順陰胡疑於陽正名曰龍戰爰立萬世

讀易文集

卷四

五

防文言尤稟稟天玄而地黃森然不可亂尊卑自
有常

屯難開天造建侯承以寧至哉先王法華固倚藩
屏慨自變更後勢每易士崩一旅能復夏揭竿可
亡秦封建與郡縣得失何分明

潞潞山出泉泉清流斯潔養正必于蒙高陵成丘
垤克家雖貴容蒙甚亦當發見金不有躬姑息作
之孽

忠臣謀國是愛君非不誠所忠誠未足反爲小人

傾知險而能需涉川心何驚內稟板霜戒淡沈不
外形談笑除大患其道乃光亨

柔砥利丁將需木響巨鐘兩堅不相和兩強不相
容上剛遇下險禍患身其最作事能謀始則難在
湯中不然壹於剛焉能免厥凶

命討彰大公章服錫有德訟終宜其凶犖帶胡乃
錫日出題題藏霜降蛇蝎蟄三褫辱難辭勝人終
自陪

從來戰危道師貞仗老成孝宣將充國環甲平先

觀學文集 卷四 早

零輿尸憐趙括年少易言兵棄弓雖非時授鉞豈
可輕敬慎出以律何難靖不庭

亭亭山頤柏叢藤生其傍性柔善緣附得勢反相
戕含沙射人影人每不及防鶴立鴟鳴中群陰夾
孤陽何以遠厥害誠感非徒剛有孚能盈衍顯比
道以光

陰柔既得位上下皆應之陽剛則爲奇勢已不可
爲欲進與說輻久處能無危龜曳亦幾望陽烏寧
勝輝見幾貴於決無與時相違

並無與乎樂精無與乎言眇賊能履視矜心徒自
煩頓令羊腸險生我肩曉間何如幽貞士俯仰自
閒閒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慙魂中懷無所亂履道
何有艱

浩浩天宇濶鸞鳴日其翔麻簾春雨潤蘭蓀亦並
芳良楮不一致所貴能包荒罪人無輕宥濫殺豈
正章馮河大能斷有容濟以剛虺蜥雖藏毒詎能
害善良乃欲一網殪不分豕與狼迫之亦已甚反
噬立見傷流禍及宗社所謀何不臧吾讀實何傳
觀學文集 卷四 早

每爲涕沾裳

陽關君子貞陰閉小人厲消長在吾道世運闢隆
替榮祿慎勿貪餘德可以濟
君子同以誠心孚百世上小人同以僞盟盟亂用
長應不以中正徒自成偏黨于宗洵爲各同野道
乃廣

相臣有其技多士無一藝相臣無其才賤事何以
制量大乃能容車大乃不敗虛受出以斷誠哉王
佐器豈同伴食流遇事多很狠吾占大有卦九二

垂明戒乃知經術族始可出治世

吾聞滿招損昌言贊伯益溫恭德動天千舞有苗
格齊桓一自矜同盟叛九國莫放狙滿騷小
自賊福謙而禍盈鬼神無信忒後人當鑒茲勉旃
勿自溢

久要關名節相賞得奇趣此倡彼卽和白首同朝
暮同人心勿疑盍簪豈不豫淫縱以自鳴窮因何
可居貞疾漸成冥豫爲我身蠹誰則介于石操守
能獨固

鳳峯文集

卷四

星

王前爲慕義士前爲趨勢隨以下柔大何可屈於
貴近世所謂儒豈知養吾氣韋胎久成風無乃俗
之敝

褚淵宋司空躬受六尺寄奉璽請齊宮勸進先有
位披猖一至斯名行俱以降其子名曰賁心以爲
不義公爵讓弟纂屏居全其志德應蠱之上高尚
無所事變逆以成忠孝乃爲不賁幹蠱如沈勁邨
超能無愧

獻替臣之職王言審其是方命固匪忠阿從亦豈

美良藥苦于口忠言逆于耳甘臨先攸利吁咈成
喜起

竊竊復竊竊雲出泰山高矚石府寸合雨徧不崇
朝大觀既在上動物自不勞所貴履中止以身建
之杓君子欲无咎觀生占五爻

情通上下合間生亂之始英明如日月事何
起孝元重望之胡亦死非罪白日蔽浮雲起視不
見咫尺明斷利用獄試究噬嗑有奈何石與弘免冠
謝卽止齊虜雖已誅亦未顯棄市茂陵雄畧主猶

鳳峯文集

卷四

星

然聞於是

西京重吏治東都漸趨名浸淫及魏晉世變日以
新化親禮法士虛無其相矜清言日往復自謂于
易談自賁始无咎何乃猶未明應尾揮不已神州
早陸沈

山前附于地柔能變其剛天宇頓以晦陽曜晝無
光茂古而叛聖祖龍逞厥狂繁陰寒六合誰不受
其殃百草盡風靡松柏獨蒼蒼濟南老伏生商蚡
隱綺黃碩果存異代毅然挺孤陽

一株太古梅垂垂生我庭東風吹花放誰不捉弄
馨那知子之夜徹香早暗升藉舊舍太極靜中
天心此意誰能辨義文已古人四顧無可語抱
自長吟

苗頑逆帝世流言與王朝災沴生尤要勿藥疾自
消高岡有鳴鳳惡音失鳴鵲漢皇廣關土唐宗遠
征遼驅除雖大義贖武亦釋騷亢極行有肯無忘
上九爻

絃調琴乃和執循馬乃良與衛不日閑泛駕難免
此峯文集 卷四 器

傷童牛何事特先時豫爲防積牙亦可畜不驚豈
我戕天備任馳驟無煩轡以韁

吾聞口容止喋喋禍之門無輕騰爾類與我在片
言蟻孔潰河濟流災傾崑崙自昨會孟德刺了亦
賀教辭寡乃爲言誠視今人願象取諸口朕古
誰能捫捫語特垂誠小子敢不遵

烈烈方文正古道輔幼君侃侃史忠靖孤身督殘
軍才弱不能濟俱厄陽九辰舌血書殘字大義終
以伸渡江未遂志尸維關南塵過涉雖滅頂殺軀

自成仁

天險何所在即在城與池關山苟峻隘敵人安能
窺陰平不知守鄧艾得濟師岷山失其險吐谷
橫尸設險以守國此言何可違得心乃有乎長城
尤在茲

吐谷渾不守關山危
君集進及大破之

繼明照萬國所患在柔懦出征嘉折首強臣敢突
如后啓伐有扈成王討淮徐從來守成主豈止事
詩書拊髀思頗牧按轡勞亞夫毅然欲奮武親征
吞包奴仁哉漢孝文偏能振雄圖

鳳樓秋思

卷四

器

晉合三姝好體敵同尊卑執屬累先女御輪立授
綏親迎必以冕明王敬其妻二氣感曰威化生由
是茲人道昏爲大晉侯何事疑

牝雞無牡鳴牡鳴惟家索晉惠厄悍妻國柄在其
握太后及儲君相繼受賊虐倫秀執爲名起兵廢
昏弱諸王迭相屠劉石遂入洛從婦豈免凶風雷
勢相薄制義所當知無使權旁落

彩羽藏威鳳異鱗隱神螭肇自洪厓始巢父繼其
後義辭食桂實商洛采紫芝貧賤而肆志嘉遜自

能肥

陽盛曰大壯浩浩氣何盈直養能不撓動自得其
貞正大名千載天地共呼噪矯矯李與杜其風非
不清惜哉過于勇用罔以自輕羸角卒見困令
長酸辛

禮弊群吏六計皆以廉廉吏如鳴鶴皎皎翔高
天離日出地上當寧明且賢何爲有貳臯竊位面
貪糴無乃性甘帶嗜利不知厭昔在漢文世張武
受金錢厚賜觀其隱辱勝墨刑嚴

東坡文集

卷四

星

吾讀野史卦感慨淚沾襟君昏莫能拯何敢愛吾
身安帝惑阿母伯起屢力爭反來耿實毀身死夕
陽亭遠者垂其翼近則出門庭潔身以去亂自是
草莽臣孰謂國之幹可以偷厥生艱險不少避箕
子有同情盡忠而枉死大易亦悲鳴

閑家在於初婦道无攸遂寬嚴得其中刑于亦何
媿家肥不以財親睦斯爲貴言物而行恒身乃家
之幟王化肇闢門闢維正風始

何有承負塗何有鬼載車衡漢見斯起夷光失其

都京陰閉天地二氣何由乎水以遇雨泮匪冠何

張弧積誠終格主良臣自不孤

事君如事父臣子不言卒塞匪爲躬危夷惟所
使艱大在一人朋來乃得濟伏野木獻身能止可
日智既已爲王臣見險何敢避成敗非吾知無尤
心斯慰

在筭出不輕丘園責良士嗟彼解纜侯端委君四

海姪女工數錢粥爵開西邸纍纍何來人乘軒綬

匪紫朝猶塗負擔暮已門列榮君子棄山林小人

東坡文集

卷四

星

盛衰陞致戎所必然紛紛黃巾起

季倫整何奇安成食最美節儉不知崇徒爲口腹

累一食廢萬錢王何尤足鄙損卦曾未筮用享可

二簋念欲何以生大半由奢侈苟思力懲室易不

戒乎是

安成公何易無思之乎性奢矣

爲政利用作風行而雷施或者謝未遑敏才以待

時恐觸大吏怒反爲身之災豈知位于下厚事雖

非宜元吉自无咎何乃畏縮爲吾告百里長慎勿

甘自卑

曲逆欲安漢居柔晦其剛惕號能爲備有戎何足
殃長清嫉許史仲舉惡曹王木事機先洩壯頌豈
云良遇雨幾愆濡雖愠終無傷蟬羽能遠引竹禽
空螳螂手板擊錢鳳護言寧我哉太真一何智脫
身歸丹陽所同卒以遂賊敦死武昌
何名猗賓月是月陰初生初生卽爲主五陽早作
賓女德嗟無厭一陰壯已形金柅繫能固勿往斯
吉貞躡蹻防當豫靡禾未可輕包瓜遇高杞合章
道乃亨

魏峯文集

卷四

哭

星海本一源散爲百川水嫩柱本一幹發爲萬叢
葉子姓既衆多雜居分井里昭穆述其序幾等塗
人視祀以萃厥渙假廟修股禮春秋用大牲享享
誠無比奈何今之民報本屬怠弛酒醴夜迎巫觋
鼓婦淫鬼
卑伏安臣分將順事殷辛狂欲升之聖昏欲升之
明不忍獨夫視用享達其誠至德有如此千古仰
聖人
不平則有鳴居困誰能信尚口雖多窮者書堪自

命易象演玉門憂患淡至聖孟子注複壁尚書受
往禁黃霸與趙岐順受亦自正別我爲貧驅異地
發孤詠俯仰得自如屢空何足病

抑陰秉正義崇剛立大防丁卯日龍戰不予陰亢
陽子困日剛揜不予柔揜剛周孔有合志爲世植
綱常春秋同此例正月書春王

舊井棲无禽陰凝氣盤鬱谷注徒射射斂陽不上
出嗟乎井如斯良失養人德泉潔內曰潔胡爲亦
不食受福求王明行人爲心惻暖律回大地寒泉

魏峯文集

卷四

哭

道且刑用汲閣往來何有未盡續瓶羸旣免凶寔
漏復遺失井亦有其時君子三太息
離火上爍兌兌澤下注離兩侵必一息改命於其
時黃牛何用輦能守方能爲有字在三就天人寧
易歸文炳乃虎變聖作斯龍飛政教新天地寓內
仰光輝乃知湯與武順應一無私
黃耳而玉鉉中和作之極養賢盛其儀享帝將以
質誠敬殫我心庶幾鼎有實悔生于過剛雖膏亦
不食覆餗固爲凶顛趾能無怵

危兮安所生恐懼能致禍七鬯主長子號號常自
勗存雷雖震驚喪亡豈我速可以守重器不爲前
人辱嗟彼夏太康洛表日馳逐蘇蘇莫知戒宗祀
幾以覆

天人分門限出入憑一心心靜止其所功在養能
純吾陋告不害強制似列賁安能良其背隨在獲
我真

艮山東北峙異風東南吹陽穉陰未老室家豈不
宜蟄寢多病濕猿縣常苦危何如鴻漸遠羽毛可

孔峯文集

卷四

辛

爲僕

賢女遇無良莊姜思古處儼如彼幽人心與黃農
伍芍藥諶相將蕩哉士與女定情不以止狡童能
無賦歸妹反以娣無乃爾自取
離火體本明口中乃見斗見斗猶自可見沫肱折
石豐屋天際翔白日明罕偶誰知節已淡納約難
自矚窺戶聞無人照天亦何有易象既若茲豈無
徵於後我心憂如擣欲言還閉口

我自四十始于今二九年屈指返湖縣榆火只五

然裴葛驚頻換白髮臥海邊卽次未煖席旅舍
又遷童僕時來去孤立每心煎又占旅六二淚落
滿寒壺

矯誣以欺天巫史日滋僞孝文何其誠歸福引爲
愧致敬無有祈天宗自不棄兢兢詔祠官漢符與
之二于此見西京政治猶近質

君喜飾以賞君怒飾以威肆虐下滋怨下營道亦
違頌笑未可忽中正須當持民勸說乃大孚兌在
无私

孔峯文集

卷四

辛

桮木芥爲舟蕩漾坳堂上雖聚拘於墟所見何不
廣茫茫大海流高浪突連嶂欲適將何依長年正
惆悵忽脫中有丘可以繫群舫渙極成大群利涉
得所向

精衛欲填海流血口銜石忠臣不有躬刀鋸何所
恤前惟龍與比後見虜與密殺身乃爲君雖自亦
自古苦節能貞恒兩間爲生色鄙哉莽大夫殺關
嗟何及

舟虛利于涉心虛乃有孚躁冥最難格信何及楸

魚兒彼鶴知夜鳴和共相於高車載鼙鼠雷鼓樂
賜兒悅民違大道何能不我虞翰音宜棲木登天
非所居

過恭苟非諂謙猶勝過哀亦情至良能未受
彫儉已自可薄親罪難逃一焚三十載矯矯雖
名高豚肩不掩豆無乃導民澆

敵國患宜弭小人禍更深敵珍邪未去大亂由此
生孫皓雖歸命楊駿早秉鈞朋邪亂國政干戈遂
日尋神州竟以覆天地失清寧既濟戒勿用鬼方
聖澤文集

竟武下所見何其遠堪爲丹宸箴

炎蟲難語水朝菌不知夜人坐穽甕中邪測天幾
大推遷無盡期一如蟻行磨改曆猶未昏胸眼又
將夏易卦終未濟于此悟大化

混沌含太極動靜生陰陽萬變原於一會通无有
方賜翼豈勝鸞蟲臂寧讓鳳羽觀其微解牛庖
丁長無厚人有間游亦不損錙守一先生說暖味
已洋洋譜傳古操絕詎能見文王

朱三丈懶翁以述懷詩爲予書扇兼索和賦

此贈之

威鳳騰霄漢幽鹿記丘園所性各有適雅好遂以
敦懿茲黃髮老遐契結雲根爛錦曾遙邁風期何
孤鸞啼髮蓮峯淨濯足雪瀑吞坐臥摘星窟流覽
挾乾坤翠嵐生游屐紫氣送歸輪開沼傲頽谷築
山擬蘇門碧流穿曲町青霞照芳原釀熟招朋侶
花開紛笑言曠懷祛鄙吝高詠寫蘭蓀黃農未嘗
沒晉魏復何論緬惟嘉邇好嗟予微尚存機忘喜
陽靜世濁避蟻喧越吟淵雁蕩楚征想衡沅未獲
聖澤文集

曩禮往終當振衣捫展箋誦佳句逸興早飛翻

遷居感懷

我夙重樓住今何廬下栖天雨愁屋塌市近畏垣
卑種花無隙地撫絃無靜帷良朋縱好我何處可
銜卮憶昔高王父扈從際明時秩滿三載考鄉
月淫光輝地封加特進營宅正水清觀坊樹華閣
倚書鐫辛櫛予家門聯鐫篆書迴波金屈戌却月
銀梁恩重重鐵錫吻垂檐活欲飛雙雙石獅子坐
門勢何威雖非王侯第壯麗世所稀我家素謙厚

居鄉不人欺過者爭嘖嘖高門維德基何事百
後忽焉殊盛衰嗟自癸卯夏日者愚書庭謂我
度好小限亦但宜今秋試鎖院覽可前明林
烈祖業克紹將在茲遂來醉人忘情方為
子倒道左鳴吻碎庭陲避地通海濱廿載長苦
客膝未易得俯仰心生悲所喜梅尺五蟠曲虬
龍
賦詩

癸酉歲九月晦日蔡大携酒過飲

歐陽文忠公集

卷四

五

蔣收令既窮無射律將變黍稷報秋登椒馨修時
薦墓門掃松楸游子思鄉縣雲物難銷憂琴書轉
蕭門故人載新筍晴朝來遠甸咄嗟兼饌陳紛錯
深懷勸禮相拘忌忘譚劇懷抱見高歌興正酣沈
思情復何哀頽帶窮荒歲時繁離恨慰唐感良朋
厚意何從繼

讀桃花源記

秦政弱黔首誅夷若艾草鞭笞農父子驅作長城
殍賢指見幾先逃患恐不早匿跡耕深山石門閉

劉綱姓氏人不知吾軀乃得保身隱名猶彰危哉
商雒老

哭成參謀大咸

啣石填東海精衛心煩冤悲風振林木夜嘯更孤
猿子房雖未宦報讐心常存邂逅淮陰老結分大
洋濱相視莫相逆話舊每聲吞赤眉關輔亂黃巾
河雒屯漢運厄百六盜賊徧九垓神京泣失守
英主痛上賓九廟焚燒慘諸陵奴伐頻味儒與玉
匣零落墮城闕虎踞石頭隘龍化瑯琊雪仇無

歐陽文忠公集

卷四

五

一旅水火紛爭論義旗讓朔漠江淮絕梓援左公
身許國願得爰寢園恭報察嚴命以酬知遇恩請
偕酬北使往議幣與銀不下車中拜自矢堅且純
衰經入殿陛長揖不稱臣從容死菜市殺身以成
仁崑山陳司務氣節侍郎均偏裨能不屈從死亦
因人嗟君言及此老淚滴芳襟白云居幕府帥事
左與陳兄旋奔懋泰面責怒目與徒步負骸骨千
里越關津馬鬣封萊子玉峰墳亦新側身望神烈
松柏伐何繁牛羊牧舊內禾黍沒敗垣滄桑變旦

郭掩淚不敢言自此通世外野服從隱淪青鳥
爲活龍脉尋崑崙驕也重君義日與君相親醜
杯同把吟詩韻互分我齡閱六十君年逾八旬
契淡相託情好如弟兄閑逢歲始馳駒歌在門
帳君去荒聚憐子失德隣舟過三塘路招尋復芳
辰几杖侍 老父古寺坐東軒燈前兩首細細
酌清鐔一言一慨歎 顯皇四十春相張九遠靜
相方萬姓貧政事弛黃閣章奏留紫宸東林倡講
學清流趙顧孫當關有虎豹麟鳳盡邈邈

此峰文集

卷四

吳

元詩
應爲

乾坤幾覆翻大禍醜已久一日發甲申言罷淚不
已聽者皆蹙蹙小子傷尤切曉而染短巾月出揮
手別臨岐意殷殷秋亭仍有約何遠凶問聞遺老
漸凋盡黯淡天地昏

詠史

苟息傳奚齊肥義相惠文成敗雖有別不義實維
均孝惠得不廢嗟乎羽翼成而侯謀何善無事犯

顏爭開門拒使者一言寤英明無辜死不可況乃
親曾孫大統歸於適阿保博陽勲

摩并何自殺大義千秋傳姊弟非不親未可肯所
天雍姬陷大逆惑於阿母言山崩而海涸此罪莫
能原樂祁更足醜殺子滅天倫注毒禍家國區室
同犬豚

吾讀趙世家雨泣聲爲咽嬰杵敦大義生死俱烈
烈天地無此人交道成古昔張陳旣以終蕭朱復
際末膠漆與參商翻覆判且多豈知縞與紵乃是

此峰文集

卷四

吳

劍與戟感茲常閉門攤書友曩指

商鞅刻薄人流遇豈所病司馬資徇監才士本無
行智勇聞相如叱秦諸侯震何乃事繆賢出處不
以正安石辟自桓伯起薦繇鄧大節雖回軫所損
亦已甚無問最後學居貧安我命此身九鼎尊僅
門何可殉

驕人雖可鄙貧賤吾豈細見翟坐常踞過段車先
獻爵位能汚人何容爲所屈疏水良足珍蓬華甘
終匿笑彼于祿者婢顏而奴膝出入王侯門洋洋

猶自得

蚩尤見元狩龍荒萬里空有星
第河戎樂浪入漢封秋高盛陰
氣王客占不同太白嗟西沒辰
星正曜東出入何躁疾塵沙揚
烈風月帶團參畢沈沈又七重

雜詩

括士不苟隱所生非其辰時命
既大謬藏密存吾真龍蟠蛻得
肆鶴孤鶩得輕矯矯欲自異整
患以危身據梧吟且瞑何嘗勞
其神蒙莊猶病之謂以

龍蟠文集

卷四

美

堅白鳴

美瑜必前毀芳桂每先摧榮名
安足慕全身在知幾顏回即魯
幣莊叟不爲犧世人何弗達忘
已事奔馳華亭鶴常嘯上蔡犬
不饑仰人空歎息嗟彼

機與斯

豐狐與文豹動輒網羅罹山井
不適其如皮爲災才美爲衆忌
不才人且欺薄俗無可進退皆
足危龍蛇與時化庶幾得其宜

金堅有時燬石固或亦燬君子
重一諾沒身不爲

緩季布龔疎士此義尚能敦履
道而佩德何乃謝魯髡佛韋
挈天地堪環襲崑崙一信爲之
運無信其何存

鳳不凌衆鳥麟不踐微蟲仁厚
衷諸性豈肯肆殘凶族類固殊
異培植亦獨豐怪彼菹中物其
質本此腐不知何所藉得以排
鴻濛蟒腥猶自在居然矜世龍

江居四瀆長海匯萬壑尊波濤
浮日月浩漾撼乾坤觀水斯爲
大藪澤豈其倫譬如適東魯得
游聖

龍蟠文集

卷四

美

人門禮樂與車服美哉無不存
何予目所擊牛溲但荒村水杯
而舟芥淺細安足論

穴丘自隱智負山豈耆長大小
同各異飛潛亦有常鯢不游牛
溲鵠不藏蜂房君子慎所托何
敢弗審詳受天卽或寄自寄未
可量蠅飛止十步附驥騰八荒
清濁何自辨名利爲之將死名
志不弱死利骨不强夷跼千載
後遺臭與流芳

鵠白不日浴烏黑不日黔黑白
木手質矯飾何足矜小辨侈大
智寡學盜鴻名虛僞自爲得吾
怪全

之人控頤而摩顙發蒙掠含珍剽竊以欺世消沮
同此情

樂紂竊君威龍比爲橫死殺身以成仁志士亦何
悔韋歌居貨奇競羊爲斬祀誅廢雖已加千秋猶
髮指王莽假周公吏民受其紿弑君矯金滕篡位
先斧展聖行適盜媒禍患何時已

于奚五月戰于黃八月盟約信其何益半載已渝
平鹿知呼其侶鳥亦求友生何人偏異是反覆不
嫌頰後言滋噴噴當面心爭傾念大嗟自古思小
文峰文集 卷四 辛

豈獨今肝膽尚楚越人已況殊形

絲亂緒錯雜事至心紛拏荆楚猶難察誰謂知無
涯謙受益乃大招損繇浮誇海若偏自歎河伯偏
自奢道萬僅聞百望洋能不嗟

上古日月舒皆絲風俗厚渾化無是非月口何憾
否未艾政不服未壯室無偶豈故限年延作事不
肯苟所以問閭間比屋多詩者流薄自何時紛紛
滋利口在孩早知辨方稚已爲嬾人生日以促其
年何能久

人我心各異動靜境亦岐焉知我所是不即人所
非君子安於遇逆寡亦何爲德飽卑肉食道腴念
朝饑天豈私貧我命也大奚待

獸雖大兩車離山皆可死魚雖大吞舟失水蟻能
臨我非石戶農何乃逃於海殊俗縱我親豈如兄
與弟處陸相响嚙豈如忘於水

潔已無奇行因依能自謹蘭芷漸滌中君子爲不
近標榜固多誣慷慨亦但忿造水忘江湖造道忘
肝膽處陰影以休居靜述亦屏閉門謝友朋樂志
文峰文集 卷四 辛

安恬憺

遺問

魚既人吞舟汙漬豈能容見機苟不逝將爲螻蟻
窮驥耻罷驢馴惠羞荒艾叢去去之巨壑排蕩萬
流空

誰謂澗瀕險湍瀾起肺腑臍子未離岑早已傷人
怒感此不能平羞同斯世處安得荆軻上 試血
如縷

人生一世間何堪厄多難恒冬不一春恒夜不一

旦早琅絲神傳起與心亂然知何時那得不
扼腕

得志非軒冕吾身本自貧未食飽幾望仁義爲饕
殮容膝非不樂何事高其門可笑身自客優優徒
自煩

滋清而肉乾苟或來不潔雖渴不敢飲雖饑不敢
食豈以矜矯異取與未可忽一介猶必嚴肯爲利
名役

雜感

此峰文集

卷四

空

名教有樂地吾重樂彥輔尚祈謝幼與寶窺光孟
祖畢卓乃盜隣謙之竟字文叔清而志甘與興
隸伍被髮祭于野其兆已可睹百年成自敗流禍
一何巨廢莊著坦之後矣嗟何補

病絲求榮滋孽以蘊利大季倫說華春不知財爲
害高蟬鳴輕陰螳螂早已伺狼藉東市謀財爲奴
軍利多藏必厚亡盈滿道所忌智哉折伯式逃禍
敬其積

如陸常隙米澹以成德交霸既司徒貴遵亦關有

豪仲回何峻拒所見誠自超視交爲禍我但慮不
能逃孝伯與阿大莫逆自垂髫乃非舊情好蟬連
亦徒勞今日參避商昨日漆投膠何如慎於始寡
交以全高

影屯火與日影代陰與夜斯言有至理君子喻其
大遠名以避害屏跡重巖下公和固識真威輦亦
樂化茵存每禍象香在常殺麝文章足累身孔翠
來彈射中散識誠寡有名不能謝曲終徒自傷幽
憤何絲瀉

此峰文集

卷四

空

數品欵安石片脯待魏收陸阮表素業盧亦微清
修節儉以爲暢徐邈尤罕儔日食錢溢萬猶嫌非
珍羞吾歎何穎考侈汰無遠謀效尤嗟了飭所費
日更浮孫綏死東海或一職其由暴於下天怒君
子以爲憂

士季懷殺心司馬求爲姻縱飲絕世事阮籍全其
身逆萌察處仲雅志不願親酣酒以自廢思曠意
更濃不用壺與觴濁酒盈大盆脫衣而露頂狂飲
雜群豚初非有遠託祇以所好存經綸畢一醉任

達何足論

不羈袁彥道一擲百萬餘投馬大叫絕口無諸僮
奴名高豈在是抵成一博徒劉毅喜得雄遠牀遂
狂呼遂來宋武忌試答即成盧此亦不能借焉肯
全其軀博蒲牧猪戲鄙汚何可娛士行言自正所
當奉以趨

祖希欲相識束帶自吾造元達為此言未必悖於
道矜固不可訓人當知自好聞琴輒詣循一見遂
傾倒賞心雖有在立身亦草草君子不苟合季鷹

恐未曉

鶴本冲霄物雞白籬下禽譙邑嵇延祖平生稱善
音正色拒齊回不作王門伶安道更謂立對使破
其琴武陵雖藏怒焉能害止人吳會潛匿跡遠遁
不受徵腰綬而冠冕鳴玉遊殿庭何如隱林壑散
髮全吾真昂昂雞羣鶴宜歸戴山陰
神與氣升降浩浩無不存遺尸成腐物塊然何足
論厚賜以贈死誨盜此其恨將金臂重創求玉腸
數捫受慘慘焚如孤魂銜繁冤終論皇甫親士

勅王孫不封亦不樹千載憂患其見非不達雖
爲人子情殫殫務簡儉素衣而角巾下無衣
中庸斯盡倫杜生有治命可以萬世

遺意

多藝美周公博學大孔叟豈徒以材尊至德本自
厚苟或皮不存毛羽其何有日月不得天照亦安
能久

德厚無盈色德薄無卑辭齊桓亦自矜九國心以
爲漢文用柔道尉佗畏其威鉅海何不涸從來無

溢時

重華不可悟鳳凰乃在簞簞子王佐才出爲江都
傳從諛相公孫九列亦主父

附闕廷盡此輩高
爵何足慕

狐黃龍自奔鳴翔必竄鉛刀視爲鋤莫邪滋愧
歎黃鐘音雖鴻翻爲瓦缶亂白日麗中天雲能使
之暗

薰蕕各異臭清濁不同歸皎皎苟自愛名利豈能
棲隱居晝健牛莊生喻神龜豈甘爲人制腐鼠嚇

何爲

冬閉苟不固春夏何能生天道忌常後盛衰況在人龍躍必先潛夔屈乃能伸雄雞不夜鳴養晦以待晨

大翼負厚風大舟負深水所養苟未充任大必傾圯小識德爲傷儒智徒自累霧澤久南山豹乃生文彩

丈夫生世間卓犖貴自立步趨效他人俯仰何繇得國能既難幾故行又以失笑彼壽陵子規規亦

孔學文集

卷四

空

何益

膏以火自煎山以木自冠有材天其身摧折嗟何驟桂伐與漆割召禍從不後文木膏大年何如散木壽

贈王氏三首

經史皮高閣帖括持世權久矣無通儒何繇觀鴻篇歎我罹兵燹藏書罕全編未窺袁豹半政革子雲哀讀易與讀史涉筆粗疏箋臆譚雖盈尺挂一終漏千王子詢佳士嗜古同茂先夙有左傳癖潛

心日探研製指不言秘新論爲之宣豈與果守此精義堪傳傳寘身已千仞俯視當代賢

孤鶴與群鴉托處共山陵群鴉聲自惡孤鶴音自清清音徹霄漢耻與鴉和廣矯矯郭瑯子見義能分明直道存公是不畏器離鳴問君胡能爾未言涕先零吾母嫻詩書蒙養自幼成且言高賢至盤餐母自營惟恐賓不歡竊立牕外聽嗟哉有此母何患無令聲

嗟吾性最隘經年只閉門鄉族多君子所交裁數

孔學文集

卷四

空

人因依力謹嚴豈肯漫相親君乃不我弃衝寒訪茅軒朔風吹鬚髮延坐桃樹根吾父與君舊忘年共酒尊開口述往事令我涕霑巾媿無僮與僕烹茶自酌賓手戰壺墮地感君不我嗔形迹苟能畧過從何妨頻

丙子小至

十載事遠遊愛日誠未竭歸來悔已遲肝腸空自裂享祀縱云豐何如生養適况乃逢勸訓是日祭多快去年當今荷吾父病始劇延醫夜三更

墮履霜月盧扁傷不遇病瘥莫能識參連雜亂投
終天恨永訣岐黃夙未究子罪何容活

雪夜

飢驅昔作客湖海傷生離衰老衾誰溫每嗟大雪
時胡今得旋止不爲爾斯須寸心孤此夕難已風
木悲飄灑連晝夜慄慄骨與肌不知九泉下曾亦
畏寒威俛仰對孤影涕泗拭復揮

除夕

去年慟父痛心悴頰不舒今年傷父逝淚墮
血與俱愁緒常百結厄我非一途奇荒更奇寒栗

烈栗生膚厨虛蔬不克絮收衣無儒俛仰自悲泣
長吁立庭隅知命荷妻妾溫言交慰予

有箴

劍銳常招缺車高易攸墮龍以潛鱗神鳳以藏羽
貴伐巧忌其身網羅將安避

贈五十八叔祖剛白

篤志古人難況在既老年九十歌抑戒德隅以爲
先屋漏求不媿順行尤必處好學如衛武乃可稱

曰寶峒翁吾從祖嗜古老益堅卷帙紛羅列日星

事丹鉛句字辨訛舛晴牕常手箋昭穆吾宗盛

毛翁獨尊所居猶舊巷相國有遺垣美疇優若

見堂構於今存紹問問或佚毅然帥弟昂以及諸

孫子敬慎靡不敦惟翁有夙志惟麟秉法言邑

與闢狠卑汚何足論取與不知謹英流亦多愆吾

翁負族望訓飾良有權犧樽不廢隆松楸日半綿

孝思椿長幼庶幾慰在天童而求其角我知翁不

然區區賈愚忱唯廣抑戒篇

丁丑歲正月二十五日作

晨飯中厨缺徙倚不自聊病妻顧我嘆管耳與

綰半歲典已罄空荷鎖尚牢持質可營飽無煩心

切切羞游畏入市儒冠誤我曹走覓西隣更強顏

丐代勞延頸待其反日影齊檐高賈米不得米質

越僅盈瓢撤牀割半薦霜天作冷向父始得食

點湯無醯椒饑民牆外哭哀聲激風颺我聞爲側

然開門手相招分半救其饑積愆增半豎元后

軫災黎賑粟截江漕老弱死溝渠不得塞恩膏科

派方嚴急鞭撻日呼號

遺愁

富家積蓄貧士限升斗富家雖積蓄貧士仍編
縷庭階門前車網與蔓方蛛絲不上杆燕去不
入日魚鰾盈市屋七舊之園非長畫營一餐朝炊
日已西夕臥不能寐明月照虛牖况兼骨支牀室
有長病婦呻吟宵達旦生趣亦何有迂拙墜吾甚
殘編猶在手

舟發

孔峰文集

卷四

七

嗟我常諱貧至此貧難諱閉門既不能出門亦不
易行李艱道途躊躇舟車費病妻見我行起坐強
寬慰大姬慮我寒倉皇解半臂小姬勸加餐背立
暗灑淚欲行還自停關心非一事內顧豈無憂謀
生實多累遲遲重遲遲趙趙如有畏各歸上昨牀
洪河浩無際石尤逆面吹波濤焉能避回首望孤
賊風帆從此逝

興王三表叔西齋

莊說寢惠施牙絃輟鍾期知音既已逝吾心慘且

悲追往憶生平零淚霑裳衣嗟予性孤介慎交際

細微多聞并直諫乃與相追隨初從宗人遊深快

得師資久要無間言良朋庶在茲招尋步蕭寺還

近華龍眉見我古歌行歎息叫絕奇滄浪有此人

名乃我不知壺菴是君伯怪未道及之回頭責密

八何惜齒牙爲余因感此故養晦遁荒陬閉門讀

周易觀象復玩辭擬議通今古於理有所窺譚經

證以史韻語寓褒譏君時任選事向我索新詩得

之色欣欣口謦心不違持以視大村把玩共嗟咎

孔峰文集

卷四

七

拒匠吾豈敢鼎立媿非才折匠吾兄是新篇小弟知大村贈我句又維味

集選于詩有與壺菴大村觀立而三之評過愛忘其醜孤懷反自猜君

詩宗杜甫沈鬱多奧思雨餘老杉檜上蝕古樹莢

班駁點蒼蘚光采錯陸離起予眞畏友一字更吾

師憶少同文社談笑恣詆諧矜奇惟帖括彩筆沒

氛埃老謝制舉業塵土始得排扁舟犯苦海納涼

登水臺喟然曾語我相知互相推誰人堪巨師誰

但居偏裨橫放才無兩大村負異姿騎角吾與汝

學力足相支金轡驅藝苑未卜雄與雌言畢大狂

笑皓月照清池。盡得木經旬。分手倏路岐。巖鹿不
侶行。林鶴恒背飛。中年傷哀樂。爾我况久衰。一別
數日。惡那能免涕洟。歲在亥子。交我舟旋。湖濱君
又解纜去。去去適海涯。相思不相見。無繇得因依。
風帆暫時返。造訪惟恐遲。疑義或共析。累句或相
規。一口當千載。憚如慰調饑。每視日早暮。心懼景
西馳。良會不得常。俯仰滋歎歎。維城君休夏。徜徉
足自怡。六淫有何感。冒暑鼓懼回。或云病在高。煩
滿中不開。或云病在肺。中酒血成。疇獨疲煎。虛火
喧逆。兼傷脾溫。補與清利。雜試誤。庸醫朋輩。日走
視君。猶强笑嬉吟。詩不自輟。遣興間棋。沈綿歷
秋冬。交春漸篤。危歲除前。一朝問疾。入君帷。君知
不能起。吞聲腕相持。盈尺出。所撰點定。屬無欺。萬
事都可已。不死實在斯。切勿稍顧情。致令後人嗤。
嗚嗚。受君託校。誓何容辭。爐火擁風雪中。且不言
疲分編注。甲乙閱日。週幹枝既竣。持歸君。一一手
自披。昂首還我謝。生死荷交誼。叶宜其夕。醫在堂
診視。歎莫治。戚友環牀泣。而君自坦夷。瀟灑無所

戀一語不及私。倉猝豈能勉。積養任平時。理有
正。骨脂韋耻自。卑暑月亦霜。氣孤松挺。枯丘叶宜
矜咳損自然。甘爲流俗。訾廉隅。自我立。何妨知者。
希風有佛。大好日日親。醺醺醉龍名。不避上頓。倒
千卮。大戶皆降伏。得監肆其威。豪呼衆披靡。四達
任指麾。比年忽不飲。形神何摧頽。私憂曾未幾。長
夜早永歸。我感君知已。勸哭撫君屍。婚嫁尚未畢。
拋弃竟如遺。衰經隨兒姊。兒君七歲兒。傾注淚如
雨。欲拭還頻揮。天何死此人。不使壽期頤。
贈重友叔徐爾英
吾先有壽母。與君分不疎。外家稱諸牒。君之高祖
姑是生。先相國列爵冠公孤。於君曾大父中表
鳩行呼綿綿。繁子姓。迨今已千餘。追溯其所自。俱
出夫人徐。七世口雲孫。小子最蠢愚。兩行垂白
髮。一老儒。東餒驅洪澤。舡艇載妻孥。避地就
薪水。役出門謀所須。扶筇歸來晚。落日造庭除。琴
書亦暫寄。左右坐諸徒。踴恐難衆語。欵欵話城隅。

所言雖煩雜多半傷窮途爾我有同病繞膝兒女
無四顧增慨歎城上早啼鳥

汎舟

冬湖歲暮深何浩浩游賞須及時盛滿難長
保况遇主人賢客復多遺老巨觴不辭揮言笑共
傾倒回首釜底城寸心忽如擣

程二載錫招飲湖上醉歸得人村詩作

衰老適他鄉因依得賢主日日湖上游頓忘羈旅
苦所嗟同心人離居各異土歷春已徂夏弟兄艱

亂峰文集

卷四

古

一聚泥醉讀素書哽咽不能語

白箴

吾爲貧之胎放爲禍之媒吾貧匪緣奢洪濟歲爲
災曰放實凶德大我何敢哉嗟嗟不足就謙謙堂
爲乖害盈原天道驕倨侮斯來禍生絲織織君子
過其階

雜詩

偏聽恒生姦積毀能銷骨足非變朝昏汚潔混夷
距蕭艾受華滋松桂傷摧折剛介非性生能不墮

其節

名器未可假高位勤勤學有過固爲仁刑故亦非
虐賞罰政之綱揚清以激濁爵輕陞士脩教數長
民惡王道失其平群命於何託
教稼穡師苗決川禹師水大智無所矯一循自然
理嗟自世道衰百家逞其技真樸日以紬僞安日
以侈淫巧蕩人心我欲擺極指

三皇五帝後文明既云開書積高五嶽儒多塞九
垓學一先生言私說亦可哀暖姝自爲足漫矜天

亂峰文集

卷四

古

下才縱能欺愚昧難免有識排

懷葛既已遙世變何能極問問什且九閭闔千無
一機械固損真純白亦有迹於于以獨絃形骸嗟
未黜何事渾沌徒言猶不離術
出作固籍豈入息亦資夜媒媒心若灰冥冥事靡
詐視一天和至智攝神來含嗇缺與被衣相忘歸
大化

與維真菴

麟鳳爲世珍物以希見貴烏鵲常近人彈射安能

避躋豈必高山丘垤亦可畏墜豈必深淵坎井亦
足悸見幾誰能先穆生勇且智作不侯終日寧肯
稍濡遲白鶴翔層霄飛鳴自如意

冬晚

寒月白皚皚寒林風瑟瑟鳥雀夜雙歸而我乃獨
立豈無小婦在回顧轉悲泣

姚樛巢新齋成吳石亭索題

四時成其序秋後而春先欲舒隨所遇大智自閑
關詎關無特操爰今變韋弦余幼志經濟意欲轉

聖學文集

卷四

七

坤乾無柰時命謬衰老仍迫邇頓悟窮通理因任
爲豪賢龍蛇與時化無爲百憂煎文本成厥生散
本得長年遊地樓陋巷正爾葺茅橡忽聞司咏
吳子手宗箋乃爲樛巢叟相過徵我言雖謂至再
三知君燕市旋深悔勞行役用世術多愈菟裘一
朝營於斯可息肩自足明哲人先我得靜使塵懷
愆以滌道心彌自堅樛散文滅質辭飾人代天條
光神不虧惟在體自然譽固所不惑毀亦弗爲遷
養生自有主齊物豈無篇末契獲同心妙義宜共

研行當叩高齋細細探真詮

雨中朱自觀程則亭汪博亭同過潛虬室飯

罷雨止登平山堂回飲西園卽送則亭入
京分得塗字

西向長安笑束髮志雄圖倏忽成衰翁川跡邗江
隅松扉閉微雨剝啄來吾徒款畱無兼饌貧薄媿
阮厨飯罷天雨霽登臨望眼舒三峰烟際小一槍
檣外孤回瞻杏花下西園酒可沽坐酌話心曲有
客磨銀鏤莫才思用世寧甘伏泥塗賦詩送之子

聖學文集

卷四

七

乘舟入帝都

贈程退夫

因依尼父重百年如其初後人不知慎愛惜變斯
須君獨敦古道得友卽歡娛尊酒朝朝設不憚折
簡呼以此聲遠播賓客群焉趨所居雖深巷車從
何其都各亭曰敬久豈爲浮夸驅每於風塵外汎
愛及腐儒能使癡客老窮途色敷腴圖報無長物
惟有寸心輸一傳與五記謹嚴語不誣自信可傳
世聊以效區區吾文倘千載君壽與之俱

弩臺 弩臺陳鎮南將軍吳明徹屯兵地也

辛巳春日查德尹招同費此度王南村朱

西柯喬東湖張山來朱白觀卓鹿墟顧瞻

宗閔曠齋蘇友燕蕭徵又汪博亭諸君集

平山堂闕賦廣陵古蹟卽席得八韻

彥會際芳辰虛堂敞晴旭懷古情忽曠曠然肆遐

矚吳公舊弩臺髣髴若在目鎮南旣名將裴忌亦

良副決策拔壽陽淮右賴恢復師屯十萬雄戍壘

曾茲集勦暇俛倏千年莽蕩成平陸四望惟荒榛何

處尋遺蹟

辛巳夏日蘇友燕同方次張携遲月圓過我

索題率爾應之

李子避塵喧遶荒甘寂寞驚聲入午夢幽尋正泉

壑忽聞烟蘿外欸扉響剝啄驚寤披緇衣相見手

共握乃是蘇與方乘興問茅閣兼携遲月圓新句

野人索石上科頭者白眼望碧落方予立其前風

流宛相若人言崔宗之瀟灑今復作我謂慎伯筠

豪曠猶如昨江月朗高秋胸懷與俱廓四顧窮無

人關會卽酬酢雖余非子熟髮垂如海鶴亦欲持

杯來與君坐對酌

七月十三日黃仲賓初度十四日張印宣初

度兩賢皆今之正人且知余者也詩以贈

之

尼父論三益多聞與直諒聞多猶易勉直諒誠堪

尚出門交有功聲氣何難廣每嗟古道衰心竊知

所嚮張子溫且慈當仁能不讓黃侯剛以方義在

堪爲上乘性雖各殊皆足秉賢抗靜澄萬丈潭高

處尋遺蹟

朗千仞嶂纖塵寧得容尺木安能障入處測其深

吾言豈爲妄張齡甫及強黃亦我踰壯今茲覽揆

辰俱先孟秋望健翮早養成夙志行當償光彩耀

九州斯人誰不仰

喜水不至

洪澤蕩城郭憑陵毋先秋伏金今漸盡淮黃猶安

流侶得平成樂覽寬囀旅憂

鶴三至詩

東海有僊禽燕膺而鳳翼朝從芝田嬉暮向蓬山

息矯翮窮天步揚青匪日域下必攬德輝由來稱
靈物有美君子庭翺翥已三觀肇自歲戊申介壽
正六十翩然下雲阜舞賓筵側奔機銀河倒整
容玉山立龍躍與鸞踏尚未極髣髴座客無不驚
稱觴增喜色再至曰何辰重九集諸逸肅肅戊午
秋籬菊香初襲霞顏低乍昂月羽舒故戢迴翔久
花前妍態難殫述尋盟何應期明哲有頌德新詩
紀瑞徵卽席搖彩筆恭惟杖朝初老人見南極歲
序龍司天亥冬斗指北清嘒響庭柯聲中琴與瑟
此峯文集 卷四 今

夢中詩

北鄰奏笙簧歡飲夜未央豈知志士苦愁歎臥空

房斯期有佳人流離在江湘江湘不可居轉遷入
蠻方蠻方瘴厲多白晝同昏黃網羅前相及匿影
竄大荒大荒人如獸干戈操同室玉體莫能保顛
沛此道旁孤魂翔何處音信渺茫相思年復年
猶冀生還鄉

廣陵詠古 分得孔融

運厄陽九蕭瑟天地窮思威靡群士曹瞞肆其
雄毅然獨不屈魯國一孔融漢鼎至今熾浩氣滿
太空孤塚留茲土千秋祀當崇荆莽知何處老淚

此峯文集

卷四

全

灑寒風

送梁藥亭歸南海

君是雲端鶴我乃沙畔鷗鷗汎只中渚鶴飛偏九
州出處趨各異如何得共游高軒發幽薊淮海暫
停騶新知今日樂傾蓋兩白頭方幸依大雅聲氣
慰應求何期北風迅歸舟不我畱番山天外峙鬱
水嶺表流目斷鴻難到萬里隔浮丘款洽情未申
悵焉生暮愁

五子詩飲蕭笑錯齋賦

符應亭

積陰不入城十日面環堵今晨天氣清扶筇聊散步
叶偶經蕭子齋有使方出戶邀我共僧飯雙妓
爲之住叶暫隔如久離歡劇中懷吐蔬筍薦磁盤
飯罷日亭午不速來一客俱是素心侶主人喜欲
狂大聲呼童登滌釜烹肥雞熟鹽溫香醪僧去我
復留蕭子笑我語近得一賢鄰可爲我輩伍隔籬
招之來並坐傾大斗叶元易百中兒十篇脫畧忘
形骸邂逅成良聚賦詩互贈酬何異縞與紵宋叟
曰西柯苦吟學杜甫錢生曰目天善篆誇石鼓能

此集文集

卷四

全

書汪東莊臨摹愛虞褚豪曠更笑錯玩世前無古
當茲右文朝遜迹隱農圃不屑求聞達振衣謁公
輔子毫無片長所執近迂腐志尙頗相同言譚亦
不忤叶沉醉弗辭杯縱論頻揮塵息壤今在斯一
言銘肝腑願堅北山操毋爲松桂侮

題笑錯子小影

人亦貴知心豈在徒識面蕭子可久交晤對如初
見曠士行近狂拘儒行近狎幾疑道不同何乃交
偏善醴甘有時惡水澹終無厭跡疎而神孚此意

誰能驗柘園集同人饒春開嘉譙詩成匿其名衆
視目皆眩得之獨惟余真知良不忝誰者爲此圖
手持書一卷不冠亦不襪儵然平塵念志在巖石
間脫屣纓與弁不問知爲君紛囂非君戀

送程二退夫之城武

賈州

大河流湯湯利涉仗忠信之子誠實人朋友託身
命况屬骨肉親相與在至性言笑三載疎思積丘
山峻家貧宿春艱戒途期無定浹月行李備鼓柁
奮然進經過水程多風帆千里迅入境聞弦歌心

此集文集

卷四

全

喜知其政拜母登北堂嫺戚細問訊主客慰所懷
傾倒不能禁寘酒叙寒暄深衷吐應罄岱宗長五
嶽孔林冠羣聖道德與形勢其高皆萬仞咫尺近
戴州何難訪厥勝幽討窮靈輿一一入吟詠奇光
發夜半寶且踰照乘豈但所親賢分俸厚相贈歸
色壯涼秋知爲囊橐潤

道彌上人六十賦贈

與師相識初屈指是何歲璣細可忘懷大事心常
記中夜思及之目光射陰晦城南有先祠年久

漸廢墜鄰富日旁晚翼倖廣其第守祠曰王璵小

人貪厚利回惑兩尊行私鬻滅宗祀仲父仲生

聞其說宵眠不能寐晨興告吾父未言先垂涕

飯熟何暇殮倉皇尋同志嚴齋與王屋晉之及若

海叶諸父皆正人一堂共會議亟市棟與梁修葺

絕窺伺其費取諸公議定語廷尉映碧廷尉出所

儲俄頃工以備集眾逐王璵延師司祠事無奈偏

頗者心弗知大義謂叔謂璵是其僕何容輕更寘

竊竊肆蜚言狗庇未得遂又有不肖子行與禮相

此舉文集 卷四 金

背謂南宰木為摧殘所關良不細鳴鼓曾眾攻吾

父斥之退懷慙既口深不幸老成逝愛憎任所

為孰能察其意宗人雖可欺天道自不昧某也溺

少姬死後聞何穢某也以女貨辱身犯大戾南

真宰洵無私邪慝焉能避吾父與諸父泉路亦

以慰喜師知達觀一切浮雲視六十身康強卽此

是祥瑞勉哉勤厥修無受外物累

蕭也堂四十賦贈

蕭子明哲人肆志而玩世奕奕本華留名都連甲

第秉性喜任達齷齪羣流輩自謂布衣尊簪纓非

所愛蓬蓽視朱門鷗鳬狎高位車茵何憚汚馳馬

會莫避日與公卿游不知公卿貴振筆為江河吐

氣吞嵩岱誰謂金根誤萬卷能照背誰謂玉山頽

一石不沉醉善謔豈為虐醒狂誠何忌淳于與東

方古昔稱賢智歎自世道卑濁涇清渭滔滔日

夜東砥柱良非易君懷坐不亂我門常自閉和介

雖各殊寧肯隨波逝子又竊有聞謝傳抱遠志四

十猶林泉嘯歌抗一切君今年初強得無亦捉鼻

此舉文集 卷四 金

文從北山移掉頭不回聯

壽八十七叔母吳太君吉四棟惜士

皎皎雲間月皚皚地上霜亭亭孤生柏湛湛長流

江吾家有節母高潔可相方綺齡失所天匪石矢

空房兩兒猶在抱未能勝衣裳辛勤鞠子艱中懷

悲以傷堅操綿日月貞衷感穹蒼子既先龍躍孫

亦旋鶚翔垂貽思吾叔諱流字今舉著名與典會

當隨發誰人得頡頏驚采妬鬼神蚤歲遭離戕誦

其病中句訓子何悽惶所喜皆克家母教焉可忘

驛也敦古處生性重綱常每聞節孝事訪求爲表
章況近出吾宗敢不力稱揚顯親期其至修德未
可量勤始既伯氏仲須益自強相率子及姪立身
罔弗臧壽母能以此乃爲 烈祖光

題鄭破水梅花書屋圖

鐵幹輪囷蟠冰花縱橫綴月照色難分雪凝香愈
發少小卽愛此幽夢常如結妙手來富春生面爲
我揭垂垂一樹梅下踞嶙峋石虬峯坐其上兩肩
披白髮自許巢許流子然與世別誰意黃山夢所
此集文集 卷四 全
好同台癖袖圖欵郊罪展視叫奇絕倚樹爲故我
凭窓又何傑一時兩虬峯莫辨主與客願訂歲寒
交並梅成三益

秋園待月圖爲下梅溪賦

君木餐霞人乃作塵中吏淵神似唐賢小冠宛晉
製獨坐碧梧陰默然若有思幽香與清音良夜競
相媚微風吹之來旁有篁兼桂曲水何漣漪遙嶽
色如黛仰視更俯聽情懷安所寄秋高月未升宵
光已滿地一童立石畔一童抱琴至卽此二髫童

亦自可人意神姿俱雋妙絕無垢氛態謝客宦京
華而能尚其志未嘗廢林泉詎爲簪纓累君優濟
物才結想託天際悠悠距千年讀其之麗

黃硯旅生日賦贈

憶我初來揚所交纔三子歲月曾無多升沈遂已
改冰絃鳴魯東仲賓遠作宰鯉去鴻不來尋
千里已矣憐退夫速化弗少待誠積夢相
煙霧裏情親念夙好惟有硯旅在睽連殷寤思
封還狂喜學涉既淵邃抱負更宏偉樹建期及時
此集文集 卷四 全
需次行將仕孟夏氣清和恭惟覽揆始慙子無長
物裁詩當酬願願君歲九遷門施戟與棨白首倘
如新勿殊窮達視

蒲遺

從弟呈望索贈

吾宗繁兄弟交好託文章大村最傑出歌行久擅
場心胸括萬古聲名馳四方鴻才吾不及識學或
頡頏久菴不妄作布置每見長少小同文會押浪
親壺觴近因持直道議論過激昂家庭事難言是

非宜兩忘松嵐不忤世京洛恣翱翔詞美逢時好
得譽滿公卿乘輿圖泉石雲海入奚囊繪事推神
逸篆刻更古蒼皇望饒風韻詩豔著雨棠搖筆賦
鸞社側理貴維揚行草尤精妙道媚摩鍾王飲酒
能溫克士行從不爽年雖及服政鬚髮未繁霜手
持一橫卷乞予題其上組紱非吾慕帖括非吾尚
平生風欽愛惟此數宗英茲因皇望請遂以發吾
狂大笑爲書此俾知心所藏

直松篇

亭亭百尺松直上無枝葉古色照重霄堅剛幹如
鐵吾願與之交同心兩莫逆寧爲小人憎無爲君
子惜松間予斯言前來手吾挈歎息何帝三叮嚀
豈止百人皆尚詭隨君獨愛直節以茲爲息壤盟
誓以肌膚終身不佩之屈曲所不習何期鬼魅逢
妄言謔嘲喜圓而惡方力勸予改轍恨未挾利
刃奮然斬其舌中夜寐不寧彷彿又松枝再四爲
予慰所言最明斷清濁不同趨視當如蟻賊大笑
以置之何事計一切

寄贈黃明府仲賓

丙戌

江上百尺船連檣來自燕皆云竟東過側聞大令
賢循良冠魯鄆休美匹潁川完衣艱裝昔五修今
何鮮弦歌同里人未眠作人弘雅化格天
兆豐年時序屈泥火賊塘正采蓮躋堂介眉壽老
穉紛來前何所頌君子敬陳樂只篇薰風吹之北
仁聲京國傳高第登政府鳳見爲之先自是君家
瑞何獨古爲然

修翼飛冲天短趾步不遠相距悠且長有情安從

展感君知我深推解常恐緩迂慙易招憎厚意過
懇欵淮濟流元通舟楫何曾斷嗟予思伊人三載
未得面叶年逝日不留吾衰運滋蹇少壯無它嗜
所好惟墳典著述雖等身萬計踰大衍謬膺不自
知賦佚視圭璫區區身後名籍君傳文苑高義仰
平生宿諾自能踐

詠公送水賦謝

騷人多酒癖而吾獨不嗜茶雖曰水厄飲則甌不
計中冷與南零迢迢豈力致甕小難多儲天泉有

俊味蜺蜺見炎夏千里受其鼎漸瀝久不聞老體
漸爲瘁詠公得道人愛我意偏華爲汲廣陵清烈
日役步遍遠致野老應用林野老肺是日正絕糧
黠淡檢廢箭鼎章光四射目迷艱正視藏墨年更
深款狀殊時製蕭之供珍玩亦皆拜嘉惠摩挲幾
躊躇惟有減價貨爲易粟與薪庶免卑詞貸孤食
困旅食時人盡我弄古道日淪喪高義獨方外

七哀詩

良馬歌

河西主人招同家伯茅山汎雙社湖歌

七十二潭蓮花歌爲陳確菴尊人賦

紫藤花歌爲四十五弟九晚賦

盆梅歌爲吳四夢翹賦

贈友

廣陵行

三十八叔鏡月歸自匡廬出山中詩及圖示

予兼命作長歌賦此呈之

贈十力禪師兼送其還山

吳四夢翹還居荷園招飲同從弟湯孫賦

輓晏維馨先生歌

題孫無言黃山詩卷

校母九十歌

蘇山堂歌

宗三子發過陸四縣圖卽事有作

潛山張孝子歌

五山歌送張大

雞鳴歌

戲簡夢翔畫松石歌

短歌示友

飛蝗篇

蕪城燈船歌

蕪山李叟爲子細述家世及山中事見于篋

內墨有愛色子因作歌并墨贈之

題畫

觀戴文進畫歌

解陽山持踏雪圖索題口占應之

聽琴篇

嘲內

寓舍牆爲大風雨所摧歎

放歌贈鄭半癡

顏秋水六十九初度從叔可亭暨陳一作歌

屬予和之因賦

蔡半嘯宅賞菊歌

海陵蔡孝女歌

酌酒歌四十首

寒夜讀史作

秦皇求僊真歌

五均六筭行

崇華宮行

青蓋入洛行

豫章太守行

鄴宮行

星孛大角行

登江州節婦歌

李醫士夫婦雙壽歌

紫薇花放促婦典衣

立閣歌爲周象先賦

歲杪故園南沙諸友

雨中題寺壁畫龍

追壽黎二慢亭歌

送繆玉山守備黔中歌

富春嚴五石臣爲我寫小影贈之以歌

舟阻寧海陸耆卿天隨叔姪畱飲卽席賦

阻水行

後阻水行

張良御三十生子索贈次韻和之

中洲禪師贈藤杖歌

城上曬稻行

絳桃樹行

秋海棠花歌

與衣羅米行

麥飯行

還水行

賑稻行

黔婁有妻行

開門自歌

張

謝為黃三仲賓賦

黃三仲賓贈駝絨袍歌

寒夜程載錫招同錢達人主覺四勿翦張良

御飲自強堂限韻

程二載錫贈紫被歌

短歌行

湖上汎舟題石公所畫卷子送黃惠臣還霍

丘

程載錫席上方望子索贈

題程遂玉山水圖歌

閉門自歌

程退夫席上題庾嶺圖送黃燕思南遊

程退夫二子歌

題方歐山風雨歸舟圖

黃三仲賓屢有所饋詩以謝之

贈黃郎歌

投壺行

旅夜懷親圖歌為程楚嵐賦

壽沈姑母九十歌

題黃硯旅出塞圖歌

蘇城放舟至大江登金山作歌

龍吼支圖歌

花間作歌示余韞山張一菴曹浮山暨冰堂

禪師

卷五

六

虬
之五

淮南李驎西駿著

七言古詩

良馬歌 十歲作

吾聞國馬之行日千里朝發崑崙暮隴水此馬雖
步亦其匹瞳如夾鏡焰生紫權奇變化罕與儔不
數驂駟與驟耳蘆子關裏飛羽檄蘆子關外吹笳
策四蹄突出如有神奔馳陷陣驚霹靂南庭北塞
任橫行恣身報主輕籌策不見郭家當日九花
虬

卷五

蚪澄清河朔復神州磊落驍騰今如此何難掃蕩
寬時憂

河西主人招同家伯艾山汎雙社湖歌

雙社湖頭日半落黑雲驟起天色惡層浪激搏雷
風薄火燭廣野電紛錯水面浮珠光燦燦列宿遁
避其鏑雙蛟角力爭來攫馮奔乘之肆威虐奔
流直下激城郭氣昏林木墮鳥鵲碎削乍驚崩劍
同騰沸更疑徒海鰐坤軸傾翻鼉柱削虎豹震吼
如山嶽烟霧倏倏驚駭駭明晦湖景變忽清波

蕩漾暮湖碧皓魄弄輝招游客主人邀我及我伯
放舟湖心浮大白主人雅度一時絕口如縣河能
不竭吾伯悠然遺一切此中空洞皎如雪同來湖
上酹湖月一談一笑稱莫逆手擊湘江竹口唱漁
父曲洞簫寥亮明月仄短櫂夜還春波寂春波寂
狂歌息何者孤鷗驚天北飛傍我舟掠我側鷗乎
鷗乎吾願腋下生兩翼隨爾相呼摩斗極

七十二潭蓮花歌爲陳確菴尊人賦

停君金叵羅聽我蓮潭歌蓮潭七十二潭蓮盡栽

此峯文集

卷五

二

菱與荷菱荷花發情且萌陳塘處處飛白鷗高人
每愛此中住月朗醉臥蓮潭秋何人先生雙江叟
青絲釣竿長在手芒屨皂帽敝羊裘竟日垂綸叟
江口爲愛蓮潭烟月好避世欲向蓮潭老有瓢堪
飲薇堪食鼓櫓閒吟江上草眼看塵俗等敝屣潛
蕩詎爲懷抱累對客自稱古逸民蔚村確菴是其
子確菴昔也舉孝廉此日棲隱師陶潛聚聚如磨
復如錯事親持已何其嚴務家七十二潭蓮花裏
扁舟汎汎七十二潭蓮花水朝看笠澤白雲飛暮

眺玉峰赤霞起何人不羨通籍樂望子如君始不
薄何人不慕祿養榮食貧如君更不惡酌我酒祝
君壽高卧自謂羲皇是隱湖蓮花柴桑柳今歲花
開風吹碧波漾明歲風吹碧波花復放歌我七十
二潭蓮花歌訪君七十二潭蓮花上

紫藤花歌爲四十五弟九晚賦

君不見西園紫藤花春風纍纍垂萬葉晴鳥群來
枝上啼啼落藤花一庭紫三月已殘四月來風吹
藤花花復開旖旎長條掠地飛浮香發色奪春輝

此峯文集

卷五

三

恰似女兒十四五翩跹紫袖空中舞開軒置酒邀
客過橫笛日坐花前歌主人高興無時已花落滿
園歌未止更期明歲春如綺共賞藤花春光裏

盆梅歌爲吳四夢翔賦

二月春風起梅開春風裏吳生携錢恰一千買得
此花喜欲顛日坐花側對花飲酒氣撲花花更妍
老手一筆畫春風不似畫梅筆畫梅更無雪
梅二月月半香香已盡而我共生春南窗對酒
君喜即呼花前把酒花前醉花前真真酒酒清君

不見梅花嶺上花滿樹花開花落游入聚只今還
漠冷荒烟鶻鴟夜叫走狐兔一千買花豈惜多共
君花前且倒金叵羅

贈友

昔思南登岳陽樓下瞰洞庭千尺流長嘯一聲西
風起猿啼木落山月秋我夢紫烟生爐岫石鏡倒
懸搖列宿行當拄杖五老峰共君坐懷雲松秀

廣陵行

萋萋原草生交交野禽鳴東風四面吹吹徧廣陵

此峯文集

卷五

四

城廣陵三月春如穀游女踏莎邗江曲琪樹烟橫
翡翠樓銀塘水暖鴛鴦浴公子華筵開倡家金鐘
行酒流朱霞歌聲夜落樓頭月舞袖晴連嶺上花
君不見大業年間隋苑開錦瑟瑤琴侍宴來盈
只今銀漢影夜深還照玉鈎苔

三十八叔鏡月歸自匡廬出山中詩及圖示

予兼命作長歌賦此呈之

君不見匡廬之山奇秀天下無九十九峰縹緲出
沒彭蠡湖雙劍凝寒最險絕捫星突兀天半孤更

不見東林西林萬松樹傳是太白當年讀書處香
爐紫氣晚生烟石梁雪瀑晴飛雨千年繼踪吾叔
來匡廬真面重爲開陸羽井遠公臺撥雲搜奇日
幾回芙蓉矗立萬仞直屏風聲翠青無極睥睨今
古誰比倫紀遊佳句堪與敵龔君半下繪事妙江
南典酣落筆掃烟嵐五老嶺峭壁面削振衣絕頂
摩挲落朱生張生亦好手素練貌出匡廬阜谷回
林轉猿夜啼竹樹橫斜樵徑迷驂也性僻耽幽趣
五嶽尋仙恨遲暮行當散髮入名山畫中先認虎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贈十力禪師兼送其還山

夙昔耽禪悅好作方外遊所遇多錄錄怪無支公
流吾伯與師共周旋對予往往稱師賢是時師住
靈隱寺大香仙梵隔江烟我欲扁舟問越都春風
招尋聖明湖因登會稽探禹穴爲訪異書今有無
而師出門拽孤筇坐具又舉彭蠡東芙蓉削出五
老峯撒手飛步凌蒼穹匡山踏遍黃山去七年面

壁隱雙樹迂回九曲杳難攀路遙那得真僧遇繚
緲山雲天風吹隨師遠過東海匯野人得誦新詩
好言笑未接已傾倒漫題短句申情懷持之訪師
恨遲暮浮杯南渡正初秋江上蘆花引歸路相賞
未幾復相違携手話別滄浪渡遙指黃山山上雲
知是吾師蹤處處

吳四夢齋題扇詩圖招飲同從弟湯孫賦

湖縣游賞地猗園夙著奇峰巒儼壁削雲木秀紛
披公子連興翫山本移家日涉趣無已散髮行吟

此峯文集

卷五

六

曉樹青支頤臥看暮山紫開尊池上日延賓折簡
相邀及令辰座客盡是高陽徒露頂狂呼淥水濱
就中吾弟更放達連傾大白旁無人惟有野人獨
好靜把杯愛對松陰冷蟋蟀吟秋聲漸高青光照
席月出嶺坐久銀漢正當軒主人握手向我言君
家兄弟才翩翩何不乘興題花箋君言未已予起
舞槐葉紛紛落如雨

輓晏維馨先生歌

君不見白玉樓成排衣來天無私好偏愛才又不

見地下郎官有卜商鬼神亦解重文章奈何世人
只賣錢刀與金玉不愛大珠小珠錯落羅胸腹吾
師晏子天下才坎壈一生真堪哭奇文未遇知音
賞致身那得青雲上經年閉戶授生徒布袍幅巾
老面丈歲在龍蛇賢人厄山頽梁壞慟欲絕入門
不聞聲伊唔登堂惟見燈明滅研匣尚存燕泥封
筆牀猶在蛛絲結遺書滿屋墨跡新字字皆是生
前血瑾露歌悲素旆飛親朋執紼出總帷斷雁哀
鳴朔風起鬼燐黯澗月無輝馬鬣既成片石樹雕

卷五

七

龍瀟虎歸空墓山丘零落泣羊曇從此莫問西州

題孫無言黃山詩卷

黃山濛濛雲生嵐七十二峰待君攀逢客索句不
肯放贈詩盈卷君未還君未還雲空閒人人揚鞭
走燕市誰肯匿跡隱黃山君雖未還志在此清風
亦可激塵寰

旅夜吟

旅夜夜何永孤燈昏復明披衣起步殘月白戍鼓

聲斷荒雞鳴商飈漸寒絺袍薄江城欲曙銀河落
客子高吟殊未央忽覩曉日升東方

壽宋射陵母九十歌

海內文章作者多草聖宋君獨殊絕宋君有母年
九旬介壽正值陽和節陽和二月風光好柳絲搖
綠啼黃鳥登堂拜母盡詞英玉釭晴傾坐芳草側
聞阿母初生辰 神宗臨御裁七春重熙累洽無
風塵太平垂衣仰 聖人令子青雲早致身謁
帝承明作近臣鳳池擢毫正弱冠文采風流莫比
比華文集 卷五 八

倫二十年來臥東海歲歲堂前戲斑彩菽水晨昏

樂有餘閑戶那知人事改君家家住射湖濱咫尺

神山高峰响中有仙人董雙成日坐瑤臺吹玉笙

願母遐齡後天老丹成永住蓬萊島

遊平山堂歌

我遊平山堂堂上春風曉柳絮飛舞拂面飛梅英
落地不須掃碧烟爲障花作茵把酒群坐聽啼鳥
客子窮途不自聊對花偏覺懷抱好一瓊裁傾失
萬愁蒼顏半酡笑絕倒杖頭頻解君莫辭君不見

隋家宮殿生荒草

夏夜同宗三子發過陸四縣圃卽事有作

李生家城南陸生家城北城南城北路非遙徒步
招尋日可得何事一別十旬餘朝朝對花空有憶
沈吟到此淚沾巾傷哉貧病疎故人忽聞割柴柴
門開宗君科頭乘輿來相邀李生踏月去同訪陸
生北城隈陸生歎息對客說昨聞邠州飛黑蜚黑
蜚群飛啄麥麥不盡更降玄霜殺麥麥盡頌感時
慨事欲竟言四顧惆悵聲復吞仰面看天天色黑

此峯文集

卷五

九

出門話別意惻惻携手宗君循歸路天宇頓開夜
光吐金波流彩銀漢澹霽星落落空中布始知天
道不可測陰晴變幻在頃刻城頭淅淅涼風發鼓
聲漸急行人絕宗君東去我西歸獨立中庭看明
月

潛山張孝子歌

皇天不崩地不裂忠孝千年永不滅憶昔丁丑寇
焰張七十二營徧潮潮轉掠突入潛山縣官兵閉
城不敢戰男婦女哭走避賊身無完肌膚荆棘張

翁初歿尸在牀其子清雅號尸傍老僕言其貌
急昇棺猝殮賊已入拔刀斬棺雅奔護賊斷雅指
血如注雅有幼子曰超藝伏背代父首復碎不忍
父死已獨生嗚咽抱父同父斃雲滿攀刀罵且泣
三日不食死何烈都城城陷甲申春煤山殉國真
酸辛食君之祿爲君死鼎湖攀髯曾幾人烈哉張
氏有雲滿亂臣賊子氣爲短子殉父兮奴殉主一
門忠孝空今古嗚呼一門忠孝空今古

五山歌送張大

此峯文集

卷五

十

五山山高插天半峭壁倒垂凌海岸此中往往棲
幽人嘯傲巖谷弄松筠憶昨冬月歲在壬大地黯
澹風雪深邂逅五山張瓢圖握手恨晚肝膽吐爲
言羈旅多傷悲子今何事離故土答云八年厄洪
水抱書南走豈得已君聞我言長歎息二人遂窮
成莫逆是時君年六十一追憶慈母常於邑涕泗
沾衣不自知感君至性與君暱十日不見卽相思
款門造訪坐談詩遠宗李賀近徐渭短詠長歌每
類之有時狂吟振金石有時酣飲遺履舄君頭盡

自我半蒼意氣相投忘形迹忽聞治裝還五山留
之不住淚潛潛世人好諛不好直直道每遭流俗
嫉沈吟至此胡不歸我亦欲返故園屏滄浪溪漲
鯉魚肥持竿坐釣無是非他時相憶命我駕策杖
招尋五山下解囊沽酒坐林樾與君共醉五山月

雞鳴歌

野店寒雞鳴夜半居人肝睡行子飯整裝束衣出
門看霜冷風淒中腸斷陰雲黯黯路漫漫策馬登
途天未旦

此筆文集

卷五

十一

戲簡夢翔畫松石歌

平生最愛松與石石勢嶙峋於影碧每思散髮坐
其間蕭然獨與俗塵隔年年幽夢落匡廬布帆欲
挂彭蠡湖兵戈滿地去不得閉戶臥遊憑畫圖王
宰畫山山玲瓏韋偃圖松松鬱葱吳君兼之風格
老下筆有神疑化工請君爲我寫古松兼貌千仞
青芙蓉山迴水曲立一叟倚石看松五老東

短歌示友

天衢之足困守閭明堂之材支侏儒古來豪傑時

不遇往往屈身混庸愚白首窮經無太苦且共開
懷傾一壺君不見董生下帷老江都卜式恰粟爲

大夫

徐儒卽說
或作徐儒

飛蝗篇

飛蝗百里蔽長天赤氣如火黑如烟來止我田食
我苗老農跣足奔且號揭竿揚衣來驅蝗驅蝗不
去心悽惶憶昨澤洞逢奇荒乾坤陰霾晝昏黃雨
師鞭龍龍翔舞陽侯決河河傾注叶柱廬舍漂沒
無安居且出夕入魚爲伍九載涸涸厄洪水流離

此筆文集

卷五

十一

半向溝中死上帝好生不悔禍頻仍降災猶未已
支祈裁遁蜚蠊出旱魃拍手雲雷息禾稼上頃九
頃焦數畝僅存穗垂實三時作苦卒不得爾蝗腹
果我無食唇乾口燥眼血枯呼天我救天不恤蝗
兮蝗兮益爾蟲來自何方肆毒內江淮南北連鳳
泗黍稷稻粱一日空其族萬千繁且多殺人不用
干與我我欲投漳海天寶縱蝗奈蝗何

蕪城燈船歌

君不見蕪城城下邗江水北接清淮南揚子波光

如鏡暮潯池垂楊一望碧無已城中年少不識愁
載酒携妓競夜遊桂楫蘭槳開月夕畫舫如雲張
綺席流蕙垂空絳蠟燒火樹燭江江波搖蕩揚
耆爭遠匿驪龍伏臥不敢驕保障河上催聲合法
海寺外人影雜絃管繁促齊唱歌銀筯哀怨玉簫
和狂醉酣呼倒叵羅船船燈照朱顏酡朱顏酡宜
縱酒隋家宮闕荒蕪久

蘓山李叟爲子細述家世及山中事見于簡
內墨有愛色子因作歌并墨贈之

此華文集

卷五

三

蘓山峻嶒獅象踞樵徑盤曲鳥來去絕頂孤茅誰
所構突兀正當雲生處晴秋振衣登其巔邂逅李
叟坐峰邊云是故侯之孫子巖棲於此四十年其
先李二從 高皇二十四騎起滁陽南北馳逐烽
烟掃馬革裹尸西川道雲臺錄功紀太常胃子田
冠登廟堂自言不願官金吾惟乞畫錦還故鄉
天子聖明酬勲厚印大如斗加其肘實食百戶鐵
券明著勞守禦二郎口一十三傳至李叟束髮從
戎戟在手殺賊肝膽會立功星落月黑賊夜走高

岸無端成大澤西母歎息蔡經宅解組歸來年方
壯栽松種柏蘓山脊爲言前年蛟出白晝冥崖崩
濤湧生風霆百靈頃刻峰頭集神物騰變雷雨急
馮夸出沒蛟人泣銀河倒瀉天地仄更言山中洞
壑藏僊侶巖屋幽窈隱石戶危磴百折螺旋人衣
裾泠泠鐘乳滴中有異人鳴玉琴移宮換羽非凡
音銅釜金鼎左右列億載胸息忘古今我聞叟言
神飛揚卽欲借往窮所藏叟窺我篋光勃勃叩問
乃是墨一笏此墨縣來非一日憶昔 先公參密
此華文集

卷五

古

題畫

楓葉初黃橙子綠崖影層層壓漁屋夕烟乍斂秋
月明獨立虛亭看飛瀑此景當年親見來觀音峽
口曾信宿

觀戴文進畫歌

近代山水幾人好戴侯文進格獨老何年寫此雪
景圖波濤萬頃白浩浩耳邊恍惚風蕭瑟炎夏空
堂生寒色遠峰近岫無寸青冰花錯落灑何處崖
旁茅屋如斗大逕竹傾欹壓千箇行蹤斷絕門不
開想有高士此中臥陂陀沙嶼竄且深乍看頗似
蒼梧陰石角嵯峨樹盡立細玩又疑巫山岑九疑
洞庭接嶓岷尺幅萬里勢嶙峋乃知哲匠天機巧
慘澹經營妙入神吾聞景陵在御時下詔天下
徵畫師內殿觀試賜筆研爭殫精力邀上知此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時戴侯獨被放歸來沈思技日上南宮北苑縱難
追倪迂黃癡豈相讓無如悠悠世上兒成敗論人
妄妍嗤漢武開邊尚戰功李廣猿臂竟不封唐朝
取士繇詩歌杜甫未嘗登制科有才無命皆如此
何須失路傷坎坷

解陽山持踏雪圖索題口占應之

不見陽山久塗中忽遇之手持一幅紙大呼索我
題展卷見浩然騎驢灞橋邊後隨一蒼頭瓶酒攜
左肩諦視乃陽山半酣已朱顏爲問此圖誰人掃

何不添我成三老相與共酌瓶中酒大白頻浮
數斗飛雪如掌落滿巾吟得新詩花在手

聽琴篇

秋空寥闊秋風清有客中庭理素琴甲聲不乾南
不濁輪指解行側鸞鳴初鼓淥水變白雪潯然以
遠悠然深落花流水石門閑彷彿伯之妙難尋我
正神會若有得清調忽遇慘且激諦聽乃是雉朝
飛哀氣流商動人悲悽惻豈惟牧犢子寡妻孤臣
類如斯嗟予感此不能已幾回惆悵坐復起仰視
此峯文集 卷五 六

河漢再三歎斗轉參橫霜月寒

嘲內 歲餘減餐

爾齡踰半百爾髮日漸白使爾早舉子抱孫且數
尺豈欲細腰學少年何爲減餐令顏瘠

寓舍聽爲大風雨所摧壞

急雨驚駭中夜起客館沈沈一庭水十圍巨木拔
入雲檐瓦爭飛迅於矢南鄰北舍聲嘈嘈兒啼女
哭浪中號洶湧恍惚蛟螭鬪閃爍一任雷霆燒大
吳海若一時聚支祈震吼庭前舞地軸欲翻天河

傾三間老屋無乾土破衾如鐵膚生寒強披濕襦
雙眉攢我語老妻濡濕不足惜 慈親靈輓在堂
心悲酸急走往護加重席幸荷天祐無點滴窗燈
撲滅風愈狂相與怵惕立終夕倏忽晨暘射疎牖
啟戶視之雲光青土垣盡崩無障隔直見雙鷺翔
遠汀爲語主人不須修留待牀頭蟲鳴秋歛枕一
望水天碧斗橫河澹野垂白此時詩興勃然發高
枕正可吟新月

放歌贈鄭半癡

虬峯文集

卷五

七

混俗從來無奇士逸品不落風埃裏蕭灑幽曠誰
能之前有米顛後黃癡吾聞南宮在潤州嘯傲終
朝海嶽樓坐攬雲烟風濤之出沒寫入尺幅謾謾
涼生秋子久癡狂更自不可蹤日走荒山亂石臥
其中丁巖萬壑落心胸振筆追之造化通乃知潑
墨落紙非細事若不滌腸洗胃空塵累山川靈氣
安肯赴毫端縹緲迴環爭來供驅使吾友鄭生塵
外人自號半癡癡絕倫少小學書學惠崇水禽陸
禽錯天工我曾見汝戴角鷹霜崖獨立骨峻峭側

腦下視背欲裂白日慘澹殺氣凝又曾見汝虛雁
圖寒汀周遭圍遠湖朔吹颯颯振枯荻悲鳴驚起
若相呼翎毛入神有如此令我玩之歎不已一別
不見經十年忽爾相逢窮海邊我顏已蒼汝不改
短衣闊帶軀加偉孤坐梵宮掃剡藤展布有法心
自喜飛瀑頃刻出素練匡廬彷彿覩真面雲海氣
象日萬千筆能吞吐盡其變我叩鄭生何所遇神
奇應得江山助鄭生聞言氣飛揚一一爲我道其
故南遊宛溪登敬亭層巒如畫疊嶂青謝公有樓
在其北澄江晴眺心爲清粉本得此連叫絕開襟
疾揮興勃勃我聞其語喜不禁中懷更向鄭生傾
鄭生之技旣已精鄭生之品須自珍我輩落拓不
逢時崖岸詎爲貧賤移有才無命任坎坷鄭生鄭
生意如何

頌秋水六十九初度從叔可亭暨陳二作歌

以贈屬子和之因賦

白駒顏翁字秋水閉戶授徒東亭市市中車馬日
紛紛耳不聞喧目不視平生崛強空古今黃農虞

夏神相親六經以外鮮當意莊列卑卑不足言
詩喜讀少陵詩抱膝高吟無厭時一字弗悞卽爰
除點竄塗抹無全書慨自靡靡罕卓識奇士反遭
庸流嫉荃蕙蕭條菰蔬繁囂奮迅騶虞泣傲骨
自負獨見君步趨那肯逐其羣人卽怪君君不恤
烏几坐凭談典墳今年年躋六十九介壽惟來幾
逸友吾叔作歌陳生和茱萸釀熟傾滿斗我媿後
至未及與相共浮白吐情慄入門乍見眼偏青出
詩示我促我眞喜君疎放不諧俗喜君坦率不飾
情題詩贈君祝君壽祝君壽進君酒侶君爲人世
上寧多有

蔡半慵宅賞菊歌

二十一日秋九月蔡侯庭前菊初發青錢酤酒聚
正徒徐生我携黃生俱纍纍踵至挈我問蔡侯族
祖徐生兄人門盡是高陽客不衫不履來就席蔡
侯見之笑絕倒爲誇今年花獨好起揖李生向花
前酌酒爵花花競然邵侯種瓜瓜五色蔡侯種菊
菊四壁東陵逃世學園固所宜爾豈終侶漁樵老

北峯文集

卷五

九

北峯文集

卷五

十

裴笠何不及時建大功遽取鐵券開侯封蔡侯聞
我言掀髯意軒軒慷慨爲我述往事前年走馬宣
武門邂逅開平之雲係一語相投見恨晚登樓脫
帽對把瓊白頭老偏斟酒酒再巡常侯起顧四座
鮮雜賓爲問中貴當年直何殿老僧本名張道面
少時灑掃乾清宮宵侍 聖人讀書書侍膳君是
誰家之胄子劍舄飄零來燕市常侯舍懷奇頃垣
答云大王之後懷寧是彼此相顧淚雨垂皆也麟
鳳今羊豕從古滄桑皆如斯浮雲富貴何足齒李
生側聽感慨生仰天長歎不能平自起傾壺對花
爵狂言大發叫且笑一丘一壑獨宜我漱石枕流
無不可爾亦矯志傲當時苟非達者安及茲霜嚴
夜清月上運當杯入手切勿辭痛飲須令雙頰酡
對花不醉奈花何

海陵蔡孝女歌

蔡氏有女名曰蕙弱質盈盈四德備桃夭將賦年
及笄父罹奇禍圓扉繫白雨來迎中心煩天志不
嫁理父冤欲叩九閭阻虎豹花貌終朝滴淚痕有

牀不眠眠草土有穀不衣藍縷蓬首垢面跪中
庭夜夜禮斗月到午三年不改志彌堅惟冀格天
天我憐歲在己巳中春月 官家南祀禹廟旋樓
船百丈下武林東公與會人蘭陵慈山寺前馳羽
騎春申祠畔颺龍旌有女制詞持宛狀一葉獨進
靈溪上是時風雨正霏微長跼不移睛相向 重
瞳乍見爲愕然左右傳呼命之前女曰有父沈寃
獄願沒爲婢將父贖 帝曰汝言無恐怖女拜稽
首哭且訴臣妾恐怖敢哀呼伏惟 皇帝矜不辜
此峯文集 卷五

情辭慘惻動 當宁 帝顧歎曰賢孝女特敕中
丞詳讞鞠父得雪寃脫桎梏嗚呼賢女不易生
女勝男實可欽後有蔡蕙前緹縈二千年來只兩
人我作長歌傳其事婉殺人間不孝子

酌酒歌四十首 起五字用飽明遠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嗟我年今五十六
饑驅常苦行路難眼看世事日紛紛開口欲論還
閉口今日之時非我時守拙且自謀升斗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昏定晨省人子職

嚴親白髮隔湖干欲去不得阻冰雪雨脚無力
船道絕見日思 父父思兒悲歌竟夜肝腸裂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昨見鄰母出門側
吾思吾 母淚潸潸兩母齊年生壬子鄰母猶存
健步履蒼天何奪吾 母速歛忽四載黃星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老樹烏啼月欲落
霜寒風冷夜漫漫耳畔但聞 父呼兒束帶驚起
應恐遲遠道悠悠三百里凝望如凝淚亂垂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憶昔我 母弃我
此峯文集 卷五

日我時正迫饑與寒生養不極鐘鼎樂衣食縱美
終悲薄何況屬纊在他鄉附身附棺多缺畧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我少就傅我 父
喜勗我學古早入官誰知蹭蹬五十載白髮青衫
猶未收有親不封生徒然子罪自知深如海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洪水昔年沒湖郭
室如縣罄缺朝餐艱難糴米城頭市來往一扉顛
浪裏回思曩事不勝悲 母淚猶漬箸與匕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有弟場亡年十二

南莊之原寄一棺水後荒蕪草寒畝轉界他人非
我有親父親兄禁不得孤墳那免半踐蹂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有妹隨翁宦劍浦
歸無一錢留常攢庫藏乾沒誰之咎爾夫累死鬻
小婦買棺殮屍弟不來哭聲滿屋妻與母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有妹早死遺一子
幼失母教言多謾海濱人居雜題題出入須防勿
齒莽骨肉之戚惟吾親吾不汝規汝誰仗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三妹艱難猶自可
此峯文集 卷五

妻絕還憐四妹寒有租有賦雖多累無租無賦更
堪涕六口嗷嗷日待舖風雨何恃得卒歲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荆妻抱病常唧唧
日還吾慮勸加餐負性耿介良人同交謫不開儒
生宮爲我置姬望子切何曾一日開心胃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大姬年已過半百
侍我日久閱多艱湯藥奉姑衣不解雖未讀書知
大體常爲無見淚暗零小姬入門頗強敬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仲叔年高體獨孱

出入須仗老竹竿我歸輒喜携我手坐我於側酌
我酒叔過七旬我近六衰年恨不常聚首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寄食東村憐季叔
北風凜冽瘦身寒阿嬌孤機停空室聞已買地未
卜吉此事須速無淹遲我當匍匐來執紼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我居洋南舅洋北
思之不見涕漣瀾月正上日舅誕日欲往壽之阻
暴颶母死遠道惟舅來舅壽不至腸百結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吾舅吾舅昔有五
此峯文集 卷五

今惟二舅季舅驟老年失偶苦獨宿不眠坐聽風
曳竹團團明月照總幃回頭對影吞聲哭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傷哉晏師與越令
從祖傳身死各遺一子寒更嗟海上吳夫子兼先生
年踰七十去桑梓每逢花發相思深當年坐我春
風裏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文章知已不易得
每一回思淚不乾衣繡南來試多士封丘先生真

御史李公神童我許今白頭辜負師恩四十載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邵公之墓今何在
瞻兩先生迢迢南望隔雲山拔士百中不失一明從公

生誰能及魏非真驥亦當顧此身不死銜公德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郭北論詩衆遺逸

回首竟作隔世看陸生既已夜臺去縣志宗子又

向京口住于發吾伯采真常閉門新句更共誰人

賦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近來作者誰無魏

吾伯五言秀如蘭壺翁先生雄放終當讓大村沈著王

見

卷五

五

三更罕倫西齋生平心折惟數子不得常聚勞神

魂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詞場句藝憶昔少

升沈途分異悲歡歲寒之交鄭與薛後漢書年來不

見思常切薛古尚存氣更豪鄭健初起與還勃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倚園棗園昔過從

花開花落口盤桓自我挾書來海東分甘如燕

與鴻何時重携兩阿弟元又坐看吳門闕秋蟲夢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十日不見繆叟面

蔣公孤館獨坐每長歎嗟予不孝天降戾倉皇事

事未及備借棺殯母先生恩逢人惟有說高義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其病在牀不得顧

掩淚出門再三歎張子張子真良友詞重義輕

金肝膽剖爲我力療殘喘延償君藥債君不受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思我小怨忘大德

斯世皆然何足歎十五年來如一日惟有蔡侯敬

無失半家貧肴核辦咄嗟釀熟每卽笑相覓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吾友器之繆海濱

見

卷五

五

秀年未六十早蓋棺重來暖茗談藝地撲人面目

惟空翠曾也能文君有兒時時還來問奇字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白首素居苦寂寞

未辨托人更艱難近交數子此鄉最高吟時共斗

酒會衰老遭憎自人情諸君果勿忘傾蓋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負笈三年共一室

炎夏忘暑冬忘寒誰其能之金符是惜志未成身

早死臨歿猶云負師恩點點淚滴經與史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男兒生不居人上

坐擁萬卷顏亦歡昨過書肆閱載籍細快牙籤機
棟壓探囊欲買囊無錢氣喪首垂空惋惜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生平所癖在泉石
夢裏幽尋還碧巒芒屨筇杖恣遊陟向平曾俟婚
嫁畢不孝有三無後大吾尚無兒夫不得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年年治木水不治
小邑至今水漫漫誰負朝廷罪難贖書生無識

迷當局委任無賴作爪牙金錢盡飽材官腹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火龍水雹災迭告

北峯文集

卷五

五

雨豆昨又報江干兼之沴氣白如練條東條西不

時見不知人事近如何天豈無端頻示變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小盜惟埋大剽劫

從來變亂起饑寒我聞今秋禾不熟流民相望填

溝瀆南隸荆郢東青齊而黑如烏形如鵠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荒聚閉門日本脯

颶風打窗北風寒怯篋探囊白晝裏黃昏大盜已

入市我思先朝萬曆年寸鐵不持行千里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卽斐幾成太行險

涓澮亦生豔瀕瀾懷壁往往賈禍害才人末路多
須須全身斯世須遠識抱膝高吟遊塵外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貧儒喘強恥十謁
刺從不挾字何漫爾衡傲慢雖太誕井丹清高固
自遠從此揮手謝時人科頭閉戶全吾懶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瘦日驚風吹敗絮
破屋無人老體寒先生孤坐呵凍硯書字不止雙

手顫屢穿東郭屨衰安從古賢豪受貧賤

酌酒以自寬杯未到手心已酸此鄉洵美非吾土

北峯文集

卷五

五

何又淹留五暑寒吾衰况復有老父寸陰若歲

愁誰語何當歸買勝湖舟乘風夜放疾於弩

寒夜讀史作

寒更歷歷夜凄清地白月凍霜滿庭有客攤書坐

孤檠擁爐高誦精神生快意掀髯大白傾酒酣細

話妻妾聽

秦皇求僊真歌

渤海有山居僊人黃金爲闕宮白銀守戶蜿蜒百
丈鯨誰其不死古羨門徐市先往繼虛生自稱真

人辟惡神閣道絕漢象天庭方中周馳不動
燔東郡晝隕星爰命傅士吟僊真游幸哥弦間匏
笙阿誰拊璧遺滴君祖龍其死亦帝與射魚之米
自榮成奇藥弗得病平津輟涼載屍歸咸京

五均六筭行

君不見建國之始張五均設六筭市交錯乘傳
馳西畧成都東走宛奪民之利稅山澤閭閻饑餓
日蕭瑟郡縣通姦空簿多黑白紛然令煩苛奴婢
出錢率論口獨禁立誅民搖手烽烟遽起于戈橫

卷五

五

下江新市連平林轉戰直抵長安城火焚宮殿逼
承明旋坐隨斗心怛怛式按天文禳漢兵身首斷
分漸臺上省中黃金積如陵

崇華宮行

君不見明帝當年營洛陽崇華戔戔總章縹緲
半袖游其下翠鈿珠珥羅嬋嬌殺水活活入九龍
玉井綺閣何玲瓏蟾蜍合受蚪竭吐水轉百戲奪
天工司馬門外立翁仲大內銅鑄龍與鳳芳林假
山高摩天公卿負土手足凍敕勒朝成下待夕

鼓稍遲親詰責言猶在口首已隕血流滿地汚宮
掖凌霄始構鵲來巢宮成不居象已昭郭芝人肉
齊出太極殿南風蕭蕭

青蓋入洛行

君不見龍驤造艦長百步城開四門
蔽日之交龍下馳追風之飛兔流楊柳
并吞陰謀已有徵黃旗紫蓋東南見平一曰海荆
揚君自謂得天譴可憑防戍何事紛增兵昭明宮
裏日沈沈海潮以違離心方舟百里戈燭天乘
車

卷五

五

勝東下長炬然鐵錐著檣鐵鎖斷北軍飛渡南軍
竄風利响息指建業降旛城上早獵獵青蓋入洛
果庚子卜筮之驗應如此

豫章太守行

君不見陣後射雉周太守移軍討賊出沔口圍合
昧爽戰至申兩頭俱敗心不驚振甲飲上親行酒
八百健兒競赴救無妄動養朝氣聞鼓乃進致
果殺賊兵未至三十步親鳴桴鼓士爭赴一以當
百銳如鷹乘勝夜追殪杜會因校授首州土寧

奏中朝動天聽都尉陳安非不勇擁兵十萬橫河
隴七尺大刀丈八矛左右馳射無其儔降趙降成
胡爲乎壯士卒爲呼延誅何如竭心忠於晉烈烈
千年名不虛

鄴宮行

君不見石虎得志矜英雄萬斛舟從洛陽鐘銅駝
飛廉夾九龍四輪輜車馳追風采選使者何洵洵
美人三萬會鄴宮蘭蕙肌膚蓮花容臨軒親簡笑
綠瞳苑築華林池玄武秉燭夜作子連午十六萬

虬峯文集

卷五

五

人力齊舉役死無算起則怒戲馬觀中陳鹵簿凌
霄臺上鳴鏑鼓紫巾千騎從采女錦綺紋韉帶金
縷黃鶴五誰貢揚州蒼麟十六充庭騁芝蓋如雲
建鳳旂遙開朱夏接素秋天崩地陷亦何愁抱子
弄孫幾州游冉閔殪之戈與子四十三屍埋一丘
虎自非天崩地陷亦何愁抱子弄孫日
何樂耳子十三閔殺其子孫之客也

星孛大角行

君不見星孛大角笑入井襪不修德刑以逞國后
應變死無辜車騎僕射一時誅丞相橫尸佞倖族

光祿鑒項言慙直太極殿中宴群臣引弓射殺尚
書辛酒監被戮敢不醉冠落頂露仆在地袞衣歎
坐憑玉几左顧右盼君王喜剝人之而使入舞血
灑丹陛紛如雨潼關以西連鳳城猛虎食人白晝
行乃曰皇天降民殃特遣助朕何用禳上帝震怒
頻示變三月如輪夜並見獨夫被縛死別宮東游
大魚化爲龍

鑒江周節婦歌

君不見江上亭亭百尺松霜霰不改色青葱又不

虬峯文集

卷五

五

見孤雁悲鳴東南飛北風蕭瑟日無暉焚焚婦
最酸辛常處秋冬不見春每聽魯嬰黃鶴操傍徨
不語中心悼有客爲言周節婦年未二十喪其偶
欲從夫子歸黃土遺孤兩月無人乳求死不得煎
肝腸淒雨慘月守空房手作口哺育雛成慈母嚴
父總此身四十年來如一日皎皎之節誰其匹門
前江流水瀾瀾攪之不濁清見底

李醫士夫婦雙壽歌

虬峯老子五十七萬事都廢貪閒逸閉門科頭日

高吟有客乞句輒陽瘡好事最厭時人陋四十五
十卽言壽絲箋紛投擲恐遲恨無深山可避之凌
蒼吳子素知我胡亦來徵雙壽詩云有一士匿跡
隱藥肆其妻同年同月同日同時並下人間世兩
家羊酒賀比隣傳杯席上訂姻親少同嬉戲長于
歸介壽年年共一辰此事堪奇亦堪羨應是仙子
謫瑤殿願爾偕老躋百歲坊築滄浪之濱旌人瑞
爲我梓里生輝光我還來飲爾酒登爾堂興來走
筆作歌爲爾贈自是虬蜂好奇喜莫禁他人假或
此峯文集 卷五 三

援此涸虬蜂虬蜂老子搖頭定不應

紫薇花放促婦典衣

素髮絲絲老已及汝強我三今六十此時不飲待
何時無錢沽酒速典衣爛漫山薇一庭開且放鬱
抱共銜杯

宜閣歌爲周象先賦

宜閣曾畱半日住至今猶憶三松樹二樹在東一
樹西亭亭直上裁檐齊蕭疎已具塵外致磊何豈
終籬下寄修竹古梅更間之一庭盡是水霜姿布

置落落殊不俗主人幽意從可知是日延我坐閣
裏肴核咄嗟羅盈凡主人爲誰周象先客有鄭季
兩生是驪駒在門我欲行急觴頻勸不暫停繁星
垂空月未午鄭生執手起丁寧索予長歌兼小記
記請假名託朝貴令我聞之心不平仰天大笑復
長慨人皆重公卿我獨傲簪纓繡衣未必重布衣
未必輕客何爲乎有是請頓使蒼松失其靜泉石
之士胡亦然無乃醉後語故顛每一追思顏輒汗
恨無巖谷逃腥羶作歌寄周兼示鄭士貧非病調
此峯文集 卷五 三

爲病人生行已貴有恥何不知我竟如此

歲杪放歌簡南沙諸友

白髮蒼顏老在客六載羈棲歸不得小妾啼餓妻
號寒出門入門常唧唧北隣富兒擁重裘圍爐遠
閣錯厭齏牛酣大叫呼雄情一擲百萬不肯休那
知有人坐空宅低頭呵凍點周易粟生瘦面冰給
鬚窗前景雪高三尺起行繞屋吃且嘔咄咄仰空
書怪事羞澁已無一錢看傾倒還思五斗醉剝啄
澤急柴扉開有使持書登我堦發緘朱提熱如火

繆使裁去徐使來良朋心恐衰安能吟無酒沃
枯腸解囊我贈馳健足春光儵忽生茅堂我來南
沙交數子慷慨盡是天下士繆也讀詩愛少陵送
別新句得其神我爲擊節賞不置時時期吟誇向
人東川有客徐生友作書寄訊華歐柳閉戶恥逐
屠沽游披肝瀝膽言豈苟嗟予性傲亦太癡多否
少可無溢辭乃今日炫雲五色徐生短札繆侯詩
此地從前罕作者兩賢崛起振大雅更喜諸子能
爭鳴橐鞬周旋遇中夏我想到此神爲躍發颯

此筆文集

卷五

五

騰摩碧落走筆徧囑高陽徒騎驢莫負尋梅約

雨中題寺壁畫龍

鱗鮮耀陰駭真龍驤首拖尾橫層空吞吐煙雲挾
雷風飛雨忽來梵王宮顧壁疑拔閃雙瞳欲蟠欬
躍雙態工問誰畫者乃惠崇

追詩黎慢亭歌

君年六十乞我詩我許作歌佐君厄久諾不踐寸
心媿能事何在故遲遲今朝憶及慟欲絕故人早
作冥王客嗚呼君命不如十燕北闕南空徹跡武

夷山頭酒滿酌郭隗臺下馬幾躍題餽新句鮮賞
音歸來垂棠還如昨西邸畫開斗量金貧士無錢
以不禁白旄在門棺在寢生何誰求弔繁生凡汎
悠悠吾不責三良朋豈忘昔謀所許君君有詩
絹素可搜或挂壁只今鉛槧孰居能王三體味集
將成制剛之工賴交好吾弟大村莫辭貧中表弟
李我亦是何獨讓人成君子饒驅瘴客大海濱手
持君詩涕不已

一送繆玉山守備縣中歌

此筆文集

卷五

五

君不見黔南山高撐青空石門對峙徑其中層崖
深箐晝如夜猩猩人啼鱗騰風大田溪洞環偏橋
屹堯出沒腰帶刀往日行人行過此銜枚疾走不
敢視年來市書歸一統羅鬼烏蠻後職貢布織撞
華實筠筐香流菊爵滿銀甕無遠不屆德動大千
羽格苗古已然恩信從來能悅衆承平何事威力
控帝眷南嶺軫遐荒君佩虎符守夜則由民吾
民豈異族賣劍買犢勸農桑茶花蘭花開無數舊
蒲青青一江雨酒熟椰子呼巨觴閒即吟詩李白

堂我來送君言縷縷只願惠濟洽南土賤焚藪君
如戴父功名自此標銅柱

點中有李自堂

富春嚴五石臣爲我寫小影贈之以歌

桐廬之東七里離幽夢少小卽往還青簪布襪幾
時上支頤長嘯倚碧巒終朝南望勞心神忽有一
客來富春朔風烈烈款我門自稱高士之子孫爲
我寫真展刻藤含毫慘澹費經營須臾虬峯出紙
上樸貌禿顛儼老僧身披道服仍修袂足若儒履
殊時製橫石爲榻坐不言湘管手持有所思所思

虬峯文集

卷五

七

維何懷 老親 老親遠隔滄浪濱鎮日沈吟意
戚戚 親年八十子六一肝腸寸裂音問疎不逢
嚴五誰我識左側何來香醪醺庭無雜樹開寒梅
卽論此梅亦甚古倚斜僂蹇凍紛披下有髫童仰
面視欲折不折瓶在地布置得法真好手一丘一
壑我何負更聞當年黃海虞放筆凌亂風雨趨平
生所畫最矜惜橫卷惟有富春圖我亦願君乘興
掃一幅貌我簑笠垂釣煙江曲君家子陵得其朋
千古亦不恨孤獨

舟阻寧海陸耆卿天隨叔姪畱飲卽席賦

蕭字

風伯妬歸客堅冰阻小船啾啾復唧唧孤獨步荒
郊欲覓地主不知道心口嗟呀顏色凋陸氏叔姪
眞佳士素未識面能我招相見恨晚意氣合筵開
梧閣絳燭燒叔裁十八姪三十典來席上競揮毫
藻句疊奏傾人耳鐫鐫鏗鏗如雲璈座中好奇更
蔣叟爲言泰山山岩峩萬仞峭壁無尺土嵌空突
出石屋高下視汶流小如帶身凌鳥外倚層霄日

虬峯文集

卷五

吳

觀觀日日出初出一雞隨之湧海濤須臾膠膠聲徹
野欲落未落垂斗杓嗟予坐聽魄頓壯一斗不辭
傾香醪若芋出門夜已午霜月滿隄寒蕭蕭

阻水行

飲張從修宅卽席賦得無字

舟行寧海正中途狂飈忽起折檣烏焉兮逞怒鼓
巨浪水花錯落濕短襦衆力強挽昏泊岸孤蓬獨
宿寒生膚五更敲火催早發一夜兼水寒重湖或
如南嶺嶙峋之亂石或如稜稜槎枻之枯株或如
出匣欲淬之鋒鏑或如藏窟不躍之蟾蜍萬頃平

鋪無一罅舟子失色共駭吁禿鷲人立若有訴鵠
鵠踉蹌逐鵜鵠衰翁欲歸歸不得仰首皇天空躊躇
踳盪漱既罷束詩卷捨舟登岸孺童扶雙虹堂中
尋小阮從姪聖武三陸驚喜二張呼三陸謂青田京師
良友也新知故交雜沓至酒醉主人飯飽奴解頤
群祝冰高積千尺舟楫不進十日雷狂夫相與浮
白吟詩非不樂八十老親思子日倚閭天乎何
意阻行旅歸夢已隨去雁徂晨起日日杖藜沙頭
望爲問重湖北去流漸無

卷五

美

後阻水行

家貧負米三百里扁舟獨發滄浪水惡風高浪中
流顛帆破檣摧不得鸞蛟龍畫出影恍惚鴛鴦悲
鳴鶯鶯沒天地是時爲何時二十六日黃鐘月向
暝風息水宿寒雷落滿舷溪月殘布衾如鐵足不
伸竟夕慘澹吟達晨一望如雲白茫茫喧喧萬頃
生寒光憶昨阻水寧海鎮破悶猶賴詩酬贈置酒
燒燭典橫生三陸二張皆才俊此際孤立荒烟岸
居停無主中懷亂故人之子聞我來邀我晨飯倒

濁醅是日朔吹更烈烈側耳坐聽顏不開剝啄誰
人叩扉竹山右趙生曰震六年少亦知慕虛名携
尊我就華饌續強留信宿月小晦風勢稍微水未
潰覓輿村無輿覓驢村無驢茗壺炭鑪都弃却藤
枕蒲簟亦刪除結束肩擔更檢點身外無物足健
絀意所珍惜不忍置惟有梅花與詩卷醫童力小
舟子狡舟子爲子擔行李卑僦船緇未及數武蹶衰草乃知貧
賤行路難奮步欲前心如攣

張良御三十生子索贈次韻和之

虬峯文集

卷五

四

五十八歲生子不嫌遲當日曾傳樂天與微之爾
齡哉半已聞呱呱泣何事喜劇徧徵詩介壽乞言
惡濫今已極舉子又來強我作賀辭應酬之句多
庸俗我亦何能爲爾一吐奇況我今年六十一膝
下猶少豚犬兒聞爾一索得雛鳳令我妬羨榮
支上天何意獨爾畀珍異詎啻萬金資積善之家
有餘慶大爾門間應在茲岐嶷不凡固英物詩禮
庭誨須及時海鄉尚武教以正何妨任人詆書癡
五車萬卷不能讀縱廁衣冠亦何爲灼然玉舉佳

子弟金根妄改何人斯或繇詆憤以至此勞爲真
憂君所知我豫規君進君卮豈肯面諛徒然博解
顧爾子他年髮覆額能辨人間妍與媸我儻相逢
驚相問後出之儻此爲誰幼儀能習張拱揖父執
何人敢向爾子誦茅鴟

中洲禪師贈藤杖歌

六月九日邗江泊科頭登岸赤雙脚急走新城訪
希樂甫一見大笑手共握邀往茶舍食不托避
近良御張心胸拓爲言鈴槩坐僧幄廣搜鴻文供
凡峯文集 卷五 聖

揚權拉我入寺賞奇博交三黃定九與吾叔披
襟快談膝正促驚聞我來大狂衆把臂入林任盤
礴新知故交總不惡一揖未曾何脫畧我輩豈爲
禮數縛中洲禪師古智藥共扣山扉問緣覺突如
其來快劍所贈我藤杖龍鱗錯旁有汪叟冠
枯岸窮岡御風新句索片雲忽起隱層閣疎雨傾
注雷風薄諸子喜甚彩筆捉符然競奏虎鳳躍誰
肯匿情故見弱向夕雲雨猶未霽挈杖欲去與杖
約我今早汝走泉壑西陟太華東岱嶽南尋匡廬

登衡霍仗汝濟勝探悠邈縱逢險峻勿小却須令
山鬼避鋒鏑裁見汝杖果卓犖其他詩酒相倚捫
我或不勝恬與杓醉歸扶持亦賴若師曰君何善
戲謔爲蛟爲龍爲伏螭變化因人不苟作君不見
振錫飛空驚白鶴

城上曬稻行

水底撈稻城頭曬青枯相半雜莫稗我聞今年苗
最碩百畝可穫五百石亦既穎實將登場村村豕
酒祭先齋天縱毒龍肆淫虐雷雨浹旬西風惡晚
凡峯文集 卷五 聖

禾生耳早禾爛土無寸乾不得穫七月既望天半
開田中刈稻打鼓催老農喜甚促釀酒向夕西風
雨又來噴噴忽傳高粱潰猶疑此談出好事可怪
西下疾於矢三日灌滿城中市城外蕩蕩更堪嗟
茅屋十家崩九家啼哭爭舂舂不足風車繩縛作
浮槎回頃場禾盡漂零自僅拾 捆人城城頭尚
餘高燥地無水不憂氣溼蒸難民移家滿其間空
隙無幾得之艱朝曬暮春不成飯一七人口淚漣
漣九陽憶自五月始人皆憂旱我憂水蠲牛日日

棲巢極清高緣豈無以鯨突蛟駟不肯退清溪
稽天天欲墜開道隄崩二千丈上溯山陽下邵墟
清河一邑尤慘絕城郭爲湖民魚鼈雨夜猶幸全
性命浩蕩不隨鷗鳥沒天宇况復深秋肅臘稍捐
乾不重聯往來城頭人又稠鳥不下啄可無憂

絳桃樹行

絳桃移來自城南爲憶種此悲不堪是時 老父
七十四種花花開枝垂地對之常見色衍衍花下
酒殘日日滿四年五年花開好六年七年花漸老

北華文集

卷五

星

人言如此 父甚憂惟恐花老傷懷抱傷哉吾
父先花逝花開爛漫不忍視昨冬移花 父已病
撫摩無復往時興口雖不言心暗傷我思至此淚
沾裳七月廿四狂風作大雨盆翻雷電惡一桃鏗
然落吾前俯拾亟走薦几筵仰天長號血流而花
猶如昨 父不見豈料恰恰栽一句橫流衝擊入
中庭葉落樹空色凋瘁不知明年花開未歎息歎
息復歎息樹亦如此情何極

秋海棠花歌

李子愛花成花癖見花可愛輒叫絕不避人憎側
人乞人亦慨然無吝色城北新居雖云窄地猶堪
砌砌堪石好友高僧每予贈種之盈軒供吟詠豈
意陽侯恣搜擄卉木無不紛搖落惟餘階前棠一
葉紅豔猶爾笑倚風亦謂借此可銷憂狎獵足以
了一秋河伯不仁偏我妒摧殘更甚風與雨怒濤
驚浪何湍悍令我不樂三爲歎昨日花開水而紅
今朝水長花根爛我生不辰生水涯十年九漂擺
無家何必懷此不早去低頭試看海棠花

北華文集

卷五

星

典衣糴米行

蕭蕭木落涼風吹絺衣典盡典寒衣八百當糴日
息十得錢仰喜他何恤 日不食我猶可三日病
妻而無色糴米無米暮空還童子涉水腰不前問
之未言淚先落家家閉市不受錢富戶居米等
貨密約明朝長米價我聞童言仰天笑此輩點奴
豈足較攤書還自坐繩牀吟詠聲高中宮商乾坤
不獨貧一我搔頭何事問彼蒼

麥飯行

牀頭殘空朝食缺擁衾長歎坐遙昔暗日斗本買
七十今朝九十無米糴况復囊中錢漸少計窮何
繇營一飽鄰家炊麥飯熟微風吹香入我屋我
亦效之往親鄰來已哺炊至夕阿姨年老病
病半殘元錢不再進二妾同我恣飽餐明日更
君皆攢何曾萬錢無下箸我噉麥飯如將死人生
貧富有定命怨尤已非况奔競

運水行

水滿城市無水炊千里百里不見泔牛渡犬溺皆
虬峯文集 卷五 五
入之污潔莫辨爭喧喧浴盆繩牽挽童子急流運
水清見底出門望橋尋里浹涉淺涉深危邪累
盆歸來得半盆手戰牙齦噤不言主人乏錢勞無
酒溫語相慰歎息久糴粟負薪皆賴汝人氣日寒
奈何許奈何許炊無水老年不食亦誠苦

賑捐行

縣官開倉賑饑民計口給稻十五升里有十甲甲
有頭更番冒領裝滿斛多二十斛少十斛大瓶酤
酒啗牛肉由吾追吾闖勝負饑民不得需升斗日

晚蕭蕭北風大破屋號寒夜不臥

曲肱遺書
近日薄名

黔婁有妻行

人人相見皆言貧我不言貧貧獨真絮衣百結破
重池長日一餐不再炊病妻肉消僅存骨丁寧我
最難嗚咽猶言時命君當安怨天不可上人難我
聞其言心自喜婦人尚然况男子黔婁有妻可以
隱葺籬鋤地栽松檜

閉門自歌

閉門不出碧苔生新詩吟罷天晚晴眼無俗物病
虬峯文集 卷五 五
身輕菜羹麥飯飽我飽笑看人間雞鶩爭

駱駝

呼喚駱駝來關東背壓千鈞行步工奮迅兩耳如
鉤蓬路狹秦越態從容躡蹻馬牛走下風

浮海圖歌爲黃三仲寶賦

我昔觀海大秋霽九月九日發五歲潯潯海海
無際渾淪噴薄涵一氣搔首狂吟驚鯨鰐恨不來
桴犯海若追日所出月所落胸眼萬里沃焦泊回
首歎忽廿七秋廣陵城東遇黃侯黃侯出圖索我

題洪濤洶湧濺面飛中有異人松根坐不帆不檣
亦不舵手持何杯大如斗叶主骨節之頭血縷縷
氣槩彷彿黃侯爽園中坐上人無乃我諦視之笑
相爭請夏不居今何往黃侯欲言還復止四顧慷慨
慨不能已我感黃侯我相但孤憤復從茲夕起陰
長陽消天不曉年紀逝邁身將老瞻望九州寸心
磨磨今浮海豈草草黃侯黃侯停杯不語放中流
何如與我共勸酬虎氣上騰佩有鉤會須割取生
人頭擲與黃侯試新筓

此卷文集

卷五

五

黃三仲賓贈駝絨袍歌

參橫斗轉霜滿天老人攤書夜未眠朔風烈烈渾
不覺駝絨溫厚袍裝綿黃淮南走灌城郭蛟鯨攫
人涉甚惡避地移家近蜀岡見幾不俟終日作七
尺之冠地窮途但得逃死即歡娛縱教單衣不掩
肝輕暖敢羨落與狐良明却爲老人慮冬月無袍
寒何禦叶主米雪恐難衰骨支客嗟壽度色不豫
特喚縫人量丈尺袖弗馬蹄從平關前後整齊幅
加長細細我詢何周析爲製新袍絨相贈寬窄恰

與羸體稱其朋爲誰黃仲子一月一贈詩已先
之朱提與烏薪繼以駝絨密線紉恨無長物詩一
首可傳高義十年久

寒夜程載錫招同錢達人王覺四勿窮張良

御飲自強堂限韻達人命毛小史

月殘霜凍星沉江漏急宵寒花落缸南枝纔放北
枝冷亂藥疎條梅入窗鐵馬檐鳴涼吹起街鼓聲
藥巷吹衫主人興酣不聽去堅坐衆賓倒玉缸狂
來雅譁豈爲虐焰紅酒緣心難降翩翩來前毛小

此卷文集

卷五

五

史顧盼送態影疑雙搖拍低歌小垂手古樂府靡

靡不厭陳隋腔三王溫克張顛醉錢翁高唱聲金

擬訴諸那讓歲星朔迂闊轉憎鹿門龐東西南北

一堂眾豪呼大噪鄉音曉欲曙未曙天河沒遠寺

荒鐘僧早撞小謝書來促分手帆挂湖風上楚艤

大杜詩

程三載錫贈架被歌

李生結交素不苟凶終隙末恐難久論詩論文心
莫逆西齋大村最相得剝啄招尋夕復晨一節兩

展那厭頻西齋春死河夏決傷逝愛生兩慘絕徒
家郡郭避洪濤一病瀕危誰我恤衣食典盡粥膏
史老妻饑餓莫能起解甥兄之爲惻然急走新城
告程子程子高義空古今手凡馳問饋我金金盡
還繼使頻至從此相賞司同心自強堂開延詞客
招必我及虛左席十日不見卽相思未得託輪
肝鬲大村書來促楚歸欲行復止則屢移朔吹栗
烈無襪被戒途不得懷遲疑程子察色知吾情雨
夕堅留酒坐傾細細商量意真切不減同胞弟與

此舉文集

卷五

見

兄白鏹羅穀寧家室 叶石 青蚨買舟安行役絮被
持贈六尺強猶恐幅短寒我迫良朋如君與黃三
謝古鮑叔寧有慙歸告大村歎不已窮途得友老
可恃明德之後達者興天道不誣良有徵程子兩
兒皆英特長裁三齡幼二齡麟角早露鋒鳳雛指
書俱已識之無我喜作歌爲君贈語語實錄言不
依

短歌行

時過年邁鬢失青人壽不百松千齡晞光頓潤競

榮名腐鼠何甘嗜如錫螻屈求伸非我情天道如
此未可爭

出入朱門如蓬屋謁我未能志局促煩心煩顏
色惡坐立不得侶中毒高臥烟蘿謝塵俗負鋤種
樹樂幽獨

悲眩不食心悄悄魯門鐘鼓驚海鳥梁肉闌橋雖
美好菰羹麥飯食之飽豈是性僻甘苦參士各有
志非故矯

少不如人老佛鬱生非其時空太息立德立功何

此舉文集

卷五

辛

寂寂胸眼四年早七十推排人間一舊物深松茂
柏愛將及

湖上汎舟題石公所畫卷子送黃惠臣還霍
丘 起句用空同

廣文先生何爲者徒步登舟不騎馬自言八年住
霍丘春花春月夢揚州揚州城外梅如雪水關山
亭路不絕法海橋連保障湖游舫晴汎載玉壺桂
榴蘭漿向午合笙簫迭奏歌聲雜欽欽語爲侶懷
春縷縷飛絲故傍人良辰須惜杯共持樂事難常

賞勿違人壽幾何不滿百年未五十髮早白勸君
莫厭花前卮花前重家知何時石公作畫贈君行
題詩其上索我贖我忽思昔過走弟子室舊是先
恩賜湯沐邑王孫飄零多半隱浮屠爲問春草
萋萋還綠無

程載錫席上方望子索贈

儒服盡非逢掖舊方外依然飄長袖瀟灑幅巾爾
我同輕裾君獨曳春風自嗤書生不射獵何事短
衣裝從戎嗟非我時莫亂語且共扶筇尋吾侶入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門大笑忘主賓八簋陳饋酒我消閒懷痛酌瓶有
梅縱教酩酊莫放杯君齡六九我六六年華須惜
霜馬催聞道黃山本蓮開孟夏幽香冷冷坐臥堪
長把穀菴吾弟同其師承日啜茗吟其下我夫不
得幸病妻告有老母歸俗服紛紛那辨天下
士布被苦踐日踏揚州市

題程遂王山水圖歌

跋予望之江上峯倒垂削出翠芙蓉雪浪湍激貫
其中盤渦窈窕穴蛟龍旁有沙洲狹如綫下疑無

王浮波面笠大茅亭坐流眄煙嵐千里几席見柳
岸荻渚隔江南青青不了媚澄涵浴鷗游衍意甚
閒躍鱗浮泳興偏酣何者二客乘一棹秋風冷冷
蕩空碧江曠山幽塵轡絕悠然忘言情超越我欲
辭家此中居漱流枕石巢松鬚細細先認崖邊路
他時孤往好同湊

閉門自歡

有鳥有鳥孤雛伴鴝鵒鵒鵒群相侮黑雲四塞天
風雨悲鳴腹中非所一呼三顧苦誰語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親父爲虎親兄狼人心難測險羊腸孤立伶仃背
故鄉啗啞自全恐中傷短狐含沙方跳踉
事非諳練何能識髮未斑白語道失頭痒搔跟難
已矣邊鄙惡俗偏衆溺暖老貴少心怫鬱
曉曉易缺噉噉汚柔曲大智剛直愚依違諸俗衆
所趨願學未能秉性殊寧甘人存獨向隅
毀人自益舌如簧殺人媚人心如狼仁厚道喪風
日涼我無百足難免偃閉門悔晚孤懷傷
本非千尺不兩鵬淵非百丈不兩蛟利匕在前斂

鉛刀我但居積彼居梟好勝者殘無自勞

程退夫席上題庾嶺圖送黃燕思南遊

我聞庾嶺之高高萬仞怪石嵯峨似攢刃一夫當
隘千夫阻關名橫浦最險峻時際承平霸氣銷溪
峒畫閉竄蠻獠牧無虞嶺中臥行人來往不帶
刀黃侯好奇兼好遊北塞纔歸又東顧遙聞人譽
經千里看梅二月到羅浮先覓好手圖其狀匹馬
獨立庾嶺上布袍大帽縈束腰左顧右盼指登嶂
放鉢石古埋蒼苔卓錫泉清湧碧浪叱馭誰人樓
觀峯文集 卷五 垂

程退夫二子歌

蹲地能作虎子跳采珠成鳳煥九苞王家諸郎余
最羨眼中觀之何寥寥移家入郡交臂子見其兩
兒雙璧侶乳母抱來坐席隅眉宇秀整今無比大
兒四歲解吟哦古詩背誦百篇多疾徐高下故作

意宛轉諧聲字不訛笙鏞祝圉管鼓羔雁華蟲

龍雌虎尚書圖繪記分明座客叩之靡弗舉聰明

絕世真英物豈但之無能識取飛鳴千仞雖有待

文采已觀丹山羽幼兒三齡亦可喜嬉戲好弄墨

與紙貼居人後樂爭先兄坐父懷輒視阿兄友

讓情性真一笑而起弗怒嗔袖中梨棗不自食挽

手共啖愛且親程子生此好男兒質以學成須名

師勉旃莫遲鄰童狎梁棟即規拱把時僧綽僧達

俱傑出老夫相士百不失他日南宮擢第歸相逢

觀峯文集 卷五 青

應爲父執揖

題方歐山風雨歸舟圖

四天風雨萬木吟高浪浮空白晝陰中流一艇何
爲者挂席獨破江聲下料頭倚舷坐不驚面盼波
濤意瀟灑長年振柁過烟灣不疾不徐亦自閒雞
鳴咿喔隔林舍嵐影迷離對岸山瞥眼已遠橋屢
折飛涎水怪船頭沒何當一嘯暮鴛鴦東望滄溟
上皎月

黃三仲賓屢有所饋詩以謝之

太極真人青精飯衰顏能駐恨遇晚大江鱖魚肥
且鮮老饒欲食買無錢嗟我生日四月七日是躡
躡獨步西山趾心傷吾父吾母并吾妻先後
弃我長眠黃泉裏那忍賀慶做茅堂坐擁小婦醉
壺觴淚灑松價不自禁扶筇暮歸日昏黃驚見銀
鱖縣厨壁雕盤飯堆鴨翎黑異香餽人問無何
來俊味充吾室小婦展扇急相視乃知出自良朋
饋此外更有酤酒貲厚意淳復屬客媿三年旅寓
背故鄉感君高義情難忘翻手覆手自古慨况復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雙眼多青盲神驥伏歷罷驢御威風緘口惡鴟語
河清清濁總不分是非顛倒那足據直者如弦曲
如鉤君獨了了辨品流憐吾迂拙轉吾愛緩急吾
謀不待求貧儒身外無長物每拜嘉惠心歉仄欲
賦更欲致此情疎懶性慣屢輟筆叨荷畧迹能吾
諒蕭蕭角黍又相餉情光照耀如燭銀開函出之
重兼兩傳天子傳時時與銀酒與日與月小婦顏
喜童子歡饗餐足備懷頓寬旬月高吟戶不出搔
首咄咄絕嗟歎君去作宰專城居青精之飯大江

魚明年誰餉慰老夫佳節把杯泛綠蒲人生知己
苦難得終身弗諼佩君德風浪何傷閉門人舟中
之言義形色嗚呼舟中之言義形色神實傷我淚
立會於古渡

舟中痛惜時流風
浪何傷仲實語也

贈黃郎歌

仲實之子名
岳字五長

人生十年曰幼學黃郎鼓篋裁非角詩家荒蘭記
汝譏隅坐隨行獨少儀亭亭玉樹實堪擬有子如
此誰不喜義方無事宅三遷君家世居孝行里緒
陶士三能賦鵬鄉生計圖刺沂州汝齡胸眼即相
及看汝吐氣已食牛黃金作帶朱垂紱父子承明
同出入途逢野老頭戴笠果能下車向我揖

投壺行

張子印宜招
飲方園賦

憶昔六經卯角授戴記上口辨句讀投壺禮數準
天陽古樂登歌奏舞首叶符樽鼓薛鼓節度明賓
黨主黨位列成某奇其純愛多馬正傳既行夫何
爭威儀自幼習之慣借立踰言不敢慢及至十四
十五時枉矢哨壺執以隨進即兩楹揖賓上從容
拾投面南嚮有力如虎非所恃手巧偏能中雙耳

底事衰老拙無能堂上七扶腕弗勝阿誰風流修
廢墜白頭重親先王制八月三日天民清紫薇滿
樹映江城張子開宴延詞客東西南北衆一庭有
酒如澠肉如陵設壺樂賓群共升丁丁牙基落子
聲相侶鏗鏘禁夜投籤響如此劉濞何減公孫舞
剽疾豈異由基技中雋齊晉迭爲歡老夫徒從壁
上觀五十三年駒過隙追思往事心悲酸嗚呼追
思往事心悲酸

旅夜懷親圖歌爲程楚嵐賦

徵人客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丞相源東石侶笏郎官湖北濤如雪銀漢垂垂照
遠天清光千里共明月月挂梧桐百尺高涼風吹
葉滿江阜有客露頂坐其下支頤不語親層霄問
君何思復何憶白髮慈母隔鄰已牀頭問寢此其
時底事身留郎子國香然在鑑琴在囊欲取彈之
轉傍徨空林秋深露氣冷悲驚猿啼斷中腸雲飛
之處親舍在思兒多半猶未寐續有歸夢那能通
酣眠却羨樹陰童

壽沈姑母九十歌

程楚嵐

憶昔 肅皇臨御日 相國綸扉參密勿是時司

馬亦在朝合志同心如膠漆政成歸來俱有親司

馬母曰張淑人北堂介壽年九十年可賀愛由家

頻豐承之配實家婦職治修隨侍左右綸詰皆封

安人尊亦躋九十稱眉壽世澤相承多高年吾姑

誕生培自天萬曆紀元四十一癸丑中冬日吉

寶婺星輝燭滄浪設帨之晨符禎祥安人

動色曰女類我壽無疆毓自清門適名族

備賢且淑相夫成子及諸孫積善果然多福賀

此峯文集

卷五

五

九十者又在閭三壽作朋它姓無安人仲爲會祖
母淑人張爲高祖姑桓雙筵仕方發軔覃恩行節
霜 龍命翟弟魚軒樂期頤母壽子才孰比盛吾
母生亦南至辰一飯維先歲在壬未笄姊姊呼中
表及長情親更姑嫂祿養嗟子媿桓雙孤跡老
邁邦江風木感深十六載見姑念 母倍懷慨萊
衣拜舞上壽觴終身之慕豈能忘

題黃硯旅出塞圖歌

九月二日天宇晴李叟進城訪友生崇德巷西黃

硯旅開戶鈔史疾新愈門前剝啄知我來笑延入室談今古掀髯抵掌向我言一馬兩僕出塞垣白露纔交秋纔半磧沙黃黃亭障昏煙台河上冰如鐵間陽驛外雪深尺地凍峻嶒不能騎蹇風四面吹栗烈江南八月暑未收輕羅單衫汗猶流朔方氣候早如此行人苦寒衣重裹手持小卷披視我萬里無人大荒野誰者獨前意興豪長劍橫腰糧不裹諦視良久指相示圖中坐上人無二大海茫茫山峩峩壯哉斯遊恍慨多硯旅按圖話險阨山

北峯文集

卷五

五

海關東一片石舊是虎將殺賊處賊敗西奔軍盡沒大仇雖復國社墟王氣頓歸歸無問駒眼條已六十年回思往事轉愴然木葉山下中屯路昔日防秋烽燧連只今寧靜如腹裏刀戟無聲夜晏眠滄桑變更數豈偶我今不言且閉口按圖還君別君去少女風起天欲雨

蕪城放舟至大江登金山作歌

前集卷五

蕪城近江粵濱海奔流澎湃於焉通其間往往生才人吞江吐海凌千載李子顧瞻水匹等刺字漫

滅不輕投同心交契艱自古得之一旦失百憂番州梁君文章伯我聞其名自束髮平山燕集賦新詩垂老識面慰夙昔別筵賓酒翻煩賓欵洽情伸坐同席酒半登臨興忽生相約放舟探龍穴大江洶湧當我前千里一曲納萬川波心突兀出孤塔振衣直上立危巔洪濤凌亂無垠垓蛟螭歌舞乘霧烟水底殷殷雷冬震長風高浪沒遠天浩浩渙渙孰能禦海門一束有砥柱真宰操縱何神奇可見寸心非無主孟莊班馬韓歐曾蘓枚曹左陶鮑壯差久不作誰繼之非君何人可共語傳遠豈論升與沈襄陽摩詰曾齊名君詩如海無塊矣吾文何侶心自管眼注澄江淨如練終古潺湲不絕聲

北峯文集

卷五

五

龍吼交關歌

事載東軒述異記

東海有獸名曰吼性嗜龍腦喜龍鬚驚騰空萬里馳精光四射蔽斗斗或云類獅色如銀或云似馬身有鱗上下層霄項垂鬚乘風凌雨躡鳥雲海寧之關黃龍死阜亭之關沒江水關勢如何客曾說龍吼相角角不已龍吐冰雹大於拳吼噴電火

飲彌天雷霆夾之聲震野龍奔飢逐雲相連雄
勝負填殊狀後雲高壓前雲上飢智戰勝有怪運
龍墮山中無人葬更聞丙寅關平陽時大夏日
掩光二龍三蛟關一飢三晝二夜兩負傷二蛟一
龍爲飢殺飢亦橫尸三丈強死後飲光猶閃閃誰
敢直視雙眸眩無異當年楚重瞳力能拔山雄百
戰卒死烏江身首分氣猛蓋世空遺恨何如文圍
之麒麟不踐生蟲性至仁靈鍾千年見不易問世
一出爲聖人

花開作歌示余韞山張一菴曹浮山暨詠堂

禪師

花開屋頭垂到地嬌紅肥白綺如被蟠曲成門高
三尺俯首屈躬乃得入訖峯吟喘坐其間屢踏落
英誰往還惟有騷人具釋子寄茗詩爲心共閒

五言律詩一

秋晚登拱極臺

對酒

哭伯丈父和平公暨兩從叔 三首

蘇城懷古 二首

謁史公墓 二首

送顧丈叔向之楚 二首

哭弟

宿亡弟墓

題滇南圖

游極樂菴

送八十四叔梅隱之廣陵

送友人之漁陽

春游

五月一日登臺

昭君祠

夜宿湖村

晚望懷顧丈叔向

欲雪

得顧丈叔向過湖南消息

題畫

除夜

湖亭 二首

溪邊

三月三十日

同友觀關中圖 二首

江行

登君山

燕子磯謁前將軍廟

一拂祠謁鄭介夫先生

清涼寺閣

過雞鳴寺弔家宰張公

睡起

哭馮氏妹

雨過

送宗八子發之京口

城望懷宗八江上

過宗八北郊草堂

江村訪友不遇

婁江陳確菴過訪賦贈

鴻硯齋待月

自廣陵之石城

晚坐偶成

蛇峯文集

卷六

三

客夜

真州晚泊

登真州城

舟過樊汊泊舞陽侯廟下

九日

輓內弟解七金吾裕昆

送別

奉贈十九伯父緇史時寓孟城

同三十四弟湯孫登文游臺

寺夜湯孫同李涵生來

友人生子招飲

奉贈相國吳公

寄懷母舅徐三山甫江城

聞顧丈叔向重遊楚中賦寄

重九前二日客至

懷妹

客舍漫成

舟回過吳園

蛇峯文集

卷六

四

山中納涼

山村

山中晚行

登燕子磯

江上同友夜發

野泊

真州晚泊

溪上

朔風

宿邵伯驛

友人相邀訂社不赴因過子發論史

倚園亭子

雨中過龍珠菴

夜

有客

栗盡

宗八以修誌返邑久不過我怪而有作

孤吟

風亭文集

卷五

五

雨

獨酌

題畫

雷雨

舟過九龍橋

病阻江上別二十六弟聚負

江樓夕望

病憶詩二十首

舟回重泊邗上病感二首

縣圃夢翔聞子病同杜預賦

夢翔饋藥

病中吳大見過爲子道其不省試故作此慰

之

自題楚吟集後

春雨草亭爲友人作

友人畱飲

憶金山

寒夜

風亭文集

卷六

六

癸丑小至

至日

歲晚感懷

雪

村行訪友

雨過

甲寅立秋後三日繆七啓宜邀過園亭納涼

四首

送張大

遣悶

長妹庚子年隨其夫之宣城於今十有七載

矣今秋始得晤於金陵悲喜交集情見乎辭

晚望

曹題繆氏溪上宅

魚

連陰

魏

奉懷二叔父

丁巳正月閉關避喧得鄭薇菴書約二月來

遊作

近事

友人折芍藥相贈賦

病

海村

答鄭薇菴

夜坐復柬薇菴

春愁

拚童

九日擬登高以雨未果適友人送酒至作
自南沙歸送解六陽山之丁渚

奉輓十九伯父稻史

先大母柩爲水所衝同四弟乘小舟尋覓夜

泊徐莊

夢游山寺

悼拚童

青溪是事仙公舊宅

安隱寺

高座寺

化龍玉廟

江浦縣

江浦道中

定山

夜過驚嶺菴

全椒縣

荒圃晚行

游蕪山戲示李叟

題李氏墅

寺夜

山中二首

飲張氏別業

界首鋪酒家所見

宿山下人家

山中曉行

過東葛城行三十餘里見一山甚幽不知其

名吟眺久之而去

晚赴盤城

龍池

真州江口遇從叔子怡同舟赴廣陵

雪後唐崑麓招同鄭薇菴飲

輓張勺海

癸亥元日

旅夜

驚蟄後一日大雪

灌園

送解表叔退菴讀書湖村

偶成

寒食

賦得盈盈樓上女

有慨

補遺

寒食飲西園

東坡文集

卷六

十

東友溪上

登瓜洲城

宿廣陵城下

暮望

此詩之六

懷古

淮南李麟西陵著

五言律詩一

秋晚登拱極臺 癸未

林靜鴉棲定 臺空葉落凋
梵鐘來遠寺 漁笛起中流
弱柳春曾綠 孤梅晚更幽
城頭明月上 斜映荻花洲

一 對酒 乙酉

避地違鄉遠 驚心聽角哀
兩河游騎逼 三楚義旗飛
東望文臺集 卷六 一

來孟博誅何甚 蕪卿使不回
飄零恐難問 且盡掌中杯

哭伯大父和平公暨兩從叔 丙戌

家世相韓舊 公能報國恩
丹心傾白水 碧血滴青原
欵塞前功遠 登朝後會蕃
雖多臺省貴 一令重吾門

大厦崩將盡 中原已朔庭
書生報甲冑 浩氣忤蒼冥
家殉孤城沒 光添世族馨
科名累朝顯 勁節出明經

憶昔之官日 兵戈處處屯
三年不辭瘁 一死更堪

論誰瘞弟 骨難招父子
魂雲山千萬里 顛沛慟

孤孫

蕪城懷古 庚寅

隋帝南巡歲 離宮此地開
露螢連月動 蓮漏隔花催
珠照美人舞 香焚別殿回
新聲歌未罷 關右羽書來
隋宮不然膏火縣寶珠一百二十照之

風流謝太傅 遺墅大江濱
樓敞花宮迥 門迎雉堞

分香燈然衲子 笳鼓過邊軍
望裏淮肥近 難忘車

東望文臺集 卷六 二

騎鯨

謁史公墓 辛卯

蕭條城北路 夙昔駐旌旗
流水趨殘壘 虛墳隱落暉
勛王心盡瘁 抗疏意多違
毅魄歸來日 還應戀舊畿

義戶無馬革 抔土葬衣冠
風雨孤臣淚 河山半壁

殘匡時才未盡 愛國血先乾
瞻拜忠魂近 靈旗空際看

送顧丈叔向之楚 壬辰

顧劬長沙去風帆萬里舟衡山吞楚望漢水入江
流露白猿啼夜楓黃樹報秋知君多旅思莫上仲
宣樓

襄陽曾未到三楚路如何南國故人少荆門戰鼓
多酒傾陽月樓濯洞庭波應切靈均恨孤舟過
汨羅

哭弟

細雨凭孤櫬悲傷不自聊呼兄猶昨日哭弟忽今
朝風急原鴒斷霜寒池草凋驚疑初侶夢未敢下

北峯文集

卷六

三

荆招

宿亡弟墓

寒村靜動寂老屋一燈明夢裏仍呼弟牀頭誰應
兄傷魂啼落月衰草沒孤塋共被悲難再哀傷無
限情

題真南園

閑說真中好山盤江亦盤點蒼峯最險禮社水偏
寬荒服存王甸蠻方有漢官年來消息杳細向畫
圖看

遊極樂菴

以下癸巳後作

花宮臨碧渚面面敞雲窗梅暖半舒萼風輕不動
幢依沙尋鳥跡隔柳啖魚鱖旅鴈乘春起群飛度
楚江

送八十四叔梅隱之廣陵

行子今朝發孤帆入楚雲那堪城上角偏向笛中
聞隄柳搖春水江梅帶夕曛那堪溝雖咫尺愁絕足
離群

送友人之漁陽

北峯文集

卷六

四

君向漁陽去春風躍馬過孤雲低紫塞殘日照黃
河北地含花少西山雨雪多愁思兼別緒對酒不
成歌

春游

共愛春光好晴郊踏綠沙燕翻曉雨落鶯度柳煙
斜
斜風輕暖送紅顏小
青
連
雨
溪
花
更
滿
欲
渡
噴
漁
樵

五月一日登臺

遠眺立高榭薰風拂面清
從
賓
登
乍
動
東
井
日
初

明果嶺含桃熟花開木樨榮悠然凭石檻坐晚早
蟬鳴

昭君辭

誰知寸心恨馬上一琵琶伴我重關外相將萬里
餘穹廬龍塞殿冰雪鴈門花雙展隨歌落西風起
暮笳

夜宿湖村

秋盡湖村路孤舟繫夕陽蓼花香細細葉影蒼
蒼犬吠柴門月雞棲板屋霜良宵對租吏把酒倍
壯懷文集 卷六 五

淒涼

晚望懷顧丈叔向

作客荆南久雲山恣爾游有無聞鼓瑟曾否賦登
樓鴻鴈秋仍阻木霜晚更愁遠江風颭颭出送北
歸舟

飲雪

出郭尋幽侶相留倒一壺野昏湖鳥沒雲闊塞鴻
孤逆浪回漁櫂狂歌聚酒徒悲關寒色重收次夫
平蕪

得顧丈叔向過湖南消息

近得麻城信聞君過鄂州猿啼雲夢月人醉岳陽
樓琴劍經年別下戈滿眼愁故鄉今又亂江上莫
淹留

題畫

黃葉空山樹紅泥野廟垣水春雲護確僧吹月窟
門斜嶂侵樵路縣流漱石根崖邊松子落手拾甌
秋猿

除夜

風雨連宵暗星河此夜晴臘隨殘漏盡春傍曉光
生竹葉浮尊暖椒花近眼明詩成頻自吟曙角起
湖城

湖亭

瀟灑忘言地亭枕水隈遲從花裏闌門傍柳邊
開怪石欹臨與清流曲抱臺持子共鄰叟池上釣
魚來

城市情偏類田園興轉深移蕉添野色留竹伴幽
吟雨過開殘照庭空下夕禽會心吾自遠流水入

鳴琴

溪邊

閑來成獨往微詠步溪邊
水漲添漁網蘆花深隱渡
船狎鷗鷗晴沒浪矯鶴晚橫煙
邂逅逢僧話桐陰
汲泉

三月三十日

暮雨昏江郭愁吟倚竹扉
犬迎租吏吠花傍戰塢
飛搔背嗔衣牽梳頭歎髮稀
年年空悵望此日又
春歸

亂降文集

卷六

七

同友觀關中圖

天府關西地河山自昔雄
拔圖流渭水對酒話秦
風煙隱沉香綠花開扶荔
名宮紅離宮三十六指點

暮雲中

紫閣峰何在遙連五柞宮
魚龍翻太液雞犬入新
豐四秦秦關險千年漢時空
雄心憐武帝發櫓賦
秋風

江行

行行遶楚境汎汎入吳天
但覺峰巒改焉知舟楫

前波明浮海日鷗斷沒江煙
曝網漁船聚沙頭自
在眼

登君山

巖谷春申舊登臨秋爽初近江
波轉潤到海地疑
虛松杪尋蘭若蘿邊度筍輿
攀躋天咫尺嵐氣冷
締裾

燕子磯謁前將軍廟

群流奔峽急孤閣俯江清
岑寂千年後登臨百感
生晚風然戍火落日照縣旌
極目天南北關河未
亂降文集

卷六

八

解兵

一拂祠謁鄭介夫先生

孤廟倚山城潭空秋水清流民
堪痛哭拜跪自真
誠庭竹疎疎靜江雲澹澹明
到來無一語長揖對
先生

清涼寺閣

危閣抱青峰晴嵐翠幾重
窗低千嶺月寺老六朝
松亂石歌荒徑飛流落暝鐘
坐來忘薄暮歸路白
雲封

過雞鳴寺弔冢宰張公

公傳自述

閨棺忠逆定今古論人難臣節先三老
時高司空
維垣君恩長六官丹心留佛證岩血著幢乾莫漫
同殉
矜清議芳名後代看

睡起

睡起倚危樓西風發旅愁星河瓜步曉砧杵石城
秋紫氣山空在青溪水自流茫茫煙樹杪江上幾

歸舟

哭馮氏妹

亂峰文集

卷六

九

百里無多路猶嗟聚首難那堪生死別况復弟兄
單淚飛青楓濕鬼招白月寒颼風夜颼颼悽絕勝
湖干

雨過

雨過潤泥滑扶筇步淺沙綠浮村店酒紅濕野田
花水確存殘日林鐘度落霞磯邊伴漁父閑立數
歸鴉

送宗八子發之京口

元叔南徐去乘風渡大江嚴霜離楚郭明月上吳

機孤鶴鳴偏急征鴻影自雙幾時飛雁返遙爾倒

春缸

城望懷宗八江上

登城聊暮望徙倚惜離羣畫角吹殘日哀歌入斷
雲孤舟風浪急兩岸雪山分北府軍何在邊聲處
處聞

過宗八北郊草堂

避地就高隱蓬蒿自一村釣船橫柳渚流水到柴
門徑仄藤蘿合川晴鸛鶴喧共君幽意恆數過倒

亂峰文集

卷六

十

清尊

江村訪友不遇

江日暉暉淨村煙薄薄遮漁梁流水活樵徑隔峯
斜花落啼鶯樹苔深步鶴沙未知何處去四望側
烏紗
李太白客友人贈烏紗帽詩山人不照鏡
種手道相宜可知烏紗山人未嘗不戴也

夢江陳確菴過訪賦贈

十載神交久欣逢此日中時賢欽郭泰吾道重王
通作賦三都麗論文八代空相携多慷慨不獨爲
途窮

鴻硯齋待月

雨過高齋暝花濃一徑陰雲痕浮石細河影入杯
深點點螢斜度啾啾蟲暗吟坐來風露冷遲月酒
頻斟

自廣陵之石城

旅食蕪城久孤帆又石頭稀星縣樹杪殘月隨江
流行李餘詩卷雲山送客舟布袍風露冷砧杵起
新愁

一晚坐偶成

晚峰文集

卷六

十

雨過青嵐出窗開坐對幽僧歸孤刹晚鶴暝半山
秋正爾舒清嘯何來劇客愁夕峰城上起影入大
江流

客夜

萬木環孤寺蕭蕭落葉秋江流縣屋角山月吐牀
頭漏斷風回夢砧寒霜搗愁倚闌應悵望何事久
淹留

真州晚泊

擊柝關樓閉停橈野渡昏荒煙橫水驛新月冷柴

門江寂蛟龍蜃營喧虎豹屯幾時烽火息耕鑿爾
如原

登真州城

真州江上邑江水護重關萬里飛濤下千櫓落日
還地寬多種竹俗儉半耕山征調年年急東南輸
輓艱

舟過樊汊泊舞陽侯廟下

擁盾何來此荒祠異代留千年勤伏臘一徑老松
楸水漲秋平岸星明夜帶舟芒山雲氣在屠釣正
堪求

晚峰文集

卷六

十一

九日

就菊籬邊坐長吟獨舉觴乾坤仍短髮頭序又重
陽風笛高樓迥霜砧小婦忙壯心憤遲暮醉裏更
淒涼

輓內弟解七金吾裕昆

八歲羽林郎朝天跨驢驚行上公後虎拜細旂
旁殿日熏衣暖宮花惹綬香知還隨大父地下覲
安皇

憶昔西園聚相携上野航花陰群坐月春夜幾
鵲骨微暖余拙情庭愛爾狂勝遊如非日淚隨酒
墻傍

送別

堤柳青初徧孤舟欲發時故園春漸好游子去何
之寒食途中過飛花渡口吹歸鳴逢塞鴈想憶一
題詩

奉贈十九伯父籍史時寓孟城

頻年不得意高臥覽湖濱月冷荒城夜梅開小樹
虬峰文集 卷六 三

香燈花落菓子茗椀聚幽人誰道嗣宗傲憐才意
自黃

同十四弟湯孫登文游臺

二月柳初齊風吹春滿堤湖光浮遠樹臺影倒迴
溪日照千村出雲橫一鳥低眺吟茲地好攜手共
琴躋

寺夜爲孫同李涵生來

蕭寺枕城隈河流遶遠岸迴青燈然古殿白月冷荒
臺風過梅花落門開好客來相携共忘疲吟詠坐

蒼苔

友人生子招飲

高樹聯吟地頻叨折簡呼每來常酌酌茲會更歡
娛摩頂驚麟角聞啼識鳳雛持觴私自祝明歲共
驅弧

奉贈相國吳公柴菴四首

英主龍飛歲孤臣起澤中臺縣新白簡人遊青
驄破柱寒奸魄牽裾格聖聰 皇心眷一德異日
兆非熊

虬峰文集

卷六

古

西秦稱沃野愁絕鞠誦年鳳詔頒三殿鴻歌息九
邊戶分常侍栗人拜鄭公錢國史編遺事偷傳痛
哭篇

左顧天下重 帝簡蜀英賢青燧連三輔黃巾塞
川流成運退食憂國夜籌邊內駁頻宣召談兵
聖主前

審勿登庸日乾坤戰伐中專征祥望在授鉞 帝
恩隆氣已吞強寇讒偏墮大功凌其湘水上灑血
泣遺弓

寄懷母舅徐三山甫宣城

一甌高臥穩岑寂，但山居衙舍堪羅雀。家儘自種
蔬，青峰閑對酒白髮。老難言賦就新詩好，秋江寄
楚魚。

問顧丈叔向重遊楚中賦寄

何事身垂老，扁舟獨遠遊。登臨曾赤壁，飄泊又黃
州。未遂龐公隱，空添王粲愁。浮湘知有賦，不棄正
吟秋。

重九前三日客至

北峰文集

卷六

五

湖闊鴻秋度，高角暮哀策。更新釀熟風雨故人
來，小摘橙初食。香菊半開，相逢盡醉莫待場
毛借。

懷妹

燕關望不極，北復過燕關。歲晚一江隔，家貧八口
艱。雙魚久寂寞，孤鶴自飛還。烽火大南滿，雲山未
可攀。

客舍漫成

茅屋鎖春羅，垂楊搖夕波。郊原寒食近，風雨客愁

多。一鳥煙中滅，千帆樹外過。羈棲誰共語，倚杖自
狂歌。

舟回過吳園

半醉放舟回，幽尋復水隈。花飛千樹雨，筍坼一
畚雷。野艇穿橋入，茅堂倚石開。納涼重有約，池上看
荷來。

山中納涼

峭壁揮江流，登臨暑乍收。垂崖蘿影暗，啼樹鳥聲
幽。草密迷樵徑，泉閑臥釣舟。松風山半起，冷冷侶

北峰文集

卷六

六

溪秋

山村

綠簾深板屋，翠磴俯柴扉。石溜穿檐落，江雲傍牖
飛。鹿眠松徑瘦，雞啄豆花肥。種樹山南叟，長歌荷
篠歸。

山中驛行

孤騎行將夕，歸鴉落漸繁。鐘聲雲外寺，燈影樹中
村。斷岸猿經宿，崩橋壓水門。回頭山下路，明月滿
秋原。

登燕子磯

向夕孤亭上吟詩首自搔寺藏山徑小月湧海門
高雪瀑千巖雨松風萬壑濤悲秋憐宋玉楓樹滿
江皋

江上同友夜發

慘澹辭孤嶼蒼茫下暗灘波濤雙棹急風雨一江
寒世濁文章賤途窮進退難蹉跎俱壯歲相對淚
九瀾

野泊

野泊孤舟冷蕭條欲二更榜人喧夜雨漁子盼朝
晴煙樹縣猿啼沙田落鴈鳴夢迷歸路遠淒絕此
詩奇

真州晚泊

夜泊下真州黃昏宿渡頭疎鐘低度水滿月冷窺
角角吹重城閉馬嘶孤壘秋江豚蹄拜浪風雨夜
堪愁

溪上

溪上徘徊久搔頭只自吁乾坤各皓吏時任水租
署邑黃租

稅困窮儒水漲漁磯沒村荒野寺孤對狼何日
高臥一愁無

朔風

朔風吹急雨衰颯逼窮冬賦歛艱今歲鞭笞泣老
農村空惟鬼嘯門閉半泥封爲慨孤鳴者當年本
戎傭

宿邵伯驛

饑驅頻遠適此夕又他鄉夢入林砧斷愁連戍角
長邊鴻寒叫月驛馬老嘶霜孤客渾難寐勞歌夜
未央

友人相邀訂社不赴因過子發論史

大雅誰能振繁音雜變風人爭誇繡虎吾獨陋雕
蟲疎拙難諧俗蹉跎敢怨窮閑來携斗酒論古共
揚雄

荷園亭子

曲水依巖轉孤亭入柳深雲來峯忽濕蘿客甚常
陰翠響浮池柳茶煙避樹禽得閑卽相過吟眺愜
幽襟

雨中過龍珠菴

積水園初地迴廊長綠苔一舟花外繫雙屐雨中
來鐘磬隨風遠芙蓉遠檻開妙香吹不散橋畔幾
徘徊

夜

愁多眠復起散髮步空廊蟲語三更月鴻飛萬里
霜寒衣砧杵急秋雨橘橙荒寥亮樓頭笛懷人幾
斷腸

一有客起句用杜

龍峰文集

卷六

九

有客過茅宇開尊坐對嘗盤殮故少庭菊晚猶
芳談劇愁能減鵬催興共狂醉眸橫夜月燈影
蒼蒼

栗盡

栗盡逢寒雨自然臥故廬途窮任東轍計拙倚詩
書交隨愁雖免長貧懶未除年年苦汎漚不敢問
耕鋤

宗八以修誌返邑久不過我怪而有作

之子緣何事得毋返故園鹿門逖世久馬解校書

初頻掃花前徑時聽巷外車炎涼朝市舊今又到
樵漁

孤吟

疎懶離群慣孤吟岸籜冠移花開爛漫種竹報平
安檢事抽書帙藏名折釣竿無才甘在野豈是學
龍蟠

雨

閉戶春光盡濃陰隱几看雨聲千樹響雲氣一庭
寒翠濕藤牆壁紅飄藥塵蘭潺湲溪水漲簑笠想

龍峰文集

卷六

十

垂竿

獨酌

倦生逢酒至獨酌坐忘真春曠傾蹕白新松入筍
青勸訓形共影澹落醉還醒起步看明月清光已
滿庭

題畫

松杪茅檐出重嵐巖短垣峯高樵路險庭冷竹陰
繁猿挂如聞嘯泉鳴不覺喧卜居此其隱細細認
柴門

靈雨

靈雨連旬急庭昏晝不開經天無日月故木有風
雷潦積行人斷村空穿窳哀那堪淮水漲衝齧又
東來

舟過九龍橋

帆挂東風便黃昏過斷橋客途青嶂近親舍白雲
遙月出村春響天寒野樹凋愁淚眼未得清波坐
清宵

病阻江上別二十六弟展負

北峰文集

卷六

五

憶昨辭鄉邑扁舟共惠連迎風衝曉浪鼓櫓破秋
煙鴻鴈元聯羽飛鳴忽異天壯心緣病阻欲別意
凄然

江樓夕望

危樓揚子上遙望起孤吟天塹分南北江流自古
今風颺千里霧虎嘯萬峯陰愁絕凭闌坐誰知欲
濟心

病憶詩二十首

家嚴

窮愁嗟更甚四十尚儒巾旅病悲游子年衰念
老親食貧還此日祿養竟何辰垂白勤猶昨能無
愧景真

家慈

抱疾眠孤館淒其只自悲青燈縣壁夜白髮倚闌
時捧檄艱遭遇牽衣悵別離顯親嗟太晚無路答
恩私

內子

于歸憐爾久心事悵多違夜讀能相伴長貧不厭
北峰文集

卷六

五

饑那堪將鶴髮猶自臥牛衣落魄還家日遙知嬾
下機

長妹

時寓
株陵

昔別不知苦于今聚首難計程三日曾扶病五更
還城角鳴殘月舟燈照客顏離思今剗剗夢繞秣
陵關

三妹

高臥貧難穩倉皇賦遠遊帆檣飛半夜襪被怯深
秋楓落寒江樹雲連故國樓愛兄憐雨切相憶路

悠悠

幼妹

幼妹偏堪憶股股意最真嬉遊隨日愛刺繡與時
新對鏡簪花罷沿塔戲蝶頻承歡聊藉汝好慰白
頭親

小婦

相看顏忽瘦念汝每愁予佐饋年非淺微尚
虛心傷頻歎歲腰減積勞餘爲憫長卿病經旬髮
不梳

北堂文集

卷六

五

封丘李玄佩先生

先生中土傑持斧自天來春徧東南郡霜飛內外
臺百年知幾錄千仞泰山摧何日松楸路臨風一
盡哀

晏維翰先生

師竟儒冠老揮毫空自雄聲名皇甫重遭遇解斯
窮弱子蒼葭外孤墳白浪中門人半萍散誰共證
王通

三十一叔祖行菴

淚慟先生死吾宗失典型倥傯曾作幸衰老更傳
經好學追劉向全身侶管寧竟虛家祭告泉夜淚
常零

三伯父平菴

詞伯誰無奈應推大阮賢酒狂還李白草聖更張
顛避世青門隱悲秋白雪傳回思如昨日墓木已
參天

三十伯父壺菴

詞宗溪畔宅汎汎侶輕舟一室淮黃接三秋風雨
北堂文集

卷六

五

愁撫琴流水入遶戶亂雲浮歸櫂期相訪恐鷺窗
下鷗

顧三丈叔向

知君遊地下猶自佩吳鉤魯仲氣偏壯荆柯志未
訓悲歌緣憤世激烈欲吞仇華表魂歸日長嗟應
不休

鄧大徵菴

吳陵分袂去夏木未成陰乍觀金風動還傷玉露
侵故人猶作客何日共論心連夜頻來夢相思止

自溪

宗八子發

寂寞蕪城客悲秋幾度吟鴻來隋苑冷楓客蜀岡
陰弔古登臨偏傷時感慨溪扁舟堤下過懷絕未
招尋

陸四縣圖

真隱畏人知吾心貴自持縱教東海老肯凌北山
移闕徑招羊仲題詩紀義熙兼葭遙望裏秋水止
連漪

虬峰文集

卷六

五

吳四夢翔

風流壯季子詩畫向來傳好句追商隱前身是道
京依山結茅閣把酒醉溪煙別後頗相憶秋棠花
又落

解三體叔

同泊會慈地今來不見君坐看孤渚月淚隨大江
雲試每光多士文能張一軍資興倘泉下校舊共
誰群

馮錫曉

每抱方回恨客嗟不自平門闔余未換宅相改應
成孟麥年年薦風秋夜夜聲劬勞倘念母知驚渭
陽情

門人金符

爲念從游久潸然淚滿中愛眠余最懶立雪爾徧
親綴翮頻悲憤囊螢倍苦辛青衿亦微末何意厄
斯人

舟回重泊邗上病感二首

進艇裁前夜何期復繫舟城頭烏未定水上月初
虬峰文集

卷六

五

浮落葉驚孤客秋風先敝裘拊膺頻自慨年逝莫
得留

誰言海可聽洶湧轉愁人天地風霜夜江湖憔悴
身驚心宵病刺入夢老親頻城漏催殘月冷冷
度水濱

縣圖夢翔問予病同托韻賦

眠病驚知已相携問草亭積愁頭欲白乍見眼偏
蕭斯世悲皆醉吾徒喜獨醒不須歌七發高論自
堪聽

夢劉仙

藥勞知已饋感荷勝投瓊苗采三山秀香聞三豎
驚沾唇疑熱減頰瑤覺神清無俟餐仙液臨風憐
早輕

病中吳大兄過爲予道其不省試故作此慰之

敲門聞雨至伏枕乍疑非予病甘眠穩君才
肥堪嗟流俗薄偏使壯心違且自豐毛羽他年早
奮飛

虬峰文集

卷六

七

自題楚吟集後

步小就吟詠年來興更生花間頻覓句醉後

多笑月篇雖積病愁語不驚晴窗閒自改洛篇

情

春雨草亭爲友人作

野外亭亭小窗開面碧帶溪聲十里遠竹影一庭

涼雨前長書熟影花對事忙不如此中趣何似

川莊

友人留飲

孟公留客飲傍夜鎖重關食凡清尊暖渾忘旅餐
班笑譚寧有忌茗芋不知還明月當軒好偏宜照
酒顏

憶金山

急流開峭壁突兀時秋煙峰轉載精舍江分走亂
泉千帆爭障日一塔獨摩天瓢笠何時去題詩斷
嶂邊

寒夜

孤客吟深夜寒其悲不勝家書冬未達鄉思醉偏

虬峰文集

卷六

七

冷月照窗前竹風吹簫後燈飛鳴羨群鴈遙度楚
雲昏

癸丑小至

節序陽將復風霜氣轉威敲水溫濁酒曝背趁殘
暉自喜初年瑞和氣正日遠倚闌應悵望游子幾
時歸

至日

客舍逢南至蕭條盡掩扉林風驅收籬海氣滯寒
暉鴈信憑誰寄椒觴忍獨揮望雲頻覩淚何處是

親聞

歲晚感懷

天涯道歲殘孤抱托誰寬世縱黃金重存得白眼
看空囊還自愛長錢肯輕彈吾道不如北非關作
客難

雪

北風吹霰集片片弄清暉絮弱偏枯樹花輕故上
衣光疑迷楚澤寒恐逼親闈占族雖堪喜謝憐
未得歸

此峰文集

卷六

五

村行訪友

逶迤村路遠蹣跚野禽俱過澗頻呼渡逢樵數問
途徑紆依樹轉橋險倩僮扶達望幽棲處驚頭出
岩栢

雨過

雨過輕煙斂空林下夕暉數聲啼鳥斷一片落花
飛橋影搖春浪灘光上客衣漁歌互相答自在蕩
舟歸

甲寅立秋後三日繆七聲宜邀過園亭納涼

四首

別業清溪曲雲煙護草堂樹繁無赤日雨過有新
涼人在羲皇上鴈行河朔狂炎歊坐來減風送水
花香

散步尋幽境孤亭繞菱荷小橋花外渡好鳥竹間
歌面面涼風入蕭蕭爽氣多凭闌聊假寐清亦
煙蘿

池館生秋早天風向曉清苔深沒屐跡葉響亂溪
聲鶴子窺杆慣魚兒上釣輕隔林香細細幾樹綠

此峰文集

卷六

三

垂橙

落日留賓住相携上小舸蟬聲出柳岸舟中人稀
飽興至傾金竿詩成愧彩毫爲期荒林放足其醉
香膠

送張大

異鄉同作客揮淚送君歸日出橋烏發天高寒鴈
飛那堪知己去頓覺賞音稀目斷孤蓬遠其獨
掩扉

遺悶

家書封復城離思劇孤衷帖記詩常詠關河使未
通水流寒日澹葉落暮林空西望滄浪迴鴻飛只
向東

長妹庚子年隨其夫之宣城於今十七歲矣
今秋始得晤於金陵悲喜交集情見乎辭
別後頻逢亂入門心轉驚聞聲疑隔世同事劇傷
情歎汝尚無姪憐吾復失甥更嗟
聚湖城

晚望

戊鼓昏初定行人漸亦稀柳邊雙網繫橋外一
歸僧臥煙藏寺村春月照羅幃河不即夜雨氣早
侵衣

留題繆氏溪上宅

微倚溪水樓時發三年柳發今詩地花開數酒
天久居情自好欲別意偏牽孤井留牆畔徘徊益
黯然

魚

王餘則此得為賊紫鬚垂柳外霜花落登盤雪片

披加殮時過飽佐酒最相宜更有黃魚好肥鮮動
梁頤

連陰

陰氣乾坤盛風雷日日紛機槍催戰伐颺颺如耕
耘憤世悲常切迹名醉每醺搔頭頤愁絕蕭暮又
生雲

觀獵

健馬馳年少平原競打圍臂縣鷹隼猛網殫兔狐
肥海氣昏殘照秋風動殺威齊歌邊塞曲傍夜渡

河歸

奉懷二叔父

蕭衍吾宗盛無如叔最親年衰情更切俗薄意偏
真丁父難抑久國誰把殘垣相思不相見歲晚
幾傷神

遊作

避人常閉戶高臥即溪巖友人新年夢共開陶歲
絨他鄉偏畏盜孤客每憂幾翅首屯敗路春風一

月帆

近事

近事不堪問憂來竟欲狂
避塵常障面遠客每移
牀薄俗爭營逐孤懷獨
激昂何當述世外野鶴
翔翔

友人折芍藥相贈賦

不知春已晚猶自開柴荆
芳藥持相贈東風無限
情色驚傾國豔香送一
庭清坐對生幽興揮毫
句早成

北峰文集

卷六

五

病

炎歊何太甚旅病割愁心
安得涼風起悠然臥樹
陰支牀尚有骨市藥慨
無金明德慙君子胡來
二

海村

東去月安少黃昏盡掩扉
海濤隨月上人跡過堤
前獨嘯孤秋健群噪狼
喜饒負鹽何處子偏向
夜溪歸

答鄭薇菴

古道誰能復交情應共知
當君懷我夜正我憶君
時藉草猶堪醉銜杯莫
悔遲風光寒食近新柳
絲絲

夜坐復東薇菴

寂寞空齋雨燈寒照不明
影孤搖斷壁心折入殘
更老去鄉思切春陰旅
病生知君今夕夢應共
劇離情

春愁

春色郊原徧羈人總未知
鳥窺含淚客花落斷腸
時愁即拋書臥醒惟對
影悲欲吟不戒句心亂
如絲

北峰文集

卷六

五

如絲

拼童

拼童纔五尺弱小未成人
汲井背井大難村遠負
薪鬻孤食汝力蕭風愧
吾貧役使偏欲謀誰如
稚子

九日擬登高以雨未果適友人過

難過空室興狂來首自搔
不省客情只欲醉揮毫
毫奈世危橋滑空增鬱
抱芳句胡慙正對有客
送

香醪

自南沙歸送驛六陽山之丁諸

客淚歸猶濕含悽復送君為憐丁者月還近勝湖

雲春到林鶯報晴開晴草熏吟成正典於花下幾

回醺

辛曉十九伯父籀史

爾斷天下士睥睨古今空吾伯千年後高懷曠代

同窮居骨自傲老去氣仍雄歎息先生死誰能復

此風

此峰文集

卷六

五

先大母極為水所衝同四弟乘小舟尋夜

自徐莊

水助狂飈孔孤付欲泊難湖搖星月小舟風雨兄

寒接刺魚秋躍淒涼鬼夜歎含飴思往昔悲劇有

餘酸

夢游山寺

巖棲猿犬逐幽夢夜偏清入寺僧皆老眼暗龍不

驚花搖臨澗影基響隔林聲一僧合掌二三生傳

有情

悼拏童

竟作離鄉鬼飄飄度勝湖孤冤千里去雙淚九泉

枯洗研仍頻喚移花每錯呼服勞時寄昔為爾幾

長吁

寺元觀是葛仙公舊宅

道院扶筇入老巖路難行雅壇縣北十里闕西

城萬古涵元氣祥麟侍太清烹砂懷葛令丹井至

今名

安隱寺

安隱城南寺山深絕市郭香城圍碧嶂珠閣上青

五

霄龍泉標千劫松杉餘大朝斷碑臥蒼蘚剝仙字

寥寒

高座寺

寺有坐

道心空浩劫高座禮金仙壁古河山暗碑橫鼎足

偏僧行黃菓逗鳥度白雲天生久清吟台安羅散

夕煙

化龍王廟

在雨花

龍廟何云化應緣不測名風雷驅四海神鬼謁

更殿迴低牛首窗開小石城坐看臺下路驚鷺白雲平

群峰晴盡入西去大江平天地氣元接樓臺影自橫
煙中千樹出雲外一鐘鳴無那悲秋切邊笳起舊京

江浦縣

垂楊深十里行盡見城垣江濶通南郭峰高壓北門
過橋茅店小繞屋柏林繁日暝寒風起烏啼斷客竟

江浦文集

卷六

三

江浦道中

山城西去路身在畫圖中磴轉千峰出林開一徑
通寒聲來白鴈秋色挂丹楓回首金陵迴江煙接晚空

定山

山頂有獅子峯下有達磨所坐石

何來一獅子突踞此山雄木杪通樵徑雲端出梵宮
石留趺坐跡林響折蕙風飄背遙回首參差色相中

夜過鷺嶺菴

招提名鷺嶺天半削峻嶒逕折穿重岫人行入亂藤
天高煙乍斂山靜月偏澄隱隱禪燈照蒲團坐老僧

全椒縣

騎驢入山縣落日照關門人聚井煙密年豐市稅繁
川原千畝濶軍衛萬家屯馮鄴諸孫在蕭條半灌園

荒岡晚行

一線荒煙路盡垂脂女蘿傾崖通仄徑老樹散殘柯
地僻人行少山空虎跡多誰憐孤客苦落日此中過

游藕山戲示李叟

孤嶂蒼煙曲亭亭出碧霄藤延全城磴石臥自成
橋黃熟一園橘紅繁幾樹椒坐吟誰攬秀妬殺老山樵

題李氏墅

愛爾山樓處蒼蒼翠幾重窗開千嶺入門開片雲
封怪石蹲幽徑飛流下斷峯風來心更曠清簾起

杉松

寺夜

孤眠人不寐，佛火照繩牀。
習送風檐鏗，寒生野寺霜。
宿雲屯老樹，殘月隱溪篁。
切切蟲鳴急，愁吟共夜長。

山中

數日巖中住，塵思忽自消。
忘機親野鹿，浪迹伴山樵。
閒磬尋精舍，扶藤過斷橋。
白雲生屐下，吟眺不知遙。

此峰文集

卷六

五

誰伴此間僻，門開犬不嗥。
漏溪山更靜，鐘定月初高。
鶴唳秋如笛，松風夜作濤。
清音能起倦，傾聽首頻搔。

飲張氏別業

爲園愛爾幽，嵐翠小亭收。
澗水流花徑，山煙籠竹樓。
投竿出巨鯉，留客倒新筵。
踈放無嫌忌，高歌醉肯休。

界首舖酒家所見

碧甕香風起，帘飄野水隈。
山村分日市，估客戴星

來入店爭書酒，牽驢各繫槐。
當壚多豔婦，調笑却忘回。

宿山下人家

歸人今夜宿山下，小堂孤雲樹連二隱。
地名煙海閣
五湖名籬疎宵吹，犬相老晚棲鳥不寐。
看天色星稀早問途。

山中曉行

漸覺騎驢穩，行迴入翠微。
千峯收宿霧，一水蕩朝暉。
洞口王孫臥，松邊鶴子飛。
嵐光青不斷，冷冷上征衣。

征衣

過東葛城行三十餘里，見一山甚幽，不知其名。
吟眺久之而去。

偶向茲山過，貪幽坐夕林。
縣崖看急溜，隔壑聽鳴禽。
樵樵吹煙合，茅亭落葉深。
疑多棲隱者，策杖欲招尋。

晚赴盤城

東去盤城路，崎嶇度夕陰。
亂峯開鳥道，一騎出嵐林。
虎跡連山徧，烏啼入夜深。
溪村村門盡，閉明月照

寒砧

龍池去六合縣五里

龍自何年去池猶此地存孤青秋水岸楓赤夕陽

村崖轉迷樵徑林開見郭門勞疲思小憇下馬問

祇園

真州江口遇從叔子怡同舟赴廣陵

乍逢江上驛共買渡頭舟鼓吹揚州路蕭條客子

愁近鄉悲轉切對酒淚頻流可奈還家日依然一

散裘

虬峰文集

卷六

聖

雪後唐崑麓招同鄭薇菴飲

此夕傳觴好風迴霞乍收晚煙清遠堞春雪壓高

樓共荷主人愛何妨竟夜留鄭莊狂興發大白醉

頻浮

輓張勺海邑令之子

籍甚張公子風流亦不群備官應列宿有父號神

君治譜傳僧綽清操慕史雲河陽嗟未試地下早

修文

癸亥元日

城中喧此日我獨掩荆扉歲月催蓬鬢乾坤老布
衣春回花未發氣冷霰還飛寂坐愁寒逼椒觴聊
自揮

旅夜

昨日留瓜渚今宵宿廣陵征途何有定旅思每常

增夢斷江天鴈風寒雪夜燈向明愁路滑不蹟仗

枯藤

驚蟄後一日大雪

驚蟄春王今如何氣弗回隨風惟見雪出震不關

虬峰文集

卷六

聖

雷愆伏陰陽變迤邐歲月催龍潛本無悶切莫厭

高寒隨風用易

亭午飛逾甚凭窗幾度看粘梅凝復散灑竹點還

乾老屋一庭白春風竟日寒長貧甘臥穩不足學

袁安

灌園

山居猶未遂混迹且郊原俗薄常違世家貧只閉

門人情簪綬貴吾道布衣尊花事今年好春風自

灌園

詩對鏡還青眼
掀髯早素絲
百年吾已半
兀兀欲何爲

寒食飲西園

清遠成

寒食風光好
西園散酒同
夢迴花傍醉
頭紅畫艇空
簫合春城巷
陌空繁華今
信昔何事憶

東友溪上

聞爾就幽勝
爲園傍碧潭
剪蔬春露墜
汲澗暮雲沉
柳外橫漁艇
窗前下水禽
甕開新釀熟
不厭客

招尋

登瓜洲城

補遺

江上千家郭
城隅百尺樓
登臨當落日
雲樹入新秋
戍火明京口
軍聲動石頭
東南財賦地
遷徙半荒丘

宿廣陵城下

壬子

莫道平生志
空悲汗漫遊
孤燈影長夜
病兼愁
沙色連江遠
濤聲入夢流
城烏亦何事
啼亂更籌

送解表叔退菴讀書湖村

孤權去遲遲
東風湖上吹
未經寒食節
正值早春時
園草初開蕙
林禽欲囀鵲
知君讀書暇
應不廢吟詩

偶成

入春六十日日
日掩荆扉寒
食催花信空
巢見燕歸吟
聊遣意抱甕
欲忘機滿眼
憐青翠新松
雨後肥

寒食

寒食今年好
郊游喜午晴
香清茅店酒
風送畫船爭
掠絮家家燕
啼春樹樹鶯
偏予愁不減
還自閉柴荆

賦得盈盈樓上女

美女朱樓上
含情東絳紗
曉妝初拂黛
春困懶簪花
風過羅衫動
人來畫扇遮
低徊如有恨
倚檻弄琵琶

有慨

世事何堪問
孤棲此日宜
嬾臨千祿帖
數咏絕交

暮望
已未

極目秋光遠孤吟送夕暉
水流魚獨上林晚鳥雙
歸犬吹行舟火風寒客子
衣徘徊不知夜涼月滿
苔磯



五言律詩二

重入穆氏宅題示穆溥兄弟

獨成

宜陵道中

乙丑除夜

哭母

秋夜道中

勝泣然因而有作

登江口關侯廟閣

丙寅至日自真州返南沙晚泊蕪城

夜發

丁卯夏過潤州夢許仲晦

過新豐橋聽鄰舟吹簫

丹陽縣

曉過毘陵

登惠山

惠山懷古

游秦氏園

放舟

夜入吳郡

舟泊虎丘

虎丘晚眺懷清遠道士并平幽獨石

姑蘇雜詠

晚發長洲舟中小飲

由崑山之青浦道中作

曉發

華亭道中

雲間雜詠

江村

三分田

重泊鹿城

重遊馬鞍山

重泊虎丘

渡江

天寧寺夜

自廣陵返南沙途中曉發作

孤坐

可怪

遣悶

南莊訪友

初夏庭前木香大放

熱甚望雨

瓦塔三首

冬夜

雄皋道中

過天寧寺留松亭納涼

東園

遊西園遇花下有飲者

晚過水塔寺

唐子鎮夜發

十一月晦日過友人見几一詩作

看內子補衣作

祀竈

繆歷臣餽蕎麥

初月

過新莊

過南旺莊

舟行夜過村寺

始聞蟋蟀

庚午九日爲友題白衣送酒圖

報謝

辛未立春

小梅

舟中夜雨

掃墓

天寧寺寓呈宗八

同友遊古渡橋

還城飲高子宅

留別宗八

姜堰晚發

海安道中

東鹽河

晚次鹽港口

懷宗八子發 三首

又題寄懷子發 二首

夜泊荻壑

辛未九日

至夜舟中

夜坐

亂離文集 卷七

遺囑

踽踽

壬申元日 四首

午寐初醒舟過虎墩

舟中作

將抵寓舍

雨後過南鄰亭子

壬申上巳

重過春夢窩

次日復攜尊過春夢窩飲

又過春夢窩 二首

復用青字賦贈主人

可歌

開戶

避暑

立秋夜

秋夜

二月四日舟中作

亂離文集 卷七

同西齋半嘯飲水亭上

山閣雜詩 四首

河涸

得雨

病中門人蔡餽瓜

六月二十六夜聞蟋蟀

夜行

雨中周繁露留飲宜閣卽席賦

舟發東亭暑笠誤遺彌陀菴賦

由東亭之仇湖

仇湖夜行

泊范家淺

門人鑿餽沙筍

病夜

宿海安

西場曉發

有款

甲戌正月五日醉步見月

亭晚

移竹

衙橋夕泊侍家君訪咸大咸東寺

四月十三日病中作

偶成

聞二叔父喪奔赴途中作

悶

寒夜

卜居

輓潘雪帆

悶坐

寒夜

哭宗八子發

江村晚望

途雪

陵亭夜泊

避雨霖濟巷見紅梅

維摩院訪御難禪師卽坐賦贈

過鄰寓留賞蘭花卽席賦

丁丑歲四月朔日句城塘墓桂花大開

丁丑生日

新齋

歲晚

夜坐

移家郡城舟中小飲口號

中秋前二夕雨後小集適從叔可亭至共訂

看月之約客有欲行者因并留之

開黃甥宗豫入汴感賦

送黃燕思北遊

題黃仲賓勒馬看秋山圖

早春同程載錫黃上儀閒步過方望子王勿

翦載錫邀過野館小飲同賦

雨過

漫成

湖上送春

途逢驛私壁感作

哭鄭薇菴

同諸君飲白強堂分韻

五月二日閑曠齋餽糟魚角黍諸物賦謝

泛舟古渡憶過鄭超宗前輩影園故址

碧天觀訪郭鍊師

已卯閏七夕

已卯至日

黃三仲賓有饋賦謝

諸妹

獨坐

庚辰元夕

雨後過黃仲賓立軒喜晤程楚嵐時將往漢

口即席賦贈

送黃榜麓返黃山

亡妻忌日哭之

送別黃甥

哭薛鵠志

黃仲賓新齋成

立夏前二日竹林聽鶯

四月二十三日食黃魚作

隅園觀鶴

歸舟口號

對菊限韻汪寧士索和

漫興

春日北郊遊集

自傷

自慰

哭門人諸元選

哭徐丈爾英

立秋前二夜口號

邂逅高蔚堂表叔卽遂過其宅飲

輓戴南枝

贈黃仲賓

病中朱古愚餉襟片

一仲賓餉醬物二種

浮公餉薯蕷

風樓文集 卷七 十一

羅謙叔餉青瓊二種

巴景琦餉襟片豚肩

病起客至

得黃汝蔚書

浮公贈藍菊

獨坐

盆石是安仁子所贈

八月八日月下有憶

中秋前二日仲賓餉環餅雙雞

中秋浮公餉環餅醬菜

十七日浮公又餉豆角

二十日浮公又餉粉糕

大滌子餉百合

謙叔又餉腐乾

汝蔚至自滄浪餉我佛柑

九日卓鹿墟餉潛山茶因憶見國徐三山

明府 二首

大風中仲賓餉炭

風樓文集 卷七 十二

二月二十五日蕭四招飲也堂分韻

遲鶯

望朱古愚至

賦得走索背秋毫

酒後乘興過法海寺望雲未及至大雨而返

詠諫果

詠臘梅

瓜渚晚眺

正月四日蕭四招飲蜀岡松下分韻

紅橋新月

送安仁子遊武林

送張印宜鄧尉看梅

詠葵花

詠丁香

二月四日初晴梅下見月因憶正月蜀岡之游

向夕

望城

秋曉

十月晦日詠瓶中白菊

十一月朔日食

病起却餽時適栗盡典衣有詠

病起梅開張一菴送酒至

撥悶

莫嫌

四月八日鄰寺竹花

鷺至

徐白齋四十索贈

栗盡偶吟

雨中栗盡

五日浮公有餽賦謝

夢中詩

處暑夜

睡起散步

雞冠花

自遣

獨坐

秋夜

楊給諫覺山索贈

交游以詩文就質者堆牀盈几辭之不復賦

此遣懷

對梅

初春寄懷吳四凌蒼從弟大村

霽夜

鷺鴒前一夜雪

早春遣懷

春分後一夜大風雪

春陰苦寒張一菴相訂天氣晴和爲郊外遊

雨中張補菴招賞黃薔薇賦

聞羅謙叔歸自粵西將到邵城作

此間

立秋夜樹下聞砧

今夕

夜坐

北華文集

卷七

五

病中懷一菴

小律附

池亭夜坐

江中夜行

寒夜

漫成

聞客南遊

夜坐

連落二齒有慨口號

殘冬栗盡

丙戌除夕二首

虱三首

賦得園柳變鳴禽

瑞香花二首

題畫

閒詠

夏夜

夏夜東詠公

北華文集

卷七

十六

自歎

題夜泛閣

夜

秋杪臥病余韞山惠藥惠金及栗炭諸物王

灌夫張一菴曹厚三暨詠公各有所餉賦

謝

病起賦謝韞山

雷二希樂以予病腰製蘄艾圍腰相贈賦謝

哭大滌子四首

送客之博白

蕭四也堂命圃人餽菜把賦謝



龍峯文集

卷七

七

龍峯文集卷七

淮南李驥西賦著

五言律詩二

重入繆氏宅題示繆溥兄弟

不到十年久重來見友情啼鴛如舊識舞絮亦相迎
飄泊吾生老文章汝輩清笑看紅藥發濁酒欲頻傾

偶成

茅堂新雨後芳草碧萋萋徑僻人稀到園春鳥自啼

龍峯文集

卷七

啼酒煩鄰媪詩憶故鄉題目斷雲中雁何時飛向西

宜陵道中

雲痕天際薄山影望中微雁挾秋聲過牛隨夕照歸
春歌穿樹出酒旆逐船飛磯上誰家女含思坐浣衣

乙丑除夜

飄零常作客衰老漸成翁華髮愁全白蒼顏酒斲紅
冰霜天地改代謝古今同吾道貧非病何須賦

送窮

哭母五首

彼蒼何不弔倉卒奪吾慈衾殘傷多缺醫巫歎莫施形容還似昨魂魄竟安之恍惚聞聲在驚疑頓欲癡

天道真茫昧心摧靈櫬前終朝期祿養此日竟長眠風木悲遭遇晨昏泣几筵劬勞未能報有子亦徒然

吾母今何往重泉路渺茫顛危誰共掖几杖竟安

將淚竭還流血聲同幾斷腸終天有餘恨屬纊在他鄉

月照麻衣白笑笑枕塊時醒來兒哭母夢裏

母呼兒炤短昏殘夜風悲動總帷倏然如或見歎息立庭暉

爾子思罔極淒絕夢義詩救水生前憾艱難死後悲治家常克儉戒子只無欺遺訓叮嚀切終身佩在斯

秋容真州與諸從弟聚首旬日隨又別去不

勝泫然因而有作

饑驅常獨客離別忽經秋骨肉他鄉遇悲傷老淚流倚闌成往事陟岵起新愁幾日原鴛聚分飛又各投

登江口關侯廟閣

樓孤出雲外登陟倚長天門湧一江水窗低萬井烟鳥邊殘日墮帆際亂峰連白下諸山寺

丙寅至日自真州返南沙晚泊蕪城

年年長至日鼓楫渡滄津愁絕今宵月依然邗水濱還家仍是客逢節倍思親雙淚燈前落淒其一

旅人

夜發

殘月侵衾冷孤舟逆浪開遠山烟外過柔櫓夢中催燭影搖沙亂清聲獨石回曉看落帆處日照妙高臺

丁卯夏過潤州夢許仲晦

我來亦丁卯橋上獨徘徊徑草晴還發籬花晚更

開樂群應宿世中聖共深杯喜不三生味新詩夢
又裁讀書二徑草沽酒一簫
花仲晦丁卯集中句

過新豐橋聽鄰舟吹簫

新豐江上鎮流水遶山椒參錯花圍屋周遭石疊

橋近林僧梵合過市酒帘飄最愛風流絕簫聲出

画船

丹陽縣

路出雲陽郭輕舸傍岸搖雙橋吞曲澗一塔插層

霄柳下漁翁臥花間舟子招舊遊不堪憶華鬢幾

回舟

湖流七十二吐納練塘清波新逢雨古人晚力

雲深采武宅帆過呂宋城斷續山歌好田間上

水聲

曉過毘陵

曉過毘陵驛憑欄納好風遠江浮樹杪近岫落窗

中蒲帶新烟綠榴含宿露紅朝暉蕩湖水萬丈挂

晴空

登惠山

晴峰俯溪溜百里送遙清斜壓延陵墓低吞秦伯
城雲蒸層樹合石圻一泉鳴坐眺吳門寺煙中幾
點明

惠山懷古

麗才千古愛至行萬人師蘋薦秦觀墓香焚華寶

祠斷碑荒草沒顏屋老松支惆悵當年事臨風

詠詩

游秦氏園

入夢常丘壑幽期在此園風松寒暑閣雪瀑激寒

北峰文集卷七

根杖挂嵐光淨衣濡花氣喧林深恐迷誤曲曲認

仙原

放舟

放舟錫山夜不寐欲如何樹樹窗中出峰峰枕畔

過煙橫連茂苑月上聽吳歌半醉梁谿客詩思此

夕多

夜入吳郡

夢回天欲曙處處起吳歌海湧開窗山秦餘轉枕

過江流殘月小山宿亂雲多好景催詩興吟成幾

自哦

舟泊虎丘

初醒惠泉酒已到虎丘山殿影浮池出詩聲到寺
還僧行松杪小鹿臥竹間開晉宋多遺跡扶筇會
徧攀

虎丘晚眺懷清遠道士并弔幽獨君二首

仙逕藏初地經臺度梵鐘澗清時飲鶴樹老半蟠
龍飛瀑鳴虛壁歸雲沒亂峰吟詩松下客此夕可
能逢

此峰文集

卷七

六

可月亭雖在生公寧再來劒沉一池冷山斷兩崖
開花雨名亭尋無跡楞伽名室剩有苔劫燒天亦盡長
夜不須哀

姑蘇雜詠

禹闢三江險至今流未平山圍范蠡宅水繞闔閭
城國邑頻興廢千戈屢戰爭彥先吾不見持正孰
全名

獨上胥臺望群峰抱郭門雲來重堞隱日落遠江
岸俠客要離冢高人角里村不知何處是惟見暮

煙屯

昨遊興未極曉起又扶筇過市尋梅福橋尋問戴
顒行歌芳草岍坐聽夕陽鐘還擬乘風去吟詩經
細峰

響屨廊何在溪流仍自香浣花思越女銷夏侍吳

王歌吹當年盛樓臺此日荒卑猶裁咫尺落日懸

衰楊銷夏侍吳
王遊暑處

冤憤常茲聚胥山伍相祠一身赴長夜終古不朝

曦陰氣乾坤閉靈旗風雨馳太湖流湯湯那盡老

此峰文集

卷七

七

臣悲

晚發長洲舟中小飲

新齊舟行好波光動碧虛垂虹連震澤落日下姑
胥山市裁沽酒湖船更買魚晚風驅暑散斟酌意
何如

由崑山之青浦道中作

風送初來客輕帆緩緩行樹交茅屋隱岍斷渡船
橫曝網爭晴日移秧急晚畔沿途聽鳥語亦自帶
吳聲

曉發

不掩舷窗臥涼颺入小舸酒醒殘月墮帆挂曙星
高野寺裁鐘鼓湖村早桔槔行行青浦近晨飯坐
江皋

華亭道中

漸近華亭縣風帆水上輕山高藏寺小日午送鐘
清女浣村村絡農歌處處耕凭窗看不盡惟見翠
微迎

雲間雜詠

風華文集

卷七

八

婁子江邊國周王海上城白波三泖潤黛色九峰
橫滬濱曾撮甲林亭亦微畔此邦多義士寧獨著
文名

孤往探奇勝幾淡懷古情風雷雙檜樹羽獵五茸
城遺跡逢人問詩思到處生吏閒秦望在曾駐祖
龍旌

可訝椒漿薦崑山古廟存才名雖足重順逆亦當
論何昧君臣義徒懷全濟思建春門外戰乃犯翠
華尊

我來長泖上感慨望中生夜雨蓴芽茁天風鷁張
清林泉堪寄傲簪紱豈爲榮誰是幽棲者蕭瑟獨
濯纓

利名心久澹幽賞覺偏貪藤杖朝朝策蓮宮一一
探荆榛黃耳冢煙雨白龍潭石上留詩徧含毫興
轉酣

江村

江村五月裏流水繞田廬桑樅垂枝熟漁歌出荻
初隹人不越布俊味美鱸魚此地幽棲好吾心欲

風華文集

卷七

九

卜居

三分田

三分田自濶百里路偏紆溪轉峰巒換橋迴社廟
孤遠空飛白鷺短櫂入青蒲應接何能暇渾如坐
畫圖

重泊鹿城

鹿城今夕泊前日客重來細葛輕還熱虛窗掩復
開峰青簾外出溜簷檻邊迴散髮迎涼坐幽懷亦
暢哉

重遊馬鞍山

幽尋興不窮策杖又禪宮
僧住松濤裏人遊花氣中
虛堂沈梵磬亂壑響山風
午蔭移林木無邊翠撲空

重泊虎丘

虎丘重泊夜寺靜絕塵氛
門動一川月山封千頃雲
微涼從樹起疎磬隔峰聞
流水舷邊急潺潺下女墳

一渡江

風聲文縹

卷七

十

瀟氣蒸天地滔滔日夜流
大江千里濶小艇一杯浮
青過金山樹紅迎胥浦樓
甚無風浪險安穩下瓜洲

天寧寺夜

勞勞何日已此夕覽蓮宮
葉響溪林雨燈寒古殿風
禪心通靜夜清梵起衰翁
倘悟浮生幻何難浩劫空

自廣陵返南沙途中曉發作

凄絕日行役縱歸亦異鄉
船開半溪月余冷五更

霜客夢聞雞斷村春逼歲忙
低徊無可語難絮淚浪浪

孤坐

寒郊氣蕭瑟落葉響兼葭
風樹群鳥噪霜空一鴈斜
愁來天欲夜客久夢爲家
孤坐正凄絕何堪又暮笳

可怪

可怪老將至高吟猶二更
詩書戀白髮貧賤負蒼生
每下嗣宗淚偏淡正則情
激激澤中鴈又送斷腸聲

遣悶

春暮風猶勁園荒不敢窺
榆錢難換酒燕麥豈供炊
俗薄僧貧病年衰厭別離
羈棲無好況自是故鄉宜

南莊訪友

樹裏無多屋潺湲遠一丘
入門山響動近榻水光
漾坐久懷能曠譚淩意轉
投更憐新句好吟咏幾
潯留

初夏庭前木香大放

真惜春歸早花開即好春垂垂舞庭亂細細送香
頻款傍吟詩客偏親漉酒巾布衣催婦典傾倒醉
芳辰

熱甚望雨

鬱蒸天地窄悶絕幾回嗟佇望來風颺長驅掩
車塵光分砌草露灑潤林花仰首瞻雲漢其如又
定霞

七級從何幻崇朝出市中倥傯應讓巧土木豈勞
工鈴鐸聊粗備香燈亦自紅飯依學頂禮狂喜走
兒童

風俗留都舊維揚始自今傾城爭此聚入夜不知
淡驛舍疑祇樹江流即梵音中天明月照儼侶佛
光臨

然燈蕃國俗胡竟染中原鴈塔摩天起蜂臺偏地
存浸淫及孺子嬉戲亦沙門學禮陳樽俎誰知吾
道尊

殘燈照獨客凄絕此宵中鄉夢通潮水
鴻霜寒一庭月樹杪五更風偈倒吟信
舌東

冬夜

殘燈照獨客凄絕此宵中鄉夢通潮水
鴻霜寒一庭月樹杪五更風偈倒吟信
舌東

雒泉道中

雒泉西去路雨過一舟來春水漸將滿桃花
開晴聲山鳥換短纜石橋迴修襖知非遠
柳催

過天寧寺留松亭納涼

真州

畏熱不輕出僧蘭偶策筇寺中聞有墅亭畔獨留
松小憩忘炎暑微吟到下春秋光知更好曲沼遙
芙蓉

東園

徑遶荷花入香風拂拂來逶迤九折盡浩蕩一園
開鶴影移蒼蘚茶聲出碧槐秋生身覺健梯石上
層臺

游西園遇花下有飲者

東園昨游好今又郭西來石鱗孤亭入蕉陰一徑

閒砌花街鶴子澗水飲龍媒何處黃衫
綠醅

晚過水塔寺

向晚舟爭進溪流十里渾煙中前代寺帆外夕陽
村側掠鷹低野鷺飛雉墮垣渡頭歸牧豎一片語
聲喧

唐子鎮夜發

擊汰驚龙吠舟人帶夢呼霜寒鵲拳縮河澗兔輪
孤颯颯風帆疾蕭蕭水荻枯低頭看列宿明滅漾
亂峰文集 卷七 十四

東湖

十一月晦日過友人見几上菊作

老嬾嗟吾甚扶筇久不來寧知仲冬盡尚見菊花
開想傍琴書靜未經霰雪摧坐看清興發新句對
君裁

看內子補衣作

擁爐憑短几看婦補寒衣衰老貧何侶艱貞道豈
非績麻知不厭偕隱願休違吾感王京兆危言觸
局幾

補遺

一年漸將盡祠竈又今宵幾見老能却徒希可
邀錫盤風俗舊爆竹火光遙所望哀民瘼颺言達
九霄

繆歷臣餽蕎麥

老父生平好湖鄉得此艱入羹最宜口飽食每開
顏叨惠箱傾滿將親擔負還承歡有所藉拜手祝
南山

初月

獻歲纔三日茅堂氣已春坐看今夕月來照去年
人光小晴星亂影欹疎漏頻庭梅漸欲放斟酌待
圓輪

過新莊

水澗風帆疾欹斜送夕陽登登農築畔采采婦攜
筐柳隱橋邊屋雞啼樹下牆力田自吾好久客負
平光

過南旺莊

細雨清初夏鳴蛙亂桔槔湖田耕帶水村犬吠迎

舳雲白沈溪澗帘青出柳高誰吾東道主莫惜酒香醪

舟行夜過村寺

榜人不肯住飛欄下沙頭寺影銜星動鐘聲入水流
亂楊藏宿鳥遶火引行舟操作田家苦更深尚督牛

始聞蟋蟀

庭靜夕無煙高吟忽極前吾心感時變是物得秋先
侶激涼風動還驚殺氣偏兵戈經閱老回憶轉

札峰文集

卷七

七

凄然

庚午九日爲友題白衣送酒圖

時予歲去客沙

舉眼腰皆折何期遇此翁高歌還令節短髮坐秋風
爲怪將行客偏憐欲吐叢徘徊空自把送酒只圖中

思歸

窮海孤吟客中原老布衣鄉關重水隔鴻鴈好音稀
對酒愁難破看花淚每揮黃塵迷遠道徒步未能歸
時河酒舟田

辛未立春

六年窮海客此日又逢春坐酌寒梅侍行吟短杖親
狎鷗容一老磨礪忝三人憎愛吾何問惟知嬾是真

小梅

小梅高尺五種爾六年浚暇日頻頻灌花時細細吟
侶能得吾傲可與託同心禿幹峻嶒甚冰霜自耐侵

舟中夜雨

札峰文集

卷七

七

落帆微吐月欵忽又紛紛百里連濤響三更到枕聞
江鄉多夜雨客夢入愁雲斷續鳴歸鴈東風送幾群

掃墓

百年如旦暮原綠又芊芊孤墓春添土新松雨挂錢
吳天恩未報寸草意徒綿一子他鄉老饑驅亦可憐

天寧寺寓呈宗八

此來卽大地何幸覩君鄰明月香臺夜殘花野館

春形忘談轉劇論合意彌親耐久令人少誰知
輩真

同友遊古渡橋

躡履西郊去同尋古渡頭諸天隱雙樹二水夾孤
樓橋勢依城折鶯聲隔渚流青青不可極麥浪清
平時

還城飲高子宅

攜手循歸路江城日未斜風鳶起遠甸營馬散平
沙何遽游思倦偏教酒興賒滿沽新醞綠共醉遠
野峰文集卷七 大

夫家

留別宗八

衰年重離別未去早凄然何日重攜手今朝欲放
船春花江渚落夜月海鄉圓兩地相思切能無老
淚縣

姜堰晚發

風晚起車聲晴沙十里平紆迴依樹轉奔驟下坡
輕流澗長河過煙連古戍迎高低農舍出歷歷望
中明

海安道中

脂轄辭村市登途逆海風憤驅淡柳外枯響亂煙
中過寺間僧立穿畦野徑通泥龍蟠伏久翔舞托
天工時久旱土人
塑泥龍禱雨

東蠻河

嗟予爲客久歲歲此經過村店颺高旆人家隱亂
蘿岬崩別尋徑流涸不成河寥亮何來笛回風送
牧歌

晚次鹽港口

風聲支集卷七 九

村僻逢人少車行欲瞑天長河交蟻垤窄徑入榆
煙群吠犬無賴孤飛鶴可憐燈光松杪出欲借梵
宮眠

懷宗八子發

每觀高士傳輒憶素心人邂逅江城聚招尋古寺
頻論文淡我愧話舊覺君真積抱今春慰盤桓近
兩旬

貧交久不厭只爲性情真溯自丙申夏行將四十
春每來青眼接先問白頭親吳橋殷勤贈遙遙念

故人

歡聚思他日愁懷怪此辰
群書空擁几獨對轉傷神
閣影橫蒼蘚茶煙出碧筠
不知今夜月高詠共何人

又題寄懷子發

街南猶錯莫街北久風塵
歲月老科髮乾坤任沸
脣白頭還作客青眼幾遺民
此別傷神劇無邊淚墮巾

寺夜同爲客招尋憶昨頻
聲聞初地靜粉繪化城

賦辨文粹

卷七

三

新閣迢重重閉廊回寂寂
春徘徊烟月下落拓兩
詩人

夜泊荻塢

往歲送歸舟兼葭響素秋
今朝入鄉路秔稻熟新
曉水宿星窺枕農歌月照牛
打場聲四起早已失羈愁

辛未九日

氣候今年早重陽菊滿臺
老妻新病好小妾笑顏
開餐壯吾鄉侶醅香令節
催溪陰居可卜朝暮放

船回

至夜舟中

老鶯節頻換今夕又陽生
殘雪栖衰草流澌下亂
更奔寒憑酒力入夢劇鄉情
淒絕西風起無邊旅鴈聲

夜坐

兀兀怯長夜冷冷坐短檠
愁心赴宵雨客淚迸寒
更煙沒孤鴻影風圓亂簫聲
廢書三歎息老去竟無成

遣悶

衰骨痛沈沈連朝朔吹侵
寒欺緼袍短雪壓亂篁
淡欲飲傷孤客思歸托苦吟
寂寥誰我侶紛囂下饑禽

踽踽

踽踽偏滋甚栖栖那得還
長貧忤俗物多病減歡
顏聚散人情異炎涼世路艱
草堂何日築高臥遂吾閒

壬申元日

元朝從古重天氣喜今暄皮服人爭耀布袍吾自
溫窮年不知老養拙敢言尊與從喧衢巷先生只
閉門

兔蝕纔殘臘烏鵲又月正充陽群伐鼓用社祀陳
牲燮理三公職盈寧百室情杞人憂轉切翹首待
重明

將父牽方寸歸舟况隔年身雖滯海國心已入
湖天放櫂雞辰後稱觴人日前白頭侍鳩杖笑看
綵燈懸

此集文集

卷七

三

黃泉老吾母風雨住空山原草年頻換春光今
又還夢中吞別淚畫裏覲慈顏游子仍窮海依
人鬢盡斑

午寐初醒舟過虎墩

聞響驚殘夢推蓬見遠天纔依高岬轉寺到小窗
前孤磬出園樹漁翁避客船雞啼村舍午飯熟枕
工傳

舟中作

二月梅花路春寒一艇行到家仍逆旅何處聽新

驚直道違天意在歌畢我生衰年猶作客誰悉不
歸情

將抵寓舍

婦病今何侶孤舟畏日斜風濤欺客子雞犬亂農
家年草初經雨園梅欲放花閨中計程待斗酒預
應賒

雨後過南鄰亭子

狂吟不肯住到處問煙霞返照收殘雨微風度晚
花垣卑穠翠出徑濕亂紅遮意外逢幽境能無引

此集文集

卷七

三

興賒

壬申上巳

如何逢上巳氣候侶殘春修禊身為客浮觴興讓
人鶯啼流水曲花落采蘭辰穀雨明朝是磁甌試
茗新

重過春夢窩

限紅

行窩招逸老重問去年紅環坐茵芳草浮觴鏡碧
空絮飄晴樹雨花亂晚溪虹上頓杯仍進高歌興
木窮

次日復攜尊過春夢窩飲

限韻

花招昨日客覓句又山亭賓主渾忘迹頓狂肯放
醒那嫌鶯造次何問絮飄零幽意無邊好偏教老
眼青

又過春夢窩

仍用

吾爲分陰惜不教遊屐停入門花是主及席幔爲
亭曲曲溪浮綠層層磴抱青景光須共愛莫厭燕
丁寧

放眼爐何極晴光散晚汀驚欺輕浪白峰犯遠天

乳峰文集

卷七

詩

青童醉遲行酒詩成屢倒瓶沉真尚堅坐新月滿

松扇

復用青字賦贈主人

何年君住此今尚未須齡夜醉溪煙冷春眠苔石
青兒傳裁樹法童誥種魚經獨樂天偏厚吾生愧
浪萍

可歎

可歎身垂老方知人世難縱多得朋樂何侶閉門
安長物存蕉扇孤懷在簪冠依人非久計吾欲返

湖干

閉戶

閉戶迤朱夏搔頭落素絲無兒驚老速有父悵
歸遲真樂何容負羈柙久自疑揚舲須及早莫後
小山伎

避暑

避暑真無地檐陰且徜徉蟬嘶高柳靜風過短垣
涼坼坼吹綠村村稻送香頓浚故園思豐草塞
湖莊

乳峰文集

卷七

五

立秋夜

雨過眠稍穩檐風拂榻清蚊猶挾炎勢蟬早報秋
聲旅寄傷吾老狂歌送此生明年今夜臥飄泊又
何城

秋夜

黯淡今何甚秋陰處處煙有懷惟述酒無命敢呼
天獨鶴哀鳴急群狸聚嘯羶微吟遲復旦吾道豈
終眠

三月四日舟中作

放溜喜朝晴陰雲午午生襖除已昨日迢遞復孤
征細雨桃花路輕帆鳥榜行何來鶯囀囀又報去
年聲

同西齋卜瀟飲水亭上

主賓俱大雅相見自忘形監立靜任客杯淺照
星花流簪冠露風過藥蘭瑩無數燈光裏池荷綠
到亭

山閣雜詩

避暑宜山閣翛然納遠風雲來疎影入雨過湫流
通竟日蟬吟樹無邊葉蔽空塵喧茲地隔高詠讓
詩翁

詩翁

海暑上還燥園蔬六月稀近洋流亦絕在柳日偏

威促纖猶居壁難鷹早學飛吾憂風欬甚天令歎

全非月令季夏
日在柳

寂寞誰相問無言倚小樓四圍皆蔓草百里斷行

舟吾道歸青笠人情厭白頭何時凍雨至洗耳得

清流

孤介平生意何曾肯受憐攤書過酷暑止酒衡餘

年遜世還防世悲天敢怨天古人誰解此惟有伯
淮賢伯淮姜
貽字

河澗

落日西南望長河百里乾有風難放艇無港好垂
竿狼獾聞平野鷗眠夢激湍輕舟何處泛吾憶勝
湖寬

得雨

赤旱連千里江淮慮有蝗林風忽颯颯檐雨早浪
浪田父移秧喜漁人結網忙霍然吾亦快病體得
此辰

清涼

病中門人鑒餽瓜

嘗新始今日溽暑已兼旬是物清煩熱誰人念賤
貧相將知汝意多病慮吾身涼冷蘇肝肺羈憂釋
此辰

六月二十六夜聞蟋蟀

乍驚孤館夜蟋蟀亂青蒿秋尚句隔六月
初吟
先六月高憂淡貧病客淚墮海天詩物候催頭白
絲絲不忍搔

夜行

蒲帆出葉輕向夕逆流行暗櫓煙中響東星水底
明螢飛惟自照鴈唳亦孤征鳴林知何處遙遙報
二更

雨中周紫露留飲宜南即席賦

宜閣留歸客高梧蟬亂嘶詞人燈下聚新句雨中
題饌美登秋蛤杯滾報曙雞沉酣不言去逢掖恐
沾泥

舟發東亭暑笠誤遺彌陀菴賦

北窗文集

卷七

无

健忘知老態接浙去祇林計拙身常客懷孤秋漸
淩科頭宜此日混俗負初心試觀波中影何嘗礙
啼吟

由東亭之仇湖

水程惟取便那憚路遠迤湖濶浮雲日田低熱稻
禾絕流魚書客搖鸂鶒船過高詠起蓬底斜陽荅
牧歌

仇湖夜行

帆挂仇湖夜飄零此際情蘆邊雨听沒浪裏一燈

行歸夢迷龍舌愁思入鴈聲豈無聞聚者自有不
能平

泊范家淺

野宿還今夕衾單那得眠水程三百里善御七周
天客夢親波浪秋風阻舸船消愁無濁酒生冰轉
悽然

門人鑒餽沙筍

海錯此方夥衰翁飽食頻烹調多俊味餽送及良
辰爭似沙中筍能傾市上珍所嗟鄉路遠不得寄
北窗文集

卷七

无

嚴親

病夜

輾轉艱連夜呻吟達亂更牀窺明月影枕人斷鴻
聲敗絮寒衰骨羈途畢此生荆妻話宿昔只是憶
湖城

宿海安

惻惻孤歸客沈沈朔吹天骨衰一食水月落四更
煙薄酒難支夜急春偏攪眠爐灰空撥盡翻覺寸
心然

西場曉發

老樹夜啼烏舟人早戒途
舷敲乾荻響櫓掠曙星
孤夢裏東瀾過煙中北鴈呼霜花何錯落寒氣逼
衰膚

有歎

往事難追憶吾衰髩已華
孤樓憐旅鶴群噪惱林
鴉斧倚香楓樹山濛瓦峪沙所思還入夢夜夜度
天涯

甲戌正月五日醉步見月

此峰文集

卷七

手

半醉空庭步微歎瀟酒巾乍看新月好還對舊吟
身霜氣猶侵夜鴻聲早帶春徘徊詩未就哀笛起
東鄰

亭晚

亭晚滋幽僻山窗面而開春星垂大海明月出高
槐笛響驚魚沒風悲送鴈回蕭疎一庭影翠篠喜
新栽

移竹

窗外無多地新移竹數竿娟娟合雨潤瀟瀟拂雲

寒吟嘯能吾和孤高狎俗難不勞童子報常自倚
闌看

衙橋夕泊侍家君訪咸大咸東寺

爲訪悲歌者衙橋問路先逶迤途信月剝啄寺藏
煙賓偶春盤挈主還香醞傳張憑寧海彥邈迨更
歡然時張從修先在座

聞名青髻日傾蓋白頭年

大咸于崇禎初卽淮海見家君友社稿

兩遺老褒譏古法筵政衰熹廟後世盛顯皇

前朋黨興亡感停杯幾法然

此峰文集

卷七

主

四月十三日病中作

時听舫壯丹欲謝

吾年過六十痛飲亦奚辭美酒擬多置歡場欲徧
爲七朝親藥裹一病負花時數進髮童問垂垂還
幾枝

偶成

乍寒還乍熱愁絕此時天雨響猶傳樹時光早到
川布袍偏耐暑長書只思眠憑几來幽夢空山獨
聽蟬

聞二叔父喪奔赴途中作

憶昨辭吾叔溪橋已夕暉不知九原別猶謂數句
進望望鄉關遠淒淒淚揮毫年悲弟切何計慰
親聞

悶

寂寂孤扉掩霏霏細雨侵十霜淹此地百感并吾
心旅食豐年缺鄉思客子深朝朝鴻鴈度偏絕勝
湖音

寒夜

病肺眠難穩思鄉淚不乾鴈驚孤夢斷雪灑一燈
亂聲收

卷七

三

殘笑語喧鄰夜淒清長客寒老懷何得慰家信報
平安

卜居

夢憶市隱半百肯吾賒連歲慙爲客今朝喜有
家最宜厨傍井還計屋牽瓜屈指黃梅熟攜幣去
茗沙

輓潘雪帆

西泠老詞客五嶽任扶藜皂帽來江左青鞵拜
孝陵途窮淹古寺骨弃瘞高僧傾蓋會無分臨風

淚濕膺

悶坐

何堪糧屢絕悶坐只吟詩好友天涯隔謂宗發孤懷
流俗疑貧知讀書誤老悔學仙遲此際知心者寒
梅放數枝

寒夜

業盡眠難穩愁吟惱病妻衾單衰骨冷更轉亂鴉
啼落月荒城隱疎星小閣低霜寒群動寂天曙不
聞鷄

北峰文集

卷七

三

哭宗八子發

坎壈人間世從來幾侶君冰霜老貧士雷火妬高
文父子黃泉聚親朋白首分茫茫一江隔未得弔
孤墳子發所著詩文盡爲
火焚其子先十年亡

江村晚望

樹杪出煙巒扶筇隴畔看陰雲屯野密殘雪隔江
寒隄柳舍將放林鴉棲未安酒旗飄渡口那畏客
衣單

途雪

陰氣今何盛春風路不乾
岍平三日雪野潤四天
寒白草迷歸鴈黃雲引去鞍
王師方出塞萬里轉輪難

陵亭夜泊

荒鄉水初退春暮未垂楊
纔影連雲紫溪渚入枕
涼星低雜漁火犬吠犯行航
不寐孤吟久余寒厭夜長

避雨霖濟菴見紅梅

避雨尋禪院花逢小樹梅
風低紅舞砌苔濕碧滋

香鐘響諸天寂香燈一殿開
遠公何處去疑是訪

宗雷

維摩院訪御難禪師卽坐賦贈

識面從今始神交自昔依
五言靈一句六葉惠龍
雲棲靜園湖水譚溪下午暉
攢眉吾不事暇卽訪禪扉

過鄒寓留賞蘭花卽席賦

向夕過鄰院相留延月明
露含花箭盞香送酒鎗
清燭短殘更轉杯淡曙鳥鳴
祗綠幽賞洽痛飲不

辭醒

丁丑歲四月朔日句城塘墓桂花大開

青蔥百年樹鬱鬱抱佳城
氣王先秋發香傳入夏
清瑞寧憑草木榮不在公卿
世德須勤念前朝諭賜塋

丁丑生日

鬢髯盡成雪仰首淚滂沱
日月衰年促憂愁歡歲
多道應甘寂寞吾豈厭藤蘿
只有終天恨恩深痛若何

軒窗文集

卷七

五

新霽

閉門辭俗客吟咏送餘年
暑滅青蠅靜晴新碧草
鮮午陰散高樹涼吹起秋蟬
覓逴幽居樂驚心又决川

歲晚

歲晚門常閉茅檐倚杖斜
菰肥連夜雨梅發去年
花屢空還吟嘯祁寒肯怨嗟
親情衰俗減濁酒莫輕除

夜坐

兀兀渾忘倦孤燈坐對時寒添今夜雪開改少年
詩街鼓回廳斷鄰雞報旦遲老懷開此際未許俗
人窺

移家郡城舟中小飲口號

如何垂老日翻作去鄉人浩漭驚無地艱虞幸有
身惟餘殘帙在還共濁醪親回首荒城晚浪浪淚
滿巾

中秋前二夕雨後小集適從叔可亭至共訂

看月之約客有欲行者因并留之

喜見嗣宗至他鄉彥會時涼生花過雨月出酒催
詩已近中秋節還尋永夜期何妨覺停懼共詠小
山詞

問黃甥宗豫人泮感賦

趨庭憶昔晚歲愛諸甥繞膝常分果爭啼亦鍾
情池芹今日采宅相異時成喜極即吾父洋洋
在九京

送黃燕思北游

伐木初傾蓋歌驪早送行風沙千里道波浪九河

聲過市嘗春酒吟詩人帝城知君多俠氣到卽
訪荆卿

題黃仲賓勒馬看秋山圖

秋雲迎面起秋鳥傍鞍飛好景紛相接幽懷賞不
遑峰連團宿謁林靜澹晨暉馬亦貪山趣遲遲度
翠微

早春同程載錫黃上儀開步過方望子王勿

翦載錫邀過野館小飲同賦

邂逅同人聚逶迤曲巷迴香閣數花放興至一尊

北華文集

卷七

五

開籬缺堂連野園荒坐藉苔笑談成彥會新句倚
臨戎

雨過

雨過輕煙歛春流淨碧沙林寒鶯未至水泮草初
芽竹筍雷前筍梅開雪後花無邊詩思動濁酒向
誰賒

漫成

沉冥自吾性近市亦蒿萊雨驟梅初落天寒杏未
開塘清新水活樹動宿鳥回竟日無人過扶筇獨

步苦

湖上送春

晴湖望不極綠樹漸交加舞蝶追飛絮
落花香風鄰舫過酒旆隔橋斜歸櫂何須急餘暉尚
自賒

途逢繆弘璧感作

一別兩經春依然失意人田園洪水沒羈旅老年
貧病交黃泉滿門生白髮新乍逢興縣市驚歎幾
傷神

見峰文集

卷七

五

哭鄭敬甫

山陰有故交誰人得久存所嗟勤學殖乃亦老丘
園空負平生好難招執友魂寢門未若哭望望幾
聲吞

同諸君飲白雲堂分韻

趨走羞華屋茲堂日日過以文非燕溺是月正清
和不速高朋集無懷真意多杯深忘漏永涼露下

庭柯

五月二日閔贖齋餽糟魚角黍諸物賦謝

劉啄喧門外煩勞遠使將藉糟魚膾美
解黍荻花香令節分兼味衰翁恁飽嘗行野盡令
淡今喜惜分芳

泛舟古渡橋過郭超宗前車影園故址

三里平沙路煙中放艇行小橋橫古渡野水繞蕪
城遺賞先朝盛風流駕部名空餘殘照在鶴唳數
聲清

碧天觀訪郭鍊師得全字

到來忘暑熱高樹散庭陰群坐如幽獨孤樓足眺
見峰文集

卷七

五

吟遊仙曾有夢鍊藥可成金服食聞師久蓬壺莫
遠尋

己卯閏七夕

晴雨子
南頭危

銀河橋再駕玉李席還陳天上重歡夜閨中垂殆
展臂小又七夕抱恨且千春凭欄看半女盈盈淚
滿中

己卯五日

陽回寒轉甚大雪閉蓬門默然凭鳥几消消思綠
尊歡娛百年過貧病一身存小婦憐吾老低徊計

夕殮

黃三仲賓有饋賦謝

雨雪門常閉蕭條一旅人長貧安我拙高義荷君
頻來提如絲細烏薪比桂珍小僮頗亦喜寒谷氣
生春

發發風寒候今年氣倍增何堪頻雨去聲雪無奈又
堅冰歲月疲詞賦貧窮累友朋梅花放曾未策杖
我還能

諸妹

此集文集

卷七

四子

諸妹何時見含悽此際情滔滔暮湖浪切切斷鴻
聲氣短無兒女心孤少弟兄飄零不知處更慟出
亡甥時吳甥不
知所往

獨坐

獨坐誰相對瓶梅小研邊欲從焦遂醉奈乏阮修
錢南雪寒侵骨將孤命託天世人無好態得句莫

輕薄

庚辰元夕

是日也節交驚蟄自丑訖午大雪不止先是十

三日大熱十四日大雷而元朝則又大雨占歲
者憂之又按曆法月無中氣即閏今年二月無
中氣不閏而驚蟄春分皆在正月忌司天者不
能無舛錯也

元朝共元夕陰氣一庭昏霹靂先時震魚龍入夜
喧節疑清孟仲候亦亂寒暄雨雪交加至占天憂
正繁

雨後過黃仲賓立軒喜晤程楚嵐時將往漢

口即席賦贈

此集文集

卷七

呈

江城新雨過扶杖到高軒乍遇神交客歡傾叔度
尊人又才最捷七澤氣能吞此去樊山下相思夜
聽猿

送黃榜麓返黃山

幾絕黃山路三年一覽旋雲鋪雙海潤瀑響九龍
縣放眼東南野搔頭咫尺天驚人得奇句名勝託
君傳

亡妻忌日哭之

呻吟猶在耳追憶更酸辛莫續同衾夢空疑往世

因家貧生水國命薄嫁詞人抱恨歸長夜泉臺不
再春

送別黃甥

爾來未經月欲去我先悲中夜思鄉國衰年怯別
離饑寒傷兩地兄妹聚何時亂灑臨歧淚絲絲雨
共垂

哭薛鵠志

都講矜才辯圓橋疎衆聽豈難成進士徒作老明
經無乃天常醉何爲文不靈烹鮮報一試應自悔

北峰文集

卷七

聖

憂螢

黃仲實新齋成

新闢南軒好吟詩喜客過庭閒愛空閭廊複入透
迤修樹逢鶯至開尊得月多扶筇頻此聚自笑有
行窩

立夏前二日竹林聽鶯

聞多字

欲挽殘春任郊園乘興過鶯聲隨客至鶯語隔簾
多彷彿見箇依稀子夜歌杯深啼不斷肯惜老
顏酡

四月二十三日食黃魚作

入市黃魚久嘗新淚雨紛雙親泉路隔大婦死
生分時食蓮空薦鮮民心傷焚當捕投箸起惆悵
及針鹽

閩園觀鵲

限韻

閩園高爽地百里眺秋江清唳聞庭鶴回翔過石
窗山空聲互應池映影成雙凌漢心還在看君未
肯降

歸舟口號

北峰文集

卷七

聖

三年江上客一艇海邊回溪淺滄浪水雲昏拱極
臺近城風轉逆細雨日還開生紅親朋半衰頽益
自哀

對菊限韻汪寧士索和

離其苦離下如君豈易量雨繁偏潤色霜重不疎
行非獨供幽賞還將蘊晚香誰人知此意今古兩
榮桑

漫興

巷僻輝羅靜高眠日掩扉客愁生夜雨人老愛朝

暉風過花頻喧春寒燕未歸樂饒在豈快新詩
庭微

春日北郊遊集

尊前半客宿蕭灑坐江亭梅落春流白羅垂露
青地幽卑遺興情懷欲忘形絲竹何須奏清言細
細聽

自傷

卷開還自掩幾度暗傷神咄咄長貧口勞勞多病
身文章疲一世憎愛任千春生儻逢元朔寧終作
此身文集 卷七

旅人

自慰

休道生涯苦吾心適足怡盤餐供紫莧吟對紅
琴道義窮途貴乾坤士品卑千秋能自信底事問
人知

哭門人諸元選

嗟爾生前成匆匆了一生怪今空抱恨結古未明
榮利子依何地殘書拋滿籠追隨憐獨久哀慟不
勝情

哭徐丈爾英

春華河上語一別條重泉君已長辭世余還欲問
天書人下遺大造豈茫然抱此千秋恨能無涕
泗懸

立秋前二夜口號

信是爭秋熱炎歊不肯停林蟬喧竟夜江月靜公
庭皎皎兼簟入綿綿雜漏聽侵晨纔得寐驚
郊桐子居多樹夏秋初猶有蒂落

一 邂逅高蔚堂表叔即邀過其宅飲

輕造叨君愛高譚恕我狂敘親知不遠略分更能
忘末麗簪巾韻幽蘭近席香肩輿醉相送灑灑出
城涼

輓戴南枝

去年竹西路驚見髮髮衰遺老君無忝史才余豈
堪戴南枝字子高問天悲欲絕感昔淚頻含草木
千秋拱校校日向南

贈黃仲賓

每披它友詩徒倚幾勞思徒益羈人媿何能直節

施門縛得君句雅誦解余頤一字推鼓育箇中心
不違

病中朱古愚餉綠片

與君同旅處何自得芳羞不肯輕篋蓄偏於病友
投寄霜煎重盜穰翠摘先秋宿物能消豁苦年更
應悲

停賓餉醬物二種

提攜從遠至香味出城棚薑辣開胸爽瓜甜入齒
垂休餐頓得下療疾早應廖欲詳方法妙敢效社

龍文集

卷七

聖

陵求

浮公餉醬前

龍文集

開十持相贈高白玉匙引年雖不易益氣始將

二正納知君素衷頃肯我憐如何能辟穀服食補

先天

羅謙叔餉香環二種

新詩親升贈珍食復相貽相秋淡好甘香病後
宜鴻裁懸我相餉出鴻裁可木契托君遲得句須

勤視羅舍富藻思

巴景琦餉綠片豚肩

馳箋煩遠使珍重到茅亭盤薦珊瑚赤篋傾翡翠
青侯結應讓美諫果莫爭答疏補功兼奏衰脾得
覽醒

病起客至

老夫新病起朋好過相詢戒妾旋烹茗扶筇出掛
賓羸軀雖覽復正氣未全伸應對猶艱澁何能事

采薪

得黃汝蔚書

龍文集

卷七

聖

嗟余長作客驚爾又無秋恒產田成石歸舟水不

流時大累繁寧易遣時紉若爲謀健飯間吾妹稍

稍慰遠憂

浮公贈藍菊

藍菊春栽滿青蟲夏蝕空何來秋色飽忽出小盆
中狂喜增吟興多情識遠公庭前花互映點注海

棠紅

獨坐

孤棲委巷淡詩侶山林叢竹圍秋寺高榆落晚

礪性真嫌俗態病久見朋心寂寞語階坐支頤墮
鵲音

盆石是安仁子所贈

盆石涵秋水環羅大小峰
斑駁文侶約天矯態如
龍顛米常持并髯蘇亦作供注倫知我好攜財意
何濃

八月八日月下有憶

垂老上弦月晴秋旅病身明增霜鬢白涼入布袍
新河涸虛遊鯉心孤憶故人可憐存沒半忍復問
耳鳴文集 卷七 哭

滄津

中秋前二日仲賓餉環餅雙雞

感君厚余愛令節歲相貽說餅江城美醢雞秋膳
安均調合作餌盈握食惟時何怪家人笑今朝病
體怯又記粉食音粉台而節
中秋浮公餉環餅雙雞

時多口惠方外獨情長言巨分存積行環帶月
光老人仍齒銳令節喜身強從此年年好吟詩寶
誌房

十七日浮公又餉豆角

俊味厨皆盡園蔬亦不充誰將青豆角滿貯翠筠
籠迂道煩童子高情餽老翁感君頻數意飽食步
庭中

浮公又餉粉糕

能脫緇流俗相逢不欺貧三旬叨五餽一念出千
真學墨知儒慕傳經更我親如君瀟灑意雙樹少
斯人

大滌子餉百合

耳鳴文集 卷七 哭
珍比白環脫香分紫府發寧心功補益潤肺性甘
溫病去身全健交廣誼益敦自慙無長物何以報
王孫

謙叔又餉腐乾

淮王差底術點化有如斯伊昔小山始于今大地
宜肥甘遠志尚淡泊適心期多謝良朋餽超然獨
我知

汝蔚至自滄浪餉我佛柑

底事山中物翻來自水鄉木瓜應讓美巖桂許同

芳澹靜高人致悠長佛國香周親浚肺腑持贈豈能忘

九日卓鹿墟餉潛山茶因憶舅氏徐三山甫
明府起句用杜

空篋苦羞澁茗椀久生塵誰意登高節翻成解渴
展碧傾纔媚眼香發早霑唇助我吟詩興慙鬚日

賦得

入

詩

剪昔司潛鐸伴來及早驚新茶頻寄姊餘瀝定霑

甥炭熟爐常暖香焚几更清傷心成往事回憶淚

賦得

入

詩

盈盈

大風中仲賓餽炭賦謝

隆冬門晝閉有使問羈人喜見鳥薪至頓生白屋

春傾心經五載握手隔三旬寒餒煩勞念誰如仲

子真

二月二十五日蕭四招飲也堂分韻

也堂今日聚天宇喜新開迤而桃全放春寒蝶未

來杯淡互相譔交老亦何猜遮莫重城閉酣呼不

聽回

遲駕

草堂綠陰裏二月落江梅林雨濛濛濕鷲寒綬綬
來幽懷憐我切詩興待君開彷彿緝蠻轉停杯幾
度猜

望朱古愚至

好友何時至離思未肯降計程過采石放溜下鑿
江雲影吳頭寺波光楚尾樓新詩得披誦狂笑幾
傾缸

賦得走索背秋毫

賦得

入

詩

凌空一繩繫渺渺侶秋毫舞女持竿上翻身偏日

高誇胡絲大業列戲仰神龍仰視心先眩何能不

目送

酒後乘興過法海寺望雲未及至大雨而返

野的高秋曠幽懷半醉睜層雲天乍合孤寺樹全

黑雨氣衝林出燐光射壠斜石橋曾未上歸路陷

泥沙

詠諫果

諫果今仍貢遙遙自海湄何妨疲驛騎但願達

天堦過苦君休弃徒甘我轉疑最能醒衆醉 寃
聽肯教卑

詠臘梅

異種從蕃至孤芳逼歲殘葉凋纔放蕊枝重半垂
兩花信先春洩幽香入暮寒驚颿吹不落故耐雪
中看

瓜渚晚眺

孤城隱夕陽吟眺暮煙黃吳寺隔江近楚山連岸
長霞光催月上蜃氣擁蛟藏北府軍何在千年恨
龍峯文集 卷七 聖

豈忘

正月四日蕭四招飲蜀岡松下分韻

野飲曾殘臘

臘月念四日又會

今朝典史生人

春水雪盡當年檢松明谷暖驚疑至柳新煙似橫

勝遊天不斬開

鼓蜀岡晴

紅橋新月

春流一湖碧春月一痕新縣樹光還小窺園照未
真影猶寒宿鵲氣早射潛鱗取次蘭橈動笙簫亂
水濱

送安仁子遊武林

汪倫欣置酒邀我入城來言欲乘春去孤山探早
梅柳絲垂未半鶯彈去聲爲吳興其門生暖將闌
一葉西湖上狂吟幾倒杯

送張印宣鄧尉看梅

東園人日聚不見孟陽求得誦新詩好纔知畫舫
開風吹千嶂雪花放萬株梅鄧尉迤邐香沾片
片回

詠葵花 應友人韻

龍峯文集 卷七 聖

翠萼環堦發丹心向日芳智猶能衛足誠且欲回
光鼎井星相應支干唇共長還聞有屈軼指佞更
爲良

詠丁香

繁華非所競澹素最能堪但得幽人近寧須御史
含粉身雖不惜弃野却偏甘自有香名在何曾蘭
麝慙

二月四日初晴梅下見月因憶正月蜀岡之
游

看月宜新霽空庭側面望濕雲遮片影高樹出初
光花放何嫌冷袍寬獨受香蜀岡曾此夕長揖酒
人狂

向夕

但堪容膝足茅屋不嫌低酒到花初放詩成鳥尚
啼殘霞明遠岫新水漲迴溪向夕聊閑步蒼苔
自携

望城

望望南津水依然舊釣磯舟遲心不急城近意翻

遲戚友知誰在田廬歎久非重逢有諸妹話往淚
應揮

秋曉

黃葉鳴高樹蒼然天地秋霜籬初日濕沙渚宿煙
收連影江頭鴈雙呼屋上鳩物生皆有匹嗟我獨
無倫

十月晦日咏瓶中白菊

爲冬天地閉只剩一瓶花不入風塵內誰能雨雪
加後凋留素質獨立遠繁華養晦遵提月非時莫

漫嗟

十一月朔日食

莫言天道遠感召總錄人復月纔交朔齡陽早變
辰巡遊周薄海寧靜福勞民奏鼓京圻徧將無微
紫宸

病起却餽時適栗盡典衣有咏

苟得真堪耻臨財幾反求身輕知病退道重肯貧
謀短褐何妨典長歌庶自錄餘年幸強健豈不荷
天庥

病起梅開張一菴送酒至

天意憐羈旅春光破臘來冬深茅屋暖病起砌梅
開乍見愁全減頻看句欲裁却逢佳醞至歡劇數
銜杯

撥悶

悶劇拋書起空庭已夕陰炎涼流俗態衰老故鄉
心步薜閒看竹凭闌坐聽禽誰能解吾意搔首自
長吟

閉門聊種卉逢客莫言詩和寡偏滋忌情閒轉自

怡果能無愧已底事更趨時况復吾衰甚蹢躅步不支

儒官甚卑小何況是虛銜休憫詩書誤還將口舌緘衰年宜養拙濁俗易招讒瓠子波澄未吾今欲進帆

然子角典邑地名

莫嫌

莫嫌茅屋陋亦足養天和庭霽憐香聚花高受露多濁醪雖不給好句自能歌城市何嘗遠儼然一澗阿

見岑文集

卷七

二五

四月八日鄰寺竹花

老人七十二三見竹開花瑟瑟形相侶垂垂影並斜
園廷用公名曾結實茗海復含葩佛日嘉祥兆鄰僧又我誇

鶯至

愁破聞鶯至花開正滿庭嗟吾頭盡白見爾眼還青鳴和能相應飛翔最有靈林深堪託迹信宿不妨停

徐白齋四十索贈

外家稱作者素翰父堂名與南平山甫舅氏後任南平令起誰能秀高吟爾最清酒狂中散仍草聖伯英名強仕今雖及乘時未肯輕

粟盡偶吟

粟盡憐衰病頻頻喚奈何蔗漿思未得茗飲喜還多天象將離昇人情半坎窩不須扶杖出閉戶且吟哦

雨中粟盡

小婦晨相告厨空幾共吁傾箱衣盡典裹飯侶原

見岑文集

卷七

二五

孤翠柏庭堪擷明霞天未敷雨師豈偏聽何亦忌

五日浮公有餽賦謝

佳節厨無備生來歎未曾箇中憐病客方外得真閑角黍登盤美香醪入琤疑閉門誰我問高義讓圖澄

夢中詩

頽齡剩一身寄跡大江濱詩債逃無地文章忌有人遭逢渾侶夜襟抱轉如春濁酒賒能得孤樹坐

綠筠

虞暑夜

江天當晚霽城靜不聞笳節候蟲聲變星河倒影
斜微風起蘋木小院落槐花暑退身宜健吾衰轉
自嗟

睡起散步

高槐移午蔭花落一庭黃蝶舞初醒夢隔浮正清
塘山藤得扶老名隄草豈迷陽緩步行吟去紆迴

忘路長

秋容宜雅淡何事關繁華密密偏多子層層亦著
花一庭圍蜀錦五色爛江霞終謝巖松質能禁霜

寂加

自遣

童歲淹鄉校名成白髮盈虛銜錫平世大造賤
生自是林泉好何須組紱榮熱中看俊少迥異野
人情

獨坐

獨坐聽鳴禽高槐一院陰性疎窮肯去年老疾偏
尋淳意空思昔孤懷莫問今素琴絃不設誰識哲
人心

秋夜

木落重陽近寒聲來大江月明鴻過寺風起竹敲
窓莫怪耽細帙何從汎綠缸囊空仍慮盜羣吠駭
鄰厖

楊給諫覺山索贈

野人志體數何識掖垣尊隔坐甘卑賤羣趨盛子
孫親朋規戒切耆舊典型存髮錄懷吾伯相携步

東園從伯賦君公亦官都諫辛逾八十為人
中神即送子姪亦必至大門外故云

交游以詩文就質者堆牀盈几辭之不獲賦
此遣懷

擾擾未能安勞勞祗益艱久憎塵世惡翻覺夜臺
間但得乘風去何須化鶴還心胸開萬古酬答一
時酬

對梅

花閒坐相對向夕敞茅堂雨過垂垂豔風迴細細

香春光偷隔歲月影舞空牆高詠渾忘寐幽人忒
自狂

初春寄懷吳四凌蒼從弟大村

少小同人在寥寥亦可憐何堪居異地况復又新年
觀畫思歷詰吟詩憶惠連歸期煩鴈報握手柳
垂烟

霽夜

新霽神思健遙天四望青梅花香靜夜明月冷空
庭鴈影橫江上魚聲隔寺聽清幽誰侶此吟詠未
能停

卷七

空

驚蛰前一夜雷

驚蛰明晨是驟來風雨狂漏初傳甲夜雷忽震乾
方白屋寒偏甚烏薪價轉昂况兼憂盜切不寐倚
繩牀

早春遣懷

取次春光滿餘生又一年鴈歸雪未盡燕至柳初
眠旅食資韓筆詩思長杜篇喜無兒女累曉夢轉
悠然

春分後一夜大風雪

春半行冬令緣何天道違夜防羣盜嘯坐對一燈
微燄火兼風響梅花夾雪飛厨餐嗟昨缺悔典樂
寒衣

春陰苦寒張一菴相訂天氣晴和為郊外遊
為怪春深候寒暄氣失常氈巾晴過暖絮襖雨還
涼花聚將雛鳥林高解籜篁相期當此際郊野共
街腸

雨中張補菴招賞黃薔薇賦

差共凡葩伍嬌黃自弄姿最憐新雨過更愛半開
時侶喜親驂客偏宜近酒卮醉來幽賞洽競賦殷
春詩

聞羅謙叔歸自粵西將到郡城作

蠻嶺三年客江程萬里歸當嘗素奈去正破黃
柑馬首羣瞻北猿聲久厭南老人須笠杖夜夜夢
羅含

此間

此間幽僻地春到任花開自有要人住常愁殘客

來琴書皆失靜鳥雀亦生猜欲挽天河水澣澣洗石苔

立秋夜樹下聞砧

物候催人老繁纍取次成螢猶餘暑氣蟬早換秋聲露濕高枝潤風飄墜葉輕寒衣嗟典盡砧杵動江城

今夕夢中作

今夕何歡甚孤懷得所傾杯深驚月落客醉即參橫童僕仍傳酒顛狂肯避醒幸子非大戶甌宰法乳峯文集卷七

從輕

夜坐

無依老孤客嚮晦坐柴荆顧兔千家影吟蛩一片聲天河秋不漲霜髮夜偏明銜葉何來烏鵲空氣漸清

病中懷一卷

相違經六日不見一行書雖止重城隔寧殊萬里餘子身困轉劇君病近何如目所無人至殘陽下敝廬

小律

池亭夜坐

幽人坐池亭石明月上絺衣蟋蟀清吟動芙蓉香氣微寄情不自遠嘯詠久忘歸

江中夜行

風帆颯颯秋有客臥扁舟雲影浮江動濤聲入夢流開窓看落月蘆荻隱沙洲

寒夜

衾寒憐絮薄老眼盼天明蝶夢三更破鯨鐘半夜

清一生成底事蓬髮臥江城

漫成

我生何可憶斯世竟成今性直交游少年衰疾病侵幸饒花鳥趣興至一長吟

別客南遊

壯心未能已擬勝更南遊路入膠舟國江通鼓瑟洲莫逢巫峽女歌舞十句留

夜坐

老去心猶壯沉思未肯降籀聲寒落月燈影漾疎

窓雜誦狂難禁晨鐘寺早撞

連落二齒有慨口號

齒漸辭去去吾將與世辭
伎求心久絕貧賤色無
卑不朽文章在何須問有見

殘冬粟盡

虛生祇自憎辟穀媿無能
卒歲艱三日春糧少十
升只因有家室多累不如僧

丙戌除夕

老健天憐我年除病亦除
濁醪狂白勸乾肉喜能
乳筆文集 卷七

如十里還堪步何須駕小車

幽香何冷冷墜下放梅花
齒宿言還綺家貧興轉
晦明年七十四高詠走江涯

風

可怪么麼物橫行破案中
比蚊聲寂寂媿蠶腹空
空時下詩筆居然出入雄

可怪么麼物曾遊上相齋
蟻蠕頻自動蠢蠢亦何
圖縱解阿房賦寧容妄廁儒

可怪么麼物偏將貧士欺
心貪嗜不已口利齟齬

辭此非難事何憐佛子爲

賦得園柳變鳴禽

柳絲未成絲新鶯度短枝
聲隨春氣轉啼入曙煙
空坐覺餘寒減風光早漸移

瑞香花

春光猶未滿花發幾多叢
色艷梅堪比香濃蘭不
同得逢詞客賞何侶託蓮宮

犯寒開獨蚤不畏雪霜侵
曾入高僧定最宜美女

香風吹細細睡夢動清吟

乳筆文集 卷七

題畫

微風空無際中流有一亭
殘星隨江白曉露滴山
青幾箇沙鷗起漁舟宿未醒

閒詠

掩戶日何事終朝手一編
裴殢隨小婦吟歌愁餘
年午二更香坐看童叟鬢

夏夜

涼露清空庭叢蕉入夜青
樹高藏宿鳥垣短過流
螢細細幽香發鄰家開素馨

夏夜東詠公

高僧樹下居當暑夜何如人比諸天靜心同萬籟
虛此時吟秀句應不讓芙蓉

自歎

性拙甘荒野長年只索居盡嗟爲碩果誰念是枯
魚浩浩江波白吾衰何問歟

題夜泛圖

紅橋宵泛好發櫂蕩晴波湖底燈光亂舟中月影
多阿誰得佳句引滿獨狂歌

亂峯文集

卷七

空

夜

迎涼坐斷砧小院夜沈沈看月穿槐過聽蟬隔柳
吟冷然葛衣濕清露滴庭陰

秋杪臥病余韞山惠藥惠金及栗炭諸物王

灌夫張一菴曹厚三暨詠公各有所餉賦

謝

居處無完屋秋殘臥廣陵浮名辭濁世老病仗真
朋大德惟心感低腰揖不能

病起賦謝韞山

塊然病骨支向曉忽能移自喜頻伸屈無煩數抱
持老年得賢友更喜是名醫

雷二希樂以予病腰製蘄艾圍腰相贈賦謝

多謝良朋贈腰圍恰恰寬艾香先送暖棉輒轉驅
寒白首還如昨交情近日難

哭大滌子

凋喪關天意愁遺惟有君親賢瞻隔代書畫震空

羣忽又驚星隕陰霾接楚雲

前年八大山人死

誰意君先我翻教我哭君悲歌十年共

交恰泉壤

亂峯文集

卷七

空

一朝分婁絕山陽笛何堪落日聞

變態窮秋菊幽懷晚更貞何期展絕筆莫改信交

情倘不三生昧他時共證明

遺命畢菊十幅相贈窮極變態乃其絕筆

往日招尋慣孤樓夾兩城裏言難衆喻狂賞出心

誠從此西州路含悲那忍行

送客之博白

莫厭遐荒地何妨試一過綠鳩香入饌烏鳳巧能
歌五色群猿備山中釀酒多

蕭四也堂命圃人餽菜把賦謝

昨歲曾叨贈今年復我遺肥憐秋雨足青喜肅霜
遲旨蓄得君備何須肉食爲

七言律詩一

乙酉書事一首

乙酉歲三月十九日

讀傅穎公傳有感二首

春興二首

謁前將軍廟

招陽

西郊覽古

法雲寺是謝傳故宅

江中夜行

登石城望閱江樓故址

秋望

對雪有懷

正月五日郭北社集分韻

人日送秦臣溥還京口時歸白塞上

夜

早春送宗八丈子發之江上

呈大伯父映碧少廷尉

鶴來爲喬聖任先生賦

傷心

眠江

陸彥修前輩爲予作序詩以謝之

晚飲西園

燕城

題宗子發草堂

又呈六伯父二首

陰雨

秋日登平山堂

秋日題陸縣圖草堂

贈許一丈

贈孫太史風山

寄和陳皇士林屋山居

壬寅歲三月十九日過廷尉六伯父西園恭

隨奠 烈皇帝兼出南渡錄相示感賦二首

廣陵五日

春望有懷

登玉山寺閣

渡江

同黎二幔亭吳四凌蒼暨從弟久菴過魏園

看菊戲示主人

寄懷吳門友人

九日社集分韻

送客北游

客至

讀吳凌蒼望岱詩作

夢游泰山

壬子除夜

癸丑元夕繆二殿相饋燈

過金氏宅傷門人符

隄潰

暮汎

秋夜

張大瓠園邀賞菊花

夜過東亭

朝天宮

燕子磯

江濱

乙卯秋懷十首

乙卯九日

有懷呈友

衆僕同友人飲

乙卯至日

謁文信國祠

病瘧

晚晴

丙辰九月八日縣圃五十賦贈

謁岳忠武廟

丁巳元日雪

三月二日雨中懷從弟大村

寒食走筆邀鄭薇菴郊遊

吳陵南山寺遇閩中黃明府仲丹隨送其北

游訪道日禪師 一首

晚過白馬將軍廟

可怪

辛酉寒食

秦淮秋夜

朝天宮晚成

江上秋眺

霧中行迷溝道上

亂釋紋蝶 卷八

五

六合縣

夜發新城

余生生過訪不遇

題示內子

寄懷所親閩中

辛酉至日大霧行延令道上越明年壬戌至

日復大霧在仇湖舟中感而口號

暮春雜興 三十首

雨中偶成

癸亥五日鄭薇菴招飲

送喬東湖之燕

文選樓休夏

江泊

海夜

秋夜

秋夜看陳耀畫葦局與內子對奕漫成

乙丑九月

秋夜

乳峯文 卷八

六

廣園限韻

城北晚眺

宿虎丘

初到松江

青浦道中

晚泊蕪城

題弘濟寺圖

聞曉雨邵先生崇祀澤宮感賦

有慨

秋夜

西山晚行

曉雪

遷寓南園答繆歷臣

戊辰寒食隨 家大人掃 先慈墓

送客限韻

遣意

曉發

繆玉山歸自廣陵餽我山茗佛手賦謝

地澤改隸

卷八

七

醒後

此詩見卷八

淮南李驎西驢著

七言律詩一

乙酉書事

時年十二

南來諸將盡通侯
幕府晴開夾石頭
紫氣十陵埋戰血
黃雲三輔入邊愁
登樓爭醉元規月
擊楫誰飛士雅舟
稍喜興平先北渡
東風攬甲出商丘
東南郡縣盡屯兵
落日蕭蕭塞馬鳴
秋浦旌旗連夢澤
淮陰水入燕城承恩
肅將皆持節仗義何

人解繯纓却憶當年
于少保風烟坐掃莫
神京

乙酉歲三月十九日

春光欲暮春風顛
此日逢春倍黯然
隴麥青翻寒食雨
山鵲血灑落花烟
旌旂想像陰雲度
宮闕荒涼夕燧傳
回憶文華垂拱地
衮衣宵旰亦多年

讀傅穎公傳有感

時年十四

雄兵十萬下群荆
穎國功名比伏波
銅柱山川歸帶礪
金沙貢賦入江河
秋風回雁峯巒峻
夜月啼猿瘴屬多
拜表出師當日事
天南諸將近如何

形勢東南萬里開昆明池水越王臺谿山日落行人斷開塞雲昏畫角哀諭蜀空傳司馬檄出祁誰屬臥龍才頻年消息蒼梧遠愁見湘江雁影來

春興

神烈山高倚碧空龍蟠天造昔時雄重重紫氣環原廟曲曲清江護帝宮烟柳條垂仙仗綠露桃花映泰壇紅只今回首興王地簫簫聲悲咽晚風韶光催暖入長安柳發燕山雪未乾上苑花明騎玉勒御隄草淺落金丸松楸隧道青燐亂環珮陵

北峯文集

卷八

二

官白露寒文帝神遊靈蹕在衣冠還向五雲看謁前將軍廟

吳宮魏闕久荒蕪漢壽祠堂徧海隅成敗論人小

昭陽墓

高原突兀倚晴空楚將旌旗想像中碧草茸茸嘶石馬青楓寂寂冷幽宮碑荒苔臥龍蛇跡地僻花喧燕雀風聲鼓只今湘漢急幾回惆悵憶元戎

西郊覽古

時年十七

覽古荒山問野樵行宮曾此逼青霄珠襦翠袖三千女明月春風廿四橋隋苑鶯花猶昨日蜀岡烟雨自今朝無端橫吹邊聲起草滿城西塞馬驕

法雲寺是謝傅故宅

時年十八

東山絲竹日紛紛太傅風流迴不群談笑新亭存晉祚圍棋別墅覆秦軍鶴巢蒼檜封春雪花散珠幢冷暮雲坐久忽聞清嘯發疑君乘月返江濱

江中夜行

北峯文集

卷八

三

微風輕舸下金陵如練長江萬里澄一片櫓聲搖皎月半灘沙色亂疎燈蘆中遠火明還滅天際殘虹散復凝鐘磬冷冷何處發秋山應有未眠僧

登石城望閩江樓故址

石城城闕迴崔嵬日照寒山山半開孤鶩影低兼浪湧斷鴻聲急入風哀牙旗隱隱重關晚畫角淒淒獵騎回却憶高皇親駐蹕黃雲如蓋閩江來

秋望

以下弱冠後作

孤踪淒絕正黃昏散髮行吟出郭門花盡園林虛

燕影波明野水澹雲痕斷砧霜冷愁中月橫前風
高江上村一望蒼然秋色遠關山蕭瑟共誰論

對雪有懷

朝來飛雪壓湖樓樓下寒湖凍不流振翻欲迷雲
外鶴呼羣鷺避水邊鷗隨風拍竹回聲細帶雨衝
梅亂影浮翹首剡谿南去路扁舟乘興憶王猷

正月五日郭北社集分韻

平蕪曉色入新年載酒登臺望遠天遲晝初消松
徑雪晴光欲動柳隄烟岸回隱隱漁歌合湖濶沈

沈雁影連吟眺斜川曾此日風流何侶昔人賢

沈雁影連吟眺斜川曾此日風流何侶昔人賢

四

人日送秦臣溥還京口時歸自塞上

憐爾途窮意不平兵戈垂老去江城敝裘孤騎黃
沙遠濁酒新詩白髮生春到山前花欲發人歸鴈
後雪初晴故園梅柳荒蕪盡何處携尊可聽鶯

夜

空庭岑寂落雪華倚戶悲歌慘影斜雨雪三冬遲
日馭雲山萬里望星槎沙寒鴈唳悠邊月林暗烏
啼夢後笳一夜東風春意動青郊應放綠楊花

早春送宗八丈子發之江上

郭外垂楊春又生離亭把酒送君行西山殘雪梅
邊盡南浦晴霞沙畔明曉月啼揚子渡東風舟
過廣陵城江頭試問歸飛鴈仙仗何時入舊京
呈六伯父映碧少廷尉

烏巾白髮隱湖干舊是先朝老諫官計頗聲名傾
維下掖垣封事動長安春風入直金門曉夜月鳴
珂紫陌寒楊柳芙蓉隄畔發青青猶作帝京看
鶴來爲喬聖任先生賦

沈雁影連吟眺斜川曾此日風流何侶昔人賢

沈雁影連吟眺斜川曾此日風流何侶昔人賢

五

荷衣棲隱柘溪清遺直先朝負重名非是高踪追
綺角何來僊鳥下蓬瀛回翔月夜參差影鳴和花
陰斷續聲莫向人間輕帶箭且依煙水伴淵明
傷心三月十九日

傷心依舊葬陵園天壽峯高壓塞門三月花殘春
牧馬五更風冷夜啼鴈河山空障新亭淚煙雨難
招望帝魂當日侍臣凋謝盡攀髯今剩幾人存

岷江

岷江江水劍門來風捲洪濤五月雷已見奔騰翻

楚澤更看浩蕩城吳臺千支搏腕蛟龍鬪萬派朝
宗日月開東入滄溟趨碣石飛流直洗雪山回

長洲陸彥修前輩爲予作序詩以謝之

山樹秋深柚子垂高人吟詠太湖濬美新羞進揚
雄頌哀郢常懷正則悲龍臥頻年湖海客影占他
日帝王師三都序就才名重詞賦慙予遜左思

晚飲西園

利頭步屣晚經過開甕相留坐薜蘿玉露垂枝秋
色早銀河低戶夜凉多流螢明滅連漁火促織婆

山學文集

卷八

六

清雜客歌最愛鷗邊明月上池新水漾金波

蕪城

暮雲黯澹壓平臯柳帶長隄水滿濠南去江流揚
子險西來地脈蜀岡高千秋還自祠吳廟七發誰
能續楚騷明月邛溝今夜好扁舟臥聽廣陵濤

題宗子發草堂

清溪曲曲抱花林村北村南樹鬱森雨落水門生
細浪雲遮茅屋帶春陰桃開漁子乘槎入月上高
人躡屐尋久住知君幽意愜行吟頻向碧蘿深

又呈六伯父

含香入直掖垣頻三十垂魚作近臣疏抗兩都回
日月望崇六省動星辰剪桐章水曾持節瘞玉嵇
山又薦禪報命無從悽欲絕行吟澤畔幾逢春
拱極臺孤俯碧湍攬書靜對日凭闌苔深土室煙
常隱花落柴車春又殘明月夢回三殿遠哀笳淚
墮五更寒爲思環召會英主極目神州不忍看

陰雨

陰雨連朝斷旅魂無邊新鬼哭黃昏誰憐精衛填
此學文集

卷八

七

滄海空報爰居下魯門霹靂擊空天欲裂波濤吞
野地疑翻東皇日取行何處愁絕江頭宿霧屯

秋日登平山堂

堂高秋眺碧煙凝樓臺絕何堪亂後登炬著樓船焚
鐵甲江流殺氣下金陵笙簫保障虛游客鐘鼓栖
靈剎病僧故相示冠杯土在回頭東望淚如灑

秋日題陸縣圃草堂

東屯北垞路逶迤秋水潺湲漲曲陂微雨初凋金
井葉輕香早入小山枝青門荷鋪逢迎嬾皂帽攤

書歲月移惟有幽人數來往茅堂尊酒共吟詩

贈許一丈

高陽狂客不知愁日日尋芳郊外遊度曲每遲楊
柳月看花幾上水蘭舟縱教雙鳥如巖鶴只任孤
踪伴海鷗扶醉歸來梅下臥明朝載酒又溪頭

贈孫太史風山

玉堂清切日華東扈從承恩紫禁通虎觀蓮燈馳
夜月風池黎火燭晴虹彩毫頻賦汾陰麗水鏡曾
縣薊北空共道纂修須鉅手肯令孫盛久山中

其峯文集

卷八

八

寄和陳皇士林屋山居

七十二峯橫石門洞庭西去卽僊源山中霜橘家
家熟湖上烟禽對對翻雨過支頤看瀑布僧來携
手望朝暾平生亦愛林泉勝擬就幽人共避喧

壬寅歲三月十九日過廷尉六伯父西園恭

同真 烈皇帝兼出南渡錄相示感賦

芍藥花開春暮天林居悽絕歲時遷圖書消日三
千卷伏臘驚心十八年崇寧黃屋還故國白楊青
隧冷新煙欲澆麥飯悲無處拜手空階共黯然

南渡偏安裁一年中朝水火日紛然投鞭已震遠
烽逼鉤黨猶持廷議堅隔代感懷譚往事孤臣老
淚滴殘編爲言春夜腸頻斷明月聲聲叫杜鵑

廣陵五日

五日江城景物殊朱欄拂几映青蒲碎兵見佩人
形艾鎮惡堂縣鬼字符花下壺觴開闌草渡頭簫
鼓競飛鳧乘時此地能行樂顛顛誰憐屈左丘

春望有懷

高閣晴開望遠天廣南古道盡烽煙東風嶺徼哀

其峯文集

卷八

九

笳動明月郊原曉曉連六詔桑麻殘牧馬五溪花
柳泣帝鵲故人飄泊今何處坐對春光倍黯然

登玉山寺閣

何來黛色橫高閣曲檻凌空敞北窓萬水滙流趨
大海三峯倒影入秋江煙浮澗壑青山樹風送帆
檣白下樓放眼眺吟殊未倦鴉翻落照早雙雙

渡江

孤舟晴發大江濱萬里長風湧夕陽捫虱每啞王
景畧詩纓常慕漢終軍山川入眼形偏壯鵝鶴隨

波陣自分擊楫中流回首望依稀還見秣陵雲

同黎二嫂亭吳四凌蒼暨從弟久菴過魏園
看菊戲示主人

斷橋欹側俯城河上茅堂面夕波遙望秋光連
野濶到來詩思傍花多輕香欲放斜風入疎影頻
翻細雨過倘山家醉能醉客何妨傾倒共狂歌
寄懷吳門友人

晴光又到館娃宮翠靄重重夕望中此際懷人歌
折柳無邊愁思入春風一江煙水寒暄隔兩地庭
札華文集 卷八 十

關定省同聞說梅花玄幕好幾時携手石湖東
九日社集分韻

曲磴盤空鎖碧蘿西風吟眺共羊何重城曠色寒
煙薄萬壑秋聲落木多戍角淒清霜欲墮林疎斷
鷗鷺初過紫萸黃菊尊前好醉裏愁生更楚歌

送客十首

孤騎曉行梁父雪扁舟夜化晉河冰朔風塵暗三
千里皎月霜寒十四陵望裏山光隨鴈遠愁邊旅
思聽笳增極知臨眺傷心切歲晚悲歌意不勝

客至

樹裏茅堂倚碧潭柴門斜闌楚城南早時剝啄來
鄰老竟日淹留坐小龕傾殘綠浮桑落酒登盤黃
犖洞庭柑隔溪禪寺昏鐘動攜手橋邊看暮嵐
讀吳凌蒼望岳詩作

萬仞神山策馬過芙蓉秀出鬱嵯峨吟邊煙樹千
峯合望裏關城九縣多東去侶杯浮大海西來如
帶引黃河惜君未暮探奇興搔首天門一浩歌

夢游泰山

札華文集 卷八 十一

絕頂登臨倚碧巒齊州形勝夢中看峯高月觀三
千丈路出天門十八盤吳練縣崖晴挂雨秦松偃
蓋暑生寒幾回想像飛僊度玉佩珊珊近夜闌

壬子除夜

霜寒歲盡朔風吹獨抱殘經臥海涯情重主人頻
饋酒愁深客子自吟詩欲知心折他鄉夕正是春
回故國時絳燭綠尊今夜聚老親應憶未歸兒
癸丑元夕繆二殿相饋燈

何來春色滿柴荆徹夜銀花照眼明飄泊轉傷游

子意殷勤深婉主人情愁顏獨對渾難寐短句頻裁那得成白髮雙親知健否團團憑夢到湖城

過金氏宅傷門人符

東郭茅堂鎖碧煙追隨憶昔實堪憐執經曾立三更雪載酒能忘二月天只擬飛騰薄霄漢何期少小閉重泉自從門下侯芭死悽絕無心更草玄

隄潰

清淮南走潯河同浩浩奔流日夜東竹箭頻輸勞父老蛟螭常鬪動蒼穹窺沈萬戶桃花水薪負千

卷八

三

官瓠子宮問道玄圭新拜賜陽侯何事墮成功

暮汎

旅櫂中流汎暮天冷月照舷邊一溪春漲桃花水兩岸晴橫楊柳煙欲聚人爭歌子夜飄零余

秋夜

庭樹吟秋落葉稀更其此夕倍思歸寒聲萬戶清砧動夜色千村白露微海畔風沙常撲面天涯涕淚日沾衣楚山極目知何處惟見長空一鴈飛

張大瓠園邀賞菊花

庭木蕭森已暮陰季鷹開甕忽招尋入門風葉翻翻動近席霜枝故故侵興發花前爭縱酒情傾醉後共論心他鄉勝會真能幾痛飲無辭秋正深

夜過東亭

扁舟夜渡梓新河鳥噪關樓傍曉多野寺鐘清煙外度板橋霜冷夢中過聞雞同寢悲游子對月思鄉起怨歌不爲懷裏那遠道司空乘載近如何

朝天宮

或云宮在朝天宮

卷八

卷八

三

層臺複閣路遙遙照夜神光太乙祠玉盤有無藏絳殿珠幢舒卷展丹墀步虛聲合星垂斗承露盤空月滿旗靈藥紅顏如可駐便携筇杖訪安期

燕子磯

萬里奔流捲斷磯倒垂孤壁隱殘暉風回石竚江聲轉浪送沙邊櫂影飛落日角旂渾紫寒清秋禾黍滿皇畿至今遺恨韓擒虎淚灑荒煙老布衣

江濱

年年繫纜大江濱坐對青山山月新憶昔髮垂猶

未解種今鬢短漸如銀眼看後進都先達心
棲更食貧非是遭逢偏困我可知詞賦慣窮人

乙卯秋懷

暮天散髮倚孤樓景物蕭條滿目愁沙湧海風翻
鰐鯨雲昏野樹叫鴝鵒三年旅食逃租吏九潦傷
心憶故丘亂角驚笳煙外起無邊楓落已深秋
獨上荒隄眺夕照故鄉何處轉悽然昭陽墓古苔
封碣平望湖寬水接天釀熟花邀尋菊客月明風
送打魚船秋來挈侶堪游賞愁絕羈棲大海邊

觀峯文集

卷八

古

鬱洲東去海雲遮側望扶桑萬里賒積水蒼茫酒
日月僊山縹緲隱煙霞濤來龍鬬神驅石書冥閭
翻風捲沙問道天河通有路尋源欲問斗間槎
蔣山天半鬱嵯峨疲馬黃昏憶昔過不見考鐘嚴
報祀惟聞伐木起樵歌暮雲宮闕埋荆棘衰草園
陵牧駝耽墮淚新亭當日恨江頭風景近如何
蕪城殿閣碧層層法海僧靈取次登萬堞雲煙連
鉞薨一江波浪接金陵朱樓明月家家笛盡助清
歌夜夜燈爲念勝遊頻入夢何時乘興更扶藤

春陵氣接郢城頭雄楚樓開控上游風起兵聲衡
嶽動霜凝戰血漢江流管連諸郡收銅馬粟轉三
秋走木牛壯繆威名千古在從來用武是荊州

聞道屯營涪水濤旌旗十萬旆陰聲喧鼓角孤
驚竄路斷烽煙伏亂吟劍閣關斯三峽險已江流
入五溪深鵲形鵲勢圖還在誰念當年復漢心
崑崙溫嶺鎮南蠻爾越無諸舊建關羽檄宵馳藍
屋驛邊烽晝晴白巖山張華神劍歸何處梅福僊
鶴去不還蕩子針空風夜起月明聲咽九龍潭

觀峯文集

卷八

五

彈丸荒聚獨乾封百里無禾憫鞠凶原野有時驚
虎豹滄溟何日起蛟龍干戈未靖憂耆老鹽鐵難
寬急大農斥鹵絲來稱瘠土那堪儉歲困輸供
溪邊落日開柴荆竹裏移牀坐月明羈客科頭傾
濁酒小妻織指擘霜燈書空殷浩偏多事折角林
宗亦近名謠詠任從流俗薄忘機鷗鳥自堪盟

乙卯九月

悲秋罷酒他鄉客望遠登堂故國情白鴈黃花催
節序蒼顏華髮負平生參軍入幕終懷媿元亮潛

居不用名負米還愁妨躍馬倚間 親老暗心驚

有慨呈友

經春旅食又秋殘愁思何繇得寬
彭蠡鴈回烽火急桐江月落戰場寒
陰陽歲序雙蓬髮湖海經綸一釣竿
莫更逢人輕把臂論交千古布衣難

寒夜同友人飲

尊開疎宿照松扉促坐任歌託采薇
偏愛山光欺月色還憑酒力奪霜威
醉中天地黃虞是門外山川魏晉非
蠻觸一從蜎角闌圍爐煨芋願何違

東坡文集

卷八

六

乙卯至日

歲晚還留大海濱陽回轉覺寸心焚
吹葭漫候軒皇瑤陟岵長瞻狄相雲
湖畎三秋仍蕩蕩蠻方羣盜又紛紛
占年此日登臺望何處天開五色氣

謁文信國祠

海安

水迴沙曲海濱祠
信國祠堂異代存
問道吳陵期復宋
捐軀燕市不臣元
筵虛晝日
窮巷以庭凋春風
長綠孫過客愧無
椒酒薦漫裁新句
弔忠魂

病瘥

何事茅檐鬼瞰頻增寒劇熱總茲辰
骨中脂髓搜

疑盡肘後方書檢未真涕淚思鄉悲
客子倉皇進

藥感門人更憐同病呻吟者問訊先
生日幾巡及

門有與予同病者
日遣童子問疾

晚晴

早時鳴雨打荆扉薄暮天開午漸微
西岫殘雲驅夕照南樓纖月吐新輝
鴉巢猶濕棲難穩鶴翅初乾止復飛
倚杖柳邊吟望久疎鐘風送度漁磯

丙辰九月八日縣圃五十賦贈

東坡文集

卷八

七

乾坤到處盡風塵爲美垂竿獨隱淪
靖節新詩題甲子靈均初度溯庚寅
花開明日重陽是名在先朝逸老親
鼎鼎百年君始半商巖珍重采芝身

謁岳忠武廟

海陵

荒臺古木鄂王祠斷石殘文宋代碑
鐵騎三千馳報主金牌十二哭班師
丘墟故國當年恨風雨中原此日悲
極目江山秋思切危關徙倚獨吟詩

丁巳元日雪

五山皚皚飄一庭元朝曙色上疎櫺
影迷鳴鶴千

村白寒落飛鴉幾點青應侯初生僊莢葉催春欲
發早梅馨占年侶遂歸鄉願椒酒頻揮肯暫醒

三月二日雨中懷從弟大封

春來風雨盡常紅龍夢搖青竹可憐折柳明朝仍
異地寒食流鶯令節憶當年窓閣競入家家燕花
落催歸處處鵲堪歎惠連相別久吟成池草更凄
然

寒食走筆邀鄭薇菴郊遊

芳林雨過綠含烟吹徧東風野興牽藉草偏憐
芳林雨過綠含烟吹徧東風野興牽藉草偏憐

寒食走筆邀鄭薇菴郊遊

寒食走筆邀鄭薇菴郊遊

寒食走筆邀鄭薇菴郊遊

食節浮觴欲醉落花天松間疎磬尋蘭若柳外
市上渡船近日鄭虔詩思好在來莫負杖頭錢

吳陵南山寺遇閩中黃明府仲丹隨送其北

游訪道目禪師

何人今代振風騷叔度閒情寄彩毫閩海胸吞千
里瀾武夷眼放百曾高論交乍遇吳陵寺訪道還
登倚水初撥撥浮塵知厭久石壇秋雨聽松濤
燕山深處有禪棲聞說風光侶虎谿雙樹燈縣清
梵合諸天香散白雲低松間曳杖人初到檻外街

花鳥正啼陶令招尋逢惠遠興來新句幾回題

晚過白馬將軍廟

亂流噴薄夕陽時老屋傾頽一木支藤蝕板圖殘
粉刺烏巢獸吻斷鬚垂庭荒草沒嘶泥馬垣缺風
高出戰旗當日蜂歸何處所徘徊不見使人悲

可怪

不同出處莫輕過門徑平分挂薜蘿連日春隨花
片減半生愁入雨聲多飛飛梁燕肯交語恰恰林
鶯只自歌可怪蕭疎垂短髮秀人笑我老婆婆

辛酉寒食

辛酉寒食

辛酉寒食

辛酉寒食

柴門閑寂無人到春晝遲遲獨倚闌幾樹新鶯愁
裏聽滿庭芳草病中看清羸小步還扶杖嬾慢經
旬未著冠飢底塵生嗟已久非關今日禁煙寒

秦淮秋夜

候蟲鳴夜漏沈沈起步空庭秋氣深萬里大江圍
幕府六朝明月挂華林無邊離思樓頭笛不斷寒
聲樹下砧側聽幾回愁欲絕可堪風露又沾襟

朝天宮晚成

帝宮縹緲開霄漢雲裏鐘聲落玉屏
臥苔痕埋
最屬殿空蛛網鎖
累星辰風動翻黃幄
神鬼霜寒擁翠鞋
惆悵遺弓墮何處
鼎湖龍影至今疑

江上秋眺

秋山雨過樹蒼蒼
獨上孤亭水氣涼
欲側煙帆爭破浪
飛鳴霜鴈早隨陽
江流萬里吞吳楚
清酒三更動混茫
此地從來天塹險
回思往事轉神傷

霧中行迷溝道上

月暗星收雞未鳴
四天霧氣早孤征
峰回近隱青

乳峯文集

卷八

壬

山寺江響遙連白
下城左左幾驚荒
澤陷前前還見亂
崖橫當年失路重
瞳子悽憤應同此
際情

六合縣

棠邑秋高散晚晴
龍池迴合石堤平
樹飛紅葉迎行騎
江引清流繞縣城
簫鼓樓船牽挽過
弓刀驛路牽輪輕
煙波回首東南望
紫氣悠悠是舊京

夜發新城

天淨無煙野水清
孤舟獨放夜三更
余寒未盡未涼風
起川白鷗邊澹月
明哀角數聲吹古
戍輕帆幾

折下江城悲秋客
子心悽切坐聽荒
雞夢不成

余生生過訪不遇

邢江分手兩逢春
傾蓋論交意最真
別後名山遊幾處
吟成新句共何人
苔荒未倒中郎屣
梅落空雷有道巾
惆悵歸來君已去
孤帆遙望倍傷神

題示內子

松扉常掩絕逢迎
落落誰知楚澤生
白首感懷惟縱酒
青山入夢久忘名
最憐秋水浮輕艇
偏喜春園聽乳鶯
爲屬他年埋骨地
須栽梅樹偏孤塋

乳峯文集

卷八

壬

寄懷所親閩中

君去閩中歲正除
過吳逾越路何如
僊關月落催行騎
溫嶺雲生濕客裾
南望山川常入夢
北來鴻馬未傳書
劍津奇勝吾懷久
可許招尋荔子初

辛酉至日大霧行延令道上越明年壬戌至

日復大霧在仇湖舟中感而口號

餞臨此日又湖濱
南至年年負令辰
占歲無霜愛父老
連天有霧阻行人
窮途淚墮長爲客
往事心傷屢問津
愁見孤梅茅屋畔
幾枝含凍待王春

暮春雜興

嗟乎予今五十矣知予者誰哉予性幼介不能
俯仰諧俗惟日手一編反覆吟詠由弱冠以迄
今茲未嘗少改介日甚而貧亦日甚生平所志
卽尚平五嶽之願亦徒付之夢寐矣維莫之春
抱病逾月悲傷憤懣不能自已或登城而望遠
或行野而弔古情有所感思有所觸恰今慨昔
一皆於詩寓之每韻各賦一章章凡三十而平
韻止焉與邑澤國百里之內無可觀覽四境既
周仍反廬市不山林而城郭彌與心違不得已
而思逃禪不得已而思采真聊以自遣云耳悠
悠斯世誰知予者敢以示人乎哉

雨過苔深屐跡空攤書獨坐鷗冠翁交情厚薄貧
初信生計迂疎老益窮名嶽臥遊宗炳豈醇醅沈
醉少陵筒花開花落催春去杜宇啼殘揀子風
昨夢吟詩五老峯峯高倒削碧簷石泉春冷晴
飛瀑古寺煙深暮報鐘花落香臺黃鶴度溪吞樵
路白雲封此中應有真僧住訪道何時策杖從

北峯文集

卷八

五

梓潼高閣蕩長幢百丈低垂掠碧江楊柳曉橫煙

裊晨桃花春漲水淙淙魚吹細浪遊相逐鳥度長

空影自雙極目澄波心共遠支頤曼嘯幾凭窓

年少羣遊憶往時海池亭榭影迷離名園緩步尋

春入畫舫輕移載酒隨明月樓頭吹玉笛暖煙花

下倒金危祇今漠漠空雲水淒絕魚梁立鷺鷥

層城獨上柳依依玄武臺高敞夕暉北拱星明遲

海夜西流水急下漁磯詹生豪興今何在傳令晴

游坐不歸四百年來人幾換春風還見落花飛

北峯文集

卷八

五

臺一名玄武明傳所建舊爲元詹士龍
讀書處凡水皆東吾邑獨西從臺下過

岑寂禪宮隱荻蘆水門西去土山堆芳林聲囀倉

庚後小院泥街燕子初百里雲溪春浪瀾千家煙

樹夕陽疎村南村北漁舟聚飛樞波心看打魚

昭陽遺塚枕春湖寒食荒煙鎖碧蘼水帶遠城千

堞晚村圍古廟一山孤蘋風半起飛鷗鴈蒲雨斜

吹叫鷓鴣倚欄忽深王霸思荆梁爭戰自雄圖

山在邑西卽
楚將昭陽墓

黃金蕩口片帆低到岸荒林日未西香送溪蓮當

日滿煙寒汀柳此時迷浪催漁舸風還急門閉村

莊雞不啼焚罷寓錢腸欲斷九原春草正萋萋蕩為先大父墓田周

孤臣去國淚如淮使馬遲回涉水涯東發郢都徒

太息西浮夏首自傷懷美人不見情安極公子忘

歸志莫諧廟貌祗今留楚地春風杜若綠荒階楚地郊南有三間廟

濯纓亭子楚江隈寥落空庭長綠苔安得乍逢蓬

島客相隨同渡柳溪來吟詩閒踏晴隄草携手任

傾野店杯惆悵僊人不可遇芳原落日自徘徊亭在南津洪武間陳維德題其上遇黃冠語移易

別入後以批發呂僊降題詩及之乃知即呂僊也

笑菜嘯咏百花香驛客招尋到水濱歌哭追隨時

不忌文章伯仲意偏親狂呼幾醉燕都酒逸興還

寒楚澤前一自中原無七子風流今日更何人

苦悶隨道碣無文老樹蒼煙何氏墳制微低成齋

辨士舞陽不愧漢將軍荒墩日暖生春草野水天

晴浸暮雲坏土至今疑未定居人指說各紛紛人

亭東古墩或云劉徽墓或云樊噲墓

高皇提劍定中原此地曾經大將屯小縣河山勞

廟算累朝生養託君恩自從陵谷遷華夏頻見

黃淮注海村今歲未知天意在愁看瓠子上波痕

熱子角許邑南徐中山曾駐師其地

扁舟東下勝湖寬膠角雞鳴夜未闌風雨白龍蹄

野廟煙波青草沒荒灘滄桑那辨寰中變城郭空

傳水底看不是懷襄頻歲急何妨此地坐垂竿湖土人云舊是邑城為龍所沈有白龍宮在焉

此奉文集卷八

英宗北狩出燕關憂劇籌邊時正艱老淚獨零朱

綬濕塞門誰迂羣華還天威咫尺遑朝謁退食悲

歌憶聖顏復辟深和舊臣義墓田憂賜許投閒

高文義公論坐在高家湯乃勅賜地

開道周文獵渭川後車應運載仁賢非能早兆流

烏瑞賜暖還基垂釣年三誓自徵王者度六韜寧

屬帝師編泱泱大國開齊祖避地曾來東海邊北有釣魚廟相傳太公避紂處

鄂國英靈迴未消湖干殺氣莽蕭蕭風雲百里朝

連艦波浪三更夜擊刀痛飲雄心馳北塞精忠大
節報南朝試看蘆荻橫洲月還侶旌旗影動搖

蕩在邑東岳忠
武曾駐營於此

白馬橫行建彩旂將軍擒賊下荒郊林騰龍虎風

雷起湖斬鯨鯢劍戟拋遺廟蔣山松壓屋宇宮楚

澤鵝營巢土人伏臘千年久兩地迎神蒸酒

初小枝成椿飯白馬將軍神廟在澤鵝營
祠祠明洪武初又顯靈異復建廟向在澤鵝營
助戰之蔣子文也

澤漁誰侶武功豪千里勤王駕小舸刃露雪霜開

壁壘陣翻鸞鶴狎風濤戴天不共君仇大殄敵寧

辭血戰勞龍舌孤樓崇報祀從來許國切同胞

大夫張榮山東漁人敗金捷懶
於蒲頭湖建樓龍古津祀焉

韓祠祠畔偶經過為憶先生臥薜蘿霽月心胸常

自得春風天地日高歌詩書近代真儒少聲氣中

原詞客多樂學誰能窺大道浮雲軒冕伴漁蓑

善先生隱居不仕
私淑王心齋之門

風吹木塔噪歸鴉僧老扶筇立水涯寒穗翻翻平

野濶鹽塍望望片帆斜村童入寺閒敲磬過客凭

關獨吸茶元宋興亡人世改孤梅依舊放寒花

寺梅宋
許所植

奇奴風骨迥非常三尺親提入建康草澤英雄真

虎步彭城天子自龍章指揮神妙平秦蜀戰伐飛

騰震氏羌何但桓妻多智鑑高婆早已識劉郎

載宋高祖微時曾過葛坡村婦能
識之後訪其人不得建廟於其地

慶雲紛紛起湖城相國登朝翊聖明篤一

心勤啓沃陶甄萬物大生成南來波靜珠崖水北

去烽消鐵嶺管宵旰無煩至尊慮調羹坐致泰

階平

先公計偕時有慶雲之兆後相
廟傳答內而海寇告平事載明史本傳

崇德祠開歲薦馨老成鄉邑景儀型功高社稷懷

柔徧澤潤江淮桑梓寧水國何從容款段天閑乃

忍責郊垌誅求不擾安耕鑿請命當年勳帝廷

典邑澤國因於養馬
公奏免之民建生祠報焉

憶昨逃禪問上乘寶嚴古寺訪高僧庭虛時下青

霄鶴殿敞常然白晝燈坐久風鳴垂徑竹春殘雨

濕護窓藤塵埃不惹真如境說法誰人侶惠能嚴

寺在城西十力禪
師曾駐錫其中

柴祠幽僻少人遊春水盈塘晴白流野鶴凌空飛
杳杳孤雲出岫去悠悠每聞清簾吹初夜尚想瓊
簫下十洲咫尺吾居僊里近招尋可許北山頭

上吟詩飛昇有野鶴孤雲句

游倦歸來已夕陰科頭獨坐水邊砧廿年空負尋
品志此日偏深釣澤心細雨砌分元亮菊春風山
響少文琴人情習坎吾何問抱膝且爲梁父吟

行吟重過板橋南霽後春光散碧潭何處青峯環
六六誰家幽徑闢三三波沈帆影滄浪渡風送魚
龍峯文集 卷八 无

聲普潤菴坐聽黃鸝啼正好滿酌謀婦得雙柑
忘機羣處亦何嫌爲愛深山跡更潛貧豈負吾甘
養拙嬾宜避世肯趨炎鹿門生事惟耕野麟士行
藏自織簾禪誦松間多隱逸相逢妙義究楞嚴
南華誰謂曉開函亭午鐘鳴卷復緘飯罷灌花尋
小甕吟餘晞髮倚高杉游僊誰解思韓衆任達會
經笑阮咸聞道馭風須換骨何當采藥到雲嵒

雨中偶成

凉吹晨生雨未收茅堂四月似深秋敝袍坐擁猶

嫌冷短快閒翻莫解憂花落始知寒食過春歸寧
爲晚鶯留幾回吟望還惆悵風景愁人欲白頭

癸亥五日鄭薇菴招飲

市橋橋畔折榴來令節相違共把杯病後蒼顏憐
我在醉中青眼對君開飛鳧鬪草兒童戲縱酒狂
歌歲序催老去知交幾人好祇因樂劇轉生哀

送喬東湖之燕

幽人久臥大江邊何事輕裝忽向燕馬渡蘆溝丹
闕近天低瑞石白雲連驚沙古道三千里蔓草荒

東湖文集

卷八

无

陵四十年此去知君多感慨揮毫那忍賦甘泉

文選樓休夏

誰家亭閣堪休夏帝子危樓畫不局繞檻高梧垂
地暗隔江遠岫入恣青蟬鳴暑減絺衣爽雨過涼
生畫扇停爲想維摩風韻絕坐眠三日看碑銘

江泊

放舸角波下暮煙昏黃繫纜大江邊千林鳥雀秋
山寺一枕菰蒲夜雨船風送梵鐘醒客夢清藏漁
火照愁眠湖鄉梗稻村村熟底事淹遲尚未還

海夜

明河黯澹一星縣沙白霜寒欲曙天鷹隼秋橫風
颯颯龍鼉夜寂月娟娟波濤萬里浮元氣組練千
艘動曉煙我欲過橋看日出海神驅石莫加鞭

秋夜

涼月橫空夜色凝秋風乍起響枯藤相依老母
傾新釀爲語山妻理舊綰蟋蟀鳴堦催短杵星河
低戶亂疎燈嚴親音問兼旬斷吟向霜天意不
勝

虬峯文集

卷八

三

秋夜看陳姬畫碁局與內子對奕漫成

幽居背澗水雲蒸冷冷疎鐘度遠勝地僻雖宜騷
客住宵長翻覺旅懷增竹搖窓影空庭月花落碁
聲草閣燈汝輩那知秋思切閒來惟畫剡溪藤

乙丑九日

孤影蕭蕭重作客華顛種種早成翁獨尋秋色疎
林外頓起離情晚照中今夕不似乘落酒衰年爭
奈蓼花風白衣何處心悽絕况聽哀鳴又斷鴻

秋夕

秋原初霽晚風吹澹澹波光動曲陂犬吠疎籬煙
散後鳥棲古寺月明時焚香坐讀高僧傳策杖行
吟隱士詩雲外一聲清磬發橫空獨鶴去遲遲

廢園限韻

竹間覓路得危杠羣吠驚喧隔澗龍雲宿峯腰低
歷閣泉流石罅暗通江旅葵叢雜封荒徑水鳥飛
鳴過斷窓坐聽何來聲聲刺夢花深處打魚艘

城北晚眺

眞州城下吹成第眞州城上噪昏鴉煙深北嶺藏
眞峯文集

卷八

三

村店香送西風過麴車崖果垂垂猶在樹溪流曲
曲可容槎何來健兒鷹在臂孤騎短鞭走平沙

宿虎丘

閶廬城外雲岳寺洗盃池平下夕陽劍氣橫空金
虎見浮圖倒影鐵花涼松梧明月千人石簫鼓樓
船七里塘客路空腸憐未及爲耽奇勝宿僧房

初到松江

日照香林近午鐘輕帆風送下吳淞雙橋鎖水橫
三泖一塔摩空出九峰雲霧鬱蒸天地轉

時大正
雲霧

雨隨之松杉蒙密澗泉封平生夙抱探奇興
躋攀策短筇

青浦道中

向夕晴波蕩落暉柳煙深處片帆歸過橋社樹紅
泥廟近水人家白板屏擊鼓移秧新雨足絕流橫
網鰕魚肥一聲孤鶴雲中響回首青峯九點微

晚泊蕪城

江上揚舲日已曛昏鴉歸樹噪紛紛回颿堞影中
流出斜岸鐘聲入夜聞節杖猶攜京峴月桃笙還

北峯文集

卷八

五

展洞庭雲山川白是東吳勝清夢依然在女墳

題弘濟寺圖

憶昔維舟燕子磯曾登絕頂眺斜暉逢僧留客燒
黃獨策杖吟詩入翠微松杪石梯通曲閣雲根瀑
布澗禪扉別來幾載相思切展卷能無迴興飛

聞瞻兩邵先生崇祀澤官感賦

天縣日月照無私近代誰能及我師十載猶深知
已感千年共仰大名垂江淮南北移風化粗旦春
秋勒鼎彝自愧數奇猶伏櫪酬恩無路轉生悲

有慨

徙倚空庭落木稀悲鳴何處鴈孤飛萑苻有盜宵
驚夢風雨無邊畫掩扉束皙補亡時不識王符著
論願多違莫辭貧賤長如此吾道從來戀布衣

秋夜

海濱宵漏聽鳴鼃高枕其如不寐何百里殘荷鄉
夢遠一庭明月客愁多重輕寒杵風前落斷續疎
鐘烟外過欲借濁醪降別恨囊空終夜只長歌

西山曉行

策蹇重過廿四橋天秋日落起驚飈亂山深樹圍
高廟古戍荒煙沒阜雕曲曲溪流將漸涸蕭蕭木
葉未全凋危岡獨立西南望鐵甕三峯出碧霄

曉雪

清暉乍覩滿柴荆應候晨飛朔雪輕零亂霑梅飄
素影蒼涼灑竹動寒聲垣卑樹樹回巖急野澗村
村斷岸平樓遞自甘高臥穩興來呵凍句還成

遷寓南園答廖歷臣

誰知近市有芳林花樹叢叢噪野禽暫住何從分

主客忘機原不厭招尋非關龍蜃甘眠穩自愛梅
開引興深倘耐狂夫肯相傍春風把酒日高吟

戊辰寒食隨 家大人掃 先慈墓

凄絕春郊下楚招劬勞未報恨難消山中哭 母
逢寒食夢裏呼兒憶昨宵血淚紛垂風冷冷紙錢
半濕雨蕭蕭更傷 老父飄霜髮泥滑騎驢過斷

附

送客限韻

家家門繫水蘭船沙上風光小朝川載酒閒邀修

禊客吟詩幾醉賞花筵筍挑短鋪宜雷後茗煮新
霜試雨前無那留君君不住一庭紅藥祇空然

遣意

年光老去疾于帆近事傷心口欲緘無可奈何雙
白鬢誰能堪此一青衫縱教乞食驅元亮肯漫投
詩向傳咸非是煙霞成痼疾今茲只合臥雲崑

曉發

孤篷向曉發漁磯行子悲傷淚數揮風雨連旬田
半沒兵戈到處檄頻飛近年天道何寥濶異地人

情有是非 老父臨岐無別語含悽只問幾時歸

繆玉山歸自廣陵餽我山茗佛手賦謝

權返邗江葉未黃携來秋色滿茅堂最憐擎瓊僊
芽綠更有登盤佛手香不是幽懷同所好肯投清
玩遂吾狂貧儒長物艱身外欲報惟憑賦短章

醒後

此身還自在天涯醒後驚聞樹樹鴉殘月海鄉愁
裏笛孤燈客館夢中家晨昏許近關心切霜露松
門抱恨賒鴻鴈滿空書不到

七言律詩二

已巳立春有客過我爲赤岸山人索詩口占

應之

十四日立春雨雪

上元日送吳姝歸

不寐

漫興

二月二日

廣陵寄上 家大人

已巳 先慈忌日時木主在南沙而予適在

昭陽泣賦

從弟元又留飲海棠花下

西園春集送久菴弟之京

偶成

雨中歷臣諸子來飲木香花下

鄉人招賞芍藥

諸子携尊邀過西園看紅白二種芍藥

蔡生招賞芍藥

蔡生復携酒花下邀飲予解杖頭重訂明夕

之約

已巳春興 十六首

口號示友

生日二首

雨中友人招飲

不出

文錄 卷九

答客問近況

九月十九日飲東山作

至日走筆邀半嘯玉山飲

寒夜獨酌

栗盡適潤溪送米至

已巳歲十二月二十五日立春

庚午元日雨

庚午三月勿齋表叔席上遇季生爲其父索

輓詩先是戊辰七月予自南沙回曾同其

父赴西齋表叔招聞之不勝悽恰口號示

同飲者

過春夢窩看牡丹留飲

五日獨坐懷蔡半嘯繆歷臣村中

同諸子過斗溪中途雨阻賦寄半嘯

飲斗溪莊

過歷臣西莊飲

坐蓼花下懷鄭薇菴

九日獨酌

獨步口號

夜坐

港口阻風

寒夜

辛未元日

霧淞

夜起送三叔歸

早春感懷

夜坐

夜坐

聞王山之東陽

寄懷半嘯吳陵

獨坐

辛未寒食

由海安之東陽

江村

歷臣携酒過春夢窩邀飲次韻

韓黃山人

偶成

偶成

病中作

遊閭

題友人舫齋壁

喜元又三十五弟生子賦

遷居感懷

不眠

辛未除夕

花朝前一日半嘯六十初度賦贈

舟中偶成

贈淮陰咸大威 二首

旅夜感懷

初夏閒居雜詩 五首

七夕前一夜

壬申秋懷 十六首

倦極

孤槐

愁絕

九月十三日飲春夢窩分體各賦闕得菊花

限餐字

飲半嘯宅醉後口號

半嘯餽栗

雨過半嘯來飲

冬日雜詩 八首

壬申冬日書事

癸酉初度後五日遲王表叔西齋

楚州咸大威同蔡半嘯過岸舫門人繆鍾留

飲玉三表叔西齋適至喜咏

又用前韻贈一書

癸酉五月大熱二十日午後大風雨賦寄半

嘯村中

疾減自嘲 二首

得雨

送繆玉山之京 二首

九日

欲登土山水阻困過壽聖寺尋菊醉後有所

示

怪絕

雨夕諸子來飲岸舫限韻

半嘯南莊堂成造訪留飲予以繪幽題之因

共賦之

夢歸

癸酉至日大威來飲

宿南梁

歲除日作

甲戌元日半嘯席上呈大威時將歸楚州

人日晨起即事口號示門人諸元選

閉門

上元日門人元選携樽過飲

偶成

門人錚邀賞梅花余因有事返里未赴途中

遇雨泊舟彌陀菴值雪瓢上人他往留題

壁上

湖中夜行

舟過菴前停舟家大人赴周無露招作

北窗文集卷九

七

南園牡丹去歲盛開予在揚州今歲歸矣又

以病不得賞書此讓之

繆二水亭看移白荷花口號示之

十月二日呈繆二山車

夜愁

不眠

思歸

有歎

宵發東亭

曉起見雪

乙亥人日冰阻華嚴庵

晚泊寧海見月

穀日過陸天隨園同從修蘇易門表詩徐

繩祖薛方平暨其叔耆卿弟金谿飲分韻

晝昏大雷雨

雨中友人招飲限韻

門人錚饋櫻桃

簡春夢寓主人

北窗文集卷九

八

門人鑒饋玉李

重九前一日果盡

夜泊吳陵城下從鮑壩尋施灣路

殘夜

水夜

夢與茗沙諸友賦詩醒僧記其前六句因續

成之

丁丑元日

立春夜雨雪燈下鈔史作

有寄二首

暮春雜感三首

湯興

五日

陰雨

吳甥往拚茶旬餘不得消息

中秋

得繩庵妹和詩及贈子作次韻答之

五弟宅看芙蓉

九日同大村弟過西齋袁叔宅看菊同賦

送從弟補庵入山

丁丑歲淮子河祭田水沒往省有感

從弟又石遷居賦贈

丁丑季冬二十三日立春

雨夜讀西齋詩作

雨後偶成

八月十四夜雨後病臥桂園感事自傷

八月十五夜舟下廣陵作

病夜懷三十四弟大村暨吳十二凌若

寄懷從妹婿解峙九暨韞菴妹

臥病諸友不至

病起得大村書

九月九日同友登平山堂歸而有慨

九月十九日蕭徵父邀飲山閣同用吟字

送黃燕思北游

戊寅避水郡城冬寒甚黃三仲賓惠炭賦謝

歸自丁溪二十四夜阻水唐鎮感賦

雪後簡程二黃三

程載錫生日賦贈

自強堂餞春

黃三仲賓招飲湖上有詩和之

己卯生日

咏下園黃薔薇

湖上

戊寅秋杪粟盡以書一府質米隣家已卯夏

初程二載錫爲予贖歸感而賦此

已卯五日黃三仲賓招飲

寄答從妹韞庵次韻

王子欲行招我過寓晚歸小蹶口號

夏夜

黃仲賓生日賦贈

立秋後二日爲張大印宣縣弧之辰賦贈兼

視其弟象巖

常花農索贈二首

悼亡十首

重陽後一日飲自謙堂菊下作

送從弟毅菴還銀山精舍

已卯至夜

捫虱

夜警

冬夜口號

與仲賓對飲劇談有憤而作

戊寅祀竈日子阻冰罕頭湖人妻受慮雙耳

爲聲已卯祀竈妻公矣傷感有作

黃三仲賓有饋賦謝

庚辰元日枕上口號

愁

過楊文山賦贈兼示其二子

楊文山招同劉叔載綬葛飲南園限韻

送大村歸因而有歎

雷二希樂招過吳園看梅

屏跡

庚辰三月五日過夫生日賦贈

立夏前一日雨對賞牡丹分韻

行野懷中洲禪師

送楊舉臣歸關中

偶成

紅橋夜汎卽席成

中秋夜雨後見月二首

九日遣懷

茅堂

離憂一首簡從弟大村

答從妹韞菴

題梁五藥梅花詩卷後

四月七日予因初度避客程二黃三約於次

日觴予使者傳語予竟赴焉大醉乘輿而

歸口號

送中洲禪師歸黃山

夏日感興有懷大村

辛巳五日

閒居

清湘子六十賦贈 二首

夏日諸友雨中集李氏園亭予有事未赴

黃三仲賓宅內玉菊秋開索賦

刻集未成黃三仲賓慨然助鐫一卷賦謝

八月十一日紅橋饒黃燕思之天都

壬午元旦祀 先人畢自取所刻文集燈下

檢閱志感

花朝吳園看梅

有夢

漫成

立夏後七日程退夫黃硯旅仲賓招過吳隱

南園看芍藥分得人字

贈黃硯旅

贈方扶昭

閏六月七日舟泛 二首

讀大滌子謁 陵詩作

立秋前一夜苦熱

夏日過仲賓留賞白蓮花出精杯酌長春酒

讀仲賓閏六月七夕及盆荷觀劇三詩喜作

適值其初度卽以壽之

壬午七月十四口內子忌辰哭之

七月二十一日驟疾幾殆交遊無一知者時

仲賓往淮

二十四日扶病祀 先大父母是日 大母

忌辰愴述

細雨條止

秋日雜感 七首

送吳鏡秋返南昌

重九夜感懷

夢與諸友飲江樓

冬夜哀吟

贈學莊園浮公

夢游栖靈寺

雪中懷朱古愚

雪望

壬午十二月十九日立春

送劉賓王北游

過四弟畱與楊得陽同飯賦贈

送黃三仲賓之京

寄懷王以助

賦得竹露滴清響

同朱古愚訪王愧陶隨卽偕赴汪心如招飲

東園

平山堂燕集

人日東園卽事

梨花

春日病酒瓠樽移舟招飲聞笛口號

將曉

自歎

讀史

此地

王明府呂倩新遷寧羗刺史賦贈

僻巷

閒居

到城

歸里卽所見雜作

兩夜讀書作

咏竹

客至有慨

送朱古愚歸歛葬母

古愚將行酌以言別

栗盞

夢與仲賓賦詩醒後有咏

病起

甲申除夕

又賦

四月七日

喜鶯至

立夏日咏白杜鵑花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看諸少年法海寺前走

馬彈琵琶作

有憶

雨中述懷

大雨自遣

客至留飲

乙酉中秋

九日飲石亭園

飲浮公院分賦庭樹得南天燭

輓八大山人

大雪日號

閑居遣懷東二三逸友

浴佛日喜晤天濤大師於雲山草堂

送鐵公還雲谷

夢後偶吟

先大母於前丙子弃世距今七十年矣恭屆

忌辰扶病祭祀悲詠

補遺

寺夜客至

八月廿六夜繇仙女廟之茱萸灣

爲張山來悼亡

山行

元日得羅謙叔桂林書并詩賦答二首

烹葵飯客

漫興

小律附

漫興

有慨示小婦

寺宿

送友南游

輓繆蔭公

草堂對梅

燈夕

偶成

閑居

題畫

不堪

遣興 二首

題畫

哭程退夫

虬 卷之九

淮南李驎西驂詩

七言律詩二

已巳立春有客過我為赤岸山人索詩口占

應之

青旂祀戶曉初開有客登堂索句來為道高人隱

赤岸每歸短髮臥蒼苔曉來覓舊間筆酒熟望

傾花下杯落落知君同我好新詩遣寄當江梅

筆用左

十四日立春雨雪

蒼龍初駕農祥日雨雪霏霏向午交猶剩殘陰侵

左个何從淑氣布東郊土牛霑濕鞭難振彩燕隨

風舞易微傍晚試燈祠太乙須教皎月照雲旂

上元日送吳妹婿歸

誰云佳節今朝是攜手將分奈若何骨月情懷連

日聚風霜道遠片帆過一杯話別慙貧乏自感傷

懷強笑歌到岸老親知必問莫言旅病入春多

不寐

中宵不寐問雞鳴起坐驚心纔二更酒薄難禁春
漏永夢回翻覺客愁生移窓明月搖梅影到枕東
風過鴈聲連夕思親情更切掩衾無語淚縱橫

漫興

百年懷抱開何事日日吟詩不厭頻郢曲干今知
寡和商歌自我欲忘貧對花每費無功酒看鳥時
敲有道巾氣倍慚梅欲放好憑新句促江春

二月二日

貼光小院掃書坐好鳥頻啼及早春幾樹梅開新

乳蜂文集

卷九

二

雨後一庭草茁路青辰客中喜有吟詩地花下還
來載酒人但得此生無俗累何妨高臥竟長貧

廣陵寄上 家大人

蕪城西去三山路獨步探春可若何紅逐杏花游
騎過翠依芳草落鈿多香燈佛日樓靈寺簫鼓優
舟保障河爲待老親乘興至好隨鳩杖聽鶯歌
已已先慈忌日時木主在南沙而予適在

昭陽泣賦

麥飯何從燒一盂翻從故里泣窮途我蒿此日兒

哀 母蘋藻他鄉婦薦姑僚已重泉三載隔難堪
遠道寸心孤撫牀猶憶頻頻問書信家園曾到無

從弟元又留飲海棠花下

時于歸自南步

開尊相勸慰離羣棠蔭庭前正吐芬半醉酒容花
欲亂微馨花氣酒能分清言往復何偏綺狂語紛
綸翻自文高燭夜然杯更進祇因愁別轉殷殷
西園春集送久菴弟之京

霽日輕風紅藥天西園祖餞集羣賢金尊綠酒華
顛勸彩鷁黃河錦纜牽閣下看君垂綬入山中容

乳蜂文集

卷九

三

我抱書眠塵篋香壤從今判車笠相逢不出年

偶成

老人最愛春光好叉手時時步碧叢月令纔交寒
食節年華又付落花風心孤謝豹啼溪樹日斷江
鴻沒遠客有牡丹猶未放開尊還待數枝紅
雨中題區諸子來飲木香花下

經旬几席苦塵埃花放俄逢好雨催勝侶不辭乘
展過繁英那厭後春開家貧雖自艱華饌市近還
能貰濁醅異地索居殊寂寞莫嫌頻數飯苔來

鄰人招賞芍藥

高齋近接羈棲地向夕相招躡屐過池浸晴霞芳
影合徑封殘雪落花多時結花欲裁新句訓紅
藥拚倒清尊坐碧蘿莫負春光須縱飲狂來一任
老顏酡

諸子携尊邀過西軒看紅白二種芍藥

小橋西去茂林遶客勝幽軒傍水涯杖挂青錢來
酒伴尊浮綠蟻就穠花盈盈低掠團春雪豔豔紛
開亂夕霞相對酣呼忘兩汝狂傾一斗未爲除

此集文集

卷九

四

蔡生招賞芍藥

蔡守風流名著久年年高譙古雷塘至今勝事傳
孫子又見穠華發海鄉帶日向人欺酒而迴風掠
席亂春裳掀博大笑杯頻覆座客誰如白也狂揚州
芍藥甲於天下蔡繁卿守郡日爲萬花會勝傳一時

蔡生復携酒花下邀飲于解杖頭重訂明夕

之約時花已落

清醪重挈坐芳林傍晚相邀待共斟花落東風春
過眼人虛左席老驚心顏紅醉後還如昨鬢白燈

已巳春興

前豈自今挂杖有錢休峻却何妨傾倒又更溪
駒眼流光又閨餘側身天地轉欻歎近來悲喜人
情異老去顛狂世事疎閉戶嬾臨千祿帖傷時欲
廣絕交書買山何日囊無物白首爲農學負鋤
韓退之戰久倥偬且喜塵氛此日空蒔醬遠輪荒
服外錦雞舊育上林中金甌不缺河山固玉曆遷
頒海甸通聞道朝正遲退食殿前花帽舞春風

聖天子自深宮千里馳驅勞聖躬野老扶筇

此集文集

卷九

五

望隆準守臣清路拜重瞳豈惟葵鼎爭供御亦有
賢良願效忠莫怪諫書稀近日官家獨斷本明
聰

會稽喬嶽鎮南封禹廟煙濃翠萬重石匱靈圖藏
日月梅梁神雨起蛟龍玄圭伊昔冠裳會紫蓋于
今羽衛從共道巡遊爲疏鑿登歌旅告奏函鐘
晴光又滿舊皇畿行殿晨開露未晞花擁吳宮承
鳳蓋柳垂齊苑拂龍旂銀環少婦分千帳翠羽諸
郎鞋六飛夾道伏迎歡父老城東笛吹打團歸

翠華丹蹕駐江隈，麟角追隨龍種陪。
繞薦中春揚子網，先開漁師飛雁行。
空馬衛士傳聲繞，殿雷喜動天顏催。
給賞銀鱗撥刺出，波來乘輿初駕雨。
霏霏禋祀圖陵禮，不達形勝龍蟠終。
未改宮城鳳翥已，全非黃圖鳥奕思。
天造紫氣蕭條竟日發，高廟神靈還出王果因。
瞻拜駐青旂，簡閱江樓定北征。
煙清絕漠掃妖槍，誓師此地會英主。
勳武今皇又舊京，出海魚龍驚殺氣。
極天

六

榮光連夜燭江干，開道留題徧碧巒。
吳寺春濃啼好鳥，越山香滿吐芳蘭。
澄觀金篋參龍象，揮麈銀鈎詩鳳鸞。
睿藻自天訓不得，何煩獻賦叩瓊瑤。

鳳鸞用唐太宗
宗廟自事

九重神武萬方聞，廟算濊沈建大勲。
霧斂南天銷夏瘴，波平東海澹秋雲。
推枰何事煩張監，賭郡應知陋宋文。
想恐治安忘遠慮，指揮聊借寄憂勤。
八駿南旋此郡過，隋隄十里路逶迤。
龍舟飛雁迎僊仗，香市然燈徹絳河。
節豈上元天不夜，賞同競

渡水無波年來稍喜干戈靜，粉飾承平樂事多。
天人相應惠從間，保泰陳謨祇克艱。
準擬卿雲威五采，早看旭日夾雙環。
社倉春發調淮海，驛馬星流出越關。
解網賜租宣詔畢，馳驅報命使臣還。
斗大孤城水上浮，蒹葭螺蚌滿西疇。
宣房空費金錢力，淇竹爭隨雪浪流。
竚望兎旒臨下邑，庶看禾黍熟高秋。
邦關咫尺天威近，玉輅晨驅又薊丘。

補哀會聞動未央，龍庭部落盡冠裳。
兩朝相業垂

七

光遠大代孫謀種德長，家計難言緣水旱。
國恩圖報託文章，瀟湘逐客爭前席。
從諫當年頌聖皇，先相周受顧命贊。
穆廟釋建言諸臣又力主歸，倦俗孫諸部皆納款。
受封邊境四十年安堵，公之力也。

花開楝子倦生初，忽忽愁凭短几虛。
夢裏幾尋歸去路，醒時還讀寄來書。
嚴親健飯春應好，慈母佳城木尚疎。
爲憫倚闌當日切，不知泉下近何如。

奉光欲去乍陰晴，一樹垂垂開紫荊。
鸞鶴水邊頻

叫雨鷓鴣花裏早催耕清泉白石容吾做濁酒狂
歌託此生自是年衰甘放浪休疑憤世故逃名

口號示友

客裏逢花何處尋芳等閒好數招尋鼠姑豔豔偏
紅濕鴟舅陰陰欲綠沈痛飲狂來忘旅況高歌老
去有童心并州久住人情慣他日相思應轉淡

生日二首

半百已過今又六淹滯海上悵多年園林煙樹迷

初夏桑梓溪山隔遠天浮世無情隨蝶夢狂歌有

乳峰文集

卷九

八

意醉花田不堪回首思前事髣髴絲絲也可憐

孤客蕭條無意緒鴟冠不著已經旬衰年偏動游

僊與初度常先浴佛辰愛日瞻雲懷老父羞桃

嘗麥泣慈親更嗟早魑庭前舞歲歉翻嫌多此

身

雨中友人招飲

佳興肯爲風雨敗衝泥爭過酒人家徑穿芳杜牽

衣濕門對平臯引望睎卜夜筵開紅燭照當杯狂

發白頭斜見誇秋卉東籬滿斟酌還來就菊花

不出

經旬不出意何如隙地爲園手自鋤覓句有時忘
盟榔好眠終日枕琴書煙淡小院茶鐺響苔長空
階過客疎夢破忽來雙蝶舞蘼蘼人在上皇初

答客問近况

荷君垂問憐孤客近况何如我自悲興發當杯心
未老痛增將雨骨全衰餘年日月催新鴈異地棲
遲失故枝屢擬尋歡逐羣少掀髯能勿笑絲絲

九月十九日飲東山作

乳峰文集

卷九

九

登高西寺剛旬日載酒東山更此遊隔岸砧聲孤

鴈下遙天海色斷雲流霜催落木秋雖晚風送幽

香菊尚稠顧影自憐蓬鬢短茱萸重插轉增愁

至日走筆邀半嘯玉山飲

微陽應律年年轉久客傷心事事逆補袞曾誰添
綵線瞻雲自我倒班衣梅滋新雨香猶斂籥響回
風氣更威欲放羈懷須痛飲椒尊已暖待同揮

寒夜獨酌

月落鴉啼飲未闌傾壺細酌醉辛盤異鄉肝鬲憑

誰此卒歲窮愁賴爾寬興至燈前頻自勸醉來雪
後不成寒瓶梅欲放橫疎影幾岸烏巾側眼看

粟盡適澗溪送米至

空館蕭蕭侶禁煙嚴冬豈是暮春天爲慙乞食非
元亮徒慨登樓有仲宣澗澤難飛歸國權窮途虛
仗賣文錢沉思無計驅愁去多謝良朋解倒懸

己巳歲十二月二十五日立春

霜宵強起客中身爲是搖光東指辰六日緯星仍
舊曆一庭淑氣早新春香燈滿葵供慈母煙水

此詩文集

卷九

十

還牽憶老親斑絲屏簾繫懷切遄歸何計舞蹲
蹲

庚午元日雨

午後
日出

義鞭不住馳何速忽忽王正又建寅白草中原陰
積久青陽首歲日開遲梅花異地堅留客椒酒

嚴親定憶兒強欲遣愁愁轉劇巡檐惟有白吟詩
庚午三月勿齋表叔席上遇季生爲其父索

輓詩先是戊辰七月予自南沙回曾同其
父赴西齋表叔招聞之不勝悽愴口號示

同飲者

浮瓜憶昨西齋宅脫帽狂呼共酒杯席上打圍爭
虎豹花間遲月坐莠苔重歸不見君何往數問纔
知我自哀悽絕壺觴仍此聚那堪令子素冠來

過春夢窩看牡丹留飲

夢牽十載池亭好此日高吟入亂篴過澗驚看千
朵艷開尊坐對百花王繁英掠面添幽興殘照催
人送急觴最喜勸酬無俗客全拋禮數任吾狂

五日獨坐懷蔡半嘯穆歷臣村中

此詩文集

卷九

十一

朱榴不見放檐前艾綠盈庭故弄煙苦憶車騎遊
廟市伯聞簫鼓過龍船承先

北周蔡
佑字

川麥還原野

熙伯

魏繆
裴字

移秧正水田蒲酒何人醉孤客佳辰辜

負悵衰年

同諸子過斗溪中途雨阻賦寄牛嘯

乘興招尋步曉汀共期今日醉溪亭擎杯客量分
三雅倒甕家醅注五經驟雨偏教停短展狂傾空
想坐繁星夜來獨酌攤書勸此際知君尚未醒

飲斗溪莊

限壺
字

入門驚見酒盈厨痛飲開懷不待沽水激枯柳飛
樹濕屋圍楊柳過橋孤田園喜未荒三徑半生
中有梅歡聚休辭倒百壺野外從來無禮數渾忘抱
束任狂呼

過歷臣西莊飲

西莊儵到送輕風暑蓋橫張當短篷覓路逶迤沿
水曲聞君笑語出花中棗陰遮屋繁青子荷氣侵
衣行碧簫幽實坐食歸權晚一溪霞亂酒顏紅

坐蓼花下懷鄭薇菴

九日獨酌

十二

歎爾皤然成一老嗟吾霜髮亦交加兩人知己同
衰暮六載離羣奔歲華君臥東臯猶故國予羈窮
海更天涯城南何日重携手把酒滄浪咏蓼花

九日獨酌

獨坐空齋天欲晚蕭蕭細雨閉柴荆典衣沽酒聊
澆悶把菊吟詩轉劇情醉裏他鄉逢九日燈前孤
淚滴三更秋綠親老湖城隔無限離思此際生

獨步口號

長河秋涸食無魚籬菊參差伴索居渺渺鄉心隨

去鴈沈沈旅夢當家書少年曾負三冬足老去徒
傷萬事虛惟冀衰翁生一子終朝雍樹步庭除史記

夜坐

香焚草閣坐殘膏茶熟旋甌起素濤蕉葉久藏驅
暑扇木棉新製禦寒袍月移庭樹琴聲細雲澹天
河鶴影高清興悠然生靜夜無邊幽意在蓬蒿

港口阻風

不辭徒步踏霜歸挂席誰知願又違暉風任行

九日獨酌

十二

權住日黃天慘浪花飛蒼蒼背指吳陵郭漠漠斜
迷楚澤磯自計孤舟今夜夢應先隨鴈到庭闌

寒夜

風急霜寒月滿沙邊鳴很嘯樹移鴉鄉關月斷煙
中路客子魂歸夢裏家亂柝殘更催海角孤衾老
淚滴天涯水堅河腹行人絕欲寄書書漫自嗟

辛未元日

辛盤椒酒年頻換此日風光覺獨除自有零霜飛
玉樹是日晨滋何須剪綵綴銀花巡檐更喜木垂

筋占歲還徵稻滿車介壽趨歸吾計決肯甘衰老
滯天涯

霖從弟元又次楊
升菴原韻索和

無邊林樹耀晨光誰爲先時洗靚妝斜挂長枝爭
掠地驟肥疎莖不傳香新詞共授梁園簡舊事還
披太史箱升菴原詩
詳敘其事栩栩未來蝴蝶舞憑闌幾度
憶蒙莊

夜起送三叔歸

月落參橫夜氣清披衣起餞客西征滌裙未得歸
亂離文集卷九
十四

河內用石建詩
建河內人把臂何堪別步兵簪簪發冬同聽
雪尊開獻歲幾遲鶯孤帆乍送東風遠戍鼓聲涼

正五更

早春感懷

甲戌之年月戊辰我生猶是舊遺民山中巢許慙
今日夢裏黃虞負此身縱使時人輕老拙偏將孤
意傲風塵無端惹恨王孫草故故堦前又報春

夜坐

春寒猶自著重綿孤弄尊虛亦可憐新月滿窓梅

欲放疎燈半壁客將眠參差鵲影移高樹斷續
聲叫遠天無奈愁多不成寐爐灰撥盡寸心然

聞玉山之東陽

水泮江城彩鷁行垂垂新柳夾堤迎銅駝嶺上春
馳馬喜鵲湖頭畫聽鶯芳草王孫金彈落古祠僊
女畫旗明歸來麗句奚囊滿把酒梅邊好共賡

寄懷牛嘯

二月吳陵楊柳新携尊妬爾踏芳塵逢花容醉西
湖月對酒詩吟北郭春園荷碧鮮翻象箸河豚香

滑壓銀鱗飽餐更有青精飯寒食江城最快人

獨坐

竹裏柴關經歲閉攤書孤坐閱年華庭空草茁初
晴徑雨過梅開小樹花呢呢逢春鶯早至壺觴得
醉酒能除幽閒天放何吾負抱膝高吟肯浪嗟

辛未寒食

愁人獨臥草堂偏那憶今朝是禁煙一素雲生寒
食節五更雨灑養花天淡懸寢膳疎晨夕每慨松
楸冷墓田西望蕪城連瓠子挂帆明日買溪船

由海安之東陽

孤舟獨坐風帆疾微雨初收水氣昏雲漲馬溝厓
海國濤喧膝壩奪江門淡淡煙鎖紅泥廟隱隱僧
行綠樹園十里垂楊望不斷聽鶯悵未挈清尊

江村

短短橫圍江上墅垂垂柳帶渚邊堂花陰小徑通
流水籬外孤舟繫夕陽鳥雀聲喧春欲晚牛羊影
亂草初長一枝肯借客棲隱我欲携家老此鄉

歷臣携酒過春夢窩邀飲次韻

此峰文集

卷九

十六

醉裏題詩春夢窩去年三月憶相過開尊最喜羅
櫻筍脫帽曾經挂薜蘿紅墮藥香霑草亂碧團花
影近臺多只因池館繁幽意乘興招尋又野坡
取次沿溪破紫苔狂吟還向此中來青山招客偏
留徑紅藥依人故傍臺酒勸飛花爭覓句詩催啼
鳥肯辭杯縱教返景銜林晚坐戀雲松未擬回

輓黃山人

前殉難少司
使諱太玄弟

異地論交托老成雅人風範久心傾賢兄不汚司
農印令弟偏高處士名天上龍將渾血淚山中桂

樹白淡情原鵲鳴和知無恨此去衣冠謁九京

偶成

涼送溪風醒午夢葛巾不整倚檐斜龍孫忽響蕭
蕭雨鶯粟還開艷艷花簾捲呢喃爭入燕庭空鼓
吹亂鳴蛙素濤頻向砂鋪起解渴新烹顧渚茶

病中作

蕭條無奈客囊空伏枕何堪此日中多病晨昏親
藥裹欲行咫尺仗髻童閉門庭草生秋雨倚杖林
花落晚風却喜故鄉梗稍熟歸舟猶及醉香筒

此峰文集

卷九

十七

遣悶

從來異俗輕衰老何事天涯寄獨身飲露久拚蟬
侶我含沙敢謂蜮如人堦侵蘿薜妨閒步籬過雞
豚任比鄰迂拙惟應常閉戶窮愁那肯漫傷神
惱人秋色滿庭除孤坐無言怨索居故國湖山通
夢寐他鄉日月老詩書危巢久託棲難穩倦翮常
還計豈疎若使交情常似昨昔賢何事賦惟興

題友人舫齋壁

聞君小築最清幽步入閒閒一釣舟花影坐移疑

改岸笛聲競爽乍驚秋煙橫醉眼江河濶月到空庭
庭藥荐浮縱有風來波不起乃知人境有滄洲

喜元又三十五弟子賦

吾李根盤自德門 太師宗伯裕垂昆龍駒此日
符熊夢麟角他年定鳳騫馮傳鴻功登廟饗方黃
勁節表 天言封章屢上宜昌後廷尉于今有冢

孫麟角用
徐陵事

遷居感懷

茅椽卑隘僅容牀抱膝高吟倚短牆避地七年三
亂離文集 卷九 十八

徙宅思家一日九迴腸艱難肯向他鄉老嘯傲誰
知客子狂屈指明秋稅稻熟殘書急捲上歸航

不眠

不眠中夜起悲歌孤影稜稜凍自呵半壁殘燈走
黠鼠一天寒雨吼靈澁思鄉終歲顏開少仗友窮
途口惠多問字門前踵相接看誰朝載絲尊過

辛未除夕

蕭條何事還爲客水雪長途阻舸船異地開尊送
殘臘明朝鼓權泛新年趨庭敢效萊衣舞獻壽頻

將柏酒傳 父近八旬見五九一門霜髮荷皇天

花朝前一日半嘯六十初度賦贈

靈椿宅裏前朝樹斗漢溪邊世業田舊德高曾十
四代象賢孫子億千傳車縣壯歲宦雖薄釀熟春
風樂最偏更喜綵衣娛壽母花朝常讓玳筵先
舟中偶成

桃花影裏放船行昨日愁陰今喜晴近海風寒厲
隼健出村波濶鷗鷺輕高低柳絮飛何盡斷續漁
歌聽欲傾節過清明農務急湖田水退督牛耕
見華文集 卷九 十九

贈淮陰戚大成

從左萊陽北使負丹
南歸又善青島家言

烽火間關薊門道遺骸誰負左萊陽桐棺齒髮歸
千載馬鬣衣冠葬侍郎慟哭西臺風雨夜馳驅北
塞虎狼場鬱鬱佳氣今何在踏徧河山總斷腸
張
載毅夫持文信
國齒髮歸江南

中龍蟠伏來崑嶽向背陰陽左右旋芒碭祥雲開
大澤鍾離紫氣壓所連滾沙颶颶風驕野崩岸滔
滔浪忤天形勝變遷果堪據吾將倚劍問坤乾
言龍脈自崑崙入中國分爲三大支崑崙其中龍
也體神氣調爲腰結而大結次滿於通奉入海處

未之年來洪詩香著前讀
時報形勝之說果可據乎

旅夜感懷

蕭瑟無營月照亭溪流夜響動春星百年吾道貧
非病四海人情醉不醒屠狗飯牛飛食肉擁毳衣
褐坐譚經窮通有命吾何問雲濤長空萬里青

初夏閒居雜詩

造化向午氣偏薰高下飛飛蝶亦羣鄰舍碁聲敲
永日旅人詩思入停雲事多違已何居市道不逢
時莫賣文聞道故鄉田可種黃梅雨灑郭西墳

此詩文集

卷九

二十

老我何須怪太迂樂饑原不負窮儒閒看晴色圓
疎竹側聽蠻聲弄阿蘇彼美誰思終已矣此都何
戀盍歸乎束裝欲待溪流滿荷葉田田早問途
踏水聲喧布穀催南風傾聽幾低徊空庭雨過龍
孫長小樹花開燕子來沮溺新蓑紉薜荔羊求舊
徑沒莓苔縱教詩就無人和俗物何客不勒回
誰言秋月獨光明皎皎今宵亦繫情露滴松間驚
鶴夢濤來海上報龍更文章沈約從三易身世揚
雄畏四輕夜步空階還自計千秋抱愧一無成

種瓜晨起負鋤過爲待藤垂當碧蘿月令初經薦
櫻筍漁師將次伐蛟龍翻翻貝葉看妻誦小小桃
根任妄歌但得幽閒吾願足生逢缺雨收禾多
七夕前一夜

令辰明夕又浮鉞節序催人白髮侵敗意最愁來
俗物閉門偏覺長幽心繡袍盡典關河隔
揚州嬾婦休驚蟋蟀吟况復炎燭秋更甚科頭且自
坐清砧

壬申秋懷

此詩文集

卷九

二十一

誰知貧賤有危機孤客秋來只掩扉豈肯降心希
世合寧甘直道與天違仁人今日夷吾是豪傑富
年景畧非俯仰乾坤嗟太監浪花潯急打漁磯
孤帆憶昨下雷塘有客登舟話涓陽四塞秦關成
赤地千年漢時沒玄霜朝餐慷慨兒供醢臥閑空
虛虎步廊署綬垂腰身餓死盤輸內耶一何忙
秦中雨黑霜民飢殺兒爲
食渭南令解死虎游於書
青鞵白帽步林塘四顧蒼茫木氣涼烏路窮漫雲
隱樹瀟湘欹側月流梁迷陽處處愁何往芳草年

年夢不忘心事無邊共誰語他鄉混迹託詩狂
荏苒吾生自有涯搔頭寧肯漫咨嗟闔門外何
天地阮籍尊中幾歲華湘水餐英還種菊黃臺抱
蔓莫鋤瓜真鴻那與人間事愁絕驚心是塞笳
風吹灌木冷沙灣暮角聲悽慘客顏巡夜官旗嚴
郡縣防秋營騎罷關山寒蟬夢後嘶黃葉涼月愁
殘上白間河涸雙魚通不得布衾宵擁淚斑斑
無端海氣亦腥羶香蕤柴關起暮煙門外悠悠縱
難問塔前楚楚自堪憐桃源秋閉秦無地麟史宵
亂峰文集卷九

三

翻繚有天耿耿不忘此心在吾生伊始是何年
潦倒衰年志不舒西風蕭瑟欲愁予孤身老去悲
爲客百感秋生嬾讀書天上文星還錯莫中原書
舊幾遺餘王門速化誇聲援餓死吾甘肯曳裾
一技無能愧緯蕭涼颼愁絕夜刀刀單生吾道何
辭餓此日天心有所鑒鶴戢丘園耻鵲蟬蛙雄井
坎狹龍跳人情世事原難問寡識淡源怪碧寥
日日張皇算曉殮欲耕何處覓東屯吞聲一老今
人薄抗志三皇古道尊貧病忤時還嘯傲文章傳

世即兒孫此生自計無他好惟願移居阿姥墩
臨安晉初有裴施沽
酒於此不取資士錢

辭家中夏早秋侵落落窮居愁不禁薄俗播屑爭
吹影良朋當面楚輪心空庭好月照孤坐永夜陰
或助苦吟衰老畏寒偏獨甚緼袍盡典怕聞砧
海內文章自有真虛荒誕幻怪蛇神變禽調舌知
何語山魅吟詩果何人可笑越佗偏崛強爲傷廣
武最酸辛英雄詞苑雖無幾那許巴僇步後塵
吾欲逃名寂寞讀人生氣樂不同偷乞銘韋子輕
亂峰文集卷九

三

千緡入幕柳郎賦一身月到方池魚婢出尊開小
閒麴君醇滄浪溪上真堪隱賓夕何當築把辛
把辛用洪景
盧西山記語

八載離鄉數屬奇其如今歲最堪悲賣文空谷文
無益仗友窮途友不知徒愧阮生炊有屋將爲杜
甫乞無絲秋風秋雨吹蓬戶病骨依然著短絺
疎籬雨過起流螢豆架花開亦送鶯客久頭從天
外白交希眼向夢中青春惜何日遊盤谷策杖終
當到幔亭山嶽幽尋吾好在寧關米藥駐顏齡

雨濕孤衾破客眠敗茅零亂壓條偏寒燈欲滅窓
飆入急柝將殘檐溜縣腹裏渾如闌塞地秋初何
減雪霜天淒其此夜愁思切陟岵空吟不得旋
離憂積損氣成衰此際傷心只自知抱膝茅檐愁
似夜依人煙海命如絲親朋那悉飄零苦游子空
溪鄉國思湖上扁舟歸去好躊躇爲計草堂黃

倦極

倦極拋書凭几眠鳩鳴夢破欲哺天雨收空院孤
桐淨秋到小山叢桂傳某愧不能詩度日酒嗟難

北峰文集

卷九

三十四

賈茗爲年花根石子閒頻弄楚作人間一斥僊

孤槐

孤槐猶是先朝樹舊宅還爲野老家古色不因人
代改秃枝偏傍佛祠斜秋風細雨寒高葉晚日淡
煙隱宿鴉觸緒傷懷憐故我崇禎殘曆去今賒

愁絕

家書欲寄託征鴻無奈飛鳴只向東中夜腸回鄉
夢斷衰年氣短客囊空風塵鹿鹿慙真隱鬢髮星
星負素衷愁絕秋風檐外起空庭月黑落疎桐

九月十三日飲春夢窩分體各賦闕得菊花
限餐字

九日雖過菊未殘名園小酌坐晴簾疎香似促新
詩放冷蕊偏宜半醉看髮短難勝空自恨齡顏何
制欲頻餐秋光若負輕歸去幽夢還應繞藥欄
飲半嘯宅醉後口號

六十老人鬚盡白顛狂日日戀潑杯忘形兄弟誰
賓主滿酌醇醪肯去來月到中庭飲自午花開十
月暖催梅還拚傾倒欺年少好貯青錢覓凍醅

北峰文集

卷九

三十五

半嘯餽栗

不覺誰知客子貧粟分仁祖最情親交敦古道渾
忘謝誼薄今人倍覺真爲喜牀頭餅有蓄何憂
下甌生塵從茲坐對寒花好曝背閒吟冬亦春
雨過半嘯來飲

雨止怪黃大息風剝啄荆扉來蔡翁鬱抱忽開家
醺出凍魚徐煮茶冰融潑杯狂笑忘頭白老屋頽
墻照燭紅廿載過從誰耐久典衣沽酒兩人同

冬日雜詩

幽思少小落塵岑老大徒然寄苦吟放浪常饒孤
往意傲寒肯累百年心雲沈曲澗僧歸畫簾靜
闌夜琴此際情移如有遇悠然身坐石梁陰
曝背茅檐就午暉淡冬猶未授寒衣直躬忤世
絲拙偷俗違心漸漸非病肺馬卿空自渴食言郭
重得無肥逢人莫更輕傾蓋自計惟當日掩扉
孤懷咄咄不能平名器難堪此日輕梁冀樓真
跋扈駟秦車服太驕榮人間事忤悲天意盡裏仙
溪遺世情却怪水鄉無片石何從心跡得雙清

亂筆文集

卷九

五

溫袍年久未添棉欺我寒風暮颯然羞澁無錢空
好飲窮通有命敢呼天新辭彩筆儒生健怒馬鮮
衣賈客偏福慧繇來兼得少肯教塵務寸心牽
無才自合畏人知屏跡年來鬢早絲野老不參東
觀議高文焉得北山移三冬用足書千卷五字吟
成酒一卮若問羊求誰客是凭闌笑指凍梅垂
無端邂逅裏言頻雅拜曾誰耻望塵莫怪凝之惟
道僕須知巢父不稱臣孤生落落元非傲卒歲閒
閒豈厭貪欲折此心爲弟子五經南北孰紛紜

傾歌茅屋背荒汀虛棄蕭然夕亦局百甲寒空收
暮雨一庭高樹挂疎星但能遠害何妨醉苟得忘
憂肯覺醒陶阮吾師真不忝濁醪斟酌送頽齡
天放吾名豈偶然禾薇歌罷淚常縣窮愁歲月惟
高臥感慨文章肯浪傳却病每求龍叔說全身亦
學馬蹄篇從今切莫矜才識散木繇來壽百年
壬申冬日書事

傳聞 丹詔下隆冬初開承華選冶客朔雪正零

桃忽灼堅冰未泮李先獲蘭融寶帳寧如鳳來見

亂筆文集

卷九

五

五

澄江豈但龍名宇無煩媒氏問布衣椎髻早相從
輕鳳唐浙東所貢女蘭氣融冶教宗藏之寶帳又
梁武帝望見漢江五采如龍其下有女學統納之
貴妃

癸酉初度後五日遲王表叔西齋

孤縣隔代憶同庚濁酒新詩老此生俗賞吾傷甘
匿影高才占擅久知名論文永夜渾忘寐玩世淡
杯那厭傾屈指乘風東下急扁舟早晚到柴荆
楚州咸大咸同察半嘯過岸舫門人繆錫留

飲王三表叔西齋適至喜咏

一帆孤指夕煙中到岸縣知信得風止促門人沽
酒待恰來表叔倒尊同雖疲窮日長途遠最快當
筵俗物空傾蓋白頭歡共劇狂呼莫怪楚州翁

又用前韻賦一首

近夜涼生水閣中高然絳燭蕩荷風朱顏白髮形
能暑風好新知興轉同樹隱殘霞棲鳥定波搖列
宿釣船空兼旬此地留君住日日如泥作醉翁

癸酉五月熱甚二十日午後大風雨賦寄牛

肅村中

山峯文集

卷九

天

畏日連旬蒸欲死瞀雲何意黑晴空翻盆忽送分
龍雨發屋兼來退鷄風早快清涼蘇肺氣更欣優
渥足田功隴頭試問明農者曾否移秧碧浪中

疾減自嘲

病來偏苦一身孤爲喜今朝漸覺蘇著履忽容顏
足便下牀不用侍兒扶田苗望雨如吾渴梁燕依
人侶客愚此日抄方牢補晚衛生何事失先圖
九載孤棲又海邊空聞此地接神仙蓬萊想像浮
雲隔若木虛無積水連絃上鞠通和法曲書中脉

望駐衰年從來丹藥嗟難得髮短心長總枉然
錄姓名鞠通能
今絃自和曲

得雨

毒熱難堪水不流連朝何幸日晨收雨飛高館千
章木風送長河萬斛舟最喜禾頭肥杪夏縣知米
價賤浚秋花垂叢桂新醅熟浮白中庭醉肯休

送繆玉山之京

同人薦酒坐花林縞紵論交豈自今野老偏忘鵲
冠賤新詩每其虎頭吟雲霄鵬鷁高秋健波浪鷗

山峯文集

卷九

天

鳬大澤淺南北升沈分此日黯然能不濕離襟
麟閣勲名聞又新喜君今去正逢辰帆衝白鴈橋
頭浪馬踏黃金臺下塵定醉葡萄燕市酒還看梅
柳上林春花時高會爭聯句莫憶騷人隱釣綸

九日

九日今年菊未花寒塘坐對客思家遙看戲馬驚
嘶岸閒聽吟蟲冷咽沙宿雨初收苔石滑孤雲欲
渡冰亭斜扶筇何事登臺望不見殘陽斗淡槎
時在斗渡以

欲登土山水阻因過壽聖寺尋菊醉後有所

示

咫尺孤山不得登那堪秋水欲襄陵過橋尋菊沿
荒徑入寺吟詩逢老僧愁悶難排遣獨憐疎狂縱
醉肯扶藤去留隨意西風裏飢餓慙來我未能

怪絕

怪絕陽烏漸次南朔風應候菊還含荒村多雨陵
爲谷窮海無山雲卽嵐肯以浮名常買害偏於好
句不辭貪縱教敗德譏流俗埋照何妨恣虎酣

亂筆文集

卷九

三十一

怪絕天門不可登幽思早結隱蘿藤詩吟好月食
何病僊訪名山嬾未能盟約人皆忘息壤朋徒予
最厭甘陵倚然塵外誰堪侶野鶴孤雲與老僧

雨夕諸子來飲岸舫限韻

水亭留客夜重沽山果傾筐出厨陰雨鄰危驚
火吹寒沙宿鶴逆風呼論詩此夕懷何暢得侶他
鄉興不孤短燭未殘無遽起侍童爭報酒盈壺
半牖南莊堂成造訪留飲予以繪幽題之因

其賦詩

兼葭行盡見南村十里溪聲抱草門小築初成高
士屋狂吟共醉故侯尊紅連煙岸圍鷗鷺綠綴霜
畦苗稻孫最快繪圖標此日躋堂歲歲宴雞豚

夢歸時離邑十旬

百日含愁懷老父三更乘夢束輕裝帆開星月
重湖浪風響兼葭隔渚霜到郭依稀尋熟徑入門
歡笑拜高堂捧觴方進雞聲起游子蕭然臥異鄉
癸酉至日大咸來飲

杯暖顏開勸頻頻觀爲是舊遺民當筵色冷猶

亂筆文集

卷九

三十一

舒菊入飭香清早薦蘋最喜一陽生甲子還占九
日遇壬申豐稷有象誠能驗帆拈龍津快旅人
言冬至後九日逢壬申豐稷

宿南梁

離鄉遠適歲將殘水宿連宵感萬端腰暖重棉痛
雖減肺傷多酒嗽仍寒經庭親老頻通夢鴻案家
貧數勸餐兩地關心愁欲絕船窓月照淚沈澗

歲除日作

曝背檐前日欲低清尊坐酌共山妻氣肱松火何

須羨居楚桃符亦自題免俗未能聊爾思鄉甚
切正淒淒不仁河伯饑驅我九載冰霜異地栖

甲戌元日半嘯席上呈大咸時將歸楚州

他鄉邂逅賦嚶鳴席上新詩幾度展名德百年
遺老典型今日古先生椒馨共醉傾吳釀梅放

思隔楚城友社吾家諸父筆倘能緘寄見交情

文稿乃家大人暨諸伯叔所著
版久散佚大咸處存一編許寄我

人日晨起即事口號示門人諸元選

古歲焚香拜紫壇顏開枚筮得平安入春七日人

此錄文集

卷九

三

皆醉散髮連朝天不寒庭草欲青微雨過巷門常
閉老藤蟠侯芭倘亦疎形跡客子孤懷何自寬

閉門

閉門眠早心悽絕欹枕繩牀強自歌花落春燈孤
客夢檐鳴夜雨斷鴻過風寒入柝聲偏急老通思
鄉淚轉多衷甲歡場驚異俗椒觴縱把奈愁何

上元日門人元選携尊過飲

從來火樹此中奇何事今朝寂不譁殘雪留寒封
老屋春燈送影出鄰家新詩興至還能賦美醞香

傳無計賒非爾携尊肯相過良宵孤坐負年華

偶成

澤居何事食無魚歲連陰歎索居窮海雪霜欺
老賤餘年日月仗詩書飛飛瓦雀雛初出短短圍
梅藥漸舒愁絕一湖春浪碧揚舠未得幾時歸

門人錚邀賞梅花余因有事返里未赴途中

遇雨泊舟彌陀菴值雲瓢上人他往留題

壁上

無端辜負一圓梅輕向花時却酒杯白浪孤城煙

此錄文集

卷九

三

裏過綠楊兩岸雨中來忽聞春鳥啼僧舍轉憶秋
風坐石苔蕙遠譚譚何處所榜人催發又船開

湖中夜行

榜人貪涉竟忘冥去路渾迷但未經巨浪重湖衝
小艇微光暗夜借孤星鬼燐明滅荒墳亂魚霧蒼
茫宿水腥犬吠忽聞村岸到驚心初定棹聲停

舟過東亭待家大人赴周繁露招作

倦生亭午坐輕舟襖被春風欲慙留八十老親
能矍鑠六旬游子失羈愁恍收雨濕桃花路帘殿

香來荇菜洲最喜故人知我意相邀沽酒話溪樓
南園牡丹去歲盛開予在揚州今歲歸矣又
以病不得賞書此讓之

遄歸兼夜自江濱只爲穠華殿好春有興其如花
拒我無情還見葉窺人佳辰伏枕偏勞思幽事催
詩空憺神怪爾不供驛客賞真成俗物那須喚

繆二水亭看移白荷花口號示之

日升科頭沼上行水華愛種主人情圓荷翻動娟
娟淨遠道移來的的輕明月入池花不見香風度

北華文集

卷九

五

檻夜偏清碧簫傳酒室朱夏須早開尊好共傾

十月二日呈繆二山車

無邊蕭瑟朔風寒竟日搔頭不整冠衰骨痛增天
欲雨離思老劇歲將闌縱橫離臥食開菊涕鬱魚
肥癩理竿百度堅留荷君厚低回轉覺客心酸

夜愁

擁絮孤吟愁正絕牀頭風亂忽添寒交疎歲晚難
爲客酒薄更深不耐寒風雨庭鳴聲颯颯鄉關夢
斷路漫漫家書昨去何時達秋水傳聞楚澤寬

不眠

老眼不眠吟竟夜疎鐘數盡漏頻仍入冬九日熱
何甚作客十年歸未能淚落難聲違定省心孤鴈
影憶親朋尋梅妬殺襄陽叟來去逍遙任策藤

思歸

他鄉搖落幾經秋鬱鬱勞勞一敝裘去楚移生寧
爲酒依劉王粲漫登樓嫌疑兩絕滄浪月拘束無
憂瓠子陽我欲遣歸歸不得終朝偏側自搔頭

有歎

何事冬來只索居交情異地近時疎緼袍密密還
堪補短髮絲絲久不梳糴米膏新傷旅食烹魚懷
舊覓鄉書遣歸儻得如吾願好開閒閣白荷鋤

宵發東亭

衰顏白髮常爲客愁絕宵征又此時病肺老年增
夕喘擁衾殘夜耐寒威風正小舟衝浪疾霜嚴荒
寺報鐘遲華胥不入羈人夢何日高眠慰所期

曉起見雪

衾冷心寒眠不穩披衣起坐樹啼鴉聰明寒積村

村雪竹響風回面面花厨剩殘薪猶可甃瓶儲餘
酒豈須賒蕭疎短鬢還增日抱勝孤吟倚几斜

乙亥人日冰阻華嚴菴

殘雪生寒舟不行低飛白鷺掠舷輕入春七日朝
朝醉獻歲連陰緩緩晴梅綻南枝花有信水堅朔
吹水無情枕書愁絕眠亭午忽聽齋鐘報化城

晚泊寧海見月

他鄉夜夜夢嚴親河上蒲帆發早春百里朔風

吹客路孤舟新月照歸人壺乾囊溢還思飲氣肅

此峰文集

卷九

三

衣寒更擁茵爲羨鴈飛何太疾霜宵先我渡龍津

穀日過隆天隨畱同張從修蘇易門凌蒼徐

繩祖薛方平暨其叔耆卿弟金溪飲分韻

冒雪扁舟下大河農祥此日喜天和辛盤柏酒詩

人聚竹杖芒屨野老過善謔蘇徐塵况少貪吟張

薛好辭多更憐三陸風流絕投轄堅畱柰若何

晝昏大雷雨

二月連陰晝如夜義輪底事匿長空龍隨崩浪奔

雷上春老恒風積雨中逐煩鳩聲何數數尋巢燕

子太忽忽鄉心久共花零亂愛日情滋怨不窮

雨中友人招飲限韻

閉戶那知春色好愁人風雨日昏迷花開花謝浪
浪濕鶯止鶯飛恰恰啼老去何妨拚中酒與來真
不怯衝泥從教家釀傾君甕坐戀溪杯句共題

門人鐔饋櫻桃

含桃初熟進門人炎帝司權已浹旬傾筐火珠圓

箇箇露唇丹液冷津津兒時飽食分先母客舍

嘗新憶老親明歲承歡知定健紅垂一樹故園

此峰文集

卷九

三

春

簡春夢窩主人

最愛春光到水濱芳尊幾度挈韶辰纖纖筍礙登

山屐艷艷花溶漉酒巾聽鳥每常蹲斷石吟詩幸

不厭幽人可能傾倒還今歲異日相思最愴神

門人鑒饋玉李

畏熱連朝怕午餐何來玉李滿品盤青黃相半枝

栽熟信宿如新核未鑽分贈情滋憐弟子擘嘗香

溢勝文官幽人灑落無拘忌飽食寧嫌不整冠

重九前一日果盡

難開鬱抱癡登高節逼重陽首自搔老去空徒懷
遠志愁來竟欲廢離騷墟荒無處尋名菊交寡何
人送濁醪忽報午殮廚又缺病妻長歎典寒袍

夜泊吳陵城下從鮑壩尋施灣路

東陽郭外泊歸舸落落疎星隱遠松衰草新霜寒
入屐斷橋殘月夜隨笳烏啼雉堞僧傳柝僧臥禪
閣未報鐘岐路徬徨迷去處淡林燈影聽宵春

殘夜

月落堂虛燈不紅麻衣人臥總帷東 老親先後
歸泉下孤子瞻依託夢中氣逆衰年淹肺病苦寒
殘夜激檐風霜髯淚濕驚疑血哀助聲聲送斷鴻

水夜

空房偃臥宛孤舟涼吹蕭蕭水上浮白日饒鳥啼
屋角黃河濁浪到牀頭聲高蟋蟀催寒早氣淫露
蟲入夜稠差澁囊空無一物銷憂何處覓新籌
夢與茗沙諸友賦詩醒猶記其前六句因續

成之

水雲遙隔路茫茫喜極相逢卜夜長別後縱教貧
徹骨尊前肯漫淚霜寒百年定命分窮達一夕高
歌任醉狂爲怪吾鄉不似昔樂羣翻造夢他鄉

丁丑元日

閉戶何知歲序新辛盤早又獻元辰哀哀父母黃
泉夜納納乾坤白草春盡裏瞻依雙血淚愁中俯
仰一孤身無兒無女心悽絕衰老難堪獨掩巾

立春夜雨雪燈下鈔史作

老屋生寒燈焰細荒城催曉柝聲頻入春風雪還
交逼獻歲窮愁又復新墨凍毫枯鈔史夜厨空薪
盡鑿冰辰莫嘆好學輕哀暮但欲忘貧抗鬼神

有寄

憶昨蕭條臥枕官勞君左顧問途窮驚颺急雪三
冬夜短兩單衾一老翁掃榻堅迎旬日住張燈細
酌好朋同殘更衰骨忘寒入爐滿烏薪稱意紅
冰厚西風傍晚吹受陽湖面午流澌四天愁色村
村空百里歸程信信遲投報貧儒無長物誰思獻
歲有新詩綠楊寒食知非遠還過高齋倒碧卮

暮春雜感

坐聽啼鳥夜不眠，鮮民抱恨自終天。空山風雨還孤塚，小院鶯花又一年。老淚難乾恩未報，愁懷轉劇室如縣。葬期三月先王制，素旛何時到墓田。仰首蒼天白髮新，庭空花落失芳辰。饑寒送老愁千狀，生死論交無一人。只怪文章今日賤，翻思風俗昔年淳。誰能裹飯來蓬戶，趨舉聲哀雨浹旬。短荒垣挂薜蘿，連陰堦草漸成窩。閒居憶舊翻書札，儉歲憂生輟嘯歌。老去親朋存沒半，年來田舍事多何。從逃地，依高壤，不上牀頭瓠子波。

漫興

雨後新苔綠滿堦，閒凭疎櫺聽鳴禽。半庭花落誰相過，萬樹春歸只獨吟。香汎新醅鄰甕酒，絃調小婦曲樓琴。東風故故頻吹送，逸興橫生不自禁。

五日

朱炎時節布袍涼，愁聽鳩聲逐婦忙。艾蒿三年防疾病，鴈停五日感存亡。榴花照眼空爭豔，萱草宜男祇自傷。及戶何嫌吾已老，縣弧明歲望端陽。

陰雨

牀頭隔歲水潺湲，未滅溝痕在碧闌。下澤三時陰亦懼，茅堂五月夜猶寒。鷄鳴識氣能先避，燕雀懷居恐覲安。嗟我見幾非不早，宿春何有問途難。

吳甥往拈茶旬餘不得消息

念汝輕裝去，海涯歸帆何日繫。吾思途經舊麥舟，行緩人在拈茶信。到遲薄俗交情遺，故舊老年生計逼。寒餒良朋豈遂關心切，倚杖徘徊轉自疑。

中秋

明河無影月無輪，慘淡中秋又此辰。老屋殘燈眠病婦，空庭積水照愁人。近城鈴柝喧防夜，到枕風濤響徹晨。縱是平生耽曠達，憂來那免淚沾巾。

得韞庵妹和詩及贈子作次韻答之

瀟湘板屋類舟居，愁裏詩成手自書。但恐飄零逐萍梗，敢言風韻侶芙蕖。滔滔衢巷三秋斷，恰恰招尋兩月疎。爲喜令暉才思捷，頓教金石響吾廬。

三弟宅看芙蓉

江縣芙蓉萬朵賒，留松亭畔繞隄斜。名園坐賞曾

當日繁豔爭看復此花
夢草難追康樂句
傾杯喜醉惠連來
影橫波底垂垂動
爛漫還疑天半霞

九日同大村弟過西齋表叔宅看菊同賦

老去幽尋興轉賒
支筇一木倚牆斜
到門人靜惟啼鳥
入座香來始見花
屋裏秋光分異縣
城中令節獨君家
菊爲八寶友人所贈
風爐茶熟淹畱久
矯首高天已夕霞

送從弟補庵入山

浩然事往忽茲辰
笑別婁竿事采真
巾箱人驚新

鳳鳴文集

卷九

里

羽士威儀吾感舊
遺民江山坐臥供
吟嘯綺角招尋作
主賓
挈杖未能偕爾去
淡慚衰老在浮塵

丁丑歲淮子河祭田水沒往省有感

柴家橋北逶迤路
昔侍嚴君向此行
地下寒暄傷再換
人間災異苦頻更
淮黃冬涸田還出
波浪秋翻穀未成
時際式微腸欲斷
白頭孫子拜先

坐

從弟又石遷居賦贈

爲愛阿戎新屋好
周遭小巷接吾家
庭高不入

房浪冬暖還移鄧尉花
雅誦三更開比舍
端居萬卷是生涯
飛騰須早追前輩
莫待春暉向暮斜

丁丑季冬二十三日立春

未除殘臘早春風
衰老驚心斗柄東
弱歲遺民懷癸甲
先朝舊德食嘉隆
辛盤椒酒青陽節
餐飯菰羹白髮翁
生計此鄉難豫料
休憑占候問蒼穹

兩夜讀西齋詩作

論詩俗調湧誇矜
雅奏同聲信好朋
沈鬱七言名蓋代
校書雙淚夜常零
冥途漸逼難爲別
疑義相蒸可再能
慘澹應風吹細雨
那堪長臥對孤燈

雨後偶成

孤藤倚立短檐斜
雨過殘陽照碧沙
門閉不開聲剝啄
人閒坐對樹交加
戎戎綠苗宜男草
細細香傳待女花
蘭一名待女
笑語侍姬敲石火
磁鐺自煮武夷茶

八月十四夜雨後病臥桂園感事自傷

木樨花發假山巒
香送西鄰濕未乾
夢帳繩牀人臥病
葛燈蓬屋夜生寒
葬期將及歸程阻
淺土難

堪老淚彈儻得賣文囊大事孤兒縱死亦心安

傷哉先嚴置尚在淡土下於是月葬會四事匪未果不孝之罪深矣

八月十五夜舟下廣陵作

無兒老去仗誰親抱病宵歸不及晨兩岸笙歌喧
好夜孤舟星月臥羈人延臂自顧垂空棗達命還
能悟宿因白首猶多妻妾累逃塵何日縱閒身

病夜懷三十四弟大村暨吳十二凌蒼

絺衣漸冷晚風清旅客心驚蟋蟀鳴雷響空庭蘇
熱病燈寒短焰入殘更聞心令弟經秋別對宇貧

九峰文集

卷九

詩

交隔日程望斷歸帆追不及悵無書札寄湖城

時凌

蒼今于理齊豈少
葛姓先後歸里

寄懷從妹婿解峙九既韞菴妹

楚澤吳溝各一方檣烏相背發東陽迢迢百里憐
同病漠漠三秋隔異鄉手到登盤菱角紫涎流入
饌蟹螯黃款雨何日還吾妹新句遙知又滿囊

臥病諸友不至

扶杖堦前日幾巡秋棠花落晚風頻閒庭久絕韋
郎跡旅處誰憐杜老貧菱角蟹螯空入夢東薪斗

穀轉愁人欲從脂滑阿時好又恐無端喪我真

病起得大村書

秋槐花落滿蒼苔煙鎖柴扉午不開病起連朝無
客過情親從弟有書來唱酬失佳歌謠和書中第
宅成墟歲屢災聞說上游今又亂移家溪海去胡
隈

九月九日同羣登平山堂歸而有慨

危閣登臨病後身高秋放眼轉傷神江煙漠漠羣
峰出野草戎戎一榻新

九峰文集

卷九

詩

地水花斗日繁華黃正城望眼錫盤分食話更

闌

雪後簡程二黃三

細雨連朝地不乾更嗟春雪夜漫漫竹爐虛擁烏
薪盡椒酒難賒白屋寒裏飯無煩憂趨舉扶筇還
可任盤桓郊園二月梅花好莫惜騎驢到處看

程載錫生日賦贈

已卯

白頭傾蓋交如舊喜得逢君邗水邊齒髮雖過強
在日猶勝還及服官年輸心不宿千金諾對酒能

已訪舊三冬感嘆多屈指歸期梅欲放尋詩驢
肯待吾過

黃三仲實惠炭賦謝
去年冬三仲實惠炭賦謝
人夢孤子夜夜食和曰白首窮途詩更
意良及三仲實許贈弊衣薄愛我無嫌

歸白丁溪二十四夜阻水唐鎮感賦

重湖百里白夏夏客子心悲進退難清薄渭陽鄉
俗惡謂馬途窮海畔歲時殘歸塵風信三朝是唾
世傳文集 卷九

地冰花十日寒妻妾江城穿望眼飭盤分食話更

關

雪後簡程二黃三

細雨連朝地不乾更嗟春雪夜漫漫竹爐虛擁烏
薪盡椒酒難賒白屋寒裏飯無煩憂趨舉扶筇還
可任盤桓郊園二月梅花好莫惜騎驢到處看

程載錫生日賦贈

已卯

白頭傾蓋交如舊喜得逢君邗水邊齒髮雖過強
仕日飛騰還及服官年輪心不宿千金諾對酒能

此葉北圖配補

成八詠篇掌上瑤珠雙照乘揚輝炯眼燭高天

自強堂餞春

科頭一笑坐蘭叢最喜良朋興趣同風細落花低
未下晴初曲水暖纔融清尊高燭爭芳夜好景韶
辰總老翁湧道畱春春不住銜杯還待牡丹紅
黃三仲實招飲湖上有詩和之

野服芒屨擊短筇招邀湖上喜相從涎流淮酒心

先醉時從淮陰願朶江鱗味更濃飛絮故迎餽子

燕含桃爭掠拾花蜂驚人新句題來好小扇搖風

世傳文集 卷九

坐傍松小扇搖風細作簫

已卯生日 立夏後一日

風吹榆莢小茅堂老去依依戀景光失路黃金欺

白髮驚心朱夏換青陽百年涼倒成衰叟數口難

難背故鄉所喜良朋能好我解囊投贈佐壺觴

錫仲實

咏下園黃薔薇

園林入夏減芳菲獨有君家賞不違尊酒雖猶進
芍藥風光早已上薔薇幽香冷冷欺春豔繁榮垂

垂耀夕暉恰似美人新浴罷晚妝初試澹黃衣

湖上

繁華誰似廣陵城畫舫珠簾湖上行
行核十鮮新入市清和四月最怡情
舞低風徑翻翻蝶歌合煙林歷歷驚
向晚笙簫歸櫂動紅橋一望角燈明

戊寅秋杪粟盡以書一厨質米鄰家已卯夏

初程二載錫爲予贖歸感而賦此

性僻耽書老不疲端居雜誦寸心怡
汗牛充棟雖無有映月然藜肯自辭
覽賡鄰家易升斗偶忘遺

九

事損神思良朋高義慙難報殘卷重披感更悲

己卯五日黃三仲賓招飲

去歲米糶開海縣今年綠艾采江濱
神傷老態增

孤客愁失歡塲托主人貧仗兼金能續命
仲賓饒

金病虛醇酒只需唇
病時子有與暮送情何厚此別

招尋欲隔句
明日仲賓有淮陰之行

寄答從妹韞庵次韻

暮春叨惠寄懷詩荏苒荷開報雨遲
巨浸稽天還此日高山出水是何時
時訛言勝湖底長石顏齡山不十年即出水

作客情原忤末俗爲儒數自奇
記得加餐臨別勸妻其早已半年離

王子欲行招我過寓晚歸小蹶口號

聞君欲去意悽惶冒暑相過忘路長
客雜酒闌童不至烏啼市閉月無光
儼然折臂憑誰報幸免凌形轉自傷
一任汗流塵滿面炎蒸何處待風涼

夏夜

幽棲巷僻夜涼生城漏迢迢入二更
上下流螢光不定陰森老樹影交橫
元規塵起高眠避宋玉風

九

來散髮迎鐫鐫空階茶早熟幾回閒
啜句還成

黃仲賓生日賦贈

潦倒窮途意緒紛傾懷白首喜逢君
文章今古澄心得流品高卑入眼分
解棄春風襲寒谷揮毫紫氣燭青雲
乘時綰綬年初壯莫小郎官早建勳

立秋後二日爲張大印宣縣弧之辰賦贈兼

視其弟象巖

露液浮香滿玉壺江城秋入早縣弧
銀河已渡雕陵鵲金井初飛惠子梧
新詠南陔偕令弟多情東

道感潛夫如君昆季真吾友八載論交興不孤

常花農索贈二首

淮海遺民鄂國孫烏巾白袷老青門衰年萬卷攤
長書幽興雙梅種小園每到花開頻坐詠但聞客
至即傾尊叨君汎愛偏親我常出新詩許共論
科頭竟日嬾衣裳蕉扇閒揮午亦涼坐石坐苔留
客住問晴問雨爲花忙詩成月出主人醉蘭發風
生茗椀香更約山田便稻熟天鵬酒汎重陽

悼亡十首

此集文集

卷九

手

天道茫茫不可論傷心承訣竟無言

得前集四十一日不能言

蓋棺寂寞鮮兒女屬續彌留盼弟昂縮并餘多殘

藥廢筒傾那有敝衣存長號升屋悲難復獨坐屏

黃幾斷魂

故房孤坐每如癡一度相思一度悲脉脉兩違疑

有鬼參連雖試恨無醫氣微喘細衣還舉短燈

昏漏轉遲歸去異香聞戶外容顏芳艸嫁來時

四十三年問寢門披衣偕汝聽晨鵲

杜詩鵲在枝多

春善病始憐婦垂老股肱祖望孫甘脆生前羞賈

栗馨香死後薦蘋蘩泉臺此去依吾母視膳還
應潔夕殮

負郭嗟無二頃田終朝終夕理殘編疎狂豈有刑
于化孤介翻資內助賢聘妾典釵心轉切所兒續
佛意偏度無端藥餌頻加減伏枕含辛最可憐
孤魂渺渺竟何之追憶生平淚亂垂疾病多年歡
不展飄零異地老相隨憤懣操作梁鴻婦能遠
華姚氏嬖妻諸妹俱適富室不輕往來歎息貧儒失嘉耦白頭

誰共耐寒饑

此集文集

卷九

五十一

綺齡相愛老相欽一隔幽明怨莫禁伉儷何期爲

異物涼膺猶自憶同衾無情天地憎偕老有恨嬋

娟怪連沈最是難堪臨逝際低呼嗚咽不成音

涼雨風吹入鬢間寓錢焚罷淚潛潛衣衾小備窺

違苦魂魄何依素質孱羸旅櫬雖還停一室離思更

倍阻千山笑頃從此通惟夢誰意連宵夢亦艱

荏苒光陰儻十旬依稀猶侶聽吟呻燈前涕隕傷

心夜夢裏魂歸結髮人攜手暫親同語笑轉頭何

在益酸辛回思春杪曾三欺賀慶吾生只此辰

二十一日為妻生辰今年忽自發歎竟成讖兆

孤眠不寐逼三更展轉綿牀慨歎生夜靜照棺燈

黯黯夢殘霑枕涕盈盈一銘頭白潘懷縣百感心

抽孫子荆孫是孫婦服時臨哭一節又帝太苦東

風又送斷腸聲許東鄰喪時夜哭甚哀

吾衰豈復健如前縱是神傷祇自憐

淚墮未陰先痛百體牽羣偷偏敗窮儒室長物難

留舊日耗妻亡後手津若知貧今更甚能無慟哭

徹重泉

重陽後一日飲自強堂菊下作

步屨招尋不厭煩尊開十日已成旬王詩九日爭未成旬

秋繁蕊紛紛放近席柔枝故故親主客傾懷拚醉

夕風霜垂老對花辰縱多悲憤須拋盡百歲君曾

見幾人

送從弟毅菴還銀山精舍

籬菊開殘小閣閑相逢酒破愁顏弟兄別久連

朝聚飄笠裝輕一葉還枕過濤聲汀人寺橋橫煙

影樹連山為期秋盡身差健乘興金焦共兩攀

己卯至夜

筵開令節綵衣新憶昔承歡轉愴神飄泊偷生三

避地子避水再適蕭條旅食兩經春葭浮緹室

陽回夜檣絕窮途淚落辰夢裏依然偕大婦辛盤

柏酒獻雙親

捫虱

捫虱無聊倚短垣風塵漸喜息中原仁民善政封

三府富國奇謀闢四門詞賦人皆託司馬運逢我

獨鄙公孫迂疎轅固難諧俗只合高眠老幕門

夜警

江城初夜起悲笳老樹空園盡宿鴉衾薄風吹醒

客夢愈寒雨濕落燈花信宿犬吠踰垣盜遠遠人

喧泊岸槎僕小驚呼叩鄰壁低聲相戒靜無譁

冬夜口號

陰陽愆伏窮冬月雨雪頻仍大漠天垂幕弟兄皆

白髮謂大隔年親友半黃泉去冬延里朱石樓鄭

今昔相風寒侵骨尊無酒盜賊驚心夜不眠更歎

平生虛負氣硯顏衰老受人憐

與仲實對飲願譚有憤而作

思君連夜夢君頻忽漫相逢情更親困不受憐
白眼飲偏沈醉側烏巾高人乞食終爲病流俗
心那得真竟日營營爲名利何如瀟灑對松筠

戊寅祀竈日子阻冰率頭湖山妻愛慮雙耳
爲聾已卯祀竈妻以疾傷感有作

去年今日率頭東湖腹冰堅楫不通吾慮汝饑心
若失汝憂吾老耳爲聾飽盤豆飯兩如昨補被蘭
膏夢已空暫別何悲猶離泣那堪長夜閉幽宮

黃三仲賓有饋賦謝

刺啄柴扉來遠使燭銀照耀出重門

江總賦合
應之場銀

多君厚意儀兼物歎我窮途感且慙潤肺最宜花
乳滑補脾更喜蔗霜甘情淡設醴投吾好飽食能
無謝不堪

庚辰元日杭上口號

元朝陰氣盛江城擁絮孤吟坐五更雨密檐前遲
曉色樹多郊外壯風聲難趁故里推諸妹相伴他
鄉只一甥水邊傳聞占太卜厭憂不勝杞人情

愁

風林乾響響聲騰騰獨坐空房抱百憂竹痛連朝天
欲雨家貧獻歲氣如秋漆燈大婦眠長夜蒿里
雙親閉一丘表謝飢驅來此地有懷誰語淚常流
過楊文山賦贈兼示其二子

楊子居臨邛水頭日過車馬轉清幽入門曲折循
層磴到坐嗟峨見一樓新句吟成畱客賞奇書搜
得付兒營二難兄弟知無忝莫奏祥光動斗牛

楊文山招同劉倣城綏萬飲南園限韻

楊文山

卷九

五

高柳絲絲挂碧郊尋幽野墅午移庖乍聞蠻語驚
初至不避香泥燕未巢鮮薦江鱗食俊味暖行石
凍喜新交繡裝花放春仍好載酒還來坐水均
送大村歸因而有歎

江村旬日共畱連聞道將歸意惘然兩岸波沈芳
草路一帆風送綠楊天近人百舌啼偏巧失侶孤
鴻飛不前自計從今閉門好遲遲春晝枕書眠
雷二希樂招過吳園看梅

盍簪遲日未斜曛季重名園一郡聞小閣晴開

積雪淡杯細酌坐層雲啼鶯窈窕聲相應舞蝶依
人隊自分賓主風流雨不凋落花霑袂白紛紛

屏跡

柴門常閉草芊芊屏跡郊樓地自偏幾樹殘紅寒
食雨一圓新綠早鶯天閒翻舊札思貧友謂吳獨
倚疎窓憶往年壁上焦桐絃久斷素囊塵滿更堪

憐

庚辰三月五日退夫生日賦贈

綠楊寒食碧湖濱去歲今朝醉好春汎愛迂疎容

風

一老樂群譚笑感孤身紅橋花滿鶯還空書舫草

閑客又新自訝荷君情不改依然相覓把杯頻

立夏前一日西園賞牡丹分韻

西郭名園一水通周遭臺榭綠陰中殿春花滿鶯
窈窕亭午香凝蝶亂最好景移情天袞白波不入
夜戀繁紅尊前度曲舞須細舞遺芳菲落曉風

行野懷中洲神師

欲上江樓步不前空囊羞澁未畱錢綠陰雖愛行
芳野白髮偏驚近少年萬事蒼茫真宰意三生明

麻老僧餘何當揮手蓮花頂坐飛雲中一線天

送楊學臣歸關中

九歲南來七十歸楊鞭遠指故山屏華陰丘壠知
無恙涇水田園得所依月琴筵中酌鄉酒榴花樹
下解征衣愛兄小謝關心切題首長安早賜飛

偶成

鬢純飄白髮還宣得憩茲堂恰三年攤飯偶然眠
午晝進書會亦醉霜天遠遊囊誰因人懶應候花

紅橋夜汎即席成

繁適性便只為孤懷厭城郭却從溪巷聽鳴蟬

紅橋夜汎即席成

蘭舟桂櫂繞江城汎汎波光緩緩行燈影一湖欺
月影簫聲半夜亂濤聲坐鄰鄰澤狂生醉人過紅
橋好句成安得永新歌法曲魚龍百戲廣場清

中秋夜雨後見月

萬里明河秋不波年年倚醉看姮娥新詩準擬良

宵就萍翳其如驛客何餘響雖傳近檐櫺清光早
上護垣蘿舉頭喜見水輪淨笑問吳剛斧幾磨

雨師名與

垂垂叢桂小山秋香送輕風帝子樓斷續殘雲開
野渡光茫圓月湧江流杯橫參影佳人醉檐出蟲
聲人耳幽新添故鄉田又沒回頭東望轉生愁

九日遣懷

佳辰思舊意都迷愁見黃花籬畔低章甫曾經累
烏髮天開竟未試霜鬢烹鮮老去懷邾莒魚北邾
莒小國
縱酒年來薄阮藉切莫登臺舒望眼湖田闌

又上鯨鯢

茅堂

茅堂寂靜似僧蘭竟日孤吟岸擗冠老去偏憐花
樹密醉來還怕酒瓶乾眼前俗物驅須盡枝上春
禽啼未闌忽報惠連船已發池塘草綠待同看謂大村

離憂一首簡從弟大村

誰識衰翁嬾是真桃花含笑柳條新病來止酒還
思酒老去逢春實怕春夢到鄉關懷阿妹家依丘
壠剩孤身先嚴墓在郡西離憂暫解連牀夜妙理微言往

復頌

答從妹蓮菴

石尤風急亂鳩啼欲理歸裝咫尺迷春去春來失
黯黯花開花落雨淒淒黃泉骨冷朱顏女時妹喪
少女
玄夜魂離白髮妻感逝傷心兩相慰何時重聚海
池西

題梁五藥梅花詩卷後

君家雙樹久知名春雨春風每繫情未得幽尋親
冷藥還從新夢想繁英巡檐若接垂垂笑弄影潭

梁五藥清雅歲花開定相訪須沽斗酒坐同傾

四月七日子因初度避客程二黃三約於次

日觴予使者傳藹子竟赴焉大醉乘輿而

歸口號

連陰疎伴笑顏稀聞說相招那辨非金藥競然新
雨過江鮒初薦細鱗肥元因撥覽逃今日翻得酣
呼醉落暉衰老更勞朋友慮途遙泥滑一與歸

送中洲禪師歸黃山

聲聞掃盡息塵機曉得冥心住翠微鉢擲仙峰候

法雨雲鋪天海護傳衣鳥巢頂結曾忘臘布袋肩
橫及早歸森綠滿岩垂夏五多時梅熟在山扉

夏日感興有懷大村

蒼蒼雲樹侶山村竟日鶯啼不覺喧孤客卑棲依
北郭滿城高蓋出西園紈羅鬪富驚奴僕鬚鬢催
貧老弟昆咫尺滄浪如萬里新詩吟就共誰論

辛巳五日

老去還逢佳節至榴花又放短垣邊銅符盡綰西

園客鐵嶺常昏東井天扇市羞隨奔轄入羅江誰

東坡文集卷九 李

向急流旋立徒空切年年恨故土荒蕪亦可憐

閒居

空庭樹借隔垣林幾几閒凭自在吟蝶掠綠叢飛

隊隊驚窺朱果坐溪溪松花充飯香清肺野葛成

衣涼入際幽意早隨流水遠何須定解嶧陽琴

清湘子六十賦贈

清湘仙客隱河濱節杖初扶指使辰香舊大演雷

一老丹青神品足千春名登玉牒傷殘抱迹托黃

冠避劫塵滄海縱教滋復淺碧簫常醉莫辭頻

神交自昔老招尋手握心傾喜不禁三絕盡圖頻

拜賜五言詩句每聯吟縣弧憐我年逢甲出版知

君歲在壬俱是烈皇宵旰日只今追憶感彌深

夏日諸友雨中集李氏園亭予有事未赴

炎歊向午北郊收彥會園亭六月秋湖雨驟東破
亂葉城雲密結隱高樓挂檐飛瀑千頃雪捲萍盤
渦萬頃鷗不識披襟當此際阿誰嘯傲最風流

黃三仲賓宅內玉蘭秋開索賦

蟋蟀初鳴暑未收庭階玉樹却清幽相依綠蔭且

東坡文集卷九 李

休夏忽報花開又占秋光記曉風香滿院色迷宵

月影橫樓主人好事徵詩徧老拙慙無秀句投

刻集未成仲賓慨然助鐫一卷賦謝

磨竭居垣命在天吾生坎壈豈徒然江楓淚墮悲

秋賦鄰笛情淩思舊篇縱極自憎還自喜却多相

妬肯相憐若非逸少知安石那得呼噪九萬箋

八月十一日紅橋餞黃燕思之天都

即席成

羊城歸騎鞍初解燕思初從湖上張燈共夜遊畫

舫已非廷尉客去歲燕思初從湖上張燈共夜遊畫舫已非廷尉客紅橋猶是去年

秋笙歌欲落三更月
薌澤還來兩岸樓
天際黃山凝望眼
妬君吟眺又浮丘

壬午元旦祀先人畢自取所刻文集燈下

檢閱志感

燭蒸空堂漏未闌
梧風細細瓦霜寒
八旬嚴父墳初築
七載元朝淚不乾

蘋藻蕭條虛冢婦
歲時孤獨薦辛盤
神傷若此無人守
幸有良朋肯助刊

謂程退夫黃觀旅仲賓張印宜

花朝與圓看梅

此峰文集

卷九

空

一庭老樹影交垂
爛漫爭開正及時
冷豔最宜明月照
幽香不盡好風吹

有夢

想像音容總未真
泉臺一去幾經春
衾孤有夢傷心夜
頭白無兒多病身

漫成

愛爾林鶯轉又新
棲遲自擬老江春
敝廬容膝從

人笑脫粟留賓率我真
細故胸懷羞記憶
浮生衰暮任因循
巷南巷北烟蘿合
吟望常歌折角巾

立夏後七日程退夫黃硯旅仲賓招過吳隱

南園看芍藥分得人字

名園高譙恰韶辰
霽後風光入夏新
向日爭然千朵艷
回天獨駐一亭春

穠香難得遇遭合
痛飲寧辭茗芋煩
試問仙宮誰可侶
留題多半待詩人

紫芍藥詩身在仙宮第幾重
隱南曾乞予題願以待遊園後答之故用爲結

贈黃硯旅

時性喜看硯藏書

此峰文集

卷九

空

論文白嶽多佳士
好事如君迴絕倫
鄰結俊人龍尾貴
書藏文苑鹿門新

贈方扶昭

羅浮朝氣雲生嶺
鉅錡秋光月滿輪
頓使心胸冰雪淨
詩篇渾脫喜無塵

李衛公硯名嶽石比之俊人又皮日休好手鈔書自名鹿門家鈔

帝思頗牧靖僭竇
方叔乘時亦拜官
疎放任天常縱酒
功名仗友忽彈冠

會驚食肉封侯相
未得分麾列將壇
榮戟樹門庭繫馬
酪酥滿酌笑頭看

閏六月七日舟泛

鵲火未更炎帝令溫風徐至水花香飛飛螢苑雕
陵鵲泛泛虹橋雲母航蓮葉折來行綠酹柳陰移
去納新涼一時回首爭偷覷扇底天孫半面粧在後

獻歲于今七上弦開襟底事不鍼穿氣迴河漢雖
將合律協林鍾尚未遲漫惜秋光遲一月前

影早中天暑長葉府珠人世那計歸餘定閏年前
大畫初七上弦開襟
樓名漢官穿鍼之所

讀大滌子謁 曉詩作

曉詩文集 卷九 五

香楓曾對蔣山隈憑弔何堪剩石苔衰老百年心
獨結風沙萬里眼難開爰居避地飛無處續斷全
身去不回細把新詩吟一過翻教舊恨滿懷來香
巷名洪經略伐山時舊木俱盡有老僧
留恨一對結菲其下與 後相望

立秋前一夜苦熱

巷斷人行大吹稀重城遠漏度郊扉微雲欲飲龍
蟬咬月將圓兔影肥徂暑翻增氣炎熾小蘇焉
得雨溪微涼風何不先時至明日交秋令豈違少

喜雨詩發
小蘇

夏日過仲賓留賞白蓮花出惜杯酌長衰酒
觸熱相過興轉賒高齋寬坐對奇葩惜杯酒泛流
霞暖蓬鬢詩吟落日斜澹澹香疑三夏雪亭亭玉
立一盆花為嗟寓舍重城隔綺夜何能待月華

讀仲賓閏六月七夕及盆荷觀劇三詩喜作
適值其初度即以壽之

朱夏偏宜汎綠醅驚人好句醉中裁雙星河漢憐
將合初日芙蓉豔半開誰比紅兒嬌欲絕須有火

鳳舞頻回明年今日琴堂上絃奏薰風詠阜財火
唐妓
名

壬午七月十四日內子忌辰哭之

詞人天忤合迤邐累汝長貧憶汝賢生死三年分
兩地容顏萬古閉重泉左家有女空相羨孟老無
兒最可憐欲識虛惓惓斷處淒清皎月五更縣朱
久過孟浩然舊居詩
有身後獨無兒句

七月二十一日驟疾幾殆交遊無一知者時
仲賓往淮

何來二豎瞰蓬扉孤枕強支淚自揮胸膈氣填連

夜痛膏肓病逼一絲微城中朋侶車音杳方外繼
黃履跡稀知已異鄉惟仲子雙瞳不暇待君歸

二十四日扶病祀 先大父母是日 大母

忌辰述

一卮醑罷涕霑巾 大母今朝屆忌辰抱膝傳經

曾十載癸未冬 大父卽之官 淳邑縣尉 祖庭止十載合飴戲綵亦三春

麟生三齡 大母卽奔世祖恩未報生何益孫病容辭祭

弗親 老父泉臺借仲叔果還趨走問昏晨

細補終止

老眼晨瞻氣不清如絲細雨聽無聲龍光虛擬湛

叢桂點注何曾潤碧橙繞穴蟻封頻自聚旋空鶴

井又還成四天徒喜屯雲密急溜檐前絕未傾

秋日雜感

搖落秋風處處哀柴門斜日自徘徊貧窮到骨人

孤立離別傷心菊四開吾妻亡於 已卯初秋老去無依親小

婦愁來得句步荒苔只今世態何堪問惟有江鷗

不受猜

朝華媚眼動人憐枯柏松梧老更堅皇甫何能張

記室少陵纔可重青蓮子僧子喜從多口公是公

非在百年撼樹蟬虬空用力孤高且自倚長天

遨遊城市每心慙聞見紛紛總不堪相體自尊兒

亦屈王門可託隸還甘衣裳顛倒咄文禮官閥矜

誇厭汝南最影何如山谷去行吟樹下望晴嵐

地衝南北聚舟車羈客經年只索居坐聽鳥啼愁

自道閒看花放色常舒且逃竹裏從張鷹肯愛龍

頭效子魚護畫飛飛滿前是俗情翻怪老夫疎子

龍頭從魏志 注護畫食鳥

龍峯文集

警校心疲七十翁一生精思在其中張憑名著因

劉尹神僞傷懷爲彥通付託望兒遭數寒吹噓仗

友厄途窮賞音况復君山少須使流傳及我躬

得失從來只自知茫茫門外豈能窺文章渾脫經

沈思風骨清高起積衰方駕籍網姑合是執鞭左

馬亦爲之廣川中壘源流萍萍那敢會盡其師

病起經旬嬾著冠攤書獨對夕陽露車全勝千

間屋蔬食何須一片肝梵閣東連鐘磬響名聞西

接薛蘿寒烟塵不到幽棲地臥穩無營夢亦安

送吳鏡秋返南昌

晴秋過訪草堂陰，倒屣階前喜不禁。
兩地知名纔握手，一舟催發又分襟。
月明鶴嶺聞清淚，木落松門見遠岑。
應有江魚下揚子，新詩肯寄重南金。

重九夜感懷

乾籜聲希夜氣澄，繩牀孤枕髮鬢增。
霜清九日檐前月，花落三更夢後燈。
多病年衰難仗屨，無兒影孺不知僧。
鄉園好向夕空歸，飲未曾。

夢與諸友飲

此舉文集

卷九

清秋萬里大江寬，飛閣燈蛾俯碧湍。
坐上問年吾獨老，花前行酒衆爲歡。
杯深漏急晨星出，霜落烏啼客夢殘。
倏忽空濛無所見，羈人孤臥布衾寒。

冬夜哀吟

道弓舊地漁陽北，若斧新墳似翅西。
慈烏恩大終天恨，謝豹情深啼老妻。
何思思轉切愁來有，夢夢常迷牛眠未。
卜囊羞澁同穴難，忘更故妻。

地名 堽所在

贈學莊園浮公

蕭樓壯歲蓋初傾，廿載因依世外情。
性命雙修兼佛老，蓬瀛可到狎公卿。
詩吟白雪千言秀，花發黃梅一院清。
妙解南華無限義，道林豈獨擅高名。

夢游栖霞寺

秋風久輟栖靈屐，忽漫吟詩步碧苔。
寺額大明今不見，樓題真賞夜還開。
過江嵐影烟中出，連艦簫聲水上來。
漏轉嚴城幽夢斷，一庭明月冷孤梅。

雪中懷朱古愚

雪沒荒庭逼歲殘，松窗聚烈朔風寒。
香含冷冷梅三樹，翠掩疎疎竹數竿。
遠道未能尋戴叟，高眠豈是學安爲。
期春暖花爭發，黃酒還同好友看。

此舉文集

卷九

堽

雪望

朝來放眼白漫漫，鷗鷺低翔瓦簷寒。
林臥千竿翠筠亂，畦平萬頃玉田寬。
寒袍多歲冰相侶，筇杖連朝手不寬。
孤塔蒼茫何處寺，隔江浮影出雲端。

壬午十二月十九日立春

老人七十鬢如銀，又見年光到水濱。
白玉辛盤未餽臘，青絲生菜早宜春。
卽看蜃啟龍蛇動，豈少飛

來鶯燕新爛漫梅花開不遠須教好酒日霑唇

送劉賓王北游

送別江樓手欲分桃花三月落紛紛參差燕影纔
初曉曉鶯聲尚未聞曉日千帆過汶泗春風一
騎入燕雲金臺柳杖憑君覓老齒稀疎待此殷

過四弟畱與楊得陽同飯賦贈

晴朝柳巷尋吾弟入座欣逢百歲人
夫食生年猶及願皇春行惟適已同林類隱不
忘名笑子眞黃白從來身外物知君敬親等埃塵

送黃三仲賓之京

南薰應律動皇都謁帝承明曉開蓬閣吐盧
溝迎彩鷁楓高丹陛下仙鬼烹鮮初賜魚爲佩列
岳還看虎作符河潤得霑吾望切期君此去沐恩
殊

寄懷王以助

論文旅舍幾晨昏四十年前舊弟昇往事回思如
隔世臨岐相贈有良言知君忠信能字俗媿我迂
疎只閉門剝啄何時來老友花間追敘坐開尊

願得竹露滴清響

友人與詩以寄
響名齋索贈

露滴修篁夜氣清微風搖曳隔牕鳴乍疑波動吹
龍笛還似山空合鳳笙簾過新涼更欲轉帳橫疎
影月初明須知手種齋前意自是人饒世外情

同朱古愚訪王槐陶隨卽偕赴汪心如招飲

東園

南關訪友纔連社東墅開尊又水亭秋色延人從
曲徑長河問渡有孤舂文章投合交如素禮數捐
除眼自青最喜汪倫能好客杯深邪許醉中聽

此峯文集

卷九

主

平山堂讌集

臘月一日天宇清真賞樓下春光生近檐氣暖梅
先放入寺風微竹不鳴老翁高譚忘爾我賢主屢
起勸杯觥彩筆吟詩爭落日斗牛交射廣陵城

人日東園卽事

江城何地最情移春到名園梅滿枝獻歲高朋頻
接宴入春七日雨吟詩
初四日同飲
蜀岡賦詩身強登陟節
堪棄氣暖山池柳欲垂爲待風光三月好携尊還
共聽鳴鸛

梨花

花開晴夜滿園霜月色溶溶照素裳雪後一枝垂

玉乳名花風前雙蝶醉濃香斜簪莫壓名流帽爭洗

偏憐少婦妝起此續紛須釀酒招尋有客愛春迷

春日病酒瓊樽移舟招飲聞笛口號

中酒鑣關首自搔相招有客汎春濤仙舟過寺鐘

方午好手圍棋鼎正豪碧入馬蹄新種柳紅迎人

面半開春夢初醒還成醉寥亮何來玉笛高

將曉

未減春寒夜漏遲花漸發大江涓風吹小帳梅

花動月照高樓竹影移入夢還來舊時友檢筒如

讀隔生詩挑燈起坐愁無賴幾度低徊有所思

白歎

七十古稀傷杜老我過七十亦徒然著書漸漸將

成日傳後世茫未定天多累焉能拋小婦銀田還

自望豐年饑來仰屋空長歎羞澁何曾有一錢

讀史

眼看今古盡悠悠幾馬驕人事壯游文物爭皆誇

北魏黍禾誰復勸西周浮沈道異難爲合歌哭情

殊歎不休縱得虛名非所好柴門吾閉謝時流

此地

莫言此地難逃世漸次塵囂喜絕聞新霽林端看

出日故人天外賦停雲謂黃仲賓蜂鬚萱色黃難辨鸚

羽松光綠不分野老索居酬應減得無幽事轉紛

紛

王明府呂倩新遷寧菴刺史賦贈

刺史秩尊同岳牧欣聞殊擢由天來望隆分陝增

批譯文集卷九

新命績樹寧菴仗大才嶠冢山高七盤上金牛峽

險五丁開塞帷露冕行春日雲梭相連亦壯哉

僻巷

縱有塵沙豈軟紅巷稀人展但鳴蟲疎鐘北度連

仙院清磬南來夾梵宮香送平畦於耳子風吹一

片白頭翁此間只合虬峰住科跣高吟日竹中

閒居

庭階倦掃野人廬炎暑經旬過客虛七月鶯聲猶

覓曉兩株梅影更扶疎癡翻殘帙忙何事病却繁

愁藥不如夢裏真朋相往復義皇以上老樵漁

到城

滄浪僻在廣陵東秋至纔能半揖通原約渡湖條
發柳何期泊岸葉飄桐到家誰主還如客訪舊無
端盡作翁最是驚心看不得淳龐大異往時風

歸里卽所見慨作

雖爲天地一鮮民避地能全老病身坐對繁花渾
不厭行吟小鳥亦相親袖中有刺何多事膝下無
兒轉快人父子每看禽懷愛家風豈是舊荀陳

東坡文集

卷九

七

雨夜讀詩作

柴關不出倏經旬把卷更闌坐自展身老神思還
自健宵長燈火正堪親賓鴻聲咽橫江過宿鳥巢
喧與寺鄰相愛久陰功潤物堂花爭放借王春

非時放者
名堂花

咏竹

種得幽篁在宅東終朝吟咏坐其中誰憐直節難
爲屈獨抱貞心莫與同疎影一庭垂夜月清音半
畝響秋風此君向已知名久老去何妨喚作翁

客至有慨

高榆百尺倚江濱野老孤棲傍水雲愁裏顏開來
好友醉中眉蹙話新聞士生斯世徒滋賤書有何
靈可盡焚與爾叮嚀無別語從今緘口莫論文

送朱古愚歸歙堇母

霜曉孤舟送故人煙嵐南望鬱嶙峋白猿聲咽雲
門月鳥鳥飛低石屋燐華髮哀思滾孺慕荒山慟
哭羣慈親迢遙執紼艱衰老誼忝通家未得伸

古愚將行酌以言別

東坡文集

卷九

七

千里江天一鴈孤茅堂餞別幾嗟吁風寒貴酒艱
空藥粗糲雷賓恕病夫朔雪初飄舟發楚嶺梅欲
放路經吳黃山處處堪題詠君立峰頭相憶無

衆盡

向會一日遇陽春老去翻嫌刺此身鄉飲命年加
四豆盤儲謀婦缺三旬叩門未敢從元亮辟殺焉
能學子真北鴈不來瞻望切

夢與仲賓賦詩醒後有詠

孤介繇來入世難何從好友勸加餐兵厨久絕嗣
宗酒安邑誰分仲叔肝魂夢招尋千里近詩歌酬
贈片時歡青松白石心相侶應報雙魚慰歲寒

病起

老人病起逼冬殘倚杖高吟興未闌綠蟻濃醅分
臘甕青絲細菜送春盤桐峰饋酒及菹袍添貝吉身常煖
希樂帽著屠蘇名耳不寒一諾千金平日重敲門
侶駐北來鞍望城武信

甲申除夕

此集文集

卷九

其

無田何事望年豐粟貴驚心儉歲同瓶罄那能還
釀酒身孤切莫漫書空幸無荷債催門外喜有新
詩祭室中梅樹爭春花欲發枝枝交影媚衰翁

又賦

傷心往事難追憶六十年過歲又除冠佩先人曾
爲奕衰微今日肯秋歟雖非真隱懸商皓聊自在
歌託楚漁春到郊原風景好看誰成酒問吾廬

四月七日

明日相傳浴佛辰吾先一日豈無因兒時受蔭雙

親在老去傷懷百感新後死淡慙書甲子虛生何
忍溯庚寅高天莫恤終身恨歌哭年年不爲貧

喜鶯至

幽禽亦與人相侶文采風流自有羣雲表雙飛今
日至枝頭百轉去年聞側身天地誰知我寄跡林
泉獨愛君畱得青錢沽濁酒君歌我酌到斜曛

立夏日咏白杜鵑花

憤極無端化杜鵑縱教香豔恨綿綿三更血淚隨
春盡一片幽光向曉妍澹澹湘波差比潔英英雲

此集文集

卷九

七

影豈爲鮮翩躚休擬覓裳舞肯博纏頭漫乞憐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看諸少年法海寺前走

馬彈琵琶作

關東年少爲誰雄腰束銀鈎隊隊同大小忽雷聲
震野青黃叱撥走追風躡身盤膝歌邊曲側帽欽
鞍過梵宮六十年前當此日盈城鬼哭血流紅

有憶

何堪垂老客江鄉貧病無依事事傷白髮澤中楊
仲理楊倫字仲理隱澤中以古文尚書教授諸生誰知廡下運侯光

在吳易姓名運
期運半便光
緒綦大端魂焉往象勺門人髮半
蒼生死渺茫音問絕那能相憶不迴腸

雨中述懷

南華讀罷坐支頤幾度悲歌有所思當令若榴紅
近南臥生苦竹綠垂籬靈霖淡巷行踪斷蕭瑟貧
家幾火遲吾病何勞朋友問心忘窮達古人師

大雨自遣

翻盆勢惡無終日檐瀑連朝不斷縣風亂蟬聲嘶
灌水水昏鴈影沒長川文章得失全由學運數屯

此峰文集

夫

亭莫問天孤介于今能幾輩看來仲子亦高賢

客至留飲

花間小院及朱榴繁豔當堦亦自幽北道巾車來
郭外西鄰尊酒過塢頭論文片語空今古慨世千
端定去問莫厭杯凌歸路晚隋宮一帶春螢流

乙酉中秋

嗟我七旬今又二年年歲歲年年看光連關塞終
宵滿影落江門八月寒鴈帶離聲驚夢斷旅旅
思入更殘風流少小休相憶老去傷秋淚肯彈

九日飲石亭園

柴門獨立罷登高邂逅鄰翁輿轉豪巷隔東西纔
咫尺樹圍南北更週遭咄嗟盤饌多兼味傾倒壺
觴盡美醪相對懷開忘爾汝坐淡松月出林皋

飲浮公院分賦庭樹得南天燭

此作

瓊樹何來鍾異姿靈根應自海南移實繁萬粒丹
砂熟光燭諸天絳斗垂開甕高僧誇宿醞闌題詞
客賦新詩後周松柏寧相讓蔥翠還看雪裏枝

輓八大山人

此峰文集

卷九

夫

高帝諸孫皆志士先生託跡更難希心同北地畱
身在賢侶河間歎世非書畫流傳名姓隱雲山歎
傲遊藏肥遯遯曾未一攜手底事悲傷淚滿衣

人雪口號

飯罷柴門尚未開霏霏不絕滿荷片交加綠臥簷
前竹幽冷香封砌畔梅招隱狂歌太平句披裘欲
卜子陵臺嶺溫宿臘頻添炭乘興有誰踏雪來

閑居遣懷柬二三逸友

浮名標榜盡入同塵外知交只數翁香發紫茶傳

小棧音調綠水出孤桐雖嗟齒宿慙才竭肯怨年
饑任命窮獻賦翩翩矜俊少法言空著老揚雄

浴佛口喜晤天濤大師於雲山草堂

高齋彥會共幽吟近市翻疑在遠岑浴佛今朝傳
令節過江有客訪同心前身愧我非玄度宿世知
公是道林邂逅情殷話耆舊錫飛何處可招尋

送鐵公還雲谷

石壁迂迴丞相源南瞻黛色走朝暾驚啼一路連
雲峰文集卷九 全

雲谷樹合千峰抱海門入寺垂垂梅子熟沿山處
處木蓮繁縱逢泥水休霑濕出世須知不染餘

夢後偶吟

雨師不入廣陵城薄暮雲昏夜又清蟲響土堦殘
月上人眠絳帳夜涼生疎疎影曳窗竹欹欹聲
傳夢後驚莫計朝餐增老歎且吟新句適幽情

先大母於前丙子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家

忌辰扶病祭祀悲詠

白首爲儒徹骨寒含飴當日笑顏看祖孫隔世瞻

依絕疾病連朝跪拜難未得顯揚恩莫報徒淩迫
幕派常彈弼留猶憶纔三歲俯伏牀前勸進餐

補遺

寺夜客至

筇扶孤影夜徘徊風送香清茉莉開一盞禪燈老
僧臥半庭明月故人來談淡漏轉遲涼苔露濕苔
空漸滿苔擊汰頻催分手去相思兩地句同歸

八月十六夜繇仙女廟之茱萸灣

輕舟如葉野風吹闌啓江頭夕照時萬里驚濤三
虬峰文集卷九 全

里合南至此下江二分明月一分虧秋蛩聲裏荒

祠過古樹根邊亂網垂燈火荇灣門盡閉凭窗不
見酒家旗

爲張山來悼亡

風致娟娟著雨棠善愁多病不勝裳花簪曉鏡宜
男盡藥歸春闥益母香坐月生憎望牛女停鍼最
喜詠鴛鴦知君追憶應悽絕開窗餘字幾行行

山行

百里征途日欲曛寒風古木落紛紛煙中一騎穿

青嶂江上諸峰隱白雲寺遠鐘聲隨馬斷山空人

語隔松岡此間可倚樵人住蘿薜低垂小徑分

元日得羅謙叔桂林書并詩賦答

南去離江入百蠻過吳徑楚度重關春鶯樹樹升

中驛晚照林林馬上山雖欲瞻兄成獨影

不遑將母慘離顏家書萬里馳相報孝友如君定

早還

昨夏曾傳白下函江船初挂漢陽帆行過衡嶽鴻

題少題徧虞祠石幾劃隔歲新詩元日到間關遠

東坡文集

卷九

全

故人緘頻勞問訊相思甚握手何時話桂巖

烹葵飯客

細雨纔收僅滿枝柴門剝啄午炊時園荒未種林

宗韭客至惟烹鮑照葵短碧登盤燒色映幽香人

飭墊人宜阮厨貧薄君能恕漱口慙無綠酒卮

漫興

七載移家居此地春風日日開荆扉文歸平澹經

鍾鍊心得幽閒忘是非籬裏薔薇花放滿庭淡若

蘼客來稀故鄉親友知何侶夢裏還尋舊釣磯

小律

漫興

懷抱能開即達人風光早又滿江濱月惟多恨常

生暈天若無情豈有春燕舞鶯啼須痛飲休教辜

負百花辰

有慨示小婦

自怪迂慙人世難肯從朋好漫爲歡楚萍未得寧

甘餓燕玉雖非亦耐寒交謫無聞即天幸何妨開

戶老袁安

東坡文集

卷九

全

寺宿

征途百里入江煙杭稻生孫綠滿田驢帶斜陽等

寺宿僧停清磬揖賓前山泉細啜談忘倦坐對禪

燈靜夜縣

送友南游

滿郊黃葉下高枝執手叮嚀話路岐入谷須防楓

子鬼過江休賽石郎祠南中瘴氣騰炎暑歸趁春

風切莫遲

輓繆蔭公

魚鴈音沈候八年回思曩昔轉悽然雷公能配君
臣藥莊叟曾成內外篇九十人間非不壽所嗟無
子守殘編

草堂對梅

高吟送老足徜徉小小梅花小小堂開向雪天難
辨色飛從月夜只聞香無邊幽趣誰能識弄藥交
枝忒太狂

燈夕

扶杖宵遊緩緩行香風吹面蕙蘭清簾櫳鈎捲蝦
蟬映文集

卷九

金

頻曲樓開燈張風脛明此地繁華嗟自古笙歌五
夜徹重城

偶成

春光漸好宿煙收靜坐攤書事事幽每見花開如
得友但聞鶯囀即忘愁丹丘豈在蓬壺遠浩浩襟
懷天共游

閑居

閑居一室意如何偏覺幽人韻事多流水琴中聲
細細高山畫裏影裴裴巡檐捧腹還狂笑可是虬

峰安樂窩

題畫

栗烈風悲野次寒孤車獨夜路迢迢月寒村寺千
竿竹雪凍江灘一木橋往歲經過嗟險絕至今追
憶欲魂銷

不堪

不堪風送杜鵑聲事事無成老此生酒錢名義難
破悶花如解笑豈忘情傷心綦綦人何在欲問平

安隔九京

安隔九京

卷九

金

自遣

萬卷冥搜束髮年敢誇經笥腹便便苦烹鴻漸中
冷水書到盧仝洛浦船但得如斯吾願足何須中
聖更逃禪

貧家坐臥一繩牀土壁週遭茨蓋堂簷坼驚雷初
褪粉窗肥雨雨細生香清幽自古天珍惜肯速埃
塵漫自忙

題畫

孤帆誰泊郭公墳夜靜山空漏不聞活活江聲流

帶月層層塔影臥橫雲疎鐘彷彿清塵聽還憶當年宿水濱

哭程退夫

何曾談笑隔旬時君病胡然竟至斯虛實莫分投
補劑膏肓水中殺庸醫倉皇營救嗟無及髮淚長
流不自持

追思往事首重搔好客忘貧苦自勞交我八年癩

解囊傷君九日罷登高蒼蒼豈故憎行善三命由

來任所遭援神契三命注行善得善名受命行善得善名惡名隨命

此等文集
卷九

全六

知君此去最心酸回首家鄉淚不乾嬌女可憐孩
抱弃好兒惟向夢魂看西齋倘得逢泉路爲道人
間事更難

五言排律

甲申四月恭讀太祖高皇帝命中山王魏

國徐公達開平王鄂爾常公遇春率諸將

北征中原詔檄時逆賊李自成攻陷都城

倉然感賦三十八韻

恭讀先相國傳有述十韻

恭讀先相國傳有述十韻

八月十七夜從叔招飲曉榭分韻

字

九月思飲

漫興

為陸進士天藻悼亡十韻

奉晚伯國吳公柴菴三十二韻

地震

擬前輩從視學詩十六韻

擬前輩從視學詩十六韻

十四韻

乙卯初冬沙上書懷百韻

壽冒巢民前輩四十四韻

廣陵留別宗丈子發王四季守

寄懷徐子

喜雨

題贈修耶兼呈其師蔡子十二韻

代輓蘇觀察次山三十韻

病臂

病臂

卷十

二

六月六日下夢齡招請同人凡舟保障湖觀

荷子得從伯壺菴凶問未赴下以箋來索

詩率爾應之

秋鷹限韻

春酒

此詩見卷十

淮南李麟西陵著

五言排律

甲申四月恭讀 太祖高皇帝命中山王魏

國徐公達開平王鄂國常公遇春率諸將

北征中原詔檄時逆賊李自成攻陷都城

愴然感賦三十八韻

聖主收中夏元公出朔方羣雄皆嘗殺王者獨如

傷逐鹿賢豪附流烏寶命彰義旗先采石王氣發

比華文集卷十

藻梁青草移傾祚朱蠱兆景祥元世祖嘗植青草於殿前名曰白倫

草又掘土得朱蠱億萬劉秉寬洪符漢祖睿武協

忠口異日代國家者此也商王劉宋參帷幄陶陳竭贊襄行間資沐保中稱

保舍陽日關外寄徐常羽檄馳玄菟軍聲壯白狼霓

旌捲曉霧電戟耀秋霜廟算驚奇畫游魂竄大荒

隨旋歌伏杜地關過伊涼烽息洮關外氛清隴塞

旁三章安父老 怒拯疲瘡大勇元無敵天兵豈

過戕偉勳褒傳鄧懋賞報馮湯燕領國麟閣龍臣

剖瘡瘳鼎遷朝維土甲舛祀明堂丕不休滋至綿

綿後惠國重輪縣日月薄海貢琮璫垂統前模裕

承典興業垂雲仍正肯構凶孽忽窺疆赤縣兵防

少黃巾寇饒張傳烽昏細柳飛箭入長楊殉國欽

英烈含哀訴吳蒼憂勞心日惕節儉德惟臧袍浣

山龍傲餘忘黍稷香諫書披丙夜勤政聽斜陽有

道宜申佑靡愆竟覆亡罪躬遺血詔被髮見 高

皇燐火陰風急驚沙白晝翔蒙塵悲子晉從死慟

共姜析骸千官血節摧萬戶腸鴛鴦啼鶴驚引虎

坐鳴牀遺燼焚清廟官城作牧場悽惶頻灑淚感

憤欲伴狂佐蜀思諸葛椎秦愧子房真人何日起

奮劍掃河湟

恭讀 先相國傳有述十韻

垂衣懷聖代補哀憶 先公舉望三台重君臣一

德同織麟恩拜賜翔鳳諫停工公受眷 即廟賜

慶初建翔鳳樓亮惠千官協甄陶萬象融休休推

公力諫止大度侃侃竭丹衷匡辟經綸鉅籌邊駕馭雄橋門

環虎旅榆塞挂雕弓平格天惟壽勞謙志愈冲兩

朝資雅化大谷變淳風仰溯無為治難忘作弼功

元夜夢觀燈都城十韻

微初唐體

魚鑰金門徹蓮臺玉漏長星橋連桂殿火樹照芝房
蟾兔銀河冷龍蛇繡旆揚冰凝仙掌動燈簇御屏
張綺閣瑤爲埒花衢石作梁香車披紫雲寶勒踏
春霜皎月吹簫坐輕風舞袖颺行吟誇妙伎解珮
贈名倡文物三都麗笙歌五夜良何年叨恩從珥
筆侍明光

八月十七夜從叔

招飲曉榭分韻

得秋字

北齊文集

卷十

三

遊湖渺連鯨海城斜映荻洲砧催江郭曉鴈帶塞
門秋竹動風生席花移月上樓波明銀漢瀉天轉
玉繩浮桂闌光仍滿蓮壺漏漸悠笛吹紅葉落曲
度白雲留叔夜情偏愜嗣宗興未休阿咸吾忝竊
佳句豈能酬

九日思飲

頻覺佳辰度偏增野興狂歲時收芋實風上似更
芳鴈影橫煙上蟲聲入戶涼微霜催短杵落葉積
寒牀影澤情仍曠峴山愁未忘對茲秋色好忍負

菊花黃

八邊興

野濶煙雲澹庭幽竹木兼溪光團曲開花氣入疎
簾浪靜漁舟聚沙暄浴鳥添紅飛霞片片綠秀麥
新新落絮村童拾雜魚牧子占田園客放達遇勝
一掀髯

爲陸進士天藻悼亡十韻

徽音彤史重閨範淑人貞才擅莘昭俊

宋廷芬五女皆能文

若羊若昭詩推沈謝清

滿願道祖

克家勤澣濯望族自

北齊文集

卷十

四

簪纓翟弗身前貴鸞章死後榮瑤琴虛繡閣瓊珮
葬佳城梅帳餘香在松門宿草生曉花空寶鏡夜
雨泣孤檠不見吹簫侶徒傷舉衆情悲深別鶴怨
悽絕斷鴻鳴感逝多愁思安仁賦忍成

奉輓相國吳公柴菴三十二韻

推元宰飛騰自妙年文章江左秀吏治濟南
先柏府青驄入烏臺白簡縣梨麻頻指佞攀檻欲
回天劉黨時方亂行吟節益堅賜環逢聖武持斧
托才資發粟臨豐鎬觀鳳出渭沂使星秦塞轉卿

月漢宮聯刑獄平反慎封章獻納虔中朝羣望
西顧帝憂偏獨坐軍威壯專征節制全機變
水曲旗捲太行巖孤兔先聲伏貌貅凱奏旋
資上策司馬握中權曳履龍樓下調羹鳳閣
伊惟一德命說有三篇準擬經綸展其如曆數遷
盈廷皆杳杳一老獨惻惻曲笑孤衷劇紆籌百慮
牽揮戈期報國投枿竟歸田憔悴裁之楚妖氛已
蔽燕旅途驚墜劍慟哭拜啼腸辟穀時餐雪披裘
日采荃袁閭土室閑范粲憤車眠送老憑新句垂

昆守舊編楷模型後進館舍痛先捐歲序龍蛇厄
星垣星字纏斯文今日絕駿業異時傳碧血埋千
載丹心徹九泉都人哀罷市令子泣開阡南望鍾
山峙西流泗澤連精魂應不泯趨觀孝陵前

地震

天人梓鼓應脩梓吉凶昭既荷乾心卷何來坤軸
播沙飛紛几席木拔入雲霄愁坼竈隱窟疑翻烏
鵲橋莫言休咎渺應自惠從招災異那堪屢問閭
况復河決河猶未塞多稼豈能邀弭變宜存敬持

盈須去驥省躬勞五位勤職勉阜條永繫也參固
端資鼎鼐調矢懷期匡濟混迹老漁樵欲獻洞汾
策君門萬里遙

擬前輩從視學詩十六韻

班孟堅辟雍詩典雅渾穆尚矣顏光祿釋奠之
作鋪叙有則亦四言可誦者也近如現開姚公
視學長篇荷皇稱題即使襲賢降格或亦未必
踰此執謂古今人不相及哉開居寡營追擬一
首敢曰並驅聊以學步云爾

聖文集

崇文敷聖化繩武履皇情首善成均地昭朝德
教宏欣逢丹詔降正值泰階平萬騎傳呼肅千官
扈從行翠雲隨鳳蓋麗旭晃龍旌香裊金爐細花
綈玉仗明橋門多士走壁水上公迎祖豆饌三獻
牲牲莫兩楹長圭嚴對越釋菜達精誠樂奏薰風
轉燠升碧落輕受釐先百辟寵錫偏諸卿午夜趨
僊闕建星隱禁城陞重委佩影庭靜綵鞭聲伏謁
天顏喜傳宣帝語清致君寧感晚藉古自明
榮共慶膺宸眷雍歌拜手賡

夢吳凌蒼同家元又久菴弟過訪醒後有述

十四韻

秋思孤客切友誼故人堅交好 羊仲情親兩惠
連相逢花裏徑每解杖頭錢離索經時久招尋入
夢牽興來飛短檣愁破讀新篇海夜潛蛟出沙寒
缺月縣看濤初放眼秉燭儵張筵膝促譚方慚尊
傾笑正顛冷冷風襲袂漠漠野橫煙握手朋何在
支牀子獨眠悽涼盡漏斷黯澹壁燈然村犬吠荒
巷邊鴻叫暗天林虛乾簞響寺曉遠鐘傳呬啞漁
此峰文集 卷十 七

舟過還疑訪戴船

乙卯初冬沙上書懷百韻

填水蓬萊近荒墟濱渤連羈縻鄉井隔旅食歲時
遯憶解滄浪攪嗟逢雨雪天牽裾腸寸斷分手淚
雙睂舟過冰隨合風回櫂不前綠林驚出沒白浪
賦屏波迢遞踰重嶺斜歷數川兼旬抵海岸幾
載滯沙邊樵汲因風土卑鋤向野田初來梅吐萼
三見柳含煙問寢經秋缺思家百慮牽終宵凭檻
立長晝枕書眠驚夢虛圓簾催歸暗夜鵲積愁何

日減孤憶此時煎翻念垂髫歲還追舞象年神清
傳茂遠學奮漢任延比賦窮三百精微悟五千曹
劉希並駕莊列黃隨肩吏擬從飛將相謀圖酒泉
燕然片石峙玄武一銘鏑雄志無由遂幽思自此
專爲耽枚叔好先扣廣陵絃道院探瓊樹離宮拾
翠鈿風流何閣廢組豆董祠偏好士懷蕭統臨戎
羨謝立騎驢棠邑道停轡建陽嘆獨倚青巒眺猶
瞻紫氣纏環淦巖秀發繞澗水清漣牛渚大江隔
烏橋半夜還城開排劍戟日出巖旌旗煥殿埋荆
此峰文集 卷十 八

棘瑤瑤集鵲鵲橫吹笳角響羣走豪駝羶幕府形
猶壯祖堂花自鮮莫據丞相憤僅問法融禪地肺
國何復中冷汝最遙鐘鳴招隱寺斗挂妙高巔京
口朝烹菌君山暮聽蟬碑欽吳札蕞楓落鹿娘阡
郭璞宅仍在春申浦更傳鸛遊哉咫尺鵲巢木翻
翺欲放門湖舸將乘小室從巖從峰頂振展向石
根穿崑崙登臨徧藤蘿上下寒饒時於橋袖興至
采蘭荃逢勝還尋句探奇倘遇倦那堪洪澤潰無
奈濁流濺圩浸岐頭穗庭浮繡頂鰐涸涸頓雄堞

潦潦灌松嶽雞犬俱溪沒蛟螭競曲岷哀號携婦
子凍餒倒郊廬殊切疑之慟曾無義季錢窮途親
異俗高臥怪前賢食藿憑誰給披謁祇獨憐往年
雖坎壈近况倍速速拾橡悲工部登樓泣仲宣朝
朝驚殺伐處處挺戈鋌朕焚爭環甲并河盡控弦
氛迷彭蠡鴈瘴跼武陵驚轉瞬將臨沉傳烽欲逼
郢交綏勞廟算剪萊託中權開建荆襄郡旗揚
翼軫躍指揮期定楚徵調慮空燕軍餉寧容緩民
租敢望蠲勲名讓卜式詩酒傲青蓮屏遞甘荒野

北齊文集

卷十

九

絕俗緣貞能自守謠詠任時譏人肆千層
浪千慙百鍊鉛塞寧窮屢錯毀肯恕求全欲去尋
支遁行將訪僊僊燕泥青幌滿蛛網筆牀聯拙養
清心鏡冥接畧意筌奇文恣快讀疑義賴精研敢
著潛夫論聊披齊物篇行藏安汎梗身世付虛船
庶以消猜忌因之遂伏跼圍竹箇箇堪引溜涓
涓茅屋門常閉芸窓幔半褰庭寬涼似水徑曲淨
如湔但曝文通麥休衙伯起鮪霜飛青女降冷逼
黑貂先天地氣雖肅江河腹未堅颺生林瑟瑟雨

灩石娟娟葉老凋喬木盡寒熱短壚煖暄堪炙背
醺熱欲流涎且縱生前飲奚辭醉從顛巢鴨晴曬
翅灘鷺宿連拳景物嗟清絕低徊益黯然青書冬
未達帖此望徒綿游子心時折高堂體日暮有懷
常不寐內省實多愆溪魂茅容僅空餘子敬龍丸
歌傷彌劇七發病難痊桓笛何須弄陶琴不置絃
搔頭滋慨歎觸目少歡妍徒抱隆中膝安求圯上
編狂惟揮柳瘻悶即把龍淵終日移陶甕何年奮
祖鞭彼蒼難問矣吾道正終焉坐聽晨鷄響頻看

北齊文集

卷十

十

落月圓浮漾聞有路翹首盼張騫

壽昌巢民前重四十四韻

江左推高士淮南臥大賢詞場元莫敵華胄更誰
先射雉名家舊乘驄世德全賦根驚風慧夢筆吐
新妍叔實恣偏秀長源骨自饒知交傾海嶽聲譽
達幽燕白雪歌爭和青山屐屐穿公卿欣折節者
宿亦忘年鶴卷頻揮塵龍門幾共船文章虛駭石
道義顧屏偏獨擅風流美羣欽月旦傳倫鄉屈副
乘佐郡著先鞭北府軍裁集南都社忽捐笳吹千

鵲合綬奔一舟旋栗里陶潛隱柴車范粲眠傳書
託斷鴈灑淚拜啼鵲避世疑無地爲園別有天機
蟠巢在樹水綸閣臨淵種蕙伴湘渚誅茅侶朝川
砌流紅藥露籬籬綠蘿煙白謂羲皇上寧知魏晉
遷憤編孫盛史耻草子雲玄與至書羊練愁漢采
杜荃季長時弄笛中散日調絃畫品誰齊駕詩才
孰比肩看花飛玉竿携妓落金鉤愛置當時驛常
開文舉筵聯鑣來韻客擊鉢索蠻箋曲惹周郎顧
香隨荀令前梁園多蕩蕩謝樹復翩翩嶽狀俱殊
此峰文集 卷十 十一

絕機雲並卓然于居龍舌畔君住鳳池邊維阜有鳳池
自通家久誼叨奕葉堅聞名私景企問字敢遲
延倒屣勞陳季青街林荷惠連無本期牀下拜豈
意夢中牽纜繫隋隄柳輪投蜀嶺泉振衣殷澗抱
傾蓋新良緣于西長歲訪先生於早回望倦鄉迴
還瞻瑞氣縈百年遺老健萬里客星懸碩果天心
眷靈椿壽算綿等奉鳩杖彩舞鶴迎筵步桃
初盤輪高月正圓潮風遙進祝爲賦九如篇

廣陵留別宗丈子發王四季守

宗懷情偏好王褒賦早傳論文頗往復話舊每流
連坐聽紺樓雨行吟白社蓮感時懷古道對酒誦
新篇礪礪梧桐月涼生蟋蟀天盤桓經一月抗慨
倍當年炎夏憐常聚初秋悵獨旋濤飛邇水曲桂
吐小山邊乘興還來郡相思自放船雖知非久別
分手亦凄然

寄懷徐子

鱗松最幽處清暇每招呼驛展同人到登樓小史
扶窓開千樹合門靜一川紆談藝頻揮麈聯吟幾
此峰文集 卷十 十二

倒壺醒時常抑抑醉後更瞿瞿溫克慚之子任傾
笑老夫離羣朱草換憶別紫萸數爾去蕪城久余
留窮海孤寒空遠契幽討足清娛保障知游徧
栖靈會到無應携阮生杖還訪卓家壚處處逢紅
粉船船汎攄蒲鼓喧飛渡權波沒亂拋鳬目送兼
心賞題詩可憶吾

喜雨

亢陽正中夏好雨愔晨風快靄翻盆勢旋濶潤土
功秧移千畝綠權放半籬紅擊汰長年喜楊帆巨

船通輪蹄嗟昔苦池井幸今克煮茗堪驅渴登禾
欲送窮占時稽月令望歲仰天工縣幣愁方劇顏
開待屢豐

題贈繆郎兼呈其師蔡子十二韻

憶我來茲地于今二十年舊遊人屢換新里宅頻
遷儉德看誰守耆齡覺汝賢紫囊啜勿度蠟鳳葉
僧虔爛熳天真在淵源世德延駒昂羣自拔蘭苗
秀偏綿背水開三徑依樓坐一甌成行花葉列連
屋畫圖縣京茗留佳客焚香對斷編氣馴原性美
此峰文集 卷十 十一

趨正得師傳濁俗逢良器孤懷感近川爾家會大
父往歲共周旋

代輓撫觀察次山三十韻

岳牧名元重 朝廷寵不移方欣奇滿雪記意哲
人萎帶礪節前代升名發盛時中丞開府貴執法
綽衣重任子需恩渥承家荷祿宜象賢推博學拔
萃擅殊姿初製蒲陰錦還奏鐵嶺文台公德化
召父播仁慈佐郡遷何速多材制草前更階威赫
赫厘井樂熙熙霜肅壺關道風清路水滄蒲田濱

海地島冠弁戈時招撫勞澤畧催科去爾絲徭均
民得毋教洽士親師經濟獻為大張弛運用奇豫
章嗟去早淮海怨來遲貫索 典朝隱懷碑陋俗

造外臺開渤海大國首臨淵息公頻頻勸於疑緩
緩推平反空徃杆廉潔憐材狸河海王翁需理明
倚不疑功高招衆忌量大任群欺 王

臣忠獨立危謝難何遠夢買賜竟成悲遺愛寧殊

古傷心應在茲祀綿金鳳廟淚墮岷山碑悲謝挂

璋賢叨榮特達知不卑下僚賤每荷齊顏答未報

此峰文集

卷十

十四

司空德徒殷子諒思

子諒思

典型傷已失瞻仰悵

難追腸斷西州路哀淚蘼露詩憑棺未一哭北望

益凄其

病竹

頻年疎故舊避地失歡娛錯愕詩歌廢羈愁歲月
但仙仙艱左臂疾病厄窮途孤奮心憐右偏枯道
喪占夢醒思反側疑畏轉躊躇那忍中宵痛難辭
陰雨呼意煩搔項背肩燈束衣襦欲得提携使應
資藥餌扶治風雖急務養血亦良圖臘寒能動達

頽敗實亟須市沽非美醞家釀乃醇醞感荷長朋
贈謝又清香玉液俱拘攣知必展筋骨定全蘇七
日神功效三春澤體膚奇方越人秘仙藥上池殊
掣肘驅頑鬼揮毫任老夫不仁終免歎無禮豈來
誅拱揖仍賓客便旋更步趨持杯無所礙把卷復
何吁垂暮身重健天心愛腐儒

六月六日下夢齡招諸同人汎舟保障湖觀
荷予得從伯壺菴凶問未赴下以箋來索

詩率爾應之一

此峰文集

卷十

五

令節逢天貺宋真宗以六月六日爲天貺節幽情暢畫長雲重藏
渴日樹動起新涼肅槩開烏榜朱華散碧塘半含
清露墜將謝野風颺最愛移舟近偏憐拂檻香行
魚吞影聚浴鷺掠花翔寧讓半陽盛何殊太液芳
花上陽坡在溫州百官皆荷解酒抽上藕帶露剝金
房張燕仍隨地等閒問蜀國蜀國在溫州吳郡得朋
侶吾黨有文章彩筆爭題句鴻篇孰擅鳴衆歡方
保障我夢獨滄浪自夢中遺老七朝舊高名四海
望時英同悼惜從子更悲傷敢妄矜疎放惟知率

典常至賢斯客諒禮在足身防索詠還相及垂光
不肯忘勝遊雖可賦汎愛詎堪當受簡驚顏汗含
毫塊鬢霜欲追思道曲才短未能方簡道思道

秋鷹限韻

孤飛決雲上驚鳥得霜豪未盡么麼衆寧辭搏擊
勞崢嶸雙翮健跋扈九霄高神王睛通騰姿殊角
帶毛鷹沙驚颯颯天地沸噉噉用壯心偏喜逢辰
首不怪鵲雄看奮起鳩化快奇遭玉爪誰容絆金
環肯受條糾糾摩斗極卑掠犯江濤饑飽羞人附

此峰文集

卷十

六

風颺厲我操疎身排殺氣側目見秋毫敏捷真無
敵鮮肥豈過養失羣嗟木客木客小鳥閉口笑蒲
年蒲中好駭倍堅冰七防逾大食刀光
孫楚賦悲憤屈平騷楚辭騷鳥之不羣自獵原
吾志爭能任爾曹凡材空怨怒弱羽亂哀號免狡
猶知遺鵬難竟艾逃正難當猛虎何遂遜神獒休
訝桃花雨紛紛血與膏

春酒

正月十日也堂燕集分題限韻闕得春酒

春氣衝青郭，春缸汎綺觴。
浮木曲水中，渡草斜川岸。
柳芽初吐，園梅盡競然。
杯杯新綠動，麴麴暗香連。
畢卓狂何侶，劉伶喜欲顛。
矜持多事倚，蕭索幾衰老。
憐多病迂疎，好穩眠不能。
扶杖往那免口流涎。
時子病未往

虬

淮南李麟明駿著

五言絕句

絕句

鷓鴣

靜夜思

睡起

閨思

開蟬

奉送從伯壺菴之廣陵兼呈雷一丈伯頤

首

送客之金陵

送友之蕪城

有憶

題畫

美人對鏡

雷塘

重九前一日舟中見菊口號

題畫

黃山雜詠 十二首

閱廣輿記紀異二首

爲友題扇絕句二首

見竹叢生草中歎之

西村訪友

聽鄰舟女歌

秋曉

東坡文集

卷十一

二

春日偶成

別妹 三首

夜落金錢花

題濯足大江圖

題漁翁沽酒圖

獨夜吟

愁

早春送客

雨中思飲

琵琶女

咏松

咏石

梅下獨酌

夢中詩

浣女吟

蕭孝子祠

陳烈婦祠

五人墓

白雲吟

拙菴來

遺愁 二首

戊辰五月二十六夜夢有持畫梅索題者口

占應之

沈六向于乞糲及得之而沈六死矣口占絕

句二首付其子純存沒感懷凄然欲絕

題壁上畫

拜新月

戊辰中秋

四首

偶見園內杏花叩門借觀及屏啓乃知爲故

人丁子書屋驚喜口號

自警

池上

放舟

戲示二

曉望

書齋會集

夜盡石坐

舟夜見風雨聲

題畫牛羣性上人

咏史 七首

有風

卽景

臺望

聞雁

絕句

月夜坐梅下有歎 二首

見鴈飛有自西而東者旋又西飛口號

春思

思飲

與安上人

與覺上人

倦極

元日日

題石鍊師扇上薔薇

此詩文集

卷十一

五

春思

夜宿新河

題友獨酌圖

止酒呈西齋時西齋將去南沙

送別西齋

二首

醉歸

邀笛步

題畫

遊蜂

落絮

友有病瘡者戲示之

遣悶 二首

賦得遙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代劉

孝綽 三首

題午醉圖

聞水信過凌蒼歎雞冠花

買小梅樹植庭前花開口號 二首

小雀

此詩文集

卷十一

六

八月園菊大放

戲成

塞上曲

關堂

不寐

采菱曲 三首

閒居

開門

中秋獨游口號 二首

漫興

偶吟

采蓮曲

中元日

遲月

雨後

傷懷

夢游僧院

愁破

亂後文集卷十一

有慨二首

初春題興浮公

早梅

醉題園亭

絕句

病去

題畫爲樹下詠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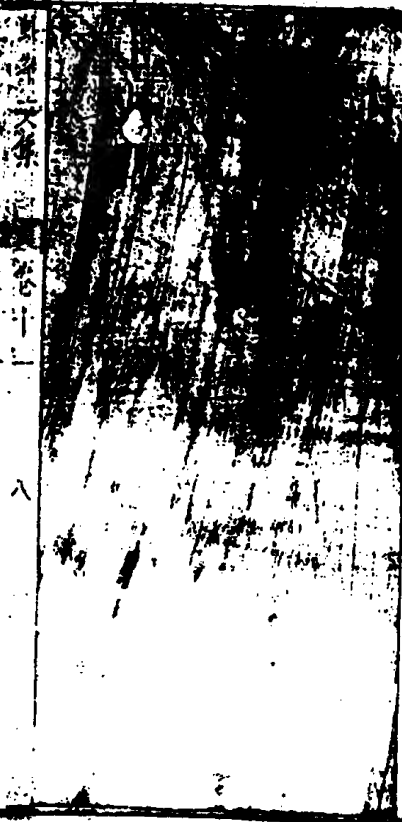
雨中偶吟

摘梅子三首

夏夜雜詠八首

古墓無碑

題畫二首



淮南李驛西駿著

五言絕句

絕句

日日侵晨起汲泉
灌紅藥三月見花開
四月見花落

鷓鴣

何來山鷓鴣孤鳴
大江渚淒淒客路中
愁思向誰語

語

靜夜吟

明月步空階
夜燠人不見
仰面看落花
花落風吹

面

睡起

睡起坐秋林
落日暮山紫
白髮一老僧
崖邊拾松

了

聞思

殘夜溪園裏
夢郎江上歸
朝來倚樓望
惟見鴈孤

飛

聞蟬

散髮步空林
落日涼風起
秋聲何處來
蟬鳴溪樹

奉送從伯壺菴之廣陵兼呈雷一丈伯鎮

春風何所之
廣陵多美酒
痛飲不須辭
醉咏隋堤

柳

故人久不見
夜夜夢顏色
此去逢故人
爲道長相

憶

送客之金陵

君到秣陵城

應過桃葉渡
頭白石橋是
余踏歌

路

送友之蕪城

小小一葉舟
風送廣陵去
廣陵芳草青
載酒醉何

處

有憶

憶爾宛溪去
花時度楚關
只今湖上柳
春到又堪

攀

題畫

棹入花林處去徑叢陰蔽舟行已自窮岸轉忽無際

美人對鏡

小立綺窓下斜簪半含梅為憐傾國色鏡裏自徘徊

迴

雷塘

風吹雷塘樹月照雷塘墓無限北來鴻年年塘上度

重九前一日舟中見菊口號

亂筆文集

卷十一

三

帆迴茅屋見籬畔一花開明日重陽是何人送酒來

有贈

結交非不多知己苦難得濁酒坐同傾為君話別

廳

題畫

暮山千里青秋江一水碧簫聲何處來孤舟坐倦客

黃山雜咏

爲十力
禪師賦

如意峰

爲愛晴嵐好落日不掩關跌坐渾無語孤峰獨對閒

倦入掌

不寐聽蟬吟頻弄松風響空山乍新涼露滴倦人掌

鳳翅屏

昔遊青牛谷今對鳳翅屏雨過添蒼翠山光冷一庭

庭師舊作

亂筆文集

卷十一

大龍潭

閒步晴潭上扶筇聽午鐘忽觀雲霧起疑是鉢中龍

朝光坪

晨起摘松子枝頭露未晞仰面看山色朝暉上衲衣

連溪石

盤石跨長溪碧苔生其上時來坐吟詩悠然成幽

明月池

山暝樵響寂涼風面面吹坐看松頂月倒影漾清池

新聖泉

野僧跣足來坐松陰下誰道山無泉振錫幽泉

鴻

天馬山

山形負龍姿峻嶒倚天碧彷彿出渥洼奔騰不可逼

通

高僧林

一徑入松蘿樹樹隱煙霧忽聞鐘磬音知有高人住

住

迴龍橋

隔溪聞鳥啼欲渡問樵叟爲言峰迴處有橋傍垂柳

柳

九曲溪

清溪流不盡曲曲遶雲林策杖穿蘿人回首嵐翠

溪

閱廣輿記紀異二首

交趾

仙艾生山頂花落曉風鐘下有鸚鵡魚木花變作龍

占城

金飛夜侶蠻客至飲柳蒲薇露浣春衣香風生兩肘

爲友題扇絕句二首

彭祖輪井

此峰文集

卷十一

六

千金誠垂堂而君家壁立輪井何爲圖賢者防不測

測

隔正平鼓

世上多庸流齷齪何足語欲解胸中憂須提漁陽

鼓

見竹叢生草中歎之

桃李爭春艷遊人賞不窮誰知凌雲幹乃隱憂草

中

西村訪友

欲往西村去不識西村路路旁一田叟爲指村處

聽鄰舟女郎歌

隔船歌乍起宛如花間勳手持白團扇莫是謝芳姿

秋曉

鳥鳴山窓曙幽人夢乍醒爲問夜來兩芭蕉幾葉

青

春日偶成

風

卷十一

七

園草爭隨氣林禽亦詠時獨有羈遊子春還總不知

別妹

兄老妹亦老欲別淚沾裳阿兄不肯留去去適何方

牽袂問阿兄阿兄今日去幾時復南來相逢在何處

阿兄問妹言欲答不能答出門復入門相對中

夜落金錢花

種并耶連闌花開滿草堂夜夜金錢落可能換酒

題濯足大江圖

潯落金山曉潯生焦山夕坐濯大江流月照千里

題漁翁沽酒圖

樹裏茅堂小溪邊野艇孤漁翁留客飲村酒過橋

風

卷十一

八

獨夜吟

愁多不成寐孤吟坐月明夜淡誰共和牀頭蟋蟀

愁

愁能令人老終朝顏不開我欲遣愁去愁偏逐我

早春送客

花信二十四春風不肯後君到蕪城邊試看新栽

南中思飲

囊空書閉門坐聽檐風響
愁心隨燕燕春雨日日長

琵琶女

琵琶峰下女子善吹笛
一女嫁隸女先一夕合
具吹笛唱竹枝辭送之

琵琶峰下女春風初結綃
吹笛聲相送花前唱竹枝

咏松

此峰文集

卷十一

九

盆松雖僅尺幽致自扶疎
日與騷人對不受大夫

汚

咏石

石丈泉壑姿肯受袍笏拜
科頭對君嘯君心應自快

梅下獨酌

沾得半瓶酒坐酌聽鶯歌
雨過花爭放春情一庭多

夢中詩

乙丑夏夜夢一女子手持小詩卷視余語多新

雋比醒猶記其閨詞一首錄之

鍼是忘憂物淡閨手不停雙
鴛繡未畢花影已中庭

浣女吟

浣女羞行人低頭面潭水
潭水澄如鏡紅顏出潭裏

蕭孝子祠

母死我何生剝肝療母疾
君能我不能對君有慙色

色

陳烈婦祠

昆度

塙東烈婦祠塙西烈婦墓
林竹何蕭蕭清風自千古

五人墓

虎丘山下路花石自幾幾
大書五人墓千年字不磨

白雲吟

白雲自西來碧雲正度水
白雲遇白雲相邀入洞

寒

抽菴來

何來剝啄響開門
兄所思拚罷無別語
袖裏出新詩

遣愁

遣愁愁不去
強飲坐三更
醉中銷未盡
還向夢中

生
不寐竟長夜
坐看月沈西
欲知愁淚盡
試聽子規啼

亂

卷十一

七

戊辰五月二十六夜夢有持書梅索題者口

占應之

垂垂一樹梅
五月開如雪
一任羌笛吹
風前花不落

沈六向子乞留及得之而沈六死矣口占絕

句二首付其子純存沒感懷凄然欲絕

故人愛益福
益福陽山種
予歸得此花
故人已高

心許故人久
無那故人死
感此淚雙流
持與故人

子

題壁上畫

何來一江水
挂在幽人宅
謾謾涼風生
波濤翻石壁

拜新月

拜月向空庭
小步徐徐進
輕風吹落花
帶露上蟬

戊辰中秋

亂

卷十一

七

多

思
母母不見血
淚幾回枯
今夕重泉下
月亦得

照無

少年中伏夜
當歌不放杯
浮雲縱掩月
玉笛自吹

問

老去憐佳節
歲暮客中過
縱對清光好
能不怨霜

娥

偶見園內杏花
叩門借觀及
扉啓乃知爲
故

人丁子書屋
驚喜口號

偶步探春去逢花間草廬誰知香樹下乃是故人
居

自警

汪錡不爲天展距不爲壽壽天詎以年德立自能
久

池上

徘徊不忍去此地足幽賞返照入清池灌木棲雲
上

放舟

此峰文集

卷十一

十三

小艇五更放趣風下蘆洲權向湖中去波聲入夢
流

戲示二姬

張郎有妙伎閣下掌書史我亦喜吟詩誰是雙清
子

晚望

百里溪無水落日也塵埃西寺門前望煙中一
來

書寓舍壁

貧賤不墮獲立身自有操大雪偃臥者詎是故
高

夜坐石上

庭空片石寒夜靜微風灑明月照幽人獨坐梅花
下

舟夜見風蔭燈

樹暗隱江村燈明漾江水獵獵何處聲風蔭天上
世

題畫牛示性上人

此峰文集

卷十一

十四

牛何不食飲終朝繫在門歸真頭漸白立看爾還
源

咏史

海淫不誨義愛乃速其禍試看濮水上誰救州吁
者

石碣古純臣大義能滅親見書恨死晚方同有同
情

羊后婦劉曜始知有丈夫何如彼息婦不言去自
來

誰人不畏死義在何敢辭臨難免其君丑父與子

期

何事殺神巫肆虐於將歿食新曾得無旬人空獻

麥

小臣何爲殉負公以登天誰其作之簡三良殺於

前

孤燕巢危幕飄搖不得寧當懼何尋樂宿戚同鑑

聲

有諷

北峰文集

卷十一

十五

請君且視蔭餘曷能幾何朝夕不相及愛憎徒爾

多

卽景

客帆競落照水響何潺潺悠然立沙上誰似白鷗

閒

臺望

望鄉鄉不見迢迢隔湖水天上孤飛雲片時已千

里

聞鴈

嘹唳南征鴈孤鳴度野塘偏教明月夜聲聲到客

牀

絕句

長揖告行雲雲度滄浪水爲我報老親游子思

故里

月夜坐梅下有歎

月爲梅徘徊梅爲月繾綣梅月兩搖春無端惹離

恨

手攀梅花枝口咏梅花曲梅花偏有情年年照旅

北峰文集

卷十一

十六

宿

見鴈飛有自西而東者旋又西飛口號

爾從故鄉來還向故鄉去我歸棟花前煩爾先寄

語

春思

雨後生春寒空庭誰共語雙淚灑東風吹向故園

去

思飲

酒熟香鄰舍囊空那可賒連宵明月好偏白照梅

花

與安上人

馮山露地牛馴伏知已久自是可憐生能解人語
否

與覺上人

添佛期不遙駒眼四月八倘肯隔江招那怕石頭
滑

倦極

倦極拋書起散髮步空堦望望何所見東風搖夕
此峰文集 卷十一 七

暉

元日日食

岳牧朝正歲青陽際和天文乃若此人事竟如
何

題石鍊師廟上善後

如河說黃微潛望只教點知君心尚京邑香都不
染

春思

東風到水亭無數柳條青鄉心共花發長歎掩疎

檻

夜宿新河

晨侍猶親側暮宿已新河醒來衣帶濕淚滴夢中
多

題友獨酌圖

一尊胡自傾醉眼望寥廓我欲携杯來與君坐共
酌

止酒呈西齋時西齋將去南沙

榴花賞已同荷花舒猶未止酒吾何為不得共君
此峰文集 卷十一 大

醉

送別西齋

河洞止君行君行不肯止日斷車遙遙亦日照行
李

寒心寄孤雲夢先渡湖水看行猶在途我已到梓

里

醉歸

醉歸愁轉劇短褐北風寒清絕故鄉月常在海上看

邀笛步

桓郎善吹笛王生賞其音主客無一語相知正自

題畫

茅茨叢樹裏三五野人家犬吠砧聲夜疎槐落細

遊蜂

遊蜂無賴甚上下喧刺屏飛飛不肯住知汝惜春

歸

落絮

旖旎綠楊樹東風吹作花春歸不解惜故故打窓

友有病瘡者戲示之

何必爲君子于今只畏強但呼栢鎮惡瘡鬼自潛

遣悶

二月不出戶御風媿未能藤牀日趺坐自笑非老

日入背窓臥日出面窓坐曝日數游魚水清見箇

賦得遙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代劉

李紳

予閱李紳集見有是題而詩不能寫其事因戲

主人能爲樂蘭舫羅嬌饒欲觀噴喜態投物故相

文綽本非奇美耳亦常有微物何足爭憐出所欲

手

得失各生媚尤憐噴欲泣三喚不同頭故昔所歡

題午醉圖

世間無一可只有客子好醉眼看醒人醒擬何足

聞水信過凌香歎難冠花

聞道淮水長高梁魚大上秋色滿山庭果許幽人

買小梅樹植庭前花開口號

徬徨計朝餐探囊苦羞澁興來忽買梅得錢恰四

十

花開催微雨搖蕩故弄姿小院塵不起細細香風

吹

小雀

翩翩小黃雀枝頭啄柳絮風來忽自驚飛入深林

去

八月園菊大放

見錄文彙

卷十一

五

菊花今歲早郊園八月黃不待重陽到風送滿籬

香

戲成

天造榆錢巧紛紛落綠蕪持向酒家去肯易香醕

無

室上曲

征人歸不得私向夢中還畫角聲曉依然臥土

閣

闌堂

自笑忙何事起常晨雀先闌堂兼買樹忘却是衰

年

老年怕陰晦不寐待朝陽如何春已半江城夜轉

長

采菱曲

花豔小女兒對鏡畫眉黛采菱秋塘去偏自

態

遙見郎船來避入菱塘裏低頭弄菱花紅顏出淥

見錄文彙

卷十一

五

水

菱根生水中菱角浮水上采菱莫采根根留春復

長

閒居

新雨行人少焚香盡掩關幽心共砌草相對兩門

閒

閉門

巷外黃塵路巷內白榆村老翁不出巷終朝只閉

門

中秋獨游口號

興來行汲汲興盡步遲遲山寂無人影高吟月上時

幽尋惟獨往薄暮亦孤歸此際吾知者林間有鳥飛

漫興

高山峙不傾長江流不竭文章豈小技江山共磨滅

偶吟

此集文集

卷十一

五

孤雲野鶴心皎月涼風夜寂苦吟新詩誰能伴我

采蓮曲

微舟與郎舟相遇蓮塘裏偷窺郎看儂面面覩波

中元日

估特同天地高談未報恩時時雙溪漁況復是中

遲月

雨過高松青風來疎竹響老人不肯眠坐吟遲月上

雨後

春草沿階發幽人倚杖看連陰鶯不至花落晚風

傷懷

傷懷何獨切無語泣更闌大婦頻頻夢孤衾夜夜

夢游僧院

此集文集

卷十一

五

聞磬尋禪院扶筇過野坡墓溪人跡少松老鶴巢

愁破

無酒醉花前搔頭只自憐今朝愁忽破囊有賣文

有慨

英雄未得志堅于沒成名天道原如此吾心何不

出門欲論交誰是同心者不如且高眠世事可知

也

初春題與浮公

取次王孫草爭春綠幾叢梅花開也未試一問支公

早梅

曉霽春風暖幽香發早梅南枝近陽處先報一花開

一醉題園亭

春花開滿亭春酒翠盈瓶日口歸扶醉東風吹不

醒

絕句

西風吹蓮落南風吹蓮開蓮開須早摘莫待西風來

病去

病去真堪喜身輕得自由花前又手步苔滑不須憂

題畫為樹下詠公

茅屋倚山根中有高僧住坐看一舟來棹響連風

樹

雨中偶吟

檐瀑斷復連雙扉盡不開舊雨客還來今雨庭絕跡常時車馬之客皆來今雨絕之

摘梅子

二月梅花開五月梅子熟子熟枝垂垂半懸陶人屋

止渴吾何須和羹亦非志摘來雖盈筐將無輕棄置

此集文集

卷十一

五

回思吾病婦花開不得看伏枕曾歎息未摘心先酸

夏夜雜詠

月出庭如畫光浮露影新科頭坐樹下竟是畫中人

巷僻鄰少徘徊得自如微風動竹樹清露滴衣裾

江上歸樓客荒顏半畝居樹深知地僻野潤覺星疎

每憶雙江句誦之宛如新縱教貧徹骨片使淚痕

巾 雙江陳確菴有紙爲近來貧
徹骨每逢中夜淚書中之句

嗟自舞勺初髮短莫禁梳從來不照鏡照即恐歛

歛我心無片翳皎皎如明月混沌厭塵寰搔頭落素

髮熱刺開窗臥繁星歷歷看彈嘶涼人樹知是瓦

關老轉耽岑寂閉門心卽舒朝餐且莫計高枕覓華

胥

龍峯文集 卷十一 七

古墓無碑

不知誰家墓隧道已全湮何用生金粟還當樹石

題畫

曳杖沿溪入疎鐘出翠微柳烟藏寺徑松露滴僧

衣巖谷幽深處嵯峨別一天人從松杪出瀑向屋頭

此集卷之十二

淮南李麟西駿著

六言絕句

望木塔寺

宿木塔寺

雨別

晚望二首

漫興

寒村

此集卷之十二

老僧

飯罷

平塘

曉步馬鞍山下拾得小石數塊口號

湖中夜行

所見

山夜

湖夜

八至

此集卷之十二

淮南李麟西駿著

六言絕句

望木塔寺

漠漠湖天欲晚夕陽何處高原野水寒原古寺西風黃葉孤村

宿木塔寺

沙頭漁笛橫吹村外荒烟暮飛一榻湖光客臥半庭梅影僧歸

此集卷之十二

客遊常自傷悲世亂那堪別離濁酒今宵共醉孤舟明日相思

晚望

平橋柳陰清幽落日扶筇獨遊蟲響驚秋切切漁舟泛晚悠悠

離離綠葦連畦漠漠輕烟度溪風送鳥聲上下波明樹影高低

漫興

扶筇春游曲榭放艇秋汎橫塘典至頻傾鷓鴣花
開幾典鷓鴣

寒村

蕭蕭落葉聲乾寂寂秋水寒老叟橋前炙背村
童倚畔垂竿

老僧

山中幡然一老宛侶百尺虬松補衲堦前曝日看
雲門外支筇

飯罷

飯罷科頭閒步支杖臨風聽蟬童子驅牛隴上老
僧洗鉢池邊

平塘

平塘小小村巷雨過秋陽未斜蒼翠數行老樹蕭
疎幾箇人家

曉步馬鞍山下拾得小石數塊口號

芒屨曉踏江千清露松杪未乾拾得雲根片片幽
齋日對峯巒

湖中夜行

小小湖船客睡西風夜起帆開月明十里濤聲
語三更夢回

所見

暮色向家子弟濁流翻出清門讀書未半哀豹任
達爭誇謝鯤

山夜

高天已見參橫遠寺鐘開磬鳴一枕清光月色十
峯濤響松聲

湖夜

楓林亂葉聲乾茅屋孤燈影殘漁醉波明月上鷗
眠沙白霜寒

八至

至盈至虛巨海至安至危重城至厚至薄朋友至
索然力名



七言絕句

擬唐人邊詞十首

宮詞四首

宮中樂

宮中怨

南樓曲

對梅

少年行

揚州竹枝歌

勝湖竹枝歌

咏史

秋晚憶弟

荷院聞笛

送吳伯振歸

感遇

出塞歌送秦大臣溥

憶遠

曉雪

廣陵酒樓聽管騎吹笛

春興

看浴馬

鮒魚

溪上草堂

送客之江右

得友人書

江行

聞笛

秋晚湖上

九日得遠信

送僧歸木塔寺

口號簡縣園

春日呈家大人

雨中過雙忠祠口號

雨中梅花嶺聞笛口號

登燕子磯

雨中過弘濟寺

江行

江村夜泊

聞笛

晚過揚州

灌園

讀醉鄉記

過舊宅有感

龍峯文集

卷十三

三

釣叟

送友人入都

聞詞 二首

曉步塔下見秋海棠

題釣臺圖

題雪夜訪友圖

晚太倉王季彥前輩夫人其子以哭泣死

舟汎卽所見戲成

鶴

漫興

端陽竹枝詞

小伊州

題畫

飲桃花下有懷

歸舟口號

舟過東海

讀關侯傳 二首

秋夜口號

龍峯文集

卷十三

四

冬夜懷繆蔭公

送鄭薇菴歸

種竹

西莊

聞故園大熟 二首

秋望

送客之白土求煩過錢五長訊張猷圃近日

消息

夢尋梅花醒後大雪口號

晴望

晚步

獨坐

寒食

問行舟

晚登東寺樓作

寧藩宮廟

周藩宮廟

又賦一首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五

爲人題山暑圖

舟過寧鄉

青元觀聽笙作

全椒道中

遣意

玉上人自平塘步行二十五里送予過全椒

縣至東關外纔別去予著短衣跨驢就道

口號

重過東葛城

茅塘橋

途經葛塘卽所見戲成竹枝歌一首

題畫

贈張明府蔚生

壬戌寒食

夢登西樵山見山上茶樹甚夥醒而口號

月夜懷洪上人

秋夜懷鄭薇菴

題友湖上茅堂

此集文集 卷十三

六

徐槐江同宗楚客游金焦歸持濯足大江圖

索題率爾應之 二首

三月十九日

遣興

過露筋廟

送浮村禪師往天童

老將 二首

醉後對鏡

贈余生

月夜聽鄰女吹簫

春晚

絕句

盆榴是先慈所植

江村竹枝歌二首

欵乃歌

望洞庭

醉中過梁谿

舟中聽何叟歌

龍峯文集

卷十三

七

晚望

紀夢

送南沙

貧女吟

題與友人乞菊

讀摩詰不遇詠作

月夜咏木香花

凌霄花

八月十五夜

和繆張二子步月龍津橋作二首

中秋後一夕飲張子齋中作

舟泊東淘友人雪中邀飲旗亭聞笛作

旅夜

懷友

送友

席上聽陳郎吟詩

春眠

見落花

龍峯文集

卷十三

八

題容膝菴

已巳秋聞故鄉大熟二首

中秋夜鑒江舟中納姬

九月十九日題龍山寺壁

過安上人畱贈

舟發董潭

雨中過縣圃故居

遣悶

南沙六景六首

對梅 二首

咏史 三首

寒食花

山磬

舟白斗湊回

夢觀荷湖上

秋晚 二首

題贈老友

陵亭卽景 二首

白柿

輓吳叟 二首

友歸自北

早春聞笛

夜夢庭梅大放曉起口號示鶯

從軍行

傷故人

送所親歸

思歸

壽聖寺訪浪夫禪師 二首

寄可上人

讀桃花源記

送宗三之汀州

又題寒食花

門人繆次簡忌日哭之

夢後卽事有感

哭朱三丈嬾翁

送繆玉山之吳陵

旅歎

市有鬻梅者旣去始知之悵然口號

辛未除夕縣 先慈像

將歸口號

壬申十三夜

簡友

席上咏錦邊虞美人

七夕雨

輓蔡慈 三首

欲歸

久菴弟招飲紫藤花下口號

看演如是觀卽席賦

展朱嬾翁所書扇感賦

夢後

送王表叔西齋歸

楊州市上所見

湖鄉竹枝歌

樂膠歷臣

過丁溪

甲戌生日病

病夜奉懷 家大人

題驛程後

出別

偶書曆後

與繆君菴索杏花

見新月

古龍庭竹枝歌

古西蕃竹枝歌

述夢

發南沙

題汪紫廷御風圖

雨後見月

哭黃汝翼

漫興

感興

遣悶

夜

哭三十五弟元又

題從弟松嵐小影

收鶯粟種

卽事書壁

賦得銅雀臺

却族子金附之以詩

丁丑九日

立春

雨中憶王三西齋

紀夢

中秋前二夕友人席上憶王長叔西齋

過石公東城精舍

程二載錫惠贖賦謝

懷三十四弟大村

席上口占促毛小史歌

湖上卽事口號四首

漫成

東坡全集

卷十三

三

絕句

送大村歸

大村使至

夜哭

已卯除夜

見蝶

咏白海棠

自遣

中秋雨

憶內

史烈婦詩

夜吟

途逢故人問余近居

倣唐劉駕疊字體雜詩三十首

重過法雲寺傷謝公手植桢

漫興

偶成

紅橋秋夕

東坡全集

卷十三

古

題吳丹步夢游三山五嶽圖

遣悶呈黃三仲賓

野翁

落梅

偶吟

卓鹿墟選遺民詩成索贈

戲詠泥美人

雨中黃三移棣棠相贈

曉聞喚起

雨後餘楓江至

夢內

五日記 先愴然感賦 二首

五日懷朱古愚鑾江

喜晤大慧上人

所見

湖泛

舟中所見

病中朱古愚來

東坡文集

卷十三

五

病起見海棠大開

漫吟

大雪聞鱸感仲賓餉炭賦

有夢

壬午冬夜

偶題

過清漸水得朱古愚信問其令郎病愈否賦

四月一日

閑關

洪丹霞生輓詩

歲薦期及寢空不寐有歎

紅橋 二首

桃花

辛夷

紫薇

茉莉

題杏花美人圖

木蘭堂詠古 二首

東坡文集

卷十三

六

示小婦

偶題

七月開鶯

雨中作

題友人壁畫竹

少年行

題洪際坤觀馬圖

書傳信卷子

乙酉正月晦日書事

梅放無錢沽酒

卽事東笑錯

蜂

海棠

席上口占與蘇氏小史

暑夜

貧居

雨後曉起

雨中一菴來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七

題畫

夢後感詠

真賞樓秋望

秋夜

有寄

雨中黃薔薇

拓園席上口號

七月晦前三日病中聞鶯誦詩而作

夢歸

黃梅花

題樹下詠公小影

丁亥元日捫虱口號

揚州燈詞 四首

三月三日清明卞格齋招飲北園

夢中詠黃薔薇

曉起見榆莢滿地

夢遊廢園口號

寄題方惟叙芳茂亭 二首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二

東樹下詠公

詠古

送曹浮山之京次韻 二首

漫吟 二首

途遇族人卽送之歸

送張子還三塘

七夕憶內 二首

寓興 二十三首

詠史 十首

夢中詩



卷之十三

淮南李驎西駿著

七言絕句

擬唐人邊詞十首 十歲作

八月霜飛木葉乾黃沙動地朔風寒
暮雲古蹟三千里羌笛休吹行路難

良家六郡羽林郎匹馬相逢古戰場
寶劍橫腰真意氣彎弓曾射左賢王

黃河曲裏路漫漫回首長安欲見難
夢後沙場新虬峯文集 卷十三

月上徘徊猶作故園看

虎帳風寒夜不開三更仗劍獨登臺
戰門火照關山路疏勒城南萬騎來

曉角飛聲度隴千重重屬帳五更寒

將軍夜戰蕭關北鐵甲凝霜血未乾

鐵騎千羣摩右臂長驅直抵塞垣前

下門夜半邊聲起十萬軍師盡控弦

銀河光滿火西流戍將防秋夜未收

候騎忽傳青海箭移軍急備古靈州

角裏月照白紛紛
笳吹前驅部落分
立馬龍堆看
候火邊人猶識李將軍

銅峽崔嵬萬仞開
夏州城對赫連臺
一聲鶯築悲
風起羌婦黃裙牧馬來

落日旌旗捲北風
奇兵十道出湟中
將軍舊領嫺
姚部都護新收博望功

官詞四首 十二歲作

漢麗娟

黃金買笑媚君王
侍宴芝生卜夜長
舞罷迴風明

北華文集

卷十三

二

月轉歌聲欲度落花香

隋絳仙

簫鼓樓船錦纜牽
美人持櫂立舷邊
蛾眉自動君
王顧何事長門買賦錢

唐江采蘋

禁苑脣脣鎖上陽
梅花落盡春空長
含情縱有珍
珠賜那識春風能斷腸

元程一寧

銀燭光寒錦帳空
閒吹玉笛月明中
東風訴盡愁

深淺夜半歌聲繞後宮

宮中樂

昨夜君王宿紫微
承恩侍宴泰全徽
朝來帶醉愁
無力笑倩傍人束舞衣

宮中怨

水殿雲房翠欲流
美人含思弄箏篴
春風無限殿
勤意偷傍桃花出御溝

南樓曲

南樓簫鼓月明多
銀燭通宵徹絳河
桂葉斜簪香

北華文集

卷十三

三

壓馬美人階下拜嬌娥

對梅

雪後香清分外寒
終朝默默倚闌干
梅花風韻如
高士擬贈新詩寫照難

少年行

玉勒雕鞍白鼻駒
春風蹀躞逐飛花
金丸彈落枝
頭烏笑解吳鉤入酒家

揚州竹枝歌

曉日城西烟雨收
東風吹滿江頭紅
倚兩岸花

千樹春水朝朝汎畫舟

明月隋隄樹影斜
游人扶醉暮歸家
香風陣陣吹
衣帶左衛街頭叫賣花

勝湖竹枝歌

勝湖湖水碧如油
細雨瀟瀟野渡秋
欸乃一聲飛
櫂去蓼花深處打魚舟

湖上蓮花落紛紛
湖上女兒黃草裙
齊唱菱歌搖
櫂過鴛鴦驚散不成群

咏史

龍峯文集

卷十三

四

沛官卮酒故鄉情
擊筑悲歌雜羽聲
蕭瑟大風思
猛士當年何事殺韓彭

東風吹動漢宮春
四皓相隨覲紫宸
羽翼已成凌
欲絕悲歌坐擁戚夫人

秋晚憶弟

空庭獨立影淒涼
衰草池塘欲斷腸
無限啼鳥愁
裏聽黃昏相憶月茫茫

舊院聞笛

露井風寒落葉多
月明誰復鼓雲和
堪憐笛裏涼

州曲近日江南到處歌

送吳伯振歸

秋原水落雁南飛
處處霜砧夜擣衣
無那欲歸歸
不得江頭長是送人歸

感遇

賈生太息沒塵埃
屈子懷沙千古哀
非是相如偏
遇合須知漢武自雄才

暮雨瀟瀟渡口飛
涼風吹上敗荷衣
當年漂母今
何處莫更逢人問釣磯

龍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出塞歌送秦大臣薄

塞上西風八月寒
憐君匹馬渡桑乾
邊笳吹落金
城月萬里蕭條不忍看

征馬長鳴灤水邊
平沙遠望更堪憐
防秋不用嫖
鼓部今日偷關異昔年

憶遠

楓落巫山九月秋
夔門西上路悠悠
鴻飛不到棧
啼斷只有長江出峽流

曉雪

迴風吹雪舞庭斜樹樹驚寒噪宿鴉夢後還疑天
未曙隔窓殘月上梅花

廣陵酒樓聽管騎吹笛

玉靶雕弓綠臂鞬繫馬垂楊上酒樓羌笛齊吹邊
塞曲春風蕭瑟侶涼州

春興

廣陵二月柳初齊吹徧東風春滿隄二十四橋歌
吹合何人不爲玉簫迷

玉壺携酒出城西風起楊花襯馬蹄九十春光誰

七言古詩

卷十三

六

最勝平山幽處聽黃鸝

看浴馬

赤汗驚嘶拂柳斜溪流春洗浸紅霞漫愁紫塞龍

駒遠江左新開舊荷花

鮪魚用竹枝體

四月鮪魚江上來雙槳輕舸急浪催磚街街上日
未午銀鱗片片帶冰開

溪上草堂

洞天竟齊散晴煙小小茅堂溪水邊欄外數株新

種柳夕陽常繫釣魚船

送客之江右

萬里征途傍夕陽碧雲無盡楚天長半帆秋色隨
風遠一路看山到豫章

得友人書

風鶴驚疑賊膽寒開緘能不笑顏看誰教陣後呼
朱序知是朝端用謝安

江行

細雨孤舟江上斜橈聲啞啞入蘆花沙頭買得鮓

七言古詩

卷十三

七

魚好更向前村問酒家

聞笛

塞馬羣高入斷雲寒空落水晚紛紛何人吹笛荒
臺上寥亮西風不忍聞

秋晚湖上

神英嶺上暮煙飛雙社湖邊秋蟬肥落日西風吹
野渡數聲笛鼓釣船歸

九日得遠信

佳辰愁絕強登臺萬里懷人恨未回白鴈忽傳巫

峽信秋風舟過錦江來

送僧歸木塔寺

水邊雙樹掩禪扉木塔荒涼客到稀
月照渡頭村犬吠寒梅花下一僧歸

口號簡縣圖

時構草堂初成

草堂高卧擁煙霞抱膝幽吟落日斜
爲報孤山林處士春來著處種梅花

春日呈家大人

老人白髮愛春葩每日巡園到日斜
爲念連朝風

亂峯文集

卷十三

八

雨惡編籬護惜紫荊花

雨中過雙忠祠口號

無成北曉風吹蕪城城西戍角悲堪憐
孤客含愁思細雨荒祠讀斷碑

雨中梅花嶺聞笛口號

林鳩啼雨雨聲頻荒嶺煙淡正暮春
短笛橫吹花不見蕪城作賦更何人

登燕子磯

突兀孤亭鎖碧峯蒼龍倒挂削芙蓉
隔江諸寺晴

煙外落日西風送晚鐘

雨中過弘濟寺

暮雨江樓聽梵鐘老僧跌坐對孤松
相逢不解塵間語指點青山翠幾重

江行

燕子磯頭暝煙收觀音巖下水倒流
一片秋聲鴈過寒江暮雨送孤舟

江村夜泊

暮砧聲斷早鴻過垂水不波夜到江船
籬亂峯文集卷十三九

大吹滿隄槐影月明多

聞笛

玉笛橫吹入碧煙梅花歌徹酒樓前
誰憐腸斷江南客明月孤舟夜不眠

晚過揚州

細雨斜風一葉舟斷鴻聲裏過揚州
隋隄兩岸人煙晚多少寒砧催白頭

讀醉鄉記

科頭白眼對滄浪竟日難書坐草堂
秋色滿庭無

酒飲醉鄉能不妬王郎

過舊宅有感

斜陽門巷鎖葳蕤野徑無人風自吹猶憶當年諸
逸老寒梅花下唱新辭

釣叟

護金蕩口暮煙開拱極臺邊秋水迴獨帶笭筍乘
月去閒搖艫緩釣魚來

蒼先青切音生

送友人入都

長淮曉日照征車萬里風高白鴈初此去臨軒知

此集文集

卷十三

十

有問河渠須上賈生書

閨詞

曉日窗開照碧綃雲鬢閒整坐春宵漫言妾貌如

花豔鏡裏雙蛾只自描

尋芳小苑步遲遲笑傍疎梅折一枝何事東風偏

有意殷勤還向尋邊吹

空閨月轉漏聲催風送花香夜台開燈檠不勞虛

報喜相思那得見郎來

曉步階下見秋海棠

香凝紅豔映朝霞五月堦前放一花應爲幽人多
逸與秋光先送到山家

題釣臺圖

百尺高臺繡嶺東畫圖猶自覩清風當時佐漢無
馮鄧寧肯羊裘釣澤中

題雪夜訪友圖

千峯迴合剌谿陰茅屋疎籬帶碧潯莫怪到門空
返櫂扁舟雪夜自情淡

輓太倉王子彥前輩夫人其子以哭泣死

此集文集

卷十三

十

白楊蕭瑟暗江春蒿里荒煙葬孺人誰侶姑蘇王

孝子青年哀毀殉慈親

舟汎卽所見戲成

東風簫管振中流楊柳青青夾畫樓水劍偏迎豪
客舫金簪不上美人頭

水劍卽青蒲金簪卽蒲公葵

鷓鴣

孤鷓鴣翔水上飛終朝只白啄山薇從來性潔無
他好肯向人間帶箭歸

漫興

琵琶到處弄新音何獨猶操太古琴只爲洛生人
共好轉教梁父我孤吟

端陽竹枝詞

端陽筵對蜀葵開細碾雄黃入酒杯五色綵符拋
滿地榴花踏碎醉人回

小伊州

邊笳吹動鴈門秋白草萋萋水不流獵騎晚歸
在管西風齊唱小伊州

題畫

乳峯文集

卷十三

十一

緩步松陰長嘯來洗瓢偷放石門開縱教流出桃
花去自有山風吹送司

飲桃花下有懷

孤尊斟酌就桃花坐聽啼鶯春色賒爲念倚園今
日聚應懷羈客在滄沙

歸舟口號

西去滄浪是敝廬溪香風送碧荷初遙知到岸昏
鐘動白髮蕭蕭正倚問

舟過東淘

東淘野店面橫塘兩岸青帘送酒香水國人家秋
色好滿籬疎菊近重陽

讀關侯傳

秉銳攻樊氣獨雄無端詭計墮成功讀書不辨春
秋義割目何須待阿蒙

詞人漫自賦三都名分昭然未可渝正統於今歸
漢帝將軍孤憤可消無

秋夜口號

問寢高堂一月遠中宵不寐淚頻揮臨行猶記叮
嚀語客裏霜寒多著衣

乳峯文集

卷十三

十一

冬夜懷繆蔭公

水結堅冰溪不流辭家慷慨忽孤遊只今風雪蕭
蕭夜衾冷燈殘何處舟

送鄭薇菴歸

晨風蕭瑟澹寒暉西望滄浪鴈影稀攜手臨歧愁
欲絕閭門同望不同歸

種竹

潺湲曲水遶茅堂風送溪雲度短牆種竹窻前堪

作伴月明疎影到山牀

西莊

西莊五月侶涼秋輕櫓搖搖畫裏遊香芹風吹青
雀舫垂楊門對白鷗洲

聞故園大熟

天北天南鴈日飛故園何事信音稀秖今杭湖
田熟誰識飄零游子饑

懷襄九載水盈城聞道今秋百穀成爲惜浪遊田
未種開春買犢定溪耕

北華文集

卷十三

十四

秋望

西風黃葉下庭槐望遠常登水畔臺怪底家書秋
斷絕大河流涸鯉難來

送客之白土埭煩過錢五長訊張瓠圃近日

消息

東風河上送檣烏煙樹依稀白埭孤携手史宗煩
借問蓬萊書信近傳無

夢尋梅花醒後大雪口號

一樹垂垂送遠香吟詩驢背正顛狂雞聲忽破殘

更夢紙帳風寒雪滿廊

晴望

雲澹晴空鴈影稀孤臺獨上淚沾衣故鄉回首知
何處遠望誰言可當歸

晚步

短杖閒携步綠蕪楚山西望一丘孤七年游子他
鄉淚又逐東風過勝湖

獨坐

春游載酒滿平蕪寂寞空齋影自孤山鳥不知腸

北華文集

卷十三

十五

斷絕檐前日日喚提壺

寒食

碧桃初放綠楊齊野鳥晴飛枝上啼把酒看花雙
淚落老親遙隔勝湖西

問行舟

嘯歌都廢日思親殘臘離家忽暮春消息不知頻
借問舟中恐有故鄉人

晚登東寺樓作

危樓日落上方清倚檻高吟待月明最愛疎鐘傳

響後輕煙澹澹籠春城

寧藩宮詞

寧獻王晚暮冲舉自號臞僊結精廬曰雲齋每
月令人往匡山之巔囊雲以歸日放一囊四壁
氤氲如在岳壑

高皇孫子曰臞僊日日囊雲五老巔獨坐精廬如
洞壑氤氲四壁起青煙

周藩宮詞

周憲王勤學好古尤長於詩詞所著誠齋樂府
卷十三 六

音律諸美流傳兩河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

溪宮歌吹早春時明月如霜照雁池樂府流傳京
洛偏樊樓絃索唱新詞

又賦一首

汴京風俗每逢初雪輒以銀盒盛之徧遺親串
置酒歡飲宮中尤尚周憲王有送雪詩臞僊囊
雲誠齋送雪洵宗藩佳話也

先朝王子愛清幽覓句朝朝花裏遊射柳擊毬渾
不好囊雲送雪自風流

為人題山署圖

晴煙縷縷入雲飛官閣蕭疎面翠微槐花落滿庭知
訟簡山雞報午吏人稀

舟過寧鄉

流澌欲合朔風吹鴨噪寒村薄暮時孤客
欲絕幾回岸過酒家旗

青元觀聽笙作

偶來僊院聽瑤笙吹徹鈞天暑氣清更欲乘風勝
白鶴華山頂上訪茅盈

全椒道中

馬度秋風百里遙西來山縣過全椒人家一半樓
松杪來往藤鬚是小橋

遣意

青峯萬仞自堪攀屐路晴雲出岫閒不爲老親
垂白髮早携筇杖入溪山

玉上人自平塘步行二十五里送予過全椒
縣至東關外纔別去予著短衣跨驢就道
口號

鄉僧携手語依依送別關門已夕暉回首秋風人不見捕蝗亭畔換征衣

重過東葛城

星落江天月五更山村欲曙野雞鳴短衣孤騎窮途客來去秋風過葛城

茅塘橋

茅塘東去日初斜繫馬橋邊問酒家風冷布袍秋已半朱榴猶放隔墻花

途經葛塘卽所見戲成竹枝歌一首

北峯文集

卷十三

六

葛塘路接盤城隈小小女兒唱歌來山下來往驢足健女兒耽去把耽回

題畫

樹壓茅亭倚亂山幽人坐聽水潺潺生來未見塵寰擾太古胸懷百茂間

贈張明府蒔生

龍舌津邊水不波夕陽雞犬萬家多回天此日知誰力試聽民間五袴歌

壬戌寒食

花開花落暮春天寒食東風最可憐誰道今朝能禁火垂楊處處散晴煙

夢登西樵山見山上茶樹甚夥醒而口號

南去西樵萬里賒夢魂何事到天涯山頭謾謾香風起知是移來顧渚茶

西樵茶樹乃唐詩人曹松移自顧渚者

月夜懷洪上人

蒲團瀟灑坐秋風猶憶焚香對遠公窓竹祇今敲月夜可能無夢到山中

秋夜懷鄭薇菴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九

露冷空庭烏夜啼秋風有客卧沙谿芙蓉花照堤頭月夢裏相尋幾度迷

題友湖上茅堂

半間茅屋水雲隈楊柳芙蓉兩岸開湖上棲遲誰是伴白鷗飛去又飛來

徐槐江同宗楚客游金焦歸持濯足大江圖

索題率爾應之

雙峯對峙水中流白石蒼苔翠欲浮徐幹新詩示炳畫江光山色共高秋

妙高臺上斷煙收
瘞鶴崖邊落木稠
坐濯渾忘歸路晚
一聲長嘯大江秋

三月十九日

垂碧稚子早成翁
戎馬乾坤感慨中
回首煤山燒火日
年年慟哭起悲風

遣興

茅堂傾側竹扉斜
午夢初醒坐對花
爲語小童鋤隙地
編籬早種邵平瓜

過露筋廟

虬峯文集

卷十三

二十

貞祠孤峙碧湖涯
歷亂垂楊繞屋斜
何處月明歌出郭
辭華中斷美琵琶

送浮村禪師往天童

東風折柳送浮村
去謁天童四代孫
聞道祖庭多勝境
看君騎虎入松門

老將

齒落形枯短髮稀
前倚杖曝寒暄
鼓聲聞動西風裏
不禁雄心塞上飛

馬上彎弓疾若飛
少年曾破幾重圍
只今衰老無

筋力猶自時時拂鐵衣

醉後對鏡

五十衰翁出鏡中
蕭疎短髮不禁風
休訝老去顏如昨
浮貌紅於霜後楓

贈余生

蕃釐道院寄身孤
日日吟詩飯也無
白髮黃冠老驛客
誰知舊是漢金吾

月夜聽鄰女吹簫

空閨露冷坐含愁
吹入簫聲六月秋
子夜新翻吳

虬峯文集

卷十三

五

調曲月明幽怨滿江樓

春晚

桃花歷亂柳花齊
孤客思歸意轉迷
細雨濛濛春欲晚
東風吹送鷓鴣啼

絕句

臨淄古道接燕臺
五月南風塵不開
戶戶縣燈明侶
豈江頭飛騎進魚來

盆槽是 先慈所手植

盆槽手種萼垂紅
灌溉殷勤烈日中
相對只今悲

欲絕花開還自向幽宮

江村竹枝歌

巨口鱸魚細細鱗長橋列肆爛如銀風光自是江
村好碧筍朱櫻最可人

當壚少婦黛描蛾茉莉斜簪含笑多沽酒客來全
不避垂垂雙乳抹紅羅

欸乃歌

黑面長年白苧衫一聲欸乃下雲岳江南風景殊
江北不使蒲帆使布帆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三

望洞庭

林屋西連銷夏灣洞庭一望水潺潺何當縹緲峯
頭立看盡湖中兩片山

醉中過梁谿

白石清江照酒顏一帆斜挂夕陽還輕風吹過梁
谿去煙樹朦朧望遠山

月中聽何叟歌

輕帆風送木蘭舟邂逅何哉坐上頭老去酒狂還
不減紅牙緩拍唱伊州

晚望

嘹唳征鴈逆飛蓬颯颯寒原起朔風十里谿山殘
雪裏千家門巷暮煙中

紀夢

地底無天徑路微孤燈寒處是萱闈夢魂夜夜雞
鳴後雙淚沾衣問寢歸

返南沙

殘雨纔收日半開江梅落盡客初回茸茸細草沿
堦綠小閣春寒燕未來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三

貧女吟

嗟乎芳蘭過時而不采菱矣脩士過時而不遇
老矣此標梅所以有迨吉之咏也傷哉爲賦貧

女

貧女傷心不字年徘徊顧影鏡臺前桃花落盡無
人見門閉東風只自憐

題與友人乞菊

菊傍東籬九月開移秧須向此時栽空庭欲得添
秋色爲乞名園數種來

讀摩詰不遇詠作

垂楊倒影一庭斜
茅屋蕭疎自可家
若待濟人然
後去春淡蘭柴已無花

月夜咏木香花

空庭露冷暗飛香
影臥疎枝幾許長
彷彿溫泉明
月夜翻籬階下舞霓裳

凌霄花

晴空裊裊掠長條
高下風花舞絳綃
依附生平從
不解青葱只道自凌霄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八月十五夜

露彩浮空夜色妍
庭開叢桂月娟娟
羈人愁說秋
光好風雨承歡憶往年

乙丑迎先慈誕辰
沙上足夕大風雨

和繆張二子步月龍津橋作

龍津橋上海月清
龍津橋下海濤生
誰將玉笛吹
滿落徽夜高歌明月明

又吟詩風露清
飛揚如殺兩狂生
誰憐腸斷他
鄉客獨立空庭看月明

中秋後一夕飲張子齋中作

茅堂剪燭倒清卮
縱飲狂歌不肯辭
明歲今宵看
月色海鄉湖縣兩相思

舟泊東淘友人雪中邀飲旗亭聞笛作

旗亭小飲爲君留
羌笛聲悽赴客愁
席上雙鬟今
不見誰人風雪唱京州

旅夜

清霜欲落曉鍾催
問寢親聞夢裏回
三匝繞牀
腸斷絕殘燈照影自徘徊

懷友

孤帆江上去多時
猶憶高吟共酒卮
庭樹那知離
別恨春風還發舊年枝

送友

月落堤楊噪曙烏
東風吹送片帆孤
愁心正侶春
流水一路隨君過勝湖

席上聽陳郎吟詩

白雪曾聞指上聲
誰知短詠亦神清
尊前對客吟
新句風采偏教一座傾

春眠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僦屋兼園覽可家飛飛乳燕掠檐斜柴門晝閉春
眠穩落盡東風棟子花

見落花

庭前春去已多時尚有殘花墜短枝轉使愁人見
不得非悲落早恨開遲

題容膝菴

道人新築小雲龕茅屋三間踰碧潭木槿花開風
細細無邊煙雨侶江南

己巳秋聞故鄉大熟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五

滿城螺蚌共人遊甘載傷心失好秋聞道今年天
意轉垂垂香稻熟西疇

最喜篝車願不違沿溪落穗蟹螯肥打場牛背今
宵月迢遞流輝到客幃

中秋夜鑾江舟中納姬

次元又
弟韻

輕舟月夜下鑾江同拜姮娥酌玉缸但得宜男吾
願足敢云萱草貌無雙

萱草劉
伯壽姬

九月十九日題龍山寺壁

海鄉秋盡菊初黃斷鴈低飛落木涼恐負花開杯

不放狂歌痛飲展重陽

過安上人畱贈

蓮社招尋杖自携白雲茅屋問幽栖伊蒲供罷辭
師去暮雨瀟瀟過虎谿

舟發董潭

南風小艇破潭煙一望茫茫盡水田今夕蒲帆停
瓠子故鄉明月到尊前

雨中過縣園故居

無限愁思未可論凄其風雨過君門人間自失悲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五

秋客九辨誰歌弔楚冤

遣悶

羈人不寐強吟哦衾薄更長奈若何坐聽打窗雨
聲亂塔前敗籜曉來多

南沙六景

東山秋月

東山突湧梵天宮疎磬冷冷度碧空吟眺最宜秋
夜靜樓臺都在月明中

南堡春雨

春風吹雨灑芳阡麥浪青青欲拍天爭著短簑垂釣去潺湲新水遶門前

西橋塔影

石橋橫鎖碧潭澄落日扶筇立老僧煙裏漁舟擣橋過影翻波底塔層層

北潭清聲

沃壤高縣氣正清無端風雨忽宵鳴洶洶坐聽聲連海知是驚濤落五更

茗海碧煙

此峯文集

卷十三

天

清氣如蘭散曉煙東風吹動碧無邊春光顧渚渾相侶寒食纔過穀雨前

荻漈雪絮

南去波光動鴈田蒹葭十里引行船風中雪絮高低舞疑是隋隄二月天

對梅

孤客無朋惱一春庭梅底事轉相親娟娟坐對吾憐甚豈獨紅蕉當美人

白傅有紅蕉當美人句

一樹垂垂發草堂疎枝弄影送幽香此君自是風

流絕巢飲何須問海棠

用徐仁結巢海棠樹事

咏史

慕容廆

永嘉朝士好清談但喜風流事不諳誰使健兒亦如此巾衣營外謁何龕

慕容翰

曉果誰如孺子翰兩軍圍合棘城寒奇兵千騎衝管入奮擊宵逃悉獨官

鄧攸

此峯文集

卷十三

天

振武營開梟夜鳴輕車白帽坐書生牙旗風動東南指早報前軍破趙兵

寒食花

庚午二月掃墓西山路旁見花叢生似小桃藥明豔可愛詢之土人或曰秧桃或曰秧柳其義不解而名亦陋李子曰今之日寒食之日也盍以名花可乎口吟一詩示同行者

豔吐微紅映落霞枝枝開向路旁斜禁煙佳節今朝是錫汝新名寒食花

山礬

山礬產於江南野人謂之山花或又稱
梔花花甚香王荆公欲賦詩題其名山
谷請以山礬更之
或曰卽玉藥花

玉藥垂垂煙外斜微風香送入田家嘉名不錫黃
山谷誰向荒郊咏鄭花

舟自斗浹回

葦荻蕭蕭路不開漁歌坐聽首重回煙中一櫂歸
何急斗浹溪頭訪客來

夢觀荷湖上

澄湖汎汎碧生波荷葉田田入櫂多白鷺驚飛回
蘇軾文集 卷十三 三

午夢南風侶送采蓮歌

秋晚

寒聲咽下香時獨步空園有所思短髮頻搔誰
共語滿庭紅蓼自吟詩

羈孤底事最傷悲秋雨秋風惹客思斷鴈一聲河
上度無邊落葉打空籬

題贈老友

殘日寒風淚滿巾白頭相遇轉傷神尊前莫話開
元事遺老于今剩幾人

陵亭卽景

酒旆搖搖柳影疎斜陽寒水野人居小舟吟嘯來
何處蕩槳中流叫賣魚

流水潺湲繞梵宮疎鐘坐聽度橋東敗蘆聲裏西
風起村北村南夕燒紅

白柿

庚午冬至後四日子夢同王西齋過大村軒軒
面東臨池池之東一樹蒼茂偃蓋子問何樹曰

白柿問實否曰已熟觀之垂垂滿枝矣大村命
蘇軾文集 卷十三 三

童子摘之盛以朱盤食西齋與子得三枝二

枝各一枚大如常柿其色比玉一枝纍纍十數

枚大僅如胡桃食之清冷沁肺童子旋又持落

雪生食子如草上凍浪花噴噴可愛大村曰此
卽白柿花也方擬取食而豁口占一絕歸視西
齋大村

白柿垂垂壓樹看摘來清冷滿朱盤歸時試問西
齋叟曾否同餐落雪寒

輓吳叟

叟爲雒陽布衣每語及先朝輒
泣下又嘗放舟西湖游徧而歸

聞道逢春濕每縣心傷月夜聽啼鵲潮翁初下人
間世猶是先朝萬曆年

冷泉游徧復雷峯曾向湖亭坐聽鐘獨有南枝看
不厭鄂王祠畔更支筇

友歸自北

朔吹稜稜鴈影涼長途匹馬犯邊霜歸來日誦新
詩句曾過萊陽弔侍郎

謂左麓石先生

早春聞笛

春冷南枝樹未開空庭見日獨徘徊何來寥亮東

風聲

卷十三

五

風笛已自聲聲怨落梅

夜夢庭梅大放曉起口號示鶯

曉日猶寒獨步來春光何緩倩君催須教百轉花

間好開徧東風夢裏梅

從軍行

銀水河邊夕浪生玉門關外亂煙橫王師酣戰重
圍合不絕西風驚鼓聲

傷故人

六世交情古亦難纏綿猶憶舊時歡王孫消息今

生絕草色青青不忍看

送所親歸

畱君不住淚霑衣游子飄零何日歸一片愁心隨
檣遠春風直入老親闕

思歸

雨氣垂天空自寒春生苔井汲猶乾溪魚二月淦
浪好我欲西歸理釣竿

壽聖寺訪浪夫禪師

曹溪獨步重南宗頂骨開師委五峯會否嶽神來

其學文集

卷十三

五

受記風雷嶺上夜移松

寺鄰

一切誰能夢幻觀孤舟鎮日苦驚湍塵機幸我年
來息半芋無煩出嬾殘

寄可上人

聞道師棲般若臺風吹面面白蓮開吟詩倘許陶
元亮高咏還當入社來

讀桃花源記

桃花開徧日遲遲飯熟胡麻夢破時底事石門春
不閉仙源得使俗人窺

送宗三之汀州

撫絃山響壁間秋，宗炳當年只臥遊。
美爾乘風千里去，看山一路到汀州。

又題寒食花

紅藤晴築出蕪城，夾岸繁英映日明。
但識去年曾知己，東風含笑故相迎。

門人沈次簡忌日哭之

花落庭樞儻一年，韶齡何事竟長眠。
生芻束就無人寄，淚逐東風到汝邊。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五

夢後卽事有感

何來蝴蝶舞荒園，午睡初醒悶不言。
芳草年年空有夢，天涯無處訪王孫。

哭朱三丈

傾蓋論詩已白頭，相携猶憶日登樓。
歸來誰意先生病，淚灑西風易覺秋。

送繆玉山之吳陵

宵征何事犯堅冰，縱擁重裘寒不勝。
馬上西風吹鬢髮，一途殘雪到吳陵。

旅歎

風雪交侵何日晴，借樓無處覓柴荆。
途窮常怪關宗哭，誰意今朝到李生。

市有鬻梅者既去始知之悵然口號

曝背晴檐讀杜詩，柴門靜閉午風吹。
幽香冷冷來鄰舍，市滿梅花恨未知。

辛未除夕縣先慈像

凍雲垂野北風嚴，果栗寒生水結髭。
老淚縱橫墮今夕，慈親色笑畫中瞻。

此集文集

卷十三

五

將歸口號

湖鄉煙景入新年，春水平橋絕可憐。
風伯應知歸客意，蒲帆吹送鷺陽天。

壬申十三夜

扁舟獻歲返鄉關，游子傷心鬢已斑。
猶憶七年前此夜，紅燈綠酒侍慈顏。

簡友

淺淺春溪好放槎，板橋西望酒帘斜。
興來屢欲攜尊過，恐碎君家一徑花。

席上咏錦邊虞美人

春去誰言足斷腸美人猶自炫新妝却嫌澹素無
顏色偏向花間著錦裳

七夕雨

靈橋初駕鵲紛紛浙瀝旋驚隔樹聞爲問黃姑今
夕雨何如巫女暮山雲

輓蔡蕙

玉軫初調綠綺琴驂鸞底事遽雲岑夢夢豈是天
難問減笑延親孝女心

鳳峯文集

卷十三

五

今朝含笑入重冥轉憶當年涕獨零莫道上書爲
易事積誠三載動天聽

九龍山上春雨晴九龍山下春水明此地神遊兒
不死晨昏誰共漢緹縈

欲歸

屢東歸裝未得行乍聞聲老又林鶯搔頭徙倚渾
無賴落盡桃花春不晴

久菴弟招飲紫藤花下口號

幽香細細動微風婀娜長條舞碧空滿座狂呼傾

大白紫藤花落酒杯中

看演如是觀卽席賦

戰血千年尙未乾塵昏天地北風寒謳吟空自懷
思切何幸尊前得快觀
慙快當筵追憶難朱僊返旆最辛酸雄心未抵黃
龍飲淚滴重泉那得乾

展朱嬾翁所書扇感賦

南窗徐展午風來扇上騷人已夜臺果否耽吟還
侶昨朱樞也傍下泉開

鳳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夢後

閒庭又放蜀葵花漉酒吟詩興自賒那信此身還
是客連宵夢裏不離家

送王表叔西齋歸

畱君不住送君行悵絕孤畱一老生離緒滿懷誰
可語榴花蒲葉太無情

滄浪西去路悠悠望斷湖城淚欲流慎勿輕言游
子病老親炎暑不勝愁

揚州市上所見

佳樹何來帶雨鮮
篋盆移自洞庭巖
香圓佛手垂緣高
價驚人萬五千

湖鄉竹枝歌

蘆洲東去水雲天
拂拂香風京入船
一路荷花三十里
紅衣日照萬燈然

湖鄉九里十三莊
棟子垂垂蔭土牆
向午豆棚喧笑語
青苗旆動稻花香

哭繆歷臣

凶問傳來祇樹林
予得訃天寧寺
交情回憶七年深
寢門

此集文集

卷十三

哭

未得遙歸哭老淚
浪浪不自禁

踞長回短數何偏
幾度搔頭欲問天
四十此人曾不得
欲歛塵尾轉燈前

招邀憶昔倒金罍
花外聲聲玉漏催
燒燭論詩頻此地
何堪今日素車來

過丁溪

水浮孤磴勝湖西
日里寒空去鴈低
得見故鄉明月好
淡杯緩酌過丁溪

甲戌生日病

弟大村消息未首及之

初度常居俗佛先
霜髯雪鬢醉花前
如何衰竹呻吟臥
辜負風光此一年

勝湖西望水煙偏
三日風帆一葉船
底事鬚枝常作客
杯觴不得侍親前

劬勞永報寸心牽
負米艱難憶往年
伏枕于今雙淚落
哀哀九載隔重泉

老去身孤我自憐
垂髫小謝亦衰年
平安兩字憑誰報
多感良朋千里傳

病夜奉懷家大人

此集文集

卷十三

病

春雲黯黯鴈無音
望眼空疑怨思深
未識此時曾感夢
知兒卧病苦呻吟

題驛程後

一統山河中夏尊
皇華驛路至今存
如何猶有南來客
疑是年衰眼漸昏

留別

飯罷匆匆話夕暉
回頭心事總相違
一尊重聚知何日
鄉淚還沾送別衣

偶書曆後

白髮蒼顏客裏身
賓新餞舊歲頻頻
風光那似兒時好
鶯咽蘆笳五十春

與繆恒菴索杏花

春晴最喜百花開
坐對閒吟當酒杯
聞道名園杏叢發
繁枝折一插瓶來

見新月

楊柳青青未放花
空庭獨立正思家
惱人新月今宵好
不照滄浪照落沙

古龍庭竹枝歌

龍峯文集

卷十三

四

揆黎天是子孤塗頭曼當年號自殊
不得孤奴爲解說饒他哀晏亦模糊

須卜呼衍生貴甚常爲左右骨都侯
蹄林馳逐年年會萬馬初肥塞草秋

蘆笳吹落幕南雲白馬青駝隊各分夕
拜月生朝拜日龍庭禮數亦紛紛

龍荒從不事耕桑渾酪甘肥壓稻梁
仰射飛鴻側射鼠狐兒六歲慣騎羊

古西蕃竹枝歌

康居大宛接烏孫
汗出龍駒萬騎屯
東去于闐多寶玉
河源袞袞出崑崙

玉面銀錢巧鑄成
布名火浣織來輕
珊瑚柱子水晶壁
誰侶犁韃四百城

羊毛如雪圍短牆
臍斷鳴鉦土出羊
垂垂蒲桃秋又熟
釀成美酒綠沉香

述夢

月照芸窗夜漏清
旅魂風引入湖城
老親何事宵歎應爲思
兒夢不成

龍峯文集

卷十三

五

發南沙

萬里異地與心違
何事還家淚轉揮
回首十年腸斷絕
慈親同客不同歸

題汪紫廷御風圖

碧霄翔步御天風
披肩八十翁下視塵埃應
大笑有人扶杖出花宮

龍中云閣
我藤杖

雨後見月

支離衰骨健秋天
徹夜吟詩不肯眠
雨霽新涼窻未閉
清光恰恰到牀前

哭黃汝翼

論交憶昔始垂髫對字年來慰寂寥亭午隔流猶
話舊誰知永訣卽今宵

廣文遙授厄空名縱使身霑亦不平何事彼蒼猶
爾靳蓋棺還是一諸生

將貢於
學而死

漫興

翠竹新栽二尺強閒庭也自影蒼涼何期排闥來
淮水摧倒塔前亦可傷

板屋繩牀渡碧流連朝水宿侶浮鷗餘年樂趣知
北華文集 卷十三 聖

何在可得名山采藥遊

感興

風規小吏亦名流人物何曾數貴游可笑王澄偏
問位豈知江蔡表陳留

狂言厭聽最堪尋杯酒相規愛白溪雅量于今無
陸玩誰能歎息哉良箴

一斗醇醪肉一枰吳興貞率亦人難萬錢何事尋
常視須惜寒儒竟歲餐

知足何爲輒自矜不貪從古歎難能清名絕世王

懷祖始亦家貧試宛陵

咏罷新詩起獨愁青山如畫共誰遊千年牛清高
秋月只照風流謝尙舟

遣悶

細浪依然打一庭松扉白晝亦常局可憐老子貧
無事憑几閒看水荇青

夜

沽酒無錢穩卧難新詩吟罷倚闌干西風欲起烏
啼急月照虛堂水氣寒

北華文集

卷十三

聖

哭三十五弟元又

凶問驚心到廣陵霑衣淚灑對孤燈生平兄弟兼
朋友切切惻惻不我憎

寒食宗人掃 祖塋老兄先往治犧牲早知生聚
無多日悔不停僥緩去程

催人鬼伯卽庸醫寒燠紛然總不知皮骨僅存心
火灼一番相問一番悲

麻衣入室主人憎疎濶新年省未曾走札促吾勤
會面一朝長訣見何能

鬚齡就傳共西園情好多年弟與第一病慨然竟
不起到門淒絕見魂旛

憶昨黃薇開滿堦殷勤護惜畏風吹傷心早又花
時節拋落街頭是阿誰

名父縣車遯早肥圖書萬卷擁山扉三更待寂無
寒暑承順從來未一違

同懷友愛最情真家落中年水旱頻召部良田輕
賈病治妝嫁妹慰嚴親

高曾遺塚枕荒僻朱墟村空宰木殘爲討逆孫奔
虬擊文集 卷十三 聖

訴切風霜不避過江寒

歲時歡聚轉生悲無子愁余汝亦遲天道於今難
更問雙育偏又厄佳兒

飄香秋半透重扉英物天生願不違麟角手摩求
嫡戚何堪繡襦換衰衣

重陽邂逅獄宮門曾建當年日者言秋半生兒春
半死妻其携手步黃昏

伏枕雖纔開大寒胸懷十月未曾寬兒孤女幼心
難了夜夜重泉淚不乾

願日何須恨不平尊親地下自分明兄輩一勸身
隨頑賢母相憐過所生

抱憤因君欲掩扉出言常恨與心違泉臺倘得逢
吾父爲道人間事益非

題從弟松嵐小影

衡山遊徧又廬山煙雨諸峯指顧間寫入剡藤生
吟賞從今散髮傲塵寰

繖素題名處處留念年今書得公侯軟紅京輦遊
知倦高卧何妨萬卷樓

虬擊文集 卷十三 聖

收鷺粟種一名

可憐家日獨長清晨起坐到斜陽無聊小步荒
庭下子紛紛收米囊

即事書壁

吾輩自長隱湖濱卉種園庭下自共俯仰一生無
所媿從來不作美新文

賦得銅爵臺

銅爵臺惟鄰下開蕭蕭松柏晚生哀存風紅粉笙
歌地白月黃塵螻蟻臺

却族千金附之以詩

自信長貧非數奇從來吾道合調饑孤懷不讓庾
新野多謝臨川莫漫疑

丁丑九日

茱囊嬾佩意蕭騷落葉西風冷葛袍巷巷齋牕流
不絕湖城何處可登高

東籬憶昔著花繁邀客持螯酒滿尊誰信今朝貧
徹骨晨炊無粟米開

立春

山陰文集

卷十三

吳

虛堂拜影淚霑巾悵絕今朝是立春夢裏依然瞻
笑滿慈令節背雙親

雨中憶王三西齋

風雨連朝將好春青青愁見柳條新提壺枝上休
頻喚酒曾于今少一人

紀夢

松間山月照人圓門閉僧蘭古洞邊念四聲傳文
敘子西方法曲動諸天

名文
敘子

宋體文敘善吟經有樂工
狀其念四聲觀音撰一曲

中秋前二夕友人席上懷王表叔西齋

青輝將滿皎如水獨鶴橫空頗氣凝澹是芳尊開
好夜偏教老淚灑良朋

過石公東城精舍

曾靜東城日掩扉伊蒲還是首山微別逢莫話先
朝事白髮遺民在亦稀

程二載錫惠廬賦謝

青絲巧織竹鑪新儲火偏宜風雪辰多謝良朋珍
重贈提攜如意氣生春

山陰文集

卷十三

吳

老屋孤燈漏欲闌霜檐颯颯籜籜聲乾烏薪爐滿攤
書坐衰骨從今不畏寒

懷三十四弟大村

細雨連朝濕短籬梅花欲放晚風吹新詩吟就無
人和我口思君君未知

席上口占促毛小史歌

良宵彥會幾殘春香發叢蘭入酒頻莫惜低歌小
垂手笑含顰眼最愁人

湖上卽事口號四首

落盡園花幾向啼舟浮水面石關低紅橋新漲高
只見垂楊不見隄

黃真道士老遺民對酒吟詩最有神醉死不愁愁
落喇風來藏去小烏巾

菰蒲青處水禽呼法海僧樓望裏孤恨不攜來王
登四揮毫寫就夕陽圖

扶病上蘭舟一入歡場早失愁落日渡頭涼
已見市橋西家樓

夏成

七律文集

卷十三

哭

人詩思此時生綠蔭移庭午吹輕枕過清音高
以爲聲纔歇又蟬聲

絕句

雁聲悽切最愁予漏轉燈殘好夢虛颼颼打窻疑
夜雨開門落葉滿庭除

送大村歸

離筵把酒淚頻揮明日扁舟送客歸颼颼朔風吹
古渡雁行纔合又分飛

大村使至

此葉北圖配補

空庭雪滿沒蒼苔不覺連朝祇自哀
從弟孤舟遠使送糧來

夜哭

絮薄余寒意總迷團圓好夢破鄰雞
夫苦哭罷雙親又哭妻

已卯除夜

雨響空階夜漏遲椒觴未飲淚先垂
重泉下應念笑笑白髮兒

並老羈孤只自憐傷心明日又新年
同舍人去牀

七律文集

卷十三

哭

空在昨歲今宵憶共眠

見蝶

老夫晨起步蒼苔喜見庭梅數葉開
正月氣喧如

咏白海棠

盈盈滌滌內家妝睡足雕闌上月光
笑著霓裳頻

自遣

鰥獨何傷心侶焚無人身後拜孤墳
虬峯自有賢

孫子幾卷新詩幾卷文

中秋雨

從來多恨是霜娥
細雨蕭蕭奈若何
應為影孤腸欲斷
不教星斗耀天河

憶內

故房步入即長吁
明月空牀一枕孤
四十七年悲喜共
莫能斷此情無

史烈婦詩

烈婦江都史侶蘭妻也
乙酉五月城陷赴宛虹

史烈婦詩

卷十三

見

橋下死焉作詩弔之

一片冰心五月寒
宛虹橋下碧澄瀾
當年馬上紅顏女
經過含羞不敢看

夜吟

百年得失老懷知
不寐孤吟夜漏遲
寒事彌天陰

途逢故人問余近居

臨岐憶昔淚曾揮
忽漫相逢又別離
即日訪余樓隱地
榆簾深處小柴扉

做唐劉駕登字體雜詩三十首

述夢

自憐寸草負陽春
每一追維一愴神
夢裏分明持壽酒
堂堂上獻雙親

憶亡

辛勤操作幾經秋
青鬢相憐到白頭
一別傷心成萬古
回回憶淚長流

懷諸妹

孤特我生惟有妹
饑驅洪水傷分背
衰年不見客

史烈婦詩

卷十三

辛

他鄉浪浪士摧肝肺

浪浪平聲元結家
漢濱自稱浪士

懷從弟大村

懷人不寐坐吟哦
百里滄浪路不多
底事音書三月斷
天天上有鴻過

寄贈從妹芬子

大村風骨最高寒
鄧尉冬花雪後看
阿妹亦饒林下致
芬芬子氣如蘭

憶上表叔西齋

時賢當面謬相推
背面虛懷是阿誰
生氣十年泉

下客談談次感心知

度太尉日使中郎家從談
談之許謂深深見詩也

飲黃三仲賓立軒

微風半捲水晶簾影落金杯漾素蟾人醉夜深辭
不得脫脫舉畏監嚴

脫脫剛直犯節憲傳
關東脫脫帶下憤

夢中作

夢微雨同解暢七絕
黃三仲賓留飲即座成

雨送幽香菊滿墀雙螯手剝口吟詩詩成狂發尊
頻倒箇箇箇中心不疑

人日

春光早已到隋隄一片香塵逐馬蹄
屬挾猩紅梅

北華文集

卷十三

至

嶺去人人日醉如泥

看新月

纖塵淨盡一鈎明萬里寒光逼人清
新月還如殘

照月更更漏換春聲

題常花農庭梅

月明雙樹夾庭暉高士風神美女姿
招我滿酣花
下醉常常建索新詩

聽鵬

平山一帶綠楊齊興至須將好句題
盤膝溪邊坐

相聽交交交轉晚春鵬

憶故鄉蓮花

鯽魚浮泳鷺鷥飛常憶龍津舊釣磯
東去蓮花三十里田田田畔葉青肥

采蓮曲

采蓮歌合木蘭舟美女含情坐兩頭
風送清香吹不斷湖湖湖目碧中流

湖目蓮子也
詩湖目芳來

中秋

三更棘院燭高燒搖筆光芒射碧霄
霜髮只今仍

北華文集

卷十三

至

落魄秋秋秋思在今宵

重九前一日思飲

茱萸醞熟隔隣香羞澁空餘杜老囊
莫怪滿城風雨色明明明日是重陽

除夕

茅堂松火燕梅風細酌屠蘇雙頰紅
爆竹如雷喧徹夜年年盡此聲中

題畫

寒梅花遶小茅亭瀑布懸檐面遠汀
靜坐焚香窗

不掩山山色過江青

對鏡

中原剩有一孤身
炙轂談天不識貧
半醉雄心還自在
星星鏡轉愁人

偶成

松風涼冷入鳴琴
樓鳥無聲月照林
大智從來忘物我
閑閑閑事詎關心

有慨

桃花春漲渺無津
隄潰橋崩遠報頻
疏濬不言惟

見學文集

卷十三

五

議塞區區畫出何人

遼東馬也立傳
子產乘遽而至

咏老子

青牛西駕出關門
龍德難知道獨尊
出世誰期還入世
皇皇皇帝謚玄元

咏漢昭帝

燕書執奏害元勳
事未經旬那得聞
年少辨奸如燭照
昭昭昭帝漢賢君

咏大寶遺事

大酺三日曠恩新
勤政樓前百戲陳
白髮宮娥談

往事元元元是太平人

咏關盼盼

孤鴈饑烏叫斷雲
白楊衰草尚書墳
青燐一片昏黃亂
盼盼盼來心寸焚

咏沈翹翹

登樓一曲幾回腸
方響聲高夜月涼
海上歸船何日到
翹翹翹首望秦郎

咏美人

暖日春風麗繡裙
曉妝初罷立庭陰
行人牆外偷相覷
小小年花不如

見學文集

卷十三

五

嚴去聲

咏馬上美人

羅裙飄颻跨青驪
朝日光迎下馬坡
却伴寶家車上妓
東東東去意如何

東東實華妓名

觀舞

含羞送態日頻流
起舞燈前客爲留
左右迴旋低拂地
紅紅紅袖豔如榴

讀張祐邠娘羯鼓詩作

梨園小部日生春
伎奏邠娘羯鼓新
無那冬兒頻

說向真真真作解音人

附朱結詩新教邪娘賜鼓我大詩初日放
先呈冬兒病同真真說一曲乾鳴同地真

重過法雲寺傷謝公手植樹

五十年前此詠詩謝公雙榆綠庭墀只今重到空
無影試問諸僧總不知

漫興

堂下新編小竹籬晴光冉冉晝初遲經旬門閉無
人過坐對寒梅自詠詩

偶成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小立支筇句又成秋光滿院晚天晴鄰家榆柏高
千尺颯颯終朝作雨聲

紅橋秋夕

紅橋橋上秋月明紅橋橋下秋水清第幾船船聲
不絕星稀河漢月三更

題吳丹步夢游三山五嶽圖

游徧名山興不窮振衣千仞孤昂天容鶴喚回
幽夢嵐翠無邊想像中

造悶呈黃三仲賓

豪舉徒然那免譏果能真賞定情移此心應向誰

人死不繡平原鑄子期買絲續作平頭詩
句幾疑以黃香為子期

期僧貫
休句

野翁

野翁生性厭塵喧自謂無如閉戶尊作客揚月經
五載從來不到貴人門

落梅

春光繞好早花飛繚繞遊絲燕未歸香入東風吹
不盡霏霏偏著酒人衣

北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偶吟

蓬門長閉草芊芊隱几翛然二月天花落庭梅風
乍起飄來香雪滿階前

卓鹿墟選遺民詩成索贈

白髮遺民山澤多無邊血淚迸長歌幽光不得君
為發萬古神傷奈若何

孤曜能明昏黑天西山高義得君傳藏函肯并藏
心史肯使沉埋四百年

戲詠泥美人

體態輕盈見未曾嬌娃一捻幻形變閨氏遙望應

生妬七日重圍解白登

朱粉輕勻貌更妍真成尤物動人憐渾疑夢入湘

妃廟翠鬢花容坐儼然

居然絕色豔韶春濯濯風姿若有神流盼尚能含

笑語低頭定泣尹夫人

啼能惑主笑傾城女嬃繇來禍不輕解語羞同妃

子媚終朝端坐默無聲

雨中黃三移棟棠相贈

虬峯文集

卷十三

五七

棟棠花綻雨絲絲恰是春光欲去時多少躊躇驅

不得感君移贈且吟詩

曉間喚起

馮起鳳

松意氣暖上朝揮眠熟渾忘春欲歸喚起教蜂蝶

夢斷花香風引到孤檣

雨後徐槐江至

短短松扉畫不開雨過花落庭苔乍聞剝啄誰

人到笑見槐江驛報來

夢內

相逢無路淚浪浪輾轉孤衾夜漏長夢裏悲歡還

侶昨醒來不見斷人腸

五日記先愴然感賦

兒時額角競塗黃衣綵承歡戲北堂老去思親

親不見几筵空自薦蒲觴

病婦佳辰隔九原招魂不得轉心煩榴花紅似火

何問風雨端陽晝閉門

五日懷朱古愚鑾江

風雨連朝未得過扁舟獨去客如何榴紅蒲綠盡

虬峯文集

卷十三

五

江上把酒同誰一醉歌

喜晤大慧上人起句用唐

別來三十二回春忽漫相逢話往因流水門前猶

不改少年烏髮早如銀

所見

出門何見衆張皇鼓吹聲喧大道傷黃蓋飛揚碎

人過那知袂送亦爲郎

湖汎

香奩美集載酒行歡游天縱半陰晴一湖日影遮

雲影幾樹蟬聲雜鳥聲

舟中所見

綠荷池畔木蘭舟有女如花坐上頭高捲湘簾人不避半遮綉扇却伴羞

病中朱古愚來

躑貧誰問臥蒿萊一病連朝只自哀亭午忽聞刺啄開門喜見古愚來

病起見海棠大開

病起庭階氣漸寒秋花晨豔露初乾老人七十明

札峯文集

卷十三

五

年是果得指節廿載看

漫吟

雪髮霜髭坐草堂閒看小婦補寒裳深深門巷無人過落葉西風下夕陽

大雪聞鱸或仲實餽炭賦

朔風吹雪打如毬鱸滿烏薪坐自閑不是良朋念衰老誰能那得抗寒威

有夢

西風冷冷襲窓虛慟哭聲高夜漏餘夢裏拜親

醒不見挑燈起坐讀遺書

壬午除夜

弱魂何處渺難尋每一相思淚滿襟五十年前當此夜合歡牀上始同衾

偶成

衰翁多病閉柴荆一月春陰未入城病後更聞不絕濁醪坐酌句還成

過潘漸水得朱古愚信聞其令郎英愈喜賦

冬殘一別倏春深扶杖頻過問好音聞說阿戎新

札峯文集

卷十三

六

病起幾回狂笑喜難禁

四月一日

三月連陰雨不休今晨礎潤喜全收清和天氣陽州市皂莢青青插滿頭

閉關

無人來往卽深山種竹栽花且閉關習慣怕聞城市事吾心久共白雲閒

洪丹霞生輓詩

達人懷裏悟無生到處狂酣那怕醒拚得中山千

日醉糟丘高築壘劉伶

歲薦期及曩空不寐有歎

戍鼓江城報四更老人不寐時天明微名亦自妨
酣寢深悔詩書誤一生

紅橋

冶游群少愛吹簫殘臘猶爭蕩畫樓中更聞漁笛
蔓草風流今日在紅橋

衰楊衰柳夾紅橋小立斜陽望夕燒曝火女牆泉
尚在回思往事轉魂消

此集文集

卷十三

奎

桃花

含情默默倚雕欄珍重春光晴日中莫恨紅顏留
不住年年三月笑東風

辛夷

春暖園亭好詠詩時候桃花發書遲遲朝雨染就書
空筆可是文通人夢時

紫微

綠映繁華豔朝陽綽約迎風百日芳田田禁人吟
詠好翩翩肯傍鳳池郎

茉莉

誰侶風流萼綠君含嬌不語夜初分隔窗明月窺
羅帳幾度濃香夢裏聞

題杏花美人圖

獨步行來執扇遮稱身衫子試輕紗名施麗色春
交映能不教人喚二花

木蘭堂詠古

太守風流好賦詩花開邀客坐街阨只今誰侶堂
前樹曾見龜蒙醉倒時

此集文集

卷十三

奎

示小婦

霓裳鎮日舞花前好事爭傳白樂天堂上至今明
月夜依然官妓影翩翩

偶題

時辭詩社不赴

新詩吟罷若榴開且掩荆扉白把杯爲思陶公在
廬阜應將白眼對宗雷

七月聞鶯

黃鸝啼侶奏瑤笙日日窓前合樂成
野老支頤聽不倦新秋猶自弄春聲

雨中作

陰雨連朝骨痛新書拋滿几硯凝塵
少年言嬾何曾嬾老去纔知嬾是真

題友人壁畫竹

修竹青青四壁橫風來不動寂無聲
龍孫豈是人間種肯向泥中汗漫生

少年行

見峯文集

卷十三

奎

酥酪香肥滿巨羅連傾馬上任顏酡
毳裘偏足騎風雪手弄琵琶口唱歌

題洪際坤觀馬圖

蹀躞春風走玉蹄綠楊紅杏滿山蹊
偶然心賞耽神駿頓爾羣空得品題

舊傳信卷子

憤憤吾生豈自今孤懷誰語淚難禁
舊恩先德無能報惟藉文章効寸心

乙酉正月晦日書事

吾衰肆毒威無端黑夜破窓扉青氈亦入偷
兒手百結惟餘短褐衣

梅放無錢沽酒

底事偷兒亦妬人却來肚篋虐窮貧
春光明媚知何似幸負花開轉恰神

卽事東笑錯

濁霧爭誇是慶雲何嘗五色吐奇芬
江頭鞍馬奔如渴不飲狂泉只有君

蜂

見峯文集

卷十三

奎

小尾游蜂隊隊忙蘭花背拱獻君王
未知果可君王意屏息官門問守藏

海棠

豔豔臨風不自持嬌饒何遜謝芳姿
欲憑梁廣丹青筆寫出雨時

席上占與蘇氏小史

樓閣開王面香粉吹雨過亭園煙
史君詩也醉中題其理通因以今香字

冷香肯染世間塵一樹垂垂傍水濱
休怨東風不

解事花開花落總芳辰

暑夜

蒲葵小扇動輕風夜靜心澄萬慮空坐聽蟬聲人未臥半庭幽落月明中

貧居

老年身健喜增狂縱使長貧意不傷袍敝雖辭江泌蟲羹香還問左慈薑

雨後曉起

幽人夢破噪晨禽水繞荒堦日照林槐落輕風黃

龍峯文集

卷十三

金

點點筠含宿雨碧沈沈

雨中一菴來

空庭積水浸莓苔歌哭無端趨舉哀藉病誰知相問衝泥裹飯子興來

題畫

簑衣濕盡浪花濺風起中流船半偏萬頃菰蒲青不了殘陽欲墮滿湖烟

夢後感詠

情思猶昨病容衰醒後追維轉自悲介壽高堂借

大婦夢中還是少年時

真賞樓秋望

秋晴登眺倚窓櫺嵐翠浮浮滿碧空鐵甕金陵都不遠誰言山色有無中

秋夜

無端幽夢忽驚殘展轉尋思欲續難蟋蟀聲高明月落五更秋氣一牀寒

有寄

雙魚久不下滄浪咫尺湖鄉萬里長自是老人筋

龍峯文集

卷十三

金

力倦非關傲物學嵇康

雨中黃薔薇

額點輕黃澹掃眉濃妝不事弄幽姿清疏試想誰相侶飛燕當年出浴時

柘園席上口號

狂態尊前不自由幾回拚醉倒金甌少年興趣何曾減無那明燈照白頭

七月晦前三日病中聞詩而作

周南首句鳥能吟坐聽移情忘病深白帝司秋將

涉月何猶睨曉送清音

夢歸

夢歸故宅黃梅大放空無人焉悲咽而醒

幽香入夢夢先歸時欲近邑梅放荒庭月滿扉重喚老

妻偕問寢霑霑淚落只空幃

黃梅花

深冬花放小梅肥密密低低掠地飛莫是美人矜

舞態月明新試纈金衣

題樹下詠公小影

此集文集

卷十三

李

參禪樹下得真詮無去無來萬象捐吹徹松風心
不動空山靜坐自年年

丁亥元日捫虱口號

扶杖騎檐背數搔跳梁蚤虱爾如孫無知漫怪欺
人其元日仍衣敝緼袍

揚州燈詞用竹枝體

商家樓閣夾新城火樹星橋徹夜明月裏花前連
袖舞嬌歌字字低啼鶯

金花榜子貼燈前丹鳳黃龍繡兩邊最愛中間四

大字萬年 天子恰高縣

新勝街東起暗埃轅門門外舞龍來毬場向夜花

零亂幾架蒲桃幾架梅

關南關北塵不開羯鼓喧闐十里雷簾下美人爭

指笑妖童隊隊綵衣來

三月三日清明卞格齋招飲北園

花開置酒水雲灣令節雙逢一日間引蕩春心牽

醉眼吟詩何侶白香山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香山三月二日詩

夢中詠黃香

此集文集

李

正色幽香壓眾芳枝枝交影舞斜陽娉婷恰侶西
家女嬌怯風前不勝裳

曉起見榆莢滿地

老人叉手步堦前連日東風大作顛縱不療貧聊
快意荒庭落滿沈郎錢晉吳興沈充謂小錢如榆莢謂之沈郎錢

夢遊廢園口號

週遊不見落花紅斷壁荒祠處處空細瑣池魚知
是婢緝蠶林鳥自呼公鳥有郭公自呼其名

寄題方惟叙芳茂亭

亭子新成近水湄，碧桃花放曉風吹。
黃鸝恰恰啼相和，好聚幽人坐詠詩。

松影嵐光接遠天，層層蒼翠裹林泉。
石梁橫澗花飛雨，芳茂亭邊客醉眠。

東樹下詠公

百億蓮花向頂開，楞伽說罷得珠迴。
知應重舉東方徧，師自菩提樹下來。
時贈子藏墨

詠古

劉司空元瑞罷政結詩社，計峴山朱子价先生。

此集文集卷十三 充

時尹烏程幅巾布衣從之游，而人不知其邑宰也。

彩筆能將綺句裁，幅巾瀟灑坐蒼苔。
風流誰侶烏程宰，計峴山頭結社來。

送曹浮山之京次韻

西園餞客上神州，雨霽江城正暮秋。
風景無邊吟不盡，青蒲綠柳引行舟。
臨歧豈不動離情，此去須知是壯行。
聞道金臺多勝跡，尊前莫預計歸程。

漫吟

種榆門巷盡陰陰，竟日蕭然只獨吟。
文到白頭全放膽，客非青眼肯輸心。

從來妙理天珍秘，何事無知漫發揚。
莫怪孤貧艱子息，多因奇與漫文章。

途遇族人卽送之歸

饑驅覓食各西東，薄地萍踪暫此逢。
未盡欲言嗟又別，無邊離緒亂忽忽。

送張子還三塘

此集文集卷十三 丰

三塘東去水猶通，不遠郵程信宿中。
曉發帆雷龍虎雨，龍虎山道土午炊甌。
在郡新雨 稻花風

七夕憶內

憶昔浮瓜坐露臺，雙星曾照合歡杯。
祇今飛盡離鵲，望到三更魂未迴。

銀漢西傾玉漏催，殘燈孤影臥空帷。
傷心一別成終古，那得年年一度來。

寓興

炎蒸逼人入秋不改，老年貧病無可自遣。
或存

沒傷懷或聚散興慨未能忍真誠有所吟三日
內得斷句二十有三興猶未已又成詠史十章
辭取達意聊以釋愁嗟乎人生七十古即稱稀
况又過之自今以往吾其緩吟矣

心悲養薄恨終天况復明裡缺豆籩欲報劬勞年

已暮恐終負罪入黃泉

歐公曰祭而豐不如實之薄中元日怡然自若

鼠齧惟鈎未曉天夢回燈暗轉心煎敝衾剩有餘

香在恍惚還疑汝共眠

是夜夢亡室

故鄉諸妹隔湖潯船道無波田起塵淚墮窮途垂

此孝文集

卷十三

主

老日何堪回首更霑巾

老意相隨五十年綠雲非舊雪盈頭艱難賴汝支

持自憐惜他時孰後先

言其初嫁年二十今七十一矣

蕭里歸子豈偶然食貧未解怨連連年過四十仍

無子我死誰依亦可憐

韓氏

口還能現耳還聰無子長年終老同二首六身各

已過休書亥字數群蒙

蕭條就枕未黃昏徹夜開筵憶昔喧不醉無歸藏

燭跋高談傾聽墮崑崙

宇文卓號崑崙王蓋隱居承植超高談不覺墮地

老饒何處得持螯腹飽園蔬卽自豪剪韭春初曾
郭泰烹葦秋杪又東曹

朝餐不給幾欲歎還恐門停長者車魯酒難調王

濟酪蜀薑須煮左慈魚

雖無十畝亦開開刺啄誰人一叩開飛錫還龍親

白髮

謂詠公

鳴珂孰肯近青山

七旬無雨怨恒陽熱劇終朝坐沸湯浙瀝宵聞檐

外響龍鬚初展試新涼

華晚何從乞

去聲

老儒恭惟嘉惠出番禺草堂修葺

此孝文集

卷十三

主

還予助高義爭傳卜大夫

卜觀察梅溪詩助子草堂贊

河朔於今在廣陵招朋浮白避炎蒸遙知穎士也

魏穀醉新句吟成皎月升

清湘老子舊王孫蘭竹紛披妙絕倫嫵媚吳興何

足數爲君奴隸司

去聲

君閣

平子

謂一

爲詩厭淺膚探源漢魏淵唐虞丹鉛字

字經營校好學何如高達夫

高適五十始爲詩一毫亦如之

義皇自謂本天真濂洛相傳得大醇王叟

觀余翁

韞山

著有

同老壽招呼一月兩三巡

佩韋集

久別情悲甚死離五年吳質不肩隨妻嘗少子五年故鄉咫尺非難到何事羈留轉自疑

何幸重生老惠連作書手顛病初痊秋風亟欲圖歸聚歲早幾空約恐大村病起書來從子歸里

文郭東東詩劍南品如江右東郭始無慙王三西

既設誰知我猶幸閨中有韞菴從妹韞菴知我歸家

西齋斗酒飛揚對客論文自在三舍避君唐

杜甫一籌輸我宋歐陽

退夫程生性好留賓多病年來更苦貧扶杖去秋

會問訊依然解橐慰羈人退夫初病予亦病扶杖往訊八月望前日也

未三句而退夫死矣

五月曹摅舟向燕書來已是早秋天四句四日行

纔到吟得新詩定百篇浮山五月十日辭鏡六月下旬方到

江帆風滿送張融調和避暑開先古寺中月夜高

吟看瀑布論詩莫遇謫仙翁

詠史

微辭傾聽縱奇才妖夢迷君終禍胎暮雨朝雲天

地氣何曾神女下陽臺

幽閒何必定山林遯迹全身敢不深四皓原無愛名意但稱高士豈知心

廣武英雄功蓋世守成還賴孝文賢貴微誰謂蒼

龍夢寶曆相傳四百年

釣秦醉秦原諗惡詭吟漢不忘恩蛟龍雖困池

中死禽鳥還知杜宇尊

曹植顛狂賦洛神却忘授受禮難親縱教何

辭罪莫憑端怪灌均

露布虛張報信雷金綸重賞早頒回龍驤已得添

歆首何事遺生入洛來

少小趨庭執一編誨食成俗重金錢只今誰問荆

州絹清白胡威曠古賢

易象明明筮遯肥此心原不與天違集賢學士蕭

劉許何侶蘭谿一布衣劉因雖未仕亦既也召入都蕭對雖學士然已拜

處士金華許白雲能分義利任斯文千旌屢却深

山隱孤鶴寧甘入鷺群

勝國齊名傳二吳一曾宦達一潛夫幾番吾只歸

淵類誰道臨川是大儒

某蓋淵類證贈臨川伯厚德恭稱其爲一代大儒

夢中詩

予春杪夢得是詩醒爲張一菴誦一荅檢本草
史作使遂弃去近見粵西偶記當湖陸武園所
著也有云史君子花蔓生開時輕盈似海棠虞
美人草善舞一名舞草頗與子夢句合復追憶
而錄於此焉

非貪博物矜多識偶託閒吟暢遠情
花裏美人虞善舞藥中君子史知名

蚺峇文集

卷十三

七

史論	申生論	荀息論	三良論	秦廢宣太后論	四君優劣論	密衡論	漢世祖徙廟論	韓信論	平勃論	董仲舒論一	董仲舒論二	董仲舒論三	董仲舒論四	貢禹論	蘇武論
----	-----	-----	-----	--------	-------	-----	--------	-----	-----	-------	-------	-------	-------	-----	-----

陸機論	祖述論	郗超論	唐亡於封建不行論	梁晉漢周紀年當黜論	南唐義死諸臣論	錢俶論	宋亡於澶淵論	三楊論	論蔣相如	論叔孫通	論公孫弘	論西漢諸酷吏	論譙周	論司馬平	論齊王
-----	-----	-----	----------	-----------	---------	-----	--------	-----	------	------	------	--------	-----	------	-----

史論

淮南李麟西駿著

申生論

古有孝而善全其孝不致父蒙殺子之名於天下萬世者大舜是也古有孝而不善全其孝致父蒙殺子之名於天下萬世者申生是也史載賈使舜上塗廩賈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白捍而下又使舜穿井舜爲匿空旁出旣入深賈與象共下

史峯文集

卷十四

一

賈井舜從匿空中出得不死嗟乎使舜不如是則孝矣其如子父以殺子之名何昔曾曾怒曾曾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者久之孔子聞之而怒曰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嬖而不遇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人焉觀乎孔子之言則知舜所以不死之心矣夫舜之心惟恐陷父於不義寧逃死而負罪引慝盡其變變齊慄之誠以感格之而賈

卒允若不夫其慈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使申生知此而逃之則驪姬不致有賊由太子之讒而獻公亦不致有殺子之名矣何申生不出乎此也然則爲申生計逃之固爲得矣其於何而逃之也其於祭齊姜於曲沃歸胙於公之時乎日晚矣釀脯醢酒旣中驪姬之讒而公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誠有如申生所自言者其於使之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之時乎曰亦晚矣寡人有子未知誰立公已形之於言矣且其

史峯文集

卷十四

二

勢亦不可去父以帥師命而子逃之違命不孝棄事不忠誠有如羊舌大夫所言者然則其於何而逃之也其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之時乎是時也五之言旣入而奪適之幾已兆將下軍城曲沃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一二有識之士早窺其微固不待與申大夫成謀而後知之矣申生誠於此時而去在已固有讓國之令名而父亦可免殺子之惡聲以視危身連罪自殺而陷父於不義也孰爲善哉且申生旣去重耳夷吾或亦畏禍之及相繼

而去國無人焉舍奚齊其誰立如此則雖泰伯之讓季歷無以踰焉不如逃之猶有令名士焉不於其時言之乎惜乎其不知出此而獻公蒙叔子之名不父之罪於天下萬世矣嗟乎此舜所以爲大孝而不可及歟

荀息論

嗟乎晉太子申生之死也公子重耳之亡於外也晉國之社稷三世不靖也論者皆謂驪姬致之李子曰是有荀息之罪也何則人臣之事君也君有非心之萌則必先幾杜之犯顏力諫義形於色一之不已至於再再之不已至於三譬火之始然務撲滅之無使赫赫至於燎原譬河之始溢務隄障之無使滔滔至於稽天荀息晉卿也當獻公惑二五使太子出居曲沃之時即當正色以爭曰曲沃雖君之宗然太子國之本也無故不去君左右無故而去君左右則民必疑欲以威民反滋民疑非計也卽蒲屈亦不必城一時而出三公子惑亂人心莫此爲甚何伐之可旌小人之言不達大義願君勿聽如是則公必沮公沮而太子安矣所謂過之於饑饉而塞之於涓涓者也卽不然或於使太子伐卑落之時里克進諫而公有未知誰立之語息卽當請問爲公痛哭流涕且危言悚之曰國本不可動搖動搖則亂臣竊見在廷之臣若狐突若罕

表諸人皆憂內寵並后嬖子配適兆亂之本已成而義不忍太子之仁孝及於難皆願爲太子死信盡思所以靜之者如是則公必懼而驪姬畏外廷之有人亦必息其邪謀矣即又不然或於驪姬毒昨以獻太子不忍自明之時毅然而前爲太子明之曰從來醢酒毒脯未有經宿不敗者今太子之昨真宮中六日矣賊由太子不由太子可不問而知也如是則公即老而昏當亦必辨辨則驪姬必死驪姬死而太子安矣何息皆不聞以一言爭也

此集文集

卷十四

五

息即不爭亦當辨於立少廢長之非義辭奚齊之傳而弗爲息顧不特不辭且以死許之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殆亦不知忠貞之謂矣夫忠者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之謂也貞者審其所從確乎不拔之謂也昔衛莊公寵嬖人之子州吁石碯抗言力諫而於六順六逆不憚反覆陳之期莊公之一悟卒之大義滅親爲國純臣若碯者誠可謂竭其股肱之力加以以忠貞者矣奚齊之立視夫州吁之寵

以少陵長以淫破義殆又甚焉而息始終不聞以一言爭反受其托而許之以死則千古之不忠不貞者莫甚於息斯言之玷而不可爲者亦莫甚於息何左氏猶引白圭之詩美之哉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吾意申生之殺奚齊之立其間息必有工於逢君者其語審其事秘而史或失傳焉不然奚齊之傳何以不命他人而獨命息哉大凡觀人者觀其平日而其人自出吾讀公羊春秋而於虞郭見與一語而知息之爲人蓋工於逢君者矣夫息非時所稱賢智者乎何以曲沃之城舉落之伐上薦憂之狐突憂之罕夷先丹木憂之梁餘子養羊舌大夫皆憂之而息卒不聞語及此則其心不可以想見乎嗟乎使息而誠忠貞也則必有以杜驪姬之讒而格其君之非心以安太子矣則必審其所從不爲奚齊之傳而力請於公召重耳於外付之社稷以靖晉國矣息皆不然則吾以罪歸之夫豈深文也哉

此集文集

卷十四

六

虬峯文集

卷十四

七

昔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是蓋咎穆公收其良以死也吾則謂非穆公之收之而康公之殺之也蓋觀於詩書之文而知之也穆公違蹇叔之諫師敗於殽而悔過作善番其良以死之既懲尚欲其爲我有之而於子孫黎民之能保不能保再三反覆致意焉其思深慮長如此而謂肯收其良以死乎况孟明一敗於殽再敗於彭衙其辱國亦甚矣乃公不特不誅之而且不替之卒用以霸謂死而遽收其良不以貽厥子孫此必不然者也蘓氏謂是三子殉公意而死亦如齊之二客從田橫此殆近是然不可同日語也夫田橫之死不肯臣漢烈丈夫之所爲也其死也義也二客之殉之亦義也晏子不云乎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職誰敢任之穆公之死較諸莊公之死雖有不同然亦非爲

蚺峇不集

四

人

社稷也三子非其私暱何以死哉三子而死是亦
自居於公之私暱而等於妾婦矣安得稱良哉且
妾婦亦有知義而不輕爲之死者矣昔楚昭王游
於雲夢蔡女越女從王樂約同死蔡女諾之越女
不諾後王疾有赤雲如烏夾日之變太史官當王
身若縈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吾股肱也不聽
越女曰人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妾死王
之義不死王之好也夫越女猶欲死君之義而不
死君之好曾三子而越女之不如哉使三子而果
越女之不如則國人必且鄙之賤之以公之私暱
視之矣何爲乎哀之而爲之賦黃鳥哉且黃鳥之
詩一則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再則曰臨其穴惴惴
其慄三章皆不易其辭誠如蘓氏所云則三子固
赴死如歸矣而惴惴又何爲者長風之詩曰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序曰刺康公也刺其忘先君之業
而弃其賢人也權輿之詩曰吁嗟乎不承權輿序
亦曰刺康公也刺其忘先君之舊臣而終不承乎
始也則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其亦爲國人責康公之辭明矣夫康公之爲人吾
意其必才能自負拒言懷諫忌一二舊臣舉先君
以繩之故借武公殉葬之故事盡收其良而殺之
也不然詩人何以一刺之不已而再刺之哉此吾
詳觀於詩書之文而知殺三良者非穆公也而康
公也即使出於穆公之遺命而康公亦當審其治
亂以從之顧不審其治亂而槩殺之以殉也其亦
有愧於魏顆已

秦廢宣太后論

秦宣后有可廢之罪而范雎之廢之也不以其罪
累其君也大矣曷言有可廢之罪也后與義渠王
亂而有二子猶莊襄后之於嫪毐也其罪浮鄭武
姜遠矣穰子顧曰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
襄后之惡何言之昧昧也父死而母與人亂其爲
父絕必矣既爲父絕則子雖絕之夫豈子絕母哉
先君絕之也祖宗絕之也百官萬民共絕之也絕
之所不容也者也不絕則君子病之矣如西漢之
於呂雉有唐之於武曌是也乃雎之說昭王也初
不及義渠第曰太后擅行不顧而王之絕太后也
亦非以義渠但畏其害已耳是則以子絕母矣以
子絕母何罪如之噫雎於當絕之大義而不明也
乃累其君如是哉夫唯戰國之士也固不足以知
此何穰子亦於此而昧昧也或謂燕氏之學近於
戰國不誠然乎

四君優劣論

夫四君何爲並稱哉合從同好客又同也然其間不能無辨黃歇器滿智昏無足論矣孟嘗相秦平原召棠皆無謀其存趙存魏兩破秦師惟公子無忌奔州謂戰國善兵者無如信陵誠然哉至於好客則存乎識孟嘗所賓禮者下及雞鳴狗盜毛公薛公生於趙而平原不能有之識於何存信陵於魏得侯嬴於趙得毛薛皆一過而得之者也其識去人遠矣論者於是每優信陵然卒皆不能制秦而爲秦所并何也謀不足以制敵識不足以存國也蓋周雖微弱天下共主合六國以攻秦主客敵也勝敗不可知尊周以攻秦君討臣也勝敗不待計而決昔管子相齊尊王室以令諸侯而國以霸用此道也四君顧計不出此及秦滅周八百之祚日以斬忠臣義士扼腕共憤使四君於斯時有如老革公遮說漢王說其君合山東諸侯各出銳師師皆編素馳檄峭兩聲秦滅共主之罪爲天下誅無道秦則秦不戰而屈於義矣四君又計不

此峯文集

卷十四

士

出此謀識兩誦宜其終爲秦并也矧四君好客皆爲已樹人而非爲國樹人每過用客計專擅無君而信陵罪尤甚盜符罪一奪軍罪二不歸魏客趙罪三史稱秦伐魏魏使人請信陵於趙信陵畏罪不敢還微毛薛說之則無忌坐視其君而不救終於叛君矣是四君者才惟信陵優而罪亦惟信陵最他若黃歇進有娠之姬暗斬楚祀田文欲中立爲諸侯皆國之逆臣也平原受地召棠雖謀與識俱不足稱然其意則爲國也心較忠矣

此峯文集

卷十四

士

李斯論

公子扶蘇之死也斯殺之也而非斯殺之也天欲死之而假其手於斯也夫扶蘇爲秦皇之賢子而天曷欲死之不知正惟其爲秦皇之賢子而天欲死之矣使扶蘇之爲人恣睢無道若胡亥廣欲窮樂若胡亥誅死骨肉使宗室振恐若胡亥殺戮大臣以諫者爲誹謗使群臣人人自危若胡亥嚴法峻刑賦斂無度戍徭不已使黔首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若胡亥則天固欲其爲秦君以亡秦矣

惟其不若是而爲秦皇之賢子且爲數直諫秦皇之賢子則天雖欲不死之得乎哉何也扶蘇而不爲秦皇帝則已扶蘇而爲秦皇帝則必委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以正先帝之過矣則必苦形勞神安天下而治萬民矣則必裂地分民封建子弟及功臣之後矣則必虛已受言使諫說論理之臣日待於側矣則必除去收帑汙穢之刑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輕徭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矣果爾則秦不二世亡矣夫秦不二世亡有

是天道乎哉吾故曰扶蘇之死天欲死之而假其手於斯也不然以斯之智既知高之謀爲亡國之言非人臣所當議既知先皇以存亡安危屬之而不可負既知晉易太子三世不安既知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僂既知紂殺親戚國爲丘墟何難立執高付之有司召百官陳六師痛哭於先皇帝前數其罪而誅之耶誅高之後又何難率百官至中車府親檢皇帝詔書立授使者迎公子扶蘇與喪會咸陽而立之耶斯顧不出此而乃垂淚太息以聽高何也無乃爲高言所惑畏蒙氏奪其丞相之位而不得長懷微侯之印故勉而聽之乎不知斯誠能誅高迎扶蘇而立之則扶蘇必德斯議加封斯長爲微侯而世世稱孤矣乃斯釋此而不爲其後卒爲高所讒害身僂族滅謂非天蔽其衷耶夫秦皇廢先王之道焚前聖之書坑誦法孔子者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以暴虐爲天下始斯皆有力焉使秦不二世而亡子孫長得南面稱帝斯不具五刑腰斬於市而有喬松之壽尚可謂有天道乎

惟斯不誅高而聽高秦皇之賢子死矣秦皇之賢子死督責行而天下擾擾斯族而秦亡矣然則扶蘇之死豈非天欲亡秦而假其手於斯哉

漢世祖徙廟論

卓哉張文忠之議禮也曰繼統不繼嗣斯言也蓋通禮於窮而翼禮以行者也夫禮者履也審義而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與其膠而悖也寧變而正自此義不明於天下泥古以失誤以踵誤自漢而降匪一君矣予謂光武尤甚史載建武三年立四親廟于雒陽祀高祖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十九年從張純朱浮議爲太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按世系帝爲高祖元世孫當復孝元於是徙廟章陵祠孝元以上於太廟孝元以下於長安噫咄矣爲人後者爲之子則降其親而不得祭禮也然爲繼嗣者言之非爲繼統者言之也繼統與繼嗣殊而繼統中又有殊擇建支子豫育宮中生既子之死亦父之則統與嗣並繼君崩無嗣大臣定策迎立外藩入主大統則繼統不繼嗣乃若國覆君亡宗祀已絕支庶奮起討亂正位則名繼統而實創統矣請無博舉卽歷代正統之君言之統與嗣並繼蓋有四君焉曰漢哀帝宋英宗孝宗度宗繼統不繼

嗣益有六君焉曰漢平帝質帝桓帝靈帝唐宣宗明世宗他若系本太宗反繼小宗如漢孝宣之於孝昭孝安之於孝殤晉哀帝之於穆帝元武宗之於成宗寧宗之於文宗皆繼統不繼嗣者也至夫名繼統而實創統則終綱目千五百年惟光武一人而已昭烈庶幾近之晉元正位江左重藩也而又大臣擁立以視孝平諸君局雖少變亦孝愍簡文顓耳豈可與光武同日語哉光武名雖帝而而蟻伏南陽初無尺地寸兵之藉乃卒奮跡白水戡定中原雖曰中興寧殊創業夫業自我創則統亦自我創遠承高帝而近嗣南頓議祀議祧一酌乎禮太祖太宗百世無遷孝景爲所自出世宗中宗漢室賢主則皆祀之祀之禮也自節侯以下俱追尊帝號祀諸太廟如高帝祠太上皇例若惠若昭若元若成若哀若平則皆從禮祧之如是乃當夫何章陵是徙孝元是後與夫太廟長安之紛紛殊祀耶或曰追帝四親別廟祀之可耳入祀太廟於禮則僭不知均一祀廟也或行之而僭或行之

而非僭要不可以律明世宗者律漢光武蓋世宗繇外藩入繼繼武宗統也繼武統則獻非統非統而祀太廟則僭躋獻於武以視魯之躋僖於閔其失蓋尤甚焉而光武則異是逆莽盜國漢祀已斬而帝從側陋奮然崛起繼者高帝遠統而非孺子嬰近統名繼實創追帝四親祀諸太廟可以非禮議之乎且九廟之中首高次文次景次武次宣次買次外及回與欽買景帝孫於宣爲從祖景帝不先君先宣次買又次外何有陳休於廟之議乎曰秦苻堅非繼統不繼嗣者耶顧祀明堂以配上帝者則伯健也非父健也而光武何獨異是子曰否否堅以健猶子成健子生而代其位賤庸繼僖生之統猶夫明世宗之繼武宗也以繼光武舛矣使光武可不祀四親於廟則必禹不祀鯀湯不祀主癸武不祀太王王季文王於廟然後可則又必高帝不祀太上皇於廟然後可顧皆祀之光武獨降其親而不祀何哉且後此南唐烈祖非皆繼實創近於光武者乎

顧亦追尊四代祀廟配帝光武獨奈何泥爲人後
之說降而不得祭哉後儒知祀 獻於廟而 世
宗之禮未則知祀四親於章陵而不祀於太廟光
武之禮亦失

韓信論

韓信之事漢高也固知含漢高不足以有爲而漢
高之任信也亦知舍信不足以圖天下授以上將
設壇具禮拜之連兵百萬戰勝攻取威震諸侯而
帝卒不疑顧天下已定兵權已釋乃反畏惡其能
執而誅之夷及三族何哉李子曰禍伏於襲齊矣
信奉帝命而擊齊酈生亦奉帝命而說齊既下之
復襲之齊王以酈生爲責已而烹之漢王能不以
信爲抗已而疑之乎酈生之下齊也信固聞之
欲止矣使蒯徹不以襲齊說之信不引兵而東齊
與漢平稱藩於漢趙又張耳王之信卽欲自王將
何地自王耶信無自王之釁則於漢家勲誠如史
遷所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徹說
以襲齊不已又以反漢說之固陵失期非兩利俱
存之言惑於中而不赴乎論者謂貫高導張敖反
爲敖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予謂誅之
不若執而歸之之更得也使徹以反說信信卽執
而歸之帝則帝必大喜而盡釋其前疑特下詔曰

惟卿無貳惟朕爾嘉朕其俾爾世上無有齊上水
作東藩人卽言其反而帝亦不之信矣且信非特
當執微歸之漢卽武涉之以楚使來也信亦當執
而歸之漢春秋之義人臣無私交奈何謝而遣之
哉或曰信不嘗斬鍾離昧以獻乎何卒不免雲夢
之縛也噫晚矣帝疑之矣信之死不當曰悔不用
微之計第當曰悔不早執微歸之漢信惟不執微
而信族矣越之不執扈輒也而越亦以族放之幸
而免也微尚魯元高雖白其不反能免乎噫敖固
也夫

世宗文集

卷十四

主

平勃論

昔平勃之得成厥功者天也非人謀有以致之也
漢興分天下以王子弟犬牙相制劉氏有磐石之
固彼呂后第一婦人產祿又皆庸錄無能爲安足
以危劉氏哉自平勃過聽張辟彊言請拜產祿爲
將居南北軍諸呂皆預政用事劉氏於是乎始危
夫南北軍之建漢所以握軍國重權於京師居中
馭外示天下諸侯以武衛也乃使產祿將之軍國
重權皆入呂氏掌握之中而劉氏烏得不危辟彊
吾無責焉平勃固所稱社稷臣也社稷臣乃如是
則國亦何賴有社稷臣國所賴有社稷臣者以其
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天子少有失德猶
必諫而正之况女后專制悖先皇帝約王其子弟
將傾社稷顧不聞以一言爭乃更從而長其惡可
乎高帝白馬之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王
陵嘗守是爭之矣使平勃繼陵以起且危言悚之
曰違高皇帝約恐天下諸侯有起而問罪者臣等
固不敢惜首領竊慮危及聖躬且非所以厚呂氏

也后聞斯言既內憚大臣復外懼諸侯必猶豫中止諸呂知劉氏有人亦必畏忌而不敢縱矣平勃何憚而不出此乎至夫左右袒之問則尤無謀之甚者也斯時直當召兩軍以大義諭之曰高皇帝除秦暴以有天下寬明仁恕功德在人曾未再傳呂氏遽欲斬其祀天下諸侯積憤久矣齊王襄念宗社傾危發兵爲諸侯倡灌將軍屯兵滎陽與齊連和以待變今子敢恃高皇帝在天之靈率爾衆士誅其危劉氏者爾衆士食漢德久尚一乃心力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五

弒子成厥功如是則兩軍自無不奮躍從者傾乃呼而問之何也曾社稷臣如是哉使平勃果社稷臣當孝惠初崩太后欲臨朝稱制必正色請曰古者君崩了幼則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未聞有母后專制者今帝既有子在廷諸臣自足弼保聖躬太后宜惜高皇帝家法以婦德先天下即欲加恩呂氏但論主上與廷臣議封爵增歲祿足矣后雖亢戾豈遽加之罪乎若少帝暨諸王果他人子非惠帝所出則又當率諸大臣正色廷爭曰後宮諸上

非劉氏子天下共知之今以君天下諸侯羣起而討罪人漢其何以應之則后必懼乃復進而請曰代王恒高皇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可繼大統立爲嗣使承社稷宗廟則代王必德太后立已加恩呂氏是太后爲呂氏計莫此便乃言之矣后或不從必再三言之繼之痛哭流涕期一感悟之或感悟之而不動即當率廷臣百姓以太后謀危社稷告諸高皇帝廟因勒兵以入遷太后於別宮盡誅其非劉氏與危劉氏者然後迎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五

代王立也俾承高皇帝天下夫如是乃於社稷臣無愧即不然亦當發憤於初無或輕假以權南北軍要職也軍國之安危繫焉或平勃自將之或使朱虛侯章與灌嬰將之彼即欲逞而兵柄非其所掌雖或才智過人亦不能有爲况庸若產祿者乎傾不知出此乃先爲自安之計以問太后危疑之心終后之世不敢動及后既死始切鄰寄說呂祿解相印之國以兵授勃及勃以節入北軍猶令軍中左右袒以觀衆心夫亦無謀甚矣使平勃不幸

而死后之先其將何以全社稷安劉氏耶又設
祿不聽郡督之言不以兵授勃勃以節入北軍軍
皆右祖斯時真若之何由是觀之則平勃之得成
厥功者誠天也豈人謀有以致之哉

董仲舒論一

堯舜之治天下也無不求其端於天而伊尹俾厥
后堯舜者亦惟於天人相與之可畏而致謹焉呂
尚之事雖不詳於書而孟子歷敘道統固伊呂並
稱也久矣使非深於天人之際安能知道而爲王
者之佐哉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
以加而管晏之屬殆不及蓋以其深於天人而探
其本也今觀其三策所對首言道者所繇適於治
之略仁義禮樂皆其具而歸本於正心卽尹所謂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也次言任賢之所以逸際亂
之所以勞及夫教化之漸仁誼之流而歸本於致
行之誠卽尹所謂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也終言順
命成性善積德章聖人莫不以臆致明以微致章
卽尹所謂若升高必自下若階遐必自邇也而其
所諄諄再三致意者尤在天人相與之可畏以視
伊呂之知道夫何異焉然立一規畫訓誥而出
之哉抑亦其稔於春秋而自言其所得也求之聖
門中惟顏子可以語此而游夏於春秋不能贊一

辭安能探其本言之如是哉歆顧謂其師友淵源
所漸猶未及乎游夏何也且吾觀古之儒者每以
設誠致行規其君而身之所行不符乎古者往往
有焉以觀仲舒其爲博士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其事兩驕王也匡以禮誼所居而治其去位歸居
也不問產業惟以修學著書爲事誠知道而具王
佐之材者也謂其伊呂無加不誠然哉彼管晏先
許力而後仁誼皆謀利計功之徒較之泄庸種蠡
相去殆不甚遠要未可與正誼明道之仲舒並論
風華文集 卷十四 七

矣何歆反過其父之言而襲又以歆

董仲舒論二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至矣哉其言
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
俱有所謂道心也性也然有性卽不能無情情者
何喜怒哀樂是也所謂人心也道心出於天而人
心亦出於天道心雖庸人亦所必有而人心卽聖
人亦不能無誠能致慎於危微之間使道心常爲
之將帥而人心祇爲其卒徒則危者安微者著合
道心與人心皆全乎天地之中而謂之道矣是道
也堯以之傳舜舜以傳之禹禹以傳之湯湯以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傳之孔子孔子雖去今
遠矣而天猶孔子之天則道亦猶孔子之道固閱
古今而不變者也何以明之曰智何以體之曰仁
雖人之生得天之清者常少濁者常多而難於智
得天之純者常少駁者常多而難於仁然特患無
勇者耳苟有勇者何難於智仁所謂勇者無他強
勉焉而已矣強勉好學則近乎智強勉力行則近
乎仁強勉不已則言聽視動皆軌乎天已無不克

風華文集

卷十四

七

而人心之危者安矣禮無不復而道心之微者著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相傳之道在我矣卷而藏之則爲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之君子措而施之則爲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之大人所謂王佐之材者此也孔子於及門惟以王佐許顏淵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而用舍行藏之道游夏不得與聞焉乃吾觀乎仲舒則幾幾顏淵矣何則孔子曰好學近乎知而仲舒則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此學文集

卷十四

元

蓋明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而仲舒則曰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是蓋深體乎孔子之言知道之大原出於天體道之要不外知與仁而求知與仁之方又非出於強勉不能故嘗從事於此焉而於廷對卽首舉之以告君也昔孔子與諸弟子言惟顏淵默識心通足以發之今仲舒能發之如此不幾幾顏淵乎況其舉偏補弊揅溢扶衰謂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又卽損益四代之大端也且漢承秦滅學之後百家錯出群言淆亂而孔子之

道不明久矣表章六經尊崇孔子皆自仲舒發之則仲舒信乎顏淵之流亞而足以當王佐之選者也獨是術之一字加諸孔子則不無言病蓋道者義理之當然而爲天下之所共由者也術者機智之後起而爲一己之所獨私者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從無言術者何得以加孔子若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術勿使並進則得之矣

董仲舒論三

漢魏之言天者多矣諸家皆言數而仲舒獨言理
言數則近於讖緯之學論涉怪異而不根言理則
合於六藝之旨語衷道義而有本其曰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刑不可任以治世猶之陰不可任以成歲其言天
也精而至其曰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
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其
此等文集 卷十四 三

言天也正而大其曰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春
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
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其言天也微而
顯仲舒治春秋者也而易象之與義洪範之精理
皆一一神明會通而出之則仲舒治春秋蓋合六
藝而治之者也故不言數而言理也大豈京房管
輅之流讖緯術數之學詭天以欺人者比哉且仲
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
則閉陽縱陰止雨則開陰縱陽而行之未嘗不得

所欲焉則仲舒不特言之且徵之事而有實驗矣
其於天人之學何遽也書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三公職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三孤職也則仲舒
豈非王佐之材乎况三代以下相天下者惟知汲
汲以富國爲務而仲舒獨謂仁人者正誼不謀利
明道不計功不謂之王佐之識不可也彼妄引周
禮之王安石以培克導君傳會經義紛紛營利縱
行之而善亦一有司之能耳夫豈相天下才乎噫
仲舒治春秋者也安石黜春秋者也治春秋則知
此等文集 卷十四 三

天之可畏而爲有漢之醇儒黜春秋則不知天之
可畏而爲有宋之罪人然則人可不治春秋乎哉

董仲舒論四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嗟乎三代而下知此者鮮矣吏以武健爲能君以擊斷爲良惡姦猾之于正也徒區區峻其政刑以收傷肌膚之效於旦夕而仁義禮樂之道久不講於天下孰知以教化爲大務哉仲舒之告君也一則曰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再則曰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而其所以立教化者莫先於養士養士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此卽古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之道也非王佐其孰能言之而仲舒又非徒空言迂濶而寡當也觀其所以推行之大端則先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漸之以仁靡之以諒節之以禮而本行敦矣非如後世從事文藝之末也數考問以盡其材而實效出矣非如後世修故事而博養士之虛名也推而廣之擇守令使之承流以宣化責列侯二千石歲貢其吏民之賢者且以觀大臣之能否而行其賞罰雖成則進士之

制無以踰焉其以教化爲大務如此且其積久致官資格之弊害治莫甚母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材小雖衆日而不進德人雖衆久而輔相此又千古任官之良法据其所對無一非實心實事可收實效者也彼伯者之佐徒知作內政寄軍令制國爲軌里連鄉之法嚴其政以束民重其刑以威民耳比之仲舒不猶砥硃之於美玉哉嗟乎使孝武用之而相天下則西漢教化之美亦何難與商周並隆也惜夫

貢禹論

嘗讀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見其志大舍細先急後緩之論未嘗不歎其知要也夫諫官居人主左右獻替可否要職也從來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得居斯職則必相當時之患大且急關乎國家治亂安危者勤勤懇懇爲人主委曲言之且激切言之一言之不已至於再再言之不已至於三幸而君納其言則居其位而不辭不幸而君不納其言即自罷而去誠恐或負其職

東坡文集

卷十四

貢

耳昔孝宣貴寵許史王吉爲諫大夫上書力諫帝遷其言不聽即謝病歸孝哀其直諫及孫寵息大躬爲列侯諫大夫鮑宣亦上書切直言之固皆審乎當時之患舍細志大後緩先急者也吾竊不能不爲貢禹怪也史稱孝元初禹以明經潔行徵拜爲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事禹意禹必舉夫患之大且急關乎國家治亂安危者爲帝委曲言之且激切言之求無負其職矣乃今考其所言不過曰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

足宜少倣古以自節已耳夫節儉豈孝元所難哉觀其嗣位之初即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因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則節儉豈孝元所難而必藉禹勤勤懇懇言之哉當是時弘恭石顯相繼以閹寺任中書令久典樞機專擅權勢蕭望之周堪師傳也劉更生宗正也皆爲帝所倚任恭顯不難下之廷尉免爲庶人又不難詭言欺帝帝令誦者召望之致其自殺則當時之患關乎國家治亂安危誠莫有大且急於

東坡文集

卷十四

貢

此矣使禹或固帝數虛已以問上言中書政本不宜任刑餘之人請罷恭顯簡選名儒處之以輔國政或因望之自殺帝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之時爲帝力陳顯等奸狀且言天變皆顯所致顯不誅使得侍左右讒害忠良則國家且危亂不可救言之不已繼之痛哭流涕乃可於職無負禹領舍大言細後急言緩何哉或曰顯之宜去京房嘗爲帝言之矣帝卒不能退顯而房反爲顯所害蓋言以殺其身宋儒顧猶議其交淺而昧於語默之機則

禹亦安可言乎不知人臣致身於君一命以上皆得自効其忠何論淺深使盡誠默竊位國家亦何賴有若臣也况禹職居諫大夫則視房之爲郎又不侔矣溫公曰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鍾竟陵亦曰禹藉可言之資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庸之不足必居一於此吾謂禹非識之不至亦非庸之不足蓋實附恭顯者也觀他日深爲顯所結納又爲顯所薦歷位九卿則其入可知矣然卽謂之無識無庸亦可使禹有識有

此舉文集

卷十四

七

庸必不爲顯所結納矣必不爲顯所薦歷位九卿之私入耳尚望其力陳顯等奸狀爲帝勤勤懼之言之如王吉鮑宣之無負於其職乎不然禹之智豈不知當時之患大且急關於國家治亂安危者無踰於此顧舍此不言而第勸帝以節儉哉噫匡衡之言及宮闈而不及閭寺也殆視禹有同轍矣

朱雲論

漢朱雲之請劍斬張禹也人知其斬佞臣而不知其斬賊黨禹誰黨乎黨王氏也王氏篡漢昔儒皆罪杜欽谷永成之予謂禹罪尤甚蓋禹大臣也史稱成帝親拜禹牀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其得君之深如此當永始延元間日蝕地震災異數見吏民多言王氏專政所致帝意頗懼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太變禹則謂天道微遠史民所言王氏事不足聽當修政事以善應之帝雅

此舉文集

卷十四

天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然則王氏之篡非禹成之而誰成之乎雲之請斬之正以其黨王氏而請斬之也無如帝弗悟也夫凡亂臣賊子之橫於天下非亂臣賊子之敢橫於天下由人主養成其勢以致其橫於天下也何則凡敢於爲亂臣賊子者必其有過人之智與過人之力量也有過人之智則智足以蔽主有過人之力量則其力足以脅衆主爲之蔽則惟其人是任而不疑衆爲之脅則其黨愈盛而主愈孤當此之時惟賴一二忘身憂國之臣

洞見其微爲人主痛哭流涕陳之豫爲之防而過
於未發人主誠因其言翻然悔悟執賊臣於朝正
其罪而立誅之上也不則亦先除其黨以孤其勢
使亂臣賊子知懼然後禍患可弭社稷可安嗟乎
亂世之君自賢其臣知此者幾哉設帝因雲之言
而有悟赫然震怒詔群臣共議其罪弃鳳與禹於
市明正邦刑凡黨於王氏者皆弃而不用則亂臣
賊子去而篡奪之禍以弭即不然或以災異數見
罪禹以不能變理唐之且詔群臣曰通者變異頻
仍吏民皆言隋之禍亂以致此朕惡惡相乘
所以應外氏也外氏自來將軍以下其各以劄
侯就國則王氏之禍一旦以削凡黨於王氏者必
內懼於心而不敢復爲王氏謀矣顧帝不知出此
乃弃忠良之言於不取反惟亂臣賊子之言是聽
以養威期勢至於不可救此雲之所以病不飲藥
求速死而不欲見其事也後之人顧以達生高之
則亦不知雲矣使不幸而天假以年身遭篡逆之
變吾知雲必仗節以死從高皇於地下不則亦必

如梅福之弃妻子繼姓名以首陽之義報漢必
效揚雄劉歆之徒甘心爲莽國師莽大夫以得
於天下萬世也

楊震論

天下未可下難論之士之隱而在野者不幸際
國家傾危則當厲矯矯之舉高尚其事不事王侯
如東漢之周舉熱桓是也士之顯而在朝者不幸
際國家傾危則當厲矯矯之舉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如東漢之楊震是也固易論則皆然者也何可
以優劣分哉使優震而劣舉桓則凡負當世之望
者惟一於進不必相持而助離鄉鄰之圖亦被髮
纓冠而往救之將郭泰舉舉諸君子知太順將

龍華文集

卷十四

星

傾非一木可支屢徵不就而抗志彌高者皆不足
稱而盛之上九聖人亦不必謂其志可則矣推其
流弊勢必嗜進之徒皆假不仕無義之說以飾其
寡廉鮮耻而趨利如鶩士行尚可問乎若優舉桓
而劣震則不幸而遭時多艱惟一於去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雖同室之圖亦視同鄉鄰而不之問將
李膺范滂杜密諸君子志經王室盡心無隱見危
致命而不畏豪強者皆不足稱而蹇之六二聖人
亦不必取其匪躬之節矣推其流弊勢必無事則

貪位持祿有事則援明哲保身之說急引而退視
其君如路人雖社稷傾覆亦所弗恤臣節尚可言
乎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爲士未仕者言
耳若既仕則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斷斷
不容苟免矣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非人臣愛
國忘身之正誼而志士仁人所當引以自警者乎
顧論者拘於胡氏責洩冶之言謂箕比乃同姓之
臣非異姓所得比此真迂儒膠柱之見安可與論
天下事哉夫秦漢以前官皆世卿秉國均者非公

龍華文集

卷十四

星

子卽公族苟不生於同姓雖聖如孔賢如孟亦不
得任股肱之重受心膂之寄此異姓之臣諫不行
言不聽卽潔身而去不得比於同姓也若秦漢以
後用人之途代雖各殊大約皆貢於鄉試於廷起
自疎逖游登親近其爲天子所尊寵而特以匡社
稷定禍亂者出於同姓不過什之一二而出於異
姓每什之七八苟皆藉口胡氏之說先幾去亂食
君之食而不爲君死則危身奉上之謂忠云何顧
乃孤注吾君而休戚安危無人與共則朝廷之崇

秩厚格亦何貴養士於平日哉吾讀震傳見震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由東萊守徵入爲太僕遷太常永寧初遂代劉愷爲司徒嗣又代爲太尉其尊寵不可謂不極矣鄧太后既崩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分威共權更相扇動斯時也是變於上地震於下社稷岌岌乎危哉震既身爲大臣安得不抗言直諫冀回天聽奮乾斷使一二亂政之小人駢首就戮社稷危而復安也至於屢疏不省卒爲豐等所搆飲醢而廷其於孔子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義之旨夫何愧焉論者顧引變桓繩之謂其不能明哲知止過於憂國而不自愛且泥胡氏異姓未可方比干之說甚至譏震輕生顛於蒞政荆軻有失孔孟本指嗟乎斯言一出將天下之知有身而不知有君者皆得借其說以偷生苟免而社稷其何賴哉此吾所以終有取於震而不滿於二疏也

禰衡論

子讀禰衡傳未嘗不壯其氣而惜其無遠識也當東漢之季賊操乘時擅命挾主威以令諸侯天下之士奔走如鶩衡獨奴視而嫚罵之豈不偉哉然君子不幸生值亂世才不足恃恃有遠識以全之以操脅制天子戕害國母此固義士所扼腕痛心者使於其時擇帝胄之可與大有爲者委身事之相與經營中原以討賊戡亂爲已任用伸大義於天下誠豪傑之士所爲也否則高潔其行堅貞自守使賊不得以臣之亦不得以害之遵養時晦用全其身當亦於義無愧顧不知出此而徒以言語賈禍致殺厥軀夫亦無識甚矣以視諸葛之事豫州王烈之避遼東爲何如哉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惟亮有焉尺蠖之屈本以求信可出則出亮能擇主而衡不能擇主則衡愧亮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惟烈有焉龍蛇之蟄且以存身可去則去烈知遠害而衡不知遠害則衡愧烈夫亮之任重且艱或未易副而商賈自穢避地逃名凡自好者皆能爲

之衡獨昧昧謔浪獨忌剛傲招侮既非於亂邦弗
居之義復闢於不惡而嚴之學雖有美才曷足觀
哉雖然衡固操之所欲一見者也卒不輕往劉表
黃祖皆人所憐憫畏懼者衡乃侮之視彼趨走恐
後諛悅取容者則又不可同日語矣

陸機論

君子之論人也辨其順逆而已錯錯謀弱山東之
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景帝信袁盎之說
錯以朝服斬於市天下莫不悲之悲其忠也忠於
王室以謀諸侯則順忠於諸侯以謀王室則逆苟
或不辨而失身焉雖有大才大智不足稱矣昔陸
機爲成都王穎前鋒都督身率諸將與惠帝戰於
建春門兵敗宦者孟玖譖其有二心於長沙穎收
而殺之論者謂其枉李子曰機晉之賊臣也何

惜焉河間王顥惑於李含移檄長沙使之謀同欲
同誅長沙因以爲同罪而討之遂廢帝立穎已爲
宰相及同爲父所殺不如所謀因即同穎舉兵內
向直犯乘輿是顥固有無君之心而穎亦與其謀
昔朱子作綱目特筆大書其反明其爲國之賊也
顥爲國賊而機猶委身事之爲其都督督軍二十
萬南向洛陽則機之於顥亦猶孫秀之於倫張方
之於顯耳非賊臣而何蔡邕聞董卓之死不過於
王允坐上一歎允猶以其黨國賊而誅之况機之

身為賊督悍然無所顧忌而與天子之六軍戰乎則其為政所謂而死何惜焉使當日機不從頴力諫頴而死或逃頴而歸京師執父為天子之衛戰敗而死則天下後世猶當以悲錯者悲機何也知順逆也機昧於順逆如此唐太宗頴謂其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亦大舛矣頴國之賊也竭心於賊何忠之有哉諸機有二心於長沙使機果有二心於長沙則機猶知奔逆嚮義於其死也惜之可也夫機何嘗有二心於長沙哉史又稱機非禮不

見宋史

卷十四

聖

動禮莫大於尊君而無禮莫甚於犯主頴拒盧志邵續之諫稱兵犯關無君甚矣機不力諫而反為之前鋒尚得謂之非禮不動乎吾讀機五等諸侯論及豪士賦序機非無識者何乃助逆而不畏名義也蓋以同疑其為倫換禪詔收欲殺之頴為辨理得免感其全濟之思遂竭心事之耳獨不聞劉沈之言乎沈奉詔進趣長安與頴黨張輔戰敗被執慷慨言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何機獨不知此噫

名義可畏而叛逆決不可從寧為錯而死無為機而生况機究不免於譖而死乎身危繇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末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禍機之言也機胡不從顧榮戴淵脫身還吳又胡不納孫惠之言讓督於王粹而超然引退頴以驍旅居諸將之右殆亦自速其禍矣何謂人則勇而謀已則闇也且頴形美而神昏機乃謂其可與立功則機豈特昧於順逆之分已哉張華嘗謂機曰人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夫才多而不知順逆

見宋史

卷十四

吳

陷身不義則多亦奚貴焉時潘岳亦以文章擅天下與機兄弟齊名乃為賈后作書草醉逼太子書之陷太子於死文人無行往往有此夫無行也尙文人云乎哉

祖遜論 乙酉年作

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祖遜晉賢臣也惜乎其不知此也史稱祖遜鎮雍丘自河以南趙之鎮戍歸遜者甚多而勒之境土漸蹙恢復中原之幾實在此誠因而撫納之結以恩信使遠人悅服則河北可收中原可復何至偏安江左一隅土耶夫時與勢難得者也時勢一失則事幾從之而矣何遜皆拒而不納也昔賢論失國原於失民失民原於失心失心者之思人孰無之拒而不納俾其終淪

此等文集

卷十四

序

興域而中原義士之心一旦以失雖欲復舉誰其與之晉之終於不振也非遜有以致之哉顧遜非忘情中原者何竟出乎是或者如史所稱因勒爲修其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遜深德之以是報之耶夫亦昧於春秋之大義矣獨不念舊京淪沒山陵穿毀視諸先墳傾頽傷心更有甚焉者倘乘此衆情竊應之時與師北伐直抵舊京灑掃山陵除其荆棘修其圯壞備一太牢告克復於武皇帝廟迎天子還於故都然後請於朝歸省先隤以展孝思

則天子必隆命以光寵之以視勒之修墓置守冢爲何如也遜賢者也竟出乎是哉昔羊祜之於吳人特務德信懷之待時勢以大舉耳初未嘗拒其內附以致坐墮事幾也君子猶或病之况勒又晉先君之大仇趙人又晉先君之遺民忘先君之大仇弃先君之遺民此豈知大義者所當出耶噫以遜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此等文集

卷十四

序

邨超論

邨超晉室之賊臣邨氏之逆子也蘓軾以其將死
慮父惜哀惋成疾暴其身後之惡止之特稱其孝
予竊惑焉夫孝有以繼志稱者亦有以幹蠱稱者
昔諸葛亮志在復漢殫忠王室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瞻及尚皆視死如歸以身殉國君子稱諸葛有
子若孫沈勁以父充陷於逆亂欲致死以雪家耻
洛陽之陷卒以身殉潞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君
子尤賢也是王子者或繼父志或幹父蠱皆於國
爲忠臣於家爲孝子使超不幸有父如充黨附國
賊傾危宗社超能引太義以諫正之俾不陷於逆
亂則勁不得專美於晉矧超父固心乎王室者哉
超能以父之心爲心盡忠朝廷折逆謀於未然扶
社稷於將傾則晉室之賢臣邨氏之孝子也顧乃
黨於賊溫爲之謀主廢立之舉誰實導之獨不念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賊溫跋扈不臣窺觎神
器固其父所夙夜飲痛者也不折之而導之不特
悖君抑亦悖父矣以視瞻尚力戰而死不忍辱父

祖者爲何如哉及此乃思暴其惡以止父疾夫亦
其心有不安於中者將死以反本而悟也使卽因
而稱其孝將賊操篡道之題亦可以忠許之乎操
爲忠臣超爲孝子則亂臣賊子皆得以一二善言
卽盡掩其生平之惡人亦何憚而不爲惡也

唐公於封建不行論

唐蓋有三太亂焉曰女后曰邊將曰藩鎮予謂皆封建不行之致之夫封建行而佐以府兵王畿千里帶甲百萬諸侯各君百里犬牙相制輔翼京師或倖王制不守侯度初則貶爵繼則削地又甚則六師移之王室有難則方伯率諸侯連兵勤王討罪人誅之以靖國難如是則內外相衛根踞盤結傳有女后之禍邊將之變與藩鎮之跋扈難制哉蓋女后之禍皆無所懼外無所懼宗室功臣各

就藩封無忌諸臣又皆顧命元老入爲卿士出爲方伯嗣主少有失德群以大義爭之爭之不得或更危言悚之商太甲漢昌邑未嘗烝亂宮闈而昭儀固先帝才人也高宗卽欲立昭儀能無內憚大臣外懼諸侯乎卽高宗不恤人言立昭儀昭儀又不恤人言廢中宗幽睿宗天下諸侯能無相率連兵執祖訓以討罪人者乎或曰徐敬業嘗起兵揚州矣越王貞琬邪王冲又起兵豫博矣或爲麾下殺或爲門者殺又或兵敗自殺烏在諸侯能討罪

人而誅之哉不知敬業及貞冲皆以烏合而聚倉卒而起內無固勢外無聲援故不終朝而兵敗身殞爲天下惜使封建行而國各有兵兵皆素練貞與冲以宗室敬業以勲戚慷慨倡義馳檄天下諸侯各帥勁師西嚮討罪墨雖多智寡固不可敵衆逆亦不可敵順勝敗有不待計決者矣至於邊將之變則繇承平日久天下無兵諸州守禦皆弱旅羸卒而祿山專制三道天下之精悍萃焉挾之以叛何人禦之封常清武牢敗矣以所募皆市人未

經訓練也顏杲卿常山陷矣以起兵僅八日守備未完也使封建行或百里一侯或二百里三百里又一侯平盧有藩清河有藩密雲漁陽又各有藩其視范陽步武偪耳祿山將安動動則諸侯各率精銳之師鼓以忠義之氣犄角而進或擣其腹或扼其吭祿山有不授首旬月間乎或又曰唐雖未行封建而內之府兵外之節度亦彷彿乎丘甸出兵方伯連帥之遺意行之者也而卒不能制祿山之亂何也蓋天寶之季府兵四出萃於范陽內失

其重無以制之也若封建大國三軍小國二軍各有常制如指臂之自足捍其身何至出禁兵代戍其國而致內失其重耶且制符分壤世守勿替邦畿亦僅爲方千里明皇卽欲優寵祿山尊以王爵富以大國將割關中之半畀之乎抑奪他侯之地授之乎勢既有所不能不過昨以百里止耳奚有於節度三鎮士馬衆多耶乃若唐之藩鎮雖類乎古諸侯而實與古諸侯異古諸侯受地之制小國五十里大國不過百里至藩鎮則不然魏博據州七矣相衛據州六矣盧龍又據州五矣鎮其彰義成德淮南皆各踞地千里帶甲數十萬地廣而兵多此藩鎮所以跋扈難制不可與封建同日語也或又曰周初封建諸侯爲國千有八百其後諸侯以智力相兼并僅存七國唐旣衰弱能禁諸侯不兼并耶予曰不然周之制侯國惟卿命於天子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一時英傑奇偉之人盡爲諸侯所私無有走京師而仕天子者以故文臣效其謀武將效其力無不各逞勇智佐其君以爭養

而唐惟刺史世襲他雖一命之微皆請於朝又士皆重內而輕外諸侯卽欲肆其蠶食譬龍虎之志騰躍而不借以風雲亦安能有爲哉惜乎封建不行而唐之三大亂遂相繼以起矣且不特此中尉專橫弑君者再四君者一國老白居門生天子子以爲皆封建不行致之何也無所憚也苟封建行而寺人外憚諸侯不敢橫矣然則寺人獨不憚藩鎮而藩鎮獨不能清君側乎不知藩鎮多起自盜賊而忠貞之士少兵不可召召則國覆譬人之有不能忍且密太密事案案奴終不敢妄召外兵者勢也諸國起則其餘矣至平納襄晉定王難者將未聞莊周封建也何進召董卓而漢亡劉裕討桓胤而宋亡韓建召外兵誅闕而唐又亡藩鎮也利害不較然哉噫唐之不振氣女后耗之邊將耗之藩鎮宦又耗之而勢不可支矣使封建行而京師無患藩鎮外患無憂豈非堅壁至於於是吾不知當日諸臣首力者誰也

縣行之其識誠出無忌聲上欺

梁晉漢周紀年當黜論

五代之名奚自來哉朱溫盜也弑唐之君廢唐之祀縱淫子婦爲子所弑非人君也作史者當亟黜之而於昭宣帝後卽以後唐續之後唐莊宗先唐之養子也其祖赤心於懿宗時有討平龐勳之功賜姓名曰李昌國克用繼之破黃巢誅行瑜名冠諸鎮進爵晉王堅志爲唐純臣誓於其生靡敢失節存易少有志當賊弑主之年嗣唐晉王之位稱唐末帝之號昭宣弑方五月而夾寨一戰逆溫蚤爲氣奪卒滅僞梁修唐宗廟陵寢告克復於高祖太宗而祀之此亦養子之不忘厥本者也顧後之作史者反不予討賊之養子而予弑君之逆賊何也豈當君弑統絕之時爲國家之養子者奮然而起殲君之仇復君之祚廟祀先王猶不可以先王神器假之而弑先王之後嗣墮先王之宗廟者反可以紹先王之統緒臨先王之臣民乎至若南唐烈祖考其世系則又憲宗之嫡裔建王恪四世孫也昇元二年從百官請復姓廟祀高祖太宗追

唐本生四代其後江淮豐稔兵食有餘士樂爲用
群臣爭言天意人心未厭唐德而陛下中興宜出
兵恢復舊疆是時烈祖沉幾審變未遑大舉至元
宗保大五年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帥
衆南奔淮北賊帥多來請命修撰韓熙載上言恢
復祖業今也其時而葬丹遣使來聘亦言欲與唐
繼先世之好歐陽世家明敘世系薛居正及馬令
陸游皆云唐後且謂晉有天下喪於氏羯而瑯琊
繼之唐有天下葬於朱梁而烈祖紹之言之鑿鑿

北史文獻

卷十四

唐

一無所經則其爲唐裔也明矣紹祖嗣統傳三世
垂三十九年至宋開寶八年始亡則前此唐之統
得後唐南唐續之實未嘗斬彼晉漢周雖強大皆
篡弑相仍耳况敬瑭妻叔母父勢丹傳其姪僅十
一年而亡劉漢亦僅四年周更二姓亦僅十年以
視南唐統系之正僞國祚之修短爲何如也乃朱
子作綱目於蜀漢則升之於南唐則黜之何哉吾
所惜者第烈祖養銳俟時而天不假以年元宗憊
於閭役不克乘時北討如漢之世祖掃除群盜光

復舊物耳至於正朔所在實不可紊予謂今之作
史者當亟更而正之黜逆溫進莊宗黜敬瑭進烈
祖以南唐續後唐以後唐續先唐於天祐四年後
仍大書天祐五年晉岐淮南稱之也藩鎮不忍絕
唐而作史者忍絕之乎於天祐後卽先列莊宗同
光之元於清泰後卽大書烈祖昇元之元五代之
名削而不稱以見紹唐之統者有人而亂臣賊子
終不得僭竊名號庶幾後之權奸聞而稍知戢也

夫

北史文獻

卷十四

唐

南唐義死諸臣論

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反君事仇其爲賊義固矣而復諫貪功以致國削君辱則雖死亦不得謂之義子覽馬令南唐義死傳而不能無感焉皇甫暉孟堅身事二姓張彥貞則又覆軍喪地死不足贖其罪者也何皆以義死于之哉嗟乎士志以義死也難矣昔豫讓事中行氏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讓景面吞炭必報太子人皆以義士稱之吾則謂讓非義士也既事中行矣而智伯滅之則智伯卽吾仇也使讓抗節致忠於中行氏則讓誠義士矣今乃反面事仇欲爲之死以報之安得爲義士哉君子之事君也必先審其可事而事之晉之受契丹策爲兒皇帝也乃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之事其亡廉鮮恥不同禽獸者幾何使稍知義者斷不爲之臣矣暉願爲其刺史及契丹陷中原然後來歸雖正陽橋之爭力戰創重而死謂之死事之臣可也謂之死義之臣豈讓亦得爲死義者哉至於堅則

又不足齒矣堅初事王氏及邊鎬伐建陽堅卽以其衆先降反爲鎬畫策以取閩叛君事仇倍甚於讓晉安之役雖以戰死君子無取焉彥貞受元宗命督師拒周社稷之安危以之任何重也乃不聽劉仁贍及其前軍張全約之言而貪功自任以致諸軍皆潰江北十四郡之失孫晟及其從者二百餘人之死唐之削國降號而終於不振皆由彥貞雖沒於陣而罪莫贖矣春秋邲之戰以不用士會之言而敗雖戮子尸之而荀林父猶不得辭其辜况乎躁撓輕敵專自彥貞乃與仁贍諸人並傳以義死稱不亦過乎或曰晟事莊宗又爲朱守殷所辟其視暉之事晉堅之事閩當亦無異而朱令贊之不俟盛夏進也則又與彥貞不聽劉張言等耳暉與堅不得爲死義則晟亦不得爲死義彥貞不得爲死義則令贊亦不得爲死義而不知其不然也莊宗唐之養子爲唐討賊者也烈祖唐之宗室爲唐延祀者也事莊宗事烈祖皆事唐也其爲守殷所辟守殷亦唐之藩鎮不得謂之事二姓也至

謂教守殷反者晨乃安重誨惡之之辭耳觀其勉
仁贍無隳臣節及不忍負永陵一坏土之語豈肯
教守殷反哉况其死也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
而拜曰臣以死報國從容就義如此豈戰歿者所
可比馬令傳義死首仁贍而卽次晨當也歐陽子
抑之於死事苛矣令贄之赴難也金陵受圍經歲
矣使者旁午促之其勢不容不進况是時方秋而
唐之亡也以冬十一月其能俟盛夏乎昔莊宗爲
南北城於河上梁將賀環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
艦唐兵不得渡南城危甚王建及以大瓊積薪自
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其與令贄之火油機一也幸
則建及以勝不幸則令贄以敗反風迴煽自焚大
筏天也非令贄之罪也嗟乎殺身成仁古蓋難之
如劉仁贍陳壽孫晨張彥能鄭昭業宋令贄豈不
皆烈烈者哉然吾於胡則尤有取焉淮以南閩以
北十五軍三十五州之地皆歸於宋而則獨以江
州一副使嬰城固守至於三年之久而後死則其
確乎不可拔之操爲何如也子又按通鑑元宗時

有擲筆不肯爲刺史草降表者如參軍李延鄒其
人後主時有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而舉族死之者
如學士鍾濟其人自矢必死國難父子八人皆歿
於陣者如統軍張維其人傳皆不載而反以義死
子暉堅彥貞何哉滁之役暉能操戈擊其子以視
仁贍之斬其子或亦無媿然歐陽五代史及陸游
南唐書皆云被擒創重不治而死則又視戰歿者
下一等且其對宋祖多遜詞雖較之堅及彥貞有
間恐亦不得以義死予之矣

錢俶論

錢俶之於五代也史多賢之李子曰此唐之賊臣也君子之道審義而安合乎義則進之悖乎義則黜之當其祖鏐始起浙東不過鎮幕一偏裨耳唐之先君優以禮遇自左衛大將軍累進至檢校太師中書令加封吳王賜鐵券恕九死又詔圖形凌煙閣唐之待之夫亦厚矣賊溫之亂既不能舉兵討賊復先君之社稷求先君之子孫立之報國家優遇之恩復從而受其僞爵妄以仲謀自居此豈

史學文庫

卷十四

奎

義之所當出者耶乃鏐既負唐於始而俶復以兵五萬人助宋攻唐斬其廟祀唐亦何負於錢氏而錢氏乃如是報之耶昔隗囂之於漢乘亂而起初非劉氏之故臣也去就之際君子猶必黜之况錢氏之於唐乎夫境內之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誰氏之土地也李氏之土地也境內之民五十五萬六千戶兵一十一萬五千人又誰氏之民人也李氏之民人也使盡籍而返諸唐則於義爲合君子必以純忠子之此竇融所以爲賢也卽不然或卽

以此五萬之衆助唐屯守江上以禦宋人則唐未必遽亡而我亦可以少延其於唇齒之義亦未爲失乃不思今日之爵土畀自誰氏而今日之帝金陵者又誰氏之子孫忘先君之大恩而仇先君之子孫賢者顧安而爲之乎江南國之藩蔽也自撤藩蔽以危社稷其相沈虎子固言之矣卽唐主亦曰今日無我明日無君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布衣耳俶竟不答及聞唐亡乃懼晚矣譬齊之於秦五國既滅而齊亦安能免耶吾謂俶之失不在納土而在入朝不在入朝而在助宋滅唐無論於義爲悖卽以與國言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少有智識者亦不肯出此而謂賢者肯出此乎彼以賢子之者夫亦宋史氏之言也後之君子乃爲之惑何哉

史學文庫

卷十四

奎

宋亡於澶淵論

宋之亡也其於澶淵乎澶淵之役契丹將蕭撻寧死焉其主大懼欲引去而宋之勁師數十萬方渡河以北斯時也契丹之氣奪矣已而遣騎數千人薄城下高瓊迎擊斬獲大半而契丹之氣愈奪宋未許和而遽遣使請盟豈其大舉入寇之心哉奪於氣也爲宋之計誠能奮然震怒毀其書執其使數其入寇之罪以誅之則我之氣愈壯而敵之氣愈奪有不戰戰必勝矣卽不然或因其請和而我卽以和愚之乘彼無備出奇兵奮擊之敵必驚潰而我因乘其驚潰之勢率六師直抵幽燕俘耶律之君臣以南則自晉以來所淪沒之地可復而終宋之世亦可永無邊患矣不觀漢之孝武乎當孝武時匈奴寇朔方帝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斬獲萬級明年復出師擊之又明年復遣霍去病擊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勁師累出卒致匈奴遠遁烏孫大宛之屬皆畏威臣服迨其後卽弱如成哀單于猶稽顙請朝莫敢稱兵內寇蓋孝武之威

有以懾之矣嗟乎宋之君臣奈何計不出此乎卽不然亦必如準之謀邀以稱臣并獻幽薊之地然後可或曰撻寧一統軍耳死一統軍豈遽能使其稱臣獻地耶不知是役也御蓋渡河士卒譁呼聲聞數十里而契丹之氣奪矣氣奪則可邀以稱臣獻地况彼以返關南地持議我亦以獻幽薊地持議縱不臣不獻亦可金幣無賂獲敵奪氣以退奈何賂之歲幣三十萬壯其氣驅歸耶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他日王欽若以此說準嗟乎此豈準之心哉不特此非準之心卽不戰而稱臣獻地亦非準之心觀其畫策以進蓋欲乘彼假氣奮我銳師擊之俾隻輪不返然後邀以稱臣獻地使契丹懾宋之威若匈奴之畏漢終身不敢南牧而我之邊境乃可百年無虞不然今日獻幽薊明日且奪幽薊矣况乎賂以歲幣自餒其氣哉昔唐元宗以師出無功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元宗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噫氣餒矣國之亡亡以此矣契丹師出無功早氣奪於宋而宋乃

以金幣壯之則弊丹之氣未餒而宋之氣已先餒矣此宋之所以終亡於北敵哉和遼未已而和金和金未已而和元朱以踵失固此日之和誤之亦此日之氣餒之也故曰宋之亡也亡於澶淵

三楊論 十二歲作

國家之所以安危者視其相臣而已夫相臣之善謀國者未有不以得人爲本得其人則國以安鄭侯之於曹參是也失其人則國以危三楊之於曹參是也當正統初裕陵以幼冲嗣位三臣爲其輔紀綱整飭朝野寧謐終其身宦豎不敢橫及其沒也閣振竊權挾天子詔親征六師旣出遂致大變論者皆謂曹參身秉國均不克力沮死諍以及於難雖謂其罪也乎抑罪在三楊何則昔狄公舉裴之於朝而唐室本賴以復文簡舉寇準作相而邊境亦賴以安舉得其人也夫參不過一詞臣選耳而三臣顧舉之以自代何哉通紀載榮因振言舉參等上之士奇不悅榮曰彼厭吾輩矣不早舉數士自代一旦內中出片紙指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嗟乎斜封命官有識憂之宰相命自寺人國事尚可問乎旣杜其微又得賢人相助爲理大臣謀國固宜如此周也榮可謂知本矣而卒舉參何也或謂

昭聖賜振死三臣皆跪爲振請振因得以無誅夫
以振之橫 后卽貸其死三臣猶當力請於 后
誅之顧 后賜之死三臣反跪爲之請權增之橫
誰實貽之恐三臣不能辭其罪也雖然猛虎在山
藜藿不採舉得其人而朝有老成振卽欲橫而不
敢雖弗誅亦何害顧乃舉龜雖賢豈足以制振
耶天子幼冲常侍侵政必得一二才識過人者居
要地震懾之乃克制其人俾無敢橫當時國家非
乏人也卿貳則有干謙郎署則有李賢皆濟時才
不舉而舉龜何哉臣之變議以少司馬力挽
群議坐摧強敵社稷恃以無危則其有過人之才
識可知已使蚤預密勿而內閣有人振亦奚敢橫
卽橫而謙亦必能制之何至反爲振所制耶至夫
曹石之亂變生不測而賢居政府卒弭其禍嗟乎
後之曹石猶乎前之閣振賢得用於時則曹石誅
不用於時則閣振橫賢之有益於國如是彼龜雖
以死殉事何足以及此顧皆不舉而舉龜夫亦聞
於知人矣以視鄭保名舉曹參秋畢之舉張冠得

爲何如也若其能追哉

論蘭相如

公孫鞅由景監進其人本非端士也司馬長卿由
狗監進才人而失身者也然受文君之奔則其人
亦非端士矣皆不足責者也何蘭相如亦由繆賢
進耶春秋責備賢者吾不能爲之寬已其後楊伯
起之於鄧綽謝安石之於桓溫楊龜山之於蔡京
雖於大節無虧而所損實多後之人可藉口以輕
其身乎

論叔孫通

叔孫通見漢王服儒服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
楚製此固通善於希世者也至於他事則有未可
盡非者鼠竊狗盜詭對二世非諛也知二世不可
與言也善於全身也及高帝欲易太子通則以死
爭知高帝可與言也識王之明也通初歸漢從儒
生弟子百餘人通無所言惟專進壯士及高帝厭
羣臣爭功殿上通說帝起朝儀然後言諸弟子儒
生習之則又善於相時矣通者因時世人情爲之
節文其言亦不悖於道綽最所習威儀秩然亦自
可觀後儒病其尊君太過豈未聞孔子拜下之言
左氏天威不遠咫尺之說乎至於因孝惠作複道
請爲原廟渭北因孝惠出游離宮請取櫻桃獻宗
廟皆因事導人主以孝而非徒爲人主遂過也易
坎之四曰納約自牖通殆庶幾焉

論公孫弘

公孫弘漢相也而寢布被謂之曰詐豈不誠然然食不重肉飯脫粟故人及所善賓客皆分祿給之而家無所餘亦豈人所易及乎孝平錄其問與內奢奉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誠定論也太史公稱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爲之然偃太橫有可誅之罪而殺之亦非過獨仲舒之徙則弘之忌賢耳雖欲爲之原不能已

世學文集

卷十四

七

論西漢諸酷吏

廉吏多酷郅都非其人乎然都能持正雖匈奴亦憚焉馳射其象而莫之能中非都平日威名所及有以懾之哉張湯揚人之善蔽人之過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亦自足多位至三公而家直不過五百金雖視尹齊已十倍之然亦廉矣殆鄆鄆比也寧成甘受極刑而不耻則由不廉之故周陽由於所愛撓法活之於所憎曲法誅之則賈而不正豈可與鄆都同語哉義縱掩捕繫囚及賓客昆弟相親者四百餘人皆罪以解脫報殺之則又妄害無辜暴甚虎狼矣王溫舒論囚河內流血十餘里其酷亦不下義縱而縱能不避貴戚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而無勢者必舞文巧詆窮治之則其品更污下杜周專以人主意指爲獄而家貲累數鉅萬其視溫舒之累千金且數十倍焉溫舒受五族之誅而周子孫獨尊官何也如趙禹者晚節平緩得以壽卒於家庶乎可哉

論譙周

譙周漢昭烈之罪人也亦高帝之罪人也後帝炎興元年魏遣鍾會鄧艾將兵入寇進逼成都帝集羣臣會議或以蜀與吳本爲盟國宜可奔吳或以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自占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周謂奔吳不可誠不可也至若奔南以圖後舉則計之最得者先是南中都督霍弋聞魏寇至固嘗請率七郡之兵入衛成都矣今聞車駕南幸豈有不率其衆以迎天子乎觀其於成都不守素膽太臨三日而王之安危未詳不肯苟於去就蓋欲爲王致命者也何不可託以圖存也且帝不降則姜維廖化張翼董厥輩亦必各率其衆與魏死戰卽諸郡縣亦必各爲漢死守觀於被敕送節之時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則人情之不忍背漢可知矣是奔南猶可圖存於萬一也周何力沮其議而獨以降勸乎卽不然亦當如北地王之言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庶近可無愧昭烈而遠亦不辱高帝周顧力主出降促帝面縛詣艾

豈非昭烈之罪人與豈非高帝之罪人與

論司馬孚

司馬孚於齊王之廢悲不自勝於高貴鄉公之死枕股而哭甚哀於元帝之出舍金墉執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其在禪代之際亦矯矯雞鶩中者矣獨是猶受晉安平王之封元會猶奉詔乘輿上殿而受觴酒家人禮之尊寵則吾不能不爲孚憾何不如袁閹土室自封范粲陽狂不言而終於所寢之柴車乎且不特此曹操死於洛陽問至鄴丕號哭不已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侍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又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是時上有漢帝操雖尊人臣耳顧尊之以君王稱之以晏駕一則曰爲萬國再則曰鎮萬國是先導丕以篡爲諸賊臣倡矣孫後言之身受晉封固不得爲魏之純臣孫前言之以篡導魏直漢之賊臣耳史顧以忠慎稱之何也

論晉八王

諸王之亂骨肉殘殺今夕爲忠明且爲逆嗣其反而互爲戎首誠如劉弘所言孰是孰非從古未有明之者自我論之趙王倫廢天子殺太孫僭位稱尊篡逆不道罪莫大焉所當磔之於市徇首藩鎮與天下共弃之者也何乃僅遣尚書將節賜之死乎河間王顓厥於李含始既執同之使送倫遣兵助逆既又移檄長沙使之謀同其意欲同誅長沙因以爲同罪而討之遂廢惠帝立穎已爲宰相及同爲父殺不如所謀因即舉兵內向直犯乘輿以至逼遷播越其罪不在倫下成都王穎不納盧志之諫而與顓共攻長沙幽皇后廢太子蔭陰之戰甚至矢中帝顓其罪亦不得末減朱子於顓穎皆以反書真春秋之筆萬世不易者也東海王越不與父同心捍衛京輦反潛與殿中諸將收父背順從逆已關於義及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乃始謀討之晚矣顓穎既死越復專恣方命擅殺清河誣戮朝臣無君何甚且其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

辱公主視彼張方軍人妻畧公主分爭府藏有何
異焉卒未聞越正其罪而誅之則越之罪亦不下
於顯頴孝獻之謚何爲乎加剖置焚戶曰亂天下
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石勒此舉殊快人心齊
王同首唱義兵誅討篡賊復辟之功大矣雖驕奢
擅權耽於晏樂期年不朝其罪猶在八議之列帝
惻然欲活之是也何又竟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
謚以武閔誠可閔焉長沙王又爲董艾所襲不得
不奉天子攻回以自救其後屢破頴兵斬獲至衆
而未嘗恃功虧奉上之禮在諸王中可謂鐵中錚
錚者矣獨是叱左右趣斬齊王徇首六軍夷其三
族未免過甚謚之曰厲豈爲誣與淮南王允知倫
有異志謀欲討之因孫秀矯詔帥兵大呼而出已
有矜倫之勢不幸爲伏膺所欺雖疎於防姦然亦
奉詔不違者范陽王旭同越起兵奉帝還都不忍
殺頴而幽之姑息之失反累大義然視顯越之不
仁相去遠矣宜其獨得死於枕席也



宗子孫子三家詩刪序

吳相國榮齋先生讀集序

孫鳳鳴讀集序

唐詠讀集序

鄭讀集序

郊社禮纂小序

楚吟自序

歲華紀勝二集序

王西齋詩集序

從弟大村羸隱集序

王名友詩序

程鳳雛浮淮詩序

孫堯門廣陵舊蹟詩序

委位子集序

寒我軒詩序

贈戴蘭枝先生序

贈石公序

贈蕭徵父序

贈鄭牛癡序

送秦臣溥遊廬山序

沈氏二子字序

繆恒菴字序

繆氏族譜序

方氏族譜序

張彬醫旨序

慈幼筏序

通鑑紀事本末纂要序

程退夫五十初度序

黃山中洲大師五十壽序

張母戴太君六十五壽序

沈姑母八十壽序

友母吳太君六十壽序

友母汪太君六十壽序

從妹輟菴詩序

從妹輟菴詩序

陳張二令祠名宦詩序

吳吉人詩序

爲黃山中老人徵詩序

送蕭徵父讀書湖上序

吳仲雲詩序

從姪涼輝詩序

從姪涼輝詩序

從姪涼輝詩序

送黃仲賓任城武令序

贈王明府呂儒冠生序

募建文昌祠序

從弟大村七十壽序

黃母潘太安人七十壽序

表弟解時九暨從妹輟菴六十雙壽序

重刊讀書一得序

重刊讀書一得序

粵游草序

黃母葉太宜人七十壽序

曙厓大師五十初度序

萬因老人語錄序

雪浪禪師語錄序

贈張一菴序

贈卞梅溪先生序

方丹崖詩序

曹浮山詩序

贈余輟山先生序

贈余輟山先生序

序

宗子發十二家詩刪序

有明自 高皇定鼎、列聖紹基、誕敷文德、聲教四訖、寰海內外、無一割據僭號之國、而民沐膏澤、食太平者、歷日積甲子一千八百有奇、於是魁閥奇偉之材、前後踵生、其間往往以風雅自命、而北地信陽尤爲傑出、或箕裘乎工部、或侶續夫右丞、格高者不失之粗浮、調俊者不流於淺弱、宗風大振、駸駸乎超貞元大曆而上、其後濟南婁東相繼而起、亦各卓然、有以自見、決決乎一代之詩、漢魏初盛以後罕有其儔、而孰知皆 二祖 列宗菁莪、棧樸、作人之化、養育涵濡、深且久之所致也、予嘗謂有明之詩、殆與有明之武功、等中原寇盜割據之亂、肇自唐季、歷宋迄元、禹貢九州之域、有不服一王、聲教者爲歲幾近五百、高皇帝會長劍起、淶泗得徐常、鷹揚之雄、以佐之、驅除廓清、手挈

虞夏商周漢唐相傳之舊疆、歸之 真主、其視禹、夔、百川平水土、蓋不讓焉、而詩之衰也、琢句鍊字、俗艷競繁、而風神氣格、蕩然蔑存、其弊亦肇自唐季、歷宋迄元、淫哇亂雅、而古調不彈者、爲歲亦幾近五百、賴諸子之力、振衰起弊、返諸正始、而詭僻鄙野、纖巧浮靡、一切俗下相沿之陋、既勤事於芟夷、復加之以蘊崇、無俾滋蔓於盛世、其功亦不下魏鄂北伐之猛、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誰則作之、使然而黃髮遺黎、食德日久、其能一日忘於心哉、柳子厚曰、思報國恩、惟有文章、江潭澤畔、憔悴行吟之士、屢遭兵燹、藏書散弃、雖欲取二百九十二年之良法善政、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表章之、無自而得不獲已、哀搜一代之詩、刪輯成書、刊而布之、四方亦足見熙朝文教之盛、俾後之學士大夫、慨想 二祖 列宗、作人之功、吟咏歎慕於不已、予發宗君有志於此、網羅名家詩集、擬上自青田下迄雲間、共刪四十家、行世業已、酌定其半、余工費不貲、而近日之知好事者、漸少、先擇其尤者十二家

梓之而其衡論俱於風神氣格間因世論人因人
論詩於伯溫季迪見洪武草昧雲雷之烈於李何
徐邊高薛見弘正渾龐敦厚之風於王李宗謝見
嘉隆熙洽昌盛之象真可與一代之史表裏相參
而不僅區區字句間求之也予受而讀焉爲述其
意如此而歎歎慷慨不能已矣誰能亨魚旣之筌
驚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詩之能感人一至此哉

吳相國榮菴先生詩集序

壬子夏六月予友吳子夢翔出其先公相國詩集
授予伯壺菴先生暨某曰二君子深於詩者也先
相國遺詩累千予小子欲掇其尤先以公諸海內
非三君子莫能辨敢請某聞言不禁慨然曰相國
之才之識海內無不知之而相國之節海內雖無
不知之亦間有不知之者至於詩則猶未流傳於
海內也誠鄉里後學之責哉於是共坐淵照堂中
分卷較讐互相商榷選竣歸諸吳子吳子復以序
請某以不文辭弗獲因再拜而爲之序曰嗟乎古
之偉人其於天下事往往爲其難而不屑爲其易
某生也晚不獲覩相國少壯立朝事每聞里中父
老言相國官侍御時逆璫盜權誅謫清流相國爲
所罷斥烈皇御極特賜環召陝右民饑晉陽寇
訐朝廷知相國皆舉以委相國論者謂相國數直
諫侶汲長孺賑延綏侶富鄭公撫太原侶范龍圖
海內傳之無不噴噴於相國歲癸未聞寇猖獗潼
關以西率陷相國奉朝命督師時某年十歲少有

知矣竊私歎曰宋慶曆初元昊寇渭當國家全盛之時魏公行邊兵非素撫猶致任福有好水川之敗矧今日時勢潰裂驕將悍卒不從調遣相國才識固不下魏公然非親練兵萬餘人從以西倘一蹉跌不振而國事尚可問乎相國果慮及此屢疏籌兵籌餉期謀畫出萬全紓朝廷西顧憂而卒爲忌者所阻厥後西師敗績烈皇思相國言命閣中簡舊輔疏揭進將復召用相國而寇已逼都矣乙酉以後棲遯潭溪土室自封二十餘年如一日

心何苦也昔人有言死節易守節難相國非爲其難者乎箕子隱忍不死柳子厚謂其冀人事於或然卽文信國請黃冠歸故鄉夫豈真欲以方外備顧問哉知此則知相國之心矣嗟乎相國自筮仕至縣車無不爲其難者幸而無所沮固於功之成見其才不幸而有所沮亦於言之中見其識讀是集者苟不徒辭之是賞而志之能逆則相國皎皎不易之節不皆於其詩而得之俾海內賢人君子相與感慨流連於其際而不已歟

孫風山詩集序

昔韓昌黎與于襄陽書以先達負天下之望者推之而以後進負天下之望者自許其言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予每誦斯語輒低徊流連久之毘陵孫風山先生非今所謂先達而負天下之望者乎歲乙巳秋予與先生晤於邗上而先生以詩集贈予且乞一言弁首以爲不朽夫子何以不朽先生哉昔賢謂士安一序不足重記室而記室三賦不朽士安反藉以傳予其得附先生傳乎因不辭而爲之序曰詩莫先於論派派正然後可與論格格合然後可與論其辭之工拙杜少陵以骨力勝者也其派出自漢樂府及曹孟德劉公幹左太冲諸家而溯其源則肇於古歌謠李太白以神韻稱者也其派出自蘓李十九首及曹子建阮嗣宗陶靖節諸家而溯其源則肇於風雅若高常侍若岑嘉州近乎杜而骨力微不及之若王右丞若孟襄陽並乎李而神韻間且過之是皆薰蒸於古而得乎派之正者也乃今之詩則大

不然矣失諸淺膚者有之失諸纖巧者有之失諸粗笨失諸虛浮者無不有之背古而馳遠於大雅而欲傳之不朽得乎予嘗謂樂府上擬古歌謠暨漢魏七言歌行及律取法工部五言宗盛唐六家絕句追蹤供奉龍標其派乃正其格乃合派正矣格合矣而無沈雄渾灝之氣運乎其間亦不足言詩也諸體中五言古則尤難剽竊潘陸蹈襲顏謝比比皆是予謂與擬選而求其形似寧學杜而得其神合執此衡詩有年而於骨力之堅獨心折慨此肇文集卷十五 七

堂神韻之逸惟情移見盟二君子而已今得先生詩讀之質而不浮清而能腴雖視二君子猶有間然其得派之正而不詭於古則一也予得如士安之於記室附先生以不朽斯幸矣若昌黎所云後進而負天下之望者則予豈敢哉

唐詩援序

嗟乎今之稱詩者何多而能詩者何少也詩之有三百篇猶河之有源也韋孟蘇李及建安黃初之詩猶河流之有積石龍門也至開元天寶間諸體畢備猶河播爲九匯百川而歸墟矣盛矣無以加矣後之作者循此而求之則可以謂之詩不循此而求之則不可以謂之詩猶制器之有規矩不可踰也無怪乎今之能詩者之少也韓子曰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而喜異好奇之士病夫膚附盛唐者規規步趨而生氣索然遂相率競事纖巧務爲險僻雖耳目一新而大雅之音已乖流而不返愈變愈下甚至視唐祖宋粗鄙自喜而神韻風調蕩然無存顧欲以此傲視盛唐何異激溝瀆之勺水而爭奇海若哉嗟乎天下之境事有盡而文人之思路無窮杜之題詩也慨深今古氣勢沈雄而李則意寓神僊風致超逸杜之詠馬也題外寄託語涉感慨而岑則題中

實寫辭歸讚美新緒自抽各不相襲喜異好奇者何不於此一思之而顧乃懲噎廢食也夫亦不慎其道矣雖疾不止終不得至誠有如韓子所云者識者爲世道人心憂能不亟思所以援之乎此子伯壺菴先生所由有詩援之選而予讀之慨然爲敘其意也雖然詩本性情未有不以六經二十一史培養其性情而可以千秋不朽者杜之忠憤李之曠達王孟之澹遠高岑之嶽峙其所以卓犖自命者皆陶泳於經史中得之而後人不以經史培養其性情可輕稱詩乎哉

鄭薇菴詩序

吾之識薇菴也以甲午而吾之交薇菴也以庚子吾舊居邑之英武橋北而薇菴館於橋南舒氏出入時時遇之而未與漢交也迨庚子夏李子森永薛子鵠志邀吾入及社而薇菴與焉遂相與數晨夕矣時予甫二十七而薇菴亦僅四十年皆少壯志氣飛揚相得甚樂也已而薇菴去我而館沙溪已而薇菴又偕我而館茗沙已而薇菴去茗沙而先我歸已而我亦去茗沙而歸同居邑之昇仙里其合也固望衡對宇朝夕過從其分也亦大率不越三月必復合合則相與尊酒論文移旬而後別去其間睽隔久者惟予再館茗沙而薇菴移家顧村此三年中爲然去年秋始得晤於鑒江又以他故匆匆別去及冬初返邑方以不得見薇菴爲恨而不圖薇菴已先我返矣予過吳子凌齋而薇菴適飲於其家聞門外呼聲知是予喜甚入坐未及他言卽曰我有近詩一編君其爲我定之夫薇菴志於功名者也少年專攻帖括期一得當有司及

屢試於省未獲售年且日老遂憤然弃去而肆力於詩其爲詩取材富而出之饒便李雯氏謂胡元瑞詩如行厨咄嗟而辦水陸無不錯陳薇菴殆近之嗟乎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森永墓草宿矣子與薇菴鵠志皆老矣卽年少如凌蒼亦且五十有二同心離居傷如之何手薇菴是編能不泣然泣哉及社固多賢而負氣耿直惟薇菴鵠志與子同故子與薇菴鵠志交最好雖歷歲時不相見而必未嘗不數致往來也子性最監憤乘車戴笠之約不可望於今人雖布衣素交一旦升沈異致卽絕跡不至其門而二子則猶鷗視之相與飲酒圖慕不絕鵠志不作詩而薇菴是編猶時列此輩姓氏於其中而不以爲嫌二子又善殖生而子性拙非直不能謀并未嘗言此則子與二子不相同者二子不以是病子而子亦不以是愧二子庚子迄今三十一年矣雖分合無定何嘗有一間言哉子是以序薇菴詩而并及之見交如吾輩皆淡相與於性情者也

鄭雨田詩集序

憶癸亥夏予過文選樓見鄭子爲予伯校盛唐六家詩手不釋卷而予伯亟爲予道鄭子能詩出其五言近體數首示予予猶汎汎以近日詩人視之而心未深許之也旣而予反滄浪與鄭子不相見者越九年矣壬申夏予客天寧僧舍張子印宣邀予汎保障湖登舟而鄭子在焉迎問予曰君猶識某乎予笑曰雨田也鄭子歡甚明日携其近所作七言古數十首過予取而讀之磊塊蒼涼羽聲慷慨於盛唐六家中規摹高岑幾於神侶視癸亥詩迥然兩手予於是始信鄭子能詩而心深許之矣明年癸酉秋子客郡城西鄭子復携其全稿乞予點定見其從軍諸詩雖未知其所從者何軍而其與兄詩曰封侯亦易事汝第獨爲難予爲紮欬不能已而深歎知鄭子猶未盡也鄭子蓋欲以功名見而數奇不偶者也故其詩往往負氣不平予因執手語之曰子不聞諸漢乎漢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賢魏丞相相丙丞相吉微賤時

會於客家文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君
竟相代爲丞相位通侯庸詎知君他日不侯哉子
慰鄭子如此既又自思侯何足重鄭子而鄭子自
有足重者在吾不願鄭子舍彼而取此也惠文景
武之際封侯者無論矣卽以高帝功臣論得侯者
一百三十人至於今彰彰人耳目間者自蕭曹張
陳樊鄴絳灌外不多槩聞而古今詩之造於極者
篇什具存其名無不與天壤共久可知勢位富厚
不足重而貧病不足悲也鄭子詩已幾幾乎高岑
可傳矣誠繇此推而上之溯源於風雅而肆力於
漢魏厚其氣長其思雖枚乘蘇李未易輕企苟能
陵顏轅謝進與鄴中諸子並馳則鄭子之名自傳
千百世不朽何必侯哉此子深許鄭子而與之交
者始終願鄭子爲詩人而不願鄭子以功名見於
今日也鄭子勉之

郊社禮纂小序

天陽也冬至陽生之始也祀天於冬至迎陽
也地陰也夏至陰生之始也祀地於夏至蒼
陰也周正卽不建子而其祀天亦必於冬祀地亦
必於夏聖人制禮順陰陽也非爲歲首先天也何
後人不達乃於正月上辛行之也至於天子父天
母地固然然必其牢而食則賁甚矣分祀行於周
公而合祀始於王莽豈聖人制禮反不如一賦臣
耶先儒精於義者莫如朱子不嘗言乎今天下有
三件極天底事恁地循環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
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觀此益
曉然合祭之非已予爲溯其源於周禮禮記復取
通考及續通考擇其要而撮敘之證以前人之名
論而間斷以己意使禮之舉廢得失一覽而見庶
幾後人知合祀始於王莽不準乎古而周公順陰
陽以制禮爲萬世所不可易也

楚吟自序

李子性嗜吟咏三日不讀古人詩輒忽忽不自得九歲卽學作詩然不敢以示人從父壺菴先生一日於几上見之李子太慙先生曰子無慙子可與有成者也李子又私自喜嗣後有作卽質之先生可否惟先生是從戊戌秋輯前後所作詩刻之四方作者或以其有合於古人李子頗自負久之又自疑一日讀李滄溟集慨然自失取所刻詩欲焚之或止焉李子曰子聞往者七子燕集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輒匿已作自矜其名如此而集中可刪之篇猶且什之六七吾輩率爾成章輒付剞劂可謂不自好矣焚予猶悔其晚也於是遍搜篋笥所存暨所已刻共得詩一千一百餘篇畫一燈座右稍不自愜輒焚之僅存篇三百有奇彙成一集名曰楚吟嗚呼古人有言詩必窮而後工使子生獲逢展早博一第見用於時必無暇作詩卽退食之暇同人贈酬間有作亦不能多卽多亦必不能工茲所謂楚吟大約皆坎壈困厄之中

不得通其意故發爲歌咏以自抒其憤懣不平之氣者昔屈左徒恐情名之不立老冉冉其將至太息流涕情不自已離騷九歌於是乎作憂紆煩反覆致意惟是不忘故都之一念鬱結中懷而不自釋吾邑故楚壤郭之南至今猶有三閭遺廟在焉予故不敢上擬風雅竊附靈均澤畔行吟之義云爾

歲華紀勝二集序

予讀幽風七月之詩而竊歎周公之善於紀歲華也。仰瞻日星寒燠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微，無不以之入咏焉。公固所稱天下至誠也。夫何風流宕逸如此哉？可見人非至誠，未可以風流自命矣。天都朱振卿先生淹博經史，爲東南耆儒，而古愚其會孫也。家學淵源，醇正不詭，寓揚有年，所選歲華紀勝行世已久。海內皆知有古愚其人，而揚當南北舟車之衝，吳越閩楚燕趙齊秦之士，莫不於此聚集焉。予生平慎交，不輕與之游，惟喜與古愚數晨夕，以其誠實能自愛，且可與之道古也。今二集復成，吾取而讀之，奇正並采，濃澹兼收，不拘拘於一轍，而總以移情爲至，可謂風流極矣。然非鄭衛之音也。殆猶周公賦七月於人情物態之瑣細，無不曲寫盡致，而卒歸於雅正者也。使其人非誠實而又能自愛，則必於淫豔繁辭樂登焉，而流於蕩矣。顧自命曰風流，而風流果如是乎哉？吾嘗聞諸東坡矣：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

須以日月爲斷。嶺南十月菊始開，卽與客作重九。次陶公九月韻賦詩，何風流一至此。然非東坡不能也。至於社臘之祀，三代已然。少陵屢見篇詠，正月晦日爲唐中和節，宴昆明池詩至今傳之。他如汴梁樓臺之會，爲中春望京師煖餠之會，爲孟冬朔皆歲華勝事，豈無於其日咏詩者乎？古愚盡搜而廣之，予且得以雜誦已古愚名觀字自視，古愚其別號也。

王西齋詩集序

予性喜作文而嬾今甚悔之以屢宿長朋之諾也
宗八丈子發選有明十二家詩竣以序命予予諾
之久未作及成託鄭子雨田寄之未及達而子發
死矣雨田手錄其詩乞序於予予諾之久未作而
雨田屢書促予及成而雨田從家楚矣歲甲戌夏
西齋先生訪予著沙納涼海右亭上笑語予曰吾
詩不可無子序而子其何以序吾詩予曰先生愛
食於少陵而得之深人皆謂先生似少陵先生愛
之乎先生不解予言驚甚予曰文章不取法古人
而率易爲之輒曰自我作古是謂之妄然文章必
追步古人而不能自闢一徑是謂之襲檀弓以前
無檀弓而檀弓乃傳左氏公穀以前無左氏公穀
而左氏公穀乃傳離騷史記以前無離騷史記而
離騷史記乃傳至於詩之可傳者若蘇李若曹劉
若阮陶鮑謝以及杜李高岑王孟各擅其長莫不
皆然吾黨卓然自命殫精竭力豈不可獨成一家
必斤斤焉指一文曰似某某指一詩又曰似某某

吾恐屈左諸君子未肯以之自居也而先生受之
乎先生聞予言喜甚離席謝曰辭哉子言吾籍子
言重矣既又以表清尊記請予皆諾之因循久而
未成而先生病矣予先爲草記成而序猶未及作
先生於病中復囑其已刻未刻詩授予曰僕賦命
窮薄猶幸獲聞君子之教身後或不至湮滅古道
直筆去蠹留妍吾敢請焉予受先生命晝夜校讐
於巖巖之十日竣事持以過先生先生時支枕而
臥見予至昂首謂予曰子於吾詩去留如何予曰
先生詩氣完神全珠鍊不見其迹諸體中多卓犖
可誦之篇而七言律尤新警獨異惟五言古入閩
以前微失於弱至入閩以後則字字堅樸不讓古
人先生於詩殫精竭力可謂登峰造極自成一派
其必傳無疑矣予往日海右亭上所言豈欺先生
者哉先生猶首肯者再而就知明日之夜先生遂
別我長逝嗟嗟乎吾負先生深矣有明十二家詩
序子發雖未之見而予猶成於子發未死之日雨
田雖徙家楚而郵筒猶得以達予諾先生久閱今

四年而始成使先生終不及見悔何及矣先生詩不分體而紀年每歲必有元日詩今年元日猶得年華老去增無益疾病春來減不能之句以氣不續而未成嗟嗟先生之詩絕筆於此而戊寅無詩矣豈不傷乎豈不傷乎

從弟大村藏隱集序

人苟資奇特殊異之才生十年而幼學自得卽不凡及三十而弱冠則學漸有成而期用世矣期用世而又不肯苟屈以合世倏忽三十而壯倏忽四十而強進而五十六十閱歷既久而智識深沈通於古今治亂蘊而爲思慮者不得發而爲事業振擲當世徒淪沉一生畜其學以老則其中有所不平感時慨事無不見之文章詩歌以抒其憤懣郁塞之氣益壯熱也從弟大村幼稟異姿年未二十卽以舉進士第卽若世性剛直與之論議馳騁上平年百年而意氣自豪見譏諸害人諸行事輒髮指靴裂恨不卽殺而肆之市朝以爲快又每憫惡時艱凡錢穀剝蝕利弊靡不留心考究周知洞悉其於治河尤得要領水之形勢有三而治之之法亦有三言之了了可行彼當事能舉而用之必大有益於時今之卿大夫士識與不識無不知昭陽有李大村而大村之才之學足以捍災患救瘡痍未必盡知也憶朱村年未五十時卽大書壯

頭金盡色偏壯天下事與時不來十四字於版而
縣諸齋中可見其胸懷所積牢落不能自己蓋亦
久矣使肯苟屈以合世何難舉其幼而學者一
發諸事業振耀當世哉而在尺直尋大村弗爲也
迄今又十六年矣大村雖老而意氣未衰感時懷
事激昂彌甚作爲文章詩歌指切是非得失一無
所隱避昔孔子之刪詩也不以巷伯惡讒過於嚴
直有乖風人溫厚之旨刪而去之且曰惡惡如巷
伯蓋深與其能惡也大村始惡惡如巷伯者歟
見大村至蕪城而蕪城之好爲詩及四方士來游
者莫不以得一被其容接爲喜而大村不輕與人
交不數日而卽去夫亦可想見其風骨稜稜非苟
止妄隨者比矣吾邑常 永陵時宗考功曾以詩
張於天下然考功詩學太白限於年而未造其極
大村則學杜而幾於化氣骨神韻無一非杜而究
不可以杜名卓卓犖犖自成其爲大村詩人縱貴
耳賤目而觀乎兩家之詩不謂後來居上不得也
迺考功當日爲海內所重而擅盛名於一時者以

吳楊忠愍於西市耳大村素負氣節假生其時見
其事豈不能爲考功乎吾於此尤爲大村惜矣考
功雖不幸而早夭然其才畧以備兵於閩猶效其
一二而大村之才不下考功時之不來不得一用
於世責其學以老今且逾耆而又過半矣吾爲之
序詩而不禁慨歎不已云

王名友詩序

予平日論詩一以法爲主軌於法者則引而進之
非是則却而不視以爲此龍之蚬螭馬之泛駕好
險而不循軌轍者也及戊寅秋避水遷於揚與四
方士交見其所爲詩琢句鍊字摘藻挾華非不九
色斑如五花煥發然求其蜿蜒天矯之致超忽滅
沒之勢無有也因思詩之爲道雖貴軌於法然御
法者氣也御氣者才也御才者學也使無學以御
才無才以御氣無氣以御法譬範土爲龍雕木爲

馬雖盡如京覽所云其角鹿其耳牛其首駝其目
鬼其項蛇其腹蜃其鱗魚其掌虎其爪鷹以彈乎
龍之狀新息所鑄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
署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彈乎馬之態
然亦似之已耳而謂之真龍真馬則非也杜少陵
曰晚節漸于詩律細又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細固
法之謂也驚人則非徒法之謂也苟徒法足求而
語不驚人其視土龍木馬何異哉王子名友爲前
祠部蘆人先生中子先生遷荒著書道德經頌南

華經質久爲海內傳述名友世其家學博聞強記
於楚註騷於漢註樂府於晉註陶於唐註杜絕不
依傍前人汪鈍翁尤悔庵諸君子皆極推重而詩
尤蹊徑獨闢自成一家茲彙其前後所作二千餘
首授予讀之見其體格雄放骨力清勁波瀾突兀
句調生新初不事憐澹經營而率意爲之驚人之
語百出不窮豈非所謂蜿蜒天矯超忽滅沒彷彿
龍躍馬騰而無常儀者歟吾於此見名友之學
足以御才才足以御氣氣矣然非好險而不循
軌轍者也僕朝宗曰天下之真才未有肯畔於法
者凡法之古者皆其才之偽而予謂才之偽更
無於其學之淺學淺則才偽才偽則氣餒氣餒則
必畔於法名友磊落自負雖不屑屑繩墨而學富
才敏隨其筆之所及無一而不自軌於法蓋胚胎
楚漢盤胸杜神明變化而出之不予人以易窺者
也則吾序名友詩即欲援擬古名家統一以定名
友不能惟贊歎颺言以告諸同人曰此黃海王子
名友之詩而已矣

程鳳雛浮淮詩序

儒者之學足以名天下後世者蓋有三焉一曰性理即古立德之謂也二曰經濟即古立功之謂也三曰詩文即古立言之謂也然三者要必皆有其實乃足以名天下後世苟無其實徒詡詡自矜欲以名天下後世難矣嗟乎自悟三十年讀書方知慙媿二字非前輩冷暖自知語乎何今之知此者寥寥也而詩學爲尤甚詩之有三百篇河之導自積石也詩之有賴李十九首河之至于龍門也詩

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之有孟德父子公幹嗣宗休奕太冲景陽景純元亮康樂明遠玄暉文通河之折而華陰底柱詩之有伯玉必簡雲卿延清太白子美常侍嘉州中允襄陽又河之折而孟津大伾也而其發源星宿尤必溯諸唐虞曰詩言志則知詩必以性情爲本矣曰歌永言聲依永則知詩必以音調爲尚矣譬諸木性情其幹也音調其華也無幹則體不厚無華則色不鮮然不得渾渾灑灑之氣達之木疆人耳錫狗土龍耳是氣又充乎性情音調之間而詩得

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之以變化生動者也嗟乎杜子美曰賦詩新句穩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非潮流窮源而得之深則詩必不能細不細又安能穩何今之小儒學無其實而南莽滅裂創爲詩不必求穩之論哉余嘗謂作詩如治玉琢磨細密然後成器日與西齋王子暨從弟大村孜孜以攻瑕相期意甚深也西齋亡後余固大村得交程子退夫退夫舊與西齋大村同盟其論詩多與之合余恨交之晚又喜得因之交四方士而志其羈旅之苦焉江夏有程鳳雛氏者來自淮陰介退夫以交余且出其浮淮詩以序請余與之言虛受若谷雅士也亟取其詩讀之五言古規撫選體一氣貫注而音調悽惻流於性情幾升晉宋之堂五七言律絕句新雋輕逸去大曆十子亦不遠視彼無其實而南莽滅裂猶妄謂詡自矜若不知有慙媿二字者相距不啻霄壤錫山顧子天石何猶以生澁苦僻爲鳳雛病而規之乎噫是即余與西齋大村攻瑕之意也天石則鳳雛甚深而余亦不敢以交淺薄待鳳雛知鳳雛識甚

高而心又甚下曉然於源之所在自必溯而窮之
由盛唐諸家而漢魏晉宋由漢魏晉宋而風雅古
歌謠累進累深因之累深累細篇無不穩之句句
無不穩之字卽不求名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
之名舍鳳雛其誰歸且余聞鳳雛素以千秋自命
年來與紫陽還古諸耆宿討論性理之學又喜與
所夢半輪山人者抵掌而談經濟立德立功古賢
傑經世大業余且於鳳雛重期之寧止以詩名乎
哉

孫堯門廣陵舊蹟詩序

竊自有知識來卽聞郡城前輩優於文者莫如雷
艾陵先生其次則王築夫嚴長於詩者莫如孫澹
堂先生其次則蔣前民易子九歲卽學爲詩十二
歲卽學爲古文於其中探討研究益幾幾乎六十
年矣海內近今後輩爲吾所心折者於文止得四
人而艾陵先生與焉於詩亦止得五人而澹堂先
生與焉若築夫之文範於法矣而乏風韻前民僅
能爲五言律而他則非其所長於吾心皆有所未
滿然亦一時名賢也嘗慨天地生材每厚於物而
薄於人喬嶽崇嶺之旁其爲小山者不知其幾而
峰巒秀拔洞壑層複左右前後羅列一似兒孫皆
天所以厚喬嶽崇嶺也氣使之綿綿延延而不遽
盡也他若鳳雛所生無不備五采麟所生無不誕一
角龍所生無不具八十一鱗天之厚於物也如此
而於人則不然陶公五男兒皆不好紙筆昌黎之
子果甚至敗金根爲金銀盛極難繼今古同然無
論枚阜之於枚乘荀鶴之於牧之子瞻子由之於

明允上下數千百載寥寥無幾卽如李進士枝得
以一二賦附空同集以傳亦不可多觀嗟乎父子
皆才而能詩文誠難矣哉前民無子固已策夫雖
有子而象賢罔聞吾友希樂艾陵先生之冢子也
篤於孝友能不隕其家聲然以貧故皇皇謀朝夕
而於文章則不暇焉惟慨堂先生之子堯門昆季
皆好爲詩知名於江淮南北久矣月正下旬之九
日堯門攜所賦廣陵舊蹟詩遇我再拜乞一言以
弁其首予得徧觀焉凡隋宮蜀岡螢苑雷塘甘泉

鳳峯文集

卷十五

三

蒙谷弩臺玉分以及茱萸灣芍藥壇九曲池二十
四橋無不旁搜畢詠可當一部掌故嗣後道廣陵
者訪求名勝第手堯門是編卽無不得之矣予性
素直不喜諛人枚杜二蘇之才雖未可言以視空
同父子殆無媿焉豈非天之獨厚於慨堂先生歟

安仁子集序

予嘗謂文以明道詩以正情非微一時之名也
以傳天下後世也然而難言之矣歎自是非淆亂
名實乖違膏粱之子馳騫之士以標榜盜虛聲所
在皆然高者釣奇炫異而逐臭嗜痴者往往好焉
卑者襲美剽腴摭綴爲能雖天吳紫鳳移圻顛倒
而枵腹者見之目眩五色亦每推以爲才且其貨
賄足以奔走天下賤士用微一時之名豈不易哉
至於幽潛賸僻之儒於此則甚難從來譽問之遠
恒視交游之多士之不自愛者不難望門投刺廣
其聲援而卓然以明道正情爲己任者寧人不知
而寂寂豈肯求人知而逐逐況人情多榮古而虐
今卽文如董韓詩如杜孟而瞽矇安能辨之雖然
海內固不乏識者也子長生而史記未振揚雄沒
而法言大興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誠如柳子
所云吾何患焉亦在反而自求耳苟能澹心經史
以窮其理刊僻之書不以紛吾耳目力專斯精蓄
久斯裕於是發之於言一以神志爲主而氣又足

鳳峯文集

卷十五

三

以運之則文自足以明道詩自足以正情可傳天下後世矣然而知此者甚罕也吾嘗以是求諸郡先正於文惟取艾陵於詩惟取澥堂此外則寥寥耳比年與安仁子游見其家貧好讀書所爲汪氏譜序涓涓二千餘言幾摩古作者之壘詩取法中晚及宋人新穎多異致而古鏡一篇則又規撫初唐卽席而成屈其一時座客誠不以窮乏困其神志而徐充其氣氣之所蒸卽腐敗之木猶生芝菌而况良材雖董韓杜孟未易輕言而雷與孫豈非

今之人乎抑吾又聞之老子矣虛其心實其腹則虛心尤爲學之本子厚復杜溫夫書辭雖甚倨反覆而詳繹之亦爲文之一助雖寸朽無傷合抱之材微瑕無損連城之璧然何如朽與瑕俱無之爲愈也吾病夫天下賤士不自愛俛俛然爲富貴人貨賄所奔走吾尤病夫天下才人自滿而不自愛貿貿然縱筆所之而不知所以審慎之道故爲安仁子極言之欲安仁子鑒乎此而堅自愛以明道正情爲己任而傳其文若詩於天下後世云爾

寧我軒詩序

從來世不乏奇偉非常之士何求之今而不可得也豈天地之生材有古今之殊歟抑豈上之所急不在乎此而人自晦其材能歟而不知其皆非也蓋自制舉發創於臨川而有明用之以取士窘束之疲耗之於帖括小技之中使不得肆覽於六經二十一史堅其志趨長其智識以成其爲奇偉非常之器此所以不能得之於今也雖然未可謂天下竟無其人也壬午春梁子五榮偕羅子謙叔過我數語別去初不知其何如人久之汪子安仁又偕羅子過我出其寧我軒詩相質且以序請予意羅子亦今日之詩人耳未之奇也及展其詩讀焉至早秋寄感一篇然後知羅子蓋託身藩幕而有夷然不屑之志者也夫古之詞人如王粲陳琳阮瑀輩無不參從幕府書記翩翩苟與其遊未有不以爲榮者卽高才傲世不肯隨人俯仰昔有補衡近推徐渭然亦未嘗以此爲慙也羅子傾以此自慙卒辭而歸此其志趨遠矣予於是甚重羅子及

過其軒藏書甚富經史諸子以及稗乘無一不備
益知羅子志趣之遠蓋六經二十一史諸書有以
堅之也既而詢其群從又知前官亳州學正與刺
史不合中以考功法誣爲病而罷歸之兩窠羅煌
者卽其叔父也兩窠與子交夙高其爲人而羅子
矯矯若此不猶昔之大小阮乎予於是益重羅子
取其詩盡讀之見所爲警言五十韻者其於禍福
倚伏之幾奢淫感召之端言之懇懇欸欸悚人聽
聞此其智識又何如也若徒視爲憤嫉則非知羅
子者矣或猶以羅子未深於帖括病之不知此正
羅子之幸使羅子深於帖括爲所窘束疲耗安得
肆覽於六經二十一史諸書哉予雖未敢輕以奇
偉非常之士許羅子然羅子之詩雄悍崛與卽不
必盡醇焉後肆而舉體固無常人事矣因其詩而
信其人卽謂羅子爲奇偉非常之士亦可不然雲
從龍風從虎而人之所與亦必各從其類予或因
羅子而得遇奇偉非常之士未可知也

贈戴南枝先生序

海內有兩義士一爲山陽成大咸默一爲山陰戴
南枝易子皆得交其人咸先朝監紀僉事從使於
燕者也予交之而得知侍郎左公羅石殉難之詳
嘗有文紀其事矣戴亦先朝贊畫同知參軍於越
者也予交之而得知相國史公道鄰殉難之實於
心更爲欣慰史公之死所傳不一或曰城陷持刀
自刎不死引頸令副將史得威刃之得威不忍奈
將張友福同數十人蜂擁下城至小東門北兵追
急友福被射死公問前驅爲誰得威答曰北朝王
子公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北兵駭愕擁至南城樓
上王子待以賓禮口呼先生勸降不屈被殺或又
曰蜂擁出城至鈔關河南遇北兵倉皇避積薪中
被亂鎗刺死或又曰騎青驃渡鈔關河見追兵近
卽躍入河死或又曰被執叩之不應見殺其說盡
屬傳疑時同守城者揚州知府任民育山東濟寧
舉人城陷衣絳坐堂上實印於前兵至大罵不屈
而死江都知縣周志畏浙江鄞縣進士城陷死之

皆爲衆所共覩又丙戌六月江東陷定海總兵興國王公之仁曰我大臣也當討箇明白死先將妻妾及家人四十口盡載海船放入大洋鑿破船底沈之然後自攜四五家丁兼程至金陵冠帶緋袍乘輿入城求死被殺可謂明白至矣獨公之死至今猶未明白予心嘗私憾焉先生爲予言魯藩監國紹興公麾下總兵楊光薦請謚疏言城陷公欲自刎諸將以過江謀恢復請擁出城至瓜洲渡江中流公忽大呼曰諸將誤我封疆之臣當死封疆

文集

卷十五

三

遂出不意躍入江死其言如此則史公之死因先生始得傳其實於天下萬世而先生豈非公之功臣乎雖然酉戌間爲贊畫監紀者衆矣卽國亡不仕亦臣道所當然何咸戴兩先生而吾獨以義士稱之當左公死於燕咸先生慷慨流涕曰不有死者何以報國不有生者何以報公於是同崑山徐敷仁百計購公骸骨歸葬萊陽又歸葬陳兵部用極於崑山皆其師事者也同死王游擊一斌張都司良佐王都司廷佐劉守備統皆埋於燕而潛絕

焉非義士豈能爲之少詹徐文靖公汧於兵未至蘇之先投虎丘長蕩死其子昭法先生坊遵遺命沒世不出以孝廉老於家其死也貧不克葬先生賣字三年爲買山於鄧尉之珍珠塢葬焉茲又傷文靖虎丘之祠傾圯欲重建之并合史相國及太

文集

卷十五

三

而北賣字廣陵非義士又豈能爲之此予所以獨義士兩先生也予與兩先生遇皆八十餘而予亦將七十傾蓋白首如故交然咸先生挾青烏術游四方所至輒得厚貲重予誠實皆橐寄於予一日酒酣顧予笑曰先生詩若文發大造祕矣其無子也何怪予雖媿其言而心竊私感之戴先生與予游雖不及咸先生久然於虎丘晤張子印宜見其大母傳卽以史才推予晤於廣陵言及文靖又輒相對潸然泣下賦詩予贈以傳史相國實死於江爲屬其知予豈下咸先生哉予安可無言故不辭而書此以贈先生初名君冠字找仲年二十五歲贊畫義興伯鄭遵謙軍伯兄名君寵亦監紀推官

卽監興國王公之仁軍者也

憶乙酉夏聞史公死曾賦七言絕弔之越七年
辛卯春謁公葬衣冠處又賦五言一律遂并前
詩不收迄已巳秋歷年四十有四矣輯舊詩竣
夜夢公揖我曰我史道鄰也子疇昔所賦絕句
蓋仍存之予愕不知所對公曰子忘之耶塵暗
中原兵氣深投鞭此日交南侵若非丞相楊州
死誰報 高皇養士心非子詩耶子爲悚然驚
寤噫公之正氣經天地貫日星固百世共仰者
也予作是詩年十二耳童子何知乃邀公之冥
鑒耶

贈石公序

昔胡汲仲稱趙孟頫書畫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
里舉無此筆後之人得其片紙莫不珍若拱璧而
予每閉目弗視非惡其書畫也惡其人也惡其公
者仰學士於元也夫士之仕元者衆矣何獨惡乎
孟頫宋宗室也王氏炎午曰難回者天不負者公
今必責孟頫爲漢光武爲漢昭烈此固所必不能
者卽責孟頫爲南唐烈祖而海內外已盡歸元非
如唐之季世各據一方有時勢之可乘卽責孟
頫爲北地王諸而殺身殉國豈能盡宗室而使之
然亦惟遜荒自靖或棲迹白社或匿影黃冠潔其
身不仕已耳孟頫顧不出此而學士於元其心
之忘乎祖宗可知矣雖有能事可稱何足重乎此
予所以深惡之而閉目弗視也揚之東城下有粵
西石公者以書畫名於揚有年矣吾弟大判嘗語
予曰石公先朝之宗室也予於丁丑冬嘗兩訪之
而公適病未獲見越明年戊寅予避水徙家於郡
公聞予至出城訪予于明日過公精舍公出其所

畫山水花卉卷子視予瀟灑自如殆古所稱逸品
者卷尾所書近詩又多奇句驚人使汲仲見之吾
知必以稱孟頫者稱公矣既而詢其世系知公出
自靖江王後如劉裕之出自楚元也夫楚元雖非
高帝之子然亦漢之近親裕乃不稱漢而稱宋不
幾蔑弃祖宗乎而公則不然其能書畫及詩如此
何難挾之以走京師而邀人主之知如孟頫之學
士於元耶顧隱於方外以潔其身非欲異日見祖
宗於地下乎則其書畫及詩殆以人而更重矣噫
予亦先朝元輔之裔孫也髮雖種種而此念尚存
一見公不知涕泗之何從而嗚咽不能自已彼吳
周本不云乎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而孰知
予之悲以一見而彌深乎於是目注書畫相與黯
然久之而別

贈蕭徵父序

戊寅秋九月十有九日徵父蕭子觴予平山堂酒
間索予一言為贈而予何以贈蕭子哉慨自淮南
北災於水關東西災於旱朝廷軫恤予遣許都
國納粟賑饑授以官內而部郎外而郡守下訖丞
尉其納粟各有差於是海內之士無遠近爭捐貲
應天子詔賜驪以赴功名之會而廣陵尤甚富
商巨賈固不難出其羨以易爵秩即單門寒賤亦
移精走輪擗棄時七位冀倖輪之天府而償之民
閒榮名厚利兼收之蕭子生長於其都獨日挈一
木瓢負一蒲團走三山之巔咏詩見志有不可一
世之榮嗟乎使蕭子家無子雲十金之產而身衣
威輦百結之衣顧語人曰吾弗為此矯妄人耳何
足言而蕭子家故饒於貲束髮時當一應童子試
見有司待士不以禮遂不屑為之屈太母及伯兄
皆之上粟而蕭子又再三固辭力所優為而弗為
豈不賢矣哉蕭子好詩詩不為名興至而作性情
所感一寓之詩而不拘拘擬古人又性不喜近顯

貴好從者宿及高僧遊揚州介江淮之交四方名
彥舟車過邦水蜀岡間者輒訪蕭子蕭子輒與之
登平山堂飲酒拊頤隔江諸山以爲樂而與梅子
衛瞻尤暱梅子之詩如張樂洞庭之上器無不備
其音宏以亮蕭子之詩如鼓琴山水之曲冷冷松
吹與之相應其音清以逸二子詩不相類也而顧
相得志趣同也梅子每爲予稱蕭子而蕭子聞予
至輒先訪予嗟乎予淪落不偶又不幸重罹水災
避地於此布袍幅巾行市上而市上人無不怪鳥
淵文集 卷十五 望
自予蕭子獨樂與予往還非以予平日不喜與炎
炎赫赫者虛性與之近耶或問予曰蕭子殆隱者
與予曰否蕭子非隱者也隱者常臥深山巨壑卽
不然亦必鍵關謝客而蕭子顧猶混塵俗未與世
絕隱者每自託聖人之徒言規行矩而蕭子顧喜
談諧狎傲玩世蕭子非隱者也蓋曠達之士也昔
人稱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殆其流與蕭氏於郡爲
著姓代不乏間人類皆以功名表見於世吾問蕭
子少善讀書過口輒成誦以其才美何難踵躡前

人而致通顯司馬長卿詞賦妙天下其始亦以賞
進蕭子生今之世而不爲今人之所爲其志意蓋
遠矣不謂之賢得乎雖然王韞於璞而光燭山川
劍藏於匣而氣貫星辰吾恐蕭子雖欲終身徒步
與青鞋日走平山掌飲酒而不得也蕭子名賜徵
不其然乎

贈鄭半癡序

鄭子半癡以畫名者也予不解畫不知鄭子畫工與不工但見其負性崖岸不苟諧俗遂喜而與之游一日鄭子出畫一卷視予其端乃子伯廷尉公所題畧曰子童子時從鄭伯遇先生游偶嬉戲先生見之手文數篇難予曰一目成誦卽貧汝子受成誦笑而與之今艾山弟持其嗣子所畫手卷視予予年七十二矣忽憶及童子時事不覺噦然一寒遂書於其首端云予讀之然後知鄭子乃伯遇先生之嗣子也然亦不知伯遇先生爲何人也一日與鄭子同行家大人見之問曰彼誰而鄭子何氏子對曰鄭伯遇先生之嗣子也大人嬰然曰吾師之子也予與汝伯艾山負笈伯遇先生之門汝伯年十五予十四而先生已近七十今其子年幾何矣對曰弱兒一紀大人曰汝無弱鄭子也世誼所在盡先鄭子予於是先鄭子而亦未知其能詩也一日酒半鄭子爲予誦七言詩數首予見其法不謬於古曰此何人詩鄭子曰吾所構也

予不覺粹然異之曰予又能詩耶子工於畫予不解畫予知詩者也曷不早視子鄭子以子素慎許可聞稱其詩大喜復爲予誦數首皆合於法予喜其能詩而益與之游嗟乎子似寔孤特甘爲世弃久矣今天下士自非耽寂遺榮抱泉石膏肅之疾者鮮不以其藝走京師鄭子雖負性崖岸然求其畫者日益衆况又能詩寧得終老於野乎子與鄭子既有世誼又與之游久而安得不豫爲鄭子勉吾聞之古矣人品不高用墨無法吾願鄭子無苟諧俗而改其初俾海內稱鄭子者與米顛倪迂相上下豈非泉石間人所樂聞者與

送秦臣溥遊廬山序

京口秦君臣溥將爲廬山之遊陸子縣圃置酒草堂祖其行予因起立洗爵借陸子之酒酌之以爲別曰君今所遊之地皆高皇帝嚮所征戰之地也當友諒入犯南昌高皇帝親將銳師二十萬往討之躬擐甲胄禱靈龍江率樓船千艘蔽江西上孫松門入鄱陽湖遇友諒於康郎山右丞徐公達先諸將與之戰敗其前鋒而死者千五百人友諒爲之敗謝曰日分舟師爲十二屯參政常公通嗣同知樞密公永忠聯舟大戰軍威愈振又明日高皇帝親統舟陣與友諒戰東北風起縱火燔擊舟焚無算友諒弟友仁友貴皆死屢戰屢勝卒殪友諒陸地衆以還至今過其地者猶想見其雄低徊不能去而君於斯遊也覽其山川訪其遺跡能無大風猛士之慨乎昔人稱匡廬奇秀甲天下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隱焉當今之世寧無異人棲遯高其節不仕者乎君負氣倜儻喜交天下士惟賢知賢吾又於君斯遊望其有所遇焉君

往矣予未能擊舟以從相與拾遺鏃湖上訪異人虎谿鹿洞間而君之歸也其悉以告我哉吾將饌斗酒以饗

沈氏誨誨字序

殺梁非由盟詛不及至王則則官同盟之設豈正
者之所乘哉夫亦德昭義顯而欲禁之而不克
姑設是以陳之耳春秋大義公決下凡書盟淡惡
之也君子屢盟亂是履長而晉之詩刺之至矣況
冷之盟地不廷言矣樂皆出於燕朋獨友而爲正
哉君子所善稱記而得譽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車假乎昂德樂假乎師友而寡亦何可少也獨是
羣居終日而無義義非傾誠無所不至不惟無
益而且必隔其禍發於而身害於而家可立待也
而交可不慎乎哉沈氏二子請字於予予思有以
規之伯性柔近沈潛義常剛克仲性剛近高明義
當柔克剛克若何審義而已柔克若何親仁而已
二子皆嗜學知自好如彼流俗燕朋獨友屢盟長
亂吾知其必不爲也第性柔則慮有過於徇人之
失故欲其審乎義性剛則慮有過於徇己之非故
欲其親乎仁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審義之謂也故
命之曰近菴罔不矢其親亦可宗也親仁之謂也

故命之曰宗菴夫人立身之大節固不僅在於慎
交而吾獨以慎交規二子者誠以德衰風下皆由
盟詛滋僞盟詛滋僞皆由應求失人交游約信
之際儻一不慎則必殃於而身害於而家悔無及
矣此子湊鑒於近日交道之污恐二子守已不堅
或爲習俗所移故諄諄以慎交規也語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二子勉乎哉

繆恒菴字序

繆生某從予學於今三年矣其始來也人皆言其和易而鮮恒予因以恒菴命之生乞予言以爲終身之佩予諾焉遲久未有言蓋欲稔其爲人也使其事事有恒則予可不必言事事無恒則予雖言亦無益故屢請而屢諾之未有言也今予稔之矣能已於言乎易曰恒亨无咎利貞程子曰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之恒於

此篇文錄

卷十五

序

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曰利貞然則人欲无咎豈不在貞正而得可恒之道哉生之爲人也事親有隱無犯能恒於孝事師無犯無隱能恒於敬人生在三之義君親師生未仕其於君未可知而其於親於師殆亦庶幾无咎者乎然予察其於他事又不皆然雖無大咎而於小不義恒焉者間有之無乃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乎不知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君子不爲也繫辭曰恒雜而不厭孔疏言恒雖

與物雜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不正也則予今日爲生易亦惟期其處雜而不被物之不正乎如之何不蔽曰親君子遠小人而已親小人則被於不正而失可恒之道親君子則守其正而得可恒之道誠無誤於卜氏小德出入之言一行一止罔不恒於正咎何有焉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勉之哉勉之哉

此篇文錄

卷十五

序

繆氏族譜序

予少卽好讀古忠臣烈士傳而於近代名公卿尤致意焉每服膺繆當時先生之直節以爲有明二百九十八年間十數人而已及長有事澄江過先生之故里訪其遺事益悉先生之生平爲歎仰久之然其先世猶未及詳也歲壬子冬海陵之游茶場有繆君殿相者不遠數百里馳使至陽山場子爲其子及其從子師子重其意不却抵場與繆君修賓主禮詢其家世知出於元亞中大夫安四公暨明麟游別駕安六公之後是二公者一忠於元一仕於明皆能潔其身不爲張士誠所污至今祠祀於鄉不絕繆君導予謁其廟且語予曰吾繆氏自宋理宗淳祐間渡江而北迄明神宗萬曆季予姓已八千有奇吾族文貞公昌期譜序述之甚詳迨今數且越萬矣予聞繆君言知其本支繁衍已歎爲希覯且知爲當時先生之同宗因得以細叩其先世益爲歎仰久之繆君因出其族譜視予且以序請予見序其譜者不一人當時先生根本

忠孝以立言尤得其大何以益之哉予堅辭之而繆君堅請之不已或亦以予迂直不諛其言信而有徵與予猶憶童子時見鄉先生長者皆忼然敦篤同氣親睦本支間有一二稍卽於薄者衆輒鄙賤之而不齒其人抑何風之古也曾未越四十年挾勢力競貨利觀宗族若塗人者在在皆然如繆君諄諄加意族譜寄其本本水源之思者什伯中殆不得一矣書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則予亦惟舉詩書所稱者以益之期其子及從子偕諸宗人共相勗勉率祖攸行修德不忘無卽於薄庶幾遠紹亞中別駕二公之徽猷而近匹當時先生之芳烈無負繆君所期望歟

方氏族譜序 代羅通政

方氏之先出自炎帝十世孫榆罔子雷國於方山因封受姓至漢河南守紘避新莽亂南遷歛之東鄉卽今嚴州淳安縣也距受姓初百有十世矣又三世曰儲章帝元和初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累官太常卿封縣侯縣歛之屬邑也至隋開皇間惠誠官歛令其子叔許奇愛歛之山水因家焉此歛方氏之始也其距縣侯蓋又十七世矣其遷環山也則始於宋中大夫建威子希道叔許之十

世

卷十五

番

三世孫也自希道傳七世至顯卿則又析居嚴鎮焉環巖之間支庶流衍其初析爲十八門又廣而爲三十門居亦錯處不一自秋宇鶚訖於少司徒弘靜譜凡七修咸自環山始然環山之遷在宋天聖間而金紫光祿大夫藏唐元和時人也已著有譜序矣則方氏族譜其來不已久乎余僑居金陵曾以合族有事於歛渡新安江見其山峭厲水清激意其必產偉人詢諸鄉先生長者知方氏爲郡望族自漢晉隋唐宋元明以迄於今代不乏八而

惜未觀其譜牒也今年春文學方子寶臣以所重修族譜介余族弟某問序於余展而觀焉知方子蓋承先志而哀輯之者也不禁肅然起敬曰方子仁孝之心徵於此矣昔蘓洵氏作族譜自父以至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

此舉文

卷十五

重

書曰詳吾之所自出也自父以至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名之曰尊吾之所自出也私矣隘矣是殆未知君子合族之大道也大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則君子之合族也所以尊祖敬宗而篤其親親之心也由父而祖由祖而曾由曾而高由高而始祖而初祖服自衰漸殺而期而大功而小功而總麻至於無服雖有遠近親疎之別而溯其本原則皆一父之子也獨詳吾所自出而於他則略之獨尊吾所自出而於他則忽之其有傷於祖若宗之心多矣豈仁人孝子合族親親之道乎方子矢志獨力纂輯成編義例嚴明支派縷析凡夫忠孝節義勲業文章幽潛隱德因弗表揚不私厚於親近不忽忘於疎遠殫心搜羅惟

恐稍有闕遺其視蘓洵氏獨於吾所自出得詳與尊者殆大不侔矣且言言推本先人有志未就惕惕然而懼其不克成誠仁人孝子之用心而有合於君子合族之大道者也然吾尤有味於隆慶譜之序言曰合族之難也非合族之難也以身範之難也方子之先人廣居先生潛心理學操履不苟素爲宗族矜式則方子亦惟體先人之行而行之以身章範無墜先人之緒可爾吾羅氏之先出漢大司農殊後與方氏之先儲蓋先後並仕於漢者其爲邇家也舊矣章範合族力挽世俗澆漓余雖不敏竊願與方子交勉之

張彬醫旨序 代廷尉公

今有不待雨露而能生不待霜雪而能殺者諫官之言與醫家之書是也何則生殺之命司於天而司天命者計之權生殺天下人者天子也而諫官居天子左右得與天子爭生殺言甚重矣乃醫之爲術雖百家者流而其治表治裏審疾定方從而筆之於其書後人效而用之用之而治死可生而生而不治死者傷太者斃矣則言語可以生殺人而醫書之書其與諫官之言並也甚矣不可不讀也吾聞善諫者不徒以攻擊沽直名必先培國家之根本善醫者亦不徒以剋伐奏近功必先固一身之元氣根本培則君臣同心小人自不威而懼元氣固則脾腎日實邪疾自不藥而治根本不培元氣不固邪正相搏攻擊不已君子用其剛小人用其柔剛者易折柔者易入正不勝邪而陰長陽消國家數百年所培植之元氣往往因之耗散而不可復振譬醫欲病之速愈也藥用攻伐而不知滋陰養陽培本固氣藥甫入口而中者在門矣嗟

乎東漢之季杜李張范之徒秉直匡時本欲去小人進君子致天下於治安而不善其術徒攻擊不遺餘力黨錮之禍遂與國家相終始 德陵時魏豎之亂楊左諸先生激切不忌殺身成仁其氣節不下膺湧忠諫之名至今噴噴人口然名歸正人而禍深宗社矣諸先生死後越十有三載子孫李官簡列諫垣其時雖值 聖明憂勤虛懷受諫而國運承否極之餘屢傾山頽勢無及矣嗟何忍言嗟何忍言年來遜跡荒野鬱鬱多病因究心岐黃家言竊歎世醫多好寒涼尅伐而知培固根本元氣者鮮也發人張彬治醫而明於理者丁未冬過昭陽出其所著醫旨質於子水火陰陽諸論深惡世醫寒涼尅伐冀痛戒而禁止之其於養榮衛固元氣不啻重言申明焉嗟乎使杜李張范楊左諸君子知出乎此忠直而不流於激聲色不動而奸邪默除何至國家有喪亂之禍哉子重有感於心因屬其刊而布之四方俾家絃而戶誦之庶不至以生人者殺人也夫

慈幼後序

君子無所爲則已苟有所爲未有不期於得其當者得志則以身用世興王道而利民生不得志則以言濟世明聖功而正人心間亦有小試之於醫者焉何則至道莫大於用人用人而得其當則民生利矣聖功莫亟於講學講學而得其當則人心正矣而醫之治病亦然當則雖尅伐無傷不當則雖溫補有損其關於人之生死豈下於國家之用人儒者之講學哉其在幼科則尤所宜慎曰聞曰望曰問曰切此四者醫所資也而近日庸醫往往真聞望於不事其所恃者惟問與切耳小兒口不能言則窮於問五歲以下未可診寸關尺則窮於切且其爲症有急驚有慢驚有食積有疳積有風痛有痘疹種種不一而治之最難予聞醫有幼科爲大造保小兒猶之郡縣有親民之官爲朝廷育赤子耶塾有養正之教爲父兄成子弟非虛其心以察之周其慮以防之而盡捐其一己意見之偏未可漫從事也程子鳳雛著有慈幼後十二卷自

歛郵致於揚問序於予予觀其書先之京賦職能以探其本繼之脉候變蒸以極其變而其所慎者尤在痘症調養真元補益氣血火清土平木發金潤水溫諸論鳳雛自謂其可以幹旋造化豈夸辭哉至於神丹種痘矯揉戕賊兢兢致戒其識更遜予雖不知醫而於用人講學之大端所以利民生正人心者討論蓋非一日而知鳳雛負才未得用於世思立言以利濟天下姑先小試之於醫者也讀是書者能體其意虛心周慮而善用之則用必

聖學文集

卷十五

李

得其當譬操筏者放乎中流御風而行江河湖海無往而不可以利涉苟其不然則用必不得其當譬操筏者臂不能使手手不能使指必且膠於灘渚敗於風濤卽如周禮一書非周公平天下之書乎王介甫執其一己意見之偏而不善用之且禍天下矣然青苗法介甫固嘗用之鄭而效者也用之一邑而效用之天下而不效夫亦有得其當有不得其當耳然則醫之治病可任意見之偏而不審其當哉

通鑑紀事本末纂要序

壬午夏雷艾陵先生之子毅持其尊人通鑑紀事本末纂要乞序於予取而讀之見其言簡事備作而歎曰史者所以昭法戒也是非得失興壞治亂之故論斷不苟卽一二言亦能令人了於心是非得失興壞治亂之故刺謬失實雖千萬言不能使人豁於意信乎言貴體要也昔晏元獻事宋真宗仁宗每進見勞問討論古今而應之不窮其學皆出於手鈔類要一書曾子固稱其爲篇止七十四而於三才萬物變化顯隱細鉅委曲莫不究盡而元獻之所以光顯乎世者此也通鑑紀事本末卷帙甚夥讀者每苦其浩繁窮年究之而不能殫今得先生爲之纂要起自三家分晉訖於元末諸帥之爭上下一千三百七十四年而止以數萬言盡之凡歷代禮樂官制曆律兵賦河渠食貨以及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邊疆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開卷靡不炳然豈止足備顧問哉予固又言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未

聖學文集

卷十五

李

有不餒且病者學者誠熟乎此而無餒且病之憂卽以光顯乎世如元獻之相宋不難矣雖然學必先博而後約先生之纂此也蓋於二十一史及通鑑綱目不詳其本末源委乃能會其大旨而精之以一二言則讀是書者亦必先博極羣書然後據此爲舟車行筭之便則可耳若徒奉此爲二十一史及通鑑綱目而皮之高閣是先生以博博之學教人矣豈先生纂是書之心哉

程退夫五十初度序

春夏之氣主乎和秋冬之氣主乎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四時之氣俱備者惟聖人其次大賢以下或得乎氣之和則性近於仁仁則以容人爲量無所擇於賢不肖而包荒之譬諸雨露所施荃蕙苗焉藤蕪亦苗焉桃李榮焉枳棘亦榮焉斯其以德大而福必厚或得乎氣之肅則性近於義義則以別物爲功親賢遠不肖而不少徇於其間譬諸霜雪所加於靡草摧殘之而非虐於嘉木滋培之而非私斯其大識高而名必遠卽吾所交新安諸君論之優於識者惟黃子仲實嘗見其衡鑒人物曰某也賢曰某也不肖徐而驗之歷歷不謬裕於量者惟程子退夫天下人有正卽不能無邪有君子卽不能無小人猶之有蒼莖卽有靡蕪有桃李卽有枳棘不可不區以別也退夫喜廣交而有容德能敬承其先正明道夫子滿街皆聖之家學從不以不肖疑人羣居萃處無間其爲正爲邪爲君子爲小人而槩以正人君子待之非故矯也亦非

好諛而惑於其人也蓋其胸中所積皆天地太和之氣有善無惡此所以視天下之人皆正而無一邪皆君子而無一小人歟壬午三月五日爲其曰父之辰諸同人謀所以慶之退夫喟然曰吾四歲失怙十有四歲失恃未嘗一日得修子職庀一觴介吾父母壽卽邀天之祐身躋貴顯壽及耄期亦不敢言慶況今日乎觀其所言如此可謂仁且孝矣天之報施不爽福未有不萃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前此退夫年四十尙未有子今則衣綵拜庭下

鳳澤文集

卷十五

壽

者頭角岐嶷英英不凡有二子焉非天以厚退夫者乎而况未有已也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吾敢颺言爲退夫賀

黃山中洲大師五十壽序

予不學禪而喜與方外高人遊迹巖壑養性幽寂而不求聞於世其上也擇賢而交苟非其人無貴賤一切謝絕之其次也博洽群書馳騁筆墨以能文名天下亦其次也黃山中公姓張氏鎮江人其尊甫於乙酉春以明經授醴陵令未之官而鼎已遷矣後遂不仕已亥師年九歲能不畏死脫父於難十四歲父死能廬於墓其根器已不凡矣十七歲慨然動出世志辭家學道猛力精進二十歲歲卽受法於愚公愚公者孤雲之嗣費公之孫也二十八歲住海鹽鹽官寺用定慧力結制於涅槃堂言下得悟者凡十有五人而師不輕授以法其後叅學諸方皆得受記削坐方丈此固見師之能造就後學亦見師之能重視其道也後又住湖之吉祥寺歲已巳遂入黃山卓錫慈光寺云師能詩能文又能書而所至能興廢廢墜於鹽官修造鐘樓於慈光初建山門大殿皆極崇壯麗所費金以億計其在衆教爲最鉅功德而予所重師者

則不在此昔宋張丞相大覺得法於堯率從悅悅
爲黃龍南之子一時學於南者皆奔走丞相之門
遂有開堂稱承嗣天覺者而師爲今相國之尊行
與細俗言絕口不及則其過乎人遠矣今年六月
望日爲師五十初度予從弟毅庵師之弟子也丐
一言以爲壽予雖知師未深然與師交六年矣
敢汎汎以諛詞進聞之先哲身如泡幻盡非實相
師之學可謂博矣師之名可謂遠矣黃山高峻窮
深可以迹跡可以養性師固上乘人也久欲棲息
龜峯文集 卷十五 五
龜峯不與人事工役苟竣吾知師必浩然毅然空
萬有而歸於無名也今之與師並住山中者雪莊
雖未挹光儀而溯慕竊久鐵大則曾共論文蕭子
齋中皆一時高流也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張母戴太君六十壽序

子與張子印宜昆弟交始於壬申於今十有三載
矣母戴太君於夏六月之二十五日春秋躋六十
同人具金幣走賀趾相屬於庭而子貧無以將敬
其惟壽之以言乎且前此程子退夫稱五十黃子
仲賓宰城武子皆以言贈張子昆弟交予先乎二
子可無言哉客或問予曰子之以言壽太君也將
徒爲夸辭乎抑徵諸實德乎予肅然曰予從不知
爲夸辭者也於程子規其分別賢不肖而與之游
於黃子規其勵廉耻維風俗以盡宰之職予從不
知爲夸辭者也抑亦實徵諸太君之德也太君之
德可以卜遐壽可以介繁祉者不一而足子弟卽
所聞於輿頌者舉其二三焉廣陵舊有育嬰社釀
金給有乳之嫗鞠養兩城人家所有子張子昆弟
以市屋一區屬之社歲徵其租八十金助乳哺進
而請諸太君太君輒欣欣有喜色廣陵城外五方
流民搭棚佛寺左右以居隆冬風雪身鮮完衣苦
寒呼號之聲徹於野張子昆弟命其僕浴棚察男

婦口數製絮襖給之歲以爲常進而請諸太君太君輒欣欣有喜色廣陵細民所居多茅舍且湫隘無隙地或不戒於火動延燒數十家甚且百家張子昆弟憫罹難之民戶給以金助其構屋蔽風雨統計之每次不下三四百星且煮粟爲粥肩以僕夫浴戶食之進而請諸太君太君輒欣欣有喜色雖其德足爲輿頌者不止於是卽此可以卜遐壽矣卽此可以介繁祉矣吾益實有所徵也豈徒爲夸辭哉雖然吾竊有爲張子勉者竊觀之說助

此家文集

卷十

矣

自華封人其後詩之言壽者風雅頌具備重言之而不厭複然皆因事致頌非專爲誕日而祝也專爲誕日而祝唐宋以前蓋無之故不見於韓柳歐曾蘇王之文惟有明諸先正集壽序最夥類多夸辭不足觀以予所見惟王儲子壽鄭駕部母張太君艾陵先生壽江官詹母金婦人兩序却佞而進直不失朋友之義予敢仿之以勉張子張子之才之學爲近今所僅有而太君之德又如是其豐且碩宜早掇高第爲科名重矣何猶未也得無汲汲

於名而學有未專乎昔歐陽公得韓文舊本於漢東心甚愛之以時方干祿養親而未暇學必待舉進士及第乃校定而講求焉吾願張子且謝絕詩社勿逐逐宴會徵召荒廢居諸專其功於制舉義期得一當於酉戌遂其祿養之心然後從事詩賦未晚也吾與張子交未知視艾之於鄭雷之於汪何佻然吾於程子黃子皆進以直矣敢獨薄視張子乎哉張子誠不逆耳子言轉盼間太君稱七十張子仕於朝得舉宸眷且有寵錫爲賢母光榮

此家文集

卷十五

矣

沈姑母八十壽序

東陽沈明經桓雙於予爲甲表兄弟其母子之
從姑母也於壬申年九月九日春秋躋八十
桓雙再拜爲壽於予曰先師馬與文定公同事
永陵正直是與凡歷年三十有節繼此世歸
盟不絕通家之族由來舊矣茲以祝吾母
非得君言不可而君亦獲壽竊惟壽錫於天而
其權獨在爾德自來壽武正蒙帝與九齡文王曰
出者壽考壽考壽考壽考吾與爾三則
親可得而錫也予矣聞官之詩爲頌僖公而作也
曰俾爾壽而康曰俾爾耆而艾而其燕喜必於壽
母則予又可得而致之親矣沈氏之宗大於司馬
公公之爰用之先生垂碧卽負過人資爲文振踵
多奇氣六試不售其後以子貴追贈卿貳誥稱其
經明行修爲時聞人而仕進不遂其志孫芝山先
生亦幼穎過目輒成誦而於草書尤精妙生不逢
時以諸生老一何同也司馬公之母張太淑人以
大令女侍御女兄歸用之先生甚修婦順沈氏稱

賢婦必首淑人手授司馬公書畫夜督之學卒致
貴顯沈氏稱賢母亦必首淑人予姑母以太師
京孫女璽丞曾孫女歸芝山先生孝於姑勤於家
中備織紵婦職備舉而其訓桓雙也風雨箝燈炎
寒不輟又何同也司馬公得母氏之教早成進士
由庶嘗游躋八座封其母爲太淑人迄後蒙恩賜
歸時太淑人年九十矣每逢歲時司馬公衣錦承
歡奉觴上壽一時榮之魯頌所歌子之所得致於
親者於司馬公已一見之桓雙少有名工帖括於
此舉文集卷十五
聖
知歲時稱觴於君姑母亦必如司馬公衣錦承歡
姑母壽者且壽張太淑人而止之則魯頌所歌子
之得致於親者亦只將於桓雙再見之乎雖然吾
有勉焉世廟以祝釐相份敘封焉公卽首上慎
簡補臣世疏肅其容貌時狀雖未殊納而直諫
之聲震於天下無後繼治郎陽歲大禮疏請於朝
發郡邑倉庫賑災濟全活不下數計萬人吾願桓
雙異日備列校垣則犯顏直諫無縱奸回受命

鎮則勞心字民無贖貨賄聲名赫奕自與司馬公
先後並垂而其所以壽母者不更多哉

方母吳太君六十壽序

方母吳太君以令癸未春稱六十其季子士表從
諸兄後爲母介壽而徵言於余雖不文其焉辭竊
惟縣圃之珠其光無不照乘藍田之玉其貴無不
連城太君毓自吳而嬪於方皆歆大家也其族貴
而光遠賢而著易也然粵無罇燕無函也粵非無
罇夫人而能爲罇也燕非無函夫人而能爲函也
難見其美也曷言之生養沒祀婦道也小家婦何
知此苟能辭諸罔聞即羣賢定矣爲大家婦必如
太任之思媚季女之有齊乃於婦道克盡則得以
賢婦著也難理陰正內妻道也小家婦何知此苟
能交謫無聲即羣賢之矣爲大家婦必如唐棣之
肅雖樛木之樂只乃於妻道克盡則得以賢配著
也難訓義教讓母道也小家婦何知此苟能鞠育
成長卽羣賢之矣爲大家婦必如螽斯之昌後鴈
鳩之均養乃於母道克盡則得以賢母著也更難
譬諸部婁有一嘉樹生其上卽爲衆所耳目而嵩
華衡岱之顛匡廬岷峨之岫松檟栢檀杞梓枏

枝相接幹相連干霄蔽日無一不爲良材苟非其
尤良者必不能邀匠石之盼睐甚矣爲大家婦之
不易也其以賢而著也必其德之至備者也以吾
所聞於太君則幾幾近之其於尊章也恒以未逮
事爲憾而蒸嘗脩祀一本有齊之心使獲生養承
歡當必更篤思媚之敬焉其相夫子也兢兢以勤
儉爲先而持躬率下饒合肅雖之範至於心性和
平尤有樂只之風焉且其玉七子以成也伯仲才
皆克家而士表喜與者幾游光稱彬彬大雅皆由
太君素以義讓薰陶之更養其昌後均養之美焉
夫非所謂德之至備者乎宜乎其得以賢而著也
昔魯之頌僖公也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又
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而其殷殷致燕喜者
則歸之於壽母壽母者賢母也太君之賢如此由
此而臻耄耋由此而臻期頤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皆可於其德之備而必之矣上表從諸兄後奉觴
以余言進而太君有不愉愉色喜哉

方母汪太君六十壽序

方翁元配汪太君以辛巳夏稱六十介其姻某乞
言於予因推易之義而爲之說曰乾健而剛坤柔
而順惟其順也而道遂主乎承承者何辭而有常
以承乎乾也非謂一無所事事也自後儒不善解
易因地道有無成之說遂謂無所事事爲賢夫不
知家人之爲卦也九五以剛健中正六二以柔順
中正內外交得其正然後家道以正豈一無所事
事者乎詩咏無非無儀書言牝雞無晨亦非以才
爲不善但有才而見其才斯累婦德耳苟才矣靜
而有常此六二之吉順以巽而六四富家大吉卽
因之矣汪與方皆歛望族方自縣侯儲仕於漢代
有顯人近今則少司徒定之公爲最著汪自越公
華封於唐亦代有顯人近今則少司馬南溟公爲
最著太君少長所見所聞皆賢公卿大夫所爲言
自有物行自有恒卽無所事事而內外何難交得
其正然世祿大家家之人必衆衆則情志不一而
難於齊或靡焉而嘻嘻或矯焉而嗃嗃均失其中

正之道則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一家
之人皆正焉豈能一無所事事乎太君蓋夙嫺陰
教而備柔順中正之德者也一門之內肅肅雍雍
少不陵長淫不破義雖翁處置得宜無所偏僻而
其得力於內助實多則太君之相夫子也道雖主
乎承而未嘗無所事事可知矣然太君有才而不
自見其才順以巽靜而有常一若無所事事者然
其於地道無成之義又實相符而不相悖也威如
之吉反身之謂翁以之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太君
以之内外交得其正有不富家大吉者哉

從弟久菴詩序

甚矣人不易知也豈惟海內卽一邑亦有不盡知
者豈惟一邑卽一家亦有不盡知者豈惟疎遠見
弟而素不相習者不盡知卽少長同文社相得甚
歡者亦往往失於不知迨老矣然後知之而深恨
其晚如吾於久菴之詩是已久菴與大村元又皆
吾三從弟皆少長同文社皆素相得甚歡而久菴
與予同文社最先且最久歲丁酉予與諸同人訂
益社時泰菴嘗與予共其說而見其人紛淆不
予與久菴嘗謝去歲庚子子二十有七矣爲李子
森永薛子鵠志招入及社其人皆邑中知名士而
較文三皆不屑隔常簑故競出新異相上然義必
探其本之與詞必撫歐蘇之雅切事理而有根抵
未嘗越畔而馳驟則相聚時酒論文意以甚壯也
一日飲剝歸皆醉時廷尉公同元又居太倉久菴
於燈下草家書謄用藍筆書紅箋不自覺也比曉
歸視之舌舉而不下是日爲予三十縣孤之辰

久菴過相賀語予而予時亦病醒三日不能食同
思其事於今四十二年矣其長於我者皆化爲異
物惟少於我者吳子凌蒼王子勿齋及久菴三人
存耳嗟乎予今七十一久菴暨凌蒼皆六十六勿
齋亦六十二矣慨我四人欲如疇昔二親具處在
堂入則承歡左右出則朋好追隨何可得也是時
大村居菴城六月既望予偕凌蒼赴郡而大村亦
至同渡江就試句曲尋又會久菴於白下此一役
也予以病羸勉畢關事榜發皆報罷明年會試廢
制舉義用五策爲第一場同社黃子允亦未得
售而社爲中輟嗣後已酉鄉試復用制舉義大村
元又皆相繼還里居文社復舉雖砥礪如昔而鬚
髯漸蒼意興衰矣然則與予共事久者無如久菴
何其時日與之處而竟不知其長於詩也蓋久菴
詩成惟質諸壺菴先生而先生爲人醇謹從不知
詆毀人亦不肯變敗人此輩子龍行見予七言古
詩嗟歎不置而深怪先生不言及也久菴長於詩
予雖日與之處而不得知者非亦以此哉去年夏

久菴歸自楚出其全稿授予點定神僕思潔骨峻
品高濤而不弱澹而彌遠迥異俗下繁響而予深
恨知之之晚亟勸其梓公諸海內今年二月五言
古先告竣而大村適至託其郵寄久菴乍見疑焉
既而閱盡一卷不勝驚曰此豈某某所能及乎夫
所謂某某者蓋素有詩名者也大村與久菴爲再
從兄弟髣髴同學亦不知之又何怪予憶西齋選
離珠集曾語予曰久菴詩以澹折勝悠然不盡伯
仲君與大村殆可無媿則西齋之知久菴豈不在
予與大村之先哉嗟乎今之以詩名海內者多矣
顧求其如久菴者卒不可一二數虛聲足以欺世
而實學反韜藏弗顯能無慨夫

從妹韞菴詩序

天地春夏之氣渙發而秋冬之氣歛肅予恭聞天
地秋冬之氣者也生平質直不事緣飾往往與俗
忤吾族號稱蕃盛群從事詩書者甚衆而知予者
惟大村此外殆寥寥焉何況女子韞菴獨深知予
蓋其所得乎天地之氣同也年九歲賦落花詩即
有鶯聲喚轉夢中人之句知其宿有根器而非塵
俗所得累矣然好自匿而不肯出視人稽史先生
其父也負高才而博於學識鑒卓犖過人素爲諸
凡峯文集 卷十五 序

父所推服見韞菴時時作吟哦聲知其所構素
觀而韞菴不肯出即指庭前鳳仙化命之詠且口
詩若不成吾即焚爾所讀書矣韞菴立成一絕句
以進先生閱之喜甚書一聯揭諸其寢閣曰題詩
雲起珊瑚架作字烟飛鸞鳳箋蓋深予之也時韞
菴年十二耳及笄適解氏事上待下咸得大體吾
以見於水舊家皆中落而韞菴安於約處貧
未嘗貧治家事稍有暇即操筆爲詩詩多高簡
沈實無閨壺脂粉之習古今之才女子能爲詩者

多矣然使人讀之而不知其出自女子手如韞菴
者豈易得哉昔人有言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
玉所積其山有光韞菴有稽史先生爲之父又有
大村爲之兄宜乎其能詩如此也生子五皆才直
章虎觀食餼於庠試輒先其儔伍爲吳門宋旣庭
先生所深知嘗爲韞菴刻詩若干首名曰林下風
清集既庭先生跋之然特其一斑耳茲彙其全詩
視予諸體無一不備蓋亦無一不工其中哭子百
絕傷少子之殤亡也尤爲悽愴感人予性好任自
然而不喜作偽韞菴與予同子爲詩好真樸而不
喜俊麗韞菴與予同至於側詞豔句子素所不屑
爲而韞菴亦未嘗爲雖三從兄妹而志槩彷彿不
啻同父比年予遷郡城韞菴時時作詩寄予多蒼
涼慷慨之音及予暫歸相過必堅留深坐殷茗論
詩所好大畧多同故予謂其亦得天地秋冬之氣
者此也然而有不同者存焉予惟儒行是守而韞
菴則深喜二氏學觀其詠鳳仙絕句曰百卉牡丹
尊仙花更出群闖入戲作鳳仙意欲升雲則其詩

鳳仙花

卷十五

序

慕方外不自知已見其端倪

陳張二令祠名宦詩序

古之人以澤天下生民爲已任者初不以地之廣狹而別其施故隨所至皆有浚仁厚德淪洽於其民之心而繫去思於數十年之後文正范公其最著已范公安撫浙西恤荒之政爲法甚備至今垂諸宋史爲世所稱誦而其施則繇興邑始苟小百里而薄之烏能使匹夫匹婦無不戴之如父母而豆於奕禩哉乃今於陳張二侯實再見之陳治三載張治興八載雖歷年久暫不同而其德施於民則無不同何也蓋興之大患有二焉一曰河決河決者夏秋淫雨黃淮氾濫合洪澤三十六湖之水灌入運河而運河不能容則高寶之諸隄必潰而興邑爲之壑矣一曰浮糧浮糧者浮於歲漕額徵之外者也故又名加漕其害始於明洪武間歷今三百餘年而猶未已民受其累者非一世矣陳侯繇郡李官改邑令在常人之情未有不以爲非百里才者而侯未嘗薄百里康熙九年庚戌秋七月隄決清水潭城市皆沒民咸蕩析離居侯

見之惻然於心斷髮刺血爲民請命督撫上其事
於 朝得蒙 俞旨於蠲租外特發帑金若干萬
欽命部臣馳驛頒給淮南北之民皆賴以甦嗣
後屢蠲屢賑非止一十年皆自侯之請始宜乎民懷
其德而不能忘也張侯繇刺史左遷邑令亦未嘗
以百里爲小而薄之康熙十七年戊午夏六月加
漕徵至民咸惶駭罷市奔走呼號於侯侯見之亦
如陳侯惻然於心不遑風濤冒暑涉江哀籲於督
撫必得所請而後已其旋旆也民感甚相與頂香
拜跪於侯侯下馬不得前至今猶食其德
德宜乎民懷之不能忘也與陳侯埒也祭法曰德
施於民則祀之與邑之祀二侯禮也况陳已祀於
撫張已祀於劍陽所至皆被其澤則隨所至皆當
祀以報之文正先焉二侯繼焉相與並列一堂明
德馨香自綿延奕禩而勿替邑之紳士爭作詩美
其事予因述所見聞於二侯者如此俾後之宰吾
邑者知所法焉云爾陳侯名洪諱字覺菴山東德
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張侯名可立字蔚生福建龍

清人順治乙未進士

吳吉人詩序

朱子古愚旋自豫章予訪之與嚴僧舍將別而吳子吉人至邂逅如素交知其與子從弟皇望唱酬有年因借之過皇望談次又知其從大滌子遊久而心竊異其人焉越明日大滌子過我潛虬室詢之大滌子言吉人欲得予序其詩積寤寐於茲蓋三載矣大滌子別去而吉人僧皇望至由其所已刻詩質予乃予公友西齋王子所序於是知吉人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士而心益異之吉人旋又

虬峰文集

卷十五

金

出其未刻詩請序於予辭致輕秀音調瀏亮大半皆登臨眺覽之作而予於此不勝慨焉幼弱既無濟勝之具而囊苦羞澁因人遠遊又所不屑局促號下遂爾終老惟從古人之記之詩作几案間遊而家貧鮮藏書鄴道元水經注亦不能備問向友人借觀曾未旬而返之矣十歲以後七十以前所與數晨夕而不倦者康樂少陵之詩柳州之記耳每當心凝神注冥與境合凡夫固機經互雲水參錯其昏旦氣候之變靡不紛出吾前所謂清冷之

狀與目謀澄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

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皆於詩與記得之哉然不過遇之惝恍想像際耳何如身親其境之爲樂也吉人所遊不一地而於江右諸名跡尤時時往來以覽其勝滕閣梅祠秋屏鹿洞大小孤之間無一不有題詠雖謝之鍾鍊功滾造極自然杜之高渾雄大包涵諸家未易輕擬然山水好景而妙句清新往往與之敵矣宜乎大滌子與古愚皇望稱異之不置口也惜乎西齋不可作矣猶憶甲戌初夏與西齋坐繆氏海右亭上西齋語予曰吾近得詩人子問其姓氏西齋曰朱語未畢而予遽曰得非棠邑朱阜公乎西齋聞予言不覺推案而起狂笑不已使西齋今日而在聞吉人爲予所得又不知如何狂笑也雖然吾更有爲吉人勉者焉昔子美人蜀以亂離子厚居蠻以遷謫皆有所鬱結於心而不得通康樂雖陟險窮奇而是時南北分割所歷不踰方隅況又遭時多忌莫能騁其志吉人獨以幽閒無所拘之身而生大一統寧謐之日龍

虬峰文集

卷十五

金

荒以北露叢以西無不可神其毒觀將來得川嶽
精靈之助則其詩自不止於此可不思所以追步
前人而與之並駕歟

爲黃山中老人徵詩序

予讀南史列傳竊高何點兄弟之爲人而怪李延
壽不列之隱逸也及讀隱逸諸人傳見其制行更
高輒爲溯洞慨慕不已然彥深迹微命而莫知所
往宗測拒魚復而不與交言抑亦過於隘矣若夫
託心高寄而不爲詭激之行者其爲陶隱君弘景
乎人主手勅招之不出屢致幣聘不出及國家訪
以大事又未嘗不答方外而有斯人雖聖賢中庸
之道未易輕許然權於吾儒進退之宜亦幾幾近
之矣何求之今日方以外而不可得也將古之道
不可行於今歟或亦天下未嘗無其人而予未之
遇也歲丙子夏過邗上邂逅黃山中老人神韻滿
灑言論超脫謂是支遁一流坐久啜茗聯吟出句
驚人又謂是湯休一流旣而讀其黃山一賦淹博
經史貫通古今然後知老人蓋以儒世其家於書
無所不讀者也予於是作日緬想人外三十年矣
今乃傾蓋於茲非法崇爲彥深而歎者乎吾於老
人亦云云矣越五年辛巳夏是爲康熙四十年五

月十三日傳聞 駕幸玉泉於崙菴丈室見是賦
嗟賞不真口 命崙菴加意訪求崙菴曾致書老
人言之又越明年壬午夏 京師大旱 上禱雨
而甘霖立應 傳諭賦喜雨詩時吳僧天倪詩成
進 御稱 旨 召見詢及老人而天倪旋自都
門亦傳 上欲見意會發未春 翠華南巡黃山
監院繪克已適在廣陵遂用金箋恭書是賦裝潢
成冊裱小艇迎至茱萸灣捧冊以進侍臣啟奏
上問何處僧奏曰徽州黃山 問僧何號奏曰法
號華文集 卷十五 九
名海岳字中洲 上知老人名已久謂是親至
天顏大喜起立展覽隨 召老人登舟進見克已
伏奏臣僧乃山中監院方丈僧海岳統率徒衆在
太平府境上祇候 龍輿 上沉吟久之問黃山
去此幾何奏曰去揚州若干里 上曰路亦不遠
速召來見左右承 旨諭令星馳進山促老人渡
江一時僧衆聞 召皆肩標以待謂老人必即日
戒途出姑孰下采石伏謁燕子磯邊奏對雨花臺
上邀 重瞳之垂盼以爲獅象光寵矣而老人則

曰方今 王道文明時不思對揚 天子之休烈
吾雖方外豈獨無心然 警蹕臨幸慈光稽首拜
手道左禮也越境以迎山僧何收遂辭疾而不出
焉推老人之言蓋卽陶隱君之意也可謂權乎進
退之宜矣彼夫迹徵命而莫知所往拒魚復而不
與交言一切詭激之行吾知老人必不爲之也愧
非史官不獲傳老人於隱逸俾與弘景並垂千禩
所望嚴廊鉅公驛壇名士共爲詩歌以表揚之使
萬世下知 今上右文重道常廬相見何晚之心
華文集 卷十五 九
而中老人以禮自持不事奔競方以外未嘗乏高
人而古之道未嘗不可行於今豈不足徵 國家
氣運之隆而上下交得其道哉

送蕭徵父讀書湖上序

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性之沈潛者利用剛克。振之使動而高明者利用柔克。敏之使靜也。蕭子徵父喜爲詩而性過於高明。詩每先人而成。卽率意出之亦無弱句。然沈潛功少而失於不鍊。鍊者間亦有焉。吾弟大村遺書屬予規之。而予卽以書視蕭子。蕭子曰。吾謹受教矣。明年吾當讀書湖上。月正既望。新雨初霽。蕭子果過予。曰。吾將往湖上讀書。先生作序。逸予可乎。旣又笑曰。昔天都

孫子無言欲歸黃山。徧索贈言。幾累百而卒未之歸。吾將無如孫子乎。予曰。子言及此。則子必不效無言而讀書湖上也。必矣。但水動而山靜。欲敏爾性。歸於沈潛。不之山中而之湖上。得無左乎。雖然。知者樂水。非必見水而後樂水。仁者樂山。非必見山而後樂山。子誠志於沈潛。卽身處水際而心凝然不動。一如深山之靜矣。則讀書湖上。何不可。弟吾有問焉。子之湖上將讀何書乎。吾弟規子之意。非僅爲詩也。欲子於身心間無一而不沈潛也。使

僅爲詩。則子熟於杜者也。由杜精之。自造於極。何必讀書湖上。苟欲身心間無一而不沈潛。則六經者。學之本源。而二十一史者。學之支流。深於史者。則其人必高明。而深於經者。則其人必沈潛。吾願子之純其學於六經。敏性之動。以歸於靜。則身心間無一而不沈潛矣。何況乎詩哉。

吳仲雲詩序

予讀宋書列傳見其一時名宿林立風流絕世非
安石幼度之孫卽茂弘叔武之後猶歎無源芝
無本之說非定論也既而又思近世士族其父兄
多不能訓子弟知讀書者罕而好擣蒲六博者衆
又竊怪天之生才不齊而古今人相去何遠及讀
顏氏家訓所稱貴游子弟多無學術上車不落則
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於是又竊歎天之生才未
嘗不齊而古今人亦不甚相遠但能讀書知好學
則自異耳予於友人朱子古愚几上屢見天都吳
子仲雲詩輒嘖嘖不寘口今年上元後八日吳子
挾其近草來自鑾江訪予郊居因得而縱讀之詞
意新豔音調俊亮固其天才之妙使然抑亦多讀
書之力也其三賦尤近今所僅見雖與博閣漢韻
顏班左未易言之而會意能巧選言必妍亦幾幾
伯仲雪月諸賦矣尋又出其先公天石先生請復
司業林針職一疏侃侃而言期於廉頑立懦是時
也英王初立聖明當陽正舉廷維新之會也予

生也晚惜未及見曾於夏文忠幸存錄識其大槩
文忠之言曰欽定一案搜羅甚廣亦有草草入者
如楊維垣首參呈秀不宜入也而處以謫戍其後
維垣卒身殉國難獨全大節豈可以其生平持論
之偏抑之乎文忠自謂平言其實誠不誣也先生
於其時大畧跡近康對山對山爲友先生爲親其
孝義同而疏請昭雪正臣其意又與楊公同乙酉
以後遯世隱居終老不仕視彼三十年清流自居
之宗伯爲何如哉仲雲與其兄伯御淵源家學詩
賦妙一時名聞海內而風流不減王謝較諸顏氏
所稱貴游子弟不知讀書而無學術者相去誠甚
遠矣伯御於丁卯已舉江南仲雲雖八試於省未
售而學富才麗行將拔穎而出與難兄同列侍從
交相勗勉不怠自有以受知 當宁光昭前人寧
僅以詩賦名乎哉

從姪涼肆詩序

謝文靖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乎嘗持此意求諸吾宗而吾宗子弟繁庶或有子不及知者焉弟卽奉嘗公一支言之以予所知佳子弟固甚多而謹愿莫如雲上英爽必推少葛雖才如車騎未易輕許若瞻若靈運若弘微皆混從子而混所稱爲佳子弟者靈運縱橫俊發每一詩出輒名動都下而史尤稱其精於書少葛若充其學殆庶幾焉瞻文章之美爲諸子推吾未知雲上果

此奉文集

卷十五

金

能頌頌前人而恬素之風或亦不讓至如弘微貧而好學混於群從中尤獨器之號曰微子吾嘗求一類之者殆不易得歲乙亥涼肆從孟城歸數挾其詩質予於今閱十載矣每與之言循循謙退絕無欲上人意雖妙於領會言約理要未必遽及微子簡而不失澹而不流則幾幾近之且其成立一無所藉視群從尤獨艱少葛以篇史先生爲祖大村爲父父祖皆負奇才有名海內雲上以壺菴先生爲祖伯駒爲父祖固淮南高士而父亦能自好

者則其爲人或英爽或謹愿蓋有所由來矣涼肆獨早孤無所承受其得以成立也不較僻從獨艱乎憶其父虞孫館於漪園子嘗過之見其几上有申是盟詩問好之否曰好問曾爲之否則曰未也及與之論詩蓋亦素究心於此者曾未幾而忽焉歿矣時涼肆甫二歲子傷悼之餘方慮藐孤不能長卽長恐亦不能成立乃今幸而長矣且知孜孜好學矣爲人一如其父尤喜刻苦吟詠雖淬磨不無資乎人力而清高孤拔已見其概將來大有所成立不且與雲上少葛並爲吾宗佳子弟而匹美三謝歟雖然吾有勉焉爲人不可不嚴不嚴則交必雜雜則足以損人品爲詩亦不可不嚴不嚴則贈酬頌美詞必濫濫則足以損詩品此吾時時以之自惕者也竊願與涼肆暨少葛共勉之矣雲上雖不爲詩而與人交接問亦何可不嚴乎哉雲上名蒸於吾爲再從涼肆名變少葛名恆於吾爲三從

此奉文集

卷十五

金

波雲集序

波雲集者觀白楊先生所著也先生爲予四從祖尊闇之壻於予爲父行壬午冬偕予三從姪涼肆過我却居厚重質穆一見而知爲端人莊士既而敘其家世蓋給諫覺山公之叔子也其淵源有自來矣予深恨相識之晚越明日侵晨卽走彌陀寺巷報謁延而入縱論古今人詩意甚決然予性疎懶每以入城市爲苦而先生又下帷新城之南去城北路益遠不得時時見甲申夏予病而涼肆適

此舉文集

卷十五

七

至自孟城先生復偕之過我且挾其詩命予序之時予伏枕呻吟未能也病少間取而讀焉乃知先生蓋孜孜於杜而與之化者也且先生非惟詩與杜近而半生跋涉及行事孝友亦往往近之少陵由華入秦流離同谷依棲成都尋復適梓適閬移居於夔尋又復下峽泊江陵次公安沿湘流間關道路無如少陵而先生少卽從父徙自燕南走吳越徧歷兗豫楚粵壯又隨伯氏宦游閩海則其跋涉艱難不幾幾與少陵同乎少陵流落饑寒一

飯未嘗忘君雖其事父閑未知若何觀其懷弟諸詩懇欵惻怛纏綿篤至因其友可知其孝已先生處家庭之間於人所難全者無不善有以全之物產之豐腴什器之華美盡推之伯仲與季而生養死葬之大則獨任於已而不以累伯仲之孤其孝且友如此而平日於交游絕口不言及涼肆屢爲予言故獨知之近又以給諫公歲寒園居一日日感發二之日栗烈風雨侵蝕恐不宜於老人遂掃其所居之堂迎而居之而已則不避風雨挈妻子

此舉文集

卷十五

七

而遷於園此又予目覩之而慨慕不已者同爲人子先生有父養而我獨無也則其孝友肫切不又幾幾與少陵同乎宜其孜孜於杜而與之化也雖新書所稱渾渾噩噩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未易輕言至於近今詩人創險硬以爲奇務艱澁以爲與矜粗鄙以爲雄詫沈晦以爲渾種種陋習而先生有一於此哉聞諸波之爲勢多姿雲之爲態善變其多姿而善變也莫非風爲之而風究不留其迹先生名集以此自知可謂淡矣

送黃仲賓任城武令序

黃子仲賓負果斷之才而兼明敏之識可以有爲者也起家城武縣令將別親友而之任予與之交七載矣可無一言贈之哉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則守令之重自漢然矣今制於守令上又設藩司司錢穀臬司司刑罰而於藩臬上又設督撫以董之較之古益加詳然督撫皆朝廷重臣不過總其大綱藩司雖司錢穀而於催科不身親臬司雖司刑罰而獄之大錢穀而於催科不身親臬司雖司刑罰而獄之大

此集文集 卷十五 完

小罪之出入止憑守令申報識決明允惟守令是責卽郡守亦不身親催科而獄決亦多半委州縣間一平反之則縣令之任益甚重且艱也催科少緩以致征輸後期藩司及郡檄必交至於縣而催科少急或又議其惟知奉上令而罔恤民疾苦刑罰少寬法令必縱弛奸宄莫知所畏而刑罰少嚴或又怨其過察而民無所措手足則爲縣令不減難哉然非所論於有才識者也仲賓既負果斷之才而兼明敏之識其往而蒞也緩急自得其宜寬

嚴必中乎度如庖丁之解牛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恢恢乎游刃有餘矣吾雖欲贈以言其何言贈之哉亦惟舉宋青陽令趙方之言進曰催科不擾卽催科中撫字刑罰不苛卽刑罰中教化而已矣或曰緩急旣可得宜寬嚴且能中度又奚援與苛之有而子何言之覆也子曰唯唯否否子獨不聞朱子之言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曾子曰三省身豈誠慮其然哉蓋朝乾夕惕之學不容不如是也吾雖請賜令之言亦猶會子之意也雖然吾更有進焉據章羅氏曰朝廷有教化則士有廉耻士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功則自居過則歸人風俗之薄也吾聞城武有龐莊敏者爲宋名臣重司馬公而爲之認過累詰責畧弗自辨今日諸生中有其人乎爲令者當優禮之以維風俗趨利如鶩不知自好廉耻之衰也吾聞城武有孫仲或者爲漢高士郡舉方正賞羊酒請之不顧而去今日草莽中有其人乎爲令者當表異之以勵廉耻止誼明道使民皆曉禮義教化之本原也吾聞董子曾過

此集文集 卷十五 完

城武村民留之宿至今以留董名其里今日過客
中有其人乎爲令者當延訪之矜式一邑以興起
教化且不特此城武有文山者以曾子與三冉講
學名伯牛之事不可攷矣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
罪仲弓之行也吾願令體之以臨民好學博藝省
物而勤于有之行也吾願令體之以治事狎甚則
相簡莊甚則不親曾子之言也吾尤願令善體之
以接僚屬及鄉大夫誠能如是則董子所謂承流
宣化之職盡而於民之師帥無媿矣又何慮乎錢
穀不治而刑罰不措哉吾知仲賓負果斷之才而
兼明敏之識必不迂濶吾言今之往也必大爲之
而大效以奏最於 天子吾其拭目俟之

贈王明府呂倩先生序

漢陽呂倩王先生之莅吾邑也驕時避地於郢久
矣不知先生下車始自何年惟從弟大村有言來
郡屢屢稱道先生之賢不置曰驕因得耳就先生
之治狀旣而解甥擗持同人燕集詩歸質先生其
首章乃驕所作先生見驕名輒曰吾知其人非一
日矣恨相見之晚也今安在樽來郡又爲驕述之
且曰先生好士而敬賢者也旣知舅氏而舅氏何
靳一見驕聞其言雖心感先生然而不敢無事見
也癸未之春學校中有不肖者濶亂鄉飲大典舉
非其人驕忝諸生之長不得不言鼓篋而歸入賊
見市廛間熙熙攘攘視往日凋敝之象大不相同
而先生愛養休息之政不問可知矣及入謁驕行
下諸生禮而先生固辭竟以賓主禮見坐定驕
言其事先先生知驕無私心所攻協於輿論斥其人
不得與鄉飲而大典卒賴以不涸亂未幾驕以歲
薦及期例從縣中府就試官學因持所已刻集請
正先生而先生飲驕於署禮有加等且謂驕集中

如書 懿安皇后事爲 賢后辨誣贈戴南枝序
爲史公傳信復從弟大村書論繼嗣不當用異姓
諸篇皆極有闡繫文字又言遠而元白近而鍾譚
皆無子而傳以慰麟則先生洵知麟者也雖欲不
感於心得哉然而有不敢當者焉從來大君子好
士必好士之有才而富於學者非是則不漫爲好
敬賢必敬賢之砥行而實有德者非是則不漫爲
敬先生三楚名賢卓乎有識者也夫豈漫爲漫
爲敬者哉如驕錄錄庸庸無才無學雖平日以行
已有耻自勵祇恐營營苟苟玷辱先人不敢不然
耳何德之有而敢當大君子之好且敬耶或者先
生見吾邑民風日澆士習日漓不惟不知有仁義
道德之可嗜并不知有律令刑罰之可畏陰險巨
測無所不至借刃殺人者有之入室操戈者有之
甚且良倫凌長不孝不弟好剛使氣忘身及親者
有之於此欲挽其流漓而返之淳樸不得已倡一
避地之迂儒以爲之風歟噫先生之意念誠深矣
今之吏治不古若者蓋以郡邑之長無先生其人

也使得如先生者數十人爲民之師帥承流宣化
常以民風士習爲念則澆漓之俗自蒸蒸然日遷
於善皆知有仁義道德之可嗜修其孝弟服其廉
隅而不同惑於貨利矣如是而吏治猶不古若吾
不信也然則先生之賢不將有以大變乎吾邑之
俗豈特愛養休息之政洽於市廛間已哉若謂先
生之好士敬賢僅如謝尚之於袁宏畧分而友後
進爲之延其聲譽則猶淺視乎先生者也

募建文昌祠序

予作詩文一以闡幽表微爲心凡海內忠臣烈士
孝子節婦見予詩文者甚衆惟不爲二民之徒作
募疏蓋恐其多求累人與予平日無求於人之意
相悖也甲申二月八日肅子徵又請於予曰平山
堂舊有文昌祠諸同人每於仲春三日集祠下祭
祀而不知始自何年其祀遂廢今年注子民長紹
厥先志復集同人舉行之不期而會者凡四十餘
人進而格修祀事聯其祠宇卑隘甚且在僧厨後

世學文集

卷十五

序

積薪盈庭殊非妥神地皆爲取踏不寧其佳持麗
公言前有浴堂三楹較祠爲寬敞若改其嚮而南
修葺傾圯加以丹雘所費無多而神以安矣同人
皆以其言爲然但鳩工庀材必資衆力非募不能
故請諸先生爲序其辭畧觀公注募焉可乎越六
日子有平山之游肅子遂與鹿公導予謁祠下見
其卑隘果如肅子言予爲募疏久之而肅子復
伸前請既難拂其意且所求無多亦不至累人因
不辭而爲之言曰嗚呼老子有言有道之世其鬼

世學文集

卷十五

序

不神而制科既設世雖有道其鬼亦未必不神矣
何以言之成周取士論秀於鄉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其秀而升之學曰俊士既升於學樂正崇
四術以教之曰造士於造士而論其秀升諸司馬
曰進士於是司馬論士之賢者以造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所謂論定者何論其德與才耳
德與才皆成於學學與不學皆繇於已而鬼神何
與焉漢晉以來制雖代殊有道之世郡國貢士皆
必德與才是舉而德與才之成豈鬼神爲之哉此
鬼所以不神也自制科設於隋唐宋以後沿之甚
且糊名書卷且易書焉不問其人平日之德與才
而第較其一日之文且所謂文者藻繪已耳非原
原本本於經史也於是碩德高才繇積學以成者
往往不得售老死牖下而空疎庸碌之輩理首帖
括勒襲成篇髮未燥卽擢巍科者比比皆是非有
鬼神以司之哉宋以後豈無有道之世何
士子進取皆不能必於已之學而徒聽於渺渺冥
冥不可知之鬼神則繇於糊名易書而不問其人

平日之德與才耳此鬼所以曰神也士生其時苟有志於科名爵祿雖欲不敬事之不得矣况文昌掌司士之祿籍自西晉相傳已然至明憲廟時又褒封之而祀諸學宮則其神尤赫赫焉無以安之可乎即文昌正直無私不因人之祀不祀而禍福之其側之暗者聾者及其下控轡者未必不具世情欣喜人之祀之而錫之以福則其所以安神者何容不汲汲謀之也且祠之建所費無多捐施有限而獲報甚奢凡有志於科名及爲子弟求爵祿者寧有聞之而不踴躍以從者哉鹿公第操吾說往募焉可也

龍峯文集

卷十五

夏

從弟大村七十壽序

嘗竊謂爵祿各位一時之榮耳未可以壽百也
可以壽百世者惟才與學秦漢以前無論已秦漢以後以才學壽百世者不一其人有得見之功業者焉亦有不得見之功業者焉其得見之功業者才裕經綸之大學通今古之宜獲操國家之鉅柄以行其志於是毅然任天下之重一一施諸行事施政理之得失而張弛之於人材之賢否而進退之一本乎至公而無所私固能使其功業烜烜然

龍峯文集

卷十五

夏

炳炳然壽百世而不泯其不得見之功業者才亦裕經綸之大學亦通今古之宜不獲操國家之鉅柄以行其志於是殷然憂天下之濫一一發諸文章於政理之得失而美刺之於人材之賢否而褒譏之一準於至正而無所偏亦能使其文章烜烜然炳炳然壽百世而不泯夫文章者卽斯人之功業也西京以來獨稱史遷而歸安茅鹿門謂歐陽子敘事常不讓之然史遷卓犖於才與學矣而於道猶未純也歐陽子殆庶幾焉若杜氏之有

所感慨於心鬱鬱不能自已輒於詩歌發之而人
皆稱其爲詩史無有異議豈非亦一振古之人傑
哉歐陽子後以敘事文章擅絕於時者吾未見其
人而繼子美以起者其惟吾從弟大村乎大村旣
負不世出之才而少又勤於學家所藏書甚富凡
六經二十一史及諸子百氏之書無不博覽而洞
晰於胸出而交海內名流言及禮樂刑政錢穀水
利興廢因革之數靡不井井中機宜可以施諸行
事而無泥古悖今之失乃不獲操鉅柄而發其所
此舉文集 卷十五 見

蓄年未六十早已絕意仕進以其才與學馳騁於
詩歌篇什之多且倍逾杜而其感慨時事微言刺
譏政理之得失人材之賢否莫不於五七言見之
殷然有憂天下之懷意存焉蓋亦一代之詩史也
所著藏隱集流傳南北往往令人心折則其才與
學不旣烜烜然炳炳然繩武子美可謂百世而無
疑哉乃大付猶以未得奮見於功業也齒雖老而
志不衰今亦旣七十矣而欲小試之於宗族鄉邑
焉或爲清獎或爲除蠹仰望之者固多人而怨嫉

之者亦有人吾願大村鎮之以靜而將之以敬靜
則有定見有定見則不爲人所惑敬則無驕心無
驕心則不爲人所忌在我無惑在人無忌况公且
正其於道自純焉矣詩有之曰其惟哲人告之詒
言順德之行大村哲人也吾故以是告之期其如
睿聖武公至九十而猶抑抑德隅是飭焉

黃母潘太安人七十壽序

黃母潘太安人以今乙酉秋八月二十七日躋七十其子則問若周緇城介繁將稱百歲之觴先期介予友汪子文治乞言於予不軒冕請而遂披謀予賢其人而弗辭焉竊惟史之紀事每好誇而經之脩辭務立誠何臣子之祝頌也往往以萬有千歲爲期哉夫亦其心篤於愛君親雖夸而不得謂之夸也而其尤奇者文王謂武王曰女何憂武王曰憂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壽則是親可與之子矣魯人之頌僖公也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而其燕喜也則歸之於有壽母則是子又可與之親矣夫壽錫自天者也何人得以與之哉觀於洪範次五之疇而知皆由於好德也求之近今吾必首推太安人矣蓋徵於汪子文治之言也汪子曰太安人事姑以孝聞鄭太君衛之其姜紀之叔姬也家際式微苦節三十三年育孤以長而太安人百兩于歸之始卽徵

窺夫子意思逆姑心屏織文弗御而綯紃是甘盡以其嫁具供滌灑及姑病則又籲天請代人皆以誠孝稱之予曰經有之矣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又曰婦事舅姑問所欲而敬進之太安人皆有焉至於籲天請代則周公行之矣周公以弟代兄而太安人以婦代姑可謂孝矣夫孝者德之原也謂非攸好德乎汪子曰太安人事夫以敬聞一如先生人之有能有爲者也恒經營於四方不家食而太安人能繼其志於其出游也則潔蘋蘩以佐姑修祀於其來歸也則易烹飪以供夫燕賓名譽翕然多資內助而事無大小未嘗不請於夫子人皆以知禮稱之予曰經有之矣召南之美有齊季女也婦職脩而祭祀供也鄭風之詠維佩贈問也能勉其夫取友以進德也太安人皆有焉至於事不自專則又家人之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矣可謂敬矣夫敬者德之興也謂非攸好德乎汪子曰太安人地諸子以慈聞慈出於姑息其慈小而慈本於義方其慈大贈公

之殖厥家也若作室勤垣墉矣而塗墍茨則惟厥
 子任之若作梓材勤機斲矣而塗丹墀則惟厥子
 成之訓之有方也而且以敏學訪而且以敦善訪
 人皆以能穀其子稱之予曰經亦有之矣表記曰
 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殺其身兼穀其子
 也太安人皆有焉博學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
 謂之君子訓又及之其慈大矣夫慈者德之施也
 謂非攸好德乎念自孝敬日勉而慈不知方卽於
 禮義冠履禮樂進退男手求其朋言雁行二二合於
 史者猶難之而中閨中牕乃能事事如經所稱雖
 萬有千歲祝頌奪辭從此而八十從此而九十從
 此而百年期頤如櫛頤所謂壽母則諸子皆足爲
 太安人致之安在壽錫自天而非人所得與哉汪
 子曰誠哉先生之言觀其介壽於母不徒屏而張
 之且欲壽諸有道文人之集不他人請而請諸先
 生卽此而賢可知矣賢則能致其壽於親矣予笑
 曰然非太安人不能成諸君子非諸君子不能彰

太安人予敢揭其好德之大者拜手颺言之以爲
 太安人壽

表弟解峙九暨從妹韞菴六十雙壽序

歲乙酉六月二十二日爲從妹韞菴設悅之辰其
外子峙九解君縣孤之辰則九月二十二日也予
許作六十雙壽序贈之韞菴以書謝予曰愚夫婦
無一長可取懼與草木同朽得藉吾兄文章庶冀
留名萬一而峙九則面語予曰君作序贈吾萬勿
遺吾母之節吾母今年七十五矣其稱未亡人也
甫二十二耳吾父幼穎質豔才所著詩詞盈帙覺
志早逝吾母柏舟自矢食貧不辭茹澹衣素終難

札峯文集

卷十五

序

莫移按會典婦人未三十而寡至五十外不改節
者樹坊於閭旌之吾母守貞五十四年不特符於
例且過之矣吾貧不能請諸當事敢藉告文章表
揚之子聞其言肅然以起曰君仁孝人也比來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而君少參公之貢派給諫公之
孫獨與從兄疑九恂恂退讓不以賢智先人疑九
不幸無子僅遺二女而君獨多子且能教其子皆
有文名食餼爲高才生少參公之德天固酬之於
究而貴顯其五孫矣給諫公之德天尚未有以酬

之則諸曾孫之貴顯可立而待也君不以自矜而
獨以母之節爲言仁孝如此其後必昌吾敢豫爲
君及吾妹賀且爲君及吾妹勉益修其行以迓天
庥妹之才前此序其詩備言之矣妹之德其大者
卽於孝姑教子見之而君之仁孝皆得賢內助以
成之也然古昔女子有德者固多而有才者亦不
乏獨難於識予不才幼遭世亂八九歲卽從事詩
歌古文結習之深蓋有年矣生性固介四十以後
坎壈不得志愈加刻厲惟恐少自隕墜辱及一祖

札峯文集

卷十五

序

宗近以貧賈文爲活不幸漸爲人知知予文而謬
推獎者幾什之七八知予之爲人而過稱許者亦
什之四五至於知予詩者蓋寥寥焉陸彥修陳確
菴兩前輩曾爲予序多可少否然皆少時作耳其
後一見予七言歌行而心卽折服者惟華文學龍
眉一見予賞牡丹詩於園亭壁上而輒向其族人
稱道者惟黃太史硯芝此外則皆姑予抑予者矣
然則知予之爲人及文與詩而始終無異詞者惟
王子西齋及妹耳卽此足見其識不猶人矣才德

既瞻復殊於識兼此三長其名豈藉予言不朽哉
雖然知我之感予何敢忘故不待其請而贈之以
序且期直章虎觀兩甥歛其鋒鐔俯就時趨俾得
當於有司光榮二親并爲大母請旌表之典於
朝以爲世祿之家風焉

重刻讀書一得序

新安黃黃潭先生吾友燕思氏六世從祖也名訓
字學古黃潭其別號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湖廣
按察副使分巡荆襄道所著有讀書一得四卷隨
得隨筆一書而前後錯出且剗剗不得良工舛謬
殊多燕思氏暨其從孫宗夏相與取而訂之離爲
八卷合其族之賢者而重刻焉屬予校閱且以序
請受而正其淆訛補其脫落或義有不可通者思
之不得亦開塗竅之既竣因序之曰凡人無卓然
之獨識不可以論古今之是非得失卽有卓然之
獨識而取舍嚮背未衷於道揆之聖賢意指不能
無戾亦不可以論古今之是非得失漢唐以來士
大夫名能文著書者亦甚衆矣而傳者率什不得
一二其間寧無具卓然之獨識者乎何皆湮沒而
無聞也豈非其取舍嚮背未衷於道揆之聖賢意
指不能無戾而不可以傳也哉先生謂俗儒不可
以問天下輿今之爲進士之學者與爲進士之學
者並言外天下國家而治心無用之學也名曰異

端於心而治天下國家無體之學也名曰俗儒異
端不可天下用而俗儒亦不可用天下其於聖賢
之意指亦既得其大畧矣又謂學不能致吾知明
大義決大疑徒紛紛焉以博物爲學適足以蔽其
神明又謂忠孝仁義皆性而仁非性外物尼父之
教人莫先焉則學者之所急莫如性學而歐陽子
謂性非學者之所急是爲不知性是皆濫得乎聖
賢之意指而取舍嚮背無所戾於道者也又惡奪
情非所以教孝謂人主不可以奪人之情而人主
此舉文集 卷十五 五
可自奪其情羅一峯疏論李賢歷陳古今起復之
非有功世道不小然則先生扶植綱常之意何其
至與何其至與卽此推之則是書之取舍嚮背不
衷於道而揆之聖賢意指大有舛焉者蓋亦少矣
至於肝衡古今是非得失謂李剛毅存中乃楚之
先王情黃滅熊假手於圖子未見是書而曾於書
存中君傳後論及之謂老泉不知楚曾會蓋忠勇
無二心者擁盾排闥收語有烈士大臣風而乃肯
天授之劉附人厭之呂噲必不爲予未見是書而

曾於書蘇明允高帝論後論及之謂孝武非曠武
乃神武使宋高而漢武也必躬親甲冑宗李韓
岳諸將相斬幹離不粘罕首直擢黃龍捷回二聖
子未見是書而又曾於書衛霍傳後論及之嗟乎
先生具卓然之獨識肝衡古今宜乎是非得失洞
若觀火一見先儒之所未及見而予之識雖重不
逮先生一世之相隔近二百年乃不謀而合如此
總由平日議論必根據於道而取舍嚮背不敢稍
戾聖賢之意指耳使並世而接談焉則其快於心
此舉文集 卷十五 五

西陣詩稿序

憶六十年前吾郡士之抱材能可以用世者多退
隱於野以處士老其間志若意高詩文可以傳者
以予所知蓋有三人焉一爲雷江都士俊號艾陵
一爲吳泰州嘉紀號野人一爲李興化沂號壺菴
壺菴先生予之從父艾陵先生予之父執其卒也
予皆爲之傳惟野人予未識面故無言焉乙酉冬
洪子去蕪先子遷甫同過我潛虬室談次洪子曰
先生知魏儀真術號廓功者乎其詩可以傳者也

北華文集

卷十五

序

予與遷甫序而刻之矣先生今日之作者也不可
無一言旣而偕行訪白下顧種紙坐間有一修篁
客洪子曰此卽廓功先生之子璽字順將者也越
翼日韻將同顧子出郭訪我以西陣集贈且以序
請予適他出未遇越明年夏鄒子半凝至自東亭
復爲韻將申前請予因爲之序曰今之於才而蔑
法者皆僞才也而才之眞者自無不軌於法何則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理非氣不能達之氣非才不
能運之才非法不能御之法以御才才以運氣氣

北華文集

卷十五

序

以達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不事聲華而聲華茂焉不拘格律而格律嚴焉蓋
聲華者才氣之煥發而格律者理法之要歸也舍
此安有詩哉遷甫謂先生詩鬱鬱古色而阡陌町
畦不甚就吟畫殆謂其不屑循行數墨沿襲前人
而非謂其軼乎格律之外也卽去蕪謂先生古詩
皆得陶公之志意亦謂其志意同乎陶耳而風調
正不必盡同也讀其督獲諸詩安貧樂道而意之
高同乎陶矣讀其登高諸詩感時慨事而志之苦
亦同乎陶矣然皆自寫胸臆而出之眞樸隨其才
氣所至期於達理而止何嘗於陶句摹而字擬之
哉黃魯直謂謝康子有意於俗費毀其工拙淵
明復寄焉耳予謂先生亦然五言近體尤推長城
美難縷舉卽如積雪臨新漲群山抱遠晴兩林奔
衆壑細澗折斜磴愁侶雲邊鴈清如定後僧日月
詩人唇江山野老心諸聯縱起大厯下才子爲之
殆無以過七律絕句亦皆機軸獨出矯矯絕塵豈
非不事聲華而聲華自茂不拘格律而格律自嚴

者乎狀先生者稱其德內蘊才不外暴吾印於詩而信其爲人矣生前名即不出白沙而斯集傳之久遠後之脩郡志者以先生並雷吳陸宋從父而傳則天下後世不皆知幾其有魏處士其人哉况野人子不識書其子教孝友不媿其父而書亦以貧廢予弟餘麟及從子蒸又皆專心制義不事古學願將獨精於法書得先生傳性且孝喜中不自矜其才能而汲汲揚父之善慮遺詩傳未廣徧句名人爲之序嗟嗟先生有子矣何患乎名之不遠也

龍峯文集

卷十五

墓

粵游艸序

粵游艸四卷羅子謙叔所著也予受而讀之歎曰山水未有不賴詩文以傳者也而無如天地故祕之兩相須而兩不得遇焉今之游山水者多矣無一詩一文紀之何取乎游卽或有多篇累什以紀之而無真性情寓其間則其詩文且不足以傳何能傳山水哉惟有康樂之詩而永嘉富春石門竹澗之山水乃以傳亦惟有子厚之記而永之鉅鉅潭東家渴柳之龍壁雷塘四姚仙奕之山水乃又以傳然非謝之性情在丘壑雖游京華未嘗廢之安能得其昏旦氣候之變而知夫清暉娛人一一詠之抑非柳之性情在清泉怪石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安能知其幽幽有育而一一記之乎識此則可與讀羅子粵游艸矣予未嘗至桂藉諸方輿志郡治之後蓋有獨秀山焉顏延之詩占地也其北則爲虞山山多古松而詔音洞在其側其西則爲隱山山深邃莫窮其際其東則爲七星巖巖有二洞曰棲霞曰龍隱其東北則爲辰山其東南則

爲瀟山而瀟江逕其下有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
著伏波巖也三峯並峙於郡治北者桂山也山多
桂故名其江曰陽江其湖曰西湖皆桂名勝之區
也前此游者多謂辰山爲諸山冠而羅子游辰所
及無一不至而於七星巖則數游焉曰桂之山水
當以是爲最猶柳之稱黃溪也其於它山水探險
搜奇皆有題詠而桂林之勝又以羅子傳矣後之
人觀是編不將與柳之諸記並稱哉雖然羅子性
情固在山水而不止於山水也讀其詩而尋其志
其於孝友交誼蓋有甚真者焉雖因人遠遊而傲
岸自負往往於詩見之以視夫謝未知何如而柳
雖於叔文恐不能無媿矣吾聞羅子有文妻焉熟
於溫公資治通鑑能背誦其全部每與羅子論史
上下千百年是非不苟衣初嫁時布衣課早年燈
羅子之詩蓋述其實也是編中有明史狀謂邊微
散員當如儒官用七人例庶不死於瘴癘而羅子
經濟才於此見其畧矣將無得於文妻平日講論
之助歟

黃母葉太宜人七十壽序

易之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不特
父稱嚴而母亦稱嚴矣惟母亦稱嚴所以成其子
之賢也然古今來不多見也孟母成其子爲大賢
亞於至聖孔子尚矣無以並矣繼此則陶士行之
母湛成其子侃以節操功名顯於東晉史稱其有
釋位匡主布澤懷邊之偉畧蓋由晉溯魏溯漢溯
秦以及於周幾八百餘載矣乃一見之也繼此則
歐陽永叔之母鄭成其子脩以節操功名顯於北
宋史稱其有佐佑兩宮鎮撫四海之大勲蓋由宋
溯唐溯隋溯南北朝以及於晉亦幾八百餘載矣
乃又一見之也此後則吾未之聞也新安黃子孟
錫弱齡失怙育於母氏家道豐盈食指衆多雖與
推薦畫荻所處貧富不同而風雨漂搖室家幾毀
棄太宜入棠蔭能貞慷慨自矢禍患卒弭巢耶以
完一時有闡內程嬰女中荀息之譽則其所以成
子者視湛與鄭更艱焉黃子敏體母教行脩名立
而志切顯揚其名登仕籍也有年矣不久身躋朝

右則其以節操功名顯於時當不下陶與歐平日
好學嗜古旁搜博採又有永叔之風其於十三經
二十一史以及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爲好
者尤屬莊周文章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周蓋矯
戰國之弊者也然其言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
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則其書未嘗不可用之治國
家以節操功名顯黃子旣沒於其書又生際承平
將來遭時遇主大約多與歐同而非東晉可比則
太宜人能成其子以文章節操功名顯與永叔後
先相望由今溯明溯元以及於宋歷年雖未八百
然亦六百六十載矣乃始又一見之揆其所由皆
以嚴致之也豈可多得乎哉况虞在負宏才績學
符舉其仲季又秀出於群兄弟獲雋拭目不遠而
太宜人乃矍鑠健飯子又將舉易之大行曰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再拜以爲壽矣

世學文集

卷十五

墓

曙厓大師五十初度序

昔魯穆叔與范宣子論不朽者三謂臧文仲其言
立矣然必以立德爲上何近之人皆汲汲立言而
置德不問也况禪之爲教掃除一切語言文字則
其所尚在德不在言明矣今之執杖拂號稱善知
識者則大不然不事實脩專務虛名以襲積典故
爲淹博以雕鏤字句爲材能刻其詩歌以遊郡國
間有知名士則叩其廬以投之予居揚以來几案
所積幾難數計至如仰山所謂百丈得大用黃蘗
得大機從事上上乘者以予所見曙大師一人而
已大師雪公之法嗣巨公之孫也繼其兄師昂主
席天寧兩逢 翠華南巡駐蹕其寺奏對從容辭
貌誠實 天顏大悅親灑 宸翰及所臨古法帖
賜之思出吳越諸方上大師不爲詩以其門人柯
叟作詩進親試於 行宮大加稱賞寵遇甚隆也
予不識柯叟而與詠堂紀交詠堂亦大師之高弟
予也喜讀書能詩歌古文辭時時就質於予因爲
予細述大師脩身立性事事皆真實砥礪不近浮

世學文集

卷十五

序

夸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所謂躬行者何履仁蹈義崇禮尚智信是也
近日禪宗雖欲一空所有然未嘗不言慈悲悲悲
非仁而何未嘗不言明明明非智而何則其於
義於禮於信不能盡空又可知已昔巨公與吾友
十公同受記於靈隱具老人巨公主揚州天寧
十公主宜黃黃山法幢所樹並盛大江東西傳至
大師皆三峰一脉真諦智亦所游日新月故往往
超入上上乘而於吾儒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亦往
來摩訶

卷十五

往不謀而合焉蓋大師本儒家子童而習之者深
也吾雖不敢以聖人未之有得者輕許人然大師
一誠所發其於大用大機既已有得於心何難幾
積典故雕鏤字句逢場作戲而顧有所弗屑豈非
以躬行為先汲汲立德者乎吾久重其人今年嘉
平之二日爲其道臘五十於是舉寒山之頌爲之
頌曰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則語言文字詎
能擾之又舉玉川子贈稚師詩爲之贈曰萬化
見中盡始覺靜性尊惟靜則誠潔矣靜矣宜乎誠

動至尊而爲其所嘉與也吾以是爲大師壽庶
俾海內咸曉然善知嚴所尚在此不在彼云爾大
師名廣明字受菴籍隸其號也

萬因老人語錄序

我問予孔顏樂處曰心無所累而已曰心無所累
卽盡之乎曰無易視也非知仁勇之道具備於身
不能心無所累也夫天未知則多所昧而膠膠則
惑夫人不仁則多所惑而溺溺則憂夫人不勇則
多所畏而怯怯則懼也憂也懼也皆所以累心
者也心一有所累則不能浩浩落落與天地萬物
游無往而不得其樂矣然則心無所累豈易哉吾
既以答我人固卽以求諸世儒學聖人之道者於
什伯中不得一也於千億萬中亦不得一也將謂
此樂絕矣乙酉夏廣長雪禪師持其師萬老人行
狀乞予爲之序語錄展而閱之知老人爲雪竇法
師密印遇閻寇寇以利刃加頸老人正色咄
之寇卒爲所懾稽首而去言於此見其知且勇矣
又嘗見金粟庵難之興保全平陽吾於此又見其
仁矣聞諸聖人知仁勇之道本屬一貫知之至者
於天下事物之理微顯難易存亡得失無一不知
夫何所惑既不惑於微顯難易存亡得失又何所

憂既不以微顯難易存亡得失爲憂又何所懼乃
老人而能然也其出於平日所夙得有合於聖人
知仁勇一貫之道乎抑出於一時矯然之勇勉然
之仁乎吾未之知也第據狀所言當其幼時卽知
本性圓明無假宅照則老人固夙有根器上知人
也其心豈有所累哉嗟乎世儒學聖人而不知體
會知仁勇一貫之道終日役役於憂惑懼而不得
寧孔顏之樂絕於天下久矣宜其反不及浮屠氏
之賢者也吾是以因其請而爲述答或問之語以
告天下蓋淺歎儒教之日衰而厚有望於學聖人

雪浪齋師語錄序

西齋雪師訪我潛北室見其人滿漚自如知爲高流越毛句又以聖言詩一畫扇一子贈焉詩秀雅淡逸絕類摩詰扇所畫乃梅花兼題絕句其上亦肖輔川手筆師殆其後身耶扇置几上不知爲誰何人取去至今惜焉嗣又持其小照請予爲語錄序夫序語錄而不以語錄視予乃以小照何哉於此益見其爲高流矣吾儒者也何語錄爲第知無意之所在可耳觀其圖不他取而取乎水窮雲起則其意不可見哉摩詰是詩原有禪機而禪圓師所風喻也吾不與師言禪而言易繫辭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遷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行到然窮處衆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坐觀雲起時乎水既窮矣而雲復起焉終始循環不已天行健可知已由是推之剛生柔柔生剛變化其何息耶吾儒之學問莫大於是經濟亦莫大於是師方外人也取之之意恐不在是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可作水窮觀引是浩渺與鶴皆翔可作雲起觀吾取東坡

之言爲師贈辭而忘言動則能應此摩詰意之所在亦卽師意之所在則凡師之善於開示來學應無窮卽此知之矣何必讀語錄而後爲之序也

贈張一菴序

士無識不可與讀書亦不可與論交蓋能辨道之離合而是非不至背謬別人之邪正而與拒不至舛錯皆識也無識可與讀書論交乎哉吾友張子一菴士之有識者也每讀一書或於衆所忽者稱其善而質之我必其合於道者也是其所當是也或於衆所善者指其不善而質之我必其離乎道者也非其所當非也每交一友或於衆所遠者獨近之怪而問焉必正色對曰其人正也既而審之果正人也與其所當與也或於衆所近者獨遠之怪而問焉必正色對曰其人邪也既而審之果邪人也拒其所當拒也予嘗見其所著家訓其論讀書曰讀書之法眼欲大識欲高權衡欲審其論交友曰德粹者尊之學博者資之勉強立品者亦可進而友之有經濟者依之臨大事而自任才幹過人者止可共事不可共心可謂有識矣至其論論曰毋我凭經曰無我相皆爲上乘人說其大則當以我爲主但執我見亦須從活境中來其識不更

優乎予聞近代有二士一爲江寧王顯號溪漁子一爲吳縣張基字德載其言皆近有識者也然有辨焉顯之言曰漢無儒者惟賈生孔明唐陸贄粗有識然不足以成王道所貴乎學者將以窮天地之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其言大矣而涉於夸基之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可謂執其要者也羅文恭嘗稱之張子平日所爲殆近是凡夫律身治家應事接物莫不有識豈特可與讀書論交已哉家訓中有論爲政八則恤民則曰無赦赦數則倖生倖生則無忌善恤民者貴以不殺之心行必殺之令乃不廢法而陷民張子之識如此使早得尺寸之柄未必無濟於世也惜夫

贈卞梅溪先生序

士苟負才學能文章而立身稍稍可自信未有不求知於世者也何古人乃曰知希則貴哉蓋士所重者行已有耻而不欲爲悠悠汎汎者所知耳若爲賢而有識者所知則其知也貴雖衰老亦必勉矣梅溪先生佐郡粵東以修常貢入都道經廣陵聞蕭子也堂善詩往訪之見其近詩點定一從直不徇不苟問閱者爲誰蕭子曰興化李驎也先生聞之欣然欲與予相見蕭子以語予而予未知先生果出於誠也未敢見也蕭子以語張子柘園而張子復述以語予且言蕭子搜其篋衍得予舊文數篇以視先生并言予平日爲人迂濶喜閉戶謝賓客先生聞之益欣然欲與予相見而予於是知先生果出於誠矣猶未敢遽見也以所刻詩文各一帙畀蕭子轉致先生而先生遂不待予往先遣予馮子野服出迎接談甚歡交恨相見之晚蓋先生喜予之樸而予感先生之誠也及往報謁時先生驪駒已駕矣留予飯談次深以未暢爲歉訂

約明春盤桓旬月且欲爲予修葺寓廬嗟乎自富鄭公司馬溫公待邵康節先生之後此風不聞於今幾踰六百年矣予顧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將有取於予之人歟予不肖而行未立也將有取於予之文歟予不才而學未殖也抑或因予之老而重之歟古者旁求有德必及其壯盛而用之或有抱道伏處以老而未得用於世者卽延於學乞其言以資治理典隆成廟而漢猶循之魏晉以來寥寥無聞矣先生獨留意訪議近者宿非賢而有識能也乎予愧不足當之也然可以風天下矣海宇之廣郡邑之多豈無可爲典型之人間先生之於予如此則庀材學行諒什伯於予者當無不奮起以求知於先生不因一衰老之予以致天下之士皆悅而歸之哉雖然予亦不敢不勉也少壯從事聖賢之學以行已自敦屬老當益堅是則所以報先生者爾吾聞海陽有地德者通經博古惡異端審道而力排之蓋亦知所耻者也昌黎聘爲士尹師而郡之太來蔚然以興今之世有其人乎有

之則必爲先生所得矣吾將因蕭子問之

方丹崖詩序

柳子厚謂文以明道而心有未可者二焉曰輕曰急輕則剽而急則弛也氣有未可者亦二焉曰昏曰矜昏則雜而矜則驕也夫驕即浮之謂也予嘗服膺其說不特爲文守之以爲準繩卽爲詩亦守之以爲準繩蓋文固以明道而詩亦羽翼夫道者也而無如今之爲詩者非驕卽弛非雜卽浮而求其免乎此者蓋亦罕矣朱子古愚交予於今八載每談及其鄉之詩人必首稱方子丹崖而予於是心知有方子焉鄭子破水來自巖溪又爲予亟稱方子而予於是心益知有方子矣然猶未見其所爲詩也厥後朱子視予以羣芳紀勝所選詩而鄭子亦携巖溪倡和所刻詩過予得縱觀焉益信方子爲欲之作哲而欲與之交矣然猶未悉其爲人也既而二子又互爲予言之破水稱其英銳而古愚又稱其謹急蓋各以其性之所近而心賞之也夫英銳則不怠不昏可知矣既英銳而又謹急則不輕不矜可知矣以此爲詩自可羽翼夫道方悵

一江伊阻未得因二子以交其人而方子忽不遠千里馳書二子索序於子而子滋愧矣子厚嘗自稱以文寵後輩由其文知名者不少彼蓋仕於朝者也故侈然以前輩自居衰老如子匿跡蓬蒿而性又樸直不善阿諛人凡海內辭人騷客卽欲引爲同輩猶恐我弃安敢妄謂文能寵人而自附於子厚况方子才高學裕名已久振天都何待於子乃欲子爲之序得無過聽二子言以子不輕許可人卽不見知當世或可取信來禱乎予何敢拂其意亦惟卽自勉者以期之願方子始終以詩羽翼夫道不具英銳之氣而持以謹恐之心矯夫時人輕制怠弛昏雜矜浮之習而已矣

曹浮山詩序

予匿跡揚之郭北雖松扉常閉而聞剝啄聲未嘗不啓焉延之從花逕入冀於其中得高人逸士騷子辭客與之數晨夕忘衰老也丙戌秋仲浮山曹子偕智水吳子過我縱談移晷然後別去自是不數日卽相招尋而樂與曹子數晨夕不厭矣一日以詩一卷索序於子曰此新安朱古愚所點定也某詩凡四卷其二卷點定則武林李蔭軒三卷四卷則漢陽皇甫衡麓今亟欲得先生序而未及全錄也予受讀之既終卷而爲之序曰兩漢尚矣渾渾灑灑元氣瀾淪難以迹象窺也繼此則有踈逕可尋矣或以氣勢勝則猶山有秦嶽雖去地四十里高峯則十八盤可曲折登也或以風調長則猶山有陽湖七十七峯皆隱谷中雖自嶺外望之一無所見及至谷中無不森然在目也魏晉以後惟此一派舍此則不足言詩矣曹子之詩蓋美於風調者也語多雋妙情亦深婉可與古人衡者不少荷風驚浴鷺櫓影聚行魚庾信句也而曹子新月

之吟映池魚世釣穿樹鳥驚弓不可與爭巧乎矣
蒼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蕭瑟句也而曹子郊行之
咏人家通柳陌野寺隔溪橋不可與競秀乎鳥聲
三徑滑花影半窓疎不鍾鍊而工警以視康樂池
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何媿焉夢破驚蝴蝶詩成
拜杜鵑不涕泣而悽愴以視道衡暗牖縣蛛網空
梁落燕泥何讓焉詩家長城五言既擅之矣而七
言雋句更難殫舉卽如荷池水漲青錢小柳逕風
柔翠帶長叢荻半遮漁父舍垂楊深護酒家樓樹
底葉稠梅子小竹間陰客筍芽肥諸聯使曹子生
唐大厯間與錢劉諸公酬和恐亦不知誰爲伯仲
也嗟乎鴈鴻之勝紫予懷久矣無如家貧年邁濟
祿乏具徒付之夢寐耳讀曹子詩千巖萬壑皆出
几席間不啻身游七十七峯此子所以樂與曹子
數晨夕不厭也雖然曹子負渾清才年且強行將
見用於時舍戍去矣而本得其詩讀之流無惜
哉

贈余韞山先生序

予嘗謂名士萬不如才子一真與僞之分也才子
百不如真儒一敬與肆之殊也今之所謂名士者
率途之人皆是矣無論求如漢之俊及厨顧不可
得卽求如晉之賈謐十友唐之八關十六子亦不
可得市井博徒稍知拈韻覓句輒刻詩稿操選政
以之爲羔雁謁時貴得其一二語獎譽卽以名士
自居外以誇其朋友內以驕其妻妾自我視之豈
不甚賤也哉至於才子騷不如屈原宋玉賦不如
司馬相如楊雄詩不如曹植李白文不如司馬遷
劉向班固韓愈歐陽修蘇軾諸人人固不肯以才
子推之卽已亦不收以才子自矜苟妄謂謝焉則
人無不嗤笑之矣名可以竊而才不可以假此吾
所以謂名士萬不如才子一也然才子多尚氣好
凌厲一切昌黎盧蔭才子而進於儒者也其餘則
往往失之肆焉若夫真儒平日居敬之功多念念
存養時時省察明乎善於五達道無不知之明誠
乎身於五達道無不處之當則其心湛然靜虛而

克伐怨欲皆不行矣何自尚氣而凌厲人乎此吾所以謂才子百不如真儒一也嗟乎求才子於今日已難言之而况真儒乎予之交余子韞山也晚幾覲面失之幸韞山不鄙弃予出其所著佩章集相示受而讀焉凡其所言皆反躬實踐主於居敬之學者也予嘗持倫外無道之說而韞山謂除却五倫別無處做工夫日用言行各各至道存焉處處盡倫卽處處合道矣可見倫外無道孟子距楊墨程朱闢二氏皆以其滅倫而害道也吾於此知

此學文集

卷十五

夏

韞山所學深矣然非無所驗而輕信其言也氣容肅則不浮色容莊則不慢韞山不嘗云乎予與之交近一年乃能見其肅而莊而水嘗見其浮而慢殆亦言而能踐者也王謂王文成致良知三字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更爲有識無善無惡心之體既悟孟子性善之說爲善去惡是格物復夫人學致知格物之言皆不可不學者也若夫知善知惡是良知而良知實貫乎良知發見處所未發矣鄭端簡曉生及其世謂文成之學非潛心內省密

自體察者未可輕訾茅鹿門坤謂文成固百世殊絕人物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諸文皆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可謂推服之至矣焉恭定從吾尤邃於學者也亦謂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不小然則文成可輕訾乎何近日無識之徒不過粗知幾句制舉文字而輒妄肆訕謗也有林雲銘字西仲者比此輩爲魑魅魍魎夫豈過哉韞山獨知推服文成其識誠云卓矣至其體會程朱謂知非懸空以爲致卽在事事物物上討

此學文集

卷十五

夏

個當然處實在下手做工夫若不如此徒欲誠意正心卽有合於道理終是義襲而取尤可救正爲善去惡是格物一語之誤而益信其平日反躬實踐上於居敬之學深已吾愛天下後世不知偽之爲恥日迷迷於名而忘其儒居敬之實學於是作贈余韞山先生序以曉海內之學者

傳

和平公傳

兩烈士傳

南沙三烈士傳

昭陽十二烈士傳

尚書解公傳

太守任公傳

黃藍孕先生傳

許君平先生小傳

雷艾陵先生傳

壺庵先生傳

張烈婦傳

節婦洪孺人傳

節孝李孺人傳

太孺人傳

太孺人傳

四駿著

傳

筠圃江先生傳

燕公墨尚白傳

水壺先生傳

汪君止菴傳

識字耕田夫小傳

徐孝子傳

方節婦吳氏傳

方節婦吳氏傳

傳

和平公傳

和平公者予伯祖吾斯公也公諱信吾斯其字幼
穎敏熟於昭明文選背誦一字不遺督學嘗拔第一
食餼屢試應天不中以崇禎戊寅貢於學甲申
選和平知縣乙酉加驥方主事二子泓遠泓遠亦
以例貢丙戌城陷同二子不屈死江寧揚州兩誌

皆載其事史亦附名 文定公傳而海內固無不
知公父子矣惜史及誌皆從畧未及詳公死時狀
于小子憶兒時有所謂葛麒者以嘶養卒從公之
和平亂後還歸僦居驛廡下嘗為驛述公事驛不
忘於心每欲為公作傳今年春公之舊僕口阮新
者年七十餘佃驛田送租入城宿驛榻前夜半忽
起坐歎息問之知為夢故主故驛亦為泣下新因
為驛述高文文亦公僕其妹即公之妾隨公死於
兵言公死狀甚悉驛感之晨過從弟國宋謀所以

淮南李驛西驛

傳公者時宋亦欲為公作傳聞驛言遂以傳屬驛
且為驛述范奎奎故公庖人也每以羹醢失飪為
公所扶至今言及公輒流涕不已蓋公忠義之氣
感之深矣三人言雖小有參差皆足徵公死時不
屈狀葛麒曰城陷公衣緋袍坐堂上有巡道李默
者福建人崇禎甲戌進士與公從兄大司徒同榜
率數十騎入縣署公不為起默曰天下皆歸服矣
年兄須識時勢公曰吾世受國恩有死耳從騎執
公二子泓遠泓遠至默見之亦呼年兄淑遠叱之

見事文類

卷十六

二

曰降賊斬頭吾亦不懼誰與汝認年家默怒麾卒
擁出將殺之忽有一卒持令旗馳至大呼曰且勿
殺李知縣遂解公縛擁入方總兵營方起迎公勸
公降公不應惟曰願死遂復麾卒擁出泓遠見公
泣淑遠大聲止之曰我父子得死所矣何泣為泓
遠收淚死焉泓遠素有勇力能於平地躍上高屋
同淑遠招集上兵日半數募訓練營卒收死上自
餘人出近境恢復兩城麒亦在其列恨驛時尚幼
未及詢其地名或曰即連平河源高文曰城未陷

前一日公泣語二子曰吾家世受國恩子已矢一死報國見文定公於地下矣汝二人宜遠匿存吾祀二子不忍去願同死城陷亂兵入署擁公見李巡道巡道力勸公降公仰面歎曰吾生爲大明臣死爲大明鬼耳旣而顧巡道曰吾一貢生尚不敢負國汝誰家進士耶始而笑繼而罵巡道怒且愧命縛公送方總兵營并命執公二子二子至見公肯縛於營且哭且罵直前推坐案側遂俱遇害死時淑遠目光如炬罵不絕口時署中有江西楊比峰文集

卷十六

三

先生者聞公父子死哭曰我東君死矣吾何生爲出見李巡道挺立於廷鬚髯畢張大呼曰降賊何不降殺我遂亦遇害典史曹某句容人家茅山下以國子生授典史城陷窺民間不食九日死高文又曰先是惠邵府道官可遣人來縣索秋公皆斬之縣民有私難髮者公訪得其人卽立磔於市皆文則手刃云范奎曰公聞舍城陷卽嚴飭守禦防詰奸細以忠義厲士民誓與城同存亡泓遠淑遠請於公團練鄉勇日出官錢犒士甚得衆心及

敵至率所練士力戰殺傷甚衆泓遠亦手擊殺數人後力不支城遂陷公爲亂兵擁見李巡道巡道霽顏勸降公堅不屈始終無他言惟曰世受國恩時淑遠藏櫃中昇出城已三十里忽大呼曰吾父吾兄皆死吾倫生何爲躍出櫃自奔入城同死焉昔太史公傳荆軻徵之公孫季功董生二人者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之史公道之而太史公遂撫以爲傳高文殆亦待醫之流歟新述以語驍既可徵驍之言不妄而奎又爲驍從弟道之如是是

比峰文集

卷十六

四

亦可以傳公矣驍又語驍公嘗書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十四字於署壁時時對之欽歎太息驍曰此文選中語也公之志固矢之久矣又遠妻高氏襄陵人分巡東寧道贈大理寺卿諡忠節公女姪孫忠節公卽萬曆時殉節廣寧其僕高永哭抱屍屍前就其後跪自經者也城陷躍入池其殉殺之不後志以予槩之也從孫驍曰憶驍七歲見公居會大父喪守禮惟謹驍雖幼見公卽拱立公顧喜驍問摩驍頂時二

叔皆在側仲廣額高準色峻厲不可近季頎然而
長和悅可親其卒也乃獨剛烈不屈如此或曰泣
者季叱者仲而麒麟語驍則泣者仲而大聲止之者
季也公蓋三子伯先公一年死近聞和平建祠
祀公二叔暨楊先生皆從豈非忠義之感人至深
歟以視羅池之祀柳侯殆不可同日語矣驍又聞
曹典史有族子死信宿復甦見曹司獄地下因詢
公所在曰李公貴甚方侍上帝左右噫生爲忠臣
沒爲明神理或然哉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六

五

兩烈士傳

自建文諸臣慘戮後而仗節死義之士每不數見
郡國千百中間得一二人焉固其至性異人亦不
目學問之力也不舉而錄之身須名晦雖有奇行
偉節終泯沒焉而已予每傷之客有爲予述廣陵
乙酉事者高任二子皆以烈死十有五年於茲矣
郡之人鮮知其事予懼其日就泯沒爲合而傳之
庶幾冀有知者傳曰

高子名孝續江都人高祖銓官大司徒有聲成弘

間孝續早歲補縣學生性豪邁能文章素以忠孝
自許其從兄孝誌字仲達舉天啓丁卯應天鄉試
繇豐縣教諭陞信陽州知州張獻忠寇河南城陷
不屈死孝續謂諸昆弟曰仲達兄今日死大司
徒益有光矣吾輩盡其勉及北兵攻揚州嚴聲盡
夜不止城旦夕且陷無不驚悸而孝續危坐讀書
旦若平日或問之曰吾已自矢弗生矣何懼爲然
吾諸生也當死學宮城破仰沐浴易衣冠備巾服
綢衫皂絲鞵入縣學登先師殿哭拜拜訖題絕命

辭虞業上曰首陽志雖陽氣不貳其心古今一致
題單縣繩孔子位有自經死或曰卽經虞業上任
子名旋乾字以清郡學生其先爲興化人姓王氏
有王信者元末任沂州守大將軍徐達北征遣其
甥領師魯招之不從元凶更姓名曰任言隱海上
終其身不仕旋乾性剛烈有祖風喜以戎事自見
當北兵未至前一日督師史公中丞城西門城
士大夫謀所以禦者衆莫敢言旋乾獨思當遣曰
今日之事惟有死守以俟江上援兵公然之命諸
生戎服分佐將士守陴及陷皆易衣就義旋乾獨
戎服立城上弗去北兵怪之竹以爲言不遜詞其
腹以死
李子曰子聞孝纘死越數年其友有夜過學宮者
見絳燈二尊一上而前衣冠偉然呼語之曰武高
孝纘也帝嗟我忠命我爲神於茲遂呼其子而行
久之乃不見大既神矣何巾衫猶昔也豈其帝亦
不易其志乎旋乾死亂兵中或疑之雖然感附死
守之請旋乾固以死許督師矣

南沙三烈士傳

自古國家養士之隆無過有明而臣子殉義之盛
亦無過有明無論位九列爵五等卽草茅一介之
士營衛百夫之長殺身成仁郡國在在有之甚至
閭閻細民輿臺賤隸亦視死如歸而臨難不肯苟
免固高廟之德澤人人深亦思陵之壯烈動
人至也然每見通都大邑世家巨族苟有其人無
不章章耳目爲海內所傳誦而窮鄉僻壤單門寒
賤往往湮沒不傳拚茶泰州之屬場也以予所聞
有烈士三人焉其一爲諸生徐會文字步周崇禎
甲申三月都城陷於賊場之人自泰州歸傳其事
會文驚問曰皇帝何在其人曰皇帝自縊煤
山矣會文擊胸大慟號咷不已整崇禎錢一於衣
帶間時時把玩哭而過市市人譁笑之而會文不
顧弘光乙酉五月南都復失會文憤不食生招集
幼族攻却阜城不克兵潰各散去時有文陽王者
高廟第十七子寧王權之裔孫也自江西來知
會文爲義士投之會文曰崇禎晏駕弘光崇禎王

卽吾主矣重兩几結高座延之登然後肅拜於下
方拜修傳西橋有數十人介而馳知爲追騎倉皇
負王奔南洋追騎踪跡及之殺王而翁文以身蔽
焉亦被殺其二爲蔡戎繆景先及其弟鼎景先
身長七尺腰肥三圍有千斤力爲督補史公標下
蔡將駐防海安棧食於營而北兵突至倉卒不及
披甲衣葛跨馬迎戰死之鼎臺亦壯士也聞兄死
奮袂而起大呼於草澤間得衆數千人與徐翁文
互爲犄角再戰再勝殲首領七人進攻如阜城垂
克援兵大集力不支潰帥愛其勇欲降之不屈命
縛出副之冀其懼也鼎臺卒不屈每下一刀輒罵
一聲至死罵不絕口是二人者名俱不傳而景先
鼎臺其字云嗟乎濱海地僻而人無有知三烈士
者吾懼其湮沒焉爲作南沙三烈士傳傳之南沙
者拼茶別名也

李子曰子館南沙前後十有八載見其俗尚武健
喜爭訟知讀書好義者蓋寥寥焉以觀徐子步周
非讀書多深曉君臣之義不能如此殆所稱邁乎

其羣者與景先兄弟亦武健過人然不以之爭訟
而以之殉國可謂義勇矣

昭陽十二烈士傳 有序

予讀宋史元兵陷太和有鍼工劉士昭者謀復城不克以血指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心報國一死而已十六字於帛卽以其帛自經死不勝重之敬之而怪今人如士昭者何少也旣又聞燕京南賣小菜者惜不知其名甲申三月之變負擔東華門見 烈皇 烈后裹尸之具踞藥而已大慟獨石死又不勝重之敬之而痛歎草莽間未嘗無人也因憶留都陷後王叔綿先生以起義死時有父兵頭陸榆者同先生死於市是亦鍼工賣小菜者之流也予從祖小有公所記昭陽烈士十四人名氏皆忠於國可重可敬者第其間或同事未死或死而失載不無舛漏於今歷五十八年矣耆舊皆沒莫知其詳且予明年亦七十矣不及今爲之傳使諸烈士終潭沒不傳誰之咎也就予幼時所記憶并訪諸友人耆姑識其畧以俟修志者采焉

王叔綿先生諱續伯兄續字伯綿仲兄續字亞綿皆邑諸生續爲人剛直見義敢爲邑有大事輒身

任之崇禎庚辰歲大稔知縣方允昌苛歛激變繼率里民赴訴監司極言其貪酷狀監司曰子不可許父續曰臣亦不可欺君監司爲之色動續嘗從事督師史公幕府投監紀推官續風流自喜工制舉業能詩好奕善畫美人試輒高等與伯兄續皆同社中知名士嘗自刻其詩名曰知勁草蓋以忠自許有素矣弘光乙酉五月 聖安北狩時有新昌王者從江西來與邑人熊應明遇於舟方面隆準叩之知其爲藩王也匿之於所居丘流河以語其友武生戴之藩於是高鎮都司程秀甫草鹽陳逢丁溪馮應昌城中魏應泰陸榆及義兵頭張有德皆知丘流河藏有王子先後至應明家謁之相與謀起義復興化城續兄弟聞之亦造王王大喜招與其夾談甚合遂號召草澤義俠不旬日得兵數千人又有鄧總兵者以衆來會連艦揚帆奉王逼城城中縛斬令出降蓋受前令俞公文淵旨也文淵浙之於潛人癸未進士揚州破索款屬邑新令至公孥家歸越後因匿瑞昌王子備受拷掠終

不言磔死魏應泰字泰來邑諸生馮應昌字星奎
陸榆字立梧父兵頭父兵卽宋張榮破金撻懶而
字兵也或曰榆畫客陳達字西朋壬午應童子試
受知大令武公備擬拔第一爲有力者所奪甲申
後遂隱於醫自題其室曰道隱一壺日月志恢半
壁河山其素意蓋如此也畧通天官家言能豫知
風雨陰晴王神其術常引與續續兄弟及戴熊馮
魏入行帳密謀時淮安楊泰俱有屯營防守聞興
化爲王所據星夜調兵合攻王衆皆烏合力不攻

魏文集

卷十六

十三

走逢隨王至白駒場王懼難逢躍入開水死續及
應昌秀南俱死於舟之藩善射矢盡弓折從地拾
得一弓追者射之用手接其矢反射中二人衆不
敢追遂脫去應明亦未死不知所往續與應泰榆
有德及船頭徐大皆被執惟續率餘衆入於海或
曰其敗後續及應泰榆有德奔散各潛村鎮未獲
其踪跡及之續執於黃花莊其妻卽自經
死續至縣同應泰榆有德及徐大俱下獄獄卒勸
續薙髮而續作詩矢志有頭斷厲鬼香髮剃中華

絕一死全忠貞九泉開日月之句未幾五人皆殺
於市榆初不識字而臨死口吟曰不過明朝一布
衣也知大義欲匡時雖然未得回天意荷戟來生
志不違其時監刑知縣孫鍾阜固崇禎朝賜進士
出身者也殺之日爲十月朔越十八日續從海止
率故東平伯劉澤清部將衛某劉某及海濱民近
萬人攻圍縣城軍勢甚張礮火不絕矢飛如蜩有
細人者接使告密二十日侵晨孫知縣忽遣兵執
子從伯滿及衆增去殺於北水關玉帶橋上關字

魏文集

卷十六

十四

學海增字用修嘗爲高鎮守備高鎮者興平伯高
傑也增平日喜彈琴又好舞劍語及興亡輒憤憤
不能已而起義實未與執至不辯慷慨言曰殺卽
殺吾不懼二十年後吾又一壯男子可以殺賊矣
談笑受刃及殮視其身衷甲藏巨斧於腰侶欲有
所爲者小有公所記十四人如王續如戴之藩如
熊應明俱未死而死者止十一人以予所聞又有
護駕聖史汗青者夙有俠名同時死於獄其絕命
辭曰忠何補義何濟一病殞九泉媿是亦死於義

可重可敬者子故爲十一人各傳其實而益之以
史汗青題曰昭陽十二烈士云

李子曰予觀漢光武未拔上黨下成寧平定河北
擊走尤來五幡諸賊不遑正位鄒南而未正位之
先亦未嘗拜鄧禹大司徒吳漢大司馬卽昭烈亦
然而諸君子邂逅一藩王奉之起義甫得一城遽
署某曰東閣太學士某曰翰林院學士某曰尚書
某曰御史不誠同兒戲哉况 高皇帝祖制太子
及諸親王子孫各擬二十字命名如 惠宗兄弟
從允字 仁宗字 德宗字 派各不同也則從
字命名惟 文皇帝孫得用之耳新昌乃寧府分
封之國何爲從由字派而命名由穆將諸君子讀
書未多而不知祖制歟抑如卜者王耶詐稱成帝
子子與而假以愚衆歟且嗣王襲封必奉朝命朱
是歲癸未子從伯廷尉公以給諫出使所冊封者
卽新昌王也年蓋老矣今陽王年甚少或其將
軍中尉未可知諸君子於此皆買買其於學識
害之矣然其死如歸不少屈焉固天地正氣所

存也豈可使之湮沒不傳而傷忠義者之心乎

尚書解公傳

解公諱學龍字吉卿別號石帆揚之興化人給諫
公宋之孫也公父國子生汝楫生子五而公其
子兄學舉明經別駕學夔進士參政弟學周明經
知縣學尹進士給諫公少舉萬曆四十二年
進士推官浙江金華府以憂去補山東東昌府
卓異第一拜刑部給事中遷主科右轉禮科左
不附魏璫削籍列劾魏璫誅召補兵科
科都給事中
遷太僕寺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九
載奏最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薦謫臣黃道周
詔獄杖戍福藩監國以左侍郎起用尋晉刑部
尚書追叙江西勦賊功加太子少保以不附馬阮
罷職歸未幾揚州破從間道渡江中流遇盜而死
公在諫垣號稱敢言而爭鬪力當遠左軍興
大司農議需餉左餉公抗疏言討之非求財
而益之第去其害財者而已沿邊諸軍各有定制
卽如遼東一鎮額兵九萬四千有奇歲餉不過四

十萬今關門調集纔十餘萬而加餉至三百六十
三萬未必盡飽戰士之腹則新餉之害財者宜嚴
開鐵潰敗以來召募四集新餉驟增而舊兵之餉
如故黠者垂涎厚糈竄入新營兵日逃而額如昔
則營兵之害財者宜嚴今之議者謂增餉不若汰
兵不知今之患不在兵多而在將多一營之內聽
用材官不下什伯其下又各有軍牢書記諸役無
事則冒餉臨敵則先逃則冗將之害財者宜嚴
則爵不必需而餉自足疏上朝論建之公撫江西
勦禦多勝算而解永豐圍及援黃梅功最著公未
入境粵寇突犯吉贛崇仁宜黃等處皆賊騎充斥
公次玉山聞之卽刊檄文數十道徧張路隅示以
恩威賊果疑不敢動公遂輕騎倍道趨入會城視
事俄報永豐被圍公念崇仁爲進賢門戶永豐爲
臨江咽喉微饒南守備鄧光汴率兵扼其前都司
張啓元率兵擊其左分守湖東道金華元率兵塞
其衝又廉得袁州守田有年負文武材用王文成
任伍司馬故事特檄領所屬勁勇取徑路趨永豐

節制諸將賊聞官兵四集大懼退走黃牛峒我兵掩擊其後賊潰走追至富田俘斬一千三百餘級崇仁空黃諸寨悉平時爲崇禎五年壬申越明年癸酉春正月公請移鎮九江未幾賊寇黃梅雖楚境然去武昌遠而於九江近知縣饒臺羽書一刻三至公語將士曰黃梅危矣楚遙不及援吾與接壤何容坐視且吾向請移鎮此地正豫知有全日耳因授把總袁斌以方畧斌短小而悍公素倚任之是日親爲簪花飲以酒令鼓吹導之從中門出斌感奮盟師亟渡揚帆破浪直抵北岸入黃梅城同饒令登陴督守明日賊數千薄城下繞城四匝手張五色旗幟勢甚銳斌發礮擊之稍引却先是賊已密布奸謀於城約定三更舉火內應有任良謨馬有福者潛立城上握手外招斌覺其可疑擒訊得實斬之其黨有趙二名滿大飛者知謀泄飛行屋上斌挺槍洞其腸以死因令偃旗息鼓屏盡人聲燈影不露靜以待動夜半城外火起賊蜂擁而來內無應者賊莫測逸去侵晨圍復合公慮

孤軍懸注復檄分巡道王思任屯兵於梅之清江鎮都司沈壽崇屯兵於梅之孔壠以爲犄角相持旬日賊糧盡遁而圍以解論者謂非公像提兵江上則梅必不保梅不保則吳楚中斷上搖江漢而下震留都矣公之精於籌餉籌兵類如此而其風節矯矯在天啓朝則以薦黃道周觸上怒杖戍在弘光朝則以忤馬士英阮大鍼爲其黨所攻罷職天啓乙丑瑞勢正熾公素從東林諸君子游耻與爲比監三殿工言與魏忠賢不合御史智鉉承意參公及詞臣侯恪坐以朋黨罪謂公薦劉宗周王家春王之衆恪交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也公及恪俱奉嚴旨削職追奪誥命崇禎戊寅楊嗣昌奪情入閣儼然緋袍視事少詹黃公道周慨而作曰綱常蕩盡矣於是連上三疏其一言嗣昌不當入閣其一言中樞不當又奪情用陳新甲其一言寧錦撫實事上召廷臣於平臺責問道周道周對曰天下綱常疆場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古惟門

庭之寇不得已而以害禮從金革前用嗣昌於中
樞猶可藉口金革命用嗣昌於政府則爲禮法所
不容天下未有不父其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上
怒以少正卯行僻言僞爲孔子誅斥之道周對曰
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
負陛下今日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怒又以
佞斥之道周對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臣子在
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謾語
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疏論嗣昌奪情與道周俱下部議處降謫越三年
辛巳是爲崇禎十四年公以巡撫考滿內遷例薦
屬員時黃公謫江西布政司都事公曰吾知上
怒黃公甚深薦之必罹黨禍然善人國之紀也明
主可與忠言萬一吾言聽裨益國事不少卽不聽
禍在不測一死亦足報國矣遂首薦黃公稱其學
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周孔又有從綱常起見身
輕侶業名重如山之語上大怒謂羣臣結黨標

榜欺侮君父屢旨訓誡毫不省改學龍道周俱遣
提騎逮下詔獄鞠訊內閣魏炤乘所稟旨也逮至
公及黃公各杖八十下獄公子譜曰自咬左臂肉
跪進行杖者爲質請輕其刑咸歎曰孝子也戶部
主事葉廷秀刑部主事吳文職各疏申救并杖闕
下於是在廷皆相戒不敢言而太學生徐仲吉獨
上書救黃公語過激上益怒移北鎮撫司備受
五毒淹越一年部擬學龍道周煙瘴充軍不允尚
書劉澤深再疏劾陳言學龍道周之罪至瘴戍盡
矣而罪不至死從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卽貪酷未
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
而有建言蒙僇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
載之量會張獻忠陷襄陽親藩被難前此所未有
也嗣昌懼輟血死部仍以原擬上乃得減死遣戍
而公戍貴陽又越三年甲申北都淪陷福藩以
倫序監國留京起公爲兵部左侍郎時馬士英以
大學士掌部尚書事專兵權以公資望濫重推公
尚書刑部士英引用阮大鍼誅異已倣唐六等

定罪法擬從賊諸臣罪欲借以周內文致先費周
鍾雷續祚而公於乙酉正月以從逆大案上兼請
御曆改元春和停刑時士英方註籍公不往見惟
過內閣王鐸密商疏上有詳慎平允之褒士英謂
公故忤已大怒於是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
相率以庇逆攻公罷職國弼孫振皆馬阮黨而孫
振又舊魏黨也嗟乎公通籍三十有三年而罷職
杖謫者凡三其二不避羣奸切齒之禍固人所難
而其一敢干一人難犯之怒尤人所難公皆坦然
處之幾至於死而不悔豈不足見公之風節哉公
罷歸里居未匝月而揚州城破倉皇從如皋渡江
大盜中流蜩起繞公舟不得進公太息曰吾所爲
渡江者欲死國耳今志不遂奈何然吾朝廷大臣
也不得汚賊手遂自投於江時子詒從亦以身殉
孫塔李驥曰易中字之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應以類也公於 燕廟薦剏公宗周於 毅廟薦
黃公道周夫非君子同道爲朋汲引以其類者乎
然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何公皆不吉而

凶也遇暗主而凶宜也遇英主而亦凶何哉且劉
公黃公皆以殉國死而公獨以盜死何天之厄公
如此極也予內子公之女孫也嘗語予曰吾翁志
蓋素定矣一日宴游西園家人咸集酒酣顧庭
前池感歎歎語諸父曰此吾汨羅也諸父愕然
翁曰吾之憂斯池也非逆璫緹騎四出刈害善類
之時乎然此往事矣噫公卒以水死不死於璫而
死於盜不死於池而死於江且不得同劉公黃公
以殉國死豈不惜哉

太守任公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總兵劉肇基逆賊不勝死一時死者甚眾總督軍務兵部右侍郎衛青文監紀兵部主事何剛俱投水死而其死最明且烈者惟知府任公民育公字厚生或曰字鳴玉充之濟寧州人中天啟甲子山東鄉試性慷慨忠義自許好言兵事斷大事崇禎戊寅勸督吳阿衡增子備失事關左兵關入內地連陷七十餘城總河侍郎楊鼎幹師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颺守濟寧元颺知公負邊才引參軍事會內監高起潛軍至其部下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颺捕斬數人起潛大怒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颺以問公決計與之而濟寧以安壬午關左兵再入內地圍及濟寧公協同守土官乘城力禦遂去濟寧攻兗州於是當路皆才公准撫以通州請保撫以監軍請部不從授公潁州知州潁數被寇居民白樹營砦保聚為守公至更申約束團結部署吃若長城而潁亦以安甲申寇陷京畿烈皇帝殉社稷留都擁立

親藩前為淮撫者史公可法也以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揚州乃舉公知府事於軍務多所贊畫明年乙酉正月總兵許定國襲殺興平伯高傑於睢州走降北四月以豫王兵南下縣肝胎攻揚州史公守舊城衛胥文守新城而公分守鎮淮門鎮淮門者北門也嬰城固守晝夜戒嚴以待江上援兵時靖南侯黃德功為馬士英阮大鍼調往上流禦左夢庚而援兵不至會天雨城西北隅為巨礮所擊破甘肅副總兵劉肇基當破處逆賊手殺數人無後繼而眾寡不敢見殺定國遂以豫王兵入城公亟歸署易戎衣烏紗緋袍束帶坐堂上曰此吾土也左右從人皆奔散惟吏陸某侍側不去兵至諭降大罵不屈欲擁之出署不肯行遂為所殺碎其屍於堂上每天陰雨而跡即見焉陸某亦從之死先一日星隕於署檣馬皆驚公自分必死豫戒家人及是妾姚氏投水死寡女適劉者偕其女縊死幕客陳美僕聞道等五人俱死當公初至揚適彙試諸生公以事君能致其身為題而謂之

曰士先節義而文學其次也城破諸生死者不一
人高孝繼服襦衫入縣學題絕命詞繼死孔子座
旁王士琇以黃紙書 大行皇帝位供堂上偕其
弟某服襦衫對繼死金殿服襦衫同妻對繼死越
人曰面如生王廷珮同弟廷璉廷瑜飲酒從容題
壁作大書繼死韓默投井死妻蕭氏子彥和相繼
從之張映發投邵伯井死呂家齊投新橋河死劉
慶遠投江死任旋乾守陴不去被殺死其時自繼
死者又有饒餘汪應坤未知會補諸生與否應坤

風華文彙

卷十六

三

之子銓亦觸石死是諸君者雖辭天性忠義使然
抑亦公有以鼓勵之也嗟乎任旋乾死揚之人皆
不知惟子 大母從弟高其韵曾語子而爲之傳
繇此推之則死而人不知者必多矣可勝慨哉
李子曰乙酉揚州城破督輔史公死焉求其屍不
得人多有惜其死未明者時子年十二耳卽慨然
語人曰督輔死矣夫何疑蓋信之於其生平也迨
歲辛巳山陰戴易來邗上其去乙酉五十七年矣
謂予有史才以傳督輔屬予乃知督輔欲死封疆

諸將擁之而出躍入江流以死夫諸將不愛督輔
亦至矣先後等死耳何如任公之明且烈也予聞
逆閹犯關鳳督馬士英南奔而公時在潁與觀於
庭集衆誓死守其志蓋先定矣督輔軍中有郭縣
王繼爵者以任子官監紀會事督輔謂其書生不
任軍旅欲爲奏補京職辭曰繼爵願從明公死不
願從馬阮生其後城破卒死焉何其志與公同歟
或謂高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得功問道
歸營而軍中不知督輔將以黃蜚乙邗才攻傑
而高傑之驍在九月初韓於南渡錄甚詳則
特公尚未到揚而所傳不確可知已或又謂
爲許定國所殺殺處下自河南竄歸顧諒
督輔不納公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
制四鎮納之便弗聽按南渡錄係既死督輔
係前鋒部將李本身勇請用爲提督顧諒不
以得功有言也南渡錄又言得功銜傑不已
其死引兵刺傑其時係留揚諸將亦一夕戮

朝議恐侯部將守開歸者顧家奔還亟遣太監
盧九德諭止之則其麾下未嘗自河南竄歸
輔亦未嘗拒公言不納所部而所言不確又京
知已

黃藍卒先生傳

先生名家珣字藍卒徽州歙之潭渡人黃氏之先
系出江夏東晉荀勗爲新安守者多惠政子孫家焉
遂爲歙人始居黃墩其後又遷潭渡唐有孝子唐
公廩父墓感芝草連理米之祥宋又有孝則公廩
宋亡高隱不仕稱宋遺民十二傳爲文在公浙遊
金華庠生喜讀兵馬騎射擊劍西戌間以義死義
生其叔好遊性孝友處義卒居好讀書知古今
大器題事朝政者皆能爲人以此幹材見稱於
少習制舉業傷父志未就弃去同伯兄家聚賈於
揚州治鹽萊伯兄爲人剛正好義任俠而先生事
之誠謹兄弟友愛無間言潭渡宗祠族人經營五
六十年不克立先生力贊伯兄首捐金千爲之倡
而祠因之得成新安俗多客遊久籍異縣里役應
積不供往往視鄉井爲畏途不敢歸先生又捐金
置義田完公稅族之游子乃敢歸省墳墓而宗
族貧不能受書者亦取義田餘美給之歲有常數
得以卒業成名者甚衆其篤本文淳宗誼多此類

順治初嚴海禁族子有被誣者誤擁先生去先生
不辭竟爲族子白其誣而歸已亥秋海氛既定窮
治其獄族某爲仇所陷先生奮身力恤之得以免
又有所親中蜚語遠徙舉金屬先生其族人從者
覲覲揚言將白之官先生曰若欲得金耳白之金
歸官矣又欲向其乳孫先生曰孫已出爲人後於
律例不當行必擠以行彼怨必牽及若其族人悟
而止越數年所親返先生以嚙昔郵寄之金爲子
錢仍如其數歸之所親執視良久曰公真高義悔

風華文庫

卷十六

三

不悉舉所有屬公也蓋他人有乾沒之者矣所親
在徙所通入金一日有數十人騎而來索惶急不
知所爲先生曰盍款以具而招我所親如先生言
至則與語極驩明日合族姻鳩金償其母錢而婉
喻以子錢不可得其人曰吾爲公寬若息卒讓千
金與先生結交去其不避艱險救人於禍患及臨
財不苟又多此類嗟乎世道衰人倫斃其以行義
聞於世者蓋寡矣然豈遂無其人哉吾意必有質
性純懿孝友姻睦可以矯薄振頹者何求之而寥

寥也以予所聞於先生止身諸大節夫豈今之人
與夫豈今之人與國家財賦半資東南兩淮鹽筴
歲徵二百萬金事最重大當御史之初蒞事也商
數百人旅見御史必訪問興革所宜商輒條疏書
一以進御史采而施行之舊制御史行部若此今
雖沿襲故事而商率憚於威嚟不敢言即言亦不
中窾要長於幹材不誠難哉先生善審時度務有
不便於商者必力請諸當事往復開陳援據明切
當事往往爲之悚聽嗣先生特論公道釐政凡有

風華文庫

卷十六

三

不平亦必屬先生平之滇黔逆命嵯格不行御史
疏請獲免而好事者欲補行之公私引謀將大壅
先生率同志冒暑渡江力言於制府事始以寢諸
場運河濶議溶受役直於商計金數十萬先生覺
然曰商殆矣傳制事有大不便者商得請 闕白
陳時 警蹕南巡先生率先赴 行在拜章上聞
而奉 俞旨如所請其負材能勇於任事又多此
類嗟乎使先生得居樞要或方面之任以展抒其
所蘊會計徭賦櫛亂芟棘其經濟又不知如何偉

也而先生顧不願仕以一上舍老於家豈不惜哉
卒年七十三生三子吉星洳河通判吉星
諭吉星斌武知縣皆工西齋暨子從弟大村弟子
有文名選尤能詩工於書與予交以行述授子屬
子爲之傳而予撫其大者敘次之如此其他惠濟
事尚多然富而稍知好義者或亦優爲之不足以
傳先生也故略之

李子曰嗟乎甲申三月之變自范李倪孟諸君子
慷慨殉國外其荷冤以輸生者殆不可勝計甚有

鄭華文集

卷十

三

從賊而爲賊草偽詔爲賊僞大臣猶揚揚得意
者不猶婢妾見金夫不有躬乎聞文在公之死而
不報顏者蓋亦希焉先生承父志生今之時而能
俾其身不自貴顯其操守可謂卓然矣予讀歐陽
永叔五代史見晉天福間旌表深州孝義翁自倫
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坊以白而赤其四
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愧心而易行焉以先
生之行誼無不可爲人矜式而風化者何不請
於 朝倣而行之也豈承平之世顧不五代若哉

許君平先生小傳

許君平先生者興化諸生許坦也少負意氣務上
人視天下事無一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於時所遇
輒窮屢試屢蹶遂盡焚弃其所爲文放浪歌曲以
抒其憤懣不平歌顧善又善簫嘗月夜泊舟江上
迎風吹洞簫聲入無際鄰舟皆起聽驚以爲異人
北郭有賣藥劉一者好客客多喜與之游構一小
亭溪上遶檻植碧桃十數株以爲賓客游宴之所
每花放時先生不待招輒携客過花下索酒飲飲
酣輒命客歌自吹洞簫以和歌少謔必停吹正之
狂笑大樂日以爲常至花落然後已然性顧介非
素共游者卽盛治具邀之不往有木賈問先生善
歌欲招之游先生笑曰若欲伶人許先生耶亦知
許先生少年乎予素不喜從貴人游予外家某某
招予飲并招其內弟其人貴人也予入門見之已
不懌頃之觴行主人出簫強予歌予益大怒卽手
簫扶之其人愕然驚揖予爲主人請予終不顧而
去彼何人斯乃欲伶人許先生耶先生自待如此

以視獻技王門博一第自榮者何如哉年且老益自負不肯少下人與人談忠孝大節颯颯不倦遇人所爲少一不當其意卽叱而奴之雖貴人亦所不避終以是不諧於俗鬱鬱終身云

李子曰先生豪爽自喜樂與少年游而少年亦樂從先生游先生年高少年皆以許先生呼之而先生亦時自稱許先生平日喜言貴人聞言貴人卽狂喜不自禁少年欲得先生歡遇先生輒群言貴人而先生輒樂甚一日有貴人離騶從過見先生

雷艾陵先生傳

艾陵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垂四十年其所爲文駢
樸沈實爲會南豐以後一人王寶應跋誌先生墓
固詳之矣至於肆力濂洛關閩之學而有所得及
籌畫當世之務一一可見之設施非迂闊無用者
此則未之及也其長子毅屬某爲之傳曰

艾陵先生姓雷氏名士俊字伯顯嘗築草堂艾陵湖濱著書學者因稱之爲艾陵先生其先陝西涇陽人父上舍公起鯉治鹽筴揚州陸家焉母趙氏

爲傳心錄者是其類爾論曰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卽天理而欲者天之氣也欲原於天明矣欲原於天則理舍欲安能獨爲理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彼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釋氏之學無眼耳鼻舌吾儒所排爲異端者儻悉絕色聲臭味空虛寂滅又何異釋氏乎人受天之氣以生情動於中而物接於外則欲有不能一日已者也強遏之不出必有橫溢潰決之患時觀而自省務合於禮而禁其非禮則形豈有或縱性豈有或失者哉先生之深於性理蓋如此崇禎辛巳歲連被江都饑邑令蒞江甌陽蒸餼富民之金糴粟煮粥以賑撫按慮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教止之先生上書於令請土著之民無食而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至於遠方就食之衆稽其人數計自二月起而訖於麥熟給以粟若干使散處近地嚴加譏察庶飢民不至於死而奸民亦不得乘機爲亂今從之而民賴以活者甚衆是時

寇江秦楚先生憂之著策七篇擬獻之朝其防江策曰臣觀魏史魏主丕親帥師伐吳時江水盛漲不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甚矣江之險可以固國也然王濬滅吳曹彬滅唐晉宋之師如履坦途則又何也蓋山川丘陵雖云地險宜有以備而守之備則險不備則不險也今陝西之賊未殄絕而湖廣招撫驍賊屯之一旦猖狂復叛離絡繹以犯畱都陝西之賊出而相犄角則岌岌乎其危矣夫有長江可恃而便有極危之勢者備之而不得其所備也沿江列官陳兵歲久弛廢當以扶傾弇敝之權歸諸文武兩操江假以便宜俾得慎擇其屬更改規模而整理之則我有患難可託之將將有患難可依之士迨逐救援皆有方法庶幾首尾相助如一體有痛兩手不呼自赴所謂備而守之之道也先生之裕於經濟又如此惜時人不之知也及寇陷京師 烈皇帝崩於煤山江左諸臣迎 福藩監國畱都先生又著議一篇上之督輔史公請樹藩衛飭紀綱而格於阮馬亦未

之行豈不可歎哉先生性嚴毅動必循禮而居喪尤謹傷古禮廢壞世俗浮屠破獄之說陋謬無義理士大夫亦莫知其非於是著喪禮論一篇欲會通乎古而增損之使人子各得致其孝則佛氏所謂治喪者不禁自止又以揚之俗重賀生辰喪視期功之慘援引古今著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以曉不讀書者家故饒於貲兵燹後日漸落固窮自守有提督某者餽金百巧作戰功記先生力辭之其於薦紳大夫前輩惟敬東臨侯繼威時賢惟袁

聖學文集

卷十六

五

仕云
李子曰先生謂欲原於天理舍欲而不能獨爲理其說人或病之而不知其本於樂記也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曰性之欲則欲原於天可知矣羅文莊稱樂記所云義精理粹非聖人不能言而陸象山疑於其說者蓋專以欲爲惡也夫飲食男女之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而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縱而不知節斯爲惡耳先生反覆辨論其有功於性學多矣而人顧病之何哉

聖學文集

卷十六

五

壺菴先生傳

壺菴先生諱沂字子化號艾山晚年又號壺菴幼孤而事母孝年十九從世父吾斯公就試司容補諸生吾斯公以明經任廣東和平令全家殉國難者也別有傳先生性不喜帖括而操筆爲之甚敏速有逸氣同輩皆推後雖試輒高等而先生於仕進澹如也崇禎壬午科試母病命之應堅不往及錄遺母愈促之往拔第一會疾作未入棘而先生於仕進益澹如矣鼎革後遂謝去而隱於野幼即

喜詩與江西朱遠天乳從兄籀史先生及僧懂子靈雨日吟哦於西寺每至夜分始罷靈雨即後仕撫州宜黃縣黃山號十力大師爲先生刻鷲嘯堂詩者也是時詩家多步趨竟陵中州有張匏客見客兩先生者遂下船渡淮南南僑寓與化先生與之交出詩質之嗟其妍妙而謂派不軌於正於是與先生縱論古今詩謂當上宗漢魏下訖盛唐而止先生欣然從之而吾邑詩派獨得其正甲於海內者蓋自先生從二張言始也未幾懂子乳靈雨

從其師之趙天乳又以賣藥去先生與籀史先生遂偕魏別駕弁山及從兄平子先生訂詩社相倡和未幾弁山又死籀史先生旋亦遷邗上先生惟日與平子先生遊平子爲人傲岸睥睨一世稍不可其意輒怒詈之人皆畏而避焉先生則和易近人未嘗與流俗忤時有一狂一狷之目而相得頗甚涇陽雷伯韻先生嘗稱之曰平子豪雄艾山閒遠而人謂之雅許云然先生固和而介者也阮亭王公司理揚州開先生名願一見而不可得會行

縣至與化遂命駕訪先生而先生辭不見王公益重先生而不強其見人兩賢之時平子先生與朱天乳先後相繼歿矣先生遂有志於訪道開山東李老人得仙術不遠千里跨一驢往尋之至則老人迎於門曰子與化李艾山也延之入居數日忽曰子鄰有火警然無害先生平日不輕去母左右聞其言大驚即日辭行老人以諸幻術授先生謝曰某蓋爲道來而非爲術來也不受而歸至家果有火警而母無恙先生喜甚自是不遠遊矣及母

以壽終水鄉艱於得地未葬而服不除禮也然其
亡也久矣先生獨謹於禮既葬乃除有識者稱之
朱天乳死有幼子先生誨之學而資以館穀其敦
古道也如此二三老友既歿而朝夕與先生遊者
惟宗陸二子宗元豫子發陸廷掄縣圃也陸家郭
外不入城先生每往必招隣偕而宗子必先在焉
相與飲小樓上分韻賦詩竟日不倦甚樂也厥後
河溢隄潰秋水灌城先生遂入郡以詩授學者前
後垂三十年宛平鄭雨江都張師孔師孟好學深

此集文集

卷十六

四三

思尤得其傳先生往來於楊多主張氏而張氏兄
弟甚篤師弟子之誼謂空黃版刊於山中點畫潦
草遺言將有事於重鰭從子國宋適至自興化
遂以刪定屬之而傳則屬諸驎以驎亦從子且知
先生詳也子駉駉孫蒸皆邑諸生有文名李氏世
系詳諸家譜茲不具載

從子驎曰憶丁酉冬從先生飲陸子樓上酒酣笑
曰諸君子今日馳驅中道履無錯也吾蓋不知幾
迂折矣微二張何周行能遵哉噫先生不忘二張

而吾輩敢忘先生矧驎不但學詩於先生且幼從
先生講學驎作二氏辨先生亦作神仙解謂鳥獸
老而不死則謂之妖人老不死是亦妖耳誠至論
也何其後遂慕而來之乎夫亦年衰憂生不得已
而寄託乎此也雖然神仙可慕謂不死耳先生之
詩傳而先生不死矣即謂先生於仙有得何不可
也

此集文集

卷十六

四三

張烈婦傳

曲禮曰臨難無苟免然死非易事也在男子猶難之而况婦女乎乃有勇於就義而以苟免爲辱者則上之人有以風之也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陷都城烈皇帝手刃袁妃而與周皇后同殉社稷其日太傅新樂侯劉公文炳一門皆死焉母杜太夫人妻王夫人女弟武清侯存善母李太夫人恭順侯子希彬妻吳夫人及其叔少保繼祖妻左夫人死繼烈有一姪再繼不絕至六繼流

孫氏婦女非孫道立雖雷王安從傳之哉吾友張印言師孔及其弟象巖師孟爲予述其大母曰大母史氏江都人性好佛嘗持齋誦經當城被圍之日燬火燭天軍聲震地城中人心悸意亂皆失其常而大母以死自誓無懼色吾父宜清公時其幼或曰子幼若何大母不答及賊將破積薪於庭坐誦金剛經不輟旣破度兵將至卽舉火自焚時隣姬某約同死火旣舉大懼奔去而大母遂以死焉大父春陽公於兵未至之先以事他出宜清公亦從之行及封刀後倉皇歸視遇隣姬細詢之得大母死狀父子相持大哭拾殘骸於灰燼中殮之忽得一大赤心其色殷殷然如新嗟乎此卽復弘之碧血也忠臣義士節婦烈女皆天地間正氣所存其心堅固不壞誠大有異乎人哉昔建文時周紀善是修與楊解約同死而楊解卒背約不死亦隣姬類耳具有愧於張子大母多矣

李子曰聞潛德發幽光君子之責也子雖不逮竊有志焉憶歲己亥春先大母從弟高公其韵爲

予述二陶烈婦有陶某者兵至其家掠其妻及嫂出隣有裱肆其妻及嫂出兵不意窺入持其几上刀相繼刎死陶某郡學生也念其名惜哉乙酉距今爲旬二千有奇故老鮮有存者恐二烈婦姓氏終不可得矣張子兄弟賢矣哉歷年久遠能不忘其大母屬予爲之傳俾不至泯滅予雖未能比肩雷王而張子大母視諸烈婦則一也噫撈一郡耳而死義者猶如是能不黯然 烈皇后與

節婦洪孺人傳

節婦洪孺人歙邑程道先之母也道先垂涕語其友李驥曰傷哉母也棄先於今三十有五年矣先幼失父父行事多不及知聞之鄉長者父蓋謹厚仁人也當病劇時先同弟道炎登牀視父而父猶強舉足再三若恐傾仆而爲之衛然及垂殆張目視母又若有所欲言者然母曰是必爲兩嬰兒也泣曰吾自力爲君守撫育兩嬰兒視其長成而父目遂瞑時先僅四歲弟炎僅三歲其語皆不能忘憶後蓋聞之於母云迫母弃先兄弟先年十四稍有知識矣猶及記憶一二母告節白砥雖憐愛先兄弟而不少姑息先兄弟嘗從群兒鬪友爲戲前母兄道煥見之請諸師朴焉母聞之喜曰爲兄者能如是小子其有所畏而不敢卽於逸乎因諄諄戒先兄弟率教無違蓋深望先兄弟成立也兄之妻性悍喜凌人居樓上每潑殘水從樓而下姑之牀第皆爲之汚毋隱忍不言娣姒間聞知其橫或謂母曰彼蓋懼若子長分其所有而覬若之易奪

也母泣曰貞女不事二夫况吾已許吾夫矣吾它適兩嬰兒顛躓無依必死吾何以報吾夫於是日持光兄弟泣而督課愈嚴曰非讀書不能知孝弟且無以自樹也小子盡力勉以慰予後竟鬱鬱以病病百日遂死傷哉母也聞之婦人年未三十而寡踰五十而不嫁側建坊旌其門母稱未以人以三十有二其死也以四十有四貞守十餘年備極艱苦卒以身殉兩於例不合而不得旌而光兄弟又輾轉困阨亦獲有所成慰母於地下傷哉母也

此舉文集

卷十六

哭

兩嬰兒其何恃以長成然則母之有功於程氏不大矣乎
李子曰吾聞唐韓思復見時母為語父亡狀輒鳴咽欲死固其至性異人也程子年四十有八矣語及父母亡時事猶涕泗沾襟不能自已獨非其至性然乎至於守節而得旌榮其名也然必有其實乃可無憾而孺人有其實矣雖格於例不得旌夫何憾焉嚴冬之後必有春玄夜之後必有旦孺人不幸而早喪其夫又不幸而厄於悍婦其為冬與夜也殆亦甚矣而春與旦之幾叩伏於此其在後人哉其在後人哉

此舉文集

卷十六

哭

節孝李孺人傳 有序

王臨川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甚矣女子能終其節者不易得也自宋已然矣然豈特宋哉詩備十五國風以節見者惟一衛共姜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事以節見者惟一紀叔姬則女子能終其節者不易得不自姬周已然哉有明末舉生趙公元瑜之妻李孺人者予姑父母也年二十一而寡砥節五十六年年北半北而卒可謂終其節者矣而揚州新志亦載同時有子伯大母姜太孺人者與孺人爲從姑嫂終其節同姓表建坊同而志則又載焉其子前大理寺左寺丞也其孫今左春坊左中允也據脩志時又水部宗公名世孫曰元豫字子發者有學有行君子也以貧不載水部傳後而惟載元鼎觀嗟乎志如此而尚爲志哉子感而作節孝李孺人傳

節孝李孺人者子曾祖國子生贈文林郎終巖公之子高祖太常寺少卿贈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容齋公之孫六世祖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樞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贈太師謚文定石鹿公之曾孫也絳巖公元配馮孺人生男子子一爲和平公信崇禎戊寅歲貢生任和平令丙戌死國難事具公傳女子子二長卽孺人次爲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解公學龍夫人孺人生而莊靜言笑不苟年十八適趙氏未四載崑生公鄉試應天中晷殒孺人得凶問慟甚絕水漿日夜長號矢以身殉自經者五皆以家人救得不死絳巖公曰今豈汝可死時耶姑在子女幼孺人瞿然曰死節易立孤雛兒雖婦人竊聞之矣父幸憐而教兒敢不忍死以俟先是文定公著女三字經訓長女如芷如芷適國子生王之麟甫六月之麟死矢捐軀從母徐夫人勉以養姑始日強一飯無何姑又死卒哭泣不食以殉孺人素知其事聞絳巖公言遂強飲食竭力事姑曲盡孝謹姑嘗病幾殆孺人禱於崑生公之祖問卿公宋木主前巫曰神不許疾未可瘳孺人涕泣請以身代巫曰神意回矣然非

病者長齋不可孺人曰姑有火疾蔬食則火彌熾
請長齋代姑可乎巫許之而姑疾以瘳嗟乎巫之
爲術渺茫不可信者也何孺人得請於巫而姑卽
以壽考乎當必孺人之誠有以感之也 絳溪公
憐孺人悲慟不置延書史寫崑生公容以慰孺人
無一肖者孺人益悲慟有許某者總角時曾一見
公擁衾想像侶寐非寐忽見公立其前嗟訝久之
而復寢焉憫惻惻又見公翩翩而來驚寤披衣而
起伸縮猶疑立焉驚覺下牀色如生見者無不駭
歎嗟乎夢雖生於想而許與公僅一邂逅耳何從
而得其神也豈信有鬼神哉當亦孺人之誠有以
感之也崇禎丙子侍御劉公與秀以孺人子繩武
請上其事於 朝奉 旨建節孝坊於迎恩里宅
之西歲給廩米終其身方崑生公死繩武僅一歲
孺人鞠育教誨而底於成以高才生受脩師史公
辟爲軍前監紀推官娶尚書解公長女生孫爽及
爽於順治庚寅補邑諸生而孺人猶及見之女適
夏氏早夭孺人又撫其所生女嫁邑知名士吳系

周嗟乎孝以事姑義以成子能終其節如孺人者
豈不可傳而志不載之者何居予猶憶兒時趨走
左右未嘗一見孺人疾言遽色和平公殉難粵東
訃至孺人哭之慟時予年十三作詩哭和平公有
丹心傾白水碧血滴青原之句孺人傾曰孺子耳
乃知此他日無忘斯心其喜以節義誨人如此噫
是亦可傳者也
從孫驥曰嗟乎苦節誠難哉見於詩春秋者僅二
人何吾李氏女未越六十年而先後兩見也可以
爲之哀矣 卷十六 五
後 文定公家教矣孺人於 文定公女曾孫第
五子每於篋衍得諸伯叔曾大父遺 曾大父手
札必詢五女安否無一札不如是豈非重其節與
豈非重其節與

袁烈女傳

袁烈女草鹽場袁繩西之女也許字同場陳一猷未嫁而一猷死烈女聞計哭泣奔喪服衰經成夫婦禮父母強之歸議婚它氏烈女舉火炬焚髮而面肉皆潰婚議暫止及痊父母必欲嫁之晝夜開防以待婚期一切刀剪繩綫之類盡皆藏匿而飲食亦以木器進烈女於齋晦潛取稻草紙漚水盆內灑之寢於枕側臥時自塞口鼻兩耳氣絕而死一猷墓四圍皆樹木之非舟楫不能到而烈女死之夜有微燈宿於溝忽聞鼓樂聲異之起立四望遙見墓上燭光人影可辨而近村之人所見亦然晨往視之見墓草盡偃繞墓有女子足跡十處衆駭異甚其中有老者曰何不往探諸袁氏其門哭聲聞於外而烈女死矣衆嗟歎以告其父遂舉厝歸諸陳而與一猷合葬焉明年墓生族瓜藤葉蔓衍而雙瓜垂蒂垂於其頂觀者益異之此崇禎季年事而前此弘治間邑有劉烈女者許字諸生吳作作卒烈女聞之泣臥不起其母嫂多

方解慰之烈女曰殆欲我更適耶我寧從夫泉下耳夜半密紉上下衣伺母與嫂寢熟潛投宅後市河中死其屍逆流而西至夫之門而泊焉嗟乎泊不於他所而泊於夫之門異矣而此之幽婚燭光人影可辨足跡可尋不更異哉

李子曰女未嫁而死其夫雖或議其爲賢知之過然未嘗不可以風濁世也女受納承問名之後猶之士子姓名登於賢書其身已有所屬矣吾深有感於天步改移之際清莊高涇滿城張高聲以甲申死丹陽葛麟吳江孫兆奎江陰夏維新馬嘉仁和王均海寧祝淵周宗葵孟津陳伯俞以乙酉死吳縣楊廷樞以丁亥死諸先生皆深於禮者不以未仕而死爲過則烈女之死夫亦與諸先生等耳夫豈賢知之過哉至於既仕而服官職則成乎其爲婦矣如唐初楊師道封倫宋初范質王溥皆通籍前朝位望顯赫者也顧不死而改節事人其亦有媿於烈女多矣侯方域乃許其知命通權何哉此吾所以亟欲表章烈女以爲濁世風也至於幽

婚事涉怪矣孔子雖不語怪然亦未嘗謂無鬼神也精誠所感何所不至而疑之歟

從弟大村以烈女及近日陳氏女事屬于爲傳陳氏女即一弼族女戴村有楊之連者爲其子聘焉其子以瘍死女聞計變服奔喪父母不能沮送至其家人門先拜翁媼後入房爲夫洗沐就殮辭父母守喪次請會諸親立其夫兄之子爲嗣又請量子近村田數十畝曰婦得此乃可撫子子長即從夫地下矣大村謂其明智識大體而靡它可決予初擬合烈女爲一傳旣而思之古人生不立傳書其事以附於後俾知而益自勉焉可也

北寧文集

卷十六

童

巴母劉太孺人傳

代

劉太孺人中書舍人巴一韓之母也一韓父諱世德字爾求歛之瀛梁人少讀書有大志及壯家落遂棄舉子業挾策遊吳楚閩粵間嘗夜夢乘鶴飛騰驚寤曰天詔我矣家道之昌其在廣陵乎遂遷於揚業鹽筴當時百務草創僦屋而居惡畚而羹一韓之嫡母及兩媳皆甯於歛翁慮內政無入理乃介媒妁訪於真州之望族知孺人蓋陶士行母湛周伯仁母李之德也備禮娶之于歸後休養治家操作勤儉不自暇逸嘗夜漏三下猶未寢息家以隆隆起構宅於儀又構宅於揚之居士巷始迎嫡率兩媳來居焉孺人周旋左右能盡事嫡之禮於一切事仍身任勞而不少諉門內外皆稱其賢而嫡亦無間言時一韓年始數歲孺人教以承顏順色能得嫡母歡而憐愛之越數年翁嬰疾鹽筴不能自治而嫡所生之長子遂獨任家督而綜理焉又越數年嫡以長齋禮佛厭繁劇遂別構大宅以遷而畱翁養於一韓母子凡飲食湯藥寢

興盛備皆孺人躬親卽一履一襪必出孺人乎不以任婢子僕婦恐曲折不能當翁心也翁抱病多年幾近七十而髣髴鬢肌體光澤如壯時皆孺人調護力歲庚戌其嫡以疾先逝而翁病瘵時七載矣至壬子春疾復大作孺人衣不解帶廢寢踰月凡中需厠踰必親取而浣滌之及幼孺人哀毀不欲生拊膺號泣曰吾何難一死相從地下哉然吾死而藐藐何依於是吞聲飲泣母子相依爲命以三十太極未亡太至六十而弄世苦節二十四

歲卒以艱辛致疾而年不永辭之言曰傷哉母也憶吾父弃韓韓將年甫十六惟日受書家塾而外事未能周知母嘗垂涕語韓曰汝父得疾以來淳淳以我母子托汝大兄及疾篤彌留則更至再三三者蓋憐我之勤勞而哀汝之弱小也又嘗垂涕語韓曰汝父亡後汝兄又亡守樞家政惟汝大兄而繼之者又汝大姪語本則淚浪浪不能自已而韓亦淚浪浪不能自已傷哉母也韓所語余如此余聞翁篤於孝思親親尊祖敬宗而孺人能

曲體之歲時蒸嘗必外備物而內盡誠更能助翁收族所行多義舉其於韓也保愛甚至而未嘗稍姑息延師必求名宿而尊禮甚謹以故其子爲文能中程式辛酉秋就試北閭司房林君麟焄已拔之限於額而落後以冊封琉球過揚訪一韓於汪公楫始知其事卽此不可見孺人能成其子乎韓與余交最暱其子選松瑞皆師事余故知孺人懿行甚詳而茲特舉其大者昔陶母湛能成侃矣而宋陶能相其夫致富也李之夫渡則故貴顯其子成亦就顯兄弟耳獨公能相其夫以致富顯能其子以成名夫豈易得者哉湛與李至今噴噴人口而稱之不置者以晉書載之也然則史所不載而湮沒無聞古今以來不知凡幾矣豈獨女德澤哉余是以採輯孺人行事太繁而論次之以待後之作史者

論曰今之頌賢母者必以德次則及乎才而識則忽之矣不知有才無識固足敗事而有德無識亦不足濟事吾嘗心折乎潯園之女文姬姬之賦其

弟獎也惟以謹言引咎忘念深矣家國一理不可
施於國者即不可施於家今觀孺人語其子而未
畢淚浪浪不能自已蓋亦默寓謹言引咎之意也
非優於識能之哉吾於此竊偉孺人之識而知不
徒以才德稱也

張雲卿小傳

張如龍字雲卿京口人家無中人產而性喜利濟
有難急叩門者未嘗不應而又不自居以爲德少
年時嘗同友王敬儼游寶蓋山三茅菴於神座側
得金十兩敬儼欲分之雲卿曰金遺此地我意其
人必主有權焉遂將金歸田於家
歸山中營辦送終之具因還菴禱求神聖倉皇遺
失未可知也我若與爾分之則其死者無以殯葬
必有暴露之慘矣臨財無得義也吾分義與爾
何如因呼菴僧語之曰我城中張雲卿也住居儒
林坊僱軍巷若有來尋遺物者可指導到我家越
明日果有自山中哭而來者金乃爲殯毋謂田所
得遂取還之其人拜謝而去又有茅得御者家貧
甚無以卒歲欲自經雲卿微窺其意慨然以三十
金贈之終其身未嘗言嗟乎厚祿仕宦之家高貴
貨殖之子出入里門裘帽耀日騁從其都朝父自
奉陸海珍錯無一不陳於前一食萬錢猶嫌無可
下箸而平生故舊袍褐不完半菽不飽曾不肯捐

升斗以濟之卽間有能捐者輒施施然有德色向
戚黨問誇之自詡爲豪舉倘或稍失其意必痛呵
責之曰吾曾濟若危困若何負我噫嘻友誼至今
日殆不可言矣聞雲卿之風而不而緒汗流者尚
得謂之人乎甲申乙酉之際雲卿避兵亂渡江而
北寄居江都之樊漢鎮從樊漢徙如阜又徙泰州
之拼茶場待人一以真率有樸貌而無苟容嗜圍
棋棋不甚工能飲酒一飲可五升醉益溫克未嘗
頽俄欹側號呼謹歟取憎於人所至無不重之予
與之遊得見其子與之遊得其父之大概如此是不
可無述因次其語以爲小傳歸請潤溪俾藏於家

大滌子傳

嗟乎古之所謂詩若文者創自我也今之所謂詩
若文者剽賊而已其於書畫亦然不能自出已意
動輒規撫前之能者此庸錄人所爲耳而奇士必
不然也然奇士世不一見也予素奇大滌子而太
滌子亦知予欲以其生平託予傳或告以東陽有
年少能文大滌子笑曰彼年少安能傳我哉遂造
予而請焉予感其意不辭而爲之傳曰

後守謙 高皇帝之從孫也洪武三年封靖江王
國於桂林傳至明季南京失守王亨嘉以唐藩序
不當立不受詔兩廣總制丁魁楚檄思恩叅將陳
邦傳率兵攻破之執至閩廢爲庶人幽死是時大
滌子生始二歲爲官中僕臣負出逃至武昌薤髮
爲僧年十歲卽好聚古書然不知讀或語之曰不
讀奚奚爲始稍稍取而讀之暇卽臨古法帖而心
尤喜顏魯公或曰何不學董文敏時所好也卽改
而學董然心不甚喜又學畫山水人物及花卉翎

毛楚人往往稱之既而從武昌道荆門過洞庭逕長沙至衡陽而反懷奇負氣遇不平事輒爲排解得錢卽散去無所蓄居久之又從武昌之越中由越中之宣城施愚山吳晴崑梅淵公耑長諸名士一見奇之時宣城有詩書社招入相與唱和開黃檗道場於敬亭之廣教寺而居焉每自稱爲小乘客是時年三十矣得古人法帖縱觀之於東坡醜字法有所悟遂棄董不學冥心屏慮上溯晉魏以至秦漢與古爲徒既又率其緇侶遊歛之黃山攀

鄭華文集

卷十六

奎

接引松過獨木橋觀始信峯居逾月始於茫茫雲海中得一見之奇松怪石千變萬殊如鬼神不可端倪狂喜大呼而盡以益進時徽守曹某好奇士也聞其在山中以書來丐畫匹紙七十二幅幅圖一峯笑而許之圖成每幅各彷彿一宋元名家而筆無定法條濃條淡要皆自出己意爲之神到筆隨與古人不謀而合者也時又畫橫卷爲十六尊者像梅淵公稱其可敵李伯時鵲前有龍眠之章贈之此卷後爲人竊去忽忽不樂口若瘖者幾

三載云在敬亭住十有五年將行先數日洞開其寢室授書厨鑰於素相往來者蓋生平所蓄書畫古玩器任其取去孤身至秦淮養疾長干寺山上危坐一龕龕南嚮白題曰壁立一枝金陵之人日造焉皆閉目拒之惟隱者張南村至則出龕與之談問並驅走鍾山稽首於孝陵松樹下其時自號苦瓜和尚又號清湘陳人住九年復渡江而北至燕京觀天壽諸陵留四年南還棲息於揚之大東門外臨水結屋數椽自題曰大滌堂而大滌

鄭華文集

卷十六

奎

子之號因此稱焉一日白畫竹一枝於庭題絕句其旁曰未許輕栽種凌雲拔地根試看雷震後破壁長兒孫其詩奇峭驚人不可一世之傑大率類此大滌子嘗爲子言生平未讀書天性麓直不事修飾比年或稱聘尊者或稱膏育子或用頭白依然不識字之章皆自道其實又爲子言所作畫皆用作字法布置或從行草或從篆隸疎密各有其體又爲子言書畫皆以高古爲骨間以北苑南宮淹潤濟之而蘭菊梅竹尤有獨得之妙又爲子

言平日多奇夢嘗夢過一橋遇洗菜女子引入一
大院觀畫其奇變不可紀又夢登雨花臺手掬六
百吞之而書畫每因之變若神授然又爲予言初
得記前勇猛精進願力甚弘後見諸同輩多奸名
鮮實耻與之儔遂自託於不佛不老間嗟乎韓昌
黎送張道士詩曰臣有膽與氣不怨死茅茨又不
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此
非大滌子之謂耶生今之世而膽與氣無所用不
得已寄迹於僧以書畫名而老焉悲夫

見筆文集

卷十六

五

李子曰甚矣人之好疑也大滌子方自匿其姓氏
不願人知而人傾疑之謂 高帝子孫多隆準而
大滌子準不隆不知靖藩 高帝之從孫也從孫
肖其從祖者世蓋罕焉况 高帝子孫亦不盡人
人隆準也漢高隆準光武亦隆準至昭烈史止言
其垂手下膝傾目見耳而不言其隆準然此皆天
子耳尚不盡然又何論宗室子乎卽此可知大滌
子矣而人傾疑其不必疑者何哉

筠圃江先生傳

桐城進士江爲龍書其父筠圃先生世茂之行實
訪予請爲之傳曰江氏之先有景房公者仕吳越
爲御史宋藝祖削平諸僭國公奉命獻籍於宋以
賦重病民沈其籍於江而民困賴以甦其後子孫
多顯達仕於朝傳至躋公舉進士官侍御史彈劾
不避彊禦爲時名臣有相璽奏議行世傳至時顯
公以孝廉爲南容司馬傳至鼎公始遷皖之桐城
而家焉先君子少英敏讀經史諸書能解其大義

見筆文集

卷十六

六

及長事大父母以孝聞與諸伯父友愛其立身大
本多可法性又好義不苟取喜施予且能排難解
紛以德感人大父松峯公號泉壑嬾事家人生產
年五十卽以貲分諸子命各自營殖先君子遂弃
舉子業而客遊吳楚間時年甫十七耳崇禎丙子
流寇滋熾蹂躪郡縣而皖當江介之衝張獻忠率
諸賊由鳳廬寇桐城乘夜潛入縱陽鎮大紅屠殺
幾盡大母爲刃傷未死有孫八歲爲賊掠去乃三
伯父之遺孤也大母思孫晝夜泣先君子時在楚

聞變馳回挺身孤往冒鋒鏑行數百里訪尋孤姪得之載以歸冀釋大母憂而大母卒以傷發不起先君子痛甚哀毀骨立以大父在強歌粥以慰大父其後有奸人借孤姪恐喝中害家爲破而無怨言嗟乎世道日衰義倫攸數兄弟叔姪之間不可問者多矣况離亂倥傯之日干戈搶攘之秋不惜身命惟孺子是亟在古昔賢人君子亦僅於鄧攸一見之豈能得之於今哉如先君子者良可風矣先君子析箸後復與四伯父同居三十餘年式好無間而出入纖毫不私後四伯父以食指繁多議分所有而先君子淚下用廬婢僕未嘗美惡較也嘗聞元有吳思達者以父命兄弟異居十餘載父亡請於母兄弟復共居又聞漢有薛包者因諸弟求析產不能止肯沃盥以讓弟而荒瘠則自取之皆古人所侈爲美談者以觀先君子何異焉其立身大本如此豈不可爲法於子孫歟昔先君子在楚時曾得遺金三百於旅舍必待其人至而還之歲辛亥邑大祲先君子勸募捐賑而身爲之倡多

所全活又嘗數助餓貧娶妻延嗣而祀得以不殄絕者非一人里間重其義是非曲直必待先君子一言而定邑大夫屢虛賓筵以請堅辭不赴而人愈高之年大耋耳目聰明強步履登萬仞山巔無怯色其卒也春秋八十二矣易簣之時集子孫於前歷言生平行事無不可對天地鬼神者因戒曰孝友起家之基勤儉保家之道凡我子孫尙敬守之又曰吾所集格言爾輩時時佩誦用以自勉卽如親聆吾教矣言畢端坐而逝子四可遵鄉飲太賓可遂某官爲龍進士知縣有光廩生嗚呼予覽所書之狀而信先生爲古篤行君子也不識其父視其子硯崖貌靜而言簡予於友人張子印宣坐上與之遇而心已肅其人知其言必不誣硯崖爲龍字也卓子鹿墟時與之偕又語子曰硯崖舉於禮部先生歿已十有二年而晚之人莫不歎爲積善之報則先生之賢可知已李子曰昔歐公謂今之教孝實篤於古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而今之爲子者有克

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誠哉言也硯崖既以進士
致身誠能勉爲廉吏爲直臣由縣令而擢臺垣海
躋貴顯皆得贈父如其官則榮名寵及先生而潛
德之光發矣硯崖可不力自勵哉

燕公墨尚白傳

墨尚白徂徠人也遠祖墨卿仕漢武帝爲卿其各
不傳人皆以墨卿稱之卿之子孫歷東漢魏晉南
北朝多貴顯北魏文帝大統初有如珪者官納言
權甚赫辰州朱良姪之說左丞蘇綽請諸帝分
言職爲二以良居左司王言之出如珪居右司王
言之入至今遵其制不改焉尚白如珪之曾孫也
生於隋煬帝荒淫聽吳絳僊言盡搜墨氏族給書
御安尚白耻之遂入歛烏聊山中敎光養晦塊然
獨處惟龍尾山金星時與往還及唐滅隋文皇御
極親脩晉史校書郎毛銳奉使江南得星載與同
入朝上命授以史職與銳同預纂修星詣閣門奏
曰臣嚴穴頑質謬叨席上之珍竊懼忝厥任夙夜
不遑安臣友墨尚白字守京雖而黧黑不揚然外
沈默而內文明備君子之德者也倘獲備員左右
必有光於史事上從其言下詔徵之并徵會稽褚
先生之裔孫陟釐既至卽日拜校書郎同星等直
史館上時時顧問手拂拭之四人同心協力日事

纂修而尚白尤勤於琢磨能稱上意一日上臨史館值尚白休沐在外閱王義之傳親授意星等有
所更定星既戰懼汗流面徒仰視上銳亦倉惶不知所出咄咄書空陟釐展布竟日猶然曳白皆失
其平日謀畫之長而不能成一字上命急宜尚白
內侍得之於學士虞世南家近聽而入一運旋間
文思汨汨而來星等皆藉其薌澤得以各効所能
上於是顧尚白笑曰卿真猶龍哉一吐沫而雲烟
縷縷矣星等踞席謝曰臣等皆白面書生錄錄因

聖文集

卷十六

七

人成事者也上亦不之罪但自是眷顧尚白殊三
子矣尚白性畏濕上以豹皮遠濕特製裘賜之又
出內府百和香大秦珠賜尚白以爲佩飾未幾復
降中旨擢尚白中書舍人知制誥仍直史館尚白
感勵益勤於其職書成傳志紀載咸出其手上親
詔司勳曰中書舍人墨尚白質本樸生材優潤色
渾予一人纂成晉書厥功懋哉其拜尚白尚書令
以宿松之九百戶封爲侯食實封三百戶圖其形
於凌烟閣以昭朕重文酬勲之至意有司承制引

尚白入拜上臨軒親加獎諭復命兼掌臺事僕射
封德彝忌之毀諸上前曰尚白性喜顛倒是非變
白爲黑其點污人甚於青蠅上笑曰卿苟不貪墨
涅而不緇尚白安能點污卿哉尚白聞之累疏乞
骸骨上曰朕不厭卿卿何求去尚白堅請曰摩頂
放踵以報陛下臣所願也但臣老矣倘將來短於
才不堪任役使首領臣固不惜恐或污陛下手俟
天下後世皆罪臣辜恩則臣死不足贖矣因伏地
垂涕不起上嘉其意遂許之陸贄之日上爲之甘

聖文集

卷十六

七

送惓惓不已仍命春秋來朝京師次年秋來朝值
上征高麗回厭兵益與文士相親欲留尚白見其
年益老短且小惻然久之遂不之留後以壽終於
家計聞上爲之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燕國公謚
文通子象陰嗣象陰年少新進遇事多膠滯運用
不能如上意上念其父勲勞不忍奪其爵削實封
百戶徙封膠西其後象陰之子龍賓復受知於宣
宗官中書省能繼其家學氏爲海內右族其子孫
散在天下皆能文喜與學士大夫游而不屑與市

井人交其與市井人交者大都卑污之流賢者每
穢濁其行而不與之齒云

李子曰吾聞殷之季孤竹有墨胎氏者采薇西山
不食而死尚白雖仕於朝貴顯然文章外無他好
日惟飲水而已其清風殆伯之又聞戰國時宋太
夫墨翟著書十五卷以貴儉兼愛右鬼尚同爲說
孟氏曾力排之尚白雖於佛老家言無不涉獵而
其好之不倦者則尼山之書國無道默足以容國
有道言足以與其得於聖人之教深矣視彼著太
玄而爲莽大夫者相去不甚遠哉

野蜂文集

卷十六

七

水壺先生集

蔡濟字變之莆田人也其父肥憲宗時居積鹽於
韓地善藏常自隱囊中不出有包儲者知其美
於材薦之朝曰是可備腹心之需者也上命典
豆之職一日爲上備箸而謀善之將以爲相肥自
知其不能和羹曰吾伴食乎哉吾寧歸也遂謝病
去生三子長曰介次曰衷濟其少子也生弱不類
父肥憂其不能長立就太史筮之遇震三之離三
曰是謂震雷薄卑不喪北地此其參伍以變百物
濟焉可用享乎不利見大人覆公餗高尚其事不
事王侯者也百穀草木麗于土而震之以雷則圻
故曰震驚百里觀我朵頤雖不足貴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亦無不食之嗟故曰不喪七鬯震動也動
則變變則麗于火震又爲雷雷則必雨雨成水水
得火以濟之交錯而變化成矣萬物出于震相見
于離震東方也爲蕃鮮青青子衿惟我之求見大
人則不利離南方卦離有黃離之吉而未遠于初
志欲上進履錯然矣高尚則可避咎此其有茹澹

飲水之風者乎肥曰苟可以長吾無憂矣何事王侯爲因名以濟字曰變之及長爲人鯁而不濫然不利於衆口滁州戈醫曰是殆有疾苟欲去之非變其質不可吾投以湯劑俾之先熱後寒其疾自去疾去則雖盆盎微材可主七皂善用之卽秦之司馬錯漢之鼂錯亦不讓焉濟聽之未終食舉體皆黃而疾果去矣然性終不喜近富貴人惟與鄉人賓輔及族子由共晨夕日往來寒儒高僧之室作其席上之賓饑飽同之樂而不厭貴家富族聞其名欲延爲食客濟笑曰昔樓護傳食五侯之門五侯競治奇饌餉之護合爲鮓世稱五侯鮓我嘗鄙其腥膻乃欲食客我耶平章段文昌宴賓於鍊珍堂虛席強邀之不得已赴焉時太華熊長鍾山鹿甫北地羊棠豫章朱榜京口時餘四明江柱江州秦璜東海祝聖皆在座競相揚芬煥美莫邀平章顧盼而濟處其間澹如也且見其窮海錯極山珍侈汰過甚因以儉德諫平章不味其言謂濟寒酸不納濟時與羊棠同一席平章但酌酒飲棠而

意全不在濟濟悔之未終宴卽逃歸往尋賓輔及族子由遇於甫里子之家色甚沮甫里子問之濟告以悔甫里子曰我知子者也彼齷齪者安知子哉因歌曰甫里之室可以棲遲子兮子兮可以療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無羨肥甘以自取戾濟深然其言因與甫里子及處默輩訂歲寒交富貴人招概不往及入宋濟差矣嘗寒夜邂逅蘓易簡問味之不能已入朝請諸太宗曰蔡氏之族有曰濟者清淨士也臣思慕之渴得挹其馨澹而彌旨司馬遷居洛陽時以爲最沃之功太宗俞其請召馬濟飲於渾不赴辭曰濟不事王侯者也山野之質以佐鼎鼐自知覆餗難免敢辱大烹以速且謫太宗高其志不之強賜號冰壺先生濟曰茹瀟飲水我之生也太史筆之我托處冰壺久矣是豈也可受焉其後遂老於渾云

李子曰濟之食跡段相也以清流而混於穢濁者衆乃繼發此條猶泊以老於野殆易所稱不遠復猶乎使康濟知此也何至應得患失而有空齋

之投哉

汪君止菴傳

汪君人文字文止號止菴歙人兵部左侍郎南溪公之從曾孫也君生之前一夕父清夢視池有鱉蜿蜒欲起覺而異之未幾君生父喜因名君曰人文長而聰穎贍於學而不近名性嗜仁義喜濟人危急視舍生如一體雖微物不忍傷然不信浮屠法卓然有識非流俗所易及汪氏系出魯成公在子汪以名爲氏而太於唐越公華代有聞人南溪公名道是舉明嘉靖丁未進士與先文定公籍負鉅名君卽其弟文學道昭之曾孫一傳爲康靖先生名一范以德重於鄉再傳卽君之父庠生清生子四而君其叔子也五歲而孤孝事母友愛兄弟旣而偕其仲季奉母北遷僑居於揚弱冠工制舉義壯游國學多聞博記經史百家之言靡不涉獵間與群從評論古今指陳得失多不能屈然性惡標榜深自韜晦不事著述嗟乎年來士急於聲名不以實學爲務望門投刺假詩文爲羔雉在在皆然而廣陵尤甚朋聚結社宴會相徵召其力

稍足備樽酒肴核卽侈然盟土自居命題限韻課
試債輩暴長護短齟齬異已賈禍媒怨不小君居
揚州浮夸之地獨斂藏不自衒則其識卓乎遠矣
君性惻隱見人寒如已寒見人危如已危少時冬
月嘗遇無衣者於道卽解衣之又舟行見一人
將自投於江呼之不應君曰我能活若若姑爲我
言其人泣曰我屠者也逼於逋不能償將畢命於
此君亟出囊金及衣物如其所逋數使歸償之又
嘗客宜城笑見一男子踉蹌垂涕過其前若赴壑

文集

卷十六

七

地狀追問之其人曰吾將自殺何暇語公君曰無
多言吾第問告需幾何其人答以數遂傾囊與之
不告姓名而去其喜濟人危急多類此嗟乎今天
下之豐於財者大半好結納輦下顯貴人有擁
傳過其地者不難備千金以爲壽而周親困乏緩
急不能相通間有所振助輒飽色形於面君於漠
不相識之途人不待請而屢救之於垂死非其篤
好仁義能然哉平日矜恤物命中年以後遂茹蔬
自甘然非溺於佛氏教也年六十七以微疾逝而

於逝之前一日語其平長生日我不肉食不忍於
物也非佞佛也歿後治喪當遵文公家禮勿用浮
屠法供佛齋僧葬祔先人家側勿惑術士言拘忌
陰陽吾嘗集先哲嘉言數則今以授汝循而行之
可也嗟乎自世之以浮屠法治喪也雖薦紳大夫
亦莫知其非而破獄之說尤陋謬無義理善乎
馬溫公之言曰死者形神相離形入黃壤與木石
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剗春豈復知之何其明
曉人也然而可此者罕矣君言形體朽滅神氣

文集

卷十六

七

散雖有剗燒春磨且無所施其曰無所施而語不
更明徹哉使非於學實有所窺而卓於議何能及
此君生平懿行甚多具詳顧太史墓誌中子弟舉
其大者傳之如此君以國子生考授縣丞後以子
長生恩例封儒林郎子二長卽長生某官次長祚
例貢出後君仲兄早卒其餘婚娶亦詳墓誌茲不
瑣述

李子曰君子之學務實不務虛所謂實者讀古聖
賢之書卽事窮理好學深思以得其故也所謂虛

八十一

全

三

公子也曷爲稱識字耕田夫識字耕田夫曰東坡
不有詩乎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余
雖尚未仕然魂夢寢食東坡久矣故稱識字耕田
夫耳子笑曰古之識字耕田夫獨東坡哉如伊尹
樂道有莘之野武侯躬耕南陽抱膝吟梁父皆識
字耕田夫也曷不志伊葛而志東坡開君行將仕
矣阿衡雖未易言潛泊明志寧靜致遠吾敢爲君
期之識字耕田夫曰余魂夢寢食東坡者也東坡
而外非余所知固其近詩視子受而閱焉蓋程
東坡和陶者也陶既終卷慨然謂識字耕田夫曰
詩取足以千秋而已在晉有陶元亮在宋有蘇東
坡在今日有俞浣村皆自足以千秋者也然必謂
東坡之詩與陶無二浣村之詩又與蘇無二則固
矣夫言詩矣吾不謂然也且君何所師友至此乎
識字耕田夫曰子與家陳芳以兄弟爲師友者也
因又告子外家乃州陳氏其外大母乃先文定
公之從曾孫女於子爲三從姑大母蓋有親親之
誼焉吾無言以繼之雖何終不外潛泊明志

寧靜致遠而已卽起東坡於今日當必不謬吾言
而識字耕田夫以爲然與否與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弘字潛公其先家山東益都金訛里孫
寇山東宋太宰處仁之從子邦避兵南徙再徙而
得泰州之拼茶場居焉遂世爲泰州人敦傳至顯
官湖南提刑副使當元伯顏帥師東下趨臨安宋
恭宗詔天下勸王其正使李忠節帝發壯士三千
以備將之入援時諸將多遲延不至而入援者惟
馮越國世傑文信國天祥及副使三人上下歎異
事真宋史明於孝子爲十一世祖而孝子生有至
性養志承歡曲盡子道母疾走郡邑求醫藥必親
調夜禱於天請以身代衣不解帶跣踏榻前歷十
二旬及疾篤孝子泣曰吾聞冀苦則生吾嘗母冀
而甘始不起矣母死吾何生爲弟被面不止嗟
子自孝道日衰親疾在牀而子猶賓朋宴樂者往
往有之予嘗見一名下士其父目將瞑氣將絕而
猶往友人家爲之書屏童僕疾馳呼之猶必待書
畢而後歸聞孝子之於母如此而不內慙於心者
豈人也哉母卒孝子旦暮號越七日而猶不食父

強之始勉一飯粥治喪一循乎禮里閭至今能道
之家故豐孝子體父心周卹宗族嫺戚無倦色於
易所稱子克家者蓋無媿焉厥後父春秋高常依
膝下不遠去其侍父疾也一如侍母疾時孝子年
四十四矣而居喪猶孺子泣卒以哀毀過甚嘔血
數升以歿嗟乎自喪禮廢壞未卒哭而食肉飲酒
聽樂御內無異平時者比比皆是如孝子者不誠
所謂死孝者哉孝子平日喜拯人困而鄉有公事
又能身任不辭聞有某尉者嘗假丈田至場重擾
里民孝子不謀於衆僞百金爲之壽事遂已而孝
子未嘗以告人孝子歿其子綸翰有事於州州之
吏爲綸翰言始知之又聞東鄉有癸婦符者嘗貸
孝子金輸鹽課折價未旬日卽詣償詰之以鬻子
告孝子曰金易得耳吾忍令若母子離析哉反其
金俾卽往贖且命偕其子來及至視之弱甚纔十
餘齡卽取券還之母子拜謝而去其事皆可以傳
今不具論而孝爲至德要道吾故特舉以傳之云
孝子初爲州庠生後入國學讀書歲滿試於吏部

授州司馬需次將及而孝子以哀歿死子二綸翰知縣宸翰某官皆能以孝世其家者也

李子曰子讀二十一史每見忠臣多而孝子少竊怪之既而思焉孝至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可謂極矣然祗人子自盡其心無可表見非若臣之事君守死不撓為天下所共耳目也宜乎忠臣多而孝子少也且吾更有慨焉人臣臨難不苟免而世未有不以忠稱之者則人子之以身殉親也其與人臣見危授命等耳何世之議者槩以滅性病之類

文獻

卷十六

全

方節婦吳氏傳

予讀五代史而竊有歎也當其時士大夫不知禮義廉耻而王疑之妻李氏獨以節著不為逆旅所辱則貞烈女子何代無之而傳者寥寥皆繇其子孫寡識而戚友又多妍媸罔辨不請諸海內作者以傳之言之不文何以行遠衛共姜之傳也風詩也紀叔姬之傳也春秋也齊杞殖妻之傳也丘明也卽李氏之傳亦以歐陽子雖不敢上比詩與春秋然性喜節義發潛德顯幽光竊願附丘明永叔之後以表章為已責焉雖然史遷傳荆軻其事皆昭昭人耳目者而猶曰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其知其事為余道之其於烈士夫且然而况閨閭中人乎苟無其徵安能傳信一日過鄭子破水坐有方士桂在鄭子歎息向予述其曾大母苦節且傷其湮沒不傳士桂因介鄭子以傳請於予而予以鄭子為其同邑人則言必信而有徵爰次其語以為傳曰

方節婦吳氏歛之豐溪人適同邑聯璧方萬高為

妻年十七而寡萬高病篤節婦泣曰妾不難一死
從君地下然身有娠四月矣幸而生男則君之後
可延且翁姑皆老矣妾死何人侍養萬高領之嗚
咽而暇時家貧甚節婦盡質嫁時簪珥衣服以殮
自是家益貧日中女紅資以養翁姑及期果生一
男節婦且泣曰吾夫有後矣姑憐之敬諸翁自
至節婦寢室與之同臥起以便保抱携持每晨節
婦辨色以興襁遺腹子於懷而手鍼紉姑亦起坐
相助盡兩線爲度節婦入厨治羹湯子呱呱而泣

忠孝文彙

卷十六

全

姑復擁之以臥少頃飯熟姑起至舍視兒節婦
進食既畢復事所事率爲常而孝養頗以不置未
幾而翁又物矣時遺腹子甫六歲而姑又老相余
附身之具皆節婦所營辦及子既長教諸姑命存
其服進膳之目汝祖汝父皆皆在頃待汝以孝
其志雖七十有汝以養非可待事也其後萬高卒
其志雖營四方男子之志汝時僕僕之時保即遺
腹子名也時保既僥心計復體母心孜孜弗暇家
事以是節婦可自逸矣而其勤勞如昔也及姑歿

哀毀過甚幾成痼疾年十七稱未亡人至五十八
而卒苦節堅貞凡歷四十二年子一四時候牧行
誼舉鄉飲賓孫六人曾孫十七人皆有才能士桂
第二孫逢禮之長子也累孫逢仁之次子士楠所
聘室亦豐溪吳氏女後節婦四十年又以貞孝稱
云

李子曰從來旌節易守節難使節婦於萬高歿時
慷慨捐軀相從九原聲稱非不烈烈然以釣名而
輕新其夫之祀賢婦不爲也艱難困苦多歷年所

忠孝文彙

卷十六

全

鞠其子以有成且孝事其夫之父母生養死葬俾
萬高兩無憾於地下豈不誠爲節孝婦哉士桂欲
不朽其曾大母而求海內作者傳之蓋亦賢孫子
也子雖媿非其人而忍不徵信鄭子以成厥志與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元又書

與弟久菴書

與弟祭告 先大人書

與馮麟書書

與友人書

與從弟大村論復祭書

與從弟大村書

與黃仲賓書

復馮麟書書

與友人論詩書

復友一

復友二

復友三

復友四

復友五

復卓鹿墟

與張柘園

與程退夫

與家

與友二

與友三

與蕭笑錯

復黃城武

與朱古愚

復程退夫

與雷希樂

復張柘園

與張桐峯

與詠公

書

與胡康侯論滕書子書

某白康侯足下比讀春秋見隱元年書滕侯來朝
桓二年書滕子來朝夫滕侯爵也何爲乎子之哉
必時王黜之也及讀傳乃云不討桓逆又先朝之
黨惡也前侯今子秋之也此夫進退諸侯名實定
焉蓋天子之事也僕竊謂不然聞之春秋之作聖
人惡諸侯之情思有以禁止之而作也乃匹夫竟
取天子所封之爵而黜陟之則其僭更出桓文上
矣豈聖人作春秋之意乎且自此以後終春秋二
百三十年滕皆書子王者之法罪不及帑豈以其
朝桓而黨惡也遂罪及其數世之子孫乎則滕之
降而稱子必時王黜之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而非謂仲尼以天子之事
自用也邾子楚望之言自是不湯若如傳所云云
則楚是僭以天子之事自甲己父斷斷不然也

侯顯足下亟更之無使天下後世疑聖人以匹夫
行天子事欲止人之僭而先自陷於僭幸甚

與朱晦菴先生論臨卦書

某白晦菴先生某讀臨卦彖辭而見八月之解不一有謂自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者此何氏之說用周正也有謂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者此褚氏之說用夏正也聞或以此質先生先生曰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某竊惑焉當文王演易之時所用者商正耳周正固未建而夏正亦所用不用恐二說皆非惟孔疏因王註道長道消云云謂立據否卦之時蓋以臨建丑之月數至否建申之月爲八月也隆山李氏亦謂八月言之於臨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但謂當數至觀則非八月而九月矣孔疏不獨於八月合且亦於商正合二陽內而爲臨三陰內而爲否陰內則陽自危曰至于八月有凶固當或不必拘商正但以時計之而陰臨之本月數二陽浸長而逼四陰爲臨四陰浸長而逼二陽爲觀其爲卦也反對陰長則陽自消曰至于八月有凶亦可倘舍否觀而引遯雖二陰之長與臨陽之長非爲正數但八月言之於臨斷無

從復數之理若謂是從周正而文王演易之時周正固未建也某有讀易臆譚一卷尋當就正有道惟先生明以教我

與從弟大封論五代書

愚欲黜逆進後唐以續唐統弟謂此論誠快可見吾輩識正相同但又謂五代之稱不過假以編年倡可不必更易則愚所大惑矣夫綱目繼春秋而作者也辨統正名誅亂臣賊子於既死以維天下萬世之綱常於不墜其功不在孔子下豈僅編年云乎哉晉天福初對唐明宗子從益爲郇公不因郇公之對并對宋氏爲二王後第以隋之郇公並郇公爲二王後以周之介公爲三恪則已明黜逆傳而不與僞梁爲一代矣且唐族人李崧萊公之封僞梁已舉行之當時并不議續其封並郇公爲二王後第以郇公並郇公爲二王後則又明合前後唐爲一而不絕後唐於唐矣曾綱目繼春秋而作也顧反可列僞梁爲一代而絕後唐於唐乎良以五代之稱薛居正修史而宋祖命之者也朱子宋臣何敢更之然於柏鄉一戰大書晉王伐梁已微示其意象而後備可不體考亭之意亟取而更正之乎若謂宋祖無開統之正僞名之順

逆不必更易則逆傳可列於後唐前爲一代而逆傳亦可列於宋後前爲一代矣此等關於天下萬世之綱常小誠不可不亟取而更正之俾亂臣賊子知所戒也

與從弟大村論南唐書

愚謂南唐實爲唐後非無據也烈祖世系出自建
王南唐書已詳言之陳水通鑑言其欲祖吳王恪
又欲祖鄭王元懿特相傳之誣耳則以南唐續唐
統自是正義弟乃謂其有三難而愚竊以爲不然
也弟謂知誥爲徐氏養子不可與昭烈比若以之
續唐後反足玷神堯宗廟伯也第論古人者當原
其心不當泥其迹知誥屈爲徐氏養子亦時際式
微無尺地寸兵之藉不得已假此以俟事幾之來

北唐文集

卷十七

七

耳英雄舉動正自不拘卽明祖微時亦嘗依身
郭氏何玷之有况歷稽之前代始皇以呂目藏元
帝以牛冒馬世宗以柴冒郭史皆不絕之於秦於
晉於周乃明明憲宗之裔反欲絕之於唐則持論
亦太苛矣弟又謂昇元三年知誥乃復姓李前此
尚冒徐氏若以之續清泰後則此二年間李唐徐
唐之稱將何所從而以愚意斷之知誥之爲唐裔
不特南唐書可據卽歐陽五代史亦明敘世系雖
正位日尚冒徐氏然十月受禪三月卽從徐氏諸

子及百官之請復姓馬令先主書所紀歲月炳炳
可攷固未嘗待三年也况旣已復姓則徐何不可
爲李而乃致疑於李唐徐唐之稱乎至謂宋承周
後於事爲順若承唐後則江南未滅之先正統不
得屬宋此宋儒推崇本朝不敢不然耳吾輩非趙
氏臣何亦云然哉夫繼晉而能一海內者隋也而
隋受周禪之初綱目未嘗卽以統歸之誠以正朔
相承不容少假其時正朔在陳陳苟一日不滅則
統自一日不得歸隋况南唐又神堯之子孫而非

北唐文集

卷十七

八

陳可此乎丘文莊續綱目於南唐亡後卽大書開
寶八年亦猶綱目於陳亡後卽大書開皇九年之
義明乎宋繼唐統也若云天下未一統則分注旣
一統則大書是時北漢尚存何不分注而大書乎
由此觀之則斷斷以南唐續唐以宋承南唐乃可
羽翼文莊而告無罪於考亭不必以三難爲疑也
卽南唐自劉仁贍死後兵敗地蹙嘗稱藩於周又
稱藩於宋亦不必以小朝廷疑之彼趙氏固亦嘗
奉表於金又奉表於元矣而正統未嘗不歸諸宋

夫豈以親親大不肖者弟破宋儒成見而從春秋
大義衛名邪抑必楊子言爲然也

與宗人論祠祭書 戊辰

祠堂之祀始祖程子以義起者也祠堂之祀高曾
祖禰四代載在會典者也祠堂之祀先祖以及高
曾祖禰四代行之自浦江鄭氏而近皆遵之者也
按家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始祖者厥初生
民之祖也先祖者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厥
初生民之祖惟王者得遠報本始得祭之恐非直
大夫家所得祭未承陽錄或問始祖之祭曰古無
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書初也祭後來覺得倡議
不敢祭蓋始祖之祭倡禘禘爲王者之大祭故不
敢也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祀爲先祖者丘文
莊謂是始遷之祖及起家之祖始遷之祖謂去國
之因別於本國不來者起家之祖謂庶姓之起家
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祀之所以萃人心之渙於
孝享也雖朱子有先祖之祭倡禘之說然禘則比
禘爲小諸侯亦得行之文莊注家禮於始祖之祭
不爲儀節而於先祖之祭則詳爲儀節且引朱子
答或人書取橫渠喪畢祫祭於廟還王迭遷之說

謂朱子初不以祫爲非而先祖之祀斷不可廢蓋
以內朝之卿大夫原視外服之諸侯而祫可行也
由此言之則始祖之祭必不可舉而先祖之祭必
不可廢明矣樂易公始遷興邑正合去國之國
而別於本國不來者今祀之祠堂正合祀始遷之
祖爲先祖者若以文定公爲起家之祖遂議祫
及永懷公以上之祖則自主祭者言之是祀止
三代有曾有祖有禰而無高祖不惟於家禮不合
亦於會典士大夫祭四代之制不合矣按會典品
官家廟明初未定制集禮所載權倣宋儒家禮
祠堂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四仲月祭又加臘日
忌日之祭與時俗節薦亨又明初用行唐縣知縣
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禰
右是祭止三代者庶人之祭而非士大夫家之祭
也無故而下庶人不傷祖宗之心乎又按浦江
鄭氏家儀祠列五位以其第四世祖位居中即程
子所謂先祖也其右第一位則高祖考第二位曾
祖考第三位祖考第四位考其左四位則高曾祖

考之妣也士大夫家皆做其制雖祠堂位次不盡
如鄭氏尚右而無不祀先祖及高曾祖禰四代者
江都劉梁嵩氏近舉行之安宜王巖氏爲之作記
於禮頗有所發明其文載異香集可攷也高祖有
祫不可不祭程子之言士庶於始基之祖雖親盡
而祭恐亦無害又朱子答或問之言夫士庶尚可
祭始基之祖顧必議祫及永懷公以上而祀止
三代果何據乎若謂古禮當然則彼大夫有事祫
及其高祖非古禮耶且祠堂建自奉常公永言
孝思之圖其旁明題曰後傳孫某立若祫永
懷公以上止祀文定公以下則此圖爲虛設不
惟於禮不合亦違拂奉常公建祠之意矣祠堂
之祀先祖及高曾祖禰四代攷之古禮稽之時制
皆得行之家禮會典諸書具存何不一攷顧乃輕
議祫毀不惟淺拂奉常公建祠之意即文定
公平日止孝之心亦必愀然在天則此一舉也貽
祖宗之祠者豈淺乎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
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古禮既然時制又然則

樂易公暨 赤微公之祀斷不容祧無庸紛紛
聚訟者也伏惟各朝一已私見上體 奉常公暨
三曾祖在天之心詳加酌定妥侑 先靈慰悅
子姓幸甚幸甚

與從弟木菴書

廣陵一別眴眼五載衰老日卽爲農沒世夫復何
言獨有二事關繫當今要務常欲爲賢且達者吐
之奈素鍵戶自守耻違大人成名海內薦紳先生
從無識面之人非弟其誰吐哉八股取士皆謂專
經崇聖不知蔑經侮聖莫此爲甚微生欲迂儒也
叔孫武叔統禘也淳于兒辨士也盲無忌憚放於
非毀聖賢一枯其應卽效其人由嘲肆意譏詆而
表譏怪無所不至而謂之尊經崇聖可乎他如最
沮桀溺荷蕢晨門之類無不皆然童年入學之始
卽以雕巧其心蕩惑其志謂之教育人材豈爲善
法至於命題割裂經傳尤爲害理昔宋有以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命題者朱子深斥之謂爲經之賊
文之妖今之小試往往多命搭截題使朱子見之
當不知如何痛惡也且彼此沿襲以眩一時有司
之目求其洋洋纒纒根據經史者一科有幾人哉
先正有云八股興而六經荒十八房出而二十一
史廢誠哉言也明季經濟之士落落晨星讀者咸

答革除摧折所致而愚獨謂皆緣八股誤之不可
不亟議更也將更之以策論乎則又東坡所云近
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集括待問條目
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者矣其
弊更甚於八股不可也愚謂當更八股爲經解仍
以四書五經命題禁止割裂及歇後語或雜引先
儒之說而斷其是非或旁搜史傳之事而證其功
效庶幾於聖賢之道有所發明而經史皆不至荒
廢矣至於二場則當易表以賦易判以詩賦體必
也

卷十七

五

遵漢魏詩用排律或二十韻或三十韻體必倣初
盛唐論與經解相去不遠初場既試之以經解而
論竟去之可也或謂詩賦華靡前代廢之久矣何
可復用則請再舉東坡之言以對自唐至今以詩
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卽近華靡亦非博學之士不能發爲宏辭較諸今
之乞表聯與判語爲何如也三場仍用策五道問
以時務參之經史凡剽竊雷同者皆不錄如此庶
革實兼收而天下之全材輩出矣倘不棄芻蕘於

經筵進講

卷十七

五

經筵進講日爲 當宁力陳之一旦更新其制使
天下後世傳爲美譚取士廢八股之陋規用經解
詩賦之實學自 今皇帝聽翰林李學士之言始
豈不流馨青史哉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嘗攬天下之大勢計之北直京畿也山東山西左
右輔也 天子自治之大司馬控制提調之今制
八旗分屯近郊倣諸周之井田唐之府兵有事則
出征無事則歸耕居重馭輕之道得矣至於中州
吳越楚蜀閩粵滇黔之地爲省凡十有二幅員廣
濶亦當倣唐節度府之制分爲三大藩而建閩焉
合江西浙江福建廣東江南爲一大藩而建閩於
吉安合陝西河南四川湖北爲一大藩而建閩於
漢中合雲南貴州廣西湖南爲一大藩而建閩於
鎮遠設三大經畧府擇素諳輶畧才望重臣經理
之或親王或郡王或內閣大臣務得其人標提止
設總兵二員披甲萬人督撫提督皆聽控制則督
撫提督之兵皆其兵餉不費而兵自足所轄地方
卽有奸宄僞於威聲何敢竊發卽竊發亦易於撲

滅不至請兵於朝動延歲月養成滋蔓之勢矣然
此大權也不可令一人久握宜倣古出將入相之
法或三年或五年卽議更代王仍入而輔政閣臣
仍歸閣辦事可也是亦制治保邦之一端試與知
形勢者商之可行與否必有灼見此二事久縈懷
抱欲爲賢且達者吐之矣然未免門外漢而與人
室中事也得無嗤其妄乎辛未孟夏兄驛頓首

八股創始荆公而其爲害於天下國家正荆公
一所云大則不足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爲天下

集

卷十七

七

國家之用雖白首庠序而使之從政茫然非特
不能成人之材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
付者也何日廢之豈予望之至於建閭一說非
敢妄效河汾獻策于時蓋因少苦離亂欲得海
內寧謐而優游卒歲耳

復從弟元又書

弟言元日所降乃霖淞非木介爲歲豐兆楊升菴
詩序言之甚晰則其占爲休徵甚可喜矣但考諸
史唐玄宗時凝霜封樹率王憲歎曰此俗所謂稼
樹也或以爲春秋雨水木卽此蓋陰氣脇木先寒
得雨而水者也一名樹介象介冑也又檢竹嫺雜
著霖淞卽木介寒陰精潤之氣薄樹所成者其狀
水花雪蕤實與元日所降者合則升菴所言未必
確而其占又爲咎徵甚可憂矣衰年作客冀倖歲
豐庶可謀歸倘再罹鞠誼窮途之哭固所不免而
相好兄弟亦不知何日得常常聚首也

集

卷十七

七

與從弟大村書

人必真能知我乃謂知己本巷嘗稱予於某督學
謂詩歌古文辭與陳其年頡頏字亦如之愚兄拙
於書誠如其年而詩歌古文辭自是兩派何可同
日而語張明府蔚生嘗索予詩以一絕句贈之極
歎簡貴不苟非徒稱頌者比此不特知予詩并予
爲人亦侶乎得之顧又謂字亦美秀而文則所不
敢受矣是皆不得謂之知己而真能知我者惟西
齋耳予相詩多虛譽名將於實虬舉詩學老漢厚
實浮於名前日可亭叔猶述其語如此雖媿不敢
居而心未嘗不感今忽舍我輩而去安能不慟慟
安能不淚西齋每手予五言古擊節不置擬作一
長篇哭之屢捉筆而屢輟神傷之餘氣不振也鍾
生既逝絃輟伯牙惠子云亡言長闕史古人爲知
已慟誠有如此然不可與俗人言也惟可告我大
村耳知大村問予言亦必爲西齋慟矣

與友人書

東陽客舍盤桓甚樂別後忽受一俗子無端囑笑
復有一無耻生與之比甚至自言其善脂韋悅人
嘗以表兄呼貴人家奴家奴感其意恐憑貴人力
薦諸學使者得取遺才入場生平穢行醉後穢態
托出可羞可鄙孰此爲甚而猶津津口頰不置真
不知人間有羞耻事矣某聞之恨無水沈香燭燭
西齋往日氣舉軒軒在目而知已之言不忘於心
泫然久之卽席得纒是清寧開好夜傳教老漢
良朋之句二子復相顧笑不已某磊磊落落人也
寧肯甘受其侮抑鬱積中結成一怪疾肝氣上逆
疼連腹心坐臥俱不得今雖稍平而兩肋脹猶未
止二子所笑謂平熟者凉生花過雨之句也所笑
謂板重者苧帳繩牀人臥病葛燈蓬屋夜生寒之
句也錄寄大村大村於前句評曰名句於後二句
評曰妙近自然某今後作詩非真正箇中人榮不
出以視之矣承惠尊族一札不敢輕投奔走顯達
之門某素不屑此足下所稔知也前不俟相孫之

我先輒同足下訪之者重其人也重其詩也不以
進士視桐孫亦不以部郎視桐孫而以海內名流
視桐孫也猶之一日不見吾家大村輒思大村不
已不以孝廉視大村亦不僅以從弟視大村直以
海內第一流人物視大村也苟非其人謂虬峯肯
輕與之交乎足下以和光親某大村以委蛇勸某
而某只是自守故吾不易其操大凡死生有命窮
通在天倘數合饑死閭閻老子必不以是人近能
和光同塵委蛇諸俗遂延其壽使事朝野也此某
寧甘饑餓必不肯營營苟苟自喪生平耳年來耆
舊凋謝碩果無幾忍性室慾用保其身實吾輩今
日第一事然某病又以過忍得之使其時即發洩
氣舒而疾不作矣而某不肯作悻悻人也

復友人書

日月如駛歲不我畱先正典型凋喪殆盡而我
竟爲落落碩果奈何敢自輕自弃天地生我不
我讀書不靳我論古是已以其厚者予我而所
我者祇衣食耳然究竟不使我寒餒死陶公云
懼非饑寒又云道勝無戚容我曹當以此自奮
勵切勿以奔走圖衣食不足遂自喪其志氣
乃曰直道難行於今交游往來亦須加意周旋
則僕所不敢聞命者也是以古之君子
規過是是非非一以直道行之何所用其
周旋卽僞矣何樂與之共晨夕苟知足下所言
亦自輕自弃之一端而志氣必因之喪豈我曹所
當爲哉足下幸一思之

復吳凌蒼書

握別未一年而耆舊凋喪幾盡死別已吞聲矣而生別何能不惻惻也接手札知彼此同之益泣然不自已僕去夏堅意入郡張厲淺揭之患免矣而鼓盆肱篋之戚乃又相尋而至僕衰年以後有四大慟五十二歲喪母六十三歲喪父生我之思未報而終天之慟無窮血幾灑盡骨髓乾矣而齋忽焉長逝又爲知己慟每過東城日瘦氣鬱不知涕之何從淫淫而東流也至喪妻亦未幾常而吾妻可哀實倍他人目不幸雙替雖並坐而不見吾面徒以聲相聞者五載臥牀而不能坐立者又三載病篤而不能言者又四十一日日將瞑蹙頞長吁呼僕一聲遂絕傷哉慟乎况平日非禮不言非義不取助僕實多至於不妬不忘則又嫻戚所共知僕於此卽欲矯情而悲從中來何能自止此僕衰年以後四大慟也若夫敝廬存失亦何足計身外無長物而梁上君子空勞左顧此後可開門臥矣足下乃問僕近日囊橐贏餘若何僕性

此集文集

卷十七

一

三

此集文集

卷十七

三

迂疎足下所素稔也迂疎之人動輒多忤而囊橐贏餘何自而致足下又問僕近日起居康健若何苦無善狀可慰知已惟春杪頭忽大痛三日痛定捫之頂上突生三骨夾中頂舊骨森若天半三峯人皆云是毒骨可爲知已告者止此耳足下自慮舊疾屢發恐不能過冬寒而僕謂有定數不必過慮獨是巨浸圍門非舟不能入市而操舟童子則又死此則不能不爲足下嗟耳雖然剗極必復吾邑剗已極矣陽之復知不遠也竟懷侯之何如

復梁五榮書

與足下晤別竟不記何月何日矣歲歲相賀兩相
左彌覺悵悵讀足下詠門神詩滿腹壘塊皆見紙
上極憤懣矣復寓規戒其間如面同紙薄休教墮
色與年衰莫漫嘆粉飾衣冠登仕版粧排顏色上
侯門紛紛後輩輕前輩濟濟新官換舊官短長形
體憑誰造膠漆恃懷到處投及華屋年年多換主
模糊不記舊時恩銅龍金馬皆平地高位貼危巢
久貪尤爲警句僕既反覆熟讀且縣諸座右無忘
思及足下卽起立雅誦不但如見足下面并如見
足下心矣古人入幕者甚衆皆才人不得志於時
而學畜於中借以抒其一二豈是爲人執役夫何
所媿然鼯鼠之量易盈在交游前以此誇張鳴得
足下未必無人而足下獨引爲媿卽此便見足下
曾次兩令郎希聖希賢於家庭求之足矣僕何人
也而以聖賢地位上人相推欲兩令郎取法於僕
耶媿矣媿矣承論取名與字義從五行相生支派
當取諸火僕慙學問疎淺無以應命謹按周禮夏

官司燿氏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秋官司烜
氏掌以夫遂取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燿氏燿
烜音聃夫遂陽燧也火與日皆具陽剛之德掌之
取之又得位行道之象長公名曰周燿字曰掌伯
次公名曰周烜字曰取仲何如何如僕文集已刻
四百頁有奇賦樂府五言古排律五言絕及史論
已全刻七言律三分中已刻其一奈無貲刷印呈
教深以爲憾今歲及謀刻七言古及書後跋二卷
計字七萬工價三十餘金初擬印須我友相助以
成旣而思之刻集冀邀名於身後而求人先喪品
於目前得少失多遂已其事以待賣文所積爲之
因屏交未偶爾附聞知足下不以予言爲迂也

與雷希樂書

昨秋在東陽足下不棄鄙陋再拜稽首以尊大人先生傳請某竊悚懼不敢承命而又不忍辭某於先生雖未講師弟子禮而在湜錫之列然先生避寇散邑主於先君子某時年十一耳即得親近有道何敢辭焉既又思之王篁夫爲先生作誌陸縣圖稱其起數行已盡先生爲人於中段又稱其形容剋至而周盛際則謂篁夫與先生至交作誌止言其文章而行實一事不載何以傳後欲作一

傳以補缺畧而究未作然則先生之傳豈易作哉

及得足下所述行實則又畧而不詳且歲月前後

多舛其蓋滋悚懼輾轉以思不遑寧處忽覩先生

手文集擾驚寤起而讀之凡閱旬日盡十六卷無不貫穿於心而猶未敢輟下筆也於初秋之四日天雨新涼靜坐經營久之若見先生於羹牆磨墨伸紙一揮而就其體彷彿漢書賈誼傳而變通其雖力之厚氣之純不及班祿萬一而於先生之生平竊謂能舉其大可傳之後矣試書一通焚之於

先生知必快然九京也然此止可爲知者言耳愚
墮皆名人其於王誌猶不能無異同何況其它而
某終不能不悚懼也

復巴景琦書

承詢徽郡諸大族祠內神主皆稱父祖諱曰某公於禮恐有未合大哉問乎僕敢據禮以對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可見非君父之前不得輕名之矣其於同輩且然而況子孫之於父祖乎卽左傳樂鉞於晉厲公前呼其父書之名曰書退亦君前臣名不得不然豈廟祀父祖可直斥父祖之名乎卒哭乃諱禮有明文卽稱謂間亦不敢輕犯之矣雖廟中不諱亦謂有事於高祖祝贊不諱曾祖以

禮記

卷十七

祭統

之上可直斥父祖之名於禮無害朱子亦徽人也何不行之於先今按文公家禮神主式曰顯高祖某官封諡府君神主曰官曰封曰諡則不書其名可知矣惟陷中書爵姓名行曰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謹之也恐代遠失攷也其前用粉止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爵或孝廉或文學或處士或號行未嘗直斥其名朱子未之行而後人可行之乎禮從義起毅然更之正俗稱之謬而

從文公之制是所望於知禮者矣勉哉足下

復從弟太村書

向承賜書久未裁答始困於暑而懶繼以困於
而懶遂遲遲至今也弟謂今時局面不可隨勢
道嗟乎古道之亡也久矣區區匹夫豈能執
竊有所聞矣聞之瀛州有鳥名曰鵲鵲者
奔走冰上即汚穢泥砂無不踐踏人謂此鳥
號小人嗟乎今之爲鵲者多矣其取道之
敢管管苟苟也又有鳥名曰鵲鵲其取道之
亦即其日其日其日其日其日其日其日其日
子嗟乎今之爲天然者幾哉子竊志之而寧蹻蹻
涼涼也非過執古道也弟又謂愚性既孤僻與人
又不和平夫孤僻則誠有之而與人不和平者迫
於不知己者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
韓昌黎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愚平時就兢不敢存
上人意而人之不知己者以其不平而迫予不平
則有時失其和平焉嗟乎豈得已哉弟又謂年老
資用不繼何所藉以頤養必須稍加圓融毋株守
坐困愛我哉然非君子守正之道也從古士行只

爲圓融二字不知壞却幾少充其類而言之將寔
皆栗斯哩哩嚀嚀以事婦人皆託於圓融而爲之
矣將突梯滑稽脂韋絮極以游大人而成名皆託
於圓融而爲之矣甚至嘽爾蹴爾嗟來乎食爲乞
人所不屑者亦託於圓融而受之倫以全吾軀矣
不知死生有命豐吝有數至正無私之天必不以
人之能圓融予以豐而生之亦必不以人之不能
圓融厄以吝而死之近日於此看得甚微亦信得
甚堅所以寧拙守如天然而決不效彼圓融也
又謂雖無童子跟隨朋友處亦不可太疎簡恐亦
非交友之正道也朋友果深知我往來雖疎而敬
信之心自在朋友苟不深知我往來或數而厭惡
之念且生使必密邇而後親信則必朋友皆小人
也而後可豈朋友而君子也若是哉凡此皆關於
行己大端不得不言非故亢復強辯也諒之諒之
至於立嗣一節五房延切公已立及異姓矣其所
立者黃氏甥即子妹婿汝翁之從弟也汝翁子甚
多非不可擇一爲嗣但稽之於經攷之於史按之

於律皆斷斷乎不可也。卽子養外孫莒公子爲後。
春秋書莒人滅鄆。此稽之於經不可者。晉賈充
死無嗣。其妻郭槐以外孫韓謐爲世孫。太常議謐
博士秦秀謂其絕父祖之血。食昏亂紀。度當謐爲
荒。此攷之於史不可者。二又近今律令乞養異姓
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其子歸宗。此按之於律
不可者。三愚平日於倫理間毫釐千里之謬。辨之
最晰。而正道自守。何敢蔑經背史。干犯王憲。冒昧
行之。獲罪。祖宗并累族長獲罪。祖宗此所

東坡文集

卷十七

三

必於本族求之也。既又思之。田無二頃。屋僅三楹。
居恒淡泊。自甘間二三日。纔一蔬食。承酒非祀不
。不沽雞。是非朋友饋。經年不縣於厨。身所衣絮
袍。十四年於茲矣。二妾補綻過膝。而交誼不聞。曳
杖商歌。何嘗不樂。倘所立之嗣子。習見衣穀食肥。
或以此苛求。老人不能遂其所欲。勢必背而去。卽
不去。亦必口許。語於室。不反促老人。餘年乎。是以
遲久未報。切勿謂愚又過執古道也。

與雷一丈伯籲

別先生日月頗遠。顧時時念之。憶先生初避潰兵。
徙家敝邑某十一歲。長公七歲。相與讀書於塾。甚
歡也。先生顧亦喜某。同長公游。每召某坐席隅。以
杯酒酌之。時先生年亦甚壯。曾未幾。何幼者壯壯
者老矣。嚮聞先生居郡城。謝客高臥。經歲閉門。邇
又聞避喧湖墅。著文章以自娛。士君子生不逢辰。
言則招尤。動則獲咎。俯仰天地。抑何隘也。先生黃
鶴舉矣。網羅安能加哉。某擬夏初輕舸渡湖。拜先
生牀下。握手長公。盤桓旬日。聞所未聞。而歸先生
其許我乎。

東坡文集

卷十七

三

與門人諸元選

吾輩敦學當守古道適薛生來言門下於尊人之
園欲題處士某某此萬不可亦不必者王築夫有
答梅隱家叔書於處士二字剖析甚明特檢送覽
至未卒哭假房書讀則尤萬不可者禮大功誦可
則非大功而三年其於禮不可誦明矣況未三月
也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文末也行本
也門下幸一思之

與吳凌蒼

昨所許魚乞付來不必多亦不必佳但得數尾於
盆盎中畜之日觀其浮沈上下游泳自在則老懷
浩浩落落亦與之忘矣若必計其尾單尾雙脊長
脊短此心不溺於物哉人生貴適意耳何事此滯
滯也

與馮甥曉

不佞向不快吾甥以甥歲時不掃墓忘其所自生也自郡中歸老妻細述甥言稱甥語語不忘外大母既知有外大母則非不知有母而忘其所自生者矣或考人傳言之訛或甥悔心之萌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何必深求今而後甥舅相好如初可也

與梅衡瞻

歲除前一日得呂君札自當如期戒途但僕本生於甲戌六十有五矣今必欲僕匿二歲云是丙子生僕竊自思生平為人模直不作欺人語乃因一館遂匿其年以欺人此後凡遇乙亥生者坐必虛左讓之飲則酌必先之謙雖美德然無端甘居人下返而自問祇爲一館此欲不媿於心得乎又季謙吉所言更有甚者庸僕性太迂不合時宜改茲易轍曲能如釣會乃可圖報如所慮心矣人品喪矣心術既壞人品既喪尚可爲人師乎尙可爲足下及呂君友乎此僕所以斷斷不敢就也善爲我辭焉幸甚幸甚

復黃仲賓

郭外空曠風雪欺人承惠烏薪此後衰骨得助可
與抗矣尺牘選中黃筆硯節香五字殊足詫異僕
生平不肯蓄疑於心譬食殍胸膈不能安寢思至
中夜忽得之快甚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
節香韓魏公句也花華通用華訛筆僧之三與已
相近豈與亥相侶耳晚訛硯想又承筆字來可發
一噓

與從弟大村

平日所心折者弟與西齋耳詩文每成必質諸兩
君西齋已矣幸有弟在他人譏我毀我固所不恤
卽譽我贊我亦所不喜不能搔著痛痒也寄來新
文六首詩三十七首惟希直筆攻瑕無少假借

復從弟大村一

前家書至時已就寢聞剝啄聲披衣而起未免瞋
眼昏花兼之來人匆匆未及復不意遂遲至今也
承盛意許於明年作長篇贈我感甚感甚但賀之
一字則不敢當程氏遺書父母具慶生日始可受
賀父母俱亡生日當倍悲痛顏氏家訓亦然我
父我母既皆不存結髮又逝孤子一身無子無
女真天地間鮮民也作詩慰我則可若言賀倍增
悲痛矣

復從弟大村二

叨贈長篇沈著工鍊無一率字無一懈句排體之
能事極矣雖愚兄當之有愧色然才人多舌少可
不肯輕譽人第自言無浮辭語語實錄豈欺我哉
銘謝銘謝

復從弟久菴

來使匆匆未及裁答因名多一字且稱呼舛錯或
是它人名氏偶同或是寄與它人誤投愚兄皆未
可知心甚恍惚尋思再三始悟第終日爲兒女事
縈神而心有所繫遂舛錯如此耳愚兄子然一身
無兒無女反得瀟灑自如未必非天逸我也拙集
已刻什之八若二三年內得成則雖三公九列之
尊未易與布衣爭樂矣弟前欲刻詩不可不亟圖
之我輩千秋萬世所恃惟此豈可疲於兒女而後
視不朽業耶愚言匪妄幸勿我嗤

與張良御

承惠大集細讀之知足下自負甚而僕何敢輕言
然有不得不言者步兵廣武一歎本情時無漢高
遂使豎子成名謂司馬昭耳後人不解其意誤以
豎子謂漢高目阮爲狂寃矣寃矣三代以後可與
漢高匹者惟明高皇而足下作張士誠傳乃於
二千年來僅一見之英主爲吾高會食德三百年
之舊君竟以虐之一字加之是阮所與者赤帝子
而所不滿者秦叔之司馬昭足下所不滿者鄒魯
與龍而所與者降元又叛元之張士誠深爲足下
不取也倘不及今毀之傳之天下萬世誅伐交加
恐亦無有爲足下稱寃者耳思之思之

復王勿齋

連有戒心通昔不寐五矣城中未必知之也短跋
如命草成雖出率爾然頗渾脫遠俗擬存諸集性
情志尚人各不同迂疎之言卽拂尊意而刻入詩
後勿輕削方爲圓俾存本來面目幸甚幸甚

與從妹韞菴

耆年善忘月正在邑數過叨擾頌行又承嘉貺未
識曾作字謝否然至今銘於心也所言詩序約於
夏五豈肯食言望後三日大雨初霽晨起一揮而
就願喜字字真切天暑頭眩謄稿反費一口工夫
因自笑曰素不能書又遇禿頭不律宜其艱也然
艾東鄉素不知用筆不以爲病謂天地間惟文章
可以不朽愚兄竊借以自恕矣知妹亦以東鄉之
言爲然而不我訝也

復蕭徵父

僕直人也雖不知詩然意之所謂好者卽以爲好
否者卽以爲否從來不解隨俗作好好先生違心
取悅於人足下近日新詩皆僕意中之所謂好者
濃圈極贊自不能已豈胡廬以涸公哉足下固非
好諛俗物而僕亦不肯妄諛人者也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足下豈不自知之矯作謙辭耳懷人
絕句十六章有僕意中之所謂好者亦有所謂否
者俱從直點定非因足下一言之激漫以爲然
也此中冷暖足下當亦自知之所懷中獨不深爲
齋大村皇望何耶將無敵邑人俱不足懷耶然足
下以董狐推僕古固有所謂鬼之董狐者僕竊爲
所懷諸子慮而爲勿齋太村皇望幸矣笑笑僕年
日作詩文惟任一時興趣初不解摹擬古人昨來
仁子過僕謂僕五子詩彷彿少陵雨過蘇端一
殆謂從彼脫胎耶僕雖未嘗學杜然細思其語
不謬足下謂置之君蘇文選中不能辨別則甚
所敢當矣冷晨本擬過高齋面談宿疾忽發不能

遠步特遣童子馳上幸足下亦直以教我

復浮公

聖僧黃山洞名甚是巧妙不必易也卽以稱中公亦未爲不可若僧不可以此稱僧則吾儒贈答詩中亦不當以名儒大賢彼此相推許矣近有一種俗物平日不知讀書專好指摘他人詩文強不知以爲知可鄙矣此爲甚我輩虛心受教固爲謙德然亦有不必要者與此等人開此等語亦曲盡之是惑也公幸勿爲所惑

復卓鹿墟

遺民節畧敘述不可不簡簡則古無施於元難之病且簡則無濫辭稱許不至過情其有已屈節及於崇禎年間先死者切不可混入先死者非遺民已屈節者雜諸遺民內不特辱遺民卽彼亦有汗顏焉卽同爲遺民其間亦有別順治初年用人俱照先朝仕籍凡有罪罷職不爲清議所容者桀不錄用則其人非不欲仕也欲仕不得耳安得冒稱遺民他若明季末科進士被舉入京不用斥歸者甚多舉人屢上公車不第者亦甚多皆不得冒稱遺民混入所當細細訪問務求確實其或私鄉部或徇交游者所言何可輕信凡操選政須用一副鐵肝一枝鐵筆乃能成書垂遠稍稍私徇卽謫天下後世議論矣叨承虛已不敢不謹定下知意焉

復無名氏書

正月杪於程退夫處得一札始讀之而怪繼讀之而笑且憫也雖不知足下爲何人然不得不爲足下言之春秋之義據事直書孔子未嘗爲尊者諱也人徒見昭公知禮之對遂謂孔子爲尊者諱不知司敗之問初未嘗明指娶吳人問本國之君知禮而我乃言其不知禮將臣道之謂何况昭公習於威儀素有知禮之稱夫豈爲尊者諱耶使爲尊者諱則春秋必先爲文姜諱於莊二年必不書夫

此等文集

卷十七

手

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矣於莊四年必不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矣於莊五年必不書夫人姜氏如齊師矣於莊七年必不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又會齊侯于穀矣而春秋歷歷書之未嘗爲文姜諱也且不特春秋書之南山敝笥載驅三詩反覆形容諷刺齊子而孔子皆不刪為何嘗爲文姜諱哉孔子不爲文姜諱則吾亦不必爲任氏諱若言任氏不足惜恐辱有明歷朝聖主則孔子不當慮辱周公魯公耶况襄王之弟大叔通於隗后壽

食其通於呂后及武曌與僧懷義張易之昌宗亂左丘明傳春秋亦未嘗慮辱文武成康而爲之諱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亦未嘗慮辱高文武昭宣而爲之諱宋祁歐陽永叔修新唐書亦未嘗慮辱神堯太宗而爲之諱卽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亦皆直書其事誠以史筆所在不容曲也且不特此憲廟時萬貴妃怙寵惑主雷司空大政記鄭端簡吾學編陳東莞通紀亦未嘗稍爲隱諱何况任氏若言但表懿安皇后盡節之賢而任氏事

此等文集

卷十七

至

屬有無置而不論則又萬萬不可者逆闖入宮任氏自稱天啟皇后爲賣藥者家小妻任氏自稱天啟皇后自此傳之而南萬古恨一歌形諸悲歎嗣後明季遺聞明史紀事本末諸書訛以傳訛皆言懿安未死今若不實指出任氏則萬古恨所歎失身賊營者爲何人耶諸書所載青衣蒙頭走成國公第者又何人耶欲曲爲一任氏諱乃使賢明盡節之后蒙污萬世其辱有明歷朝聖主不更甚耶此吾所以始讀之而怪也菊隱紀聞乃吳門陸

右王所筆記而越中朱錫鬯采入日下舊聞兩先生皆博洽古今爲時所推重者也夫豈無所據而漫紀之又豈無所據而漫采之足下乃斥之曰誣吾竊謂兩先生未嘗誣而足下則妄矣足下又言荀隱紀聞已載不必更爲之誅此則有說荀隱紀聞不止一事而日下舊聞卷帙更繁讀者未必留神或易忽畧吾從而摘出合陶季深宮詞朗朗爲之明辨則懿安皇后之誣白而烈皇帝之誣亦白矣任氏恣其淫穢乃詭託懿安皇后而使其銜冤痛恨於九京吾卽以淫之一字極之非深文也且任氏逆閹魏忠賢之養女耳足下乃曲爲之庇得無足下之祖若父當日亦曾拜於逆閹門下爲其養子耶果然則足下亦不善幹蠱矣倘其不然祖若父爲東林賢者而足下乃庇逆閹淫穢之養女則誠不孝之尤者矣他日何面目見乃祖乃父地下耶子每見村學究強作解事一經未通而矢口十三經綱目節要未讀而矢口一史如先正所譏者在在有之而足下殆其一也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此展喜却齊師語載在左傳凡選古文者無不選之三尺童子無不讀之足下乃云彌縫其德何耶旣爲德矣又何彌縫吾始猶疑偶訛耳及讀至末又云忠貞之德無所用其彌縫則足下胸中寡陋於理不甚了了卽此可見矣此吾所以繼讀之而笑且憫也足下果爲何人苟有所見不妨造吾室毅然執辨期歸於是乃隱其名稱無名氏投諸退夫幾等匿名文書豈是正人君子所爲而吾亦何必與足下辨但恐前此詭以傳訛皆謂附賊失身者爲懿安皇后倘不及今實拈其人而徒泥爲尊者諱之說則淫穢之任氏反得以逃誅而賢明盡節之后反不得以洗辱將高皇帝暨烈皇帝在天之靈其何以慰乎於此雖欲不援引春秋及古今史直書不諱之人義則明明謂以晚天下而不得已知足下必不能喻吾意而吾亦不望足下喻也

附無名氏書

予聞之有曰美玉不可有瑕又曰彌縫其德諸

一一爲先生言之先生一代文人也挺然爲

懿安皇后辨誣誠哉愈不磨矣第以一字缺任
貴妃曰淫使貴妃而未嘗淫也菊隱紀聞已誣
而先生不必復申其說使貴妃而果淫也菊隱
紀聞已載而先生何必更爲之誅在任貴妃或
不足惜而有明歷代聖主臉面何存愚意但稱
懿安皇后盡節之賢而任妃之事屬有無置
而不論則我 高皇帝以暨 烈皇帝竟成美
玉而先生忠貞之德斯亦無所用其彌縫也與

此等文集

卷十七

書

無名氏具

與從弟久菴書

序久草成本擬面致五月十六日偶冒風寒十八
日病大作二十一日始汗至今心尚忪忪想因餘
熱未清今歲所入無多未及半年所刻踰三言
皆殫已力拮据爲之以此囊苦羞澁兼因調攝又
有所費幾不得畱一錢看矣歸期尚未有定外此
郵寄附來贈王父母序一首其中未免有過激語
因憤桑梓前輩無人感格後進所見所聞日甚一
日雖欲緘默其何能堪知我罪我聽之諸君太凡
窮通有數死生有命愚兄七十一矣復何避忌畏
懼哉衰老既嶺作書况又加之以病大村韞菴俱
不能別疎幸卽以此視之但勿廣傳恐諸然聞子
瘡而憂也前日汗後恍惚夢一老翁自稱伏生是
我前身握手相語壽算尚餘可至九十有三雖涉
劫正可借以自寬并爲愛我者慰耳笑笑

此等文集

卷十七

書

中元日祭告 先大人書

不孝男驛百叩啓聞 父親大人哀男不覩 大
人色笑於今九年矣回憶往日或讀書有所得或
出游有所聞必詳述之以白 大人而 大人於
事之足痛心者輒悵然竟日有餘恨於事之足快
心者亦輒欣然竟日有餘喜嗟乎已矣不可復得
矣而夢寐間猶如疇昔也近讀桐城錢秉鐙所知
錄見有二事爲 大人生前所未悉者一爲吉顥
之唱替繇萬元吉一爲阮大鍼之死乃出天誅屢

擬白諸 大人無如泉路茫茫生死隔矣每一追
思淚如雨傾飾屆中元禮舉時祭謹書其詳附諸
楮幣焚以聞焉當 思陵時闕獻交熾不獨壞於
楊嗣昌誤持撫局而先壞於陳奇瑜經理失宜此
大人素所痛恨者其後萬元吉於吉顥剛愎自
用經理失宜亦如之先是滇兵奉調赴留京未至
而留京失退回吉安時楊廷麟以義師復臨江閩
中加以督輔銜經理江西因留之守吉待以客禮
其將趙印選胡一清德廷麟奮勇建功斬獲頗多

會閩中召廷麟入直以萬元吉代爲經理元吉與
諸將講體統申約束諸將解體吉安遂陷廷麟於
途聞之留駐贛州收召潰兵得數千印選一清率
兵三千蘇觀生內遣部下率兵三千丁魁楚兩廣
亦遣部下率兵四千郭維經姚奇曾召滇閩兵得
八千先後至贛營於城下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
當敵元吉必欲待冀芬黎遂球所募水師至并力
一戰王其竄力說之不聽及水師至敵夜截諸江
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喪甚衆火藥器械悉歸於
敵列營聞之無不喪氣引去贛城遂陷時丙戌十
月四日也大學士楊廷麟投池死督師史部尚書
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監軍御史姚奇曾趨文
廟盡死職方主事周瑚被執不屈大罵磔死嶺北
道彭期生衣冠自縊於署郭紳羅象觀合門投水
死編修萬發祥史部主事龔芬戶部主事林廷兵
部主事于斯昌王其竄黎遂球柳昂霄錢謙亨督
副宗中書舍人朱從謬劉孟鈞劉應駟同知王明
汲通判郭寧登推官吳國球胡統知縣林逢春俱

死之惟右都御史楊文薦方病困臥在牀不能起
執送南昌病益劇絕粒而死然則吉顗之陷諸處
之死不皆繇元吉經理失宜致之乎其罪蓋不下
■奇瑜矣時元吉已走出城歎曰使一城俱盡者
我也我何以存遂正中憤投水死其視楊嗣昌畏
懼自縊稍愈耳此事之足痛心者也阮大鍼之死
向皆傳大帥使人擠之墜嶺死非也大鍼在方國
安營於師未至之先潛通降表具以江東虛實告
之及師渡江遂往迎降蓋知有薦爲軍前內院者
世學文集 卷十七 一
矣是時兵馬所過城郭空虛從征官皆艱於得美
饌大鍼每飯必羅列肥鮮饜飫諸內院衆皆悅之
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卽執
板頓足而歌衆歡甚曰阮公真才子也有黑內院
者滿人好文墨大鍼欲以聲偶縱曉押韻卽拊掌
稱善黑悅甚譽之於大帥許得開卽用爲總督一
日而浮腫衆議暫留之備候入關取建寧相迎大
鍼然不悅曰此必東林有讒我者衆不解東林
■曰我輩無名東林其人者誰讒公慮公病耳

公必欲行同行可也行至仙霞皆騎而上大鍼獨
下馬步而前衆呼曰嶺路長且騎到險處下未晚
大鍼左手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昇也看我精力百
倍後生蓋示壯以見其無病耳遂鼓勇而登先至
五賢嶺乃仙霞最險處久之衆始至見大鍼馬拋
路口身踞盤石呼之不應於馬上以鞭擊其辮亦
不動視之死矣衆皆下馬哭以金予其僕爲殮具
僕下嶺覓棺數十里無厝人逾三日始得一扉募
土人昇之下則已潰爛露出矣其死如此乃天惡
其奸逆而殛之非大帥使人擠之墜嶺也越數日
師至汀州於所獲扛內見有大鍼疏具言進攻日
期使知所備蓋其心恐勝負無定不得之此則得
之彼耳大帥曰使大鍼不死今且誅之矣此事之
足快心者也未知 大人於九京聞之其於吉顗
之陷還如平日爲之痛心不已否於大鍼之死還
如平日爲之快心不已且恨其不遲死數日戮於
軍前爲尤快否嗚呼痛哉男皆不得而知之矣不
勝嗚咽以聞

與馮麟書書

秋仲溪土信宿盤桓甚快承以佳製賜教展誦之際即欲於燈下點定而遲疑未敢違者蓋有故也表弟平日所爲詩雅潤豐蔚有冠佩雍容氣象全忽變爲粗服亂頭介於不唐不宋間此必有以療盡渾清之說課表弟而過聽之耳不知詩到極真極樸非積數十年之功易易臻此胸臆之至歸於自然人每以之自矜然必拘欄至矣而後冲雲出雨特將胸臆畢呈俯得精語自然東坡蘇轍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腹使質而不綺靡而不腹尚足言詩哉佳製携至廣陵屢擬評次而屢輟恐開罪左右也既而思之寧從直觸怒不敢阿諛取悅表弟高明人也久必自知其誤而悔之恨其不已矣兄表弟素宅心卑牧豈不能受鍼砭之言乎就某兄見分別瑕瑜聊效一得願表弟且從拘欄處着意專尚大雅劇盡粗俗謝朝華於已之啓夕秀於未振而渾渾清即可於此馴致之至於樂府尤非易言置之可耳從來有識人必避短用長如李

供奉孟襄陽皆不長於七律遂不多言詩邑王西齋七律爲近今海內第一而生平未嘗作一樂府可知樂府非易言矣人能工於一體即可傳世何必兼材陋軒詩雖諸體具備七律已非上駟賓賢且然而況其他郡中有蔣易前民者惟作五律語皆獨創妙絕一時而人未嘗以其不能他體病之也某忝至歲旦交好故敢以直言進我罪我恕惟聽足下

與友人書

其晚年有三願憤恨 懿安皇后無端受誣欲為
白千古之冤一也冀望 朝廷廢八股更制取士
洗千古之陋二也嗟傷鯨老無後恐詩文不傳埋
沒一生欲及未死梓成全集以質千古之有識者
三也幸我亡友李子謙吉喜搜軼事為予述曰下
舊聞所載得以據實歷辯俾海內咸知其事修明
史者自必采入后妃傳卽或弗采而某之文傳百
世下當亦知其誣兩千古之冤白矣卽如俺答納
款一事高郵樓為已功而事久論定明史列傳
已歸之 先文定史館諸君子或因某文細檢日
下舊聞核其實而采入史未可知也則此一願不
虛以道哉近今 翠華南巡亭間俞子陳方以明
經言事請更制取士聞 當宁稱其言大有
理而八股之廢已有其幾千古之陋或於旦暮間
先之大比天下事我所欲為而義所當為者不必
定為之自我同志有人而我亦得樂觀其成則此
一願不又將藉以遂哉某所著虬峯集二十卷已

什刊其八黃子仲賓許分清俸三十金為子成之
其人性英爽與朋友交有久要不忘之高誼且其
與子訂也初未嘗待子之請詎肯自食其言朝夕
倘或我寄益之賣文所獲節省糝餐淡泊自甘而
集庶以成一生心血不至埋沒况俞子為子言越
中徐方虎先生與之遇於吳門詢及子集謂出寧
都魏叔子上雖魏不敢當而其言果確方虎先生
固千古之有識者也則此一願不又可信其得遂
哉三願皆遂則某此生可無憾已但恐造物多忌
未必能然也

與從弟大村論復祭書

昨傳單至大與愚見不合敢畧陳之願弟平其心抑其氣一垂聽焉祠堂祭祀愚倡議增爲六席止是準古聖賢之典禮復祖宗之舊規非執已見逞高論也明初定集禮一書許品官家廟祭四代

禮考公禮當稱家祭終至設一席告祧也

嘉靖間夏文隱公希經伊川議請於朝令天下臣

民冬至皆得祀始祖詔許之故於每歲冬至增一

席其餘春分夏至秋分皆六席每一考一祀

禮考文集

卷十七

禮

一席庶不至翁媳同几叔嫂並筵雜亂資養獲罪先靈此奉嘗公暨三曾祖舊規不容不復者也且費亦不甚多何疵弟與庖人計算每席五簞五素飯湯點令其包辦止與錢若干每祭六席計錢一千二百有奇歲大祭五加之冬至所增一席及除夕粘餠果品通計錢六千九百有奇又忌辰之祭十一每一祭一席通計之共二千五百有奇是一歲五大祭十二忌辰通算所用錢不過九千四百有奇耳今歲所典周姓磨坊每歲租錢五

千七百有奇再加上年所典徐杜張三姓屋及解姓酒店租錢一萬四千六百通計錢二萬零三百有奇除供五大祭十二忌辰祭席及享酸餘所用酒外尚餘錢一萬零六百有奇再除清明淮子河祭掃銀三兩三曾祖墳祭掃銀三兩尚餘錢四

禮考文集

卷十七 室

夏秋二租除納本年官糧及給守祠守墳人月糧外并可不動分毫貯留以應大禡大差何嘗泥沙所積空其資用况據歷年開銷除夕祭祀三席計

禮考文集

卷十七

室

錢皆一千有奇今歲六席止一千二百有奇是增三席所多用錢止二百耳又卽如袁夫人忌辰去歲司年所開銷計錢五百有奇今歲止二百有奇較諸舊歲省三百矣尚謂之浪費可乎愚非偏概執拘果於自是止以翁媳同几叔嫂並筵雜亂資養神人皆不得其安視諸周禮循陳元始同牢之失殆又甚焉故奮然倡議欲準古聖賢之典禮復祖宗之舊規也弟所援宋郊社賞賚太濫明宗藩祿米太厚之說以大喻小雖甚激切悚聽但

愚聞諸在昔凡遇大變大祲人主自減膳撤樂者有之節省大臣賞賜者亦有之而未聞有裁及宗廟籩豆之數者也縱或有之亦必待歲稔始議及此而未聞有豫慮歲祲裁之者也易損之象三簋可用享孔子卽申之曰二簋應有時王弼曰至約之道不可常也程子曰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觀於王註釋傳則禮之殺必待歲大祲可知已一考一妣一席非過於文飾也今必合翁媳叔嫂而使之同几並筵則損之至於過甚者也弟熟於易者也何不於此一審之愚秉性剛直耻於附庸平生惟尚乎禮以行其是其人之言果是卽素所不相洽者亦不敢謂之爲非其人之言果佞是而實非卽素所最相洽者亦不敢謂之爲是况準古聖賢之典禮復祖宗之舊規積之於中形之於言不止一日初非附和他人何徇私信邪之有且凡事有本有末田以祭名自應先復祭席後及

守祠守墳之人修復祖宗成制一考一妣一席翁媳叔嫂不至雜亂瀆褻其本也優恤守祠守墳之人其末也先其本而後其末自是大體所在顧以爲迂且陋則古人制禮父子不同室叔嫂不親授受皆迂且陋矣况前此月糧未加守祠守墳之人未嘗以不足於用而去雖加之不失爲厚然敦諸復祖宗祭祀不猶在所可緩乎弟言祖宗祭祀其事重大自宜規畫經久是也但須知改用五牲固出於不得已卽繼改三席亦非以爲定制原俟日後所積漸多而席亦以漸增耳若以三席爲定制則翁媳同几叔嫂並筵此等規畫可經久乎問伯叔中有言本主何嫌何疑者誠如所言則本主非神所依而古人制禮并不必設本主修祭祀矣豈老成人所當出諸口乎弟試平其心抑其氣細細思繹一番自知愚言皆恤大體非逞高論且事事實有長筭非事浪費則徇私信邪之疑既可以釋而偏振執拘及迂且陋之議皆不得我加已

與從弟大村書

近因多作幾篇文字大爲某某忌從來此道最爲天所秘惜發洩稍過卽有忌之者出拂亂所爲正學先生尙欲以所能歸諸造物而甘爲庸人况我輩乎亦聽之耳獨有二事不可聽其湮沒其一爲彼所不得與而吾宗人所不可不爲者第當獨任之其一爲彼所必不爲而吾輩所不容不爲者第當襄我成之東寺橋貞烈祠祠吾宗婦女貞烈者也黃平硯旅近出乙酉殉難紀視予內所載李氏

此集文集

卷十七

文

者注都諸生何志容妻昭陽李文定公曾孫女城破被掠大罵不屈爲亂兵分割數段死其吾家一大烈女所當聞之族長亟製木主進諸祠者也荆此第建議祠祀和平公合族瞻仰此亦其類不當獨任之乎但不知出自何房爲何人女一檢家譜卽得之矣是紀後附載昭陽義士十四人有外史氏論贊稱匹夫慕義吾邑獨多如游田島見客五百則外史氏必吾邑人而贊中又有逆天受戮語廷尉公雖嘗自稱外史氏未必肯出諸口或是

懷集公未可知擬補作一傳傳之十四人中如士亞綿未死可不必載伯綿先生歿於陣叔綿先生爲人風流自喜能詩善畫美人嘗自刻其詩名曰知勁草獄中亦曾有詩學海九伯父平日豪爽非齷齪純袴此黎用修衷甲佩刀欲以有爲臨刑數語亦甚壯皆可傳者也豈可不及今爲之而聽其湮沒馮應昌熊應朋不知何許人高鎮都司程秀甫義兵頭張有德船頭徐大此五人者年遠事往人或未必知之魏泰來文學戴之藩武生陸立梧

此集文集

卷十七

文

畫客陳西朋儒醫此四人者人或猶及知之倘訪得一二事卽可敘次成傳如必不能或覓得叔綿先生獄中詩寄我以二王一黎及九伯父爲主餘以其名附入亦可成傳但須訪問此十三人果皆同事稍有混亂卽失實不可傳矣第素尙節義關發幽潛此又不當襄我成之乎特此專託家譜檢清軼事搜得一二幸速郵寄以慰縣縣同志同好知必不以多事怪我也

與黃仲實書

足下覽揆之辰僕不爲詩以賀蓋三歲矣非因遠而疎也困於境而不能爲卽爲亦不能不脛而馳也今歲貧視前更甚喜無困我者心頗覺浩浩自得又值有人來北因賦長詩二章爲賀兼致鄙忱相別以來不甚作詩總計一歲無論不能踰百并不及十其故有三困窮日甚心神替亂語不謬太不如不爲一也卽窮思苦索得一佳篇無貲以刻從增幾數二也兼有自去爲難能不自揣從事古文辭冀以傳世又欲擅長於詩未必能然徒滋人忌三也僕所爲古文辭祇就理所必然以發揮之期歸於是而止初不鈞奇弔詭以驚駭天下人之耳目獨是忠孝節義潛德幽光未經人發者一力爲表章其於世道不無關繫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庶幾可傳者此耳向來鬚鬢盡白髮猶有黑者今則盡白眉亦白什之三矣左車已脫二齒然不甚害事惟右車二齒動搖久矣而不落痛不可忍物之稍堅硬及寒涼者皆不能食最爲苦耳七十

古稀况又過之乎拙集尙有七八萬言未及版期於今歲刻成千金一諾不能無望足下倘蒙久要不忘俾僕於生前得見其成感且世世至於僕近來衰憊甚矣而心頗覺浩浩自得者蓋有故焉不容不爲知已告也前兩年困於病固不必言去歲六月淫雨不止所居垣屋盡傾海陵有某者在局校訂全唐詩突然而來堅請爲之代校僕素性不喜與若輩交堅辭再三浮公慮僕修葺乏貲堅勸就之既知其不可而又爲人言所惑幾於恥過作

拙集文集

卷十七

主

非顏忸怩而心不寧殆將十月其困不更甚於病乎今幸與之辭矣雖所酬之物僅半所許之數而僕并不與之計論行已有恥與世無爭此僕座右銘也近復僞於門語友人曰毋我負人則行已有恥矣寧人負我而我置焉不言則與世無爭矣此所以今歲貧視前更甚而心頗覺浩浩自得也以足下知我最淡故函縷縷然亦厭聽矣

復馮麟書

使至得新詩七百三十八首僕止擬存二百四十
幾於什去其七非過嚴也存其所獨得者也我輩
作詩出諸已所獨得此世即無知已千百年後必
有識者若徒襲人剽語何足以傳此所以不得不
嚴耳至於書札往來自有所當稱呼者僕與足下
表兄弟也足下稱僕為表兄僕稱足下為表弟此
古今之通義若欲示謙但加一愚字足矣何晚之
有謙所不當謙不反茲人駭乎先生之理則亦妨
其義文集 卷十七 主
朱子心論注謂先生為父兄既系十年之長即僕
受亦非妻大凡我輩當以古道自處不必效時俗
人所為也

與友人論詩書

足下論詩專取骨力立意甚高但每見風華韶秀
者輒厭薄之曰詩何綺麗為也則未免過偏矣不
知詩尚骨力詩之變也溫柔敦厚和平不迫淺而
能深澹而能遠一以神韻為主乃稱正宗觀於三
百篇可以溯河得源矣雖然二者未可偏廢也詩
以骨力勝者非振於氣不能率之如曹孟德如杜
少陵豪宕壯激其於氣槩極其雄矣而氣槩中未
嘗無情致也詩以神韻勝者非發於情不能蘊之
如陶彭澤如孟襄陽簡澹幽細其於情致極其遠
矣而情致中亦未嘗無氣槩也情致中無氣槩固
靡靡不足言而氣槩中無情致亦徒粗豪自喜耳
先正如李空同可謂有明一代詩人之冠矣而蒲
陽鄭少谷猶譏之曰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數
李空同況其他乎足下亦知之乎歐陽永叔曰不
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
其訟之曲直足下固未於風雅頌探其源亦未於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及唐宋元明詩窮其變身猶

處堂下也安能斷其訟之曲直乎慎勿任意短長
優此而劣彼也僕嘗取而譬之詩以神韻勝猶湯
武之王道也詩以骨力勝猶桓文之霸功也至於
慮其平弱而意偏主於骨力者漢家雜霸之治也
此則貴善用之矣不善用之鹵莽滅裂殆如秦皇
焚并詩書專尚刑名其能治天下國家乎隋人厭
薄梁陳綺麗有意振厲未得其道而彌滋其陋可
爲殷鑒矣詩數日子夜前溪歡聞團扇等作雖語
極淫靡而調存古質至於用意之工傳情之婉有
唐本場精輝亦不能追步者非深入焉能知之哉
僕謂晚唐人西崑香奩諸體亦皆從晉宋子夜等
作善變而出之者也用意之工傳情之婉誠有未
易及者耳從漢魏而造其極則詩必古樸從晉宋
齊梁而造其極則詩必古雋即從西崑香奩而造
其極則詩亦必古豔雖不能如曹杜龍蓋千秋陶
孟超脫百代而款曲委婉亦往往沁入人心肺何
可偏有所主而妄肆厭薄漫謂綺麗不足爲哉足
其誠謂爲詩第其體裁於三百篇涵養其性情

復參之漢魏晉宋齊梁以及有唐諸家辨其源流
正變則知骨力神韻二者之不可偏廢而自悔其
言之失矣

復友一

足下濠信湯義仍有名亦命之說而僕獨謂不然
才苟不贍學苟不博識苟不優品苟不卓盜名一
時或屬乎命至於千秋百世論定而傳自以才學
品識豈命所能唐如元結劉蛻輩當其得意幾視
柳曾超乘而上然稱大家不與焉蓋韓歐諸公非
以一枝一節取高羣彥而得厭服天下後世之心
者議論濠正篇目衆多波瀾老成也僕聞諸陳方
城如此彼義仍所云讀天下郡縣志其中文宗不
與焉

復友二

足下怪僕不集古句爲詩獨不聞劉貢父語乎貢
父嘗謂晁美叔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何
至作此伎倆集古爲詩譬如貧士客至家乏庖廚
悉假乎人收拾餽飮雖學豪貴而寒酸之氣終在
誠哉言也且有甚焉斯須客去假乎人者悉還之
人而蓬蓽之下仍空空無一物矣近揚城有租翠
鈿豔服者小家婦女蕩佚好游輒向之租其家婦
遺一老姬隨之往凡登山入舟行步飲食必戒其
勿汚向夕游罷盡什襲之而去依然荆布在身集
古爲詩何異乎此竭盡心思終非我有稍稍有識
者亦不肯作此伎倆而謂僕爲之哉

復友三

足下言每爲人所打落僕初不解其義既而思之必方士言卽詆毀誹謗之謂耳從來詆毀誹謗非自外至卽生於我之心心苟未能自信人卽不詆我毀我誹謗我而我亦疑其詆我毀我誹謗我矣若我處心坦直可以自信而文不苟作非闡明聖賢道理扶持帝王風教足以鼓勵天下後世忠孝節義之心者不輕落筆詩卽小技亦必語語自真性情流出而以蹈襲爲耻如此則理無可疵而物

足驚人詆毀誹謗何自而生卽問有之亦昌黎所

云蟬蟬撼大樹者耳我何恤焉昔人有言彈謗在

自修而僕謂自修之道無過勤學我輩一日未死

卽一日當學昔衛武公年九十猶勤於學雖抑戒

而望人之規箴况我輩齒尚未及武公乎從今以

後吾願足下凡遇一切第返而問心求其可自信

者無或疑人以滋擾擾則謗不待彈而自彈矣

復友四

東坡曰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君之稱豈輕忽人哉周屯田中復與曾子固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其於子固蓋父輩矣而其去官也子固作序送之稱周君則君之稱不旣可加諸父之同年乎有崔明府者爲杜子美舅氏客至詩自註曰喜崔明府見過乃曰蓬門今始爲君開則君之稱不又可加諸母之族弟乎夫曾蓋深於經術而杜亦稱謂不苟者也聖人制禮五世顯免

同姓且殺而况異姓其於我爲尊行而在五世外

者於詩若文稱之爲君蓋酌乎古也足下乃謂僕

輕之何耶杜之詩蘇曾之文皆非僻書何不取而

一觀之

復友五

富貴人不可妄逞性氣而貧賤人不可輕墮操守
僕九歲時曾見俞允綸給集其中有戒子書稱人有
恒言公子性牛性公子之性至與牛之性並言可
耻孰甚則富貴而妄逞其性氣必不讀書者也曲
禮曰臨財無苟得嗚呼賤而輕墮其操守亦必不讀
之可耻又孰甚則貧賤而輕墮其操守亦必不讀
書者也夫交際有進德不以禮自當却而不受
足下所處稱其性氣不始後有後之性氣吾亦存
吾之操守並肯顧爾後世且足下之言亦自不
屑矣詎稱其好讀書能以禮接人又稱其性氣不
好幾思能讀書之佳公子妄逞性氣而甘同於牛
之性乎張機果曰學者須先變化氣質性氣不好
正是不能變化處安得為讀書人足下何畏之懼
之如此總緣胸中眼中視富貴人太重而視貧賤
人太輕耳不知貧賤人讀書多明於義理操守不
肯輕墮自覺布衣尊而三公九列皆不及詩書富
而猗頓卓鄭皆不如彼即性氣不好而我何畏懼

爲足下誠一反思之當必自悔其言之失矣

復卓鹿墟

屢承虛衷就詢忘其寡陋輒效一得知已故也至於汎交詩文從來不敢輕改况其人本無借石攻玉之意乎僕拙於書曾以所題方某風雨歸舟圖及王某小影倩某某書之某某竟任意更易而不使僕知是以能自居而視僕爲不能也不知詩各有派彼此不同何可妄改倘存挾長之心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同姓且殺何况異姓僕雖不識某某若不得其人我託爾爾

點竄則是又一某某矣可乎但此序將入郡志足下諄諄斟酌於僕或有弗愜於心耳竊不自揣別構一篇呈教或用原序或用僕文惟高明擇之

與張柘園

適過鄭子半癡見足下康山詩格調甚老但宦者豈能污大節句恐後人借以爲口實奔走宦寺之門侶未可訓僭易四字獲罪非輕然吾輩立言關繫千秋不得不嚴其防知足下必私貸也

與程退夫

卷十七

全

足下別後雷希樂至具述昨遇足下於途面訂約諸同人醵錢贈僕貧病相恤雖朋友厚誼然僕介士也決不爲此勿傳同人曲全迂拙感且沒齒言由於衷非僞辭也子昂幸甚

與友一

禮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古禮也近代人年逾
半百多有別號而朋輩即以呼之猶古呼伯仲之
義惟尊行於晚輩無論年齒皆呼其字僕稱則輩
五十以上者詩若文內皆以號不以字亦推禮弓
之義稱之耳近見二三朋輩所刻詩稿及書啓有
稱僕簡子者問其齒或弱於僕二十歲或弱於僕
三十歲或弱於僕四十歲至於三四十則年長
以倍矣豈有視七十一歲之老人爲後生小子而
故以尊行自居耶抑亦讀書疎忽而未達禮弓之
義耳且簡子僕舊字也耻與降逆之廖國遴同名
而名與字俱更於今四十二年矣諸君稱僕簡子
豈猶未知僕字西駿乎

與友二

足下言夫不祭妻出自禮經何讀書幽莽至此也
曲禮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蓋謂卿大夫
助祭執事所得餼餘不祭其先雖父不祭子夫不
祭妻其於卑者且然而况尊者甚言餼餘不可祭
耳足下讀經乃不體會其全旨而妄謂夫不祭妻
舛謬甚矣近今如艾陵雷氏非所稱講究有素而
尤謹於喪祭者乎其妻趙氏祭之稱舅具清酒庶
羞卒汝夫某及汝見某祭汝趙氏之靈則舅且祭
則畢文集卷十七 會
媳矣安在夫不祭妻耶其弟士儀亡則又代父爲
文祭之稱汝父具清酒庶羞告汝士儀之靈父可
祭子則夫可祭妻益明矣曲禮甚言餼餘不可祭
耳足下何讀書幽莽至此也

與友三

僕居郭外八載兩爲賊偷擬遷入城既而思之市
廛喧器大非靜者所宜况所種花卉漸成小徑可
以娛目老屋蔓青絲空翠落階陰誠如鐸天禪友
所詠不能舍之他徙也且力亦不能徙鹿墟半癡
咸言同人將共贖金子助竭忠盡歡禮有嚴戒此
又斷斷不可者賊偷所餘薪穀匱乏盡歸典舖僕
寧爲此不肯輕向人言可因垂老謀居而喪厥素
守乎又念爲賊所偷亦自有數非避所能免賊不
必避賊惡我貧不樂再顧亦未可知僕於月朔以
遷筮之周易得剝之象不利有攸往明明告我矣
月望復以仍居此地筮之得家人之九五王假有
家勿恤吉又明明告我鬼神之謀既與人協靜吉
動悔可決也僕堅意不遷矣

與蕭笑錯

歲首叨承左顧出後病記呈覽足下卽慨然計貲
授刊既而爲賊所竊又卽慨然解衣馳贈皆不待
請蓋知僕素性硜硜不肯請也用情之厚如此僕
非木石銘感豈惟生前卽他年泉路亦誦高義弗
謬矣

復黃城武

近日人多喜圓惡方拙性迂疎僑居邦上數載獨
足下誼殷推解情切骨月銘佩於心未嘗須臾忘
也月正使至復叨遺貺柿餅之美南方罕有咀之
生津於僕素疾更爲有益別後屢病去夏冒寒伏
枕浹旬冬仲又大病瀉血七月大汗幾脫年屆七
十有二即使長逝不爲不壽但所弗釋於懷者
文尚未梓完戀戀人世惟此一事殘臘夢與足下
唱酬醒後不勝悵悵我輩千里相隔宛如晤對
室全藉郵簡往復有使南旋常惠我好音是所
望於知己也

與朱古愚

僕一生不作割股詩前恐方命畧爲節婦表揚既
而思之割股剖肝聖賢所不取亦律所嚴禁也我
輩作文師範聖賢扶持正道豈可效流俗人所爲
豈稱其事爲有識者所鄙笑遂爾奮然刪之不敢
易罪幸甚

復程退夫

血盆經後題語如命草就但不可使佞佛者見耳
彼必謂投舌地獄爲我設矣其如僕自宗師孔孟
而不爲彼怵何且佛心平恕或謂此老言亦有理
未可知也

與雷希樂

涂子所擇葬日不必別視它人堪輿家多妬恐反
滋或僕近窘甚重五令節亦不能忘之自日月日祭
爲先靈供它更可知不久將從無子子矣
亡室得如期而葬卽是大幸何更拘忌爲也

復張柘園

祭文遵命草就詞意皆無足取大雅見之必斥爲
諛鬼之言矣僕與汪太史不過北園會集衆中一
揖并未通名交語無因而前誚辱不小煩囑鹿墟
勿列賤名感且沒齒諒之諒之

與張桐峯

靈雨三日老屋大漏抑鬱殊甚僅一席地可坐取足下所付義山集點閱之而懷忽爲開向見其北齊龍池賈生宮妓暨過楚宮寄蜀客渾河中諸絕稱爲晚唐好詩及讀集首錦瑟聖女二律燕臺柳枝諸篇則又心鄙之謂義山得杜藩籬者惟韓偓一作耳凡人一生作詩文卽非名手豈無一二篇可及古人何得遽以此定其聲價茲點閱其全集如送李千牛廉杜僕射諸排律嬌兒西郊諸古詩皆學杜而得其髓者因歎荆公衡詩未嘗無見而不閤其全未可輕議也然時賢多惑於東萊但以春夢雨常飄瓦竟日靈風不滿旗爲妙句極口稱贊則又近於兒童賞識豈得爲玉溪生知已哉鄙見如此足下以爲然否

復張桐峯

按春秋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夏四月不雨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六月雨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自冬十月不雨至此始雨凡九月不雨矣北地宜黍稷不宜稻秋旱則黍稷不實而冬旱則無妨故郝解於冬十月不雨特以夏時言之若於此註云周之冬十月夏之秋八月也不雨則秋旱矣如此則於夏四月不雨仍以周時註之自冬至夏恒暘也七字便不與前註矛盾矣足下謂郝氏一人或用周時或用夏時不應雜稱甚是謂止六月不雨而前此不雨者凡九月九字爲錯侶自正月不雨言之而忘却冬十月不雨矣

與詠公

陋巷陋室雖皆有本但某因名刺稱呼往往不得其當欲以旅人自署渠施之尊卑長幼無嫌也以旅人系陋巷謂是陋巷中所居之旅人不惟示謙且道其實若用室字則我為主矣便當稱陋室主人名刺用主人無乃傲乎不稱主人而旅人則室非我之室又不得漫加之以陋前質諸師謂富從巷最合某意或乃疑某以顏子自居何其見之謬也陋巷有顏子自後居陋巷者皆不得稱陋巷則孔子生於魯而稱魯丘自後生於魯者皆不得稱魯人矣何生於魯者無不稱魯人也况居富避則名與字尤當避何晉有陶回乎冉雍仲弓非與顏子並列德行者乎何陳寔亦字仲弓顧元歎亦名雍也且曾子字子輿矣而孟子亦字子輿何嘗避焉即謂以之自居亦是顧學之意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夫非陶淵明詩乎師佛之徒也昔佛說法祇樹林矣學佛者或以祇林爲號亦非曰我即佛也達磨面壁九年矣慕達磨者效其用功勤苦至

於面壁亦非曰我即達磨也何居陋巷者自稱陋巷旅人即疑以顏子自居乎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某周諮同人皆謂當用陋巷請自今以往凡一切名刺不問其所施爲尊爲卑爲長爲幼槩以陋巷旅人自署矣

雜著

漢帝協誼真証

百官期年奏長議

雪辨

明鑑錄五帝辨

未辨

外記

丹泉記

表清鐫記

繪幽堂記

南沙雜記

一道人小影記

秋水芙蓉閣圖小記

自強堂記

其恕軒記

傳獨室記

其屬樓記

敬外亭記

香浮閣記

昔勝菴記

重修萬壽禪寺碑記

方氏捨田記

潛北室記

大滌子夢游記

樹下看馬圖記

書 懿安皇后事

記黃燕思所述

書左侍郎使北事

書太守傅公事

閩太君貞節頌

答客問

逐愁文

廣招

張縣圖像贊

小影自贊

四無箴

履銘

刀銘

幾銘

復廬銘

楸銘

硯銘

論陳以炳不當舉鄉飲呈子

補遺

墨芝記

巴氏祠堂記

病記

書劉生語

書壁自誓

讀書 懿安皇后事

書茅觴客語

秋香變壁小引

秋江夜月圖記

重修柱國坊紀事

程退夫葬紀說

三書 懿安皇后事

書兩張少保事

書四烈妓事

書宋嬰鈴轄事

四

雜著

漢帝協諡宜正議

十歲作

典禮命討者天子之事也非天子不得而竊之或
有起而竊之者綱目必黜而正之以正體統以明
大義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知所懼故漢昭烈
安西蜀地僅千里而綱目必以天子之制全于
魏至魏地太勢強據中原而稱尊綱目必諸其

賦之罪斥之曰僭如是體統始正大義始明天下
後世亂臣賊子始知所懼此綱目所以繼春秋而
作也顧帝協之諡猶仍其舊何哉當昭烈正位於
蜀傳帝已遇害於是發喪制服諡曰孝愍則帝之
諡固為愍矣至夫孝獻之諡則出自魏故通鑑以
帝制于魏故從之綱目之作既黜魏而以章武之
元繼漢易蜀先主曰漢昭烈皇帝凜然大書於冊
示天下以正統所歸則亦當易獻曰愍以從昭烈
所諡顧猶仍之得無舛耶夫曹魏之於漢猶朱梁

之於唐也昭宣之諡哀帝綱目削而不從獨於帝
則從魏所諡何哉若以孝愍之諡其時帝猶未崩
是生諡也生諡不可從則曷不做東晉帝奕例大
書曰帝協顧猶曰獻母乃昭襲之久仍其舊而未
之察乎予以為此大禮所存天子之事非天子不
得而竊之斷斷不可不亟正之也

百官替年奔喪議

禮記奔喪篇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可見服雖有輕重而無不奔喪明矣通紀述遺洪武二十三年四月除百官替年奔喪之制可見替喪視大小功總麻尤重前此雖官於朝亦必解職奔喪明矣除之將教孝敦倫之謂何不知當日議者爲何人乃變古如此也按今制不杖替爲也子爲本生父母也杖替夫爲妻也父爲長子也若衆子則不杖替他若從子之於從父從父之於從子弟之於兄兄之於弟其喪皆替或官於朝不得解職奔喪猶之可也祖死而孫不奔喪則忘所自矣妻死而夫不至家成降服子不奔喪則忘所自矣妻死而夫不至家成服則蔑夫婦倫矣子死而父仍吉服從事則無父子恩矣可乎自子議之祖死本生父母死妻死長子死準禮立爲制百官具解職奔喪教孝敦倫之大道也至於世父伯兄而無後者其從子若弟自請解職治喪亦聽之勸厚也或疑妻及長子之

喪侶可不奔子按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宗子母在爲妻禫俱載喪服小記良以妻與已共承宗祧而長子繼祖皆在所重而未可輕者耳於制爲替且間月而禫則解職奔喪又何疑焉

雩辨

禮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或曰帝五精之帝也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之子按詩小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夏祈穀卽雩明明曰上帝安得謂帝爲五精之帝古歲祭天四雩在其中而四祭之外又祭五帝者五此三山陳氏之說也則雩雖壇於南郊之旁命有司爲民祈祀其禮或微與郊異然亦祭昊天上帝而非祭五精之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上帝也鄭氏康成乃謂郊爲祀感生之帝周木德靈威仰木帝周人以稷配天配木帝也夫諸侯雖得與天子同稱君而不得與天子同稱土豈五帝竟得與上帝同稱大乎則鄭氏之誣不待辨而明而雩帝非雩五精之帝益可推已

明堂饗五帝辨

禮歲祭天四明堂大饗其一也而四祭之外又祭五帝者五春祭東方青帝配以太昊勾芒從食焉夏祭南方赤帝配以炎帝祝融從食焉季夏祭中央土黃帝配則軒轅而從食焉后土秋祭西方白帝配則少昊而從食則蓐收冬祭北方黑帝配則顓頊而從食則玄冥禮小宗伯所謂兆五帝于四郊大雅所謂來方禋祀也則是明堂大饗祭天非祭五帝而四時迎氣乃祭五帝明矣周衰禮廢祀失其正秦漢間往往以祀五帝爲郊因謂五帝卽上帝鄭氏習聞其事遂於經所言饗帝多指爲五帝謂季秋大饗乃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其說何所據乎從來說之可據者無如聖賢之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孔子之言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子夏氏之言也孝經及詩小序昭昭可考則明堂祀天非祀五帝而配者文王一人而已而文武並配則於經傳未之前聞且五神皆人臣勾芒重也

尊收該也。玄冥脩與熙也。少昊氏子也。祝融黎也。顓頊氏子也。后土勾龍也。共工氏子也。六人各以其能任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武王於六人雖不同代。然君也以君配。臣不幾倒置元首於股肱下乎。矧配侑神作主也。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立。故推祖考配天以尊之。而神無二主。禮專一配。唐宋二祖三祖並配。君子譏焉。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豈周公大聖人制禮垂教。顧二祖同配。祭者並坐一祀而配各殊。紛雜瀆亂如是。則則甚矣鄭氏之謬也。

禮記集說

卷十八

七

六宗解

六宗之祀。漢魏以來人殊其說。而後魏孝文主天皇大帝及五帝。杜氏通典獨取之。蓋以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昊天及五帝皆百神之尊。六宗必指此也。然既類上帝矣。又謂禮六宗卽祀昊天及五帝。得無昊天之神一時再舉乎。且杜氏謂禮無禋時之義。彼蓋不知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固卽四時迎氣以祭者也。安得謂禮無禋時之義。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此所謂六宗也。然則五帝特六宗之一耳。分五帝爲五。并昊天爲六。則非矣。明季本氏又謂幽宗雩宗。因災而祈而禋。是一時之祭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不知古人龍見而雩。非盡因災而祈。霜雪周禮不列其祀。而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者古所重也。六宗之祀終當以祭法爲正。孔安國疏尚書引之有以哉。

禮記集說

卷十八

七

謁謝史二相祠墓小記

歲辛卯予有事於郡儼館新城法雲寺寺晉謝傅故宅殿後三楹祠謝傅瞻其像風流瀟灑猶令人想見其與客圍碁時庭有老桧二古幹虬蟠疑數百年物前寺僧僧以公手植告仰睇久之思公相東晉破苻堅遺績太息不置越明日出天寧門訪故相史公薤衣冠處以袖拂石上塵肅拜罷涕不禁浪浪流兩頰因念二公皆以重臣鎮揚忠於王事者也而其成敗興亡相去則甚縣矣豈二公之

亂事文集

卷十八

八

材有優不優抑抑其所遇之時有幸不幸抑歸寺日已暮感今憶昔欷歔微吟得謁史公祠之二十月謝宅懷古七言律一亟呼童子導予歸之二十月十有一日也

丹泉記

武進孫端陽先生檢討鳳山父也爲國得泉而喜焉名之曰丹檢討過邗上命予記之予謝不敏且以未獲游先生之園酌先生之泉無從記之爲辭檢討曰予其爲君述之吾父於歲之卯弔王氏廢園構亭藝竹以爲游息之所亭之下引水爲池池之陽疊石爲山山轉徑闕復臺其側越辰之春疏土爲防忽獲泉於其地深廣二尺許色清而味甘汲之晝夜不竭吾父素有訪道丹丘之志喜水之

亂事文集

卷十八

九

可煉藥以駐顏也因名之曰丹此丹泉所由名也君其爲我記之又曰考之郡志晉陵之泉蓋有二歷久皆湮沒不彰無辭人之作以記之也茲泉將藉君以名遠君其無辭檢討之言如此予聞之歐陽子矣自古有道無僊智者養之於內屏思慮澹嗜好吐納引氣而神爲之全則疾可以却此得其道者也貪者求之於外煉鉛汞服金石煩燥內熱而毒發一朝則生反以戕此昧其道者也至若貢外戶購女鼎借養生以肆欲斯又道之賊矣先生

之欲煉藥以駐顏也將養之於內乎抑求之於外乎吾知其必養之於內也彼不養之於內則泉者天作之地生之非如山池亭臺可以人力爲之苟於道無所得而天其以予先生哉卽此則泉自得以名遠矣豈待予言彰之乎且予於此更有感矣予少檢討八歲而檢討抗疏言事自罷而歸營園沼以娛親子顧坎壈不偶菽水艱難此予所日夜慮願疚志者也美檢討之能養而媿予之不能養故因檢討以自勵於是乎書

表清樽記

西齋之堂凡左右各列陶樽一高尺有五圍徑尺腹以下三分損一口濶二寸旁有小耳如珎然其色黝而有光扣之其聲鏗鏗如浮磬予見而知爲舊物摩挲久之西齋喟然曰此先大父少參公所遺也公秉憲兗東時有指揮王風廣者罹於罪公平反其獄風廣德公然素知公厲清節不敢餽公益於公去官後以柿酒二樽餽公於家副以二刀公受之酉戌之際嚴挾兵禁刀不敢藏於家授匠氏銘焉是二樽也世守焉表清也不可無記敢請諸君嗟乎予於此不能無感矣昔宋有劉主客立之者原父敞貢父放之父也初尉連江嘗決十年不決之獄及遷去其人候於建州以異香餽發之乃黃金劉曰子事本直我爲直之非私子也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辭不受昔人清節矯矯如此乃今之決獄者則不然多視金之多寡以爲情之曲直相沿成風恬不知怪求有如劉主客堅辭不受者已不可得况能如公之清節素孚於人而使人

不敢以金餽者乎漢以後人皆侈稱楊震四知然震不能感其所舉之士致來暮夜之金而公能使其所平反之囚不敢以金餽則凡視斯二縛者雖百世下無不聞風興起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豈特公之子孫當世守勿墜哉予用是不辭而爲之記以風天下後世之爲吏者公姓王氏名繼美字元玉萬曆甲辰進士西齋名仲儒字景州有紀年詩行世

吾邑諸先正典型予不及見之矣而猶竊聞其一二傳焉是時下溪馮翁有威於今之鄉也爲予述魏公應嘉曰學使者試士鄉先達例有薦伯兄報先請於魏公諸之書未及達試卷魏公先拆而伯兄不知也魏公以金餽伯兄曰子得與青衿之選文也非吾力也薦財不苟如魏公與公同籍餘給諫歷官少司馬其立朝之事自在國史而居鄉之厚德父老則往往稱之矣又先君嘗言公督餉密雲日曾節省餉金二千四萬不臣私而歸諸司農司農以非舊例不

生聞公憤其卽大聲呼太祖高皇帝口流涎而仆於堂上尤其清節之大者茲所聞於西齋特其一事嗟乎合二公之事觀之而吾邑先正之興運豈能得之今哉

繪幽堂記

蔡子營堂半溪之陽。既成。予同客發焉。因思今之
有田宅者。或再世而易其主者有之。或三四世而
易其主者有之。或五六世而易其主者有之。至十
世而不易其主者。則罕矣。間有歷世亦四歷年。四
百六十有六。繇宋而元而明。以迄於今。如蔡子
漢之田者。寧易得哉。豈惟有家。卽有國亦難之。
惟後稷以農事肇基。稷德累仁。傳世十四。至於公
孫益勤。勤德此周。公孫勤德。世世播種之艱難。
陳七月之詩也。茲土之世世爲蔡有也。其積累之
深而孚於詩者。吾聞之矣。蓋有二焉。能勤農而不
怠其事也。能恤農而不廢其膏也。名以繪幽。不亦
可乎。客或疑於繪而請焉。予曰。何非繪哉。凡茲主
伯。几茲亞旅。或于耜焉。或舉趾焉。繪也。或食瓜焉。
或斷壺焉。繪也。或叔苴焉。或采茶焉。繪也。或築塲
圃焉。或納禾稼焉。繪也。或書于茅焉。或宵索綯焉。
繪也。他如蓂之秀。夏種之隕。冬倉庚之鳴。春蟋蟀
之吟。秋何非天然之繪。而丹青爲哉。旣以語客。遂

顧童子酌酒爲蔡子賀。曰。維厥先時。貽自高。分不
有賢孫子。何能保之。君克世守。庀材鳩工。聿成斯
堂。對揚先人。而無媿吾敢以爲君賀。又酌而祝曰。
積善餘慶。厥後克昌。君有哲孫。將大爾宗。振家聲
於勿替。吾敢以爲君祝。又酌而規曰。幽風之詠酒
也。二爲此春酒。介眉壽也。朋酒斯饗。躋公堂也。外
此則無聞焉。僅彼南畝。非酒不能治其歡。而幽風不
言。於酒哉。甚則勤勤則節。自無廢農之患。可百世保
之矣。戒厥後人。無崇飲。吾敢以爲君規。蔡子酌而
復曰。昔張老爲獻文子。發室也。君子謂之善頌。善
禱。良哉先生之言。余拜先生賜矣。

集卷十八

集

集

南沙雜記

南沙有某者太學生也居父喪醵使至欲旅見南所服於李子李子曰古惟公門說齊衰子不聞諸蟻固乎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某曰斯禮也亡久矣從衆可乎李子曰喪冠纓繼君子猶病其非古若之何朱其纓也三年之喪練不葬立不旅行吾聞諸孔子矣不見可也不從李予賦素冠之詩而退時又有未祥而張樂於庭宴醵使者李子聞之愕曰未祥也而張樂乎哉魯人有觀祥而暮歌者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未祥也而張樂乎哉

禮三年之喪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則未祥而酒必不可飲明矣九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則三年之喪未祥而必不可飲酒爲樂益明矣某生素以經師自命辛未夏舉室疫一弟先喪二親繼之越明年壬申春場之人架高臺演劇樂神生適於臺之西隅架

一小臺日率其徒飲酒縱觀嗟乎禮之不知而尚經師自命乎

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期而大祥也中月而禫中月者間一月也其爲月二十六矣出月禫祭是爲二十七月自周迄今歷年二千七百九十有奇未之或改此地不知昉自何人獨膠三年之名喪三十六月乃除噫過矣庶子生母歿古制適在以適故不得終喪今制適在亦爲其母斬衰三年而此地適有不喪其生母者未祥以貲入太學

張樂受賀或謂之乃援古禮以解曰吾有適母在嗟乎今之變乎古者多矣未聞有起而復之者獨於所生而薄焉可乎且古制不得終喪亦必心喪三年而而不仕未祥以貲入太學張樂受賀吾蓋未之前聞也

或曰此四人者曷不著其名氏李子曰紀其事懲薄也隱其名存厚也使之內媿於心足矣

一道人小影記

右圖蒲團坐一士服道袍科頭面山不語不笑旁列小几几設爐瓶小髹漆盆而肘加之手右持拂子左則拊膝足斂右舒左著朱履伸蒲團外其前峰巒綿邈一望皆虬松偃蓋而楓樹丹黃相間蓋秋山也迤而西茅茨隱隱山坳間一石橫焉下有流水淙淙如聞其聲幅之高濫周尺一分橫廣視縱減分之二畫史姓氏具於右旁有五言詩三韻則一道人所自題也後附蕭紙二十四幅高瀾跋

記碑文集

卷十八

六

從叔子薦先生法

或為名宿或為詞

流皆一時有聞望者也徐子槐江持以過予展視愕曰一道人者誰徐子曰予也予為是圖於丁巳秋距今二十有四年矣時未與先生稔故先生不記憶予少年時也予聞其言慙甚且悔甚予性幼介不喜與富貴人及年少游是時徐子年僅二十有五家又以素封聞予伯壺菴暨予友縣圖凌菴雖屢為予稱徐子子第唯唯耳迨後徐子家漸落予又久客苕沙彼此寂不相聞去歲秋邂逅廣陵城東而徐子鬚髮蒼然老矣視予以詩詩皆合格又視予大字字更古雅可觀遂日相過從盤桓旬月別去今年夏復來蕪城出是圖屬予記之見其題咏多聞人而心益賢徐子弱齡矯矯其所交游即如此治少陵所謂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者也夫豈輕薄少年與俗富子所可同日語哉子夏曰可者與之可者不與子失人矣安得不以知徐子晚而慙且悔也夫

記碑文集

卷十八

六

秋水芙蓉閣圖小記

人之圖小影也。未有不求其肖者，不求其肖而落
落寫意，實吾身於山水漁釣之間。程生之爲是圖
也，吾不知其意何所托，但見峯巒層復，水流其中。
溪回山折，有茅閣四五，椽背楓面柳，而松壓其檐。
一人科頭而坐，不吟不嘯者，則程生也。兩涯之間，
爛若虹霞，臨流側垂，與山無際。一望皆木芙蓉，而
蒼蒼蒹葭，遠近掩映，小舫繫於其旁，坐一人而持
竿釣者，則又程生也。一圖而兩見，然止於寫意。
初未嘗拘拘於鬚眉而摹之，使不讀程生所自題，
亦不知其爲程生也。程生舉何所托意也？莊子秋
水篇反要語極而猶曰：無以得狗名，是猶知有得
有名也。至論魚樂而曰：知之濠上，則魚之樂卽我
之樂。我之樂卽魚之樂，渾焉忘矣。程生之所托得
無卽莊子之旨歟？余初不識程生，未知其爲何如
人，然聞其方亟於仕進，而易爲圖，此噫嘻吾不得
而知之矣。

自強堂記

退夫程子名其堂曰自強，繪一畊讀圖縣之上，坐
諸子讀書其旁，請記於予。子曰：易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子其取諸此乎？程子曰：固也。然予有
慨焉。聞之史遷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周禮六行，
卹居其一。古先聖王爲民慮至深遠也，故其時君
子富多，好行其德而士窮窘，皆得委命焉。迨後世
道衰微，驥貨無厭，錢至貫朽，不可校粟，至陳陳相
因，腐敗不可食，統穀黼繡，至被牆壁，無所惜而宗
族媼戚，腹餓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求其匹帛斗穀，
以緩旦夕，死則出之，猶有德色嗟乎富貴，驕人其
求亦已久矣。我顧蒙羞忍詬以求之，豈不可哀也。
哉。當其求之而應，氣驕語肆，若我憐若我笑而受
之者，已難堪。至於求之而不應，欲答不容而色不
在我，是時也，進退維谷而咨嗟自付，將悻悻焉怒
而去，妻帑嗷嗷啼，餓號寒待此以活，不可須臾緩
也將質質焉，強其應苟其應焉，猶之可也。倘強之
而終不應，辱如之何？於是首垂色沮，躑躅而不能

前者往往有之嗟乎使早知自強而不淫心舍力焉何至此哉此吾所繇以自強名堂也予曰自強之道若何程子曰我豈有他道哉亦惟求之畔與讀而已矣天子我以時地子我以利此固求之而無不應者未雨而崇其坊庸未旱而濬其溝洫深畔而疾澁之則夫地亦必俯而聽我之求有豐年無凶歲三年畔而餘一年之蓄九年畔而餘三年之蓄則我且可以應人之緩急矣又何求於人乎學優則倦業專則精吾之訓吾子也求之經以植地壘壤之變以弘其用盡而講貫久而習復風雨晦明無所間久之而銘液於心得志則舉而措之可以利四隣不得志則斂而藏之亦可以富一身如是則我所自處甚尊卑視一切如培塿耳夫又何求之有我之所謂自強者如此而已矣予於是喟然歎曰程子之名堂也義雖不盡取諸易然其志則用剛矣非法天行之健而何爰作歌以贈之曰維士之貧賤兮不能自強求於人兮謂其可拯我於危亡太不我應兮塊迨以傍徨不仁不義

卷十八

三

今嗟世風之日涼其守以自卑兮滋終身之悔傷爾殖爾學兮爾畔爾疆惟已是求兮何謀之減法天之健兮惡柔而用剛富即善驕而訑訑今貧亦善樂而洋洋閉門以高臥兮吾師先生之自強

其恕軒記

聖賢之學莫大於仁而求仁之方莫要於恕乎物我怨也廓然大同無我仁也而無我必自平物我始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盡言之矣約之行於一身極之可平天下皆不外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之可行於終身者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推之前後左右皆然此絮矩之可平天下者也所願乎身不怨而喻諸人則未之有然則恕之爲道不難言哉雖然難言矣天命

其恕軒記

卷十八

五

之初萬物一原何有人己之分其分也後起之私爲之也非毅然克去其私而恕不能行曰勿曰毋曰強皆用力之辭也蓋明恕道之難欲學者強磨自厲也范忠宣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勿離聰明恕已則昏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忠不至聖賢地位而朱子則大不然其說謂此只是以恕字作箇饒人意思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夫忠宣戒子弟之意必不出此而語

則甚有病朱子恐其誤人不得不咎其失言也予謂有志於恕者必致知之力至而誠意之功專事事務循夫理力矯乎情之所難平而平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久之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心體虛靜澄然無我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親愛賤惡一無所辟則雖天地萬物育亦不礙施之一念推擴之而充滿乎恕之量而已矣此明道先生所由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恕心充廣得法之驗蓋退夫前以自強名堂猶有所憤激於心

其恕軒記

卷十八

五

慎獨室記

退夫於其恕軒之側將復築三楹爲默坐澄心之室而顏之曰慎獨予益歎其所志不苟而求道之知方矣夫恕欲如心而意每改之有所偏則不能恕有所惑則不能恕有所慢則不能恕有所怠則不能恕凡此皆人欲之私也偏則當思所以正之惑則當思所以祛之慢則當思所以持之怠則當思所以克之怠則當思所以平之兢兢省察而適於將剪非慎獨不爲功意之橫

卷十八

三

生往往過於驛馬而慎獨則其銜勒也意之岐出往往甚於潢川而慎獨則其隄障也嗟乎獨之弗慎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其爲身心之害安所底哉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予謂誠意之道亦然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察識其端而力加克制使意之所發無不退聽於我久久用力於此而私去理存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則先儒所謂真能慎獨者矣然非先之以致知真是真非莫能辨

將必有誤欲爲理而不自覺者安從識其爲理哉爲慢爲怠爲忿而一一過之於將萌哉朱子曰人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覺覺即知至之謂也敬以操之即慎獨之謂也昔明道先生幼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遂成大儒退夫誠以紹家學自任力事實踐無徒慕乎其名以此自澄其心即以此豫教其子使之知所從入而期之遠到異日退夫或進貌乎伊洛之奧或其子學有所成而退夫附大中之後以

集賢文集

卷十八

三

傳俾程氏南宗理學獲與北宗後先匹美豈不由此日所志不苟而求道之知方也夫

其順樓記

其順樓者退夫之寢樓也蓋取中庸父母其順之義而期其子異日能體父母之心爲心也客有笑之者曰退夫何太早計乎得無如蒙莊所言見卵而思時夜見彈而思鵲炙乎子曰不然此古聖賢豫教之道也子程子曰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矣退夫之以其順名樓猶此義也古者六歲出就外傳退夫之子長者四齡矣幼者三齡

龍溪文集

卷十八

五

矣不二年入塾親師離經辨志而於敬業之暇見寢樓之名其順也必進而問乃翁曰樓之以其順名其卽中庸父母其順之謂乎乃翁必應之曰然又必進而問乃翁曰父母何以其順乃翁又必應之曰兄弟和樂妻子好合父母之心斯順矣又必進而問乃翁曰兄弟和樂妻子好合而父母之心何以遂順乃翁又必應之曰兄弟不和妻子乖離其貽父母憂甚大苟其反是則父母未有不喜者喜斯順焉可知也朝斯夕斯寢斯食斯反覆訓誡

不厭其詳日復一日習與性成而外誘不能入及其長也心純行篤自能體父母之心爲心矣兄弟而友愛於閭門而雍肅閭閻之歎反目之咎皆知其必免而不貽父母憂矣是卽古聖賢豫教之道也子若之何以長梧之譏瞿鵲者譏退夫而謂其太早計乎客於是憮然作曰先生之言誠是也吾過矣吾過矣予遂徵次其語以爲樓記而質之退夫

龍溪文集

卷十八

五

敬久亭記

交道之難自古然矣交以利交以勢小人之交也
未有不凶終者也交以道德交以文章君子之交
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宜乎始終如一矣何亦往
往隙末也不敬也即敬亦不出於誠也名之所在
衆共趨焉此推彼引互相標榜一倡乎有所敬慕
者然及其久之意見語言偶有不合而詆毀譏訕
輒隨之甚至排擠攻擊不遺餘力交道至此尚忍
言哉昔孔子論列春秋之大夫獨以善交許平仲
誠亦見久而敬之之難也蓋敬非擎蹠曲拳色莊
貌恭之謂敬而惻惻欵欵表裏靡間之謂敬也吾
昔感於交道之難謂古之善交者無如王丹陳遵
願交之不之許侯霸願交之亦不之許不輕於交
正其善於交也既又思之苟循其道未免自視過
高而薄於待天下士可乎哉嗟乎交非敬不能善
而敬非誠亦不能久世之離羣而處者吾未之見
何求一如平仲者則往往難之也豈天下信無其
人哉雖谷風之刺興而朋友之道喪然亦未嘗絕

敬久亭記

卷十八

三

敬久亭記

卷十八

三

也吾意風俗即日涼必有卓然獨立堅松柏之操
而不改其節於歲寒者特吾未之遇耳乃今果於
退夫程子得之程子之爲人也真質溫厚不事矜
飾具與人交也道德之交善則相勉過則相繩文
章之交疑則共析奇則共賞直而不阿彌久彌敬
夫非所謂惻惻欵欵表裏靡間者乎此子所以願
交程子而深歎爲難得也程子既以其堂其軒與
夫獨居之室寢處之樓囑子記茲將復構一亭種
寒梅十數株環諸左右客至則與之論文哦詩其
中而以敬久名之子甚喜其名亭也得自勵勵人
意遂不待其請而爲之記俾登斯亭者共知所勸

香浮閣者程子夢中所遊之地也其以香浮名者
程子夢中所遇半輪山人名之者也壬戌之秋程
子宿江漢書院夢至一境烟嵐迷離之中有橘橫
焉山夾其旁水逕其下步過橋入一大院初月微
明暗香浮動蓋有梅數百株周遭其中而花甚爛
漫焉側有小閣從而登之積帙盈几隨意抽視月
光之下見有君子身章範者也丈夫一五行者也
亦有四字又詩一帙謂是程子與半輪山人唱和

詩噫程子是時初不知世間有所謂半輪山人者
與之唱和而夢忽及之奇矣越七年戊辰春程子
過石門朱楓林先生故宅入門則有閣巋然而殘
檨尚在一如其夢噫夢幻境也而今而誠有其地
抑又奇矣嗣後則屢形諸夢一夕遂見所謂半輪
山人者於閣之下期他日會於石頭城噫前此之
夢祇識其名而今茲之夢乃見其人奇矣又越六
年癸酉夏程子自楚東歸泊舟采石見有一人焉
壇笠深衣佩劍拔履一如其夢遂大呼半輪山人

其人聞呼卽應相視而笑問之
噫夢幻境也而今則誠有其人抑又奇矣又越四
年丁丑春半輪山人訪程子於淮陰語及前夢遂
以香浮閣名程子之詩而虞山楊氏子鶴因爲之
繪圖云嗟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非君子身章範
乎君子不重則不威德器凝定話於德性純潔
顯耶耶如珪如璋則身範自我章矣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非丈夫一五行乎洪範言五行
必配之五事庶徵時敘皆縣歲月日之省致之終
日乾乾夕惕若則五行自我一矣夫夢之告程子
者至矣程子可徒矜爲奇幻但以香浮閣名其詩
繪圖張之而不以君子丈夫之事自勉也哉程子
名雲鵬字鳳雛歙人寄籍江夏

晉勝菴碑記

晉勝菴者僧恒修之所建也大殿背與而乾而章
馱殿背乾面與之相嚮其爲楹皆三大殿爲禪
誦之地客至則於章馱殿之左楹思焉以版間之
而殿之北則有門門之內小淨室以居其徒其
東則又有門門之內寮房三以居客僧皆瓦爲之
又折而東南是爲大殿之後簷有屋三楹亦其徒
寢息之所迤而又東有屋三楹是爲薪房皆以茅
蓋者也其齋廚在殿左趾楹之數視殿而差卑小

卷十八

三

三

則又覆之以瓦者也其山門在大殿西南與章馱
殿相連楹凡四皆以瓦覆之中分南北而隔以垣
南爲正門門不常啓而出入皆由北楹之右其址
下視平地高逾俛以石爲階歷級而上至於薪房
之後有園園以內有馬鬣而葬者六柏樹繞之則
山王晉人潘氏之墓也恒修名真元江都縣黃港
人少年時操舟貿易江淮間即持珠誦佛喜爲人
宣演梵乘久之遂披剃爲僧一日過缺口河東見
其土神祠牆垣傾圯丹青剝蝕而其旁有隙地可

卷十八

三

三

二畝許除其蕪穢可以建菴詢知爲潘氏地遂請
而獲焉於是需其所操之舟得白金若干用以營
殿造佛凡甄瓦木石工傭之費皆捐於已而不募
一錢大殿寮房以次竣功香身蓮座亦皆霖漆如
意四方善信聞之競其樂施山門則程某所建章
馱殿則方某所建恒修自言皆諸佛菩薩以夢感
致之其各發願以助工來而菴之僧初亦不知其
所以且以金錢施槩不受而以材料施則受之人
知其無所私罔不喜捨故其成功甚易勦始於某
年某月某日落成於某年某月某日鐘磬具備燈
香笏達入其門睹塗墍之輝煥登其殿瞻供設之
莊嚴靡不贊嘆希有樂爲護法而恒修自念程工
授餼按堵給鋪卽拳石寸鐵尺木皆上無不出於
已之辛勤拮据籌度經營倘畎之者如是艱難而
守之者或弗恪慎則墮壞者未必不轉而剝蝕莊
嚴者未必不轉而傾圯不幾夫傷軀之者之心乎
乞予一言勒諸石以示其徒俾知所戒予遂書此
與之使知菴所繇建不至廢墜云爾

重修萬壽寺碑記

予嘗謂非真英雄必不能爲佛何則人有意志則未事之先必不能勇以赴之有貪心則既事之後必不能決以去之勇以赴之者英雄之才也決以去之者英雄之性也然能勇以赴之矣而不能決以去之不得謂之真英雄卽不可以爲佛不以因循失事幾不以寵利居成功聖之道也而佛之爲道亦然願力不弘不可爲佛其始也必有所建樹而非勇不能弘其願愛戀不空不可爲佛其繼也

卷十八

美

必有所捐捨而非決不能空所愛此吾所以謂非真英雄必不能爲佛而佛本有不具英雄之才與性者也嘗以此觀近今善知識而月大師其庶乎大師之住廣福也其寺在河之東魚肥不知幾歲可矣入院未達一載而寺以重興於是關之外皆者耕者樵者牧者釣者七者以及行旅之負者戴者婦人之老者少者莫不仰而瞻之環而觀之贊歎頂禮曰非月大師不至此乃未幾過而問焉大師已捐而捨之去居乎新城之萬壽寺矣萬壽寺

者先朝貯藏經之院也萬曆壬寅仲冬 顯皇帝允御馬監太監魯保請頒藏經六百七十八函於寺供奉賜沙門宗理紫衣護之其後天啟甲子孟夏池陽僧如圯及寺僧鎮滿同募造轉輸殿越七年庚午是爲崇禎三年鎮滿又同髮僧湯照募建毘盧閣戒壇遂成繼場巨觀惜乎盛衰瞬息而寺於弘光乙酉後毀廢於兵燹者什之七侵占於鄰民者什之三魚唇楚唄之地盡化爲羊豕蹂躪之區矣寺僧通德發願重修而因緣未就僅修佛殿三楹主者東坡馬駟陳神機大用之法力能興廢爲已任於甲戌歲之既望迎主方丈而師慨然應之經始山門繼及藏閣大殿戒壇循序整理佛像莊嚴成復舊觀其寮舍爲鄰所侵者亦皆次第清贖歸於寺肇事乙亥訖於辛巳春秋六易工將告竣遊擊胡公用牧與君復從而爲之糾首創建天王伽藍二殿殿各三楹而落成於壬午夏又逾天正金剛諸神像供其中金碧璀璨倍加於昔嗚呼盛矣於是誌之也乘輶者騎馬者扶杖者

冊者卜筮者質遷者凍絲者染羽者賣藥者賣藥者以及諸年少吹竿鼓瑟彈琴擊筑弄大小忽雷者又莫不仰而瞻之環而觀之贊歎頂禮曰非月大師不至此嗟乎如大師者非所謂具英雄之才與性者乎未事之先無怠志既事之後無貪心蓋幾幾乎有作佛之基矣願力不弘不可爲佛大師於建樹固已昭昭耳目愛戀不容不可爲佛大師於捐捨還山養靜早已自形於言予因衆請不辭而爲之碑記詳其顛末以告來者兼諄諄致勉

見傳文集

卷十八

天

留大師意而大師得無仰視江雲野鶴而不予應歟大師名元何字月樵

方氏捨田記

衆生以貪愛不肯輕捨而有好捨者出其間豈非一鄉之善士歟雖然捨亦未可概論也有因愧而捨者焉有因悔而捨者焉有因勸而捨者焉有因懼而捨者焉何謂愧捨人能捨而我不能捨捨者日捐其所愛而財不耗而我匿其所愛惟恐其耗而耗日甚則愧心生焉愧斯捨矣何謂悔捨平日不知捨而愛其所有一旦忽然省悟知愛足爲病而病不可不除則悔心生焉悔斯捨矣何謂勸捨愚昧之人其性恒貪貪則必私其所愛而不輕於捨有導師者多方勸化始爲一捨所謂因勸而捨者也何謂懼捨少壯之時數惡府怨恬不知畏及其衰也冤魂孽鬼生於自心種種現前爭奪可懼於時欲求解脫不得不割其所愛而捨所謂因懼而捨者也如是而捨則其捨皆有所因未可謂之善士也若夫心無所因孜孜以爲善者是謂樂捨蓋出於其所好也雖與吾儒所謂好仁者未可同日而語殆亦一鄉之善士矣有方某者性好施

嘗行經某處見囚繫梟梟惻然心動捐金買其圖某里田若干歲收所獲給囚朝夕餽爇又念隆冬炎夏行旅之苦捐金若干買某圖某里田若干歲收所獲夏施茶冬施湯飲往來行人界某菴某僧掌之恐其歲久而侵也欲書而勒諸石聞予善古文詞託友請焉噫嘻某之爲此捨也其有所因歟抑無所因歟果無所因則近於樂捨矣吾雖未敢卽以一鄉之善士許之或亦卽其流歟是以不拒其請爲論捨之不同如此俾世之人一自思之

北峰文集

卷十八

四

潛虬室記

虬峰歸邑三載夏秋皆大水由室之堂亦不能免揭厲不得已壽所居宅益以賣文所得厝先君子匱於郡西新坐遂以所餘買土屋數椽於郡之北郊居焉將闢堂之東一室以爲讀書之所而賓至亦可少憩其間於是友某書潛虬室三大字爲虬峰贈俟室成以縣之謂是虬峰之所潛也從弟大村名之也客有謂虬峰者曰先生之遷避水也此升則雲興虬潛則水瀦先生之困於水也有年矣吾意先生必夢寐畏之乃猶以潛虬名其室乎虬峰曰不然水逆其常滔天固足以致吾患水循其道安瀾亦足以供游觀知者樂水聖人言之泌水洋洋可以樂饑國風詠之古昔賢哲未嘗不以水暢性情也吾之室雖去水遠而隣家有樹老生百尺參天明月之夜直者曲者疎者密者無不倒影吾庭隨風搖搖宛然清水漣漪而藻荷交橫吾樂焉而潛乎此將終身以之矣奚畏而不以名吾室雖然吾竊有慨矣室之大僅容賓主三四人爲

之易易耳吾以貧而三閭歲乃克宅材以成而階之下靡無塞徑非築之俾其中高覆以磚不可以步其潤不踰尺長亦僅四倍之而磚頗不足焉于方躊躇四顧而巧人見牆陰聚小石于近百枚取而用瓦環之磚不益而庭以高不潤之巧不可乃其忌木工則異甚不當鋸而愚之曰鋸及斧則又尤之曰斲而小矣不當斧而愚之曰斧及斧則又尤之曰削而薄矣夫鋸與斧非其職而侵之俾木工不得以自効而罪卒歸諸木工由前以觀因材

虬峯文集

卷十八

聖

使幾近良相之道由後以觀非其黨而媚嫉之心一生違其才俾不得通雖敗厥事而亦弗恤則又類奸相之所爲豈不可慨也哉客於是作而歎曰先生之感深矣寧獨巧人乎哉則以潛虬名室也固宜

大滌子夢游記

辛巳九月既望大滌子夢游一山青壁斗絕澗水環之尋徑而入林木蔥翠如雨初過然忽聞琴聲冷冷乍高乍低韻動泉壑心甚悅之前進數武見一雙髻童子立於谷口如有所待大滌子問曰仙家耶隱君子耶童子答曰李虬峰先生草堂也方欲再問而童子忽不見矣復前進進數武茂樹叢石間草堂出焉門啟不閉從而窺之一人坐石榻上面橫一琴無絃手拊之類虬峰其首俛而不能盡視其貌呼之應焉大滌子大喜步而入虬峰下階揖大滌子上並坐談笑移晷而別虬峰送出門而大滌子徧舊徑行所見悉如初心疑焉虬峰草堂在郭之外數相過從初無山而茲何以然也且行且訝忽而寤矣侵晨題一絕句其上子贈焉噫異矣哉憶予生之初有一道人霜髯垂膺突入中堂群婢逐之忽不知所在越數日昧爽一幼婢持獨人見道人踰几下驚呼道人忽又不知所在而予生矣山中草堂無乃道人舊居而大滌子或亦

虬峯文集

卷十八

聖

道人山中舊侶耶雖然予亦嘗有夢矣夢人一小園園有堂堂設石榻臥一儒衣冠人其上一童子侍其側指語予曰此先生前身也則予固儒者也卽大滌子所見之琴無絃亦淵明之琴也德不百年污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非淵明述史語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雖不敢以隱君子自居竊志淵明之志矣而仙非吾所學也

柳下看馬圖記

新安潘子漸水同其友方子士表持柳下看馬圖
造潛虬室乞子題且曰是圖成蓋有一二友題之
矣而方子必欲得先生文弁之遂盡揭去而命工
人重裱之以請于微笑曰有是哉潘子展以視予
見有茵苜而坐柳下者方子也一蒼頭露頂倚其
側一童子牽黑鬣白馬於其前而方子注目視焉
子曰是殆魯頌所謂駉者耶吾聞天用莫如龍地
用莫如馬則馬之爲物蓋與龍相匹者也古來相
馬之術多矣頭欲得方春欲得強腹欲得張耳欲
得小而銳眼欲得高眶欲得端光睛欲得如縣鈴
紫帽以及三歲五騫之當除言之非不甚詳然皆
求之於形者也而九方臯必不如是也吾竊有取
於天馬歌矣曰志儼儼精權奇已畧形而言神又
曰虎脊兩化若鬼則不徒以馬視馬而以龍視馬
矣方子多才而好古其於此辨之否乎使其未辨
乎此駉之篇所咏馬不一有騊有駉有騊有騊
駉有駉有騊有魚何皆不圖而圖駉且其身間斑

駁如麟則又近乎驥豈非畧乎驪黃牝牡之形而求於倣儻權奇之神者耶吾知其辨乎此審矣晉史稱王濟有馬癖而方子豈徒負馬癖者哉才足有爲而時際承平無以自見姑借圖以寄託耳雖然方子年尚甚壯將來有用於世未可知也

書 懿安皇后事

懿安張后 熹宗哲皇帝之后也性文明惡魏忠賢及客氏其殺楊左諸忠直也 后聞之不豫者累月宮中皆稱其賢逆臣許承欽乃無端造謠誣其生前而淫姬任氏又無端假名污之死後凡普天下之臣民其祖宗食有明二百九十四年之德澤者無不髮指眦睚而痛恨於心豈可不據實而亟爲之辨哉許承欽湖廣漢陽人崇禎丁丑進士歷官戶部主事遷大理寺評事國變後居揚之泰州嘗大會賓客誣 烈皇帝以臣子所萬不忍言者時興化陸廷掄在坐聞之憤以語同邑李秉真秉真又憤以語李麟皆謂 烈皇帝殉國英主君德播聞有年豈肯蔑倫敗紀此必無之事十日秉真過麟曰子見寶應陶澂舟車集乎許承欽誣君之罪不容末減矣麟曰澂言如何秉真曰澂官詞自注故宮人左氏遭李自成亂流落爲民間潞衣嬪年今五十餘矣掖庭遺事猶能言之嘗言 懿安皇后居慈寧宮元日 烈皇朝 后 后必答

兩拜禮重簾邃密不相見也驕聞其言亟欲見舟車集如積陰日久思一快覩晨曦幾不能待過城東王仲儒見几上有此書其故宮詞曰慈寧宮禁老莓苔元日驚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遙拜畢六龍飛路一時回細字自注如乘真言噫英王之謹於禮如此而承欽言何悖妄耶昭公娶於同姓而孔子猶爲之諱承欽乃以昏亂大不道之事而誣謹於禮之英王彼獨非先朝故臣乎以故臣汚議故君不謂之逆不得已此驕所錄準春秋之義

鳳鳴文集

卷十八

吳

而以一字誅之也承欽平日爲人鄙褻喜瀛色聞其死後女孫遠賣海濱爲婢孰謂天道夢夢哉任氏者魏忠賢養女美而狡忠賢進之熹廟有寵卽謂若恩助中志略所稱始封安妃進封貴妃者也熹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寇陷都城烈皇帝上賓聖安卽位留京命連議張后尊諡尋以崩聞未確諡詔越年乃頒旣而爲傳后未自盡失身賊營流轉賣漿者家爲其小妻淫穢不堪聽聞驕嘗念有明家法極嚴母后無一慙德懿安

賢后也何至於此既慷慨以捐軀亦從容而就義非弘光元年三月十六日所頒之諡詔乎其詞尚書錢謙益爲之朝野咸服其當又何以說中心憤憤且恨且疑於今六十年矣一日途遇乘真譚及后乘真曰流轉民間爲賣漿者小妻非后也官人任氏也有官監某者聞后尚在驚曰甲申三月之變烈皇帝封劍命某賁進張后立俟其自裁復命帝乃走煤山自經今又安得一張后耶遂至賣漿者家踪跡之則官人任氏也其

鳳鳴文集

卷十八

吳

詳故嘉興朱彝尊燕京雜著中驕聞乘真言坐過工部張師孔其書師孔曰彝尊無燕京雜著而有目下舊聞吾方購之未得也是夜驕寢忽寐耳聞書有語驕者曰燕思燕思者欲黃又字也喜藏書者借師孔其起語又又出其書事以類分卷帙其繁初從雜綴類簡之不得其本脫數葉疑在所觀中映形於色又曰吾有副本方入別室取之未及啓幘而驕偶信手緝閱忽得之京畿類疑有鬼神相于喜甚捧而莊誦所采乃嘉定陸

元輔菊隱紀聞言李自成入犯 思陵將殉社稷
傳旨後宮令各自散時 周后及妃嬪之承寵者
皆遵旨畢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 帝怒拔
刃斫其臂仆地而宮監王水吉方從慈寧宮來白
帝曰 慈安皇后已終死宮中矣 帝乃之味
山自經當魏閣柄國曾進養女任氏於 慈寧立
爲貴妃及賊入宮任僞曰我天啓皇后也賊不敢
犯既而流轉民間或送於官時永壽已削髮爲僧
聞而往觀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覲永壽面發顏

聖學文集

卷十八

五

問目如不問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評云云其大
略如此尚五而通雖小有異同謗貴妃爲宮人
然任氏不爲賊懷有明一代家法而又詐託 慈
寧以汚陳慨捐軀之賢后致南中有內問未確之
疑其罪大矣自當備其貴妃之號而從宮人之稱
此麟所錄氏之爲淫婦言亦華春秋之義而以一
字錄之也獨謂永壽不殺置其官於衆請諸
章皇帝正其假冒故后之罪而弁於中焉 賢后
洗死後污以快天下心正然猶幸陸元輔朱彝尊

筆之於書而驕得合陶激官詞據實以證其
逆臣羅淫姬使六十年之積憤一旦頓豁不啻陰
翳淨盡而晨曠燭空豈特可慰 慈安皇后於九
京卽 高皇帝 烈皇帝在天之靈亦可少抒其
恨歟

官人魏氏見賊入宮前後奔喊曰賊入大內必
淨宮我輩定遭其辱有志氣者當早自爲計免
致受辱哭喊數回躍入內河死頃刻官人投水
者四五十人噫任氏媿之矣又有費氏年甫笄
投井井涸不死賊至出之見其姿容互爭不已
費氏給之曰我乃長公主若輩不得亂必報爾
主蓋欲借以圖自成也執見自成審知非公主
賞其將羅姓者費氏又給之曰妾實出天潢義
難苟合望將軍見諸擇吉成禮羅人喜置酒費
氏遂藏利刀伺其醉盡力直刺喉下墮以刃自
斷其咽俱死遂前可謂烈矣夫其詐稱長公主
也將欲自爲其意原與任氏不同而卒能不辱
以死貞穢之判豈不霄壤哉

聖學文集

卷十八

五

記黃燕思所述

已卯冬月黃子燕思逆浪衝雪泝吳越逕閩楚畧東西粵跋涉萬六千里歷日五百又四旬乃歸過訪李子於潛虬室時辛巳夏杪矣李子問曰君斯游也有所遇乎黃子曰吾至桂林聞七星巖下有寺曰棲霞寺有僧曰渾融年八十八矣蓋先朝之遺老也由郭訪之見其人體貌清癯巨耳微鬚聲洪亮如鐘導予登山上下巖洞健步如飛侶五六十歲人問其姓名不答久之曰吾今僧矣渾融卽

龍峯文集

卷十八

七

吾姓名也問其何郡人曰長州問錢長鑑飲光金堡遺隱相識否曰皆一時共事者也惟舉長鑑所知錄問之皆其目覩言之甚詳且言堡爲陳那傳以唐同侍郎劉涇客於事一時題蒙正發被杖皆見之當時意猶憤憤又爲子詩言羅文忠式用張文忠同僚殉難時狀庚寅十一月五日是爲永曆四年桂林失守公被執見巨帥羅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張大罵左右以白梃擊之一臂折幽於守備全某家分二公於兩宅聲相聞而面不

得相見軍中壯其節時適以酒食張懷僧縱飲題詩歌於其壁壁爲之滿壁闢一種之辭氣從容不迫而張則甚激烈其遇害也張疑不仆首壓復前躍者三須臾雷震於天亦大擊者三金壁時爲僧矣上書請收其骸吳江楊藝爲其衣冠殮之瘞於城北門之園事定罷之子孫扶輿歸吳張無子墓畱其地渾融歲爲修之致祭不絕又爲予言瞿氏刻文忠集每謾入張詩於其中有深爲文烈情意予問猶記憶一二否曰前數年尙能爲客書之余

龍峯文集

卷十八

七

耄矣不復記憶矣言已歎息良久李子又問曰君斯游也更有所聞乎黃子曰吾至汀州聞寧化有李世熊者高士也其遺集曰寒支子購得之見其所爲畫網中先生傳事甚奇李子口如何黃子曰先生幼同僕潛迹邵武光澤寺其地防將吳鎮聞而掩捕之遂諸嶺將池鳳鳴訊其里居姓名不答鳳鳴俾其僕或誣卒去其網中而謹守之先生慨然謂一僕曰衣冠歷代相沿錄來舊矣而網中則我高皇帝創制也卽死何敢違若可爲我畫

網巾額上於是三僕爲先生畫畫已乃知冠一僕亦交相畫軍中諱笑之呼之曰畫網巾云時適有張自盛之從自盛初爲王得仁裨將引自陳江西反正後其潰死自盡不入山網巾處幸衆逾萬分爲四人營出入江關界上時各使知馬侍郎重熙傳督事鼎銓皆依之聞帥楊名高時左路王之綱率兵掩襲於邵武之不呼而敗其衆鳳鳴因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名高見其畫網巾歷錄然笑置不問欲誘降之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名高喜遣詣之網巾愕然先生曰固不識吾也昔聞名高死耳之綱窮詰其里居姓名先生曰吾忠未報國而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而姓名則辱家危不暇致身而姓名則辱身若曹子思之也中吾即此姓此名矣之綱勸其難疑先生憤然曰網巾吾且不去况髮乎髮耳無多言之網命先殺其髮三僕不問受網巾半梓之二僕瞋目叱曰吾豈畏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入耳於是向先生拜曰奴得先掃除泉下矣遂欣

然就殺之網復好語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乎不然義死亦美名何堅自海也先生曰吾何負負明耳一籌莫抒束手就盡其去婢妾無幾而猶以此易節烈名恥莫大焉吾故不計自拯其袖出詩一卷擲於地挺然步出受刃於泰寧之杉津其所畫網巾猶斑斑額上也蓋亦庚寅年事而月日則未詳耳諸生有謝韓者收其遺骸瘞於郭外松窠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云今予曰棲霞渾融蓋卽遜國時雪庵和尚之流也潛身山寺而隱其名

地寧死若手其儕難之卽奮決裂臍抽刃自
若不殺我我卽殺若其儕揮淚刃之林義而大
烈上也惜其名亦不傳也黃子又爲子言揭傅兩
先生先後被執皆不屈死非高皇帝清海宇之
功烈皇帝死社稷之義深入人心而不可解安
能使天下忠烈之士恥生樂死若此哉相與嗟歎
久之黃子別去子遂次第其語書之以待後之作
史者

書左侍郎使北事

歲壬申山陽戚大戚然來南沙子因得悉左侍郎
使北事左侍郎者萊陽左懋第也崇禎辛未進士
慷慨多大節聖安正位南都朝議加總兵陳洪
範太子少傅使北釋文大臣與偕難其人懋第時
官應安巡撫聞母喪自請解任偕北使兼葬母許
之此甲申六月事子兒時聞諸長老者常德胡統
虞乙酉殉難紀謂貴陽忌懋第知懋第曾糾馮銓
縱假手銓殺之故令之偕使北其說雖或然而請
之實自懋第耳七月進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又加郎中馬紹
愉太僕寺少卿同洪範奉御書賞金給使北懋第
以銜帶經理聯絡往議全帑弗便遂辭還前日
左侍郎條上戰守數事言當時時以先帝之
仇爲心誓効十馬爲事勿以臣此言爲必成卽成
與勿以此成爲可恃必能渡河而北然僅能扼河
而守必能扼河而守然後能損其南都於萬全嗟
乎使當時君臣能因其言悚然言然則燕安無

溺水火無爭向至南都不旋踵失哉行次張家
請先謁陵後進見不許乃遙望 先帝梓宮陳太
牢哭祭之時十月一日也越二日始有禮部官額
者庫來迎鼓吹迎御書從正陽門入侍郎同洪範
等隨之送四譯館侍郎不往曰此中華以作屬國
者改送鴻臚寺越翼日內院剛林來謁堂上侍
郎同洪範紹倫出林命席地坐侍郎不從大聲呼
椅與之對坐林問 先帝雖離江南何無一兵相
加侍郎曰諸臣聞變正欲北行勒賊而貴國先之

北華文集

卷十八

美

恐驟以兵至疑與貴國敵林見侍郎服袷經色不
悅詢故洪範代答曰母喪林又言江南不應更立
天子遂去明季遺聞所載如此而成默語子則曰
林來侍郎先南面坐堂上林入坐侍郎側厲聲曰
江南諸臣不來擁戴真主何輒擅立偽主侍郎曰
我江南所立者正真主也何云偽主默又語子曰
林去洪某來侍郎白舉袖蔽面斥之曰洪老先生
身殉封疆死久矣 先帝曾遣官諭祭建望洪樓
旌其忠爾何人乃敢冒名洪慙而去此又殉難紀

及遺聞所未載者是日隨有服蟒自稱戶禮部官
者至兌驗金幣獨御書不受侍郎詰之譯者曰因
言御書故不受侍郎曰大明天子何云非御書譯
者又曰應朝見侍郎曰天朝使臣一揖耳先是侍
郎發南都或語以富鄭公使契丹故事侍郎曰為
不然有雖弼車中一拜亦不可下語及將照燕洪
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必屈膝乃可獨參謀司
務崑山陳用極曰我輩于秋氣節皆繫於此凡言
屈膝者皆中輟也侍郎建之堅持其議不屈留二

北華文集

卷十八

美

十五日始遣兵護送南還遺聞云雷甸有五日
按孟冬朔日於張家灣遙祭 先帝梓宮越二日
侍郎同洪範等隨御書從正陽門入而出京於是
月二十三日則謂乃二十有五日非旬有五日明
矣詢之果然然又遺聞云侍郎及紹倫乘馬皆不
令遺聞而洪範乘輿偏令前行越六日行至滄州
果獨命洪範歸取遺執侍郎及紹倫等北去至則
改館太醫院侍郎入院即書生為大明忠臣死為
大明忠鬼十二字於門以示不屈而默語子則曰

侍郎初入院未嘗書此惟與從官日說論語曰聖賢言語體會不盡只一二言便可明之終身苦讀平日所當體會者臣事君以忠也目前所當體會者則又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破除然持紙讀書侍郎乃慨然書此十二字命然縣諸院門及南都懋泰時已授官來謁侍郎大訶之不見九王子屢遣人人院諭降不從而亦無意殺之也會遊擊艾大遜薙髮欲先出降侍郎大怒命勒殺之諸從官

亂學文錄

卷十八

七

爲之請免死杖三十大選泣曰一念之錯悔之無及至夜竟自經死或問謂爲侍郎殺非又謂大遜乃中軍官亦非時與大選同謀者傳者雖論出降告侍郎勿引齊寇謂是京武也九王子遣兵入院露刃勒薙髮降侍郎大呼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髮亦堅不屈遊擊王一斌部司張良佐王廷佐等備劉鏡皆堅不屈統下刑部重鍊二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食過降不應執見九王子侍郎仍服哀絰入借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從臣列階下大

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九王子以僞立福藩及勾引齊寇詰侍郎侍郎曰我先皇帝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言僞立山東豪傑皆忠義士前就見我時俱勉以大義豈是土寇因大聲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有死而已九王子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大明兵部也語甚峻厲九王子怒命極其頓用極嘆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九王子復從容曰爾等不懼死信忠臣也然降常不失富貴侍郎曰剃頭不如斫頭九

亂學文錄

卷十八

七

王子令拽出殺之至菜市復遣傳臣勸曰先生懼乎侍郎曰無問我懼不懼且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喚之侍郎曰我志決矣寧爲大明鬼無多言將死顧問用極五人云何皆曰願從死侍郎曰但恐有悔用極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侍郎南嚮叩首曰臣心畢矣一斌等皆爭就死遣關所載與然所言大畧相同而殉難紀又言侍郎自取用刑者地殺殺時無血湧白乳滿地白氣冲天監者驚仆幾絕時乙酉閏六月十七日也

默遣書慰秦葬侍郎不應至其宅痛責之亦不應
默遂同崑山徐敷仁購侍郎骸骨負之而南歸葬
萊陽又負用極歸葬崑山王斌門人皆瘞於縣
而潛爲之絕焉用極以保舉官兵部或曰孝廉或
曰明經一斌徽州人武進士張良佐三人未詳其
里居嗟乎前有文山後有侍郎蓋異代並烈也然
文山孤忠而侍郎之死得用極五人同心殉國則
高皇帝養士之報不更甚於宋乎子髮未燥即知
侍郎死甚烈今交默更得其詳默與敷仁皆以諸

虬峯文集

卷十八

全

生保舉官參謀從侍郎使北者又予已酉夏客邢
上會應關南報功祠遇一叟年可六十餘爲予懷
慨言侍郎聆其音秦人也自言少隸洪範麾下從
之使北至張家灣洪範語侍郎當用表先通九王
子侍郎不可洪範竟用表侍郎起白書一刺附表
進不以示洪範洪範私散之乃侍生左懋第辱六
大字爲洪範撤去叟又自言心中侍郎遂去洪範
從侍郎亦斯養知慕義者也忘其姓氏惜哉

書太守傳公事

嗟乎近世所稱爲良牧者苟其材長於催科即羣
然而良之矣求其能誠心愛民者未之見焉求其
能誠心好賢者更未之見焉問嘗旁搜軼事往者
榮陽鄭虔臥疾長安蘇許公頗素未相識重其才
躬自恤問無間日子見之不知涕之何從恨不與
之同時也及入郡登平山堂見堂之西有新塚焉
就而讀其碑知爲潘子雪帆墓而太守傳公爲之
營葬者也夫潘子負才而不諧於俗鬱鬱以死而

虬峯文集

卷十八

全

傳公葬之且爲之碑其視蘇許公之於鄭榮陽豈
有古今人不相及之歟哉或語子曰傳公豈但葬
潘子且嘗合潘田二子詩刻之以行於世田子者
何田梅岑也亦負才而不諧於俗者也予感其事
爲之流涕嗟歎而甚於躬被焉越二年興邑罹水
患而子徙居郡郭北離三旬九食而閉戶不出城
中事繁弗之知一日偶訪友人城見士泊於華商
泣於市民泣於閭紛紛擔泥塗壁往來太守之門
而不聽其去驚而問之皆曰傳公憫百姓貧而催

科後期爲當事所劾而去也又皆曰傳公去而
 併失父母矣安可曉之相與垂涕不已迨後留公
 不得而公去矣郡之人往往追思公而形於歌
 會喬子東湖至自淮陰言及公予曰公古良牧也
 非近世所易有也喬子曰固然然予知陽之民歌
 思公不忘而未知公前此牧通州亦以民故罷官
 去而民歌思不忘聞於朝廷朝廷知公愛民
 遂自家起爲涇令其治涇也一如治通州督撫廉
 其賢檄署宣城宣城人於公之至也父老僂僕扶
 杖擁寒車下欣欣然觀廉吏之入其後得代以去
 也父老復僂僕扶杖擁寒車下戚戚然泣廉吏之
 去甚至張燈焚香數十里絡繹不絕一如去揚州
 時嗟乎公之愛民出於至誠於通於涇於宣於揚
 無不如此則其好賢之誠不止優待潘田二子又
 可知已予爲公部下老布衣雖未守碑碣之節
 而不諧於俗與潘田二子同不收輕謁謂公然公
 之德澤在民爲民所歌思而不能忘者喬子平日
 不阿所好其言必信而有徵安可不書以傳公於

無窮且勉天下之爲牧者俾知所效法焉而并致
 予感慕之私乎於是遂書以貽喬子云公名澤洪
 字育菴號陽人

閔太君貞節頌

有序

欽吳氏有節婦年二十二即稱未亡人迄今苦節歷十餘年而大有功於吳氏者曰閔太君賢而具卓識者也春秋之義從一靡他婦與臣埒臣而能存社稷婦而能存宗祧則其心更苦而功更大矣非賢而具卓識者不能嬰杵存趙春秋不載而載紀叔姬齊欲滅紀紀季以鄒人於齊請後五廟紀侯大去其國厥後紀侯既死叔姬歸於鄒以宗廟在鄒歸而承先祀也則紀之宗祧不存於季而

紀侯文集

卷十八

李

存於叔姬一婦人之身故聖人於其歸鄒大書之焉書之且於其始終不書而足以其所繫者大而賢之者至也以余所聞於太君其賢不下叔姬而其所處之勢視叔姬則更難何言之太君者文學瓚之妻主政洵之母也文學於未娶太君之先自太君既已孕矣因聖人君道之末數月即生男而育之於外即一歲也文學甫不起疾太君止生女嗣續無人文學以語之及文學成太君徵信於翁姑泣請召之其時議者或以主政所出

紀侯文集

卷十八

李

徵且有於外謂以從子繼便太君泣曰已有子不子而子他人之子是滅吾夫祀矣堅持不可卒請於翁姑大會宗族姻黨具牘告廟而令之歸嗚呼叔姬存宗祀於紀國式微之日雖難而猶易無窮撓之苦也大君全血骨於吳氏方熾之時倡易而實難議者不知禮而勿撓之其心不可測也非賢而其卓識則必爲其所感歎文學自子而無子宗祧中絕則文學且含憤於九京而日不能瞑矣即堅貞自守歷久不渝以節張吳氏無慙於柏舟之詩以視叔姬苦心存祀而大有功於紀者相去不甚遠哉太君力格衆議召以者之子於外以者之祀三十餘年之間風雨侵凌支持綢繆極艱辛卒撫育之成令器得聲譽於卿大夫二孫嶽嶽不羣又皆稱其家兒則太君之有功於吳氏爲何如其大也至於紀略所稱太君爲翁姑疾疴牛生醫藥文學升世倉卒問本問遺願太君索不吝給事目手自舉寫彷彿如生見者皆驚以爲神化精誠所感雖不可以常理測然無關宗祧輕重也

主政以未得事父爲恨而孝於事母凡可長章太
君者靡不詳爲述之而君子論人第從春秋之義
取其大者頌之而已頌曰

詩敘尼父備列國風靡他自矢弗辱其躬相母所
詠惟一其姜叔姬存紀心更孔飭五世之廟不隕
其祀大書特書彪炳麟史匪徒貞守兼秉巨誠乃
今之人瞻則可匹車矣太君出言何遽已子弗子
而子從子乖義戾情莫甚於此於識既渺詎可議
禮能賦少孺博學彥之皆有於外皆出自微既是
也華文集 卷十八 六人

君子何嫌何疑承折讓者奚待多辭飾以識高名
永千古君子稱人必於其鉅禮斗斗降寫神神肖
精誠所疑或能感召事涉奇怪儒者不言中廟之
事詎外人倫

答客問

客有過潛虬室者問曰今之士無不趨名而先生
獨避之無乃矯乎予曰非矯也謹守家教也 先
太師輔相兩朝 世廟稱其小心忠告 莊皇嘉
其入告克勤知臣莫若君而國史所載於定宗藩
條例主俺答款貢外惟諫止翔鳳樓工及罷太倉
羨金不增織造歲額不徵牙簞諸珍數事耳煌煌
天言果何謂哉及崇禎壬午同里吳相國鹿友
入閣見 太師爲元輔時聞揭盈箱乙酉後偶言

及之然後知 太師納約自隔不彰君過以沽名
其所言者雖子孫亦不得知之也時坐客有舉伐
石事者歎曰慎微防漸大臣之道 世廟欲伐茅
山取石以問 太師對曰茅山石瑩如玉誠可供
玩具但山與鍾山聯接恐傷 祖陵龍脉 世廟
聞之默然而止老成 一言而別 英王玩物之心
何其善於格君哉吳相國曰此特其一年間揭中
所言不止此惜予在開日淺未及錄之甲申三月
之變盡散逸矣吳相國之言如此而進以告予小

子者從伯平菴先生也 太師爲人凝靜不喜近
名甚至新鄭懷款貢爲已功刊書流布海內而
太師亦宜諸不言人爭我否家教絲來傳矣子小
子衰頽荒於學方懼忝 祖之弗寧而公實趨名
則吾豈敢

客又問曰先生九試於省而不獲一遇將命不猶
耶抑不能從時好耶予曰遇合命也予 高祖奉
嘗公負大志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隆
慶庚午闈牘爲延津李冢宰戴所鑒拔時戴任興
北峰文集 卷十人 主

化令啓召引嫌力言於主司去之 公後以任子
恩官少卿矣而於將捐館時聞夜漏猶曰好侶場
屋中更鼓而我竟不得中命也太息一聲而絕
會祖國子公遠於學制義見推一時延令張副使
京元爲諸生即有文名氣傲不下人獨得 公文
輒跪而誦之及成進士所刻稿半屬 公文而
公僅中副榜於萬曆辛卯豈非命與嗚呼小子
遠不逮乎前人敢不惟命是安而安命詎遇焉
客又問曰先生退讓爲心有善不矜亦家教與予

曰家教也凡人孝友惟恐人不知而予 祖孝廉
公則惟恐人知 曾祖生子六而 公其中子也
析諸人各宅一區以 公爲賢書進自階矣仲兄
早世其子孤命讓一區益孀嫂 公欣然從之無
幾微慍色且延名師訓孤脯脩供饌皆代之出不
以煩孀嫂而孤卒底於成爲海內知名士甲午所
稱壺菴先生者時總漕史公可法有撫孤無媿程
嬰之獎而 公絕不以之自矜督學陳公良弼疏
薦於 朝有曰學本家傳識絲養定恂恂訥訥才
飲廉露其長肅肅雍雍禮樂難攻其短如 公者
誠退讓爲心有善不矜者也予小子夙夜瞿瞿惟
期無隕家教耳何善之有而客乃謂予不矜耶
太師相業雖載史傳而平日守溫室之戒入告
嘉謨絕口不言於人遺漏實多非吳相國言即
子孫亦不能知惜散逸於兵燹而不得傳於後
世耳雖然吾聞諸艾東鄉矣華亭巧而 太師
救以正新鄭剛而 太師克以柔不幾得其大
略哉至於 高 曾一祖之文章 孝廉公之

孝友知者蓋鮮徵因客問稱述一二以志景仰
先君行實已詳墓誌 太師以下四代祖諱
亦見於誌茲俱不贅云六世孫驊謹識

逐愁文

客有挾逐鬼術鬻於市者李子聞之延焉入門見
蓬蒿蕭然登堂見几席蕭然問曰先生召子得無
逐窮鬼乎李子曰否蘭隱空谷幽彌潔泉泆斷
岩彌僻彌測袁自可臥阮不必哭窮何吾病有事
於逐吾所逐者愁也客曰請徵其狀李子曰凡今
之人喜謾思直鍼不擇賢衰每被愚高門閭寅齋
筵開西逐與營齋競恐後黃絲臧獲曲冀先容
得託吠狗榮俸登龍我則不能廁廈芒旃鬼在吾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脛足不得前束經趨梁望塵拜董罄折忘吾豈獨
蘆凡師童弟史屈膝何嫌聲名驟起罔非藉闢我
則不能山背岑骨鬼在吾身腰不得屈欬欬可笑
故故柔顏看語市悅日言獵歡未同而昵匪親而
審朝猶秦越暮即膠漆我則不能嚴氣正性鬼在
吾頰色不得令巧舌如簧逢意舉毀廉距益夷信
飲言片時對足亂鳴鳳紛淆唯黃白口難以誠嘲
我則不能喜譏惡論鬼在吾喉舌不得轉卑風
譚墟墓鬼語妄於曹劉猥誇遷回計騰矜如此周

標榜欺世盜名詫為無兩我則不能摘取指失鬼
在吾腕筆不得屈此五鬼者日與吾俱膠而弗化
迂以成愚言輒指尤動必取侮孤立謗群居咻
咻嗟彼流俗畏我忌我貌雖敬我心實厭我知我
無人形單影隻出門愀愀入門咄咄壽無百齡愁
集千狀矧不得展懷不得暢問誰之歸厥維五鬼
良策何從屏之邊鄙去茲就草趨世所喜庶幾群
游無咎無累客問予言慨而作曰吁先生其有憤
於中乎吾竊聞之正平疎狂滅刺豈鄙甫里簡倨
此峯文集 卷十八 書

閉門自喜捫膝不負曾聞景興賈景興不耻拜鮮
甲鳳亦名騰日繁容瞻君令雖峻其性難移魏元
欲其笑竟不可得河清可俟包笑莫期不阿處仲
次道介挺次道何面斥逢吉習之峭鯁鄭易一字
齊已自失岳規數言幼安為屈幸幼安自補新詞
顧其顧其歷稽列史實多其倚匪偏止士仰皆高流
鄉舉不榮國毀不辱聖智何疾間請龍叔戎行我
是古人可師夫豈為病顧欲遂斯淵人吟咏乃疑
仲子魯父多尤商咄失美輟亦笑龍嘗亦議鵬人

言是恤吾道何憑有裾不曳成君之高有膝不屈
成君之蒙言笑不苟成君之正是非不假成君之
慎凡此五鬼皆君益友輔君翼君於君何負君欲
逐焉必有所憤痛言傲世期挽末運客言未畢李
子起而謝曰予鄙人也避咎弗追傲世云乎哉得
聆良規我心頓爽愁與身等不知何之浩浩蕩蕩
無畔無涯何得何失何忻何悲願我五友去嫌捐
疑相予勿弃百年為期一

此峯文集 卷十八 書

廣招

廣招招王子西齋也西齋死李丁哀焉歷存迄
秋不已召巫而問之曰吾聞夏侯夫亡年滿歲
於上巳日率諸友酌酒靈前見夫在坐執杯倡
若勸酬但無語耳則魂之靈也昭昭矣禮有升
屋以招之文子彷彿宋大夫招魂招之可乎巫對
曰嶽瀆丰聚魂魄忠臣烈士墨客辭人往往留
主其曹事先生盍於海嶽間廣招之乃下招曰
魂兮魂兮紛宇宙之溷濁廼舍故而相羊些荒道
此華文集 卷十八 主

路之蕪穢廼懷新而樂康些魂兮魂兮爾或逞嵩
高些杵響空月聽幽道遙些笙吹空秋步虛翔翔
些貝多送香夏抱其芳些玉漿浮露肌低其涼些
望都芳前騰蹕神彪些墜僊窈窕紛糾潛蚪些魂
兮歸來何淹留些魂兮魂兮爾或入太華些蓮芬
千葉玉井未凋些杖挺九節僊掌斯遶些白鹿何
駕日伯以卿些个液何受丁招明生些呼吸雁峰
削成何險些彌漫雲中騰上何遠些魂兮歸來何
久溫些魂兮魂兮或又事天孫些海杯浴烏蕩激

乾坤些河帶飛兔涵吞周秦些觸石而出雲成宮
闕些擁翠而拜僊遇巖穴些天門曉曉徐步起
些神府緬邈卿象嶺巖些魂兮歸來何踟躕些魂
兮魂兮或又陟嶠嶠些神授蜎簡京夸可遇些洞
侶將嬰蒼耳可茹些祝融夜半雲海盤胸些石困
天清颯誦開空些千尋千折天柱杳杳些九門九
背嶽麓杳杳些魂兮歸來何盤桓些魂兮魂兮或
又游鎮嶽些臨岱俯趙實符爾索些負辰孕昴京
玉爾鑿些神護寸莖此人疑鬼些率然兩首吞人
此華文集 卷十八 主

齊螳些八月早寒重裘裝懷些兩崖中虛頽風夜
襲些魂兮歸來何棲息些魂兮魂兮鹿渾蒲顛君
無浮些伊連私室君無涸些魚導人哭鼓吹昔游
些尾衛鯨怪駢弓綠韞些言詔不通令我心憂些
歸來歸來無自進其愁些魂兮魂兮砥柱龍門君
無沂些覆繡釣盤君無渡些鼇騎陽侯旌旄宵駐
些侍從嘲象赤帕絳紅些身首何殊令我目忤些
歸來歸來無自毀其懼些魂兮魂兮岷嶓何木
可席些滿湘澧沅未可楫些江妃起詩噴日曜月

些水夸鼓沫蒸雷飛蜺些譎變條恍妖宮怪穴些
歸來歸來君無削飛之雪飲些魂兮魂兮洞庭青
草未可航些彭蠡震澤未可橋些銅駝破浪牛驚
雷梁些宮亭分風龍怒吞艫些憑陵溯濤豚驕颺
些歸來歸來君無澹臺之霜銜些魂兮魂兮故
居當反何靈氛之庸熈些魂兮魂兮吉日遊歸已
巫咸之旁招些魂兮歸來入君門些松偃翠蓋棲
驚鷄些梧含黃鐘響瑟些檀欒便娟蕩綠沈些
葡萄陸離絡紫榮些扇開碧大蕉影映些雀逸珉
些

北華文集

卷十八

七

九榴珠迸些木瓜芳脆冷香凝些芙蓉露秀幽情
生些光澄一庭素秋些氣爽萬籟皎月矚些懸
碎吟請會心且遠些芙蓉清露開懷豈晚些魂兮
歸來登君堂些屏列雲母屏軒光些簾懸翠羽綺
疏涼些蘭葉在匣耀皓雪些太倉存几盤靈鵲些
金甌火暖運四圍些文石彩異燕三秋些鳳珠流
潤龍尾後些白雲遠濕松滋詩些某几何滑塵生
握些手簾何清壺臥擊些紫瓊綠綺食性品些東
玉浮金防佚淫些靜月澄高寧安映些疎星淨空

豈虛臨些長夜照君坐曲閣些無物不備何弗來
些魂兮歸來得君嗜些石經漆書節青翠些嶧山
磨崖錯鼎恩些宛委所藏牙鉞歷些鄒嶧所秘玉
軸夾些雕龍繡虎航如飴些倒壺斟針珍逾彝些
胸羅萬卷誰讓百城些目窮四庫寧豈三卿些魂
兮歸來樂君友些總角之好賢耐久些傾蓋之合
恨見後些千里命駕何莫逆些一室忘形何我格
些相將道德顏以開些好是文藝古惟懷些詩賦
停雲新醪湛些馬喧盡簪列炬燭些龍杓鵲尾酒
些

北華文集

卷十八

七

何暖些鸚鵡鵲杯肯緩些交無生死松柏心些
神昇幽明膠漆情些睠茲故都樂我群些魂兮歸
來無遠征些亂曰桂樹山幽兮歲將暮迅商薄寫
兮愁雲互百川灌河兮秋水至牛不辨塗兮馬沒
轡顧瞻四方兮何所騁蒼烟空駕兮勞孤影啾啾
古樹兮鳥思歸霜寒谷空兮度夜啼不如歸來兮
置酒結琴昨日之遊兮今已陳而吹開山兮秋月
明佩黃欲落兮寒蛩吟千里道迢兮路孔長左薄
滄海兮右大江魂歸來兮返故鄉

張瓠圖像贊

是圖也一士幅巾道服默默以處旁有爐有扇不
與不持其攸濟如不問而知爲瓠圃也瓠圃性嗜
酒喜吟詩又好種菊茲曷不圖得無默默時已有
采菊悠然之意寓焉耶爐也扇也胡爲乎設又得
無待吟興之來暖斗酒以助耶然耶否耶吾還問
之瓠圃

小影自贊

噫此虬峰之小影耶吾恐圖虬峰者能圖虬峰之
貌閭閻而不能圖虬峰之心耿耿虬峰之耿耿也
崛強而不肯媚人其稟於性者未之鑒耶冲抑而
不敢上人其得之學者有所覺耶仰觀於天俯察
於人未必今是而昨非意有所感而輒見之詩若
文者其十六年來之肯綮痼疾而不可藥耶噫圖
虬峰者不能圖虬峰之心而千百年以後讀虬峰
之詩若文者豈無知虬峰之心者耶辛丑八月自

題時年一十有八

四無箴

予讀邵子詩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爲之悚然及讀至七十康強不爲不壽知邵子詩蓋作於七十也予今年適七十矣敢效抑戒作箴自警曰

心何繇正閑之以理去彼諸妄歸於一是寧鄰於隘詎可鮮耻我所思兮惟在乎此

嗟趨炎者不擇而奔譬諸蟻虱託處於禪之蘭之室道義之門繩趨尺步布衣自尊

龜峯文集

卷十八

全

燕朋是溺自禍其身我則不敢與風所自窮經搜史親古仁人尚友十載於此一編窮當益堅吾嚴吾守辭受有義何容或苟有以報之可受斯受否則辭焉毋自貽咎

履銘

以下三銘
十歲作

秩秩繩繩擇地以蹈履受厥新且慎所造以存身胡敢自暴昧昧其趨弗軌於道

刀銘

相刀之口薄亦孔醜相刀之背厚乃能久薄不居吾敦吾厚寧爲刀背毋爲刀口

璣銘

爾璣職容爾璣職攻攻勞容逸何去何從寧變也容毋璣也我有容德大攻人者凶

復庵銘

雷奮大地能散積陰氣清平且能見初心克念自新何有弗淑君子所貴不遠而復

杖銘

我行爾行我止爾止出入我扶親爾如子

杯銘

酒入舌出百悔其來無或崇飲飲止

硯銘

厥質何潤厥聲何清比德於玉席上之珍

論陳以鉞不當舉鄉飲呈

興化縣學廩膳生員李驤爲事干大典傷風化所
薦紳不得不言事竊惟鄉飲大典原以尊禮尚德
兼優可爲一鄉典型者也舉非其人律有明條如
陳以鉞者爲富不仁穢行多端即使年齒有齒
尚無德亦玷大典而況齒亦未及漫然舉之欺面
長而輕朝廷其咎必有所歸矣此事干大典而
不得不言者也風化之首必先節義成人之美斯
爲君子壞人之節罪莫大焉如陳以鉞者秉心不
正舉之

義惟利是嗜積惡多年闔邑共知而逼節一事言

之尤可髮指如此人得與鄉飲則人亦何憚而不

爲惡乎此事傷風化而不得不言者也異日海內

生居官廉潔居鄉方正見義勇爲嫉惡若讎誠爲
紳中之矯矯者乃與以鉞並舉旅進旅退同升同
飲是欲禮賢而反污之矣此又事在吾薦紳而不
得不言者也從來風氣不同時勢易不其游師
平日道義閑躬禮教絕俗自不輕容間預得人門
將況以鉞民也而非士也素不除知淑慝何所聞

皆解元景朦混押字欺誑師臺借大典而射厚利
稽查舊規縣中文書自有備兵投遞而江學書色
管持送上房情弊顯然某拙州紳而容邪惡生
平所恥不遠二百里冒霜而歸因亦忝居齋長從
網常起見爲禮義廉恥立防不得不鳴鼓而攻伏
惟垂察

義惟利是嗜積惡多年闔邑共知而逼節一事言

之尤可髮指如此人得與鄉飲則人亦何憚而不

爲惡乎此事傷風化而不得不言者也異日海內

墨芝記

癸未七月八日晨興鑪熱而水沸取名論之手指
皆黑金光燦日怪焉諦視見有花葉高六七寸倚
瓶上尋其本則蟠結於茶窩底家人不識是何物
揭而觀之一本三莖其本大如初出腹小兒掌其
色如于闐東河玉其莖亦瑩潔可愛每莖著一花
如梅色黑而五出其光如濃香墨膏潤欲流其心
白而圓細如瑟瑟持以視予予曰是殆芝也而形
則梅何哉吾聞諸史宋祥符政和間人主好祥瑞
則墨芝集
卷十八
全

巴氏祠堂記

祠堂即古之廟也程伊川先生曰古者士大夫祭
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後又謂祭不可用影而
朱子遂改爲祠堂則祠堂即古之廟也易於萃之
彖曰王假有廟而於渙之彖亦曰王假有廟渙散
也謂祖考精神易散故爲廟以聚之也萃聚也謂
子孫亦必聚已之精神然後能至於廟而聚祖考
之精神也然則王假有廟固以一天下之心合天
下之渙士大夫立廟亦以一族之心合一族之
則華文集
卷十八
全

渙則祠堂之建可緩乎哉歟巴氏之南遷也自揚
州刺史祇始歷十有六世有播者遷休寧之琳川
又歷十有九世有均者復自休寧歟之河西又歷
二世有仲德者遂遷漁梁此漁梁巴氏所自始也
自祇南遷歷漢迄明幾二千年矣前此祠皆未遑
建也其時孫世德獨引爲已任嘗舉禮大傳之言
而語其族兄某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明祠之建上
治祖廟下治子孫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古聖立竊

志焉而未逮也迨治鹽筴於揚而家日益豐乙巳族兄某之子一瑜至自歛遂出金五千買之曰吾翼與君有言志此久矣茲子勸力為之而並其役者非若不可毋辭於是卜建於其所卽其父恬仙翁之地也又益之族人地若干丈尺某姓地若干丈尺經始於康熙丙午四月而落成於十月其中堂若干楹為聚族之所額曰叙倫其後寢室若干楹額曰永言孝思其上為樓額曰追遠計其工材之費共用金七千有奇其三千則族眾所樂

龍峯文集

卷十八

文

輪者歲辛亥自揚扶疾歸歛往省其成以勞而病知廟臨歿猶諄諄以祠中為言蓋祠工雖成而聖制尚未備也越歲辛巳其季子韓始追體父志進主修祀申飭祠規一如禮堂之中楹祀南遷始自漢及遷漢梁國大吏之祖按古始祖之制有

德為始祖正合於去國之國而別於本國不與者今皆不祖而祖祇非以其為揚州刺史合於古庶姓起室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歟巴氏之先在漢章帝時有太常茂在靈帝初有議郎肅皆起家為卿大夫有顯名於世今亦不祖而祖祇豈以祇始南遷又合於去國之國而別於本國不與者於禮宜祖之也嗟乎魏晉以後兵燹頻仍海內族姓譜牒散軼雖貴為天子四世以上不可復稽至無以備九廟之數如宋之僅及僖順翼宣明之僅及

龍峯文集

卷十八

文

懿德熙仁皆可慨焉巴氏之祖獨溯自漢紀名紀尚班班可攷豈非其子孫多賢且材歟族之人又以此世德創始建祠尊祖收族誠功甚鉅亦祀諸中楹報之也為後世子孫勸而禮以義起者也獨是不專祀仲德旁及漁梁國大吏之祖子孫之請而為之然亦太宗之法未立也其在二楹祀男上自三楹祀女上族之有子孫者皆入焉於古制雖未及詳然亦推收族之意而可以為是者也嗟今之人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孫貴顯焉同宗盟

異姓爲兄弟在在皆然至於族之諸父昆弟皆
服未盡而視爲塗之人者以無嗣葬之也可建春
秋祭饗必會娶妻生子必告其所以一一族之心
而合一族之渙者乎至若祠設有木主矣而樓復
塑像祀焉者何居勸例也或亦從程子設立影堂
之義推之也虛其西室以待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亦爲後世子孫勸也其制備矣雖然君子不能無
疑焉非嫡不廟見禮也二韓祀所生於祠復塑其
像於樓而不嫌並嫡何與吾聞廟以衆祖考之精
神禮所以上治祖禰也聚子孫之精神羣至於廟

通澤故蹟

卷十八

序

而承祖考則收族之謂也收族莫大於立宗子有
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也五世則遷者繼禰爲小宗也
尊始祖則敬大宗尊高祖則敬小宗故大傳曰敬
宗尊祖之義其禮雖久廢然族必有族長卽大宗
之遺良房必有房長卽小宗之遺義誠能變通乎
古於親親中而寓賢賢之意擇賢立爲宗正以輔
宗子下治子孫旁治兄弟舉禮之悖乎古者一一

正之豈不足以風天下哉

通澤故蹟

卷十八

序

病記

昔人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豈待死哉即物亦知
之天子於五月十六日入城日寒十八日有人自
牀不能起者九日戶不能出者旬有九日諸君子
踵至問疾有聞而一至者六人其在故交則江都
張子拓園其在新交則松明汪子文治其在此鄰
則王子恂村遠陽梅村爲越中張逸園先生之門
人遠陽爲安宜王築夫先生之孫其在同邑則李
子謙吉王子思劬有聞而再至者二人其一爲子

北華文集

卷十八

全

四從弟巢雲其一爲子三從子京肆京肆雖去而
感而漸再以其來候問有聞而一至者一人其
爲遠陽雷子希樂其一爲大都朱子古愚有聞而
再至者有兩僦者二人以龍眼饅頭而置之他物
饅頭者則大饅頭子觀白以子餘無未清饅頭黃山苦
其甚則其安希子湖水以白饅頭子重饅頭者則端
安卓忠貞子十世有昨昨日一子以子爲饅頭
有聞而五人不已饅食物日自昔一人則大卓
密老人五世法嗣學莊園浮公有日午留前問貧

甚而猶時以予所嗜饅者一人則內弟解子至公
更有隔一百七十里間而憂七人知者子也自
遠陽寄書物二端其備饅者一人則子也其外
饅者雖君子之堂以請不以物然情不遠則饅不
至凡此亦亦常却交際況因病而饅乎此十六人
者不必盡有所饅而其情則皆甚殷吾心感之書
其名氏誌不忘也又有病起問諸君子者不知
聖選過其家烹茗啜我越四日復來候問者一人
初蘭陵蕭子笑錯吾感之與前十六人等故亦書
其名氏誌不忘也

北華文集

卷十八

全

之至於聞而絕不一至者蓋有二人吾雖駭之然
不憾之故不書其名氏不書而久則忘之矣更有
一人非子深交有事在郡雷子希樂強子同往遇
而致疾其人聞之竟不至可怪也又有一人爲子
友之子且曾學詩於子不見十載矣到郡遣一童
子先來言雨止即過謁及聞子病亦竟不至此二
人者皆如早人如早固多賢者張端于其地有
宿彼此聞名相思恨不得一見而此二人者乃如
是然吾不憾之也故亦不書其名氏甲申六月十

日虬峯老人記時年七十有一

地影文庫

卷十八

古

書劉生語

予昭陽十二烈士傳成於壬午冬越明年冬秋
劉生來自河阜讀之曰熊應明亦死於亂者也
應明面大而麻尚氣節白駒場開口之難與陳逢
王續諸人同死焉其時年僅十七八有陳瑑者與
之同出王續門下兵後過丘流河見其遺蹟於屋
間士人字朱書仰新昌所設職也劉生語予如此
則應明信死矣惜傳已刊成姑記之於此云陳瑑
善鼓琴以貧死劉生名宗濤以降世其家者喜吟
詠所與游多詩人

地影文庫

卷十八

全

書懷自警

君子明哲保身惡固不可爲也而善亦不可爲所
謂惡非犯名教大無道也任性使氣及詆譖議
之類也犯名教大無道自有司寇之法在固不必
言任性使氣及夫詆譖議訕無論加人不堪是亦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非惡而何所謂善非仁義忠
孝也始悅衆近名之類也仁義忠孝吾分內事何
可弗爲悅衆則喪已近名則累實何可爲之孔子
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樂論處世
然耳若吾輩卽即有言當危行言遜大凡此心
不可不明明而其心必明此心若不明則朋
易爲人所惑是其所非其所是其所非其所
不論其人之可言與否一槩見其所是非其所
亦難免乎今之世吾非教人爲鄉愿也危行
言遜當然也但不可有他圖人謂依附多助
人謂適以召禍人謂孤寡寡不知正以違言慎
言慎之哉

續書 懿安皇后事

近見有古今全史載事甚畧而獨詳於 后於
德陵初年稱 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彈之於木
年又言 后賢明客氏忌之 上幸 后宮顧几
上書問何書對曰趙高傳蓋以諷也 上果然
后賢而精明若此豈肯不死而甘失身於賊且
爲賣藥者小妾耶是書又言 思陵於前甲申春
按籍勲戚大瑞徵其助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
萬餘皆不及國紀 后父也是時見居京師使書
祖澤收錄 卷十八 卷
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第者果 后胡不走太康
伯第而走成國第耶則不問而決其爲任氏可知
矣是書又言魏忠賢聞 后趙高傳之對怒甚次
日伏甲士於便殿 德陵搜得之送厥衛忠賢欲
誣 后父謀立 信王故伏甲士於殿弑 上借
以興大獄王體乾曰 上凡事憤憤獨於兄弟夫
婦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難矣忠賢懼乃殺甲士
滅口觀此則許承欽以臣子爲不忍言之事汚賊
思陵其意不卽同逆閹耶罪當寸磔無疑矣

何竟使之死於牖下也

懿安后經於慈寧日下舊聞所載甚確然酒吳
偉業綴冠紀昇擢李自成部下賊李岩常以大
義脫后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亦屬傳訛

書茅劬客語

儀真茅然讀麟集見書 懿安皇后事次曰會稽
鄭國相慷慨悲歌士也嘗語默曰往者 烈皇帝
讀書乾清宮有侍書官婢在側 烈皇帝偶顧之
而悅以手拊其背官婢即時俯伏於地奏曰臣妾
昔曾身事 先帝 烈皇帝聞言肅然歛容起立
曰朕誤矣然朕實不知爾無在此可速往坤寧宮
去官婢於是稽首受命辭而往焉其於官婢且然
死堂堂 母后乎承欽無端污蔑故君罪誠不容
死

未滅矣絲然斯言觀之豈特 烈皇帝遠過唐太
宗即此官婢亦當與刺王妃所置及議驕於此蓋
見有明一代家法之嚴矣嗟乎漢晉如彼國乃以
典守禮如此國乃以亡背國之典自昔氣數爲之
而不絲君德耶此麟所不解於心而不勝嗚咽者
也然字值言劬客其別號龍眉眉而知名吳越

秋香雙壁小引

陳子五峯好奇士也海內九州之地而車所至幾歷其八一時名流聞其能詩皆願與之倡和而陳子夷然不屑惟求怪石以供清玩顧不能多得也歲乙亥遊於燕市得一石形肖佛手色類蠟微焦若濃秋已老者然其長僅寸許陳子樂焉然猶惜其未有侶也越二年戊寅又於羊城得一石形肖落葉色亦類蠟微潤於佛手拭之有光彩若秋半初墜者然其長則相埒陳子於是爲石賀曰石不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三

孤矣遂名之曰秋香雙壁篋而藏焉聞之蠟石產嶺表是石者產本同地一流於此一留於南相距萬里而忽聚於一人奇矣乃其聚不聚於他而獨聚於好奇之陳子更奇陳子既已聚之於是海內九州之好奇者莫不嘖嘖奇之競以詩若文贈使陳子囊中常琅琅有玉石響則尤奇中之奇也昔東坡曰石之奇者莫如虎豹首者爲最石長猶存佳者請銅鑿以一枚如虎豹首者爲最石長猶存佳者人冒氣而陳子於此石不分優劣平等相視

則其意趣更出蘇上子是以樂書數語而爲之引陳子他日歸章貢當明月之夜坐塵外亭上出石與引而玩賞之吾知龍湫之雲氣芳潔之夜光近在數百里內者必皆環起而爲之拱護焉以快陳子好奇之心已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後病記

今之人每病隘與不恭爲制行之偏而非聖人之中道不知伯夷隘矣而舊惡不念亦未嘗視天下盡無可者也第不爲其不可爲者而已柳下惠不恭矣而三公不以易其介亦未嘗視天下盡皆可爲也第爲其可爲者而已爲其可爲而不爲其不可爲謂非聖人之中道哉子生平謂道不外人倫而人倫之外皆所不可爲者近以不可不可斷不可慎旃慎旃尚慎旃十四字大書之縣諸齋柱當

聖學文集

卷十八

五

座右銘非以夷之隘自居但借以觸目警心不爲其所不可爲庶幾所爲者皆無礙於道耳今年夏五月病冬十一月復大病風寒外間頗熱中閉初三夜漏將闌汗出如雨絮被盡濕溺而七日不止迄今幾六旬矣而病猶未全大體也子性甚迂堅守不可之戒有年矣恥以貧士向人索食病之起以初一日侵晨黃子龍起欵門約同往訪其從兄山仰楊腹走五里地皆曠野朔風凜冽老體爲所欺凌比歸而胃氣發矣當大汗時氣幾於脫命僕

至尋雷子希樂朱子古愚汪子安仁商承昔與余雷與子孩提共外傳者也朱辟江比年朝夕從者也皆貧士也子與之謀焉露書畫耳非有所勾貸也固道之可者也於是瑞安卓子鹿墟會昌陳子五峯白下先子遂甫新安洪子去蕪程子退夫黃子硯旅閩子曠齊潘子漸水江都倪子杏木張子嗣舉印宜淑魯常子花農高子懿菴陳子次山真州茅子劬客同邑鄭子牛癡王子思劬方外清湘大滌子黃山中老人學莊園浮公聞之皆踵

聖學文集

卷十八

五

至問疾以朋友之道來者也於是燕臺楊君觀白蘭陵蕭子徵又孟城王子劍門同邑王君勿齋明子陽山崎九至公徐子咏山至勗景吳解暢血章陳甥眉周聞之皆踵至問疾以親親之道來者也於是從叔子南從弟大村久菴西臣巢雲鳳栖從姪秋野涼肆聞之亦皆踵至問疾以叔姪兄弟之道來者也皆子所心感者也時也子呻吟在牀非惟參朮無所出盡且欲栗厨且欲薪朱子以聖母匆匆返歛怡然以別汪雷二子暨惻

岑漸水浮公力爲子謀典爵書畫朝夕之給而
疾得以漸愈則尤予所心感者焉然予持不可之
戒於病中更加慎自初疾至歲除或以漿以酒餽
則受之或以粟以炭餽則受之或至自隔郡或至
自隔邑以上物餽則亦受之皆接之道可受者也
至有欲約同人醵錢予贈者雖亦貧病相恤之誼
然而有所不可也予則斷斷沮之寧居於隘而不
敢喪所守焉嗟乎予明年七十有二矣卽死亦不
爲不壽何戀戀人世哉然而有未可以死者也予

北峯文集

卷十八

四

妾死六年於茲矣貧未葬也予爲童子日卽喜表
章忠孝節烈凡所著述文章關繫人倫之道者什
居八九梓尚未竣未可以死也予病時從弟木菴
以左都御史致仕抵家甫旬日亦以胃疾發歿結
於喉死也急諸子不勝怪焉木菴未可以死更有
甚於予者也嫡母陳夫人未以廷尉公合葬廷尉
公四川江油北史良諫勸令其足跡時人倫不小公
歿踰一十年矣而猶未之梓也木菴未可以死也
予老且病久不死而木菴何死之速也從弟西臣

曰兄無所怫鬱憂於心而木菴不能心無憂也予
曰不然木菴無所憂也古之賢大臣去位往往以
未遑君子退小人爲憂其憂也關于社稷蒼生今
則黜陟由上權不旁落百司奉法惟謹一仰
宸斷予雖伏處草茅不知筆輟間事然以是聞所
及如韓范富歐司馬者固無其人卽如謂陳確惇
者亦無其人其去位而有所憂也惟一己之爵祿
是計耳今之大臣多如是時爲之也木菴少聆廷
尉公訓固不戚戚於爵祿得失恐亦不能獨違乎

北峯文集

卷十八

四

時以古大臣之憂爲憂木菴無所憂也何以死也
木菴死而予不死惟是頓瞻齊在胸日營心爲其
所可爲而不爲其所不可爲以無負餘年歲月而
已卽或謂予爲隘而予亦聽之甲申除日

榜集記

姚子安思卽其延賓之室折而西闢數條爲寢息吟詠之所而名曰榜集託其友徵詩於子既賦以贈之初亦謂其庭有榜焉故取之以名及造其居則不見有榜值其間竊怪之夫榜之爲什雖匪奉曲大而無用者也歐陽水叔固有榜且伐而爲之姚子之庭無榜何所取焉以爲名哉此子所以怪也然而不必怪也姚子預經濟之才可以治劇者也得操尺寸之柄或爲國家治賦必能舉經常不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易之道以爲百年永遠之圖豈肯紛紛創爲新例而於家宰九賦之外巧立名色以開利孔或爲國家折獄必能開實於五刑五罰而出人輕重當其罪使貴不得以威亂政富不得以賄敗法而官反內貨來五鹿之悉絕皆其才之數然有餘者也惜哉姚子未得榜而用之也使得榜而用之豈不爲一代經濟之名臣哉乃世倖致其長於公府也是以人若虛天雲之濛牛而使之執事於五石之瓠不以爲大榜浮江湖而謂爲瓢使無益無所

容矣是其技可裂地以封而不免於泯滅矣不幾夷有用於無用乎此姚子所由慨於心而以榜集名其齋也吾何爲怪之哉雖然古有言曰不得其身必得之子孫先朝如商文毅徐文貞及嚴分宜其父皆從事公府者也文毅父掾於郡文貞父掾於邑分宜父掾於藩司吾不知其何修而其子皆爲才相嚴才而不賢無足論矣馬鈞陽曰國朝賢相商公第一王元美心多伎而苛於論人者亦稱文貞爲救時相二公誠才而賢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姚子豈無期於其子孫乎水不厚則不能載大舟風不厚則不能負大翼培而厚焉吾以望之姚子矣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清越堂蘭記

天有五行而天之道統之矣人有五倫而人之道備之矣人能盡乎人道以承天道而天亦以其道應焉或曰天之應也於何徵之曰不外五行而已矣自漢儒道仲舒劉向之徒好以數術爲學雖一言一動一衣一帶之微皆附諸洪範五行往往旁引曲取遷就其說君子慨之而予獨謂草木之英發爲精華莫非五行之氣爲之何嘗無天宰乎其間其微而爲休也有應乎天下者焉有應乎一方

此華文集

卷十八

夏

者焉亦有應乎一家者焉如嘉禾同穎瑞麥兩岐之類皆應乎天下及一方者也如靈芝三秀芳蘭並蒂之類皆應乎一家者也然非可倖致也必具時有聖君哲相良牧循吏以及孝子節婦盡人倫之道足以風化乎海內而天休乃爲之茲至也新安方氏婦吳元恒之妻基先之母也年二十六卽

發榮於草木以示異於人卽一家而風化海內焉真州清越堂其所居也庭有盆蘭於春之仲一苞四花色香迥異其先於節婦之說反丹并相賜於花前而賓客皆以爲瑞越六旬時屆夏五矣蘭穗復抽華高三寸許夢凡八並枝吐秀榮於顛者轉轉獨大華左右三偏三仰兩兩交讓者其瑩如玉而殿於下者則又色格比余君友黃虞道士其舅氏也謂岐而兩者象乾坤臺閣而上者象八卦第以形倡言耳自予論之蘭之生也恒於山谷花中之最幽潔者其香又靜而久天始以旌節婦幽潔之操且告人以仁者靜靜必壽也詩有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其隔亡矣管束皆補之曰而彼南陔言采其蘭春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餐爾夕晤潔爾晨餐天又始以人基先之孝曰最之也凡此皆五行精華之氣發榮於天而示異於人皆非節婦之苦節華先之能養而於人倫之道兩無憾焉人休之應豈能倖致乎哉予是以不辭而爲之記

此華文集

卷十八

夏

秋江夜月圖記

人有身棲林壑而縈懷簪組之內者君子窺其隱而未嘗不鄙之也亦有跡混廊廟而游思埃壙之外者君子原其志而未嘗不與之也予讀錢考功詩有曰子陵江海心高跡此閒放漁舟在溪水曾是敦夙尚愛其曠逸吟詠久之置卷而起策杖散步遇張子德一於其從兄一庵它邀過其齋見壁上懸一圖近而睇之乃張子小影也科頭跣足箕踞舟上仰而視月若有所思張子素喜吟情與景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會殆有所得耶舟之中有几几之上有瓶瓶插巖桂旁有書有鑑用之後惟一童子焚茶鑪用神品工左右絕無一人而巖於老樹怪石之間秋影蕭疎水光蕩漾皓魄初滿雲翳盡空蓋秋江夜月圖也噫是可見張子夙尚矣夫水莫大於江海海濁而江澄天莫明於日月日炎而月潔蓋有不同者焉而人之性情所好亦各不同張子之圖此也豈非志在澄潔而游思埃壙之外者哉吾是以淺與之而樂爲之記云爾

重修柱國坊紀事

國家之制階極於特進光祿大夫勳祿於柱國官極於尚書大學士爵極於公孤典至隆也惟文定公夾輔兩朝功在社稷隆慶二年夏一品考滿勳晉柱國四年夏一品再滿得加少師是時文臣生不位三公加至少師尊無尚矣公稟稟元悔越明年秋卽上疏力辭政歸一莊皇帝重違其意特勅優獎仍諭郡大夫建柱國坊於通衢崇元輔旌舊德用爲海內矜式也於今一百有四十有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五年矣過其下者罔不瞻仰而休美之昔衛孔氏之先祖其勳侯國而子孫猶論譏其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銘之於鼎以不朽其先祖况公秉政持重引大體休養天下屬國欽塞獨進頌書以贊廟謨俾邊庭鼓臥遂偃垂三十年則其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何如其大爲子孫者視茲坊之臨然豈不當助勸修治不設先相遺跡乎憶丙寅冬六世祖公不憤以宮坊丁艱家居與隣言次會引一事爲已責一爲

郡城柱國坊歲久將圯願重新之一爲句城堞壁
左孝思堂後廡舊爲子孫拜掃眠宿處今也願重
捐之一爲泮河 奉常公夢前丁未年捐其一
願重樹之尋因服闋入 都蒙 恩眷注擢爲學
士游掌 國憲夙夜在公未遑他及事遂新後項
者大令晉公過之見其梁有將墮之勢恐震驚居
民傳其卑鄉約暫斥之貶鄰里等觀以詩修哩甚
善也不肖孫肯穢素行不義無所忌憚曾於崇德
祠內捏造小說淫詞擅毀 文定公貽安堂文集
北華文集 卷十八 夏

遺版爲煎茗暖酒之用茲見梁爲楠木貨之可多
出金遂冒稱族長重賂鄉約盜竊之而不聞於諸
父諸兄焉昔魏鄭公徵京孫稠質其以故第質錢
於人李師道請以私財贖之而白居易猶以事關
激勵宜出朝廷憲宗乃出內庫錢贖以賜罔仍禁
質賁夫第且不可質賣况坊乃朝廷顯揚功臣之
美者爲子孫而忍盜竊之乎誠不仁不孝之大者
也若不懲 而懲百焉則祠墓之松楸神田先祠
之儀例祭器皆不可保矣於是六世孫國宋詹然

以起首明大義告諸族長四世係或激勵族人訟
之當事請誅不孝五世孫宮六世孫鳳皆時承國
樞逢悔儒俱立來七世孫炳同八世孫項里一同
一尊 祖敬 宗之心不避嫌怨不辭勞瘁待鞠
公庭其時侃侃而言歷數青獲不孝之罪者則四
世孫長遐七世孫炳石與麟也炳石中承之賢子
也毅然言於當事曰先中承夙有 願斷此功
久矣炳石收不敬體先中承之孝思凡一切木石
綵漆工匠諸費炳石皆獨任之不以累族人此其

北華文集

卷十八

夏

仁孝之心不可風斯世而感頑悖乎肯獲郎甚無
良於時亦當慙悔求死請罪不遲矣顧猶恨戾如
初而不自知其罪豈非酒醉而可氣心戾恨不克
畏死王制所謂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者哉凡我
宗之人見其不仁不孝如此盡當勸諭 祖敬
宗之心羣起而唾肯獲之面歷數其罪而責之矣
顧猶以私滅公以情害義仙手旁觀知悉人門
視何也則彼王氏之子猶曰吾伯肯當於下
易黑白離間吾伯叔兄弟又何責焉驕願自今以

往凡我宗之人一以中承父子之仁孝為法而以
肯獲之不仁不孝為戒其成年久頌收尚望賢為
有力者繼起修其傾圯新其月魄俾其國易常歸
然於通衢以為海內矜式則 文定公之德善功
烈勲勞慶賞皆名永列於天下垂億百千年而不
朽矣豈不足嗣子孝孫哉康熙丙戌夏五朔六
世孫騎弟

程退夫葬親說

程子之孝孝以曲成者也程氏之先墳墓皆在歙
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禮
不忘其本也程子之葬親也据禮當反葬於歙不
於歙而於江都禮與曰不得已也叔武先生僑於
江都死時程子三歲而孤兄道烱嗣又無祿未克
葬比長弟道炎又僑於楚反葬雖禮而程子家貧
力不從心既懼久淹歲月俾父母骨肉不得歸復
於王又慮身恒多病恐終不克葬遺恨同極且又
程子文集 卷十八 五

計之易墓非古然行之久矣掃除松楸何可哉職
必拘反葬之禮拮据以行其事迫之不能不
歸春露秋霜心其何安况如程子之野木反
滿取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範博之間亦
未反吳孔子并不非之則程子之葬親也不於歙
而於江都審諸義無害也曲成其孝者也檀弓曰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叔武先生
元配為方氏 子早卒即道烱次配為黃氏 女
皆程子之前母也程子之母洪太君出自洪源生

程子及其弟道炎叔武先生之配凡三皆合葬
與惜曾子問未之及也然吾聞諸韓昌黎矣唐宗
正李道古曹成王之子也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
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葬於其域異墓則古
之繼娶不得同穴而祔明矣後世俗浸衰薄往往
弃前母不祔於父而祔其所生甚至所生爲庶亦
偕進之與父同穴而弃其無子之嫡母使程子猶
是世俗之見則必奉洪太君與叔武先生同穴而
別葬其前母不陷父不義乎陷父不義則人不孝
也

批駁文集

卷十八

一

矣程子仁孝人也卜地於吳家山葬其父而以前
母方祔焉別卜地於閭家莊葬洪太君禮也前母
黃之沒也葬於城北之象鼻橋叔武先生及其子
道煥先後弃世程子幼家又無老成人不知其墓
不得已招魂祔於父雖於古禮不合然其心無
所出合祔其夫趙季明之說也義之無害者也閭
家莊葬洪太君祔於側者爲程子元配黃氏次配
吳氏以嫡侍始禮由義起者也程子曰前母方生
生吾兄然早卒無出前母黃止生一女無子自是

年久世遠子孫掃墓但厚於其所自出而祀或有
曠葬兩前母與父同穴則祀不得曠矣吾謂黃皆
未生子葬於右母之側則祀亦不得曠矣吾謂黃皆
至如此曲成其一已之孝并曲成其子孫之孝非
所謂孝子不貳永錫爾類者乎雖然吾竊有爲程
子進者焉道煥爲叔武先生之長子長子永祧安
可無後祠所當祠也繼其後則禮合而義安矣程
子歎嚴鎮人名道允字載錫退夫其別號

批駁文集

卷十八

一

三書 懿安皇后事

懿安皇后爲任氏所詭託驕據宋昇尊所承陸元輔蒞隱紀聞辨之詳矣友人張師孔又以德清陳尚古簪雲樓雜說所采丹陽賀宿紀聞一則視驕內言 后賢明嚴正不肯臨難苟免賊入京師聞變自縊下承壽目觀其死而從賊者乃任氏以元輔所言大畧多同其間小異者宿言任氏盛妝出迎賊曰我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卽擁去事賊而元輔則言賊不敢犯宿言賊敗倉卒行遁任氏潛

此舉文集

卷十八

夏

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相隨出京匿其迹數百里外少年不善生產任氏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人皆早也都人不暇自於邑令令聞於 明庭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而元輔則言流轉民間或送於官并不言及賜死雖小有異同而從賊者實任氏昭昭明矣宿又言張皇親國紀曾延折魏閣逆姓遂遭羅織而 聖春未哀故得免禍嗟乎是父是女家教有素而 后之賢明嚴正有古賢后風朝野聞之矜矣斷無汚

穢之行彼許承欽誣竈故君雖寸磔不足盡其罪乃謂之爲遺民可乎哉噫驕於是益歎有明之后無不賢矣惟國難以烈死者凡五 孝慈馬后

惠宗后也 孝節周后 烈皇帝后也一以焚死

一以縊死固載之信史彰彰有據而 孝哀張后

間變自縊王承壽目觀其死亦言之確然無可疑

矣 曾后 思文帝后也開附股九龍牛凡事載

思文大政記而 永曆王后死尤烈驕蓋聞之江

都史昭云永曆二年戊子四月朔 皇長子某生

此舉文集

卷十八

夏

王后所出也十八年辛丑 帝在緒經五月十

八日緬酋請從官過河盟以兵圍殺之 后弟王

維恭與焉十二月朔北兵至緬酋以 帝及太

子送於軍前越明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遇害劉

楊二貴人自殺事載馮甦初灰錄聞 帝罹難初

后自賊死國何疑 后當如何 后曰妾請

死 帝復詰諸 王太后下意 帝泣謂 后

曰 后不得死矣 后死誰人不侍 太后 后

領之泣對曰妾即不死誓不辱身以盡 太后天

年吳三桂初議以兵六千護 帝入燕洪承疇曰
獨夫耳第速殺之何須兵送三桂如其言 帝及
太子遂遇害焉或曰 帝自縊死 三桂遣兵十
人衛 太后及 后入燕有朱某者魯府之中尉
也與太監劉某從行至張家灣獲鼎尊來驗視語
朱某曰爾從無益不如且留我所朱某從之 太
后及 后至燕銅於高牆劉監從焉居久之忽召
之出時方侍 太后飯即翼箸起從容更衣拜辭
太后乘小輿劉監從之出至某所有一滿洲老

聖文錄

卷十八

五

兵迎輿而揖請 后出與其人隨揖而殞劉監從
旁揭簾見 后血流滿身死矣蓋聞 召時即藏
食器於袖碎之以自殺也事聞三日後焚其屍揚
灰城下或曰焚於 景皇帝陵前至今其地草不
生云惜哉其歲月不可得考矣時朱某更姓名曰
魯一貞客於徐乾學乾學語之同鄉咸載田有往
視見 后所服衣翠藍裳魚色盡穿面紫而面貌
如生劉監哭語一貞曰前此自 后老奴侍之後
此則在君輩矣蓋欲一貞紀其事以傳之也聞田

有為作傳匿之不以視人厥後劉監遣戍烏龍江
一貞同田有各解衣裘質金贖之此一貞語史炤
炤以語驛者也然則 王后之死不視 諸后更
烈哉炤謂 太后李姓 后張姓攷劫灰錄其氏
皆王而李乃 神廟貴妃 永曆帝之大母也訛
矣

聖文錄

卷十八

五

吳三桂之陷滇也洪承疇歸貴竹大落入與李
定國戰於曲靖而三桂繇四川黃草壩徧其虛
入會城 永曆帝走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繼於
貴陽及 三桂僭號其孫偽稱弘化諸王貝勒進
討駐軍曲靖賴將軍亦繇黃草壩直薄會城擒
而誅之天道好還洵不虛也

書兩張少保事

文信國初不死也以度宗二子猶在也及降至燕其時國已亡君已死矣而終不易其志食而不食而死其意亦然非商書所稱自靖人自戕于先王者乎吾觀於有明兩張少保而不勝感慕焉兩張少保者一爲寧波張煌言崇禎庚午舉人爲松江張肯堂天啟乙丑進士弘光朝官福建巡撫隆武朝官兵部尚書者也煌言爲人慷慨有才畧弘光乙酉夏五月南京陷時魯藩避地台州戎政尚

此舉文集

卷十八

書張國維及總兵方國安擁之監國以煌言爲兵部侍郎北渡錢塘江國安欲挾監國降監國走入海煌言收其不附國安者屯於金塘諸島思帝亦從閩加煌言兵部侍郎及鄭成功以招討大將軍起兵烈嶼相約爲犄角時丙戌冬十二月也越二年戊子光祿寺卿陳士京往朝肇慶永曆帝行朝所在也立一年矣士京爲成功所遣往朝之及歸海上遂稱永曆年號越九年丁酉是爲永曆十一年冬十月雲南遣使問道赴海上封成

功爲延平王進煌言尚書加少保明年戊戌春二月遣給事中徐孚遠如行在奏北伐師期取道安南入滇爭遠松江人崇禎丁丑鄉舉福川推官隆武二年春加兵科銜從尚書張肯堂出募舟師者也是夏成功約煌言出師北伐至羊山颶風被舟班師還明年己亥夏五月成功復帥師北伐煌言前驅至崇明煌言曰崇明江海門戶且戍兵多先攻克之則江南皆震我以偏師戍其地可無後慮會有言其守將欲來附者成功信之遂不攻崇明

此舉文集

卷十八

五

放舟循江北岸以入六月煌言攻瓜洲拔之成功亦破京口軍降其城乘勝趨金陵駐師城下煌言旣克瓜洲揚帆而上溯蕪湖分其軍爲三軍攻廣德一軍攻和州一軍自將之以招徠降者於是大江南北多附之者矣秋七月朔成功謁孝陵伏地大哭軍士無不人人憤激其地居民亦爭挈家來餉以爲賊上在且冬也諸營置酒高會崇明守將人援偵知之薄夜以輕騎出神策門攻其前屯將士忿卒未及表甲遂大潰成功放船而

東京口戌卒聞敗縱火洲上退入海禁之不得而成功既還溪以不先下崇明爲悔也煌言分兵徇州縣及安慶會上流援兵至與之戰兵力既分亦潰不敢走金陵乃走建德和門出天台入海歸未幾庖役夫聞降者多得高爵募倖官賞乘間走至杭密言於撫軍請潛師往煌言可以生致許之庖役夫爲導繞島後以入搃其虛果生獲煌言勸其降堅不屈遂被害從者五人皆爭死越三年壬寅夏成功始死於廈門于經嗣七年死于克塽嗣二

此學文集

卷十八

墓

年降自丙戌至癸亥歷年三十有八皆稱永曆不改六當 思文帝初立於閩納余策言欲出汀州入嶺與湖南爲聲援時何騰蛟在湖南也爲鄭芝龍所阻駐蹕延平兵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繇海道至江南大兵繇閩出浙首尾策應從之加肯堂少保給勅印又加吏部郎中余永佑侍郎銜推官徐孚遠兵科銜從之出止於舟山越六年辛卯秋八月舟山陷肯堂蟠紮南向自縊一門皆死永佑被執不屈砍其脇死孚遠之海繇交趾入安

隆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遂返廈門及廈門陷爲吳六奇所藏完髮屯海上此見於錢秉登所知錄者也于按史紹臺潛藏於內或執七月其入仙霞關鄭芝龍欲降肯堂永佑及都督周崔芝皆諫不聽反欲劫之以降崔芝憤激泣涕橫下仰天太息抽刀自刎芝龍起奪之氣爲之沮觀此則知肯堂出募舟師初亦在芝龍軍中其止於舟山必從成功入海耳廈門之陷一在辛卯以成功自將往海陽也其時曾櫻死之一在癸卯成功已死

此學文集

卷十八

墓

其子經攝招討事而孚遠爲吳六奇所藏必其時也蓋前此戊戌二月孚遠猶銜成功命如行在可知非辛卯已雲南使來海上劫賊錄言是丁酉冬識餘言是戊戌春舟山初陷所知錄言是辛卯八月識餘言是九月歲月參差小異無害也若閩之陷實於丙戌八月成功起兵烈嶼乃是年十二月其時 思文已自退矣而識餘言云 帝在邵武聞之授以招討大將軍何耶吳六奇乃海盜查繼佐於丐中所識拔之豪傑以從軍立戰功官粵西

提督者也乃能藏匿志士俾之完髮死誠可謂其
俠已其時死者如給事黃大鵬御史鄧爲虹以守
浦城死給事中熊緯以魁從平汀洲遇難大罵而死
尚書曹學佺通政馬思理以兵陷福州自縊死總
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以守舟山死皆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無媿於兩少保不可不載者也至於寧
靜王朱術桂冠帶佩段自縊寧靜有姬五人皆從
之死則於高廟尤有光矣獨是周在芝死於何
時死於何地其死也如何俱不得而知惜哉

北華文集

卷十八

五

書四烈妓事

高郵妓毛惜惜死於今五百年餘載矣有人於斯
之非以其能自拔於污泥中乎吾於明季得四烈
妓焉曰瓊枝見於嘉善徐季方見聞錄者也曰蓋
芳曰燕順見於三山余潛心板橋雜記者也曰丹
鳳聞於新安唐若淵者也瓊枝惠府樂妓張獻忠
陷荊州召樂妓行酒瓊枝色藝絕眾獻忠命之歌
殺然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以取賜之曰我
不畏死獻忠大怒嚙之飼犬燕順淮安妓知義理

北華文集

卷十八

五

心厭青樓以爲一日不可居甲申三月鳳撫馬士
英標下兵亂馬步五六百人突至淮安西門搥掠
甚慘妓女悉爲所淫順堅不食其口而縛之馬上
奮身自擲哭誓不止兵怒刃之明年十六耳丹鳳
寧國妓爲方國安亂兵所掠欲淫之不從挾上馬
行數里乘兵不意躍入煤坑中死是皆能自拔於
污泥中而與毛惜惜先後爭烈者也品乃名媛姓
爲氏其初爲金陵妓相城徐臨宇克成員文武才
畧豪俠士也見而愛之納爲妾金陵陷臨問道入

開授職監中丞楊文舉軍兵敗文舉父子二人同日殉難臨及蓋芳皆被縛其帥見蓋芳美欲犯之蓋芳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帥大怒手刃之臨見其抗節死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不屈被殺臨蓋行三云彼柳如姬顧嫺失其所從問蓋芳之風有不慙死者哉吾聞瓊枝同儕有口瓊芳者黃仲殺賊曲意順從爲賊所變一日以毒酒進賊命瓊芳先飲觴盡而驚賊悟磔其屍嗟乎謀雖未遂而其心誠苦矣以視鬚髯男子臣賊而不知耻者爲何如也

書宋婁鈴轄事

予觀心史所載靜江馬騷事甚詳曰武臣馬騷於廣西募壯士數千人入靜江開府庫備守禦自請於福州行朝時經畧李與已死而任以廣西之寄焉及城陷騷提兵巷戰爲所獲不屈被殺參議鄧得遇不屈水死一城之民俱遭屠戮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厥後許以不殺招其降七百人不得降皆自殺可謂備悉顛末矣而獨遺一婁鈴轄鈴轄於城陷後以二百五十人獨守月城不下元將笑

之謂此何足攻圍之十餘日鈴轄從壁上謂元將曰衆饑不能起願得一飽當出降元將遣使召米餘轄遣一將開壁受之仍閉壁元將從高望之見其衆分米炊木熟餅生牛啖之立止馬首後最者將戰然元軍甲以待見其部卒忽擁一大纛然之聲如萬雷震震者兩纛漲蔽天半兵亦多驚死水思人見此纛無遺矣見於靜江志者知此其烈也予性喜表忠義發兩光未得靜江志之遺七年偶於友人几上他書內見載此一則錄以

片紙持歸擬書其事以傳使海內盡知有裴給轄
藏諸篋行忘之久矣刻集將竣忽得之於舊帙中
得非鈴轄靈爽未泯而有待於門百十年後之子以
傳天下後世乎惜哉其名不可得而攷也又按宋
史元兵攻靜江三月鍾前後百餘戰城破被害斷
其首猶奮立踰時乃仆心史亦未載嗟嗟西山遺
民月城將士不可與田島義士尹烈齊名並昭垂
萬古哉甚矣宋之德澤人人深也

書後跋

書春秋後一

書春秋後二

書左傳後一

書左傳後二

書左傳後三

書左傳後四

書左傳後五

書左傳後六

書左傳後七

書左傳後八

書左傳後九

書左傳後十

書公羊春秋傳後

書公羊春秋傳後

書祭法後

書史記五帝本紀後

書周本紀後

書秦始皇本紀後

書項羽本紀後一

書項羽本紀後二

書孝文本紀後

書十二諸侯年表後

書六國表後

書平準書後一

書平準書後二

書楚世家後

書趙世家後

書魏世家後

書田齊世家後一

書田齊世家後二

書田齊世家後三

書外戚世家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曹相國世家後

書留侯世家後

書絳侯周勃世家後

書絳侯周勃世家後二

書孫子傳後

書仲尼弟子傳後

書孟子荀卿傳後

書平原君傳後

書春申君傳後

七
卷十九

三

書范雎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李斯傳後

書張耳傳後

書陸賈傳後

書陸賈傳後

書袁盎傳後

書直不疑傳後

書馮唐傳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書汲黯傳後

書漢書孝武本紀後

書衛青霍去病傳後

書甘延壽陳湯傳後

書劉琨傳後

書宋史太宗本紀後

書狄青傳後

乳
卷十九

四

書狄遵度傳後

書通鑑前編後

書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後

書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後二

書南唐書鈔後

書杜工部集後

書韓退之送王秀才序後

書韓退之平操後

書孫氏西齋錄後

書杜牧之上高宣州書後

書蘇明允高帝論後

書蘇明允上韓樞密書後

書蘇子瞻樂毅論後

書辛存錄後

書乙酉殉難紀後

書笑錯子踏雪圖後

書笑錯子尋梅圖後

書竹嬾雜著後

龍峰文集

卷十九

五

書張芭山進築序後

書張芭山與徐闇公尺牘後

書棟夢嶼詠後

書大滌子所臨米顛雨後山手卷後

書吳氏所藏石公畫後

書吳凌蒼險韻詩後

書王弘撰山志後

書王弘撰山志後

書米南宮畫後

書從弟皇聖游草後

書縉紳便覽後

宗子發近詩跋

繆生詩跋

大滌子謁陵詩跋

孫子梅花詩跋

雜述續補跋

卓氏遺事手卷跋

王勿齋懷友詩跋

龍峰文集

卷十九

六

蕭徵父哭弟詩跋

神遊

書烈皇小史後

書徐佩傳甲申歌後

書陸納書行詩圖後

書陸納書行詩圖後

書方岳詩圖與記後

書王世貞首輔傳後

書明史張捷傳後

書周子容集杜哭兒詩後

書張殷六詠梅詩後

書鄭中曉詩後

書卜格齋玉鈞斜詩後

書文獻志後

書天備子集後

書血盆經後

書沈栢雙小照後

書疆善堂感應經註疏後

北峯文集

卷十九

七

書元史後

北峯文集卷之十九

淮南李驥西駿客

書後跋

書春秋後一

春秋何嘗外吳楚哉楚國鄢郢禹貢荊州之城吳國姑蘓揚州之城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翼軫楚分野鶡尾之次斗與分野星紀之次何外之有且鬻熊爲文武師而壽夢秦伯之後外之何居或不得其說於是強爲之解曰夸也而中國則中

北峯文集卷之十九

國之中國也而夸則夸之然乎哉予謂春秋未嘗外吳楚而誇焉則有之僭王也王天子之號非諸侯所自僭也魯僭齊晉僭陳蔡侯同曹鄆秦伯僭鄭高子僭許男僭晉僭鄭公春秋於魯僭書公尊木陳僭僭僭之書於其年春公如隱五年葬衛桓公八年僭葬宣公之類僭春秋不書因其赴告之固而不改也恕也侯伯子男則公諸非其固然皆人臣之稱可假也可假則從而書之矣乃天子之號可假乎不可假則不可恕終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未嘗書葬楚某王弟於其卒也書楚子某卒而已其於吳也亦然吳入春秋自成七年伐鄭始襄十二年書吳子乘卒昭十五年書吳子夷昧卒皆不及其葬他如過卒於伐楚光卒於樵李之敗皆書其卒而不及其葬除祭縣僚死於獄又無論焉可知春秋於吳楚謹焉則有之而未嘗外之也謂春秋外吳楚者宋人也

書春秋後二

齊人殲于遂春秋特筆大書之勸義也予每讀至此輒泣然不覺涕之何從嗟乎包胥存楚田單復齊子房椎秦天下義士同此心耳饗成者酒而殺之力不勞而仇復焉遂之四氏誰倡此謀者惜也其名不傳也我懷古人追誦西山之歌益深慷慨

書左傳後一

吾觀城濮之戰而知子玉之所以敗也臨事不懼也子玉曰請與君之上戲晉侯則曰敝師君事子玉曰今日必無晉矣晉侯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敬肆分而勝敗決矣羣之戰亦然齊侯曰全姑翦滅此而後朝食高固曰欲敗晉者余也余其驕如此卒爲晉敗晉知懼也昔武王伐商決之天意人事有必克之理而渡河二誓篇末猶不勝競說一則曰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再則曰

虬峯文集

卷十九

四

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

有罪惟子小子無畏抑何臨事而懼有如此哉

書左傳後二

趙盾晉之賊臣也亡不越境聞弑而復蓄實與聞乎穿之弑者也使非實與乎穿之弑則反必討賊而穿其首誅矣卽不誅而逆公子黑臀於周亦不卽使弑君之賊往逆而使穿往也則穿之弑實盾使之可知已左氏盾曰存人用大雖猛何爲公羊盾曰公曰君之葬不若臣之葬對君之言如此豈尚視之爲君乎繇是觀之則盾弑君之心固蓄之於中久矣特授意於穿耳已實授意何以討之且

虬峯文集

卷十九

五

河曲之戰撓夷駢之謀而獨出者穿也當軍門而呼者穿及胥甲父也討不用命穿當爲首領獨放胥甲父而不及穿則穿固盾之黨而盾庇之也蓋公之弑卽未授意於盾亦先盾意而承之耳則盾爲晉之賊臣信矣董狐之書正灼情審實而誅之也大豈責備賢者乎至於盛服假寐以及魚食之食特恭儉之本事耳大節既虧大何足取

書左傳後三

申叔豫賢者也蓋子馮尤賢今之所用者朝而與一庶僚言庶僚收弗應而退乎或之大夫中人而避乎又從之收遂歸而不與語乎即有言有品之士世或下之而爲相者肯因其困我於朝而懼懼而就見於其家諄諄以告吾過請問其言而益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謝其所私而遺之乎此申叔所以賢而蘧子所以允賢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六

書左傳後四

王伯厚曰古人披之斬袪子凡無字之斷旌其體也其詞見而旨又諷之無字執人於官而楚靈叔之靈之量優於文矣予謂不然一國兩君誰其堪之無字所持自正靈何譽焉至於蒲城之役獻惑嬖姬亂耳命一宿而卽至惠求殺文私耳命三宿而中一宿何意焉其亦勉於楚舍出遠矣文諫之大意曰過乃謂靈之量優於文哉

書左傳後五

善乎長弘之言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年之也厚其凶惡而隆之罰也天欲殄滅君氏而先助之以春六國壅秦也逞其心也盈而罰之也卒之焚書坑儒督責肆虐凶惡厚矣然後高帝起而誅之天欲殄滅司馬氏而先助之以并江南雖晉也逞其心也盈而罰之也卒之窮奢縱淫骨肉相殘凶惡厚矣然後劉石起而亂之豈不信然哉豈不信然哉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書左傳後六

宣子忠意知之請以會歸也問諸叔向叔向曰鮒也世使許也及叔向數鮒之惡卽以歸魯生孫也惡之一是何異授刀於人殺人隨即罪其擅殺掩而誅之耶鍾竟陵乃謂賞其功而惡其心蓋兩得之吾恐鮒雖死而其心不服也

書左傳後七

富而不驕者鮮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吾於今之人而益信史鮪之言矣孔子曰富而無驕易特爲富而知禮者言耳天下之富者多矣而知禮者幾哉貧而無怨難亦爲不讀書者言耳士苟知讀書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水洋洋可以樂饌何怨之有雖然士而知讀書者也不數人也安孔子歎其難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八

書左傳後八

比干之死刑非肉也顏子之早死非短折也楚執晉解陽揚曰下臣後考死江綸死魯人欲勿爲凡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蓋死得其正雖死以兵死以刑亦謂之考終命殤亦謂之壽也

書左傳後九

聞之禮凶器不入公門吳爲楚敗陳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辭之其介子盛執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不聽其辭卒奉尸以將命此何又與凶器不入之禮相悖也衛輒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護而登席輒怒以禮見君必解襪也夫見君解襪與被髮而祭何異哉吾聞之孔子矣治禮敬爲大以尸將事不可謂敬解襪見君不可謂敬至於天子之廟祫祭六尸旅酬則尤不敬之大者曾子不云乎周禮其猶醯醢他如俎豆席地祖衣行禮皆近於野洪荒之禮也非文明之世所宜行也至若父作爲母期不謂之薄不可命婦入公宮養子不謂之亂不可皆古禮不可行於今者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九

書左傳後十

晉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陣成于...
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名顏漆聚之...
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安郵也今君命
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噫使後世之爲
君者能如此以郵死將上有不感而順死舊其忠
義焉國討賊者哉及濮雨不涉成子衣屨杖屨立
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噫使後世之爲將者
能如此以率衆偏裨有不勉而効力奮其果毅爲
社稷文集 卷十九 十
國滅賊者哉夫成子而能此也宜其子孫有齊也
彼方白人皆爲田橫死或卽死於此歟

書公羊春秋傳後

吾讀公羊而於宋萬之弑莊公也...
立法之善也君臣之際宜肅不官押押則...
則生敬此所以終明之世歷年幾及三百而終無
弑君之禍也彼幽州之亂非唐玄宗以押召之歟

書公羊春秋傳後

卷十九

十一

公也子者邪妻之文兄也習于邪妻之故其...
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觀此...
不賢可知矣經之不書邪妻也以黑駝坂而絕之
地非爲叔街賢而通濫也妻嫂而謂之賢違天子
命而謂之賢則是春秋之作以誨亂矣如此釋經
豈非屋山之罪人哉且公羊賢以衛文而人按公
厘子之語抑何自相矛盾也

書祭法後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代祭法也夫禹祀鯀而舜不祀稷子嘗怪之將以舜爲是耶則禹爲德之衰將以禹爲是耶則舜於子不孝然攷古廟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又虞書曰祖考來格考必稷也則舜何嘗不祀其祖考哉彼祭法何據云然也或者推天下所從受此舉文集

卷十九

十三

書史記五帝本紀後
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焉乎此三恪所自肇也舜禹之德盛矣哉何今久不舉行也少康一成一旅卒復有夏非虞君思邑諸綸之力乎使禹不加厚先代子孫而封以國邑少康卽志收復而誰藉之資也甚矣三恪之不可廢也何今久不舉行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十三

書周本紀後

甚矣史遷之誣也周本紀紂登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二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噫斯可信乎哉夫漢明兩祖英雄中之聖人也猶且不殺子嬰猶且弗忍俘獻買的里八刺猶且官葬上誠而武王聖人中之聖人也乃不以禮葬紂而射之擊之躬斬其首縣諸旗乎暴虐莫如秦而於西周君受其邑猶使之歸而卒於周於東周君猶予以陽人聚使奉周祀猜忌莫如隋而於高仁英蕭宗陳叔寶猶官給器物使終其宗祀即吳乞買亦未嘗害徽歛元世祖亦未嘗害孝恭紂縱罪惡貫盈爲天下所共憤亦既自焚射之擊之斬之可不必矣彼荒淫凶逆之孫皓而晉武猶以歸命侯之況武王又殷之諸侯嘗臣事紂者乎抑於武庚之封則知黃鉞之斬白旗之縣斷非聖人所忍爲其事不載武成必齊東野人之語龍門采入史記其於擇言亦大失雅矣即賈子言紂死

葬諸王門之外吾亦不信何也紂死武王必以禮葬之也武王聖人也

書秦始皇本紀後

子嬰不藉群臣之力止與太子二人謀聲色不動
刺殺弑主之賊於壽春軍裂弑主之賊於咸陽則
其人非庸主可知一世殺蒙恬兄弟而子嬰能諫
則其人非無道之主可知情勝勢已去雖欲有爲
無如之何矣賈傳謂其孤立無親豈不誠然而又
曰藉使蒙恬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地
可全則不足以服嬰也至并始皇二世而稱之曰
三主惑而不悟又曰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
不敢謀其寬不更甚哉

史記文集

卷十九

七

書項羽本紀後

亞父受玉斗寶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嗟乎不
足與謀此明明擊子項王之大臣也豈子嬰而
若甘之子藩籬必先朽敗鄰尤乃得決之宜與曰
陳平之間易入奪之權而聽其歸也

史記文集

卷十九

七

書項羽本紀後二

樊噲請與項莊同命紀信請爲王誅楚國賜羽
而死士之樂爲漢死也如此其漢有以得士之心
乎彼羽之士獨一范增耳疑而怒怒而歸矣

書孝文本紀後

濟北王興居反遣棘蒲侯陳武往討之既破諸吏
民與王反者皆赦不誅仁哉孝文之爲君也匈奴
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卽勒兵申教令欲自將
擊匈奴則又仁者之勇矣然匈奴遁走追奔卒不
越塞慮結難連兵憂苦萬民武不黷而勇不愈大

此孝文集

卷十九

書十二諸侯年表後

太史公口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
終始誠涉獵之學也嗟乎今之人苟能騁其辭卽
無不博學推之矣能斷其義者幾人哉然不能斷
其義何名儒也

此孝文集

卷十九

九

書六國表後

子讀六國表序其始曰今雖戎置之俗先軍火後
仁義其繼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論之暴戾其終
又曰秦取天下多暴惡之甚也秦既得意燒天下
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
辭不具謂之甚也悲之甚也謂之甚也謂其亦有可
順不爲以者幸於所聞不察其意而論之不已已
而節取之心焉非好古善讀書者難語此矣

書平準書後一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其律雖弛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什官爲市初之治猶近古也至孝文時募民能輸粟於官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而鬻爵始此矣孝景時復賤其價以引民孝武時又除鹽鐵家富者爲吏又令吏得入穀補官甚至株送徒亦得備郎吏道凌雜尙可問哉浸淫而至靈帝西邸之開雖三公亦可以賄得而名器愈輕矣嗟乎始作俑者誰孝

此集文集

卷十九

二十

文也孝文賢主也豈不惜哉

書平準書後二

嗟乎古今之善於盜名爵者孰如卜武哉見天子欲擊匈奴則卜書願輸家之半助邊見天子欲擊南越則上書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以自媚於君兄桑弘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物歛怨於民則曰烹弘羊天乃雨以自媚於民媚於君而盜爵媚於民而盜名名附兩盜皆以媚得之何其善於盜也然而天下後世卒不可欺也

此集文集

卷十九

三

書楚世家後

吾於楚頃襄迎婦於秦而知楚必滅於秦矣楚之
弋鴈者不云乎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
大焉匹夫有怨尚報萬乘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噫頃襄不
知此忘大仇而迎婦豈持氣侮已哉宜其終滅於
秦也或曰夫秦不嘗報勾踐殺父之仇乎何亦終
滅於勾踐也曰氣驕而不聽諫也

書趙世家後

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
之所用也誠有如公子成所云者武靈王舍此而
從彼亦大不智矣雖獲畧地之利而卒餓死沙丘
皆由背弃聖賢仁義之正道而致其臣昧於君臣
父子之大分也其及於禍宜哉

書魏世家後

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秦用之以并諸侯無忌存韓
安魏之謀魏不用以亡其國則一智一不智於人
國明矣太史公顧謂天方令秦平海內而魏雖得
阿衡之佐無益則凡闇主弃賢不用而動委諸連
數者不皆此言誤之乎

書田齊世家後一

齊威王封卽墨烹阿及左右皆舉者或曰此舉者之餘術耳謂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者史氏之謬辭也而予謂不然一人之耳目不能問物惟恃有神明不測之權以制之因左右之言而行其察此正孟子所謂左右皆曰賢必察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可殺必察焉然後殺之之道也封一人烹一人一國自震懼矣尚敢飾非乎神明不測之權莫過於此顧疑其爲史氏之謬辭哉

亂學文集

卷十九

五

書田齊世家後二

騶忌相齊淳于髡語之微言五而忌答之如應響可謂捷敏矣然髡之言則有得有失不可不辨也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任賢勿貳之道也相道也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明罰勅法之謂也相道也事左右以求譽阿大夫所以烹也索何侯以謹事左右乎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伯益所以死也索何教以自附於萬民乎至於臣之事君夙夜匪懈豈僅無離前之謂哉使騶忌能折之則髡必爲之辭謝矣惜忌不能也

亂學文集

卷十九

五

書田齊世家後

公孫閱險人也騶忌與田忌不善閱爲騶忌謀令田忌將而伐魏欲以死田忌及擊魏而大勝矣閱又爲騶忌謀令人詐爲田忌人卜於市欲爲大事因令人捕之田忌竟以出奔閱其險人也而騶忌顧用其謀豈知有國者哉國事倥傯惟恃將相調和齊之恃有二忌猶趙之恃有廉頗乃傾陷田忌如此亦大有媿於相如矣

書外戚世家後

武帝欲立鉤弋夫人所生子爲太子乃先遣貴夫人送掖庭獄竄之死蓋恐主少母壯獨居騶蹇注亂自恣也褚少孫謂帝昭然遠見爲後世慮不可謂非賢聖其說可爲訓乎夫賢聖處此自有良法慎簡大臣輔弼少主禁母后不得垂簾非闔宮不得入宮卽欲淫亂何從自恣立法如明祖乃可謂賢聖而武帝安得爲賢聖哉

書蕭相國世家後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無行此時何胸中固有一高帝在矣猶王猛之不肯隨桓溫而南也然何佐漢而滅暴秦猛背晉而事苻堅其得失不大相逕庭哉

國朝文苑

卷十九

天

書曹相國世家後

參用黃老術相齊而齊治又用之相漢吏之重厚長者即川之吏之刻深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而漢家四百年之氣脉皆養於此矣收圖書舉韓信以寧壹其功豈在何下哉蕭曹為將相有節何為而所推賢惟參參代何遵何約束無所變更二人者皆實心為國者也

國朝文苑

書留侯世家後

良說漢王燒絕棧道朱子謂其意自在韓不在漢而丁南湖亦如朱子言果然乎哉予按良以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及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皆在楚未殺韓王之前則謂其意自在韓不在漢吾不信也且韓王成才不足以并天下則漢王而不知之安在其為留侯哉

國朝文苑

卷十九

天

書絳侯周勃世家後

孝文仁主也亦英主也觀其勞軍細柳改容式車居然有銘燕然封狼胥意非英主而何崩時誠太子日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讀史至此已豫知吳楚之不難破矣景帝使使詔救梁而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卒破吳楚非孝文有以養成之能如此乎

書絳侯周勃世家後

卷十九

三

書絳侯周勃世家後

嗟乎孝文知亞夫爲真將軍矣抑知亞夫爲真丞相乎軍中夜驚擾亂主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可謂真將軍矣廢栗太子固爭之侯皇后兄信堅持高帝約沮之侯匈奴降王又力爭之謂彼背其主臣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非真丞相能知此哉

書孫子傳後

闔廬觀孫武兵法欲以婦人試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武分爲二隊以上之宮姬一人各爲隊長意武此時已有斬二姬之心矣固不待左右婦人之笑也何也國有內寵國之害也使闔廬惑此二姬則志與氣必不能振安能西破吳是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哉此武所以因事而先斬之也然闔廬亦可以有爲者也使後世人主必且借他故而殺武矣昔卒以爲將乎

書絳侯周勃世家後

卷十九

三

書孟子荀卿傳後

予讀孟荀列傳而知史遷傷孟子至矣其尊孟子亦至矣孟荀雖同傳而傳旨單提孟子不及荀卿何嘗並荀卿於孟子哉敘孟子不過數言而即攬入諸子敘騶忌曰先孟子敘騶衍曰後孟子皆言其尊禮於時傷孟子之與時忤也閔大不經之說述之不憚其詳傷正道不容於時而窮冥怪不足以惑當世也詳敘衍而絕不及孟子忽以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合言蓋並孟子於孔子也

對峯文集

卷十九

聖

尊之之至也孔孟並言者再而始終未嘗以荀卿並仲尼言其亦深知荀卿非孟子且又曰荀卿阿世俗苟合者不能不忤於時而阿世俗苟合者皆得爲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荀卿雖以嫉濁廢然猶二爲祭酒而孟子無其遇也豈不可傷哉豈不可傷哉

書仲尼弟子傳後

嗚呼忠孝之於人大矣哉宰我欲短喪則不孝史記謂子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凡子耻之則又不忠乃列於十哲而春秋祀殿上何哉索隱謂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常所殺字同而爲耳其爲賢者辨誣倡矣然不如引史記辨史記之爲得也史記李斯傳斯上書言趙高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卽弑簡公於

對峯文集

卷十九

聖

朝遂有齊國田常謂斯去宰我本意所言當得其實豈不誠然則是田常之殺宰我殆如宋萬之殺仇牧耳宰我忠矣忠則必孝而短喪之問或有爲而發亦未可知宜其列於十哲而春秋祀殿上無嫌乎聖人也豈獨以言語乎哉

書平原君傳後

平原賓客數千人求文武備具者無以滿其意才之難也然毛遂處門下才矣平原未有所聞則平原之游徒豪舉耳誠如信陵所云也十九人相與目笑遂因是輕薄氣習然遂與十九人論議比至楚十九人皆服則十九人皆才可知使不皆才未必知服遂矣平原與楚王言合從則告日出言之日中不十九人謂遂曰先生上則十九人之服遂至矣錄錄因人語遂未免自恰太

此章文集

卷十九

五

過使楚而有人不止反為所輕乎

書春申君傳後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說秦昭王又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死矣子謂制於李園非歌之施也楚先君假手於園誅之也歌惑園女弟之言進有孕之妾於考烈王而陰盜楚國則歌早為楚先君之罪人矣楚先君安得不假手於園誅之乎園女弟曰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執與身隨不測之罪乎不知不測之罪莫大於是而歌惑之宜其為園所殺也即此章文集

卷十九

五

使聽宋英之言而設園而歌亦必有不測之禍太史公牽連秦事於傳本曰是戰也秦始皇帝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族而呂不韋廢示誠何炯炯也

書范雎傳後

范雎以羈旅入秦立談之間而使秦主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溫公謂雎真傾危之士信哉而胡寅氏謂雎於秦功烈無聞焉則不然也秦得天下皆由於知天下之大勢盭其吭拊其背故不難於并六國一海內而究其所由則出於雎遠交近攻之策安得謂雎無功於秦哉

書刺客傳後

近有病豫讓不諫智伯者謂智伯既以國士遇之讓不力諫於先以全其宗徒以死報不得為忠此豈知讓者乎觀讓所為必非無識而默默者想必諫之矣而智伯未之納也襄子為之歎息而泣趙國志士亦皆為之涕泣其感人何深也可輕疵之乎

書刺客傳後二

徒勇不可為刺客細心乃可為刺客刺客卿沈湎好書官其心則安然而其心不細而善其術則其怒而目之使卿為細心人則必聽而承教焉其術矣卿乃駕而去與魯勾踐博勾踐怒而叱之使卿為細心人亦必有所忍以待其後矣何遽過與彼比上言而重殺者誠細心人也宜其為帝者師也

書李斯傳後

斯從獄中上書自陳其罪七皆長其佐秦得天下之功也而斯實有大罪七夷郡縣城銷其兵外罪一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侯罪二燒詩書百家語罪三坑諸生誦法孔子者四百六十餘人罪四詐爲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罪五詐爲始皇書賜長子扶蘇死罪六阿二世意上書請行治貴以求容罪七此七罪者皆亡天下之大罪也阮儒雖始皇意然亦由斯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二語此舉文集 卷十九 吳

啓之安得不以爲斯罪哉太史公獨以秦之亡天下繫於斯傳而結之有以也夫

書張耳傳後

高祖從平城過趙王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臣道所當然也高祖其罪甚於慢易之雖失待藩臣之禮而臣可弑君手趙相貫高趙午乃怒而欲殺高祖及請於王不從又私相謂曰吾等義不辱言何舛也臣之於君死生以之何辱之有其時貫高趙午年六十餘且爲國相何猶不知君臣之大分乎蓋汨於戰國悖亂之習湮矣其曰事成歸王敗獨身坐言尤憤憤使放非尚魯元亦不能免於誅則敗未必獨身坐倘或弑高祖而漢之大臣自奉太子卽位命將出師討趙之罪而誅之則事成適禍王耳貫高曰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非不知君臣之大分者何乃爲此與

書陸賈傳後一

呂后欲王諸呂陸賈度不能爭病免家居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日過其五男俱不以國爲憂矣及往
請右丞相平直入其坐爲畫策交驩太尉而諸呂
卒類以誅則安劉之功當以賈爲最使賈不爲平
畫策而平勃不浹相結亦安能誅諸呂立孝文哉
噫賈真百上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單

書陸賈傳後二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特賈勸平之歡
太尉語耳而將實不與相等天下安當注意相人
下危尤當注意相唐相裴度則淮西平淄青復相
李德裕則太原下上黨克三鎮不敢有異志宋相
寇準則澶淵之役契丹不戰而退相趙鼎則世忠
有人儀淮陽之捷飛自蔡唐二州之鹿沂中有藕
塘之捷高宗不云乎將士致勇爭先皆朕用卿之
力也豈非天下危尤當注意相之明徵乎蓋相得
其人則將亦得其人相不得其人則惟臣居內告
賢始能雖有順收之功亦不能固功於外矣至
將相調和則上豫聞計察斷天下雖有變世不
分洵謀國至言也將相不和禍流宗社往往然矣可
勝慨哉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單

書袁盎傳後

袁盎務刻人也然亦能得大體丞相負誅諸呂功
意得其而盎言其有驕上意及國人上告其反
徵繫請室而盎又獨明其無罪淮南王殺辟陽侯
而盎言諸侯太驕必生患及遷之蜀轅車傳送而
盎又言暴摧折之恐有殺弟名非皆其得大體者
乎或謂盎陰陽反覆借以文其罪詐耳嘗平趙談
參乘引郝慎夫人坐亦出於權詐乎至於沮梁王
為嗣則其所爭尤大雖以此死何病焉他如不罪
此輩文集 卷十九 五

從史之盜作兒而反以陽之拒安陵富人之言而
善待劇孟亦其用人得大體者也獨其不與是錯
同心而反宮錯則非於公論是之失言耳然錯
先有殺盎之心矣太史公不云乎諸侯發難不意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忘軀誠公論也

書直不疑傳後

直不疑買金償同舍郎未免過矯人或毀其盜嫂
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亦過於矯而時
人以此稱長者矣嗟乎直道難行而矯偽足以欺
世在昔已然豈不深可慨哉雖然有識者終不為
所欺也太史公曰寒侯微巧不已窺其體中

書馮唐傳後

有味哉唐之言乎有味哉唐之言乎唐言文帝雖得頗牧弗能用其故有三法太明也賞太輕也罰太重也法太明則人皆畏首畏尾彼此推諉有能而不肯奮有謀而不肯效賞太輕則勞臣立功之志隳罰太重則敗將降敵之心堅甲申三月之變海內遺民皆悼烈皇英明何以內國求其故不得歎息於有君無臣者有之感傷於任用宦寺者有之而孰知其凶也以此乎悲夫

北齊文集

卷十九

四

書司馬相如傳後

武帝讀相如子虛賦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其愛才何至也及奏大人頌又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非其性情厭飫於文能如是乎相如既病帝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非真能知文而徒慕虛名者未必知其文之善而好之若此至也嗟乎人主真能知文而好之又若此其至豈非千古一見者乎相如何幸而獨得與其同時也

北齊文集

卷十九

四

汲黯為人性倨不能容人過持已直也好直諫數
犯主之顏色事君忠也治郡責大指不苟小別於
九卿弘大體不拘文法為政執要也黯雖常毀儒
而所行無不合於儒諫斬長安令及諫賈人與渾
邪市當死者其言尤近於儒必如此乃為真儒彼
懷詐飾智阿主取容之公孫弘安得為儒哉是以
以位久不遷福心不能無少望則於儒有愧焉耳

嗟乎世何以秦皇漢武並稱哉自孔子沒後周及
秦而漢三百五十有三年於茲矣世主未有知尊
其道者而尊之自帝始帝納董仲舒言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納丞
相衛綰言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
者皆罷而勿庸屏黜百家於漢初之時表章六經
於漸殘之後俾天下儒生學者皆加以孔子為歸
其有功聖道也如此以視晚儒楚之秦皇為何
如哉且三代以後為人有感於帝者其數又自
善於帝者其數又自多矣其有能如孔子之
高也則其有能如孔子之卑也則其有能如孔子
失較然者矣顧以之並稱何哉

書衛青霍去病傳後

古大有爲之雄其惟漢武乎當高皇帝困白登七日匈奴之辱漢甚矣微帝其誰洗之大將軍青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與單于接戰追奔北至賀蘭封狼居胥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卒使匈奴畏威遠遁幕南王庭以坐其雄風至今猶可想見也使宋之子孫有能奮勇如帝親帥百萬之師出荆襄趨汧渭直抵幽燕繁完頗氏之君臣俘於廟而誅之命一將率別部北人誰能豫以還則二帝可返河北可復五國之恥亦以洗矣何至金幣歲增而只知不巳耶惜乎無一也其人

北漢文集

卷十九

聖

書甘延壽陳湯傳後

吾讀甘陳傳而不禁三慨也曰儒生迂闊一至此哉郭友因殺漢使侮至矣延壽湯體人子欲誅之意發諸國兵出百死入絕域直指其城下斬郅支之首而洗大漢之耻不煩一士不費斗糧揚威塞外俾匈奴稽顙來朝功莫大焉雖爵制典師而功足以益之誠當如劉向言今公卿議封尊寵其爵位以勸有功彼石顯以延壽不娶其姊沮之固小人之常耳無足怪也何匡衡亦從而力沮之乎

北漢文集

卷十九

聖

且謂方春掩骼江諸之時不宜縣郅支之首於桑街之何甚也大衡非所備善說詩者乎魯頌泮水之詩其首章曰思樂泮水泮水其昌其次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其五章即曰在泮獻猷在泮獻囚芹藻生於春月而獻猷獻囚皆於此時衡善詩乃拘方春掩骼埋骨之說而謂不宜縣郅支之首於桑街何也假時無則向不幾令人疑儒生迂闊皆如此輩未可謀國家任大事而啓世之輕儒之心乎或曰衡沮甘陳實媚顯耳則衡乃儒之賊與

谷永等固漢室之罪人也吾儕責以迂闊猶薄其罪矣

鳳樓文集

卷十九

五

書劉琨傳後

劉琨志在討逆忠於國者也何始亦附賈謐與潘石輩同在二十四友之列且爲趙王倫所委任耶或者其性素奢華喜聲色易爲人所惑故不擇而與之共事也觀其以音律幸徐潤而令派盛數以爲言拒而不納反因潤之譏而殺盛則其於人之邪正夫亦有所不辨矣琨少與祖逖友善世以祖劉並稱而逖之鎮雍丘也勒不敢窺兵河南且史成臯修逖母墓置守塚二家大勒非畏人者也何

鳳樓文集

卷十九

五

於逖如此蓋以逖愛人禮士招懷撫御皆有方畧故且卑而不亢焉琨之保身除勝已以收盛子介聽爲之鄉有懷貽晉陽而累之及自昔爲國首以視祖生爲何如也揆厥所繇皆以素奢華喜聲色之故遂致禍及於琨如此其烈然則人可爲奢華喜聲色乎哉且琨亦時於事後者起人以勸之其勇勝自趙魏何所畏於琨走伏無地而卒殘其求援幽都以自贖耶彼爲欲愛上深恐琨可援友惡之也使琨不爲所愚乘勒縣軍千里遠涉易

水卽與倚盧合兵出其不意直搗襄國則彼之
卒精甲旣悉驅而之幽國都空虛有不爲我所攻
乎何竟爲勅所愚大喜而移檄州郡矜爲積誠之
所致也嗟乎此之事機一失卽當開關守險務農
息兵待敵有隙而後圖之矣胡又不納箕澹衛雄
之諫而驅恩信未孚之師用之以攻勅敵致使步
騎二萬之衆盡沒於敵并州之境之上豈陷於敵
寄身匹礪卒爲所縊豈非其自取哉嗚呼

書宋史太宗本紀後

記曰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
人違昭憲之顧命不孝也德昭不肖其死負藝祖
之託孤不弟也貶竄秦王致其憂悸而死不友也
乃詔天下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不順父兄異居
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嗟乎不孝不弟不
友身不正矣而正人乎哉

書狄青傳後

嗟乎士風而至今日尚忍言哉宗之人貧且賤焉則塗之人遠之塗之人富且貴焉則宗之人賤之依附朝貴攀援要津謂他人受謂他人昆久之而忘其非且居之不疑焉在彼方謂謝然藉爲榮施游其聲譽自我觀之豈不大可耻哉噫今天下科汾陽之墓者舉世皆其人而不顧梁公者千百中不得一矣此武襄所以爲振古人傑歟

讀書文集

卷十九

書

書狄遵度傳後

遵度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卽耻不復爲高矣後以父業任子思官主簿尋又弃去更高乃其父業則大愧乎其子者也業時有梁公裔孫國賓者分梁公告身與業遂自稱梁公十四世孫何被服儒衣冠之人而不如一被髮帶銅面具之武夫歟

書通鑑前編後

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古今能堅忍以成其大謀者孰有知少康者乎使少康懷欲速之心而不能忍早斃於澆澆之手矣安能收餘燼殄元凶復禹之緒而祀夏配天爲中興之主哉當堯使桀求之奔有虞爲庖正災災乎幾瀕於死矣乃卒能於艱難困厄之中經營四十年藉一成一旅之力討亂誅賊克復故都驅諸侯而有天下可不謂智勇焉然非藏其神武運用此舉文集

卷十九

書

齊桓雖假仁義而能尊崇周室耄老一級之賜猶
稟天威咫尺不敢越焉皆管仲輔之力宜孔子
以仁許之若曹操者度王弼后漢之賊也光謂荀
彧佐之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不在仲後吾不
知有其八者爲漢所有乎抑爲賊操所有乎杜牧
之謂或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
則比之楚漢乃欲邀名於漢伏譬之教盜穴墻發
賈而不與同率得不爲盜乎賊確論也或直漢之

通鑑文選

卷十九

魏

賊臣耳光乃以仁許之臣謂此操於高光楚漢皆
史氏之文何曲庇或一至此使果皆史氏之言則
史不足信也豈其然乎或沮九錫之意猶操上還
三縣之意也彼王祥固不拜炎而長揖之矣卒受
晉太保之爵或猶未祥也操不悅則飲藥而卒炎
不疑則安受其職謂或不願爲曹氏功臣吾不信
也光於或則曲庇之而於昭烈則苛待之明明中
山靖王之後顧黜之而使不得紹漢之統果何以
說此朱子綱目之後魏書上繼春秋也其不進南

唐以紹唐者夫亦以宋所承者周而不得不助爲
本朝殆以俟後人正之也

通鑑文選

卷十九

魏

書司馬溫公奏治通鑑後

光謂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
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
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
皆以列國之制處之信如其言則曹氏亦創據偏
安耳未嘗統一天下何全以天子之制乎之即使
昭烈非漢之裔而亦未嘗臣於魏何於諸葛亮維
之師皆以入寇書耶吾其不能為光解也

龍溪文集

卷十九

書

書南唐書後

吾鈔南唐書而愈入人主之不可不學也南唐之
為國家患異端之弊吾道賊其害均而人主不學
未有不為之惑者元宗嘗欲置北寺獄以李德柔
之諫而寢其後終唐之世閹豎卒不敢竊擅威德
使非元宗知好學能讀漢唐書洞悉閹豎之為國
家患肯因德柔之諫而寢其事哉然後主亦知好
學能讀漢唐書者也何其時浮屠也異其頂僧伽
帽披袈裟跪拜稽顙至為燭贊甚且親為僧徒削
髮龍溪文集卷十九 老
厠簡恐有芒刺竟至試之以頰雖蕭衍之佞佛亦
不至此吾不知其命兩省諸臣分之而直而引與
譚論者果何書也

書杜工部集後

工部送元二適江左詩劉會孟本題下有公自注
元結也六字吾謂元二必非次山其人必非侯
急功名坎珂不偶挾其不平之氣造道人一得
一當以自見者少陵慮其忌君臣大義寧身從叛
亂故於詩叮嚀規戒之觀其以管室丹陽尹與公
孫白帝城對舉可知也王敦以溫嶠爲丹陽尹試
使覲伺朝廷嶠至具白其謀蓋忠於王室而不黨
逆者也許柳受湘約命以兵會蘇峻破京師拜丹
陽尹則從逆而爲賊所用矣吾知少陵所指必柳
也蓋以柳及公孫比當時之藩鎮規元二以自愛
無輕曳裾其門而與之論兵其意微矣夫次山何
人也豈大義猶有未明輕身而從叛亂侍少陵規
戒之乎乃知正人意不荀飛長纓其同元使君春
陵自歎美次山至矣詩歎美之詩復規戒之
少陵頗自鬱極其言如是乎則元二必非次山明
矣而謂公自注者妄也

杜集文集

卷十九

五

書韓退之送王秀才序後

昌黎送王秀才序謂阮陶未能平其心蓋有託而
逃者也誠知二子哉但謂顏曾得聖人而師之汲
汲每若不可及則其於外也固不暇將所謂外者
事物是非耶而阮陶之所感發固直關君父不徒
事物是非也且其所處之時與顏曾亦不同則室
徂東豐鎬舊都雖淪沒禾黍之中而洛邑之遺
然如故豈魏晉之季比乎設使顏曾所生不辰而
與阮陶同世司馬纂曹之勢已張劉裕已革晉爲
宋顏曾師聖人者也即不必有所託而逃亦未必
能平於心何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聖人之道也
豈師聖人者獨可外視君父謂爲吾所不暇乎使
師聖人者獨可外視君父謂爲吾所不暇則必人
倫之外別有所謂道爲仁賢之所汲汲而伯夷叔
齊餓死首陽之下聖人亦不必以古之賢稱之比
干陳而死聖人亦不必以仁許之矣然則昌黎悲
阮陶之不遇可也而謂顏曾得聖人師之即外視
君父而有所不暇焉豈仁賢之所爲哉

杜集文集

卷十九

五

書韓退之琴操後

道不外乎人倫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非知道者不能言使文王有知當亦必作而歎曰知我心者韓愈也疫童之歌予嘗疑其爲後人質作孔子以仁許微子曾足仁人而忍以疫童斥其君哉過則罪已善則歸君昌黎斯操得之矣或謂此其不學道則必人倫之外別有所謂道乃可以昌黎不知道而道豈外乎人倫哉

書孫氏西齋錄後

東漢廟祀黜呂氏升薄后快矣而猶恨其不於景武間早正之也乃武氏終唐世不顯中序以下皆所出耳孫樵著西齋錄奮然起而正之升王后黜武氏雖未得聞於朝而大義昭昭然古今豈不快哉至其書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太子武氏在察殿中書令裴炎張守珪以安祿山叛皆非深文而天后擅政之年繫於中宗示母后不得改元卽真則其立防尤大宜朱子綱目從之也

書杜牧之上高宣州書後

子讀是書因歎公卿子弟與寒士子進古今皆然不獨王文陳兩也不然何所感而目第之還止與寒士凡爲子弟者皆禁而不得與哉雖然亦惟才是舉可耳初不必計寒士與子弟也若子弟皆禁而不得與而使其真一解市衣與下士商販賂無由是又因噎廢食矣豈通論乎

書蘇明允高帝論後

明允是論謂噲娶於呂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其死於惠帝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噫何其不知噲甚也夫噲有大臣之識者也沛公謝羽鴻門噲謂營外聞項莊拔劍舞意常在公卽側其盾撞衛士以入瞋目視羽髮上指眦盡裂此固其忠義之氣使然然豪傑上多能之未足爲噲難也獨是沛公入秦見其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畱居之噲則言此皆秦所以亡者勸沛公還霸上非具有大臣之識者能之乎又高帝嘗病臥禁中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噲獨排闥直入大臣隨之見帝獨枕一宦者臥卽流涕爲帝言趙高又非具有大臣之識者能之乎嗟乎噲具如此之識使其尚在知呂氏欲爲亂大義滅親必與平勃合謀奪產祿之兵柄而定大亂於俄頃矣何待劫酈商而令其子往給之哉彼其見親戚乘勢爲帝王卽欣然從之

者庸才無識則然耳顧謂噲亦然何其不知噲甚也倘不爲噲辨則噲九京之下必鬱鬱抱憤髮常上指而皆裂不已矣

書蘇明允上韓樞密書後

明允言兵事自比賈誼而予竊疑其疎也御將天子之事御兵將之職誠古今不易之道即謂狄公爲邊將材亦當其人但謂兵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其說則不可以訓唐自天寶以後藩鎮之兵惟其如此所以屢廢兵在內固當愛天子兵在外亦當使之知愛天子惟愛天子則將軍用之爲天子伐叛自樂於從率之以叛天子自不樂於從不樂於從則將軍即欲叛而勢孤矣安能叛若徒知愛將軍而忘天子則惟將軍之令是從矣此唐所以有藩鎮之禍也至以臨淮斬張用濟之法進之於魏公則更不可夫臨淮之專殺是施於巨寇對壘之際不得不爾也范樞府而總禁軍不稟命於天子竟專殺以示威是無君矣能不動天子之怒而誅謫隨其後哉天下無愛而兵久不用飽食優游不至於驕者夫固有御之之善術而不在專殺以示威也

明學文集

卷十九

書

書蘇子瞻樂毅論後

毅之不能下兩城也蘇子謂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也夫毅何嘗欲以仁義服齊之民哉抑亦窮於智力之不能用耳蓋齊人自王而死而忠義之氣奮矣前此苦湣王之強暴如鼎沸火不得出一聞燕師之入幸其得免即相率以降而君臣之義皆不暇計及感於蠲而人心固有之忠義一時共奮於中自覺降者之爲非而死者之爲是無不力爲齊守矣嗟乎忠義之氣固於金城提即多智力安所用哉予讀周書八篇每歎故呂之思人有同然雖以武王周公之聖而不免之多方多士之心味氏書傳於此言之了了自合其獨昧昧也

明學文集

卷十九

書

書乙酉殉難紀後

子讀屯之九五而不勝致歎於 烈皇也 烈皇以剛明之主剪除權閥不動聲色可謂有濟屯之才矣而卒底於亡者何屯其肯也屯之初陽在下而衆欲歸之文王之時以之屯之五陽在上而陷於險 烈皇之時以之嗟乎時已去矣而猶屯其肯欲不底於亡得乎 烈皇之繼 嘉廟亦猶周宣之繼厲也而無吉甫方召之臣以輔之有君無臣固不足以濟屯然肯之屯也非是故也亦非威權不在已也崇禎之季雖有貪臣邪臣而無權臣逆臣制之使不得施其 烈皇志在自爲又非唐之僖昭比而肯何以屯也雲峰胡氏謂五之屯自屯之也信然也出納之各謂之有司爲天下君而屯其肯難乎其免矣嗟乎史忠靖之相 聖安又非處屯之極者乎下既無援而上又不得之君雖欲有爲而才不足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悲夫

地峰文集

卷十九

五

書乙酉殉難紀後

是紀爲常德胡此庵統虞所輯起於督師史公訖於金陵乞丐一百三十有九人內閣一人即督師史忠靖公可法藩鎮一人靖國黃忠烈公得功邵院大臣在位者三人張家宰捷高司寇陳揚周都維垣家居者四人徐家宰石麒麟劉總憲宗周張侍郎伯鯨金僉都聲是七先生中徐家宰劉總憲金僉都及楊副都死尤烈徐自經死袖一本主題曰明忠孝費摩神位費摩家宰字也二十五日未殮面貌如生劉餒旬有五日七孔流血死全臨難顏色不變以手掀鬚延頸仰天一刀而絕楊則先命家人掘一深坑將妾妾俱活埋訖乃自縊死烈矣哉嗟乎徐劉金三公既高司寇皆剛方正直爲一代偉人或從容就義或激烈成仁固具大性然也張素爲言路所攻而楊則名列逆案其死乃知上何彼自託清流負東林三十年虛名者竟自敗於垂末而不知魏哉出使者一人左侍郎懋第別有紀事官詹一人徐少詹沂京堂二人侯通政

地峰文集

卷十九

五

曾王少卿瑞柝總制巡撫四人沈總制猶龍祁巡撫處佳丘巡撫祖德張巡撫亮自徐少詹下七先生六皆家居惟張任安廬而丘死尤烈同宜城錢孝廉起義兵潰被執不屈大罵支解而死子亦同死全家被害巡按一人凌御史喇死最烈兵圍歸德力捍孤城守臣懼俱出降公執笏坐堂上大罵其巨帥遣人持書至公毀之巨帥又設盟誓勸之降拒之益力題詩衣帶自經從子潤生拜哭殮之亦題詩衣帶自經京職在位者六人吳戶部嘉會

此學文集

卷十九

奎

黃禮部端伯王兵部若之陳中書熈中書廷梓李中書待問家居者三人夏吏部允彝陸行人培戚中書磐當雷都失守班役稟報職名禮部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付之執見其巨帥背立不跪繫獄三月百計說之降堅不從後命其堂官入獄說之公大罵曰汝降賊也尙何面目見我乎堂官大怒而出其人固自託清流負東林三十牛虛名者也郡縣長貳九人任太守民有周通州二南蔡司李道憲溫司李璜唐臨安自彩梁萬安于溪顧

欽州咸建周江都志畏王縣丞志瑞又知縣一人華亭章簡未詳其爲何邑令蔡官長沙殉已卯獻賊之難者也因周附視於其祠及之周亦官長沙通判死於逆闖潰兵者任守揚州城破衣緋坐堂上大罵而死溫官徽州兵至與夫人某先殺其女夫人臥於牀公下刀之刀痕淺夫人自扶其喉而死公自刎昇入替復甦亦自扶其喉而死唐令臨安被執見張存仁直立不跪張怒碎剛之櫛其肉從子某亦被害士民義之祠祀名宦何我揚

此學文集

卷十九

奎

之士民無有知禍祀任太守者也梁繁南昌獄五十三日說之降堅不從卒從容題詩自經以死到頭成箇是方見古人情先生因自言之矣進士二人嘉定黃淳耀宜興盧象觀孝廉十人宣城錢某同丘祖德起義死惜遺其名丹陽陸明永葛蟠莊署華亭教諭吳江孫兆奎江陰夏維新祁門馬嘉仁仰王均海寧祝淵周宗彝孟津陳伯俞其父中書熈死伯俞抱之痛哭亦死是十先生者葛與孫氣尤壯葛從通城王起義長與身偉而肥手持長

予隔船刺五六十人於水中應手而倒孫之死也
問經畧曰 先帝時有一死節之某某 先帝賜
祭建祠表其忠今又有一某某是一是二又有舉
人余某某 思文命以聞言通經畧經畧殺之徐
曰便立丁氏難爲了你大笑赴市其各惜亦不傳
或云卽進士中書李大載其死也人見其身書精
忠不愧奇男子轟烈無慙大丈夫十四字六明經
三人常熟項志軍金壇馮厚敦武進吳福之馮官
江陰訓導國子生一人徽州吳可基生員三十二

此等文集

卷十九

完

人貴池吳應箕歙縣江天一項千里揚州高孝繼
王士禔及其弟某蘇州顧所建長洲文乘嘉定侯
玄演京潔黃淵耀夏雲蛟吳江沈自明吳興華亭
董剛無錫顧景江陰王華丹陽袁鍾全贈上榮圖
溧陽謝球六合馬純仁江寧翟卿宜城麻一衡詩
州謝 魯紹興王毓著潘集秀水陳懷海鹽曹國
崇德呂宜忠侯官陳元綸瑞安鄒欽先江西潘履
素文乘爲相國文肅公次子侯玄演京潔皆通政
峒曾子知名士黃淵耀爲進士淳耀弟陳懷即曹

惻胞兄從母姓是諸先生者或以從容死或以激
烈死同歸於仁而吾首敘吳與江南先生者以南
先生樂諸先生也吳起義兵潰執至池州有黃總
兵者欲用之不從及經畧令至將殺之談笑隨黃
行至山旁松樹林下曰此地可矣拱手向黃請其
親刃其死何從容也江爲金僉都弟子隨金至留
都排門入見經畧怒髮衝冠大罵爲經畧所縛殺
其題驛詩曰大地山河都不是滿天星斗照何人
傷哉言乎其死何激烈也又有戴明恩者或云湖

此等文集

卷十九

完

廣諸生或云徽州監生兵初渡江屯郊外卽挺身
入營面數巨帥五大罪辭氣甚厲某某從旁叱之
戴曰汝官至宗伯不爲不尊負東林三十年虛名
不爲不久不死而降尙叱我耶語尤激烈爲趙之
龍所殺武職九人何副總以培李副將金祿彭都
司述性魯叅將之璵而死最烈者侯叅將承祖及
其子世祿侯金山衛人嬰城固守二十日力不支
陷世祿身被四十矢不屈死執承祖入營誘降弗
從以刃指其腹懼之承祖曰我祖宗爲官受國恩

二百八十年今日之死固其分也大笑受刃又有
張嘉會者某總兵中軍官起義被執不屈以矢射
其腹大笑大罵而死生平不讀書臨死有詩又有
張景澄者不知其何職起義被執不肯降縛樹上
射死又有劉洪故者結寨河南山中殺我輩加職
至總兵後執入燕連上二書請護衛先朝護衛資
禮先朝子孫語過激被殺武舉 人欲贈洪二題
江寧黃金聖武生三人海寧潘衛公休寧金經金
維皆食都聲之弟又有故相子孫二人一為徐文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主

貞公階裔孫念祖兵至聚家中十七人狂泣豪飲
俱繼死縱火焚於堂然後自躍入火死一為朱文
恪公國祚子大定念祖不詳其仕與否大定亦不
詳其初渡江後 魯藩授監軍御史加太常寺卿
後以起義死又有同舍金部起義死者四人汪秋
漢余公讚程士皮許伯又有從舍金部死者六人
人江天一 外知姓名者惟胡國公之次子世英
三人士皮為中軍官餘皆不詳其姓名其人布衣
五人歛縣方國煥松江徐瑀上元陳士遠金壇徐

博及其子某婦女九人一為黃靖國夫人 聖安
出狩幸靖國營靖國誓以死衛北兵突至前鋒將
馬岱怯而降靖國不知也促兵迎戰岱斬斷浮橋
靖國見事急入告夫人夫人曰勉之朝廷高爵厚
祿貴若我為命婦必不受辱遂自投水先死一為
溫司李夫人見前一為諸生何志容妻李氏乃吾
六世祖文定公會孫女於子為從姑大母陽州
城被擄大罵不屈為亂兵分割數段死一為董
文敏公其昌孫諸生剛妻趙氏給諫東曦之女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主

自經不死自刎又為人所奪隨剛至甯都撞死洪
武門下一為諸生曹惻妻蔡氏惻糾集義旅將渡
江東忽被圍知不免命蔡先赴水死然後持刀上
岸格鬪而死其幼子十五歲抱父痛哭罵下絕口
亦死一為誠意伯劉孔昭副將李金傑妻孔昭入
海金縣部兵二千為風所阻不得渡先以金帛繫
其妾腰沈於江然後自繫玉帶投水以死語其從
人曰朝廷名器不可委也一為諸生吳應真妻
應真知追兵將至冠帶上坐飲酒酒三巡命二妾

先自縊死一爲寧波劉乙然妻死揚州之亂其文多缺畧未詳其何如死是皆可觀 烈皇后於九京者也工匠二人宜與陳用卿陶人也善爲壺起義爲兵所殺金壇湯士鼂木工也聞難髮令下哭祭父祖投水死童僕六人黃禮部僕某禮部繫江寧獄僕出入獄中帽書黃主事家人五字或勸其離髮曰若剃頭我主人不食我飯必死矣及禮部死僕哭延頸求殺願隨主入冥同日受害丁副總散光督師啟啓弟也北兵至將往迎之有家丁控

聖朝文集 卷十九 五

馬不前曰將軍兄弟受國重託豈無人心不能戰猶往迎乎散光不聽家丁自投水死是二人者皆奇男子烈丈夫豈獨僕僕庸中者乎惜軼其名不傳也徐家宰以機紗八尺自經其僕祖敬字成俱以機線懸縊肘旁不持知義而且即登衣曰此清流負東林 十年虛名皆此此 思慮死童子周十年潘子成俱從死潘未嘗一

笑曰若是惟有死耳歸而自縊乞弓一人陪不守題詩淮清橋自縊死又有庶常吳爾增者同施鳳儀降逆聞逃歸自憤斷去一指殺督師軍前以死自誓揚州破同鳳儀死之而吾到之於賣菜備乞丐後者以其曾降賊也張睢陽南人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則知一念不可錯也自縊矣况鳳儀受賊勅印管造儀仗有不可用古語語耶至於周天從長興伯吳日生爲水營總兵吳敬

聖朝文集 卷十九 五

害天遂降松江提督吳兆勝反正天又同之或曰天之降僞也吾不信也所當擯斥之不得與殉難可以辱諸正人君子也嗟乎是紀所載諸生死者數居四之一合部院官詹京堂撫按部曹行人中書以及郡縣長貳之人之數與之較僅多五人而衣方國煥不有詩乎沽恩廊廟偏難也卓魯遺黎不欲生傷哉傷哉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得矣昔張綽登舟記於項曰此千佛名經也言何部也知是紀乃可珍之重之戴於頂而稱之曰千佛名經即下至賣菜備乞丐吾敢卑視其人乎同國

江陰學官有題其壁者曰八十日完髮効忠表

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雷大明三百
年江陰是經所載除吳兩項施恩信及周天外一
百三十有六人誠可表十七朝人物而雷三百年
江山者也吾於友人黃子現旅所書其妙本惜吾
老矣不能全錄撮其大畧時展玩以志景行而
望不仍歸黃子藏之黃子又字然思現旅其別
一強縣人寓居江都性喜聚書家藏萬卷一強
記能於詩歌發之尤好手鈔忠烈遺事聞粵東屈
鳳峯文集 卷十九 五

翁山所著有成仁錄未得鈔而常為惋惜不已云
按南渡錄楊副都維田先賜示於門以死自矢
既而入內呼二妾投井一妾怡然承命一妾狂
奔命追執之納於井投石碎其首死乃正衣冠
自縊及胡紀更詳確而猶有以爲不足之者豈
不可傷又見一東林於乙酉後刻地猶以逆
賊目其家宰不勝愕然旋爲逆案昌逆案而清
氣所不容然居鄉居官雅能砥礪見於章正宸
疏章正人也所言當不謬況人生蓋常論定死

忠而稱之爲逆可乎

又按南渡錄揚州破總兵劉隆基當被處抗敵
力殺數人無繼者遂見殺總督高谷文隆軍上
事何剛俱投水死南都陷欽天監碑上陳丁階
內監韓贊周先後俱自經死皆殉難於乙酉者
而胡紀未之及也知其遺澤多矣
梁萬安于溪字飲光江都人卒未遇其自經
於獄也僕五人同時經死公於未死先自爲其
僕作五忠傳至今藏於家其從孫嘉稷爲子言
見峯文集 卷十九 五

如此亦可補胡紀所未及嘉慶字萬榮博學能
詩有名於時

殉難紀言從余會都死者六人傳聞之說也
江天表其表記載從死者止四人一爲江天
一爲諸生受監紀者也即天表記一爲蔡南異國
一爲胡難紀記吳爲胡一爲趙擊南而趙記上世
一爲書吏余元英記余之英字子元英小吏
一爲臨難向不苟免何赫赫大宗伯自是不知殉
義死而噴噴於殉義死者皆由中事其書曰某

官某殉義死某官某舉族殉義是事可各已
又洪永祚稱天表於扶喪記後載從金部起義
陣亡者姓名范雲龍汪永清余度潘佳金經許
伯江文瀾江之永方文煥江孟卿比十人殉難
紀止載金經許伯二人別有汪扶漢余公讚程
士皮金維四人姓名或者秋漢即汪永清字公
讚即余度字耶

書笑錯子踏雪圖後

昔文與可每為人寫竹竟輒曰無令著語俟蘇學
士來豈與可之竹不得東坡著語其妙不彰與抑
亦東坡多否少可非與可之竹不能致其著語故
俟之也辛巳人日子過大滌堂時石公病腰坐轎
上延予登焉出一小卷視予曰此法海踏雪圖也
積素千里彌望無際亭閣皆爲所蒙而不見惟梅
花露數點紅而長橋橫焉一人戴笠著屐身衣潤
袖道袍右手持杖而左執梅花步而前口若有所
吟然予曰此何人也而豪如是石公曰笑錯子也
予圖之矣著語非虬峯老子不可予笑曰諾越二
十有二日是爲驚蟄之後三日笑錯子果過予巧
題焉嗟乎喜紛華厭岑寂人之情也棲靈法海自
春徂秋游者如騖而冬則閱其無人矣笑錯子獨
吟嘯其間其胸懷爲何如乎假笑錯子無是胸懷
石公必不爲之圖矣石公不爲之圖而圖笑錯子
者其胸懷不如笑錯子恐虬峯老子亦不肯輕爲
之題也宜乎與可寫竹而著語必俟東坡也夫

書笑錯子尋梅圖後

畫家著色紅最難而戴文進獨於此擅長 宣廟
嘗徵海內善畫者試於仁智殿敕畫 漁翁衣紅
垂釣以進是者謂漁人安得衣紅還致歸夫 宣
廟非不知畫者而戴竟為說言所中豈不可慨然
戴卒以畫名矣笑錯子以踏雪圖索題不已又繼
之以尋梅圖展而視之見笑錯子衣紅騎驢背上
予笑曰驢人也而衣紅乎哉驢人衣紅猶夫漁翁
衣紅也予未見戴畫不知是圖著色之如果合得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法於戴但畫驢人尋梅而衣

近今畫師

所能及吾知必出自笑錯子意何也笑錯子平日

有不可一世之槩而俯仰不肯從俗也不然或畫

師前身即戴而笑錯子宿世曾隱於漁即戴所畫

漁翁亦未可知也

書竹嬾節著後

予按晉書王獻之嘗觀客何蒲曰南風不競客曰
此郎管中窺豹亦見 宣又謝靈運嘗言 詩
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自是二
事今夫僕日華乃合二事為一事而指稱今人之
謬又為仲文為仲堪孟堅為士衡曰後仲堪讀書
苦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出於郭頌世語今
人乃謂管中窺見豹文之半謬矣愚果誰謬耶甚
矣兒聞不廣未可輕指摘人也又按史記伯夷傳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青雲之士喻高賢也范曄傳自致青雲之上喻高

位也義各不同而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

人隱則青雲又可用之隱士矣謂止可如入仕者

固非謂止可如棲遯者亦非而君實引易占及

諸李白詩謂古人言青雲皆隱者高潔之意今移

之以加入仕者為誤豈其未讀范傳乎史記伯夷

皆非僻書何不 為考究而肆意言哉欲訂此

反滋其訛是亦可為好奇者之戒已

書張芭山進策序後

芭山是序謂圖治制亂之道存乎審時而不在空
文曲說近代儒生雖古論入文雖應時而亦不切
天下大計其言誠然然則當先審之者何哉都
俞時佛其跡耳其上下相與圖治者其意則
大謬不然夫子觀二典三謨古簡而存傳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治天下之本也
無裕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治天下之要也它
若亂閏定時而天事無不治明目達聰而民情無
不達建官任賢而士志無不奮治水平土而農功

此策文集

卷十八

全

無不脩正禮審樂而教化無不興明刑伐罪而凶
頑無不戢則又治天下之具也治天下之本如此
其精濶治天下之要如此其簡一治天下之具又
如此其詳明而謂猶其跡將遠矣曰吾之序之這
謂有所謂陰謀秘策耶何其早見之乎芭山曰圖
序而齊書曰唐虞有神明之靈有日月之德號令
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理至博而為二
典者推而明之所記不獨其跡并與其濶微之意

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本末先後無不白可謂
言不煩而盡其義矣芭山豈其未之見歟何范昧
而至此也抑予更有所不滿於芭山焉與古人書
不用擬字可也至於上皇帝論特用書及論左
兵橫暴官兵四蠹二書聞其時皆未上若不知一
擬字未上而直曰上不幾近於欺世盜名哉

芭山初制予往年從亡友宗子發處假歸錄之
頗服其學問閎博辨折雄快獨於是序駭其茫
昧因書數語於後及俞氏刻出則是序已不載
矣將芭山自知其失言而刪之耶抑俞氏愛芭
山而刪之耶

此策文集

卷十九

全

書張芑山與徐闇公尺牘後

子館茗沙時沈桓雙過予子適它往桓雙留一筵
去予回展視之乃某願者筆予已不擇且稱予爲
年翁又予所淡惡亟命童子返桓雙而桓雙不解
予意堅命持之還適有園丁在旁因擲與之今閱
是牘溪快同心而其投諸江爽更倍予嗟乎芑山
於文敏猶如此而況不及董者哉

書棟蓀璵詠後

棠棟之於兄弟也反覆詠歎死喪安寧之情無不
悉焉予盛年時讀是詩未嘗不掩卷泣下傷已生
之孤特而美人之多兄弟也迫今老矣耳之所聞
目之所見大異乎古而又未嘗不傷今人之薄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久矣不觀此風矣棟蓀璵詠在
得之於廢簾不知何人所作纏綿悽惻而怨尤不
形猶有小雅之遺意焉豈非衰世之蚤音歟

書大滌子所臨米顛雨後山子後

此大滌子所臨米顛雨後山也永叔曰古畫盡意不盡形東坡曰論畫求形似見與已章却晚此則知此卷之超絕矣長林豐草之間老松峻嶺斷橋孤舟疎客掩映筆墨所至而神四馳之勢若葱蔥無非學問文章之氣非胸懷汪洋如萬頃波者豈能爲之乎昔人謂巨然畫宜於遠觀而此則遠觀近觀靡有不宜即使元章見之當亦必遶屋狂叫矣

此卷文集 卷十九 五

書吳氏所藏大滌子畫後

大滌之論書法也曰澗不澗則不澗書法當然矣凡詩文皆然即畫亦莫不然不澗則澗而澗則澗不澗則枯而澗則易之者皆澗而澗以氣韻生動乃無其病惟大滌子可以澗而澗矣氏歸愛而藏之也

書吳凌蒼險韻詩後

吾與凌蒼別幾三年矣每讀昌黎與孟東野書輒思凌蒼不已知凌蒼亦縣縣於吾也是以一泊舟滄浪即走凌蒼之門拜凌蒼之庭大聲呼凌蒼而促之出也凌蒼出而予乍見之輒又爲凌蒼悲且自悲謂凌蒼年少於吾鬚髮猶如此白而貌猶如此枯則吾之老更可知矣及凌蒼出是卷視予然後知凌蒼雖老於外而心則猶孩也思劬王子賦詩微和其年甚少宜也而凌蒼六十餘矣乃押險

此卷文集 卷十九 六

韻以難人而務出其上何爭心之勃勃乎噫吾不能矣則吾之老不已甚乎雖然吾亦老亦不爲此也

書王弘撰山志後一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禮也父喪稱孤子
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始於司馬公
書儀而王氏謂準義繼母在父死不得稱哀稱
哀是無繼母也此爲前母之子言也然則前母無
子而後母所生者父死亦不得以其母在而不稱
哀明矣苟不稱哀是無前母也無繼母不可而無
前母可乎至於嫡母死不得以生母在而不稱哀
則又不待言矣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全

書王弘撰山志後二

度尚以從父喪去官司馬光以兄喪去官皆期喪
也王氏因謂此期喪宜解後以明爲限此豈能
行之今哉第爲人後者本生父母死解降服子雖
不丁艱自不與他從子同解秩奔喪近日京職間
有行之者矣舉人會試貢生監生鄉試生員科歲
考鄉試本生父母死期年內俱吉服從事於心何
安當著爲令凡文武見任官本生父母死解秩奔
喪以期爲限吏兵二部選人本生父母死期年內
不得赴選舉人貢監生員期年內不得應試如此
則禮當而心安矣若踰期是又無所後之父母也
不可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全

書米南宮畫後

王休復名畫記逸品爲先非謂逸則可遠俗歟近
人俗詩俗書輒自命曰名士吾甚鄙之而俗眼則
深好之吁亦可悲也觀於此畫而益知逸與俗之
相去遠矣

書從弟皇望游草後

子嘗悠然遠想州有九游其八雖未必能假策一
筇而著足武夷屬蕩間使閩越千巖萬壑無不輻
輳奔赴於吾之前亦足稍酬夙志嗟乎已矣易旅
之六二懷其資得童僕貞乃可以游子貧無常僕
又無所懷則雲將汗漫之願亦徒寄夢思耳從弟
皇望貧亦類我者也何以有閩越之游哉因乎人
也舟車之費無憂而日日飲酒賦詩皇望樂矣予
持其詩作枕上臥游不必策一筇武夷屬蕩間而
閩越千巖萬壑皆從皇望詩中輻輳奔赴於吾之
前而吾不亦以樂哉

書縉紳便覽後

歐公謂宋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是已乃今所患則更甚焉儒學後天而材能亦未嘗先文章賤矣而吏事亦未嘗貴小臣速化半由事例而大臣則循資以次遷轉耳嗟乎寘材能吏事不問而欲其勤勞夙夜詳察錢穀刑獄以集事功必不可得矣忽儒學文章不講而欲其通於古今治亂與之謀天下事決疑定策又必不可得矣此今所以遠不逮乎古歟

東坡先生

卷十九

元

宗子發近詩跋

予讀杜甫氏詩至乾元以後諸篇未嘗不歎泣下悲其遇之窮而感其情之深也吾友子發先生坎坷不偶所遇輒窮而詩頗以窮愈工與予伯壺希僻陸子縣圖友善每旬日必聚聚必招子伯壺年來至歡而莫逆也然予與子伯居郭內子伯居郭外而先生又不常厥居每聚輒視日暮暮恐其別之速也一日先生棄其近詩授予曰子其爲我題之子受讀之而不禁黯然也作而歎曰思深哉其有憂乎目觸心傷感黃農之沒而歎魏晉之非一歌一詠具有石鯨秋風銅駝荆棘之慨何先生之於杜甫氏上下千載遇同而情亦同也雖然吾先爲先生悲矣杜甫氏而生不逢長安何謂吾縉蹕麻屨以見天子不可謂不幸乎先生之如也先生生於游而將家圖其家不爲人故因輒臥游錄一卷自爲之序其言曰日聞樓以激一時同人見者無不流涕夫先生之伯壺陸子尤爲之中愴不自已予故因以詩而并及之

東坡文集

卷十九

年

俾讀先生之詩者想見先生之志云爾

此奉文作

卷十九

全

繆生詩跋

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蓋其之感嘆
矣哉若沙繆生平居言呐呐不出口而勇於學從
予游三年見予嗜吟即學吟吟成必正於予往往
有好句已未冬予歸滄浪不與生見一年矣辛酉
春復過若沙生喜甚持近詩正於予時予有自下
之役未遑爲之點定然未嘗一日去諸懷也從建
業渡浦江逾棠邑道述溝歷北譙訪老僧臥龍山
中秋云淡矣獨坐鷗相樹下出其詩讀之落葉吟

此奉文集

卷十九

全

風孤鴻唳晚斷續相間離思愈淡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今昔蓋有同慨矣雖然人之向生即際孤矢
以志四方必不能常聚一室所藉以慰者惟是學
日進行日高無負師友平日所期許焉心常往來
而問河不能間勘哉茂厥學遠音其自若予去
若沙留別詩十句予是在生與予之志云爾

大滌子調 陵詩跋

屈左徒劉中壘固未見楚漢之亡也而情所難堪已不自勝矣使不幸天假以年而及見其亡又何如哉彼冬青之詠異姓且然而況同姓宜大滌子調陵詩樓以切慨以傷情有所不自勝也雜誦一過衣袂盡濕淚血耶吾并不自知矣

問歎

虬峯文集

卷十九

七

孫子梅花詩跋

詩莫難於詠物而詠梅尤難子生平所心賞者惟少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及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數語耳外此則林和靖雪後園林裁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猶近於雅黃山谷謂其遠勝疎影暗香之句且訝永叔弃此而賞彼噫大雅久不作曉此者罕矣則梅豈易詠哉孫子出梅花詩視我其數至於二十首之多不謂之易人所難不可也昔張華謂陸機曰人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吾於孫子亦云

虬峯文集

卷十九

七

雜述續篇跋

甚矣吾衰也吾少嬾嬾於事耳而於詩若文則孜孜汲汲若恐怠焉迨六十以後且及於詩若文矣然亦嬾於應酬耳而於自所娛悅者則猶孜孜汲汲若恐怠焉乃今則於自所娛悅者亦多之衰可知矣憶丁丑春於吳四凌蒼几上見王弘撰山志假歸關志中有論學二則論證一則與予見不合論證二則與予見合矣而未盡當或從而駁正焉武從前讀焉又其所采論語語程註有可從者有不可從者亦從而折衷焉益以予平日所記憶關於君德盛衰國政是非與倫常所繫者復數則而草木鳥獸可博聞見者亦附焉其一二則擬次第之入予雜述以傳等以所擬遺失為所擬居不復及此尋又以老妻病劇竟死異鄉獨居之餘久忘之矣今年人日偶啓舊篋得之則其亡而錄焉論禮二則嗣又附諸集內僅餘十有二則欲題數語於後紀其歲月屢執筆而屢輟於今歷旬且十二矣嗟乎予之嬾不誠真嬾而予之衰不誠真

衰也哉辛巳端陽前一日

卓氏遺事手卷跋

嗟乎古來亡國之君非荒淫即殘暴獨有明二帝不然一則寬仁而過於柔寬仁若德也過於柔則不能決矣一則英明而果於斷英明若德也果於斷則不能忍矣假使惠宗能決則於卓之貞還燕王於南昌之請必毅然行之出其不意而逃焉雖文皇非宸濠比然失幽薊勁旅之助或制之猶易爲力而國不至於遽亡思陵能忍則於吳忠節撤寧遠守關門之議必確然持之不因陳新甲泄款而沮吳三桂得從樞輔擊賊賊必懼而可一勝勝則潼關可守而京師不至於陷即不然由太子監國留都則馬士英不得挾擁立之功引用逆臣阮大鍼與黨人之獄以翻案置戰守於不事且假太子假皇后俱無從而至左良玉即欲犯順亦無名則黃靖南不調禦上游而防江有異國亦不至於遽亡嗟乎興廢雖歸於天然亦人事之失有以致之耳當時殉國之臣前如方黃景陳後如范倪劉馬死皆甚烈然先事未能謀亂死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而猶有憾於心若公與吳公言而末用亦可無憾焉已何公臨難猶自歎死有餘辜而吳公絕筆猶自稱罪臣吳麟徵也嗟乎此所以爲忠臣也忠臣之後天必培之吳公子孫吾不知其何伯觀於公中子理逸去得免於死及事變又得從寬議處邊其後復以軍功兩受世職雖其子孫才而謂非天之有意於祐忠貞不可也乙酉揚州城陷卓氏一門婦女以水死而不爲亂兵汚者凡七人雖其義烈所感有素而謂非天之有意於全忠貞不可也

此舉文集

卷十九

七

諒至於吳公事實俟晤海鹽同學詢之或得其詳焉

王勿齋懷友詩跋

予童子日卽知吳門朱旣庭先生爲江左名宿其秉鐸莅吾邑也得時時受教益愛乃竟以東顧過甚歲不一二見至於丞尉之署從來裹足不入雖聞西泠徐公騷雅絕倫亦未一謀面也勿齋與兩先生倡予和汝交稱莫逆去後懷思之句情溢言表以跋屬予因書數語繫之於後旣庭先生見之或猶憶有李虬峰而徐公得無詫曰此何人哉

蕭徵又哭弟詩跋

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昔人於生別猶然而況死別蕭子有弟宗萊負才早夭予往唁焉蕭子出詩八章視子而予爲之神傷竟日王叔武謂近代無真詩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詞工而情寡固不能感人然情深而詞不工亦不能感人蕭子能於悽愴排惻之中而使其弟平日砥行好學無不畢見誠所謂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者也讀者即欲不歸傷得乎聞蕭子詩成之俄頃問耳子於

如峯文集

卷十九

互

此又知情深而詞未有不工者也前此蕭子有悼亡詩八章亦成之於俄頃宋鹽齋曹黃海陵云見之相向大慟死別之感同也予讀是詩淚亦霑霑不已未弱冠日有弟年十二而殤歷今五十二載矣觸緒而悲宛若新亡何蕭子之感人深歟

書 烈皇小誌後

烈皇小誌吳縣文秉所著也秉爲文文肅之子其中一條言崇禎辛巳八月十九日 聖駕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兩廡徧閱諸先儒神位召禮部左侍郎王錫文右侍郎蔣德璟祭酒南居仁三臣諭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爲一尊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當議所以尊崇之大哉王言其誠誠出宋元諸帝右矣秉又言時廷議不一未果行厥後予見某司業請正從祀

如峯文集

卷十九

互

諸賢位號疏言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竊以明及聖門者槩稱先賢私淑者槩稱先儒此以時代論非以造詣論今位諸漢唐諸儒上於世太殊有未安云云則是六子之位號崇禎間已尊崇之矣而秉言未果行何也秉言及門者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而孟子半明也私淑人者耶何以稱亞聖也且其生在七十二子之後而位列配在七十二子之上非以造詣論耶若拘時代

不特孟子不當先七十二子即子思亦不當先七十二子今二大賢皆居之而安何何六子位諸儒上即於世次未安耶自子論之六子之所當隆尊崇之禮有進無降而進之若何祀諸殿上位次十哲如是者當

書徐瓠樽甲申歌後

興亡之感何代無之而先朝建文壬午之難崇禎甲申之變獨爲今昔所悲憤不可解者一以惠宗之仁慈一以思陵之精勤皆非荒淫亡國者比也然亦微有不同焉 惠宗爲傳出亡而思陵身殉社稷爲周秦漢晉唐宋列代亡國之君未有建文死節之臣多不勝紀而崇禎死節之臣寥寥數人甚至身不死而反厚誣其君如許承欽輩者且有之則甲申之變足動人之悲憤視壬午而更甚於是天地間人心未死而忠義之正氣獨鬱結於草野遺民之心歷久而不可解即非生於其時者言及之猶爲灑淚不已而況生於其時爲所遺之民哉天都徐貞今年七十有四矣森生於崇禎四年辛未者也其時年已十四日擊其變回思如昨日耳感千支之一周傷往事之可慨作爲長歌聊寄悲憤其曰從來亡國書卷中見前勸勸促滅悲憤至矣然猶爲人所共知其曰更能默運雪讐耻分別臣民書玉几狂賊貪殘計中傍

掠百僚因走死則非人所能知惟思凌有天之
靈默契焉耳至於痛恨野史謗傳欲正無將之誅
則凡其野史六十餘年鬱結於心悲憤而不可解
者曾孫乎此可見身不死而反信謗傳倡邪說以
辱諸平君如許承欽輩者其罪更浮於逆閹大書
特書以嚴痛之共挽人心於未死此則騷所深望
於讀是歌者也若夫詩之高老沈鬱見者自其欣
賞何待言哉

書程訥菴督耕圖後

古人之治國家莫不以農事爲先務書陳無逸詩
采芣風皆於此諄諄焉嗟乎此道不講於今久矣
顏氏家訓謂江左人士未有知力田而食者假令
有之亦皆信任童僕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
苗是以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訥
菴程君之圖督耕也其卽顏氏之意欲示子孫以
勤乎七月之詩歷言播種用力之勤而其未必以
壽無疆爲頌無逸一篇大旨亦言勤則永年可知
此峯文集

天之福澤壽考皆以厚勞人也訥菴壽必期願子
孫必昌且熾綿綿延延不已吾於是圖卜之矣

書程若菴搗鼓圖後

人苟負才未試則其心必有所寄工書者寄於書
喜鍛阮字好蠟展得其所寄者也更願食積聚祖
約料財物衰耽嗜撈滿不得其所寄者也至於音
樂之好古蓋多人王廙盛年備才而神氣其逸每
於聽伎樂發舒之至今猶令人想見其倚舫樓長
嘯時非有雅人深致者安能如此若夫謝文靖東
山絲竹而經綸大畧早為蒼生所仰望則其所寄
不更遠乎程子若菴以搗鼓圖屬予題聞其多才
見學文集 卷十九

而有志當世其圖此也將以舒其逸氣如王世將
之倚舫樓長嘯即抑藏經綸於絲竹間如謝太傅
之在東山即不無亦武丁之膺昌民夜之喜鍛
遂集之好蠟展傲常不羈風流口實耳親發食積
聚料財物以及嗜撈滿雜伎者何足當其一哉

書蔡方炳增訂廣輿記後

予繇閱蔡方炳增訂廣輿記見其於西安人物
及師城薛國觀不勝駭然華亭夏文忠公貴池吳
次尾先生皆時之正人也夏所著幸存錄稱國觀
才不如周溫而傲與福同之又稱溫薛皆收東林
之領袖與前之許敬趙與崔魏後之馬阮同也昔
公論所不與其所著爾朝制復錄稱國觀貪鄙賜
死為二百七十年內閣之辱則其為相褊狹貪汚
知賢害正為有道君子所共弃蓋久有定論矣方
炳乃稱其因事納忠時不稱使剛正修潔時稱賢
輔與楊嗣昌不協張中貴誣之賜死天下莫不悲

之何耶且其敗也雖錄東廠而部郎吳昌時實發
其機方炳乃云與嗣昌不協張中貴誣之既是非
顛倒又載事失實何以為書嗟乎近日野史稗編
類多如此求其太義昭然而不徇私如夏之幸存
錄吳之剝復錄者有幾哉

宜興貪而不險烏程險而不貪韓城兼之可列
人物將彼二相皆可列耶華亭徐文貞階殿時

賢相也顧獨遺焉舛何甚也

書王世貞首輔傳後

艾東鄉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豈苛論哉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而其所著四部稿及外集獵史漢皮毛序飾時政逐事文致是非失實視英武之世廟一如漢獻孺子嬰豈可據爲信史誠如東鄉之言而其嘉靖以來首輔傳尤加甚焉世貞父忤與

先文定同舉嘉靖辛卯應天鄉試迄丁未會試世貞又與先文定同登進士蓋世交也萬曆甲申

先文定卒於家世貞聞之喜曰我有千金之獲矣興化李相國卒傳定歸我先高祖聞其言薄其爲人以行狀請之王文瑞宗屏以誌銘詩之許文穆國以神道碑文請之申文定時行以傳請之王文肅錫爵而不以屬世貞世貞甚喜遂於行其傳內妄肆訾毀公爲人寬厚和易立論喜持平事操切則養國家安靜無事之福而世貞輒以模稜加之而其最可怪者隆慶庚午秋俺答係把漢那吉以卻於俺挾其妻聞人邊總督王崇古

以爲奇貨留之俺尋悔款關以請願縛叛人趙全
獻闕下贖其孫 詔下廷議言不便者十九 公
獨力言其可許於經筵進講時造機密奏而得俞
允欵議始定其見於王文端狀曰 公約同官候
上御講筵面詰其便遂得 俞旨其見於許文
稹誌曰 公率同官面畫其便得 宸斷俟允至
今俺更三世垂二十年稱臣保塞長爲外藩日
公排羣議贊 廟謨始其見於中文定碑文曰
公因日講爲 上開陳其端畫所以制禦之策

魏孝文集

卷十九

五十

上注聽良久命如 公議其見於王文肅傳曰
上從 公議俺因受封歸民遁俘 廟獻而市戮
之邊陲安堵幾二十年諸元老之言炳炳可昨如
此卽通紀法傳錄諸史亦皆稱 公造膝而奏得
旨俞允欵議乃定可見力主欵議者 公也其
請封俺順義王疏爲 公所草見存哈安堂集行
世高新鄭拱懷爲已功用書感入自言會身王其
事已足怪矣世貞亦言拱上其事張居正和之區
畫頗當亡何貢成某亦緣以加少師何哉是時

公爲首輔拱居正皆位其下凡有執奏首輔掌同
官而前朝廷固有天體則 公得率拱而拱不得
率 公可知信如世貞言非 公上其事第當日
高拱請諸 上 上從其奏不當曰李其率同官
而奏得 旨俞允矣况 公加少師以一品再滿
實在欵議之前及欵議成第進中書殿加文尚書
俸而已世貞何不審其實而外謬爲斯乎 公
之歸疏再上 莊皇帝遣中官馳 宸轡問留不
得請時隆慶四年也越明年秋歸志益決疏凡七
批辭致難 卷十九

上 莊皇帝重遷恭懷始降勅獎諭遣行人護之
歸世貞何曰某職三上而 上卽聽其歸乎 公
之卒 神廟以 先朝元輔加祭至十三壇以示
異數與徐文貞同世貞何曰階卒賜祭九復加四
祭以示重明年某亦卒賜祭九止加二祭乎 公
之謚爲文定禮部請之史館議之實錄具載昭昭
可考世貞何曰謚文靖乎卽此以推其他是非失
實集可知已豈得據爲信史嗚呼世貞雅有才名
乃緣嗜利懷忿遂不難於蔑弃世交則艾東鄉謂

其修怨無君視其武之 世廟一如漢獻孺子嬰
夫豈無所見云然哉

書明史張捷傳後

忠義者與天地共磨滅者也天地萬古不磨滅則
忠義亦萬古不磨滅豈人得以愛憎毀譽哉始終
正直尚矣苟能晚節矯矯亦足拚其前愆所謂蓋
棺論定也宋欽宗再如金營李若水力主之章貫
妄啓邊釁劉幹亦與其事使二臣者臨難苟免皆
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殉國論者遂不追咎而以
忠義榮於萬古然則君子晚節末路豈可不勉乎
哉張捷初爲御史建白侃侃因不附東林以年例

外遷魏常用事隨衆復還原官其不肯附瑞削
籍當瑞盛時與之合局而不忍與之同污者亦自
有人如王志道召用不肯出王業浩張捷赴召旋
卽作瑞黜歸皆能自振拔者其見於幸存錄如此
可知捷未嘗附瑞矣 思陵初以大理寺右少卿
召不三年驟遷至吏部左侍郎則以首輔周延儒
與之同鄉又同年也卒以不附東林革職除
名南渡以故官起用未久陞尚書督師中旨廷議
大譁及至畱都失守捷將積薪自焚不果遂走雞

鳴寺自經則其晚節可不謂矯矯哉何作史者猶
以身名交喪貶之也夫死有得其死者亦有不得
其死者捷以身殉國可謂得其死矣忠義之名且
將榮於萬古與天地共磨滅何身名交喪之有夏
文忠忠文公非時所推為清流者乎李存錄固所著
也其門戶大畧曰北兵渡江其死難者有張捷楊
維垣兩人亦攻東林之黨獨全大節者不可以其
生平持論之偏抑之也其門戶雜志又曰水落石
出蓋棺論定如張捷楊維垣之死難不得以其攻

東林文集

卷十九

忠

東林也而少之觀此則捷前此雖失於北而面觀
節末路足以蓋之矣東林其於國變後自刻其
稿而猶以逆捷稱之豈知國而死者捷與食生而
不殉國者反為忠耶可怪也楊維垣亦忠義之
而以死自矢已呼二妾投井一妾始一妾終
王守仁見捷之納於井投石碎其首遂乃三人冠
自經以視於國變時納於艾之為受之而生子
者為何如也乃不為之筆江而反以為忠義錄垣
豈一妾狂奔追執之納於井投石碎其首不為耶

夏文忠之子完淳亦死國難者也其所著書存
錄曰楊斗樞首先糾崔呈秀而開糾黨之禍者也
不宜入逆案而入之久不得伸及為副院請復三
朝典與反自入其惡既而投繯殉節失之小得之
大蓋棺論定貶不勝褒乎從伯廷尉公博之曰此
為公論乃有誣其陽死陰賊者真彼婦之口觀此
誣之者適自形其不能死之醜耳於維垣何傷
潘江如金陵詩首二句予惜忘之其後六句曰三
卿同日死千帳一齊來不汚尚書印長留御史臺

東林文集

卷十九

忠

人生看晚節清議漫相猜不汚尚書印謂捷及高
倬也長卿御史臺則維垣也則捷與維垣晚節
皆無嫌於李者李劉給馬天馳萬言不磨滅則
一不為言不磨滅則得見其忠義之義又
有以陽死陰賊之義

書周子容集杜哭兒詩後

昔王文考延壽衛叔寶玠皆年少負異才而早夭
折于深惜之常歎天之忌才更甚於人而慨然不
已一日解甥直章出周子集杜四律視我妙合天
然幾積俱泯而其情則慘惻異常蓋哭其子綱尚
詩也憶歲已卯晤綱尚於陳氏兄其風度閒雅應
對敏捷謂爲後來之秀必受知於當世爲時聞人
何遽夭折如此豈天之忌才而今亦猶夫昔耶讀
周子詩卽欲不神傷得乎哉周子名士裕子容其
杜集文集 卷十九

字江都人綱尚名錦

書張殷六詠梅詩後

憶庚寅冬十一月予受知嵩丘李夫子越明年辛
卯夏六月謁之滁陽邵之人有言歐公所手植梅
尚存者然予游瑯琊山登醉翁亭見其古苔蟠
而恨未見其花也時予纔十八耳今七十有三矣
表弟高子琢如同張子殷六訪予於潛虬室坐間
張子出其詠梅二律情淡懷古而風韻流逸疎枝
東蕋宛若覩焉可釋昔年未見之恨而夢寐猶在
山間亭畔從六一先生游也詩之能移人如此哉
杜集文集 卷十九

書鄭半癡詩後

從來兼才爲難僧繇聖於畫矣未聞能詩少陵聖於詩矣未聞能畫兼之者惟摩詰而摩詰一自尚不能無憾焉下此何足道哉鄭子半癡以丹青名四方又能詩長於近體卽此數章文以情生情以文達而至性已見雖並驅摩詰未易言然其爲人則傲岸自負矣

書卞格齋玉鈞斜詩後

予讀隋帝迷樓歌嘗爲悽咽久之蓋其興衰之悲所感乎情者深也卞子格齋素負豔才所爲詩風流蘊藉直逼大曆卞子玉鈞斜四絕麗藻柔聲情味俱雋而言外感慨視宮中陰濃之句倍增悽咽予弟大村以眞才人稱之豈阿其所好哉

書文獻志後

程氏謂季札所觀南籥乃二南之籥非夸樂誠然但謂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國風非古皆出孔子後未經孔子刪定以論語所舉未嘗有言國風者知之則嚙語也不攷不求何用不臧非衛風雖雖詩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非衛風淇澳詩乎安得謂論語所舉未嘗有言國風者況曹風鴈鳴幽風伐柯大學中庸又嘗引之安得謂國風非古至謂左氏記季札觀樂自邠至豳凡十有三皆單紀國土此等文集

卷十九

五

無人國風名目十三國者詩有可承而聲不入樂府詩集則無所歌者何歌王歌鄭歌豳歌秦歌魏歌上歌陳所歌者何自邠以下無所歌無議者又曰五得謂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樂從詩也季札明云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爲國風乎則謂單舉國名更無所歌者又豈其然哉

書天備子集後

丙戌秋杪夢與艾東鄉論文東鄉語予史遷作周秦傳用周秦官作漢人傳卽用漢官而本嘗用周秦官何今人作文必舍時制而用古官名此曉亟檢天備子集果見於與丁之箕書深快夢寐之通而來鬼神之告焉因此以推傳誌紀事則當從今而詩歌引用無論唐用隋事隔代爲古卽大曆以下亦未嘗不引武德貞觀間事何今乃徑執不可用唐宋事之陋說乎殊不知師法古人貴得其神此等文集

卷十九

五

而不當徒襲其迹將謂不用唐以後事而詩卽可與三唐並駕不用漢魏以後事而詩卽可與漢魏齊驅則彼捧心效顰者皆可謂之鄭旦夷光矣吾知陳後曹劉陸左顧謝輩生今日而爲古詩亦必用唐宋元明事蓋漢魏以周秦爲古唐宋以漢魏爲古而今人以唐宋元明爲古此理之不易者也何不可用之有彼謂不可用者直欲以古者以不起東郡於九京與之暢論以印其言也

書血盆經後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可見男女之大欲而天地生生之氣存焉使絕男女之大欲則生生之氣息而天地亦毀矣佛氏以諸所有自師弟子外一無所謂人倫充而極之則必盡絕男女之大欲然後可而男女之大欲可盡絕乎哉事不經見君子則必闕之死者不復生即有血盆池其誰見之吾不信也然存其說可徵產婦使知慎可勸所產之子女使知孝亦有裨於世道

虬峯文集

卷十九

書

而愚夫愚婦信之堅遂欲屏育人倫以絕天地生生之氣則惑矣

書沈桓雙小照後

嗟乎桓雙予今乃於圖中見桓雙即嗟乎桓雙予今乃於圖中見桓雙即憶桓雙之初官清河也有事於揚過予予貧不能飲桓雙邀入茶舍論舊笑顏如霽宛然今日圖中之桓雙也別後不見者不知幾歲月矣予老矣不及記憶矣去夏南昌萬生挾桓雙書訪予言八月必自罷而歸及八月下邳在吳陵而桓雙未歸也聞又有正月之期及正月客自來自吳陵者傳桓雙死予疑信半之今乃於

虬峯文集

卷十九

書

圖中見桓雙宛然曩昔茶舍之桓雙也桓雙未死也嗟乎以桓雙之才官止學博可也而吾語爲之終身郡邑廣文一席皆爲捐粟捐書輩所制桓雙何幸猶官清河也宜乎笑顏如霽也雖然終不能不爲之嗟已

書通憲堂感應經註疏後

先君子之嘗此書也始戊申訖甲寅歷年凡七而稿九易焉其字句次發明意旨而以其終之
事之有便生民法之足以救人者如呂氏前明戒
鄭制中級民法葉夢得慈幼論無不詳載於前而
其最有益於時所亟宜舉行者其見於此孤寡
一條下則有養孤寡法謂當勸諭宗族及里中殷
戶月出粟歲出帛給養每歲終造冊報部察婦有
子女者養至十年除籍無則養以終身孤兒十六

此舉文庫

卷十九

九

歲除籍每十年皆撫查核果能養至百有歲六七
十名者各部題請給以褒官寵帶旌之其見於耗
人貨財一條下則有治賭博法謂當嚴禁里之禁
不嚴連坐中宗法之禁更嚴焉官立學校之禁犯
刑者皆可云勸善至而懲惡嚴矣其言皆由心而
手到則於國合事訟一條下而後有之其言謂
人
爲有司者誠其期一月止於
一法也慎人命則期當事采朱

驗而詳載於入轉爲重一條下禁株累則期當事
采王克教之法無逮婦女而詳載於空欄人的一
條下其欲息訟謹刑如此而近世有同年法受賂
比比皆是則直揭其心以誅之謂受賂則必誅不
誅則人不畏不畏則賂不至受賂則必誅不誅則
案難翻難翻則賂不至受賂則必誅不誅則
不誅不誅則賄賂無門而賂亦不至其於貪吏肺
肝不昭昭如見哉且惡大吏借鋤豪傑傳風厲名
則於輿威逼得一條痛言之惡言官苟疎取容阿
此舉文庫

卷十九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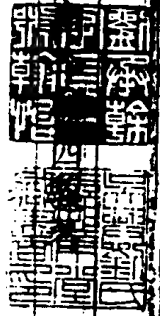
意固位則於苟免無耻一條色言之其言曰
憤姑託神道設教以儆一切者也其言曰
者人之無端喜亂好傳亂信謂其與談人謂則
不有奇禍則有奇窮聖人所以不語者蓋天下
後世假圖識造詭言無識之徒爲其言之
起動則流血百萬上下天心之知也
語一條發其端復於奔順致逆一條
所與立在紀綱而紀綱所由振在言司言者無
事之日凶頑匹夫敢於奔順致逆首禍亂務必

合天下之兵勦之過絕其萌不可誤信招撫之說
致使滋蔓書曰蠱厥巢魁則渠魁在所必滅矣仰
太上戒誅降戮服亦不過免其誅戮耳何足貴
以官爵先君子憂世之深慮世之切諄諄期於
挽回人心而登之仁壽之域盡於此書見之驕小
手不能錄以廣諸海內俾貴賤上下咸知所從不
孝之罪大矣傷哉負也

書元史後

予讀元史而竊歎至元徵聘之令典累書於冊甚
盛也何近今不一得於覲聞問也直祖於宋爲帝
之日即於河內聘許衡既爲帝之日又於肥鄉召
賈然於柳城召姚樞其時南北尚未一也及南北
既一又於容城徵劉因厥後武宗於奉元徵蕭燾
文宗於清江徵杜本皆監于成憲踵而行之者耳
他若吳澄張樞董立李孝先生於元之世者其君
罔不以禮徵聘或至或不至者未嘗不優以官
爵善乎丞相鐵木兒塔識之言曰隱士無求於朝
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而今之
官政府者有塔識其人乎雖然亦今之士無許實
姚劉輩耳獻詩獻賦奔競如蠅甚至擊以鞭箠猶
爭前而莫之避其賤至矣何待於求宜乎至元徵
聘之令典不能復得於覲聞問也嗟乎天之賦性
惟均豈古人能厲高節而今獨不然或亦未嘗求
之則以爲無隱居尚志者耳而天下之大豈無隱
居尚志不求知於人者哉

墓誌銘行狀祭文哀辭



蔡處士墓誌銘

何敬墓誌

先妻解氏墓誌

兄弟墳銘

朱雪鴻先生行狀

黃惟後先生行狀

代 家君奠 先妣文

告 顯妣文

代 家君祖 先妣文

告 顯考文

告 先妻文

祭乳母趙氏文

代祭廷尉公文

代友祭所知文

高家如室人哀辭

誌銘行狀祭文

淮南李駢西陵詩

蔡處士墓誌銘

蔡處士卒後之二十有七日其門人徐綸翰再拜
乞銘於余余避席辭曰君誤耶墓有銘非古也自
墓有銘莫不托貴顯之言以為重君不貴顯是請
顧向蓬蓽賤士謀之嘻君誤耶綸翰正色對曰銘
以信天下後世者也余甚惡世之貴顯人輒道德
此舉文集 卷二十

重錢幣諛言不衷往往不足以傳即傳亦徒以
天下後世而布衣韋帶中剛正耿介之士誠論
嚴不苟許可一言之褒貶能發幽光闇潛德傳其
人於不朽處士非先生銘其誰銘處士余有感於
言不崇慨曰嗟大師弟子之間道喪久矣吾聞
士擁皋比教授 鄉出其門下者不下數百餘
人諄諄以銘請欲不朽其師者誰召余而不文敢
爾雖然竊有請焉憶余何室所祭即自為余所處
士者越半載始因處士門人蔡文舉之交於處士

見其長眉修髯口吃吃不能言而喜吟今古事心
固識其非庸流嗣處士徙居於村而適又早卒不
能時相過從生平固多未悉今告乞銘於余蓋舉
其可銘者爲余述之綸翰於是告余曰處士本農
家子年十歲始知學家貧膏火不能繼每歸土垣
映月夜讀率至月落自少而壯而老學無好學未
嘗少倦是可銘乎余曰唯唯綸翰於是又告余曰
處士與人交無少長皆謙以下之生平未嘗與人
忤然和而能介亦未嘗苟同於人是可銘乎余曰

此舉文集

卷二十

唯唯綸翰於是又告余曰處士於諸子百家之言
無所不闕而其學一宗孔孟年六十憂風俗日就
與鄉耆爲老人會手輯敷教錄三十卷每月朔輒
率諸老人詣五賢祠登高座反覆講說而後生小
子皆賴以識所趨比効勅其子琴曰余生平不喜
佞佛無以浮屠潤我死綸翰言未畢余慨然自曰
是可銘矣自余仙之教流入中國即世所傳明
一鮮有不爲其所惑者處士獨能知此余不
銘按處士初諱繼後更命仲字天定出自宋忠惠

公襄之裔明洪武初自姑蘓徙居泰州之拼茶場
于今三百餘年矣曾祖某祖某父鐸生五子處士
其仲也生明萬曆庚戌年二月之七日後七十九
年爲今戊辰十月之十有一日卒卒後三十有五
日葬於場西之祖塋元配戴氏附焉踰月而葬禮
也亦遵處士命也繼配萬氏男一卽琴也出處乎
處士之稱謂才德足以用世可出而將吏者更求
其人足稱此名者數百年不一見何今之懷慕首
於無爵之人概以處士稱之其辱處士之名至矣

此舉文集

卷二十

如處士者雖未知其才德足以用世與否然其不
爲異教所惑庶幾無愧處士哉余銘之其何疑銘
曰
道德仁義布帛菽粟何口可離而信不篤乃惑浮
屠爲所桎梏若獨超然不溺流俗易簪一言若道
正焉我爲銘辭匪諛而質勒諸貞珉用愧佞佛億
萬斯年炳如烈日

何墩墓誌

先君諱潮字有聲別號克菴晚年又自稱最老
人取爲善最樂之意也李氏之先居句容之朱壩
村九世祖樂易公諱秀始徙家興化之龍古津
四傳至文定公諱春芳登嘉靖丁未進士上第
廷對第一歷相一世穆兩朝主俺答納款還
賴以安者四十年事詳明史本傳生八子少卿
公諱茂材其次子也於先君爲曾大父少卿
公生三子文林公諱思明其少子也於先君
此孝文集卷二十 四

爲大父文林公生六子孝廉公諱長似其第
三子也於先君爲顯考娶高儒人忠節公諱
耶佐之從女姪也先生一子乳名景哥六歲以痘
瘍孺人見其所讀書輒涕泣不已先君性幼
慧悲傷母心密取其書焚之時甫四歲及年十九
應童子試受知侍御倪公元洪補博士弟子員
先是郡試韓公文鏡得先君卷爲首之至是欲
置先君讀書童子書院先君以高儒人病
辭歸孺人病劇先君衣不解帶爲日百有一

旬及歿哀毀骨立宗族皆稱其孝時丙子秋七月
二十四日也歲戊寅年二十有一矣服闋與集生
金我公望簡史晉之君治艾山榮馥鏡月兩譽景
實諸伯叔父訂友社切磋爲文雲間周立勳勒自
越西徐郁臣亦于選其社藝鋟之海內傳焉號
淮南李氏十二子越二年庚辰受知侍御張公
名矣擬拔冠一邑爲權要子弟所壓列名第六
不得食餼侍御惜之又越二年壬午秋鄉試應天
卷爲司房所薦而抑於主考何瑞徵榜發多附中
此孝文集卷二十 五

者一時喧傳七十二公之謠明年癸未與邑中知
名士陸南藩徐闇如解豐羽王伯綿陳遙集顧叔
同陽次義廉夫王叔綿石武夷黃御六李文昭趙
伯登舒錫侯魏及先諸先生暨舅氏徐山甫獲五
次從從金我簡史艾山從叔子偉二十有三人
訂同社時競藻績之習先君恥同乎俗爲文以
氣爲主務出於奇恣然根據理要奇而不絕於法
石武夷先生謂先君文蒼莽莽純麗以氣爲
近今所僅見而王叔綿先生尤心折焉叔綿先生

乙酉夏同兄伯綿亞綿倡義伯綿歿於陣而先生
被執不屈而死時籍史伯父奔選貢不仕 先君
同父山伯父傾叔向黃御六趙伯登遇及先四先
生皆弃諸生老於野 先君平日博學強記尤熟
於史宋孫待制甫善言書事每爲人說而聽者曉
然如目見 先君爲人說史亦然涇陽雷伯籲先
生嘗稱之歲乙卯年五十有九矣與二三遺老談
天啓崇禎間舊事心傷出涕因著溯往小記其於
明季閣宦朋黨藩鎮邊塞盜賊五大變言之甚詳
則集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少廷尉映碧伯父謂當與陸游老學菴筆記並傳
云越明年丙辰蒿日時艱又著假曝迂謬假曝者
三冬之季或假臥於牀或曝背於階有暇於心
而言之期以補偏挽弊也其策凡十有二曰治河
一條尤爲切直謂千古治水最善之法曰疏治水
最不善之法曰壅疏則通壅則潰惟水爲患最重
人於相迫而後開入黃河從安東入海即古所
謂漣水軍也其勢逆河而上海舟從未有由此入
內地者當事相視海道不諳地勢議塞此以備海

遂用梅花椿實築焉雲梯關廣約六里崇其五里
有半僅留半里以通流夫以千里湯湯之水而半
里烏能洩之勢必漫歸仁隄翟甯周橋盡趨於淮
之南決高郵召伯諸運隄而下以興化諸州縣爲
壑治水諸臣不務疏之而務壅之安能免於崩潰
旣崩潰矣乃徒議開沿場海口洩之是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也不知治水不在洩已潰之水而在洩
未潰之水舍雲梯關其奚事哉卽雲梯關沙泥淤
塞必不能開亦當從高堰以上導一人海之路若
則集文集 卷二十一 七

自下流議開濬則隄決而水已汎濫矣他若臺省
之員不當多裁并許風聞言事以廣言路文武大
臣任子當分三等考試文義通達者授以方面文
義精通者授以佐貳文義不通者給以冠帶終身
以清仕途皆切時弊又謂卽陽贛州安慶偏沅此
四地者介於數省之間盜賊出沒盜難除一撫
節制四省以彈壓之誠爲良法贛偏一撫不當輕
裁而安撫亦當復其節制四省之權便宜轉餉又
謂苛政非盡猛酷之謂乃煩瑣細碎之謂煩瑣則

政不一而民難適從細碎則政不寬而民多犯法
卽如盜案督撫駁司道司道駁府州縣一查駁問
不知累幾無辜而破幾良民家矣倘得清其所以
真盜抵罪無滋蔓牽連減省參罰庶幾州縣不諱
盜而盜得以弭其言所關尤大又謂寧歲不可不
辨自古未有官之所服吏服之民服之謂明亦如
此服者考明初制士庶惟衣布素吉事許衣五色
素絹今亦當倣其制職官服雲緞舉人貢監生員
服綾紬有吉事服草花緞百姓衣布吉事服紬絹

魁峯文集

卷二十

八

職官命婦用金珠舉人貢監生員妻用銀翠民婦
止許用銀與骨角記者如律治其罪不誨等或有
許而變答爲僉亦可藏富於民 先君居於經濟
之學如此惜知之者寡也 先君幼與從伯父艾
山叔父仲會同純經從塾師迄老式好知句成甲
戌叔父年七十有六先逝 先君嗣之深夜夜恍
惚間呼兄聲卽從夢中哭醒 先君之愛五弟春
秋伯父年八十有六於屬繼前 日 先君之愛
汝三叔父自揚州遣人來迎我三叔父 先君

也卽此可見其兄弟居恒友愛之篤矣 先君年
十六娶 先妣徐孀人學憲公諱來儀之孫女也
公爲人嚴毅剛方能任事由進士官刑部郎 神
廟時倭酋閔自作亂攻陷朝鮮時召量任大司馬
募遊客從倭人倭說關白遣使來請封賞使事
敗下獄惟被多金錢徧賄刑官誰敢譴公寧受賂
黃勅萬一公怒叱之竟致之大辟立誅死因幼星
損威誤國請如律斬之報可星繫死於獄其有執
守不少徇如此 先妣性果決有祖風歸李氏之

魁峯文集

卷二十

九

次年 曾大母孔孀人歿卽出妝奩轉耳變易之
得五百金進諸 大父孝廉公營喪祭越八年
曾大父文休公歿時 大父會試 京師 先妣
又變易簪珥中物營喪祭一如送 曾大母死者
至其事 大母高孀人尤孝 孀人病不食 先
妣日進食 孀人一日不食 先妣亦不食不
孝婦得雨過 先妣抱寢枕側進食 孀人
喜強啜意最粥一二口悲而止 先妣愛之夜禱
天請以身代及疾革 先君哀毀不能治喪 先

姪舍淚代治其事一一如禮內外姻戚咸稱之曰孝又嘖嘖稱之曰能其後年老家貧廉介自持嘗戒不孝隣無輕有所干無妄有所受前 先君十年卒以卒之次年丁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塋於揚州郭西七里金匱山之何家墩猶憶 先君歎息謂不孝隣曰汝 大父孝廉公喪戎馬在郊不能擇地揭塋邑西之文林莊比年隄潰不能不爲水竭吾心恒戚戚焉汝能繼母於高原汝母之心慰矣嗚呼痛哉先君今又存不孝隣六載矣

先君文集

卷二十

十

先君生於萬曆丁巳八月二日卯時卒於康熙丙子正月六日亥時享年八十 先妣生於萬曆壬子閏十一月一日寅時卒於康熙丙寅二月二十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五男 卽不孝隣父四二出 先妣 出側室王氏皆適名族嗚呼 先君之訓不孝隣也曰謙無傲 先妣之訓不孝隣也曰誠無欺自不孝隣六歲始識字曰 先君之訓不孝隣也曰國策史記朱子綱目性理大全唐宋八家文 一循次第授成謂 先君曰苟不督以制舉業而

先君文集

卷二十一

十一

後世爲 先君笑曰苟能通此而制舉業何難不孝隣私學爲詩 先君知之不禁且以文墨置閣杜 家等時見不孝隣讀 高皇帝北征詔數長律及三聖論大喜時親伯父艾山其後每從塾歸 先君輒慨呼之爾前論古人得失或有不合必爲剖析是非或能發前賢所未發輒喜而或不起呼酒坐酌至老猶然父子白首談史至樂也嗚呼痛哉今不可得矣晚年信道甚篤註感應一書衷儒立論而能力行之當洪澤滔天之日爺輒生塵還遺金而無德色其將易簀也呼不孝隣曰子之守身也戰戰兢兢常稟曾子之戒而今而後免矣又曰汝性太直薄俗人面亦須防之家人沿俗例笑紙鏹 先君目已瞑復張曰汝讀書窮理人也笑此何爲嗚呼痛哉終天之恨焉其有極初丁戌寅八月十九日啓 先妣墓奉 先君暨合葬病留海陵未果是冬又水阻丁溪明年已卯又以婦喪又明年庚辰大雪凍阻東陽皆未果遷延至今歲辛巳十二月十八日巳時始克襄事不孝隣之

罪大矣貧不能鐫石呼號泣血磨磚而
學富經濟不逢時言之鑿鑿莫克施用終身費
志効千秋億祀同傷悲願揚無路忝人子匪其伊
蔚涕雨垂春露秋霜一杯土空山沈寥陰風吹

不肖男麟石拜述

天都黃吉題填諱

人集

卷

七

先妻解氏墓誌

嗚呼吾妻解氏無友矣妻生二十二歲歸吾至六
十九歲而卒與予爲夫婦凡四十七年蓋其嫁之
日爲壬辰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予性介而妻介甚
於予予性剛而妻則濟以和平妻爲尚書郭公諱
學龍女孫家素侈而妻獨喜澹薄其適吾也吾家
貧而妻若習於貧者絕不類富貴家女容止有常
不輕言笑奴婢或逆予意而予怒必從容言曰彼
蠢無知何怒爲予氣每爲之平寒夜予讀書每治
此舉文集

卷二十

七

女紅於側至漏三下而不息比晨予未起已櫛沐
下樓而問寢於舅姑矣舅姑有所命必屏氣歛色
以聽退而行之未嘗或違長妹出室僉具不足罷
解簪珥衣服佐之及幼妹妹而吾貧已甚既又舉
子而器器與之而自御朽敗焉歸子而子
而勤子而妾陳氏出自丁溪舊族而妻守之若節
妻內外嫺戚無不稱其賢生平不言人短而予或
告人隱隱輒曰君目觀之耶人言未可信也予口
每爲之塞嘗以母病歸寧其家所藏藥書一

置可百金諸姨皆爭分之去而妻獨留其金取子
問之曰吾貧取之則人必譏訕我窮當益望君介
士也而忘之耶子以此而操守獨留其金以後家
益貧而奴婢盡散矣黃淮交漲水大至邑人爭結
繩網捕魚妻率陳氏績麻易粟供養一日粟盡
夜績達曉遲鄰媼至易餅餌先進姑而已同陳氏
挈瓶汲井啜水數口而已近午鄰媼始易粟至作
糜以食而安之無怨言時予就試會城而吾母
語予如此越四年乙丑翟壩潰水灌城市吾母

此舉文集

卷二十

古

避之若沙明年丙寅遂卒於寓舍妻勸其盡用衣
飾黃金助予治殯葬而歲時尤謹於祭祀嘗於中
元夜天未昧爽治祭品於厨見吾母自門步入
中堂蓋其精誠有以致之也越三年己巳妻於是
五十九矣夫病以陳氏年亦五十三又勸予娶
蔣氏來自粵西而妻憐其去家遠待之若女越二
年卒矣又大病五日失明妻獨侍之若女越二年
病幾殆五日又失明促予歸曰吾母之病皆人祭
老矣此人子愛日之時也予遂力醫遂愈其家未

久而父病矣妻傾其篋筒所有變易之以備後
事二妾亦皆脫簪珥以助而猶不足矣尋所著綾
裙命持出與匠曰此亦可償若工而猶不足蔣氏
復解所著羅裙益之自是妻不經天矣越明年丁
丑夏妻又大病死三日復甦昏瞶中自言人冥司
見吾母為請於主者增壽二年有童子持符送
之歸且言河隄決水將大至時隄固未決也未幾
水果大至越二年己卯果卒於揚州北郭草廬計
其日恰符二年之數初得病以七月三日即瘠不
能言病四十一日而亡於閏七月十四日辰時
所生年未三十一日辰時歷年六十六有
九云嗚呼聖俞殯其妻以嫁時之衣自歎曰甚
矣吾貧可知也吾妻嫁時之衣以自歎曰甚
不已且十年之間兩遭親喪積勞之甚一存
者其殯布衣食而已則吾貧可知矣如哉聞
之未領歎年六十四卒身體極瘦如柴其子解
隋姚察讀一紙經卒後身體柔軟如已如斯皆
載於南北史者妻之亡也小殮而窆窆易宛如

此舉文集

卷二十

古

朱雪鴻先生行狀

江都朱雪鴻先生以康熙癸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卒距生於前萬曆乙卯得年七十有九越四載當今辛巳秋八月其子濤以東魯諸應賓同里蕭廷所石義丁繼文暨其弟輪所次啟傳畧介其宗人觀持祖其化李隣請采擇而爲之狀驛六十四歲以前隱於海濱匿其名不欲使四方知及戊寅夏六月始以避水遷居揚之北郭而先生卒已四年矣未及與先生游何從知先生廷明爲先生四世

此孝文集

卷二十

六

舊交襲與先生交歷五十年繼文亦歷二十餘年皆同志友應賓又與濤交獲親炙先生而輪則其從弟皆知先生深則其言自可信天下後世何待於隣而濤必以狀屬隣者或以隣乎且其可其言實而不誣與雖然予知先生終不若濤之知先生之業也則濤狀先生亦惟舉傳畧所宜徵信而已應賓之言曰先生天資高明行誼純篤言自直世間之富不可求而胸中之貧不可以不懼人爵之貴不可必而人品之賤不可以不受廷明之言

曰先生孝慈友愛出乎至誠好學窮理而精於宋室與襲之言曰先生博綜典墳精研丘索經史百家靡不得其微義而尤深心濂洛關閩之學襲又曰先生所重者綱常名教所愛者節義文章廉靜居心真誠接物敦晦間修樂天知命古人所以勵躬懷獨行君子之德者吾實無間然於先生繼文之言曰先生篤志力學被服先型浩然有得常謂孔顏樂處無往非是輪之言曰伯兄天性孝友幼失恃哀毀異常既長篤志勵學務躬行實踐謂華

此孝文集

卷二十

九

薄從忠必自一家始尤先自一身始事繼母甚委宛真摯不殊所生丁內外艱哀泣終其喪訓誨一弱弟皆從成名晚年闔戶著書潛習聖賢道且訓子濤與及門皆指示切近每語人曰學有淺深次第非可一蹴而成未病預爲遺訓或謂行屠治喪垂暇口誦顏孫君子曰終小人之說也然自得有所而逝諸如所稱雖謂畧各不同要皆足徵先生勵學篤行之實而有功於吾道者深以視今之口談格致而身陷淫僻及夫誣誦縱恣顯爲

聖賢之罪人者顧猶妄以修明考亭之學自今其
相距也殆不啻逕庭矣按先生姓朱氏諱顥祖字
以君雪鴻其別號也楊之江都人其先自新安遷
江西之崇仁至宋太宗時遠祖縣分牧臨江而子
孫因留新淦家焉高祖梯始徙江都曾祖希商在
先朝官金吾祖道增父朝襄並博士弟子先生年
十八補諸生中順治丙戌鄉試副榜後仕進而
專志正學兩舉鄉飲固辭不就所著朱子近思錄
師承錄希賢錄臆言行於世孔子正學編二程集

鳳華文集

卷三

三

語程朱文粹經書子史說歷代治書天瑞堂家訓
雜著雪鴻偶吟藏於家娶李氏繼惠氏男子子一
即雲江都縣學廩生有文名惠出女子子一適隄
湖陳某早寡撫兩子苦節自甘李出視又爲子言
先生七歲失母雲亦七歲失母先生壯時鰥居
十餘年不近婦人其志友也信義著有文三惠
雖以身入其中救之人皆爲先生死而先生處之
泰然其事卒賴以解驂與觀游久風信其言一與
雲接見其舉止端莊語笑不苟益信其家教有素

間與從弟大村論郡城耆舊及先生曰吾畏友也
歷舉傳畧所稱詢之皆曰不誣昔蔡中郎爲人作
碑銘惟於郭有道自言無慙色今麟狀先生亦庶
幾無慙可信天下後世而雲方積學待舉異日史
館褒贈之文澤官崇祀之典其將徵信吾言與哉

狀

鳳華文集

卷三

三

黃惟後先生行狀

歛黃君惟後卒其子爾正爾延序述生平懿行余其女兄之婿王子順基請於予爲之狀嗚呼賢人君子無論仕不仕而立身行已惟明其可傳天下後世仕而發摠材能固有大功大業之可見卽不仕而敦修節義亦有至性至行之可表此班孟堅漢書所以於列傳外又有獨行傳發潛德幽光也予按所述多與古獨行合有善不揚恥莫大焉故不敢以不文辭君諱應先字惟後歛之渾漢

此孝文集

卷二十

五

孝行里人黃氏之先籍江夏尚書令香九歲卽以孝著東漢肅宗所謂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傳至東晉元集判吏新安因家焉始籍於歛其子守貞又以孝著黃氏遂以孝世其家迄唐貞元間芮府某潭渡有靈芝連理之異歛後子孫遂世居其地故里以孝行名自西二十人傳而至今有至長而爲於行事父母孝處宗族姻戚以明喜施予而不自以爲德平日事無巨細必先請於父然後次第行之父將易簣跪受遺命守之終其身

三年無改卽謂之孝而况畢生母早卒自祖奉養未逮思及輒孺子泣至老不忘事繼母一如母安曲將順事母其歡心能使忘其非已出母養父母集必率子若孫往迨年過而筋力衰艱於拜跪或止之若正色曰吾不祭如不祭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祭敢不親耶又以父存日每祀祠廟雖建而規模尚隘未足安靈遂推其志倡宗之人式廓之相度經營身董其成過其下者見君恪恭執事儼如祖宗式臨於上罔敢懈焉予按述其孝事

此孝文集

卷二十

五

父母且廣其孝而致孝乎祖宗蓋如此嗚呼可謂有至性矣又念宗族雖有親疎嗣其始皆一父之子嫻戚雖屬異姓然非諸姑之子卽諸舅之孫亦高曾之分體也休戚不關足薄也君子所恥也居相自御寧儉一聞親中有乏卽周卹之如不及雖月以請句以請不遺焉子按述其厚於宗族嫻戚蓋如此歲嘗饗君但祇相繼繼以弟諸孝死者甚衆又倡舉育嬰社收養棄孩多所全言有梁溪道上隆冬奇寒僵臥者趾相接見之惻然立出

索金市絮製袍施之一時無衣之衆皆拜賜歡呼而去比老樂善不倦自檢篋衍舊券宿通不下千緡或畀其人或投諸火曰吾非市恩也運財之義當然耳予按述其喜施予而不自以爲德蓋又如此嗚呼可謂篤於行矣使君得仕於朝推其孝於親者忠於君厚於宗族調成及鄉邑者施於九州則海內無大功大業之可見惜乎疆圉未定終老也順基又爲予言漢成郡寇起蹂躪近境過君廬羣相戒而不忍犯曰此善人之居也以視西

風林文錄

卷二十

二

漢末肅眉盛過美詩里門必相戒勿驚大孝及明康陵時流寇劉惠趙鑾攻釣州不克欲屠城以馬端肅公文升家其內遂去之夫何異焉德之所感固無論仕不仕也君生於前天啟壬戌某月某日卒於康熙辛巳某月某日先一日猶率子若孫避暑外館言笑自如次日晨起盥畢忽閉目不言少頃正襟危坐怡然逝矣享年八十娶汪氏男子子二爾正郡庠生爾延國學生女子子六其次適王順基卽持爾正兄弟所讓行述來請爲之狀者也

孫及曾玄男女凡五十人嗚呼 番矣君懿行孔多不能具舉按所述而據其大据史法於德宜登諸獨行以傳天下後世因敘次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風林文錄

卷二十

二

家君莫先妣文

嗚呼吾妻屬續於今二十有八日矣吾之不見吾妻也於今二十有四旬有七日矣吾妻之來拚茶以慰兒投經斯土迎之就養其時吾非不欲沮汝之行以汝五十三年之母予未嘗輒半載離故不忍沮汝吾又以他事羈不克汝偕嗚呼天乎何一別遂成永訣乎憶汝之初登舟也吾送汝至城下時河隄崩潰水滿衢巷吾倚郭門望汝泣曰汝老矣此別恐未必復生見也豈料此語竟成識乎汝此舉之集 卷二十 天

之卒也以三月二十日起三日吾即來此嗚呼天乎何不少假數日使吾得一見汝乎聞汝日望吾來吾亦屢欲來視汝皆以事羈不果來前月十九日得驛兒家報聞汝病即兼程以進不意石尤我阻聞四日方得抵此汝已就木矣泉壤永隔何痛如之驛兒見予來堅抱予哭予不得已強投紙慰之曰汝母享年七十有方不可謂壽矣汝母汝母於斯生得視寢膳沒得視舍歟不可謂不人子之幸矣倘汝母不來拚茶其蓋棺也汝不可見

汝母而終天之恨又將如何且禮有之五十不致毀汝亦宜節哀自勉祭以禮葬以禮可也驛兒嗚咽曰母不孝之罪痛於心者蓋有五事 母望男有自出就外傳始迄今髮已種種猶困守一經致 母常鬱鬱不自得此男不孝所痛於心者一男甫弱冠 母即為男娶媳解氏日宰公飴弄孫而解氏艱於生育 母又為男置妾陳氏皆不能舉子致 母見他人兒孫羅立輒變形於色浩歎不已此男不孝所痛於心者二長休隱其母宦

此舉之集

卷二十

天

延平遠不能歸 母常南望歎歎甚不自勝使男力精裕即不能涉江踰嶺親往視之亦必遺一介道之歸何至使 母憂慮成疾抱恨以終此男不孝所痛於心者三人生於世以老死不出鄉為幸男為饑驅不得已餬其口於四方每傷 母惟一子不能常侍膝下而晨昏之際 母思 母恒丁思嗚日九迴而淚不能收因於客旅迎 母來此方期朝夕相依稍盡人子愛日之心豈料天降大戾忽罹此變使男饑勞克難何至使 母客

父不得相見此男不孝所痛其心者
 四男聞 曾大母孔孺人之喪 母盡出房中簪
 耳佐 大父管殯殮所費幾五百金又聞 大母
 高孺人病 母顧天願以身代及其物也又盡傾
 房中篋篋營喪事所費亦如前宗族姻戚莫不稱
 母之孝乃 母之沒男徒手無厝舍皇營辦附
 身之具實多未備平日菽水不給甘旨有缺生既
 無以爲養而死又無以爲殯啣恨終天焉其有已
 此男不孝所痛於心者五男身負此五罪與名教
 中所不容之人尙生於天地耶因伏地痛哭不能
 起予聞其言愴然於心因思汝五十有三年佐予
 捐子畜子惟恐有傷之至情儼然在吾目也五十
 有三年佐予訓子誨子惟恐少縱之法語琅然在
 吾耳也而汝竟安往乎嗚呼天乎汝在場吾在邑
 方悲垂白夫婦兩地生離欲接汝歸聚首一處誰
 意汝竟先我而逝即欲如向之生離不可得矣追
 念音容而恍惚之中時若汝來吾前欲呼汝與汝
 語也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茲遣驛兒哭奠汝於几

廷汝知子悲尚其鑒子嗚呼尚饗

告 顯妣文

維年月日不孝男驥謹具清醪時差哭告 先妣
之靈曰傷哉慟乎吾 母竟安往乎男自九月一
日率沈生就試真州至今十一月九日始返拚茶
其間重九十月兩冬至暨十一月一日 母誕辰
凡四祭男皆未親不孝至矣孔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雖薦羞爵酒有媳婦代司其事然有子而弗
親與罪何能逭五內崩裂幾不欲生或羣居而向
隅灑泣或獨行而走野長號血隨淚下不能自禁
輒舉文集 卷二十 五
慨自 母弃男以來雖無夜不夢 母而瞻係顧
復歎歎愀歎為時暫耳展轉間即不見 母矣傷
哉慟乎吾 母竟安往乎男之歸也入門不聞
母之笑語登堂不見 母之慈容呼 母而 母
不應拜 母而 母不知男腸寸寸斷矣因憶
母在時常男出游未歸之日每每倚門悵望憂形
於色及見男歸則喜慰交至情見乎辭不問男以
所適之地山川風景若何即問男以所交之友品
行學業若何何今皆寂然也傷哉慟乎吾 母竟

安往乎男思 母憶 母不能見 母悲泣不能
自已敬治時差哭奠几筵呼 母告之哀哀我
母去男不遠尚其來格

代 家君祖 先妣文

嗚呼汝不幸死於異土在禮不忘其本固當反葬於鄉但吾邑形居釜底每逢淮黃水漲合洪澤三十六湖之水皆注焉洶湧澎湃勢不可禦郊外塚墓多爲水所衝齧棺槨碎裂尸骸暴露慘目傷心莫此爲甚吾家自句容遷興以來至我八世矣贈少師模菴公葬於赤山 封少師永懷公葬於龍潭皆句容境 文定公葬於句城塘 太常公葬於淮于河皆江都境 太父文林公又葬於句

龍潭文集

卷二十

五

容之孟塘其葬於興者惟 始遷之祖暨吾 父孝廉公耳 孝廉公之喪其時戎馬倥傯道路荆榛不能擇地而葬不得已得葬城西文林莊厥後家業中落力不克逮庚申七月間淮水漲吾母爲水所衝溺斃數十里之外吾兄弟姊妹兄弟來下葬而公之葬地亦在焉 月日得之於汝書夜由汝書得之 汝書云汝死心前原葬我縣今我於水噫痛哉言予爲子者忍遺之手此驕兒所以再四走郡城竭心力登高阜地不

敢畧守禮經反葬水鄉也郡城地非百金不能得驕兒貧甚又拘謹甚非仁者之粟不薦其親黃昏所獲不滿二十金乃欲覓地於郡城戚友無不嗤之卽吾亦疑焉驕兒意顧堅甚竟獲地於金置山何家墩之西其地西距 文定墓十三里北距太常公墓三十七里其尤近者汝大父學憲公墓相距止三四里松楸連接神魂往來其間日承大父大母色笑依然含飴繞膝時則汝亦不孤矣嗚呼禮三月而葬汝之卒也以丙寅三月今之葬也

龍潭文集

卷二十

五

也以丁卯十一月地未得也卜於是月十五日扶汝柩往邵城二十一日葬汝於金匱山之新塋預於十二日而汝几筵告汝以期嗚呼昔以水之故而葬茶今又以水之故葬江都汝終難鄉土而不得歸矣能不傷哉能不傷哉

告顯考文

嗚呼 父弃不孝男歷二十七月矣禮三月而葬男以貧故遷延而小祥遷延而大祥今禫期且盡矣不孝之罪深矣憶庚寅冬男受知中川李玄佩先生 父卽以祿養期男而男不孝貪事博涉不專其心於帖括九踏省門弗獲售而 父佛夢實甚及丁巳冬又受知越西邵瞻兩先生復延一邑上 父望彌切戊午秋試闕撤而復報罷 父歎歎幾不自勝而男不孝不能體 父心仍疚心力此舉文集 卷二十 一

於詩歌古文辭薄制義不屑事 父見男年日過且無兒恐傷男意亦置而不言乙亥歲試復倖前列 父喜謂男曰才人以老而遇者甚夥汝無以過時自奔盡勉力一奮以慰乃翁心焉哉痛乎言未踰四旬而 父病矣病未半截而 父弃不孝男矣不孝男終不能以祿養 父矣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不孝男以貧故不得已遠遊新茶前後幾十八載溫清多缺有覲視人而復何言雖中宣內長兩迎 父就養於場皆未卒一歲而歸至

丙寅春 母遂客死并奉湯藥而 母亦不

孝男而不孝男抱 父長號不已今 父弃不孝男而不孝男抱誰長號耶男方以 父年及老力辭館歸欲朝夕侍側察視饑飽令暖以時進飲食防疾病孰料不孝男歸而 父已病病未久而卽弃不孝男如此速耶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時知醫則不爲庸醫所誤以觀難試溫涼之劑男不孝平日不究心素問諸書及 父病而不知所療倏用疏利條用溫補醫屢易而屢不效 父遂以不起此舉文集 卷二十 一

矣是不能延 父壽於期頤而致 父止於八十者實不孝男爲之也 父當易簀時正襟危坐語不孝男曰啓子手啓子足吾生平小心謹慎今日獲考終矣又曰俗僧誦經無益禮不可不祭汝勉之及日已暮家人焚紙鏤 父復張目呼不孝男曰汝素讀書窮理使此何爲嗟乎 父之守禮不惑如此不孝男以貧故竟違 父命而不能設一祭甚至歲時薦食亦多缺畧不備嗚呼生不能養病不能醫歟不能祭皆大罪也况又踰時不葬其

何道乎前歲隄決高粱澗波濤滿屋致躬及世常
深漂蕩之恐今又聞黃河南徙淮堰欲崩使不早
營葬事一旦水至悔將何及且不孝男今年六十
五矣如母之壽不過十年如父之壽亦不過
十五年使父未葬而身先死則不孝之罪不上
通於天耶連歲大祲恒苦饑餒書籍文物典刑悉
罄營葬何從反覆計慮惟有將所居宅減價轉售
庶可襄事圖之二年今幸得之謹卜八月十九日
申時葬父於郡西金匱山何家墩之原與母
此葬文集 卷二十一 夫
合墓預於四月六日寅時奉陪母九日已時先
離暫其地以俟吉期嗚呼憶庚午寒食父幸不
孝男往掃母墓嘗語男曰鬼所愛者深林茂樹
吾百年後魂魄當與汝母共翔翔於此松楸之樹
不可慢也明年春男即遵父言而行之甲戌三月
父將往男往郡首墓木以寸寸有寸寸欲與
仲父共食恐其味敗遂不里其墓而父之喪即
以是年五月吾父慟悼之深常忽忽如有所失
竟以此而終未往傷哉痛乎生木克往設往依之

父知之乎今茲之奠事事不備非謂祭而用樂
吉禮也喪奠而不祭也亦非借備分之說儉於吾
親也實貧故也宗族親朋即或父男皆男父稔
男貧必薄男罪營營苟苟奔走于湯火以貽
父羞男誓不為父置棺也男亦於是月卜居
郡城之北去塋不遠猶之朝夕侍側也敢告吾
父哀哉尚饗

告先妻文

嗚呼吾負吾妻豈不深哉吾 母之弃世也未大
祥卽葬吾 父之弃我也甫禪除亦卽歸土吾妻
之亡於今閱七載矣吾負吾妻豈不深哉然吾非
故意厥事而薄於伉儷也吾 母屬續客館未可
久淹其時修脯亦豐足以襄事吾 父易簀汾歲
波濤入室激射幾及於棺不得已奔馳歸來
郡渴葬壙內及汝之受吾貧日甚幸英三原欲
之以葬汝則吾棲止無地比年又以衰老不能謀
此舉文集 卷二十一 四

徒無有館穀之積惟藉賣文爲活而七載之中又
兩爲穿窬所竊况汝性素介恒以行己自耻相勉
作我不逮則吾今日豈肯因謀速葬遂忘汝時昔
之言苟取妄受致汝不安於地下此所以遲遲至
今也憶五年前合葬吾 父吾 母亦擬舉汝置
附葬壙穴因誤聽堪輿家言不果友人可愛我者
謂司徙廟有一穴可以微贖母之告葬其地雖
乏嗣具館宿寒食紛紛拜掃交游不忘哀情持杯
酒流諸無後亡友墓田亦可以次而及且族西三

利風號名勝爲都人士游眺之所苟樹石於前
見之者知爲李虬峯之隧道千秋萬世豈不足供
人憑弔嗟乎吾生前不好名豈反汲汲死後名耶
吾生前不妄食於人豈反貪食寒暑冷炙於死後耶
况其地丘墳纍纍無從辨其爲誰氏子吾生平不
苟於交尤不屑與俗流伍豈死後遂昧昧於心而
薰蕕無所擇耶此皆予所不樂亦卽汝所不樂者
也蓋汝性更介於予也去冬延雷子令來至何家
墩塋相視吾 父左側可容一棺留以待吾吾
此舉文集 卷二十一 四

母右側可容一棺先以葬汝子侍 父左側侍
姑右枝昏相依營移悉問予予當盡力歸還告
意遂決欲舉行月正不幸被賊夏抄又爲室窺
所中屋屋盡傾因此又淹旬時茲十一月二十
日附葬汝於吾 母之右預於前二日薄具祖
奠告汝以明哀我深獨事事不能如禮生同食死
同穴相沿非止一日茲限於地姑從俗說分金而
葬雖相距不踰咫而同穴終不能免傷哉傷哉吾
負吾妻豈不深哉吾有所儲之髮一髮所註之齒

三枚所折之指甲四十有四并汝生前所落二齒
合封一袋寘汝棺前以見夫妻同穴之意言及於
此不禁放聲大慟莫能自止矣雖然吾今年年七
十有二矣相見亦不遠矣嗟乎汝之死猶有吾爲
汝含殮將來其誰爲吾含殮耶汝之葬猶有吾爲
汝視定將來其誰爲吾視定耶傷哉傷哉汝聞吾
言當爲吾慟而吾轉不必爲汝慟矣嗚呼尚饗

祭乳母趙氏文

嗚呼乳母汝幾何年矣予不及憶也生有以養之
死有以葬之我祭其從與享之非彼公室之乳母
者耶乳母歿時年僅五六歲耳固未及養乳母葬
乳母也今乳母二子相繼沒矣孫不知何適矣不
我享而誰享耶茲屆中元新穀告登修厥時薦祭
吾先就別庀酒餼於側乳母覓氣儻猶未泯尙
其從與享之無或予吐

代祭延尉公文

嗚呼我公乾坤一老孤竹逸民商山遺皓何期遽
閔乃不憊遺歲窮淵默哲人忽萎於惟我公懿峙
鸞鸞相國之裔宗伯之孫家世忠孝海內所瞻嵩
生嶽降毓此大賢六齡而孤育自母姜年未弱冠
蚤舉於鄉歲在辛未對策禮闈敷陳切直識者趨
之文正倪公時之偉人歎為國士知公允諒起家
司李佐郡四明宅心仁恕折獄持平分較再聘得
人實多聞越名宿盡入網羅卓異特舉召試彤庭
虬髯文舉

卷二十一

四

御拔第九分垣於刑司冠規避抗疏劾之司寇失
出抗疏救之持心無我誰能及公公豈有他吾盡
吾忠詰吏希旨文深周內烹桑乃由直言弗忌謫
參漸嶽慨然送歸適遇母姜罹疾瀕危湯藥躬親
自自中孝以忠全終天何憾帝思謙臣賜環
上直神吏之右遷工之左時際隆德四郊多皞丹
百有餘歲以爲國壽事人盡忠不怠其職
而江門戶生才雖蜀郡亦莫分公獨擅之再疏力
爭曲突徙薪幾先何智曾不我從傷心易既持節

豫章復命建業符掌垣星旋列曜月爲忠烈而
勇敢倡請王穎宋壽謚方廣愛奉朝勅祭告南鎮
皇華未旋赤社修慙慙哭江上行題詞讀之可
占書等身讀公史論闡幽顯微盛衰興廢感慨
歎歎南北二史公合注之是其所是其所非炳
如然犀嚴若飛霜陽秋獨斷肆擅三長碩果天留
垂四十祀哀室范車靡他永矢漕使薦舉峻辭於
先史館微辟引疾彌堅空山麥秀荒原黍離悲歌
中夜惟故是思律中姑洗十有九日歲逢其辰稽
敬

卷二十一

四

首灑泣松柏誰樹園陵誰掃孤臣有心百年如掃
惟公之學延壽知幾惟公之識王政以安惟公之
名忠定堂中惟公之節泰山銘會身請自是了何
歸矣仰瞻碑地維所系矣江山如昨風景非故傷
哉慟乎有懷安得乎小子磨鏡而新絮而新
遠赴江陵地維所系矣公熱不我選存尚具來
格

代友祭所知文

嗚呼傾蓋若故世或多賢白頭如新誰謂
我與君頭雖未白二十八年祇如一日
我日君視風雨暑寒動靜作止察著於微
應心忤忤莫敢君語何今之曰登君之堂呼君
不君往何方旌美颺庭總美垂帷欲前復却令
我情我懷我佩君亦知否我哭我號君亦悲否
我與君同史學又同門怡怡切切朋友弟昆我過我
視我之我濟金石其心古道不墜胡遽我弃能勿
知我悲

高琢如室人哀辭

高子琢如 先大母之從孫也室人方氏幽閒
貞靜行符內則年念一歸高子三十五而卒高
子悼焉情不能已予作哀辭以慰之曰

嗟賢淑之不壽兮豈蒼蒼之弗佑我欲叩之真宰
兮疑斯理之難究月方皎而暈忽生兮花正榮而
隕何驟悲生死於俄頃兮慨陰陽之無情彼姝
自名族兮既姆教之有常及笄于歸高子兮更內
行之克臧移其慕親之孝兮以承順乎尊章酒醴

世學文集

卷二十

七

修醴之必潔兮柔聲怡色以相將嬈黨咸曰賢兮
翁媼安之喜洋洋當擊瑟之靜好兮每倡予而和
汝聰明雖女子所不事兮謀及必研之以深慮善
則從而否則違兮務俾其秩秩有序匪牝雞之可
晨兮乃內助之得主棲婦嬖以與誠兮知同母之
弟昆揚美思言之靡罄兮匪虛言之莫捫常歎
惠之未逮下兮御章輝而有思斯卷可具 諸兮
不啻冬日之被春溫乃如此人兮宜天錫以遐福
何生三雛兮皆在抱而弗育雖有二女思高兮終

莫解其佛髮 病何纏綿兮百藥攻而病不愈
今哀兮多載條永訣兮一朝入空房兮悽惻
兮悲號唏唏一老兮心切若喪愛女兮淚交
僂之情深兮思舊昔之所好識字通大義兮
章可以寫照焉子為之誄兮傳德徽其永耀
妻之喪兮垂七十而首已皓歷八載於今兮
悲其如掃矧新山而肉未寒兮頽盛而年尚
雖有言以慰之兮何能止高子之哀悼庶俾
它年誦之兮觀遺容而思孝

此舉文集

卷一

哭

後序

予易直人也其為詩文亦多易直未嘗事詭奇
期震動人耳目何由以傳乃或則謂文章之妙叙
事議論二者盡之矣叙事簡而能該議論正而不
偏何由不傳雖則云然而予終不敢自信也獨是
件喜表章忠孝節烈汲汲皇皇旁搜遺軼一有所
聞惟恐忘失或為之傳或書其事或發之於詠歌
稿一脫輒授諸剞劂氏而不敢緩嗟乎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豈我然而人不然其得傳也或以此乎
此舉文集 後序

黃子仲賓之官城武過潛虬室別予詢集成以何
時予答以尚餘八萬言未刻而費無所措黃子曰
是在我心待須臾必有以報其時蓋甲申夏五也
越二年丙戌秋孟程子退夫將往城武予以書促
之會退夫病未果往先畀他郵以寄哉將錄而無
報書疑有為殷洪喬者張子一卷而作曰我輩
獨非友乎哉益共歛而成之以語張子祐閣諸子
也堂皆欣諾而為之倡柘園刻六千言一卷荆門
千五百言也堂刻三千言時下觀察梅溪至自粵

東於也堂詩中識予名氏而猶未識予面也先爲
助錢萬言於是諸同人繼之有刻三千言者爲余
子韞山下格齋方外則天寧贈公有刻二千五
百言者爲魏子願將曹子浮山有刻二千言者爲
梁子五蔡姚子樗巢及一菴從弟蒲菴有刻一千
二百言者爲張子心齋羅子寧我汪子格齋有刻
一千言者爲周子子容方外則學莊園浮公先是
春初子容已刻三千至於數不及千而刻七百言
者則鄭子破水耳大將子出神明以書詩知名

北峯文集

後序

二

四方其贈予也屢矣妙冬復以花卉十二幅贈俾
予易椒酒餞歲曹子愛之攜去爲刻二千五百有
奇對下詠公贈禪師之大弟子也篤學嗜古晨夕
過從而其欲集之速成與一菴同既爲予刻二千
五百矣旋又爲予刻三千其徒又結同上導師之
命復刻五百有奇皆出於故何嘗爲八萬之數
錢將過半而城武之書尚未至也其徒之令其從
叔硯旅歸自燕山問諸君子有欲集亦欲解案而
予堅辭焉以乙酉冬硯旅重刊其從祖黃潭公遺

書丐予爲之序已錢五千言相酬君子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也硯旅以語其從姪樗庵齋金予
助數如梅溪觀察是時退夫校而星將一周天矣
城武之書始至乃知仲實於去歲曾有千金寄予
錢集爲僕人沈其真所隱沒也嗟乎使退夫而在
何有此哉予於是不能無慨矣憶辛巳秋退夫獨
步過予不期而遇天寧寺時越僧亮文以風鑑寓
東房因憩焉見一豐軀滿面鮮衣服者入侍從甚
都亮文相其面極口稱大富貴人旋以兩手約其

北峯文集

後序

三

腰而言變矣不言貴而惟言富且言富亦三起三
落矣其人問書亮文欲答不答際退夫問予集何
時成予曰天啓假予十年庶可以成而此亮文神
色皆注其人而不暇及予輩至此則無聞焉顧予
曰先生甲子幾何予曰六十八亮文曰先生當
大耋豈止十年既而其人去亮文問退夫曰君將
來始與此人同而退夫爲之色變問之亮文曰人
也是冬其鄰人死未六年而退夫亦死矣予集
之傳不傳未可知而獨惜其成退夫竟不及見之

能無深慨於心哉虬峯山人又書時丁亥陽月朔
日